郁达夫全集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郁达夫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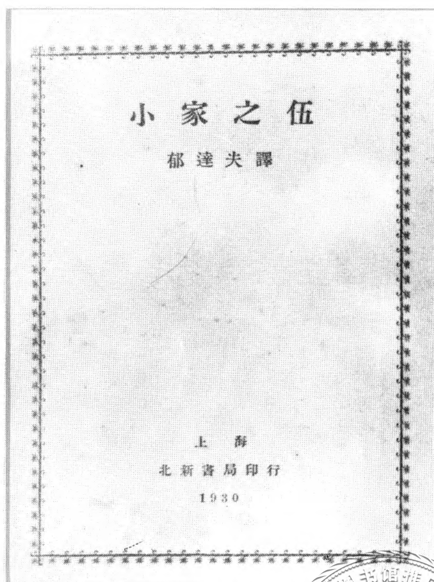
第十卷
译文

浙江文艺出版社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郁达夫像（一九二六年）


小家之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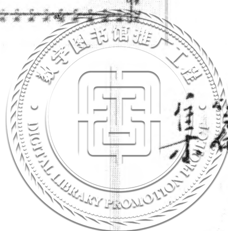
郁達夫譯

上海

北新書局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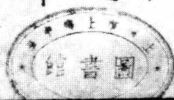
1930

● 郁达夫译《小家之伍》
初版书影



達夫所譯短篇集

郁達夫譯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 《达夫所译短篇集》
初版书影

本卷说明

本卷收入目前已搜集到的郁达夫译作二十九篇，按内容分作诗、小说、文论和散文三辑。其中大部分按翻译年月排列（年月不明的则按译作发表的时间排列），仅将《关于托尔斯泰的一封信》一篇提到性质相近的《托尔斯泰回忆杂记》的后面以方便读者。

散见在译者的小说、日记、散文、文论等篇中的译诗译文等这里不再收入。此外，《生活与艺术》发表时译者说是"根据有岛武郎著的《生活与文学》的头上的几章……编译"的，但后来列为他编著的《文学概说》的第一章；《Mabie氏幽默论抄》是美国散文家 Hamilton Wright Mabie的 *A Word about Humor* 一文的"抽译剥制"，后收入《闲书》时也未当作译文。因此这两篇都未作为译文收入本卷。此外，郁达夫曾受林语堂之托于一九四一年着手翻译林氏用英文写成的长篇小说《瞬息京华》并在新加坡《华侨周报》上发表过若干段。但那份刊物海内外至今未能找见，这部分译文只能付诸阙如。

这次编校过程中将排在译文中的译者注释抽到页末作译者注处理。至于译文中未能按原文点开的人名地名等和大量

目前已不通行的当时的译名则维持原貌。在注文中作者保留的外文，由编者译出，加方括号置于原文之后，以利读者理解。



目　录

·诗·

·小　说·

·文论·散文·

春天的离别

婆　塞①

Abschied im Frühling

Carl Busse

她站在门口，屋外的光儿太猛，眼上遮着了双手。
她只喃喃说着——我不信，我今儿要走，
她只喃喃说着——我不信，此后就没有再见的时候，
说完了她更无别语。从屋角的窗儿后，
却射进了阳光满屋，照耀白昼。

她的手套，掉往地上，我们俩，一块儿弓身下向，
我只听见，她的裙袖衣声响。
她的眼儿酸热，变了模样，
我马上将她拘住，紧抱在怀中凝望。
我们俩，忽听见母亲，在屋外的门前讲，
她又讲了一次，祝我们俩，各自前途无恙……，
"你可别忘了我！"——匆匆说后，你就和我分散。

---

① 婆塞（Carl Busse），德国诗人。 ——编者注

她终于去了，只有阳光依旧，在空中荡漾。
我还想叫伊，又只好闷声不语。
我只见她，走进车中去。
行李箱笼，推入车深处。
朝母亲打了个招呼，双眼睛却在向上边犹豫，
这中间，马蹄得得的奔向前路——
只有春光，啊，可爱的春光，这些事只有你在旁目睹。

（原载一九二七年三月一日《洪水》半月刊第三卷第二十八期，据《达夫全集》第四卷《奇零集》）

我俩的黄昏时候

李泻特·代迈儿①

天色沉沉晚了。来呀，还是回家去好。
来吧！你看栗树的浓阴笼罩，
树叶层层仿佛是伸向前来的爪。
此地太凄清，
对我俩似太荒凉多恼。

Es dunkelt schon. Komm, geh nach Haus.
Komm Das Kastanien-Blattgewühl
Streckt sich wie Krallen nach uns aus.
Es ist zu einsam hier, zu schwül
Für uns.

你想：你那纤手的轮形曲线
竟如何会和我的那么相像。
突然间我和你觉得是同族的亲人样，
似曾相识在从前；

---

① 李泻特·代迈儿（Richard Dehmel）现通译理查·戴默尔，德国诗人。——编者注

或者是在前生欠下的相思账。

Denn sich: die Linien deiner Hand
Laufen den meinen viel zu gleich.
Du schienst mir plötzlich so verwandt,
So vorbekannt;
Vielleicht aus einem andern Reich.

虽然死了，我原有过个同胞的女弟。
唉，你为甚闷声不响，完全是聋哑般的神气！
晚云蒸郁，红透了
嫩叶的枝头树底，
云也多疑，似在威吓，威吓我同族相奸戏。

Ich hatt'eine Schwester, die ist tot.
Die Abendwolke dampft so rot
Sei nicht so stumm, als wärst du taub!
Die Abendwolke dampft so rot
Durchs junge Laub,
Als ob sie uns Blutschande droht

听哪！放逸奔腾，全无拘挠，
绝似那树里的莺儿在放声狂叫，
你的心儿只在我的手中震跳。
脉脉此时情，两人外更有谁知道，

对我俩，这也就够了，够了。

Horch! ja, so wild und unverwandt,
Wie jetzt die Nachtigall da schlug,
Zittert dein Herz in meine Hand.
Wir wissen es; das ist genug
für uns.

近来实在贫病得厉害，什么东西都做不出来。无聊之极，却把平时爱读的几首小诗，勉勉强强地翻出了。这一首是德国李沔特·代迈儿所作的抒情诗，也是最近翻出来的，因为自家不敢自信，所以将原诗附上，想请大家来赐以指教，有许多微妙的地方，明明知道非翻出来不可的，如So wild und unverwandt之中的unverwandt等，但无论如何总翻不好，像这些地方，尤其希望大家能赐以指点。

一九二八年十月
达夫译后志

（原载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日《大众文艺》月刊第二期）

祈　　祷[①]

法而该[②]

在天之主，有时候也得使挨挨穷饿，
饱食朝朝是鲁钝偷闲之祖，
更烦遣些敌人来，个对个，
要维持活力还须争斗。

Herr, lass mich hungern dann und wann,
Satt sein macht stumpf und träge,
Und schick' mir Feinde, Mann um Mann,
Kampf hält die Kräfte rege.

给我跳游的轻脚，给我能飞的天赋，
那金黄的远地太光明，欲飞去，
把那圈美满的花冠挂住，
挂向空中高处星多处。

---

① 本诗最初发表时题为《祷告》，一九三三年收入《达夫全集》第七卷《断残集》时改为《祈祷》。——编者注

② 法而该（Gustav Falke），德国诗人。——编者注

Gib I eichten Fuss zu Spiel und Tanz,
Flugkraft in goldne Ferne,
Und häng' den Kranz, den vollen Kranz,
Mir höher in die Sterne.

这一篇小小的祷告，是多么醇美而健全，多么幽婉而多致啊！可惜译者的诗才拙劣，不能传达出原作的好处于万分之一。作者法而该于一八五三年正月十一日生于留培克市(Lübeck)，是一位商人之子。年轻的时候他也曾学作书商，也曾教过人的音乐。写诗写小说却当他年龄成熟以后方做的事情，第一本诗集印行的时候，他已经是四十岁了。他的作风和李莲酷郎(Liliencron)的相近似，人家都称他和睥尔鲍姆(Tulius Bierbaum)为传李莲酷郎诗派的两杰，不过法而该深切幽雅，睥尔鲍姆粗雄豪放，两人的倾向稍有点不同。他于许多诗集之外，更著有几篇很好的小说，以*Aus dem Durchschnitt*及*Dle Kinder aus Ohlsens Gang*①为最著名。一九一六年当欧洲大战的中间他在 Hamburg②市死了。

译者附注

（原载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大众文艺》月刊第三期，据《达夫全集》第七卷《断残集》）

① 德文：《来自中等阶层的人》、《奥尔森邦的那个孩子》。——编者注
② 汉堡，德国城市。——编者注

马尔戴和她的钟①

T·史笃姆②

学生时代的最后的几年，我寄寓在一家小市民的家里。这一家的父母和许多兄弟姊妹，都不在了，只剩着一位年老的未婚的女儿在那里守着老家。她的父母和两位弟兄，已经死了。她的姊妹，到她的最小的和一位本地医生结婚的妹妹为止，都跟了她们的男人到远处去了。因此只有马尔戴一个人剩在她父母的家里。她以从前她的家族的房间出租，并依一点仅少的租金，在那里苦苦地度日。虽则非要在礼拜天的中午，不能有一次好好的餐食，但她也不以为苦。因为她父亲因自己的信仰和清贫家计的顾虑而对于他儿女所施的严格节俭的教育的结果，她对于外表生活上的要求很少（所以她很能安分知足）。马尔戴的少时，虽则只受了平常的学校教育，然而因为她后来在孤独的生涯中的沉思默考，和她的敏捷的悟性及率真的性格的结果，到了我认识她的时候，她的教养的程度，在这一种平民的妇人阶级里，也可以算是很高

---

① 本篇收入《达夫全集》第四卷《奇零集》时题为《马尔戴及她的钟》，收入译文集《达夫所译短篇集》时改为《马尔戴和她的钟》。——编者注

② T·史笃姆（Theodor Storm），现通译为台奥多尔·斯托姆，德国小说家和诗人。——编者注

的了。当然她说话的时候，文法也不是常常正确的，虽则她最爱读历史的和诗的作品，读也读得很多，读的时候也很注意。但她对于所读的东西，大抵能有正确的批评，就是能够依已见而辨别好坏，这却不是尽人都能够的一件事情。那时候刚出来的诗人美丽格著的小说《画家诺儿登》对她的印象很深，所以她老在读了再读。起初读它的全部，然后读读这一段或那一段，凡是她所喜欢的几节。作品里的人物，对她是现存活着的人物，他们的行动，对她却并非是系于作品的结构的必要而出现的。有时候她会作长时间的空想，想那些作品里的许多可爱的人儿，要如何才能够使那一种遭遇的事情变换避免得掉。

无聊之感，在她的孤独里，并没有十分的威力，但是有时候一种对于她的生活的无目的的感觉，使她不得不向外的来求安慰。她要求有一个人，为了这一个人，她可以为他去操劳照顾。因为缺少亲信的人的结果，她的这一种可赞赏的冲动，就时时惠顾上她的寄寓者的身上来，我也系曾经受过她的这一种亲切和细心的照拂的。——她很喜欢花，在花之中，她尤其喜欢白的，在白花之中，她又最喜欢很单纯的，我觉得这就是她的安分的对一切都绝了奢望的心的表白。每年春初，她姊妹的儿女们，将园里初开的雪钟花和小春花折来送她的时候，是她一年中最欢乐的第一次庆祝日子。这时候她总把架柜里的小瓷花瓶拿出来，殷勤护惜地将花插上，可以使她那小小的住房，在几礼拜中，有很好的装饰品。

因为自她的父母死后，马尔戴的周围没有多少来往的人，并且因为长长的冬夜，她老只是一个人坐在房里过着，

所以她所特有的那种活跃造形的空想给与了她周围的器具什物以一种生命和意识。她把自己的灵魂的一部分给与了她的室内的旧的器具什物，这些器具什物就也得到了和她的交谈的能力。当然这谈话的性质，是沉默的谈话，然而因此她反而更能感到一种深沉的意义而不会有些须误解。她的纺织车，她的古铜色的安乐椅，都是奇怪得很的东西，它们都有一种最特别的幻想气质。其中最奇特的是她的一个旧式的摆钟。这摆钟系她已故的父亲，于五十余年前，在亚姆斯泰塘朝市上买的旧货。这钟的样子，当然也很奇怪，面上有两个铅刻着色的人鱼，从两边将她们的披长发的人面靠拢，支住着钟面上有数字的那块黄色的针牌。她们的从前大约是镀过金的有鳞片的鱼身，从底下包围着这针牌。钟的指针，仿佛是蝎虎的尾摆的那一种形状。大约是这钟的齿轮因为年久松滑了的缘故，弄得振子的摇动声音很强很不规则，并且有时候振子的下摆老要下垂出一二英寸的光景。

这一个钟，是马尔戴的最能谈话的伴侣。她的沉思默考的中间，是没有一处不混入这钟的形迹的。当她想沉入于她的孤寂的默想中去的时候，这钟的振子老是滴答滴答的一阵紧似一阵的催她，不使她安闲，终于在她的沉思之中它会报起时刻来。最后她却不得不把头抬起来注意周围，太阳是很和暖的晒在窗上，窗板上的石竹花，也在发放清香，窗外的空中，有燕子在飞鸣交舞。于是她仍旧可以变得非常的喜乐，因为她周围的世界，实在是可爱得很。

这一个钟，实在也有它自己的思想。它已经是老了，与新时代有点不能相合了，所以应该打十二点的时候，它老是

只打六点，此后，仿佛是要补足这些不足的敲音的样子，它会不息地敲打起来，直到马尔戴将它的白镴从铁链上拿去时为止。最奇怪的，是它到了时间，有时候会不能敲打的。齿轮里只是洽洽的响着，但是敲锤总不肯举起来，尤其是在半夜里的时候为多。像这样的时候马尔戴每次总醒过来，不问它是严寒的冬夜或漆黑的深宵，她总走出床来，非要把这旧钟的危难解除之后，不去睡觉。然后她走回床上去，想来想去的想。“为什么这钟儿要把她叫醒？”又问问自己，她在日间的工作里，究竟有没有什么事情忘了？她究竟是不是好好地将它做了的？

又是圣诞节的时候了。耶稣降诞的前晚，因为天下了大雪，阻住了我的归程，我所以就在一家小孩子很多的朋友家里，过这个年节。圣诞树上的灯火点旺了，小孩子们欢天喜地的冲进那间久不开放的圣诞节室里去了。我们随后也吃了鲤鱼，饮了屠苏，凡是照例的庆祝的事情，都照样的行了。第二天早晨，我为想向马尔戴道照例的年禧就回去走到她的住房里去。她两手支住了头，坐在桌子边上，她似乎已经是这样的停工闲坐了很久的样子。

“昨晚上您怎么的过了您的圣诞节？”我问她。

她将视线投往地下，轻轻的回答我说：“唉，在家里过的。”

“在家里？没有上您姊妹的小孩们那儿去么？”

“啊，”她回答说，“自从十年前我母亲在圣诞节的晚上在此地这一张床上过去以后，我从来还没有于这一晚出外去过，我的姊妹们，昨天也来邀我过的，将晚的时候，我也很

想去走一遭，可是——这个古旧的钟，却又真很奇怪的，它又似乎在很正确的对我说：‘请不必去，请不必去，你去干吗？你的圣诞庆祝，并不在那里！’”

所以她就留在家里的那间小房里过了她的圣诞佳节。在这间她儿时曾经游耍，及她长大之后曾送她父母的终的小房里。并且在这间那个旧钟和曩时一样的在滴答鸣响着的小房里。但是现在，到了这钟的意见实行了，马尔戴拿出来穿的好衣裳仍复收到箱笼里去了以后，它的滴答的声音，却低下去了，渐渐儿的低下去了，最后几乎到了听不出来的地步。——马尔戴应该这样不受惊扰地、平平静静的回想她一生中所经历的许多圣诞节前晚的事情。她的父亲又依然坐上了那张古铜色的安乐椅，他戴的是一顶天鹅绒的帽子，穿的是一件黑色新上衣，他的严肃的眼睛，今天也在放和爱的目光。因为这是圣诞节，啊啊，这是，许多年以前的圣诞节的前晚呀！当然在桌子上没有圣诞树在发放光明，——因为这只是豪富的人家的特权——但是在桌上也燃着了两枝高大的蜡烛，因此小室内照得通明，小孩们从黑暗的前室里得了应许踏进来的时候，不得不把小手拿上眼边，去遮避这强烈的烛光。于是他们走近桌边，守着他们家庭的规矩。不准着急，不准声张，好好的看他们各人所应得的，圣诞老人送给他们的东西。这些当然不是昂贵的玩具，当然也不是很低廉的物事，却完全是些实用的，必要的货品。或者是一袭衣裳，或者是一双靴子，或者是些黑板、赞美诗之类。当然，这些小孩得了他们的黑板和新的赞美诗之类，也一样的喜欢，一样的快乐，他们就一个一个的，向坐在安乐椅上很满足地微笑

着的爸爸吻手作谢。和颜的母亲，头上包着紧窄的包头，或者把他们的新的前褂子穿上，或者在新的黑板上写些字母和数目给他们去摹写。但是在这一个当儿，她也没有怎样悠长的闲暇，和他们伴乐，她还要上厨下去看新做的苹果糕儿，因为这苹果糕是在圣诞节晚上小孩子们的重要的赠品，她却不得不亲自去烧的。父亲打开了新的赞美诗本，用了他的清晰的歌声唱起“欢欣喜忭，赞美我们的上帝”的歌来，调子谙熟的小孩子们，就也和唱上去，“救世主是来了，”这样的他们围在父亲的椅子边上，直到那一首诗唱毕的时候为止。在寂静的歌声稍稍停止的中间，他们听得见母亲在厨下的行动，和苹果糕在锅上烤炸的声音。

滴答滴答的钟声又起了，滴答滴答，一阵紧似一阵，一阵哀似一阵。马尔戴抬起头来一看，周围已经是黑了，窗外的雪上只静躺着了幽寂的月光。除了滴答的钟声之外，屋内静寂得可怜。哪里还有什么小孩子们的歌唱？哪里还有什么厨下烤苹果糕的声音？是的，她只是一个人剩在家里，他们，他们是都已经去了。——但是这一个旧钟又想怎么了？——唉，是的，它敲十一点了，——又是一个另外的圣诞节的晚上，蓦然浮现到了马尔戴的回忆中来，一个另外的圣诞节的晚上，许多年以后的一个完全不同的圣诞节的晚上。父亲和兄弟等都已死去了，姊妹们也已经结婚了，只有和马尔戴两个人剩在家里的母亲，早就代了父亲，坐在那张安乐椅上了，家庭琐事，但由马尔戴一个人在那里照料，因为自父亲死后，母亲就为疾病所侵，她的脸色，日见得苍白，和蔼的目光，也渐渐地朦胧起来了，到了最后，就不得不睡倒在床

上。母亲病在床上，已经有三个星期，现在又是圣诞节的前晚了。马尔戴坐在母亲的床边，在听这昏睡者的微微的呼吸。室内寂静得同坟墓里一样，只有那个旧钟仍在滴答的响着。钟报了十一下，母亲张开了眼睛，说要水喝。“马尔戴”，她叫着说，“若到了春天，我回复了气力，让我们去看你的汉纳姊姊吧，我刚在梦里看见了她的小孩子们。——马尔戴，你在这里也真太受苦了。”——母亲完全把汉纳姊姊的儿女们在去秋死去的事情忘了，可是马尔戴也不愿使她想起，只默默的朝她点了点头，紧紧地握住她那双干枯的老手。旧钟又敲十一点了。——

现在这钟也敲十一点了，——但是轻轻的，轻轻的，好像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的样子。——

马尔戴听见了一声很长的呼吸，她想母亲大约是要睡了吧？所以她坐在那里动也不敢动，一点儿声响也不敢作，只紧紧地握着她母亲的手。最后她自己也陷入了一种昏睡状态。像这样的经过了约莫一个钟头，那个钟打十二点了。——灯烛的光已烧尽，月光从窗里射了进来。母亲的枕头上只躺着一张青灰的脸，马尔戴手里捏着的，却是一只冰冷的手。她捏了这一只冷手，在母亲的死骸边上，陪坐到了天明。——

她现在和她的回忆在一道，依旧的坐在这间房里，那个旧钟依旧在忽轻忽重的响着。这一个钟和马尔戴是在一道的经过了许多甘苦，它是什么也知道的，它处处都可以唤起马尔戴的回忆来，她的小小的欢娱，和她的重重的忧患……

在马尔戴的孤寂的家里，现在是不是和从前一样地使住

客满意？我却无从说起，因为自从我在那里住后，到现在已经有许多年数了。并且那个小市镇，和我的故乡，相去也很远。——凡是爱惜生命的人不敢直说的话，她老是很响亮很直率地在说：

“我从来没有生过病，我大约可以活到很大的年纪的。”

若是她这一个信念是不假的时候，那么这几页的记事，定会传到她的房里去，她读了或者也会想起我来。那个旧钟或者可以助她的回忆，因为它是什么都知道的。

本文原名*Marthe und ihre Uhr*，自Theodor Storm的全集里译出来的。系他初期的作品，所以细腻得很。

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二日

（据《达夫所译短篇集》，一九三五年五月上海生活书店版）

一 女 侍

G·摩尔①

觉得自家是再也不会回司各脱兰来了，司替文生在他的小说*Catriona*② 的序文上说："同梦境似的我看见我父亲的幼时，我父亲的父亲(祖父)的幼时，我也看见在那极北一角的生命的源流一直下来，还带着些歌泣的声音，最后轮流到我就同山洪暴发似的将我奔流远送到这极边的岛国里来了。运命的播弄使我不得不赞美，不得不俯首。"

这一句话，岂不是像在一种热情奔放的时候写的，仿佛是一边在写，一边他还在那里追逐幻影的样子，你说是也不是？并且这一句话还可以使我们联想到扑火的灯蛾身上去。总之不管它的真意如何，这一句话，实在包含着几句很美的句子，虽则我们不能照原形的将它记着，但总是可以使人念念不忘的；我们即使忘记了"歌泣"两字和"奔流远送"等字眼，但在我们的记忆里，却马上有一个比较单纯的字眼来代替的。司替文生所表现的情感，只在"运命的播弄"，"极边的岛国"等字上迸发出来。世人谁不觉得命运是播弄人的？又谁不赞美那运命迁他出去的极边的岛国？教皇命令出来，要

① G·摩尔(George Moore)，爱尔兰作家。——编者注

② 英文：《开特里翁娜》。——编者注

活剥皮的琪亚可莫圣洗，大约也一定在赞美运命播弄他的那极边的岛国，就是行刑者用以将他的大腹皮同前褂似的卷起来的那块绑缚的板。有一次，我在大街上看见一只野兔在架上打鼓，它很有意思地望着我，我晓得这野兔也一定虽则和人不同的在赞美它的运命，将它从树林里迁徙出来，迁它到提架的上面，这提架就是它的极边的岛国。但是这两宗运命的播弄，并不算希奇，并没有我遇见的一位爱尔兰的女孩子的运命那么希奇。她系在拉丁区的一家极边的咖啡馆里侍候学生们的饮食的。她当然也在赞美运命，将她抛将出来，命定她在烟酒中送她的残生，侍候许多学生，他们爱听什么话，她就也不得不依顺他们。

在听完戏后，想寻些短时间的娱乐，艾儿佛、达伐利小姐和我三人，(有一天晚上)终于闯进了这一家咖啡馆。我本来想，这一个地方，对于达伐利小姐有点不大适宜，但是艾儿佛说，我们可以找一个清静的角落去坐的，所以结果就找到了一个由一位瘦弱的女侍者所招呼的地方。这一位女招待的厌倦的容颜，幽雅的风度和瘦弱的体格，竟唤起了我的无限的同情。她的双颊瘦削，眼色灰蓝，望去略带些忧郁，像Rossetti 的画里的神情。波动的紫发,斜覆在额旁耳上也是洛赛蒂式的很低的环结在脖子的后面。我注意到了这两位妇人的互相凝视,一个康健多财,一个贫贱多病。我更猜度到了这两妇人在脑里所惹起的深思。我想两人一定各在奇异，何以一样的人生，两人间会有这样的差别？但是在此地我不得不先说一说谁是达伐利小姐，和我何以会和她认识。我有一次到罗雪泥曾在吃饭过的泰埠街角的咖啡馆托儿托尼去。托

儿托尼从前是很有名的，因为据说音乐家的罗雪泥得到两万块钱一年的收入的时候，他曾说过："现在我对音乐也可以满足了，总算是得到报酬了，以后我可以每天到托儿托尼去吃饭去。"就是现在，托儿托尼，也还是文学家艺术家的聚会之所，这些文人艺士大约在五点钟的时候，都会到来的。我到巴黎的那一天所以也一直的进了这托儿托尼，到那儿去露一露脸，就可以使大家知道，我是在巴黎了。托儿托尼简直是一种变相的公布所。是在托儿托尼，我就于那一天遇见了一位青年。我的一位老朋友，是一位天才画家，他有一张画在鲁克散蒲儿古陈列着，巴黎的女子大抵都喜欢他的。这一位青年，就是艾儿佛，他拉住了我的手，很起劲的对我说："我正在找你。"他说他听见了我的到来，所以从妈特兰起到托儿托尼止，差不多几家咖啡馆都找遍了。他的所以要找我，就是因为他想找我去和达伐利小姐一道吃饭，我们先要上加飘新街去接她去。我把这街名写出来，并不因为是她所住的街和我的小说有关，却因为这名字是一种唤起记忆的材料。喜欢巴黎的人，总喜欢听巴黎的街名，因为街名和粉饰的墙上紧靠着的扶梯，古铜色的前门，叫门的铃索等，是唤起巴黎生活的记忆的线索，并且达伐利小姐自身，就是一个忘不了的好纪念，因为她是皇家剧场的一位女优。我的朋友，也是一个使人不能忘记的怪物，因为他也是一个以不花钱逛女人为名誉的游荡子，他的主义是"工作完后，她若喜欢到我的画室里来玩玩，那我们落得在一道快乐快乐。"但是不管他的主义是如何的不愿为妇人花钱，而当我在达伐利小姐的室内看她的装饰品的时候，和当她出来见我们的时候，

他的那种郑重声明，我想是可以不必的。她的起坐室里，装饰着些十六世纪的铜物，掘雷斯顿的人形，上面有银的装饰的橱棚，三张蒲奢的画——代表蒲奢的法国，比利时，意大利三时代的作风的三张画。当我看了这些装饰品，正在赞赏的时候，他却郑重地申明说：这些并不是他送她的，她出来见我们的时候，他又郑重地申明说，她手上的手钏，也并不是他送她的，他的这一种申明，我觉得是多事。我觉得特别提起他的不送她东西这些话来，或者是一种不大高尚的趣味，因为他的说话，会使她感到了不快，并且实际上我也看出了她的同他一道出去吃饭，似乎并不同平常一样的十分欢喜似的。

我们在发耀馆吃的饭，是一家旧式的菜馆，那些墙上粉饰成金白色，电灯乐队之类的流行趣味，却是很少的。饭后就到间壁的奥迪安剧场去看了一出戏，是一出牧童们在田野里溪流的边上聚首谈心后，又为了不贞节的女人互相杀戮的戏。戏中也有葡萄收获，行列歌唱，田野里的马车歌唱等种种的场面，可是我们并不觉得有趣。并且在中幕奏乐的当儿，艾儿佛跑到剧场内的各处去看朋友去了，将达伐利小姐推给了我。我却最喜欢看一对恋爱者正在进行中的玩意儿，爱在这一对恋爱者所坐的恋爱窝巢的边上走走。戏散了之后，他说“去喝一杯吧！”我们所以就到了那家学生们常进出的咖啡馆。是一家有挂锦装饰在壁间窗上，有奥克木桌子摆着，有旧式的酒杯，有穿古式的衣裳的女招待的咖啡馆。是一家时时有一个学生进来、口衔一个大杯、一吞就尽、跌来倒去的立起来不笑一脸就走的咖啡馆。达伐利小姐的美貌和时装，一时把

聚在那里的学生们的野眼吸收尽了。她穿的一件织花的衣裳，大帽子底下，露着她的黑发。她的南方美人特有的丰艳的皮色在项背上头发稀少的地方，带着一种浅黄深绿的颜色。两只肩膀，又是很丰肥的在胸挂里斜驰下去，隐隐在暗示她胸前腰际的线条。将她的丰满完熟的美和那个女招待的苍白衰弱的美比较起来，觉得很有趣味。达伐利小姐将扇子斜障在胸前，两唇微启，使一排细小的牙齿，在朱红的嘴唇里露着，高坐在那里。那女招待坐在边上，将两只纤细的手臂支住桌沿，很优美的在参加谈话，只有像电光似的目光一闪射的中间，流露出羡怨的意来，仿佛在说她自己是女人中的一个大失败，而达伐利小姐是一个大成功。她说话的口音，初听还不觉得什么，然而细听一会，却听得出一种不晓是哪一处的口音来。有一处我听出了一个南方的口音，后来又听出了一个北方的，最后我明明白白听到了一句英国的腔调，所以就问她说：

“你倒好像是英国人。”

“我是爱尔兰人。是杜勃林人。”

想到了一个在杜勃林礼教中养大的女孩，受了运命的播弄，被迁到了这一个极边的咖啡馆里，我就问她，何以会弄到此地来的？她就告诉我说，她离开杜勃林的时候，还只有十六岁，六年前她是到巴黎来做一家人家的家庭教师的。她老和小孩子们到鲁克散蒲儿古公园去玩，并且对他们说的是英国话。有一天有一个学生和她在同一张椅子地坐在她的边上。其余的事情，可以不必说而容易地想得出了。但是他没有钱养她，所以她不得不到这一家咖啡馆来作工过活。

“这是和我不相合的职业，但是我有什么法子呢？我们生在世上，不吃究竟不行，而此地的烟气很重，老要使我咳嗽。”

我呆看她了一忽，她大约是猜破了我脑里所想的事情了，就告诉我说，她的肺，已经有一边烂去了，我们就又讲到了养生，讲到了南方的天地。她又说，医生却劝她到南方去养病去。

艾儿佛和达伐利小姐讲话正在讲得起劲，所以我就靠向了前，把注意的全部都注在这一个可怜的爱尔兰女孩子的身上。她的痨症，她的古式的红裙，她的在皱褶很多的长袖口露着的纤纤的手臂，却引起了我的无穷的兴味。照咖啡馆里的惯例，我不得不请她喝酒的。但她说，酒是于她的身体有害的，可是不喝又不好，或者我可以请她吃一碟牛排。我答应了请，她叫了一碟生牛排，我但须将眼睛一闭，而让她走上屋角上去切一块生牛肉下来藏着。她说她想在睡觉之前再吃，睡觉总须在两个钟头以后，大约是午前三点钟的时候。我一边在和她说话，一边却在空想南方的一间草舍，在橄榄与橘子树的中间，一个充满着花香的明窗，而坐在窗畔息着的，却是这个少女。

“我倒很喜欢带你到南方去，去看养你的病。”

“我怕你就要讨厌起来。并且你对我的好意，我也不能相当的报答你，医生说，我已经不能再爱什么人了。”

大约我们是已经谈得很久了，因为艾儿佛和达伐利小姐立起来要去的时候，我仿佛是从梦里惊醒过来的样子。艾儿佛见了我那一种样子，就笑着对达伐利小姐说，把我留在咖

啡馆里，使和新相识的女朋友在一道，倒是一件好事。他的取笑的话插穿了，我虽则很想剩在咖啡馆里，但也不得不跟他们走出到街上去。皎洁的月光，照在街上，照在鲁克散蒲儿古的公园里。我在前头已经说过，我最喜欢看一对恋爱者正在进行中的玩意儿，可是深夜人静，一个人在马路上跑，却也有点悲哀。我并不再向那咖啡馆跑，我只一个人在马路上行行走去，心里尽在想刚才的那个女孩子，一边又在想她的一定不可避免的死，因为在那个咖啡馆里，她一定是活不久长的，在月光的底下，在半夜里，这时候城市已经变成了黑色的雕刻了，我们都不得不想来想去的想，我们若看看卷旋的河水，诗意自然会冲上心来。那一天晚上，不但诗意冲上了我的心头，到了新桥附近，文字却自然的联结起来，歌咏起来了，我就于上床之先，写下了开头的几行，第二天早晨，继续了做下去，差不多一天的光阴，都为这一首小诗所费了。

只有我和您！我且把爱你的原因讲给你听，
何以你那倦怠的容颜，琴样的声音，
对于我会如此的可爱，如此的芳醇，
我的爱你，心诚意诚，浑不是一般世俗的恋情。
他们的爱你，不过是为你那灰色的柔和的眼睛，
你那风姿婀娜，亭亭玉立的长身。
或者是为了别种痴念，别种邪心，
但我的爱你，却并非是为这种原因，
你且听听，

我要把爱你的原因讲给你听。
我爱看夕阳残照的风情，
我爱看衰飒绝人的运命，
夕阳下去，天上只留存一味悲哀的寂静，
那一种静色，似在唱哀挽的歌声，
低音慢节，一词一句，总觉伤神，
可怜如此，你那生命，也就要消停，
绝似昙花一现，阴气森森，
你的死去，仿佛是夕阳下坠，天上的柔和暮色，渐减空明，……
我要把你死前的时间留定，
我的爱正值得此种酬报，我敢声明。
我虽则不曾爱过任何人，
但我今番爱你，却是出于至诚的心。
我明知道为时短促，是不长久的柔情，
这柔情的结果，便是无限的凄清，
而这凄清的苦味，却能把浓欢肉欲，化洁扬尘，
因为死神的双臂，已向你而伸，
他要求你去，去做他的夫人。
或者我的痴心，不可以以爱情来命名。
但眼看你如春花的谢去，如逸思的飞升，
却能使我，感觉到一种异样的欢欣，
比较些常人的情感，只觉得纯真。
你且听，听，
我要拣一个麦田千里的乡村，
在那里金黄的麦穗，远接天际的浮云，
平原内或许有小山几处，几条树荫下的野路纵横，

我将求这样的一处村落，去度我俩的蜜月良辰；
去租一间草舍，回廊上，窗门口，要长满着牵缠的青藤，
看出去，要有个宽大的庭园，绿叶重阴；
在园里，我们俩，可以闲步尽新秋残夏的黄昏，
两人的步伐，渐渐短缩，一步一步，渐走渐轻，
看那橙花树底，庭园的尽处，似乎远不可行，
你将时时歇着，将你的衰容倦貌，靠上我的胸襟，
再过片刻，你的倦体消停，
我就不得不将你抱起抱向那有沙发放着的窗棂，
在那里你可吸尽黄昏的空气，空气里有花气氤氲。
最可怜，是我此时情。
看了你这般神色，便不觉百感横生，
像一天阴闷的天色，到晚来倍觉动人。
增加了那种沉静的颜色，蓦然间便来了夜色阴森，
如此幽幽寂寂，你将柔和地睡去，我便和你永不得再相
　　亲。
我将悲啼日夜，颗颗大泪，流成你脸上的斑纹，
将你放向红薇帐底，我可向幻想里飞腾，
沉思默想，我可做许多吊奠你的诗文。
我更可想到，你已离去红尘，
你已离去了一切卑污的欲念，正像那颗天上的明星，
她已向暮天深处，隐隐西沉。
死是终无所苦，唉，唉，我且更要感谢死的恩神，
因为他给了我洁白的礼品，与深远的和平，
这些事在凡人尘事，到哪里去追寻。

这当然不是整个的好诗，但却是几行很好的长句，每行

都是费过推敲的句子，只有末尾倒数的第二句差了些，文中的省略，是不大好的，光省去一个"与"字，也不见得会十分出色。

> 死是终无所苦，我要对死神感谢深恩，
> 感谢他给我了一个洁白的不求酬报的爱情的礼品。

哼哼的念着末数行的诗，我一边就急跑到鲁克散蒲儿古公园附近的那家咖啡馆去。心里却在寻想，我究竟有这样的勇气没有？去要求她和我一道上南方去住。或者是没有这样的勇气的，因为使我这样的兴奋的，只是一种幻想，并不是那种事实。诗人的灵魂，却不是慈善家那丁艾儿的灵魂。我的确是在为她担忧，我所以急急的走往她那里去，我也不能说出为的是什么。当然不是将那首诗去献给她看，这事情的轻轻一念也是肉麻得不可耐的事情。在路上我也停住了好几次，问我自家为什么要去，去有什么事情？可是不待我自己的回答，两只脚却向前跑了，不过心里却浑然感觉到，原因是存在我自己的心里的。我想试试看，究竟我是能不能为他人牺牲一切的，所以进了咖啡馆，找了是她招待的一张桌子上坐下的时候，我就在老等。但是等了半天，她却不来，我就问边上的一位学生，问他可晓得那个女招待。他说他晓得的，并且告诉了我以她的病状。他说她是没有希望的了，只有血清注射的一法，还可以救她的命，她是已经差不多没有血液在身上了。他详细的说述如何的可以从一个康健的人的手臂上取出血清来，如何的注射到无血的人的脉里去。不过

他在说着，我觉得周围的物影朦胧起来了，而他的声气也渐渐的微弱了下去。我忽而听见一个人说"喂，你脸上青得很！"并且听见他为我要了勃兰地来。南方的空气，大约是疗她不好的，实际上是无法可施了，所以我终于空自想着她的样子而跑回到了家里。

二十年过去了。我又想起了她。这可怜的爱尔兰的姑娘！被运命同急流似的抛了出去，抛到了那一家极边的咖啡馆里。这一堆可怜的白骨！我也不觉对运命俯了首，赞美着它，因为运命的奇迹，使我这只见过她一面的人，倒成了一个最后的纪念她的人。不过我若当时不写那首诗或者我也已经将她忘了。这一首诗，我现在想奉献给她，作一个她的无名的纪念。

本文系自George Moore's *Memoirs of My Dead Life*①里译出，题名*A Waitress*②。原书是美国D.Appleton & Co.1923年版。

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九日

（原载一九二七年八月十日《小说月报》第十八卷第八号，据《达夫所译短篇集》）

① 英文：G·摩尔的《追忆逝去的岁月》。——编者注
② 英文：《一女侍》。——编者注

春天的播种[1]

L·奥弗拉赫德[2]

马丁·弟来尼和他的妻子马利起来的时候，天还没有亮。马利从终夜未熄的炉灶灰里挖出还在燃烧的煤炭来的当儿，马丁只穿了一件短衫立在窗边在向外边呆看，一边还擦着眼睛，打着呵欠。外面雄鸡已在鸣了，一缕白痕从地上升起，渐渐地在驱散夜阴的残骸。这是阳历二月的一天早晨，一个干燥、寒冷、星光灿烂的早晨。

他们俩默默地坐下来吃面包、牛油和茶，这便是他们的早膳。他们是刚在去年秋天结婚的，在这样早的时候，就离开他们的温暖的被窝，实在是一件可恨的事情。他们都觉得不十分快乐，默默的在吃，沉浸在各人的默想里。马丁以他的古铜色的头发，褐色的眼睛，雀斑很多的面貌，和一簇很美丽的小胡子看来，实在还像一个不该结婚的青年；而他的

---

① 本篇收入《达夫全集》第四卷《奇零集》时题为《初次的播种》，收入《达夫所译短篇集》时改为《春天的播种》并对译后附记作了修改，其中第一段文字后，删去了以下一段文字：

Liam O'Flaherty 大约是一位新进的作家，他的处女作名 *Thy Neighbour's Wife*〔《你的邻居的妻子》〕，另外还有一本小说，名 *The Black Soul*〔《黑色灵魂》〕，也是英国Jonathan Cape 书店发行的。 ——编者注

② L·奥弗拉赫德(Liam O'Flaherty)，爱尔兰作家。 ——编者注

妻子，简直还是一个小姑娘，两颊很红，眼睛碧色，漆黑的头发用了一个很大的放光的梳子一把缚在脑后，是西班牙的式样。两个人都穿的是粗糙的手织材料所制的衣服，是因凡拉拉的农民在田间工作时常穿的那种白色有皱纹的宽大的短衫。

他们默默的在吃，都还是没有睡醒似的，心里不十分快活，但兴奋得异常，因为这是他们结婚后第一次播种的第一天，春天的第一次播种。他们俩都觉到了那一日日子的魔醉，在这一天他们是合力的把大地来开辟，播种下去的。他们默默的坐着，心里不十分快乐，因为他们期待得很久，心里很爱，同时也有点怕，并且是准备得很周到的这一天的这件大事情，倒有点使他们忧愁不乐。马利用了多虑的女人的心，一边嚼着牛油面包，一边在想……噢，她想的事情，实在件件都想到了。当一个女人结婚以后，独立门户时的最初的忧喜中的事情，她件件都想到了。但是马丁的思想，却只集中在一个焦点上。就是他能够把这播种播得好好，使他能够证明他是可以作一家之主的有用的农夫么？

早餐后，在谷仓间道，当他们在取马铃薯的种子和划地的绳尺及锄耜的时候，两人间交换了几句不大高兴的话。马丁在谷仓间的阴影里，绊跌上一只洋铁桶后，咒诅着说，还是死了好，一个人像这样的……但他想说的话还没有说完，马利的两手已经抱在他的腰里，她的脸已经贴上他的去了。“马丁，”她说，“我们在今天不要这样的寻事生气吧！”她说话的声气，微微地在颤动。果然，他们俩紧紧地抱住，马丁用了农夫特有的那种粗笨喉咙，在叫着“心肝！宝贝！”的那些常

套话的时候，他们那些气恼和不曾睡醒的不快，都已不知飞散到哪里去了。他们紧紧地抱着，立在那里，到了最后，马丁故意装了粗暴的样子，将马利推开，并且说：“喂！喂！你这女孩子，像这样的过去，怕我们不曾开始工作，太阳就要下山了哩！”

但是，他们着了毛皮的鞋子，轻轻默默地走过那个小村落的时候，行人还是一个也没有。几家小屋的窗口，有灯光还在亮着。东天生了一大块灰色的裂痕，仿佛这天盖将要破裂开来，产生出一轮朝日似的野鸟远远的在鸣唱了。马丁马利走到村子外头将他们手里的几桶种子向栅栏上息了一息，马丁很得意的对马利轻轻地说：“马利！我们还算最早在这儿哩！”于是他们的心头跳着，回转来向那一丛小屋看了一下，这丛小屋，实在就是他们的世界。他们心头的跳跃，却是因为春天的愉快，现在已经把他们整个儿的笼罩住了的原因。

他们走到了应该播种的他们的小小地里了。这是在一条青藤绕满的石灰岩山下的一块小小的三角形的耕地。这一块小地里，在几礼拜前，是曾经用了海藻行过肥料的。海藻已经烂了，在草上面腐化了成白色。另外还有一大堆红鲜的海藻，堆在栅栏角里，预备播种子的时候，将它们用的。马丁不管那料峭的春寒，竟把他腰上的衣服等，全部脱了，只剩了一件柳条的羊毛短衫。呸呸的向手上吐了两口唾沫，他拿起锄耜，对马利说：“马利，你瞧吧，这一忽儿你才晓得你男人是怎么样能干的一个人啊！”

“嗳，嗳！”马利把她的围巾向颏下缚了一缚拢，对马丁

说："早晨这样的早，我们可真不能夸一句口，或者我要等太阳落山的时候，才能看出我的男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呀！"

工作开始了。马丁从南面栅栏起量地划成了第一轮，有四尺宽的一条土轮，将绳尺顺边沿放下钉住了两头。然后他将鲜的海藻应上。马利在衣兜里盛满了种子，一行一行的开始播了，四个，三个，四个。当她在土轮上前进了一段，播了一段的时候，马丁并头举起锄耜来很热心地在开始工作了。

"噢依霍，天老爷呀！"他又向手上吐了两口唾沫，叫着说："让我们来辟第一块的土！"

"噢，马丁，你等着吧！让我来帮你！"马利嚷着，她把种子掷向了土轮之上，跑上他的身边来。她的露在羊毛半手套外的手指头，已经冻僵了，但她不能在她的围巾里窝一窝。她的双颊仿佛是火烧似的红。她把一双手抱住了马丁的腰，立着在看马丁将要用锄耜来辟削的青色的土，同小孩子似的兴奋到了极点。

"喔依，这孩子，快滚开！"马丁粗暴地说："要是有人见了，看我们像这样的在这初播种的地里跳来跳去，还像什么样子？岂不是一对无用的、混世的、蠢笨的夫妻么？岂不是要饿死的一对夫妻么？喔依，快滚开！"他说这些话说得很快，他的双眼凝视在前面的地上。他的眼闪烁着一种野猛的，热诚的光，仿佛是一种原始的冲动在他的脑里燃烧，除了他的男性尊严的主张和征服大地的欲念之外，已将其他的一切，都从他的脑里赶了出去似的。

"嗳，怕什么？怕谁来瞧我们？"马利说；但她同时也把

身子抽转，只远远的在注视着地面。于是马丁就辟进了土，用脚将锄耜深深地跌入，他用力将第一块土辟起了，草根被掘起的时候，锄耜下竟萨拉的响了起来。马利叹了一口气，皱了眉头，急急忙忙的走回到了她的种子那里。她捡起了她的种子，急促地将这些种子播散开去，她想借此以驱逐那突如其来的恐怖。当她看见第一块土被掘起来，他男人眼里忽然流露出那种毫不注意到她的存在的凶猛热烈的目光来的时候，突然袭来的那种恐怖。她忽然觉得这无同情的残酷的大地（就是农民的奴隶主人），可怕起来了。因为这大地，这奴隶主，将要缚住她作永久的苦役和作永久的贫民，一直到她仍复沉入地下，回到土壤的怀中去为止。她的短短的恋爱期间已经过去了。今后她不过是一个帮她男人辟地的人罢了。她在这样的想，马丁却毫无别念，专心一意地在工作，在将新的黑土盖上垄条上去，他的锋利的锄耜当向侧面破入土块的时候，也时时在放着闪光。

太阳起来了，青藤绕满的这小山下的村落里，充满了白色的粗呢短衫的点点，各到各处农夫都默默地拼命的在工作，同时他们的女人也在播种。太阳光线晒下来也并不觉得热，稀薄的寂静的空气里，还有料峭的寒气带着，致使那些农夫们很猛烈的扑上锄耜的柄去，拿起来任力的辟向土里，仿佛这些土块是活着的仇人似的。小鸟静寂地在锄耜前面跳跃，举起了小小的头，在向左右瞭望，看有没有可以供它们吃的虫类。为饥饿所逼，胆子放大了，它们就冒着危险，常常冲到锄耜下去争夺食物。

太阳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妇人们就走回村里去为男子

们预备中餐去了，而男子们只是不息地在继续做他们的工。妇人们急促地跑回到田里来了，个个手里都带着一个周围有绒布衬着的锡罐和用白色桌布包好的一个小包。马丁看见马利回来了，就把手里的锄耜丢掉。两人微笑着，就在那小山下坐下来吃他们的午饭。这是同早餐一样的午饭，只有牛油、面包和茶。

“啊啊，”马丁从大杯里长饮了一口茶后说：“啊啊，天下世界哪有这样痛快的午餐？在田野里，当做了一早晨的工作之后的这一种午餐？你瞧，我已经做好了两轮半的地了，村子里的人，怕谁也做不了这许多。哈，哈哈！”他又很得意的注视上他的妻子的脸上去。

“嗳，真好极了，这岂不很可爱么？”马利一边在注意看那地里的黑色土垄，一边说。她的嘴里，还在咀嚼着面包和牛油。急忙忙赶回村子里去的一段急步和忙着煮茶的一阵忙乱，把她的食欲减杀了。她不得不用了她的围裙的边角来煽那泥炭的火，结果烟得她两眼几乎要瞎。但是现在坐在这青青的小圆丘上，环眺着四围盖着鲜的海藻的深谷，新辟的地里，且有一缕一缕淡淡的轻烟在蒸发起来，她看了觉得是乐得不可以言语来形容了。这一种感觉，并且将她早晨所感到的那一种恐怖的感情也征服了。

感到了大大的饥渴的马丁，将身上的毛细管一个个张着，吸满了清新的空气，饱餐了一顿。他很得意地向四邻的地里看看，将他们的耕地和自家的比较了一下。然后转眼过来看了一下他女人的小小的圆黑的头，觉得她也是属于他的，更是得意满足。他侧身靠住手臂，伸出手来把她的手捏

住。默默地含着羞涩，不晓得要说出些什么话来才好。他们羞感着他们自家的柔情——因为农夫们对于自家的柔情，老是感着羞愧的——吃完饭后，尽是手握着手坐在那里呆看远方。春天的自然的伟大的闲静充满着他们周围的空气。事事物物，好像都是静静的坐着，在等这中午的过去。只有光耀的太阳，在向西阔步，时时出没于天上洁白的云中。

远处忽而有一个老农夫立起来了，他拿起他的锄耜，用了一块石块在刮清锄耜上的泞泥。在静寂中，他的扦刮的声音，传得很远。这是使小村落一带的农夫起来工作的一种信号。年轻的人立起来，伸一伸腰，打个把呵欠。他们慢慢的又走回上他们土垄里去了。

马丁的背脊和手臂，有点觉得痛起来了，马利也觉得倘若她再伏下去播种，她的脖子就要掉下来的样子，但是两个人都没有说出来，一忽儿过去之后，他们的疲倦，就也在他们的身体的机械的动作中忘掉了。新辟的土块的那种强烈的香气，仿佛是一种对他们的神经的激刺剂的样子。

午后太阳晒得最猛的当儿，村中的老人们，出来到地里来看他们的子侄们的工作。马丁的祖父，把腰弯着，整个儿身体屈伏在一枝厚大的拐杖上，走到耕地边上的一条小道上来停住了。伏上了栅栏，他老人家很响的喊着说："菩萨保佑你的工作。"他一边喘气，一边叫着。

"嗳！老祖父，菩萨也来保佑你老人家。"他们俩同时的回答，但手里仍不停止工作。

"哈！"老人自对自的说着，"哈，他种得很好，而她也是一个很好的女人。他们的开始，总算不坏，嗳，真不坏不坏。"

自从他老人家和他自己的马利，满怀了希望和得意，开始播种以来，已经有五十多年了，而这无慈悲心的大地，年年春天只把他们紧吸在怀里，不使他们休息过一年。但他现在不想到这些过去的事情上去。大地是催人健忘的。到了春天，只有现在，盘旋在他们的脑里，就是那些把一生尽化在耕种之中的老者，也是如此的。所以这一位有一个红红的大鼻头的老人，黑软帽下脑袋上包着一块斑花手帕的老人，也把一切忘了，只在守着他孙儿的耕种，时时也给他们一点忠告。

“喂，你不要把土块辟得那么长！”他有时会喘着气说：“你把土轮上的土搁得太多了。”“喂，你这女孩子，不要把种子播得这么近边儿上，回头秆儿要长向外边去的。”

但是他们也并不注意他老人家的说话。

“啊，唉，”老人叹着不平似的说，“我们的年青的时候啊，男子汉一早做工做到晚，哪里知道吃一点什么东西的哩。那时候的工才做得好哩。但是现在却不行了。现代的青年，种子都弱得很。唉，不行了。”

于是乎他老人家就开始在胸腔里咳一阵，又跛行到另外的一块他儿子密舍儿在耕种的地里去了。

到太阳下山的时候，马丁有五轮地锄好了，他把锄耜丢掉，伸了一伸腰背。他的遍身骨头都痛了起来，他要躺一躺休息一休息了。

“马利，这是回家去的时候了。”他说。

马利直立了起来，但她太倦了，连作回答的精神也没有。她倦容可见地朝马丁看了一眼，她觉得自从早晨他们开始作工到现在，仿佛是已经经过了许多年月的样子。她又想

到了走回去的一段路，想到了喂猪的事情，想到了鸡鸭等不得不使它们入笼就宿的事情，想到了准备晚餐的事情，一瞬间她感到了一种对于做一个农夫的女人——像奴隶一样的农夫的女人——的反抗。不过这一种想头，在一瞬间后，就过去了。马丁一边穿衣一边说：

"哈！这真厉害！这一天的工作，总算不错。耕了五轮地，并且每轮都是和铜条一样的直。嘿嘿，马利，你做了马丁·弟来尼的老婆真也可以自夸了，这一句话总不算过分吧？不过话又要说回来了，马利，你在今天做的工作，也的确比因凡拉拉的无论哪一个妇人做的都要好些。"

他们默默地立了几分钟，看着他们自己所做的工作。马利看到了她的和男人一道做好的这一种工作，一种非常甜蜜的安慰之情，把她心里所感到的倦怠和不满完全都遮掩下去了。这工作却是她们两人合做的。他们俩已经把种子种下地去了。第二天，第二个第二天，他们的一生，到春天来了的时候，他们就要去弯了背，做这一种工作，直到他们的手和骨头因风痛而扭歪了的时候为止。但是夜，不必做工的夜却总有安睡和遗忘的恩惠颁赐到他们的头上来的。

他们慢慢的走回家去，马丁走在前头，和另外的一个农夫在说关于播种的话，马利走在后面，把双眼注向了地上，一边走一边在想什么事情。母牛远远的在放声叫了。

Liam O'Flaherty 的*Spring Sowing*① 一卷，是英国

① 英文：《春天的播种》。——编者注

Jonathan Cape出的*The Traveller's Library*[1]丛书之一。原著者的身世，我也不十分明了。但是他那一种简单的笔法，描写农人的心理，实在使我感佩的了不得。现在把他第一篇小说译出来公之同好。若大家能因这一篇译文去求读原书，那我的介绍外国新作品的心愿也了了。

有几个固有名词写在下面：

男主人公名 Martin Delaney.

女主人公名 Mary.

地方是 Inverare.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八日

（据《达夫所译短篇集》，一九三五年五月上海生活书店版）

① 英文：《旅行者文库》。——编者注

爱的开脱（Etiquette）[①]

林房雄[②]

饭店里的夫人的招待片来了。——我们四目相视的迟疑了一会。

“怎么办？”

“不管它，去吧！”少许想了一想，脸上装了那脸装惯的微笑，K泰然的回答我说：“去吧！放出勇气来去拜见拜见那有闲阶级的有闲态度吧！”

我把K的俏皮话写上了一张纸片，交给了那位等在那里的饭店里的用人。

“放出勇气前来拜访！”

夫人的年纪很轻。——依我看来，最多也不过廿四岁。但是依K说起来，最多只有十八岁，或者也许只有十二岁都说不定。当然这是（她的）头脑（思想）的年龄，后来又加

---

① Etiquette，英文，礼仪；“爱的开脱”，即其音译。本篇最初发表时，文末原有附记如下：

新进作家林房雄，是无产阶级作家中的健将，著有创作集《牢狱的五月祭》及其他评论集多种。本篇系由《牢狱的五月祭》中译出，或者可以代表日本目下的新的作风。原著系由日本春阳堂出版，定价一元五角。——编者注

② 林房雄（1903—1975），日本小说家。——编者注

上了这一句。

夫人很美——我想她是。但依K说起来，这并不是夫人之美，这不过是她的衣裳和化妆品的美，大概的女性——他说明着说——只教于衣裳化妆品之外，有指爪儿般的一点点美点，就可以使男子的心里感到一种真实的魔力，但是这一位夫人，对于男性的自己，却不能引起一点儿感觉，所以她的美，不过是衣裳和化妆品的美。

我们和她的相识，是在一礼拜之前。

当大学卒业前的这暑假里，在相州的海岸租了一间房子，我在预备卒业论文，K在预备律师的考试，两个人每天在拼命的用功。

房屋前头，是一个小松林，林间有白漆的河房似的吃茶店开着。所以到了午后，饭店里的住客们，老者为到林间挂着的绳床上来贪午睡，年轻的为喝茶作杂谈，青年和少女为越过砂丘，向波上去放棹的原因，都移动闲散的脚，走向这一边来。

她当然也是这些无聊的闲散者中间的一个。摇着华丽的洋伞，靠着了一个已经过了四十岁，带着单面的眼镜(Monocle)，在夏天的午后的散步的时候，也把裤脚上的折纹弄得很清，曾在剑桥大学留学的当儿，每晚坐了马车到戏园——这是后来他自己吹的话——里去的风流夫婿的手臂，她也时常到这里来的。

在一礼拜之前的雨放晴后的下午，我们用功倦了，把书收起，在海滨正想把租来的小船解缆放入海去，后边的松林

里，忽而来了一种糖也似的（这是K的说法）声音：

“嗳，喂，请你们搭了我去吧！”

朝转来一看，砂丘的阴里，看见的是和织花似的女人的海水浴衫。

我看呆了，张大了眼。但K的回话却说：

“搭你去也可以，可是水怕要溅湿你的衣裳。”

“哈，这是海水浴衫呀！”

“喔，我以为是新制的出客用的衣裳哩！”

像这样的，那年轻的夫人，就混入了我们的生活里来。

嗣后，到了午后的散步时间，她的访问，老来搅乱我们的用功。

“这一个畜生！她自家很空，仿佛连人家都以为是和她一样空似的。”

每听到她的“糖也似”的声音，未来的大律师就会愤激起来。他本想于考取了律师以后，离开他的父母，独立的来参加劳动运动的，对于后者的一方面，他也在用功，所以对这一个有闲阶级的鬼怪，可怜的讨嫌她，也是应该的。

但是依我的暗暗里的注意观察，夫人对于这一位在高中时候曾作过夫脱鲍尔的勇将的壮强身体，似乎在非常的爱慕。看了有一次当她靠在她实业家的男人的臂上，从松林里回去，忽而向后朝了转来，以肩上的伞，很巧妙的把她男人的眼睛遮杀，对K丢了一个手嘴——Kiss① ——的这件事情，也可以明白。

---

① 英文：接吻。 ——编者注

这一个巧妙的手嘴，现在变了饭店的招待片，到我们的面前来了。但是K却在说：

“不管它，去吧！”

午后六时。

我们在饭店的大餐厅里，围坐在圆桌的边上。盆里的橡皮树叶，有水滴儿在放光。回廊上有半裸体的女人们在行走。音乐，烟卷雪茄的烟云，和呵欠……。

“噢噢，这头发真漂亮啊！”

夫人的手指，几几乎要插入K的头发里去，高声的赞美之声。

时间过去了，冷的东西，一杯一杯不知喝了多少，夜气森森有点凉起来的时候，茶房拿热咖啡来了。

正想喝的时候，夫人的声音又开始说：

“嗳！两位！知道不知道？”

“？”

“什么地方的咖啡，分辨得出来么？”

“？”

“我所说的是咖啡的种类呀！把舌尖少许浸一浸，就说出或是麻各，或是朴脱利各，或是爪哇，或是散脱，或是巴西……当然巴西的原不是绅士们所饮用的东西……可是不是像这样的分辨得出来，那也不成的哩！”

“呵呵，”K脸上浮满了笑容，“这真是有闲的舌头！”

“嗳？什么叫勇敢的舌头？”①

---

① 日音“有闲”和“勇敢”一样。——译者注

"对啦，别说了吧！咖啡总是供我们喝的东西。说到种类，可以去看咖啡店的目录单，何必去管它，我们喝吧！"

K很痛快的把调羹拿起，茶托上衾零的一响。

"呵呵！呵呵！"

"怎么了？"

"呵呵，把茶托敲了那么响，这是厨司和女用人们做的事情哪！"

"嗯嗯，一点儿也不错，厨司和女用人们很忙，所以要敲响茶托，你夫人不忙，所以不会敲响茶托。"

一边听着两人的对话，一边几乎想哼哼的笑了出来，勉强地把这喷笑压住，我就将咖啡拿了起来。但是咖啡出乎意想以外的烫热，慌忙吹了口热气，轻轻把嘴搁上，在咖啡杯边上区区的喝了几口。

"呵，呵，呵呵呵呵……"

夫人听了我的区区的响声，就抱腹笑弯了腰。

"呵，呵，呵呵呵呵……"

"怎么着？"

"你……你……呵呵呵……"

"我……怎么啦？"

"你……喝咖啡的时候喝得真响啊！"

"这是不行的么？"

"嗳，这是不行的啊，在大餐厅的爱的开脱（礼仪），喝咖啡应该是不声不响的呀！"

但在这中间，"哈，哈，哈哈……"听了我们的会谈的K，摇动着身体高笑了起来。这一位美妇人被K的这一种从

丹田发出来的粗野的笑声所压倒，有点漫然无所措手足的样子。

“嗳，怎么有这样的好笑？”

“哈，哈，哈哈哈哈……”

“真奇怪……”

“哈，哈哈……”

“真奇怪，什么？”

“啊，好笑，真好笑。”

“真奇怪，什么呀？什么有那样的好笑？”

“你因为喝咖啡喝得响了，就那么好笑，——我倒觉得你夫人的这就好笑得很呀！”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廿三日

（原载一九二八年一月五日《一般》月刊第四卷第一期，据《达夫全集》第四卷《奇零集》）

幸福的摆[1]

R·林　道[2]

一

多年的不见，海耳曼·法勃里修斯几乎把他的老友亨利·华伦忘记了。但是在大学里念书的时候，两人却是最要好也没有，曾经几次的设誓同盟，愿结为永久的朋友的哩。这是正当那一个时期里的事情，在这时期里青年是确信着"永久的友谊"的可能，而各自以为将来总有一番大业可成，或各自以为有一种天禀的奇才的。曾几何时，这一个时期也已成了

---

① 本篇在《奔流》月刊发表后，曾收入《小家之伍》和《达夫所译短篇集》。收集时译后附记作了改动，自第五段起，发表时原文如下：

译者所根据的书，是伯林 Buchverlag fürs Deutsche Haus〔德国议会出版社〕在一九〇九年出版的*Die Bucher des Deutschen Hauses*〔德国议会丛书〕的第五辑第一百零三种。译者学识浅陋，错误的地方，想来一定是很多，请读者不客气地赐以指教。

关于原著者的身世，译者也晓得很少，只知道他是戏剧家 Paul Lindau 的弟兄，生在千八百三十年的十月初十。他是一位外交官，世界各国他到过的地方很多，所以小说里有一种 Cosmopolitan 的〔世界主义的〕倾向。同时还有一种厌世的东洋色彩，在他的小说里，也是很浓厚的一点，聪明的读者想总是已经看出了的。他死在哪一年译者并不知道，不过在出书的一九〇九年里，似乎德国还在替他祝八十岁的生辰，那么大约他死的时候，总在八十岁以外了。——编者注

② R，林道（Rudolf Lindau），德国作家。——编者注

过去，仿佛已经是去我们很远的样子。——现代的青年却聪明得多了。——可是当法勃里修斯和华伦的学生时代，两人都还幼稚得很，不但只在置酒高会的中间，两人欢饮着愿结为兄弟的誓酒，就是后来，在清醒的时候，也确信着他们将一生的如兄如弟，欢联过去，无论如何，总不会分离远隔的。

但是这一种无邪的狂热也只持续了不多时。等他们一长到成人，生活的铁手就将他们抓住，一个到东，一个到西，两人就学了劳燕的分飞。——别离之后，几个月中间，他们原也曾常通详信，后来且也曾见过一次面的。可是两人终于暌隔了，信也渐渐儿的少了下去短了下去——终而至于闻问不通。对于一个朋友，虽感着满腔的热爱，但终日营营，竟没有工夫写十几行信的事情是常有的，一边对于能给人谋一点好事情的路人，我们却可以天天留下许多时候来招呼他。我们的出此，也是万不得已，于我们为人对友的诚挚正直，是毫没有关系的。——当这篇故事开场的时候，法勃里修斯已经记不清两人之间，究竟是哪一个写最后的一封信的，已经记不清，将从前的这样热心的通信切断者究竟是哪一个了；总之，两人间的书信已经断绝了许久，一年年的过去，从前是在面前活跃着的旧友的面貌，也一年年的消弱了下去，模糊了下去，到最后几乎是完全忘记了的样子。——有几次，住在一个有大学校的都市里，在那里当教授，当著作家，曾博得了些相当的声誉的法勃里修斯，常常遇到一位学生，这学生分明是住在他的左近的。他头上有褐色的，卷曲的头发，脸上有一双喜乐勇敢，向世间直视的澄蓝的眼睛，年青的嘴

角更浮有一种和蔼可亲的微笑；一张白脸，不狡不伪，是真诚信实的象征，使你可以信他，他也可以信你，在他眼睛里映射着的是莫名其妙的一种可以使你快乐的神情。法勃里修斯每遇到这一位青年，他总自然而然的会对自己说“十五年前，亨利的神气，也正是这一个样儿”——于是在几分钟间，他总要追思往昔，渴想和旧友华伦，再谋一次见面的机缘。于这样的遇见着这青年之后，他也曾几次的发意，想对这一位行踪消失的友人的情状，去打听个明白；——可是屡次三番，这终不过是一个想头罢了。等回到了家中，他就有在桌上堆着的不得不阅读批评的新著，来催促原稿的出版所的书函，和要决定去否的招宴的请柬等看到——总之，日常的琐事，要马上裁决的事情，实在太多，在他能有工夫再想到华伦身上去之先，总已经是时间变得很迟，身心也已经在倦极的时候了。——在大多数人的生活里，时间总是这样的安排着，总只够做做必要的事情——或者以为是必要的事情——而已。

有一天午后，法勃里修斯和平时一样，到五点钟左右，走回家去的时候，听差的交给了他一封有美国邮印的来信。在未开封之前，他很注意地用了脑筋察看了一番。——封面上写地址的那种粗大不驯的字体，是很熟的，可是一时他却想不起来，这究竟是谁人的笔迹。但忽然他脸上露出喜悦的形容来了：“这是亨利的来信！”他叫着说。信内只写着短短的几行文字：

亲爱的海耳曼！

我们两人中间，至少是有一个人成名了，这是何等荣幸的事情。在一本书上，看见著者的名氏是你的时候，我就写了一封信去给那位替你出版的人，多谢他的好意，他立刻就写了封回信给我，因此我晓得了你的住址，现在能够告诉你了，我将于九月底边回到故国的汉堡市来。请你写一封信到那里的邮局里存着给我，告诉我愿不愿我来和你聚晤几天。我于去故乡的途中，要从你现在住的那地方经过的，你若愿意和我相见的时候，那我就可以下车来看你，在我是最喜欢也没有的事情。

你的老友

亨利·华伦敬上

信后有一句附言——“这是现在的我”——法勃里修斯将一个附封的封袋打开来看，里头是一张照相。他拿了照相走近窗前，充满着沉痛的忧思，对此呆看了多时。照相上分明印着一位老人的面貌：虽则是很多很长、但已经是灰白的头发；一个阴郁的前额；深深凹进，有一种阴惨不安的目光凝视着的两眼；紧闭住的，有两条深纹锁着的那嘴角儿上，虽然呈露着一种悲痛的形容。

“可怜的华伦！——他就变了这一个样子了么！——他比我还小一岁。还没有满三十六岁哩。”

法勃里修斯走到了镜子的前头，看了半天自己的相貌。当然，这面貌没有像他手里的照相上的面貌那么憔悴，虽然这也已经不是一个少年的相儿了，这也决不是一个无忧无虑，乐天玩世的相儿。他的目光并不觉得阴惨迟钝，但也已经是衰弱倦怠了，嘴角儿上，和华伦的照相一样，也呈露着两条沉重的深纹。

“啊啊，两个人都已经老了，”法勃里修斯叹了一口气说，“我却有好久不曾想到这件事情上去过。”——于是他就坐了下来写信给他的朋友，告诉他说，自己因为两人不久可以相见，对这事情的喜悦正是没有言语可以形容。

第二天在街上，他却又遇见了那个常常使他想起华伦，有褐色的头发，和正直的喜笑的眼睛的青年。

“二十年后这一位青年大约也要变得和现在的我的那位老友一样的，”法勃里修斯自己对自己说。——“我们的生活，知道这玩意儿，能将活泼的眼睛弄成忧郁的，微笑的口嘴弄成皱纹很多的。——像我那么总算也还不坏，……虽然也说不上什么特别的好。自己总算平平的过去了半生；时常在这里感到一点满足，在那里又感到一点苦闷与忧心。我的青春就这样的消逝了，也不曾成就些特异的大业，也不曾遭遇到些什么。”

十月二日，法勃里修斯接到了一个从汉堡来的电报，在这电报里华伦通告他说，他将于翌日午后的八点左右，到L……市来。到了时候，法勃里修斯为欢迎老友的到来，亲自去到火车站的前头。他看见他慢慢的、不能行动似的走下了车来，于走近他身边去之先，他又很仔细地审视了他一回，看究竟有没有认错。——他的这种衰老的样子，比照相上的更衰得多老得多了。穿的是一套灰色的行旅的衣服，在他的瘦而且长的身上，这套衣服飘飘然的松挂在那里。一顶阔边的帽子，这顶毡帽把他的额角和眼睛遮隐了。他向周围寻视了一回，似在寻找法勃里修斯的样子，然后慢慢的拖了疲倦的双脚走近了出口之处。法勃里修斯迎上去接他；华伦看见了

他，一眼就认识了。一脸光明的，带有青年味的微笑在他的憔悴的脸上闪烁过了，很欢喜地、深深被感动地，他对他伸出了手来。

一个钟头之后，他俩坐在法勃里修斯的潇洒的屋里，在用俭约的晚饭了。华伦吃得很少。不过法勃里修斯却起初很惊异地，后来又不安地看出了一件事情来，就是这一位往年他当他作有节制的模范看的朋友，喝酒却过分的在喝。酒对他似乎是消失了醉人的效力的样子。他的苍白的脸上一点儿也不红起来，他的目光仍旧是冷冷的，在凝视似的，他的说话仍旧是很沉静，很缓慢，并不沉重起来。

侍食的使女，将杯盘收拾了去，把咖啡摆上桌子之后，走出房外去了。法勃里修斯安置了两张椅子，对他的朋友说：

"噢——现在我们只有两个人了。您且点上枝雪茄抽口烟吧，在这张椅子上宽坐宽坐，将您在我们不会面的几年中间的事情讲给我听听。"

华伦推开了烟匣。

"你若不反对的说话，"他说，"那我想将我的烟斗拿出来吸一筒淡巴菰。已经是习惯了，我觉得淡巴菰比最上的雪茄味儿还要好些。"

说完他就从一只破旧的箱盒里抽了一枝熏黑的、短短的木制烟斗出来。在这烟斗里他很有规则地将一种苍黑油润的淡巴菰装了进去。细心地点上了火，很响的拍拍吸了几口，吹出了几个大烟圈在面前的空气里后，他很明显地觉得满足似的说：

"一间很清静的房间——一位老友——食后的一袋烟

——并且又不必愁明日的生涯！啊，真好，真好！”

法勃里修斯从旁边打量了一回他这朋友，觉得有点奇怪起来了。这一位瘦而且长，头发灰白，眼睛暗淡无光，老在凝视似的人，这一位身体略向前屈，搁起腿儿，坐在自己的边上吃烟的人，哪里有一点像自己的少年朋友亨利·华伦？他是完全变了别一个自己所不认识的人了？法勃里修斯有点觉得奇怪，害怕起来了。——同时在他的心里又引起了一种深切的同情。使他变得这样，——把他的形状都换过了的他的身世，一定是如何的残酷，如何的悲惨呢。

“喂，”法勃里修斯把因使女的时时来往而打断的话头重新接起地说，“您且说说看！——我们不会面的几年中间的事情。——或者您想先听我的自述么？”他很想将谈话弄得活泼一点，轻快一点，而在努力；但是他觉得，这努力是不能成功的。

华伦尽在热心吸烟，不回答他。在这静默的中间，法勃里修斯感觉起苦痛来了。他对于这一位他招待到自己屋里来的、很熟的、同时又觉得是别一个自己所不认识的客人，忽而感到了一种恐怖。最后他就鼓着勇气又说了一遍：

“喂，究竟你愿不愿意讲给我听，或者还是让我来先说吧？”

华伦轻轻地一笑。“我正在这儿想，”他说，“怎么回答你。——事实上，我却并没有什么可以讲给你听的。真奇怪得很，我自家想想看——这是我这一忽儿的默想的原因——我觉得在我的全生涯里并没有什么使我怀抱过苦闷。——你说我是多么蠢笨的一个傻子啊！说到这一个‘并没有什么’

——就是我的生涯——的享受，仿佛又是很不容易而且正因其如此仿佛又是十分有趣似的。总之我并不曾吃到十分的大苦。原是，我在无论什么地方也决不曾有过什么的成功；可是我却也知道，在这一点我比成千成万的旁人也并不一定是更坏。烧烤好的鸽子当然没有飞到我的嘴里来，我也不曾得着过大白鸽票的头彩，我历来就辛辛苦苦只以勤劳去糊了半生的口，我也曾如一般人之所说，有过一次'不幸的恋爱'。——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我早已安之若素了。这些事情现在早已不能够苦我。我这一忽儿觉得不平的，只是我的整个的生涯竟这样的没有欢乐，没有愉快地白白消失了去的一点。”

华伦停了一停，然后又慢慢的沉静的继续着说：

“没有几年前头，我还老在想着，事情或者会变一变过，或者会变得更好一点。我还正年青哩。时运可实在不好。那时候我在纽约州的一个学堂里当薄俸的教员。在那里我将我能教的东西都担任了；凡我所知道的及因为要教所以同时不得不学的东西：如希腊文拉丁文，德文法文，数学物理之类，并且在我的所谓闲空的时间里还有音乐。一天到晚，我简直没有一刻休息的工夫。一群闹得很厉害的、淘气的小孩子们包围着我，他们的唯一注意的工作，就是当我在教他们的时间中间，指摘我的对他们所说的英语的错误。——到了晚上我就变得同死也似的疲倦。——可是我在睡着之前，总有三四十分钟要开着眼睛作许多豪奢的梦。于是我就看见我自家处在一个幸福的，特异的境遇里：我得着了大白鸽票的头彩，烧烤好的鸽子突然会从空中的各方面飞到我的身边

来。我变得很富有，很有名，很有势力……真是！……我使全世界，或者说爱伦·琪儿玛吧，因为她就是我的世界，惊异。——喂，海耳曼，你有没有和我一样的做过这些可笑的笨事情过？你有没有开了眼睛梦见过你自家已经成了内阁首相，百万富者，现代世上最大文学作品的著作人，得胜的元帅，议会里的政党首领或其他与此相类的人物？我是通通经验过了……当然是在梦里。——嗳，item①，那真是最华美也没有的时代！

“我刚才说过的爱伦·琪儿玛她是全校中最不喜欢读书的，一个我的学生的姊姊。可是这一个顽皮孩子的父亲，还在硬的主张要他儿子学得些学问。于是在校里有大耐性之誉的我，就被选作对此事负责的人，当然报酬是很优的。因这一个机缘，我就被介绍到琪儿玛家屋里去了，又因为我偶然流露了些音乐的技能——你总大约还能记忆吧，除了专门家之外——在平常的音乐爱好者中间，不是我弹钢琴弹得很好的么？——因此我就为教弗兰息斯以语学，教爱伦以音乐的原因，日日在琪儿玛家里进出了。

“老友，先请你把这环境想象一下，然后再请你笑我的痴愚，和我自家已经千遍万遍的笑过自家一样；你瞧，对手方面呢，——就是琪儿玛家的一方面呢，——有千万的巨富和与此不相下的自负骄矜，一位很狡猾而伶俐的父亲，一个虚荣心很大而最喜夸饰的母亲，一个他们一家的希望所钟的顽皮淘气的儿子，一个如花美丽，很有教养，举止闲雅，而

① 英文：一条，一项。 ——编者注

且是理性丰富的十九岁的女儿。——还有一方面呢：是二十九岁的博士亨利华伦先生。——在梦里呢：他是一个划时代的哲学著作的著者，或者北军的得胜将军，或者联邦共和国的大总统，虽然照美国的法例，大总统必须是在美国出生者方有资格，而亨利是在査儿河上的泰儿培出生的；——在实际上呢，他是一个七十块金洋一月的爱儿米拉高中的教员。——大约你总相信吧？我最初对于自家的这没有希望的癞虾蟆想吃天鹅肉的身分的可笑是知道的，这一件事情，你总相信吧？——当然我是明了的。我在不做梦的时候，也是一个很有理性的人，读书读得很多，自知也很明白，决不会失进退之度的，我又不是疯了，哪里会想我自家有和爱伦结婚的可能的呢？我很明白确实地知道，这事情的不可能，和我的不能够做美国联邦共和国的大总统一样。——可是呵，我还是在那里做梦，在那里痴想和这位百万豪富的女儿结婚，——话可又要说回来了，对我自己公平的判断起来，觉得我个人的这情热，并不是对一个什么人有什么妨害的。将此情热在我的胸中蓄养，在我是一种秘密的、无邪的享乐。关于这事情，我也决不想对人说出来，如关于我的梦想我自己做了朴督马克的总司令等一样。但是聪明的爱伦，对于我这缄默的，秘密的爱情，似乎有些看出来了。虽然她并没有片言只语，或一眼眼色流露出来表示她的晓得我对她的状态，可是我却毫无疑念的确信着她的看出了我的隐衷。她的这种谨严不露声色的态度，只有一件小小的偶然的事情，对它反叛破露了一次。

“有一天我看见她眼睛哭得很红肿。我当然不敢去问她，

是什么苦得她如此。她当听讲的当中，也是十分错乱不注意的样子。我教完了正想走的时候，她却把眼毛低下，眼睛沉视着地面对我说：'我，我恐怕这学课不得不休止些时候了。这在我是很怅恨的。我只，只祝望你的好，华伦先生。'——说完她对我看也不看一眼就很急速的走出房外去了。我如同听到了一个晴天的霹雳。这几句话，她讲话的那一种凄楚的音调，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到了第二天，弗兰息斯来传达他爸爸的客气话后，告诉我说，他也要得四天的休假，在这四天之内我可以不必到他家里去，因为他姊姊和一位纽约的富商霍华德先生订婚，屋里将要设盛大的宴会的缘故。——到此我所猜不透的哑谜方才被他说破，而我的到此时为止把我的生活甜蜜化的梦想也告终结了。

"根本的说起来，爱伦的结婚与否，和林肯去后约翰生的继他而被选为美国总统等事情一样，对我是并没有什么不幸之可言；她的出嫁，美国总统的更换等，以理性说起来，于我有什么丝毫的关系呢？可是，朋友，你却想不到这一件事情——我说的是这一次的婚约——对我是如何的一个大打击呀。我的全部的'一无所有'忽然显示在我的面前。我的空中楼阁都倒毁了下来。我终于看到了在实世间的我自己：一个学校的教师——既没有过去的功业著作可以夸示于人，在现在也没有一点人生的乐趣，对将来呢，更是一点儿希望也没有了。"

在讲话的中间，他的烟斗已经熄了。华伦很仔细地把烟斗里的残烬清了出来。于是他就从袋里拿出了一块用果汁制过的甜味板烟来。用小刀切下了正足装一筒用的烟丝之后，

他就装进了烟斗，点上了火又重新很舒服的在吸了。在这样装点的中间，他并不说话，只轻轻的在齿间吹了几声口笛。法勒里修斯也同样的不作一声。停了一忽，很快很重的抽了几口之后，烟斗里啾的烧得很旺了，华伦又继续说：

"我在一个相当的时期内觉得非常的懊丧。并不是因为失掉了爱伦——因为一个从没有得到过什么，绝没有得到的权利的人，是不会感到失掉的——却因为我自己的那一种幻像的消失。我吃尽了无数的自知之树的果实，尝尽了这些果实的无限的苦味。——我离开了爱儿米拉，到别处去寻我的幸福。我对于我自己的职业问题是很有把握的。并且从实地的经验上我也知道如何的能得到最高的薪俸。我在职业上从没有过失业的事情，渐渐的一处一处我在美国的六七州里飘泊着教书也得到了相当的成功。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曾在哪些地方教过书：在萨克拉门多，在芝加哥，在圣路易，在新西奈底，在波士顿，纽约……各道各处——各道各处。我无论在什么地方总只见到一样的淘气的，偷懒的学生和一样的希腊拉丁文里的规则和不规则动词。假如你想见到一个对学生及古典语文法完全厌倦了的人的时候，那你只教看我就对了。

"在无聊闲空的时间里——虽则我做的事情很多，但我却总有这些闲空无聊的时间的——我就把我浑身的注意投入到了哲学问题的思考里去。我的抽烟抽得很多的习惯，就是在这些时间里养成的呀……"他忽而停住不说了，仿佛是在追思什么的样子，双眼呆呆的只在向空中凝视。然后用了他那只瘦骨嶙嶙的手向额上的头发掠了一掠开，又慢慢的茫然

自失似的重复着说："嗳，抽烟抽得很多……我还得了些另外的习惯，"他又比较快一点的继续着说，"但是这些和我所讲的故事却无关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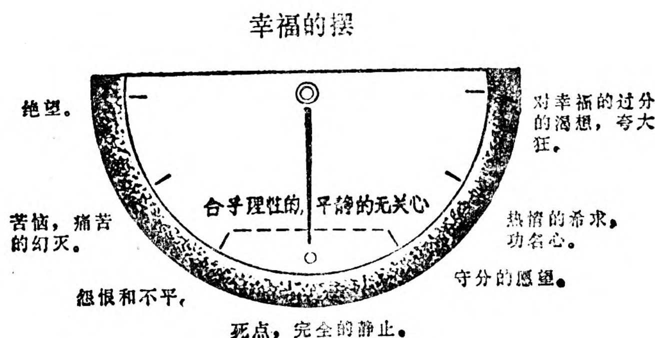
"将我的时间的大部分占去的，是一个我所发明的所谓'幸福的摆'的摆动原理。从这一个原理里我得到了安稳的觉悟，幸赖着此，我一时方得安身立命，而今天你才得见到我这一副心平气和的样子。我常常自慰着说，我的大大的不幸——假如许我将我的心境没有客气地这样命名的说话——是从我自己的过分的奢望，希望着过分的幸福而来的。——假如一个人在梦里将自己抬得这样高，变成了一个世界有名的人物，变成了爱伦·琪儿玛的男人，那醒来的时候于双脚得再踏实地之先，不得不深深的跌坠是应该的，这并不是一件奇事，假如我在我的希望里更安分谦抑一点，那这希望的实现当然要更容易，而最坏的幻灭，至少也更要减少一点苦味。——从这一个据最近的经验看来是明确的根本原理讲起来，我可以得到一个像底下那么的论理的结论，就是在人力所能做到的范围以内，想避去不幸的最上法门，是竭力的不要去希望幸福。这原是耶稣降生以前几世纪的先哲们所发见的真理，我也不想把这古代的思想据为己有而要求发明特许之权。可是将这真理表示出来的一个征象，至少我相信是我的发明。"

"请你给我一张纸和一枝铅笔，"他朝向坐在边上的法勃里修斯继续着说："我只须画它几笔能够将这原理表示得非常简单明白。"

法勃里修斯不说一句话，将他朋友所要求的纸笔递给他。——华伦在纸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向上开的半圆圈，在

这半圆中间画了一个向下垂直的摆，这摆的下端，正与半圆的底点相触，在时钟的圆面上，这正是Ⅵ字的地方。向右手的边上，自下面画起，在时钟的Ⅴ，Ⅳ，Ⅲ字等地方，他各写了这几个字："守分的愿望"——"热情的希求，功名心"——"对幸福的过分的渴想，夸大狂"。——将纸又移回来，向摆的左手，自下而上，在时钟面的Ⅶ，Ⅷ，Ⅸ等字的地方，他又写了"怨恨和不平"——"苦恼，痛苦的幻灭"——"绝望"几个字。最后在摆的下面正是Ⅵ字的地方底下，他画上了一个圆圆的粗点。他一面很自在的微笑着，一面又在细心的用铅笔在这一点里画上阴影去。在这一个底点的下面，他写了这几个字："死点。完全的静止。"

幸福的摆



他然后把头歪在一边，眉毛蹙得高高，仿佛是要吹口笛似的把嘴尖起很注意的将这图看了半分钟。于是他又说："这罗针盘还没有完全。在'死点'和右边的'守分的愿望'与

左边的‘怨恨和不平’之间，是属于一条美丽的‘合乎理性的，平静的无关心’线的……但是这图，即使像现在的样子，已尽够阐明我的定理了。——你信从我的意见么？”

法勃里修斯只沉默着点了点头。一种深沉的哀思，已经笼罩上他的心身了。他又举起眼睛来凝视了一回他的这位少年时候的挚友，对这位挚友，他从前是曾经祝望他有一个伟大的将来的，就是现在，法勃里修斯也还只在祝望他的好的，而他却变成了一个可怜的偏执狂者了。

“你瞧，”华伦很沉静地继续着说，仿佛他是在向一群注意听讲的学生们讲科学讲义似地，“假如我现在轻轻地将这幸福的摆向右手举起，正举得触着‘守分的愿望’之点地那么高，然后就撒手放下，那这摆当然只会走回向‘怨恨和不平’之点，这一点它再也不会越过的。它将在这两点之间的‘合乎理性的，平静的无关心’线上摆动些时，最多也不过摇动一生的时间，然后终将止于‘死点’而变成‘完全的静止’。——这实在是安慰我们，使我们心平气和的一个想头！”——他静止了一忽儿。像在等法勃里修斯的反问似的。可是法勃里修斯只呆呆地沉默着没有说话，所以他又继续说：

“你大约现在总已经了解了吧，我底下所想说的结论？假如我将这摆举起，举到‘热情的希求’或‘夸大狂’等点的时候，那它一定会摇回到‘苦恼’或‘绝望’上去的。这事情是明显得很的，是不是？”

“是的，明显得很的。”法勃里修斯只悄然地沉郁地回答了一声。

“是呵，”华伦热心地继续着说。“可惜我把它发见得太

迟了。如我已经和你讲过的一样，我在梦里所想的事情，实在是非同小可。我想做共和国的大总统，打胜仗的元帅，世界有名的学者，爱伦的丈夫。——哼！——一个应该安分的人哪。——你说怎么样？——我和妄想狂者似的把那幸福的摆举得太高了，所以它突然的从我这双无力的手里滑落的时候，就飞打了过去，不得不摇半个大圈而回到'绝望'的地方去了。——那真是些艰险，苦痛的时间呵！——我希望你许没有这样的苦过，如那时候的我一样。——我真如同在一个恶梦里做着人的样子……真如同在一种最难过的恶醉里……”他的言语又同先前一样窒塞住了。忽而他又狂暴地高笑了起来……“呵呵！真如同在一种恶醉里！——我就拼命的喝起酒来了……”他的因狂笑的痉挛抽缩得阴险怕人的颜面到此又突然变得很认真而高雅，并且全身战栗着的说：“一个人当有自觉地沉沦下去的时候，实在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他沉默了好久。然后又重新把他的烟斗装满，移转身体向着法勃里修斯问说：

“关于我一生的事情，你已经听够了没有？或者你还想听听这一段故事的结局吧？”

法勃里修斯又悄然地回答他说：“听你这样的讲，实在使我伤心，但是请，请你说下去吧。或者说完了倒反好些。”

“是的，把我心里的郁积倾吐一次，或者是要好些……所以我就吃上了酒……这一种轻贱的自暴自弃的习惯，在美国是很容易染成的……有几处地方，我就为此而不得不抛去我的位置，因为他们觉得我的品行已经是不复可敬了。可是寻一个新的位置，是一点儿也不费力的。我从来没有感到过

经济上的窘迫，虽然我的生活也并不是过于富裕。我所要花的钱本来是不多。到此我衣饰也不讲究了。书也不再买了。——离开爱儿米拉的年半之后，有一天，在纽约的中央公园里我忽而撞见了爱伦。她结婚之后，已经有十五个月了。这是我晓得的。她一见我就认识了，来招呼我，和我说话。那时候我真想往地底里钻下去。我晓得我的衣冠是褴褛得不堪，样子是很潦倒的。我心里相信，我的甘心自愿的堕落，她一定已在我的脸上看穿了。但是她并不说一句话，或者她是不愿意说。她伸出手来给我，并且用了她那种柔和的声气对我说：

"'我真喜欢得很，我们终究又遇见了。我曾经问过父亲，问过弗兰息斯以你的事情；但他们都不晓得你在什么地方。我十分诚恳的请求你，请你在这一个冬天再来教我些音乐。你晓得我的住址吧——'她就把她的住址给我。

"我对她这些和蔼的话，只嗫嚅地作了几声惑乱的回答。她很情深地微笑着朝我看看。忽而又变得很诚挚地同情似的问我说：

"'你莫非病了么？我觉得你仿佛是很憔悴的样子。'

"'是，是的，'我回答说，心里很喜欢，因为我却找到了一个可以遮掩我的潦倒的外观的口实了。'我是病了，现在还没有复原哩。'

"'这，这真使我难过。'她轻轻地说。——法勃里修斯，请你轻笑我！请你痛骂我这不可救度的愚人！可是我可以赌着咒告诉你，在她的眼睛里我的确看出了些超出乎平常一般的，虚文的同情以外的东西来。这一种为我愁虑，对我怜惜

的柔情，在她的眼光里闪耀着。我觉得全身被一种不可言说的苦痛紧扎住了。啊啊，我究竟作了些什么孽，要受苦到这一步田地呢？痛饮，不安，失眠的夜晚等竟把我弄得成了一个毫无自持力的病弱者了。我踉跄倒退了一步，惑乱地注视着她。这中间大都会的繁殷的生息正如潮水似的在我们的周围汹涌着哩。

“‘你马上来看我，你一定马上来看我。’这样很快的说着她就不由自主地走开去了。我看见她走进了一乘车子，她分明是从这车子里出来到公园来散步的。我注视着她，又看见她那张灰白的颜面伏出在车窗外头，当她临去经过我身边的时候，还在车窗外对我用了惊愕、凝视的眼光在呆看。

“我走回家来。我的回家的路线是要经过她的住处的。她住在一所宫殿似的大洋楼里。我闷坐在一间可怜的客舍的小房间里又做起梦来了：爱伦是爱我的，她是在叹美我崇拜我的，我还没有把她失掉哩。那个摆又高高指上疯狂的期待上去了。

“老友，你若能够的说话，那请你解释给我听，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一个很有理性，很沉静的人，——因为我在日常生活里总是很沉默，很有理性的；就是在离开他们以后的今日，在那些八年间我曾经寄住在他们中间，正直勤劳以教授拉丁希腊文而糊过口的各学校委员们的眼里，我也还是一个沉静而有理性的人，——请你解释给我听，这究竟是怎么的，就是像这样的一个沉静有理性的人，有时候虽明明自家知道，可是终于会完全变成一个疯子的，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你的说明，也可以说是我的辩解，我极愿意承认，

这一种状态确是一种神经病的预兆，其后我就为这病所缠住，不得不在病床上卧睡了许多个礼拜。

“病渐回复的中间，我又变得很沉静而有理性，可是我的青春的生命也就此完结了。在两个月的时日之内我竟老了二十岁的年纪。我离开病房的时候，就变得衰老龙钟，像现在的样子了。我的过去。虽则是这样空虚而乏味的，却成了我的生涯的全部。现在我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没有什么可以希望，没有什么可以渴想的了。已经是黄昏的世界了。熙扰和火热的白昼已经过去了。境地变得凉爽清平。那个摆只是懒懒的在一个短小的距离内，在那条‘合乎理性的，平静的无关心’线上摇动了……我却真想知道知道，那些在世上成就功名，达到他们的目的的人，那些真的成了得胜的元帅，内阁的首相，和其他与此相类的伟人的人，心状究竟是怎么样的。不晓得他们在人生的晚境，究竟能否感到一种得意的满足而休止，不晓得他们是否也只感到一种奋斗的疲倦而并没有胜利的喜悦，也只懒懒地退出那人生的旋涡。——难道无论哪一个人，为幸福这一个刑罚所禁止，就不能下降到他的内部深处，去算清他的以消耗生命而换得的东西的么？”

华伦静默了好久，只沉浸在痛苦的沉思里。然后他又轻轻地继续着说：

“我对于爱伦的招请，当然没有应她。但是她不知从哪里寻得了我的住处，并且也知道了我的害病。——这可并不是一幕浪漫的恋爱情景。我的床前，并没有她的辉耀的倩影前来看病，我在我的发热的乱梦里，也没有觉到她的冰冷的

素手按上我的火热的额头上来。我只在病院里调养，并且他们也看护得我很好，我在那里叫作第三百八十二号，而这冗长的故事全部，也只是一件疏散无味的东西。——可是到了我想脱离病院对那慈和的院长诀别的时候，他却交给了我一封信和五百元金洋的一张支票。在那个封筒里有像底下那么的一张信：

> 你的一位老朋友，请求你将封入的金额接受，当作他借给你的款子，等你病好之后找到了工作，再每月的还他，每月付到这病院里来。——这信是不署名的！

这事情明明是对我的好意；可是却也使我痛心得很。我当然不得不辞却这金钱的惠借。假使我让一位我所热爱过而终与他人结婚的女人来帮助我，那也就是大大的过失。

我就问那个当我在读信的中间很得意地笑着在旁边观察我的院长，问他晓不晓得，这发信人是谁。他回答我说不晓得。但是我却明明知道，他是在对我保守着秘密。——我想了一忽，然后又重新问他，问他能不能替我转送一封信给这位写信给我的人。这一件事情他答应了。于是我就对他说，明天可以将那信交给他的。

我想了半天，想这封信将如何的写法。一边我在心里却一点儿也没有疑念，知道这将钱送给我的一定是爱伦。对此好意我却不愿意有所辜负，我真不愿意伤坏她的感情。可是我终于写定了一封信，现在就我的记忆所及，大约这信的内容是如此的：

我真感谢你得很；但是你借给我的钱，我却不能够收受。请你心里不要难过，因为我将钱送还了给你。你的为此，明明是为了我的好。以后我将努力的为人，使我不至于辜负你这一种深情。请你相信我，在我心上将永远保留着你的记忆。你的好意我是没世也不能忘记的。

“将这信交给病院院长之后没有几天，我就离开了纽约到了美国西岸的散弗兰西斯珂。——往后好儿年我没有见到听到爱伦·琪儿玛的事情。她的印象也渐渐地消弱了下去。我已经把她忘了。我并且也忘记了我是曾经有过年青的时代的。我是老了。——那条暗澹的河流，将载着我和我的幸福的小舟并无激动很和平地流送到那个最后是无人不去的神秘的海里去的那条暗澹的河流，不过在一个荒凉的大漠里经过了它的流程。我所航过的河流两岸，只是惨澹怖人的单调罢了。我是，啊啊，极端厌倦地站在这扁舟的——人生的舷上。——我从没有故意的做过恶事。美的物事我是爱的，善的事情我是想勉力做的。——为什么我会这样的感不出人生的乐趣来的呢？我对于可以冲破我这只船底的岩石，对于能将我卷入河流深处去的旋涡，倒反想祝福它们。——到我听见爱伦的婚约那一日止，我还老是相信，我的生活将于明日重新。这一个明日到了，可是我的新生活仍没有开始——而我的生涯已经是完结了。”

华伦现在说话说得这样的轻，弄得法勃里修斯要听他的话的时候不得不耸肩努一番力了。与其说他是在和他的朋友说话，倒反不如说他在和自己说话更像些。他将右手的示指

高高举起，指示着一个摆的摇动，从右到左的在空中慢慢画了半个短圈。然后将手指指上那个在纸上他所画过的黑点，轻轻地说："完全的静止……我只希望，各事都快点过去。"

一个长时间的静默继续了下去，终于法勃里修斯因难耐而破了这个沉默。

"那你又怎么的，"他问说，"决心离开美国，回到欧洲来的呢？"

"是的，不错，"华伦忽而同惊醒似的回答说，"还少个所谓结尾吧。本来我这故事就没有结局的……和它的也没有冒头是一样。这故事所述的不过是些无形状的，无目的的事情罢了；并不是人的一生，却只是人的丧生——死。——但是你若还没有疲倦的说话，那我还可以依了年代的顺序继续说下去。"

"请你继续说下去。"

"是的……我在美国各处流浪了好几年。那个幸福的摆是很有规则的限制住了。它只在很容易达到的'守分的愿望'和不再长时苦我的'怨恨和不平'之间摆动。——我开始了一种安静的简易生活，人家都当我作一个怪人看了。我只勤勉忠实地做完我的义务责任，旁人的事情一点儿也不去闻问了。一到了我的钟头教完闲空下来的时候，我就一个人走出市外到最近的树林里去休卧在大树之下。一年四季的时间，在我是一样的；养花的春季，丰殷浓绿的夏天，悲哀的秋日，荒冷的冬时，在我都是一样的好的。我总只觉得树林的可爱。静默的树林我觉得是世界上最美的东西。在树林里有一脉和平之气会吹入到我的心里来的。我变得非常的和平安静

了，对于在我周围的事事物物毫不关心，甚至于成了这样的一种习惯，变得凡对关于我的无论何物，和对向我提议或劝止的无论何事，我都只回答一个‘很好很好’。我自己却毫不曾注意到这一个回答，这一个字是非常自然地流到我的口头上来的，到了有一天一位同事对我说，在校里人家把我取了一个绰号叫‘很好很好先生’，我才觉得。——人人对我这么一个从来也不曾遇到过好事情的人，叫我‘很好很好’，岂不是一件很滑稽的事情么？

“现在我只须告诉你一段最后的小小的冒险谈，我的故事就可以算完结，希望来听你的了。

“去年我偶尔到了爱儿米拉。是学校里休假的期中。我没有什么事情好做，口袋里还存着几百块的金洋钱在那里。我决心再去看一遍我那悲喜交感到过的背景故地。自我离开那里之后已经有七年了。我十分地有把握，确信着在那里再也没有一个人能认识我了。并且即使被他们认识了，在我也更有什么要紧？

“当我在市上走了一圈之后，看访了一回我曾在教书过的学校和爱伦·琪儿玛住过的邸宅以后，我就走上那个市外的小公园去，在这公园里当我年青的当日，曾经消磨去许多幻想的时间，并且那园里的一草一木，我当时也都认识的。那些我在那里的时候都还是矮矮的小树，现在已经长成了摩天的大木了。树木中长成大树的也不是全部。这里那里有几株是枯死了的，有几株是被砍伐了的。——那是新秋的九月——将晚的时候。太阳已沉落在西天，红红的炫目的夕照阳光，穿过了苍黑的树枝在那里闪射。——在一棵树下的椅子

上，有一个暗黑的人影坐在那里。无情无绪地走近了那黑影的身边，我真吃了一惊，我马上就认清了。——她是爱伦。——我被钉钉住似的立住了一忽儿。

“她身体屈俯向前的坐着，在用了遮日光的伞子长柄向地上的泥沙里画字。——她穿的是一身丧服——她还没有看见我哩。我屏住了气不声不响地仍复离开了她。走远了百数步后，我从那条树荫下的甬道里走入了旁边树木的底下，在树下我又惊惶地回转来看了一眼。她还是仍旧坐在那里。啊啊，只有上帝知道，何以这一种想头会突然又涌到我的脑里来的。我想看她一看了。她已经是不会认识我的这事情，我是确实知道的。我于是装作在散步的一位闲人的样子慢慢走近了她的身边，几分钟后，我就走到了她的前头了。——她在路上看见了我的黑影，毫不注意地将她的头儿举起，我们的四条视线就冲接在一道。我的心脏的鼓动仿佛要停止的样子。她的目光是不相关的，冷冷的。可是一忽儿的中间，她眼睛里突然放起异样的光来了，她把身体急速地掣动了一下，似乎是要站起来似的。此外我不能看见了。我已经走过了她的身边，一步一步的离她远了，绝对的不敢转过头来，再回看她一眼。我还没有走到公园出口处之前，一辆无篷的敞车很快的在我的身边转过；我又看见了爱伦，看见她靠出在车外，脸色苍白，眼睛张得很大，同五年前头在纽约的中央公园外看见她的时候一样。——我为什么不同她招呼呢？——真是愚人愚事，——但我终没有招呼她。她那双眼睛，约有一分钟的时间，忧心似的向我注视着的她那双眼睛，忽而又变得冷冷的了。我还看见她深深地吐了一口气，然后又

慢慢的将身体靠回了车中。——然后她就去我远了，消失了。

“我现在是三十六岁了。可是还不免有点羞缩，当我将我所做的那件应该是小学生才配做的愚事在此地不得不对你说出的时候。我写了一封信给她：

> 一个十分尊敬你的朋友，对于他你在数年前曾经示以好意的，他昨天也曾见过你一面，可是你不曾认出他来，他在这里送上他的一个敬礼。

“——这信当我在乘上自爱儿米拉开向纽约去的火车一分钟前投在邮筒里的，那时候我的心脏鼓动得非常的厉害，仿佛是正在冒险做一件极危险的事情似的。——这真是一个大冒险呵！是不是？……我平生觉得从没有经验过比这事情更大的冒险，就是现在，在我的回忆里，我也常常只以此而在自慰的哩！

“差不多过了一年之后，在去今没有几个月以前，我偶尔在百老汇路上又撞见了今年是长到了二十岁的弗兰息斯·琪儿玛。——世界实在是小不过——认识的人是怎么也会撞见的。——长得和他姊姊很像的弗兰息斯，已经不认识我了。——是我招呼他的。他很和气而又很困惑地微笑着朝我看了几分钟。——忽然他就满心欢喜地向我伸出了手来。

“‘啊，华伦先生！’他叫着说，‘我真喜欢，终于又见到你了！我和爱伦常在谈起你，并且猜想你不知究竟怎么样了。——你为什么一点儿也不使我们知道一点消息呢？’

“我回答说：‘这些没有价值的事情，我怕敢使你们知道。’我说话说得非常之幽。现在我是很有勇气了。但在当时那青年却使我变得胆怯。可是我却从来没有向他要求过什么，也不在期望他些什么的哩。

“弗兰息斯以青年的和蔼的热忱回答说：‘对我们这样的狐疑，那是你的不是。你是我的唯一的先生，只有从你那里我才学得了些物事，我衷心所感谢的，只有你一位先生。你想我会把我们的那些长时间的、美丽的散步忘记的么？那时候我虽则还是一个小孩子；可是在那时候你讲给我听的一切善的美的事情，都还牢牢铭刻在我的记忆里哩。——爱伦吗？——她自你先生去后，就不愿意再学音乐，她现在在那里弹奏的，还只是从你那里学来的那些老调子，她不愿意再学些另外的音乐。’

“‘父亲母亲都好么？——你姊姊怎么样了？’我问。

“‘可怜的母亲三年前病故了，’弗兰息斯回答说，‘现在在我们家里管理家务的是爱伦。’

“‘那么你们姊夫也和你们一道住的么？’

“‘姊夫？’弗兰息斯很怪异地回答。‘难道你还不晓得么？去年他坐船从里凡浦儿到纽约来的途中，那只“阿脱兰脱”号沉没了。’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是的，’弗兰息斯直率平静地追加上去说，‘这是不能够向外人说的；他的死也算不得一个大损失。姊夫并不是一个好人。在他突然遭难之先，爱伦已经和他离开别居了三年了。——她俩的结婚生活，并不是幸福的。’

“我把头动了一动，作了一个表示我的同感的姿势。但是无论如何，却总不能够说出一句话来。

“‘你一定马上就来看我们，’弗兰息斯继续着说；‘此地是我的卡片。——请你决定一个日子，到我们家里来吃饭。我们一家都在希望着见你哩！’

“我回答他说：我将写信给他，我们就此分别了。

“我的精神——我想，幸亏是如此——已经将它的少年时候的弹力性消失尽了。那个摆这一回并不高举起来。它只在数年来来往摆动惯的那个短距离的小弓形内摇动。我自己晓得，和琪儿玛家一族的重新的关系一定又要发生苦痛和失望的。我觉得我自己还没有完全的把握，一到爱伦的面前，我怕自家又要变成一个呆子的。我有十足的理性，足够看出向这位富有的、高贵的、年青的寡妇求婚是一种疯狂。同时我又觉得，只须短短的和爱伦在一道几天，我这可怜的理性又会完全失掉的。——我在各抒情诗里也曾读过，知道爱情能使人净化，能使他变而为神。——可是爱情也能使他变为顽迷的傻子。这至少在我这一回的事里是如此的，所以我不得不加意的留心。

“在我和弗兰息斯·琪儿玛遇见的前几天，我曾接到有一位我的旧亲死去的通知。——关于他的记忆，我已经有点记不大清楚了。——我只记得小孩子的时候，曾在他那里住过一个假期，那时候他待我是很亲热的。他是一位沉静而率真的人，只寂寥地过了他的一生。我模糊地记得曾听见人说过，他从前是对我母亲发生过爱情的，等她结婚之后，他就避去了尘世，在乡间过他的孤独生活了。有许多年不曾听到

他的事情了。可是现在推想起来，这一位悲哀沉郁的老人，仿佛是把我常放在心里，从没有把我忘记过似的。总之：他在临终之前，曾把他的小小的财产的大部分遗赠给了我。因此我就变了一间在R……附近的很安适的房子的所有者，和一块永年出租的不动产的主人了。每年的一千二百'泰来'的租金，已经尽够我全部的开销了。

"于是我就决心马上离开美国，回到我的多年不见的故乡里来。你的住址，我已经打听到了。我在想，和你，我的最旧的唯一的老友的相见之欢，一定能将我在一生中所受的苦痛轻减几分。我到这里来一看，觉得这推想果然没有错。我终于有了这一次——还是第一次哩——将我胸中的苦闷尽情吐露的机会，我现在觉得心里轻快得多了，这是我年来所没有感到过的事情。——我晓得你不会责备我过于严刻。——你一定在伤痛我的软弱，但我晓得你不会因此而下一个严刻的判断。——我平生原没有做过一件好事——但也没有犯过一件坏事。我是一个完全无用的东西，同杜葛纳夫（Turgenjev）那篇阴惨的小说里的一位悲哀的主人公一样，是一个 homme de trop（零余者）。

"我在从纽约出发之先，曾写了一封信给弗兰息斯·琪儿玛。——我告诉他，一位亲戚的突然的死亡，使我不得不回到欧洲来。我把你的通信地址给他，可以使他不至于看出我在逃避和他们一家的来往交际，以后我就出发了。现在我却在此地了。——好，总算讲完。Dixi！"

在讲话的中间，没有使他的烟斗熄灭过的华伦，马上要求他的朋友法勃里修斯，也将他自己的历史讲出来给他听。

可是法勃里修斯却已觉得伤心之至，在消沉的情绪里不想再说话了。所以他就告诉他的朋友，时间已经晚了，并且提议说，明天再来将这谈话继续下去。华伦回答说："很好很好。"将烟斗里的烟煤敲出，他就把还在桌上放着的一瓶酒拿起，把瓶里残余的酒和法勃里修斯两人分倒了。然后他将杯举起，很快乐地叫着说："为纪念我俩的青春！"——连杯里的最后一滴也吞饮尽了以后，他将杯子放回桌上，很感到满足似的说：

"这是我年来干饮过的第一杯适口的酒；因为我今天所饮的，并不是为了想忘记过去，而是为了纪念着过去。"

二

华伦在他的朋友法勃里修斯那里住了好几天。法勃里修斯觉得他朋友是他生平遇到过的人中间的一个最质朴最谦逊的人。他对什么东西都不再要求，无论什么你给他，他总是觉得满足的。法勃里修斯对他提议无论什么事情，他的回答总只是"很好很好"。——假如法勃里修斯有时候不去和他说话呢，他却会自得其乐的在安乐椅里坐着抽烟，手里或拿一本书，可是他并不是读得很起劲的，他从他那短烟斗里向空中吹吹一个个的大烟圈，就似乎是与世与人都无争恨似的和平适意。——他说，他很不喜欢会见生人。可是时常在法勃里修斯家里进出的几个人，和他也算结了表面上的相识的几个人，都觉得他是一位很有学问很谦和的长者。凡接近他的人，总没有一个是不喜欢他的。他身上有一种特异的足以使

人欢喜的牵引力。法勃里修斯也觉不能了解，华伦的这一种特质究在什么地方，可是他自己也不能逃出华伦的这一种迷力的影响。他在几日中间，又对华伦有起那种同在少年的学生时代一样的献身的亲密的友谊来了。——“谁能禁得住不爱他呢，”法勃里修斯每自己对自己的说。“爱伦·琪儿玛的爱他，也决不是一件奇事，是应该的，……我真想尽我的能力，来把他弄得快乐一点。”

有一天晚上法勃里修斯带了他的朋友到一家戏园里去，在那里有一出滑稽的短剧是演得很好的。他记得华伦做学生的时代对于这一类的东西是特别喜欢，在这一种剧场里他是最快乐也没有的。当时他朋友的那一种快乐的、清新的笑声，还在法勃里修斯的耳朵里响着哩。——但是到了那里，法勃里修斯又感到了一种新的失望——华伦一点儿也没有兴趣的在那里看这一出滑稽短剧。旁边在静静地观察他的法勃里修斯，看他一次也没有笑过。他不过很注意的听了一刻，可是歇了一歇，他就把这一个视听的注意抛去，似乎是不愿再去用心看取的样子，只在无精打采地看戏园的周围了。到了第二幕完结，法勃里修斯问他“我们还是回去呢还是怎么？”的时候，他很快地回答说：“很好很好，我们回去吧！对这一种没意思的滑稽我已经感不到趣味了。还是让我们去抽一筒烟闲谈闲谈吧。怕那倒是更有意思更舒适些。”

华伦已完全不像十五年前法勃里修斯所认识的那个华伦了。可是在法勃里修斯方面却并不因此而减轻他对他的亲爱。他心里满怀了忧虑在守护着他，和一位慈父的守护着他的病的爱子一样。他孳孳不倦的在设法想使他的朋友快乐一

点；假使可以使他的客人的呆钝的脸上露出一脸满足的微笑来的说话，那他就是很大的牺牲也有所不辞的。华伦也早看出了这一层好意，所以当他要和法勃里修斯别去的时候，他就深深被感动似的捏紧了法勃里修斯的手对他说："老友，你只在希望我的好，那我，我也很知道的……请你相信我，对你这好意我是满心在感谢。我们以后总不会再不通闻问的了，我们以后就互相守着吧。我到家之后将严守着和你的通信。"

华伦动身后的没有几天，法勃里修斯接到了一封从美国寄来的给华伦的信。信封上的略字是"E.H."两字母，——爱伦·霍华德，正是华伦所爱的那女人的名字。法勃里修斯马上将这信转给华伦，并且写上了一句话说："我希望你在这里能接到从美国来的喜音。"——华伦在回信里对这一句话并不提及，并且也完全没有讲到爱伦的事情上去。他只将他现在弄得很舒服的那所他的新住宅的样子说得很清楚，而在邀法勃里修斯就到他那边去看他，可以多住些时。在往后继续的通信当中，两位朋友就约定冬假里耶稣圣诞节和新年，当在一块儿住着过去。

十二月初头上，华伦又写信给法勃里修斯，促他务必要早一点动身。"我身体不好"——在那信里说——"我有时候觉得衰弱到房门也不能出一步。我在此地并没有一个人认识，并且也没有去结识新相知的心想。你的和我在一道能使我感到无上的快乐。又和你相习惯了，无论什么地方我都少你不得。我已经为你准备好一间房在这里，你可以自由自在地和在L……市一样的工作的，或者也许会比你自己的房子更清静些。你不要等到二十三日才来吧，愈早愈好。我们可

以不必等到十二月廿五，就是在十二月十五难道不是一样的可以庆祝耶稣的圣诞的么？”

法勃里修斯也没有什么事情，正在可以适从他朋友的愿望的地位之下，所以就于十二月的初旬里到了他的朋友那里。他觉得他朋友瘦得太厉害，样子太难看了。华伦还没有去看过医生，并且他也在拒绝去看病。

“医生能把我怎么样呢？”他说。“我自家的病苦难道会不晓得的么？我并且也很晓得我的病源。医生大约不过会劝我散散心罢了，正譬如他对一个穷苦的病人，劝他吃吃丰美的食物，和陈年的好酒一样。可是穷人哪里有这些必要的钱呢？我们为身体的健康起见，有些物事是不能够一定常办得到的。——譬如我叫我如何的去散心呢？——去旅行么？——我觉得世上的无论什么都没有比这个安逸的静坐更好的事情。——去结识些新的朋友，见见生人的面孔么？——那我觉得世上只有你一个人，只有和你在一道能比一个人的枯坐好些，此外更没有第二个人了。——看书么？——我哪里还有求知识的欲念？我所晓得的东西，对我都已经失掉了兴趣了。”

法勃里修斯，和在与华伦初次遇到的时候一样，注意到了他的不吃什么东西而只喜欢喝很多的酒。他的对于好友的健康上的忧心，鼓起了他的向华伦进劝的勇气。

“你的话原是不错，”华伦回答他说。“我喝酒喝得太多；可是我不能吃旁的东西，而又觉得不得不咽些东西下去以维持我的气力。我是和轧伐尼（Gavarni）的感情残疾者（invalides du sentiment）的可悲的状态一样；‘Toutes ces

betises m'ont dérangé la constitution.'（'原只是那万种的愚行损伤了我的元气'）”

有一天晚上，窗外面正风狂雨骤，而他们朋友俩却对坐在舒适温暖的房里的时候，华伦忽而讲起了爱伦身上的事情。

“我们现在是不断地在通信了，”他说，“她写信给我说，她希望不久就可以和我再见。——海耳曼，你晓得么？女人的心理，我实在有点不懂起来了。她的不把我当作她的第一个最要好的人看待，那是确实无疑的。——那么为什么她又想和我发生起关系来呢？——为恋爱么？——就是光这一个想头也是可笑得很的。——大约是为了怜悯我的原因吧。——可是这就到了我的矜持的梦的末路了；我已经变了一个怜悯的对象了呵。所以我写信给她说，我已经在此地定住下了，今后别无他望，只想在无为与隐遁中间过我这无用的一生。决不会和她再见了……你还记得海涅（Heine）的《旅行记》里的那一段么？一位大学生在窗口和一位美丽的小姑娘亲嘴的那一段？这位小姑娘让他来亲嘴，就因为他说：'明天我又将远去，今生今世怕再也不能和你相见。'——这一个再也不至相见的想头，却使人会得着一种勇气，能说出平时是惹也不敢惹着的事情的。——我觉得我的死期近了。——亲爱的老友，请你不必再说别的话来宽慰我。——我自家是晓得的，死期近了。我也将这事写信给爱伦告诉她了。……我更写了许多另外的事情……嗳，真是些没意思的事情！……我平生所做的，都只是些无用的无目的的事情罢了。到了这垂死的病中，才向情人来宣布恋爱，这岂不是和我的一生很调和很

合理的一个结局么？——比这事实更无意识的徒劳，世上还寻得出第二件么？——可是我却如此的做了。”

关于这信的事情，法勒里修斯实在想知道得更详细一点；可是华伦却不愿意作断然的回答。——“假如我有一张誊清的信稿在这里的说话，”他说，“那我很愿意将它给你去看。你已经知道这事情的经过全部了，我对于自己做出来的那一种愚劣的事情，不管它是如何的无聊如何的笨大，我在你的面前，却可以不感到羞缩。——当我在第一次很确实的觉得死期近了的时候，就写了那一封信，这是两礼拜前头的事情。那时候我睡在床上发烧。我对于死是一点儿恐怖也没有的，实际上即使把我的生命交给了死的手里，和现在的这种状态比较起来，也未见得生比死好。可是我却兴奋了，精神亢进了。简直是可以做一部非常之有诗意的作品——一篇《辞世之歌》——出来的样子。我现在还在想这信写了也好。非但如此，我并且还在喜欢，因为爱伦终究知道了我是如何的爱她过的；既不将我的爱对她陈诉，也不希望着她的对我之爱的给与。——我觉得这是很高尚，不利己的爱！”

圣诞节的祭日一天天的在静默里悲哀里过去了。华伦变得一天只有几个钟头可以从床上坐起来那么的衰弱。法勒里修斯现在只能独断地去为他请了一个医生来到病床前来看他的病。可是诊察之下，华伦也没有什么一定的病症。是他的生命力消失完了。他同一盏烧尽的灯火似的在那里慢慢的萎灭下去。还有在几次很少很少的但是间隔时间却渐渐地比较长起来的间歇时间里，他的精神又会奋燃起来放几朵火花；但是死的阴影已经笼罩住他，渐渐的渐渐的在暗下去黑下去

了。

在除夕的当夜，华伦于十一点钟的时候从床上立了起来。“这一个新年我将照旧式的对你述祝贺之辞，”他对法勃里修斯说，“希望这新年能给你以快乐。给我以永久的和平。”

将近半夜的时候，他走上钢琴的前头，很庄严的弹奏起和教会的合唱歌相像的罗拔忒·须曼(Robert Schumann)的《死友的饮盏之歌》(*Auf das Trinkglass eines verstorbenen Freundes*)来。——寺院里的钟敲十二下的时候，他倒满了两杯的酒。举起杯来，他慢慢的在追思似的，从他刚才所奏的歌里，谱诵出了一节的歌：

> 我在你杯底之所见，
> 并非是凡人能解的东西。
> (Was ich erschau'in deinem Grund,
> Ist nicht gewöhnlichen zu nennen.)

然后他靠转了背，一长饮就把那满杯干下了。——他当在说那一节歌和饮那一杯酒的中间，并不曾对法勃里修斯注意到。法勃里修斯只是悲哀无语默默地在旁边看着他。现在他看到了法勃里修斯了，他的眼睛又光明喜乐地充满了少年的热情。

“再喝一杯！”他叫着说。“为祝我俩的刎颈的交情！祝你新年如意，我的哥哥！”

他同干头一杯似的将第二杯也干了，然后就很沉重的在

一张椅子上倒了下去。他的目光又变得呆滞无神了，法勃里修斯扶他到床里去的时候，他就像一个已经是很想睡的小孩，好好的顺从了一切。

以后几天他一直不能起来。医生来看了也只深思着摇摇头，没有法子好想。他以为法勃里修斯是华伦的近亲，所以告诉法勃里修斯说，还是预备后事吧。

正月初八，华伦的别庄所在的那个小市里的旅馆里有一个人差来，来送一封给华伦的信。使者说，这信是要即答的。法勃里修斯因为他朋友已经有好几个钟头陷入了昏睡状态，差不多就快完全失去知觉了，所以就替他开了这信。信的署名者是“爱伦·霍华德”，内容如下：

> 父亲在好久之前计划中的欧洲旅行，这一回忽然实现了。我的所以不预先通知你以此事者，原想使你惊喜一回，所以开一回玩笑。到了此地，我听逆旅的主人所说，才知道你在前回信里所说的病症还没有离身。因此我所以不愿不通知你而突然前来，并且先要问问你，你的病状究竟能否应许你接待我们？在此地的是我和弗兰息斯，他也和我一样，硬的想和你，我的尊敬的朋友，在这一个巡游的途上来相见见，盘桓几天。父亲已从汉堡直行上巴黎去了，我和弟弟打算在此地住几日后，马上上那里去和他作一道的。

法勃里修斯想了一想。然后就拿上帽子对使者说，他想自己直接去传达回音。——到了那小旅馆里，他就马上被介绍给了那位外国夫人。他曾先把名片交给过一位旅馆的用人，嘱他去说，是受了“华伦博士之托”而来的。

爱伦只有一个人在那里。法勃里修斯很快的看了她一遍。她真是美丽得同花一般的样儿。她的一双大大的碧眼很不安的带问似地在注视着这进她房里来的人。

法勃里修斯生平和妇人来往得很少，在妇人面前，大抵是局促不安的。可是这时候他的想头已全集中在病友的身上了，所以这一回他倒完全是平静得很的。他只简洁地说了几句话，华伦是病了，——病得很凶——就快死了。给他朋友的信是他开拆了读的。

爱伦默默的也有几分惊惶似的朝他看看。她仿佛是不能了解所听见的话的意思的样子。可是慢慢的她的眼睛里就充满起眼泪来了。

"可以许我去见见华伦先生么？"最后她问着说。

法勃里修斯答应了。

"我的弟弟可不可以和我一道去，或者还是我一个人去的好些？"

"我觉得还是先由你一个人去的好些。你的弟弟或者可以迟一点去看我们那位可怜的朋友的。"

"我突然的去看他，一种惊异，不会使病人更衰弱而失神的么？"

"大约是不会的。凡一种喜悦，对他总只有好的影响；我晓得他是很喜欢见你的。"

爱伦在几分钟之后就准备好跟法勃里修斯前去，不多一忽，两个人就都到了华伦的屋里了。法勃里修斯教爱伦在客室等了一等，他一个人先到华伦的病房里去。

华伦张大了两只被体热蒸烧得红红的大眼躺在那里。他

在那里说昏话了。可是他还能认清这进来者是谁，他向他要求，要一点可以消渴的饮料。他把渴消了以后，就闭上了眼睛，仿佛是要睡了。

“我为你接了一位你的好朋友来，”法勃里修斯说，“你愿意见他么？”

“是不是法勃里修斯？——请他进来吧，欢迎之至！”

“不是的。——是从美国来的朋友。”

“从美国？……在那里我是住得很久，很久，的……啊，那沉郁的，悲哀的两岸……”

“你愿不愿意见你那朋友？”

“我航下了那条暗澹的河流——航下了。在雾蒙蒙的远处呢：高高的，黑暗的形状；茂树的高山；……我是再也……再也达不到的远处。”

法勃里修斯踮起了脚尖，轻轻离开了他，几分钟后他又和爱伦一道的走进这病房来了。华伦似乎仍旧是什么也不晓得的样子。他只是用了轻轻的，声气也没有的喉音在说：

“这暗澹的河流，渐渐地到海了。我听见有海里的钝重的浪声。两岸是绿色的。高山也移近前来了。那是树林，我曾在它们之下常常息躺着的树林……树林的黑暗……在这些树木之间却浮出来了一个辉耀的女身……爱伦！”

她踏近了他的床边。这将死者一点儿也没有惊异，只和蔼地微笑着在朝她看。

“天呀天！我还能见到你！”他说。“我晓得你是会来的。”他又喃喃说了些听不清的话；然后静躺了好久。忽而他又叫

起来说："海耳曼！"

被叫者就站在爱伦的边上。

"那个幸福的摆！你明白么？"——一种无邪的同小孩子似的笑容飞过在他的脸上。他将瘦得只剩了皮骨的一只右手举得高高，用示指在空中画了半个摆动的大圈，又追加着说："从前是这样的！"然后又同样的自右到左，慢慢的画了几次短小的半圈，说："现在！"——最后同威胁人似的又将手指停住，坚决而不动的在空中指着："即刻！"——于是他闭上了眼睛，很苦的呼吸了几口气，默默的静躺着了。

爱伦一边哭着，一边将身体俯伏了下去轻轻的叫说："亨利！亨利！"他又将衰弱极了的眼睛开了一次。她将嘴凑近了他的耳边，如泉地涌流着眼泪，轻轻的向他耳里说："我是爱你的，老早就爱你的，还没有把你忘记过。"

"我也老早就晓得了。"华伦很平静的很有自信似地回答说。——他脸上的呆滞的表情立刻就变得和润了一点，有了一点生气。眼睛也很亲爱似的、密昵似的发起光来了，和许多年前头的时候一样。他拿住了爱伦的手，将它拿上了已经是枯燥了的唇边。一脸微笑流露在他的脸上。

"现在你觉得怎么样？"法勃里修斯问他。

"很好很好……"又是那个旧日的回答。他的无力的手指向被单上摸捏了一回，仿佛是想将这被单扯拖举起来的样子。然后将手臂长长的伸上放落，手指也静止的摊着不动了。——"很好很好……"他还轻轻的说了一遍。他似乎沉没在深远的回忆里了。一个长时间的沉默闯入在三人之间。最后他又充满了热意和悲哀将他的已经在散神的眼睛举起，对

他的爱人看着，极轻极轻地，嗫嚅地，将一个无力的重音摆在头一个字上，说了一声：“很——好。”

上面所译的，是德国Rudolf Lindau所著的小说*Das Glückspendel*①。小说里的许多原名，把它们写在下面：

主人公是Heinrich Warren。他的朋友是Hermann Fabricius。女主人公是Ellen Gilmore。她的兄弟是Francis Gilmore。她的男人是Mr.Howard.

华伦出生的地方是德国的Talbe an der Saale。教书的地方是纽约州的Elmira。从Liverpool到纽约的船名是Atlante。

德国有一种货币名Taler—“泰来”，大约有中国的一块五角钱那么的价值。

译者所根据的书，是柏林Buchverlag fürs Deutsche Haus在一九〇九年出版的*Die Bücher des Deutschen Hauses*②丛书的第五辑第一百零三种。据这丛书的第四辑第九十八本的*Erzählungen aus dem Osten* (*von Rudolf Lindau*)③绪言里之所说，则林道系于一八二九年十月十日生在Gardelegen in der Altmark④。大了就在柏林、巴黎及Montpellier⑤等处修习言语学与史学。到他的学业修完之后，他还在法国南部住了四年，做人家的家庭教师。然后就

① 德文：《幸福的摆》。——编者注
② 德文：《德国议会丛书》。——编者注
③ 德文：《东部短篇小说》(鲁道夫·林道著)。——编者注
④ 德文：阿尔特马克的加尔德勒根。——编者注
⑤ 德文：蒙彼利埃(法国城市)。——编者注

做了法国公使Barthèlème St.Hillaire的秘书。千八百六十年瑞士国把他当作了外交官派赴日本，去结两国间的通商条约。因此他得到了一个总领事的资格，到一八六九年为止，就来往分驻在印度、新加坡、交趾支那、中国、日本及加利福尼亚等处。在法国的时候，他已经开始他的文士生活，在*Revue des deux Mondes*及*Journal des Debates*① 杂志上投稿了。他的第一篇旅行记 *Voyage autour du Japon*② 就是用法文写的。后来在横滨，他发行了最初的英字新闻纸，有一卷英文短篇小说，却是用英文写的。

一八七〇年以后到一八七二年为止，他往还于德国及东方，作战地的记者。一八七二到一八七八年之间，他住在巴黎，作德国使馆的馆员。一八八〇到一八八五年他作了使馆的参赞。一八九二年德国派干员出外，他就又作了一次德国的代表赴君士坦丁之任。归休之后，他就在Helgoland③ 住下了。一八九三年，他出了六卷的全集。他死在巴黎，一九一〇年的十月十四，葬在Helgoland.

在短篇小说方面，他先在一八六九年（当他在三十九岁的时候）出了一本法文短篇小说集，名*Peines perdues*④，系从前在*Revue des deux Mondes*与*Journal de St. Petersberg*⑤ 杂志上所发表的东西。他的用英文写的，在*Blackwood's*

① 德文：《两个世界月刊》及《争鸣报》。 ——编者注
② 法文：《日本旅行记》。 ——编者注
③ 赫耳果兰岛。 ——编者注
④ 法文：《疯子的惩罚》。 ——编者注
⑤ 法文 《圣彼堡日报》。 ——编者注

*Magazine*① 上所发表的东西，又收集了起来，都归入在 *The Philosopher's Pendulum and Other Stories*② 这一个书名之下。德国的全集的书名很多，这儿不能一一举出，但 *Philosopher's Pendulum* 一篇，则当然是由他自己译成德文的无疑。所以我想英文的原作，与德文的原作，少许有点出入也是应该的。

一九二八年六月

（原载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日、八月二十日《奔流》月刊第一卷第二期、第三期，据《达夫所译短篇集》）

① 英文：《黑林杂志》　——编者注

② 英文：《幸福的摆及其他》。　——编者注

废墟的一夜[①]

F·盖斯戴客

一八四一年的秋天，有一位年轻气壮的青年，背上背着背囊，手里拿着手杖，在遵沿了自马利斯勿儿特（Maris-feld）驰向味希戴尔呵护村（Wichtelhausen）去的大道，缓慢地，舒徐地逍遥前进。

他决不是一个浪行各处在找工作做的手艺工人；这只须看他一眼，就可以明白，更不必由他在背囊上缚着的那个小小的样子很清趣的羊皮画箧来透露详情。无论如何，依他的样子看来，他一定是一位艺术家无疑。在头上深深斜戴着的那顶黑色阔边的呢帽，很长很美丽的卷曲的鬓毛，及软柔新短的那丛唇上的全须，——总之一切都在证说他这身分，就是他身上穿着的那件在这一个阳和的早上许觉得太热一点的半旧的黑绒洋服，也在那里证说他是一位艺术画家。他的洋服的纽扣是解开在那儿的，而洋服下的白色衬衫呢——因为他是不穿着洋服背心的——却只用了一块黑绸的巾儿在颈下松松系缚在那里。

---

① 本篇最初发表时题为《盖默尔斯呵护村》。全篇分三章，各章有小标题"一"、"二"、"三"。收入译文集《小家之伍》时题改为《废墟的一夜》，并删去了小标题，不分章。——编者注

从马利斯勿儿特算起约莫走了一哩路程还不到的时候，他听见那里教会堂的钟声响过来了。停住了脚，将身体靠住了行杖，他在聚精会神地倾听着这实在是奇妙地向他飞渡过来的钟声。

钟声早就停了，他可是依旧还呆呆地站着同在梦里似的茫然在注视着山坡。他的神思实在还留在家里，还留在那个小小的融和的讨奴斯山旁（Taunusfgebirge）的村里，留在他的家人，他的慈母，与他的弟兄姊妹之旁。他觉得似乎有一行清泪，要涌出在他的眼睛里的样子。可是他那少年的心，他那轻松快乐的心，却不许这些烦忧沉郁的想头滋盛起来。他只除去了帽子，含着满心的微笑，朝了他所素识的故乡的方向，深深鞠了一躬。然后比前更紧地拿起那枝结实的手杖，重新遵沿着他所已经开始的行程，他就勇猛地走上大道，走向前去了。

这中间，太阳已经在那条宽广的、单调的大道上射烧得很暖很热了，大道上且有很深的尘土成层地积在那里，我们的这位行旅者已向左右前后回看了好多次了，他的意思是在想发见一条比这大道更可以舒服一点走去的步道。当然在右手是有一条岔路来了，但这路也并不见得比他在走的那条大道更会好些，而且这路的去向，比他所指的方向，也似乎离得太远。所以他仍循原路又走了一程，终于走到了一条清冽的山溪之旁，溪上是还有一架古旧的石桥残迹遗留在那里的。过桥去是一条浅草丛生的小路，小路的去向，是山谷的低洼之处。本来是没有一定的目的的他——因为他也不过是为清丽的魏拉河流（Werrathal）的美景所牵诱，此来也原

不过想饱饱他的画箧而已，——就从溪流中散剩在那里的大石块高头脚也没有溅湿地渡了过去，跳到了那边的浅草丛生的地上。于是他就在这里的富有弹力性的浅草高头和浓密的赤杨树荫之下，心里满怀了这一回所换的道路的舒服之感，急速地走向前去了。

“现在我却得到了这一点好处了，”他自对自的笑着说，“就是我可以完全不晓得我到的是什么地方这一点好处。这里没有那些无聊的路牌，真是无聊，这些路牌大约在几哩路前就在对人说了，此去下一个地方是叫什么名字，而每次每次记在那里的路程远近却总是不对的。我真想问问他们看，在这里，他们的计算路程究竟是如何在计算的！可是在这里的山谷里，是多么寂静啊，——那也是当然的，礼拜天农夫们还要在野外做什么呢，一礼拜整整的六天他们既不得不在锄后车旁勤劳辛苦，那礼拜天他们当然是不愿意再出来散步的了，早晨在教会堂里的一忽儿安息，才能补足他们的睡眠，中饭吃后，他们当然是要向酒店的桌下去伸伸脚了啦。——酒店桌下——哼呀—— 像这样怪热的时候，一杯啤酒倒也很不错——可是在我能够得到一杯啤酒之先，在这里的这清清流水，不也可以权消口渴的么。”——于是他就将帽子背囊丢下，走下水边，去任心饮了一个痛快。

因此感到了一点清凉，他的眼睛却偶然看到了一株老残灵奇的柳树，他以熟练的手法画下了一张这老树的速写之图；现在是完全休息过了，心气也觉得清新了，他就又背起背囊，也不管那小路的路线是引他向何方去的，便又开始向前走了！

像这样的，这儿一块岩石，那儿一丛奇异的赤杨树丛，或又是一枝节瘤丛生的槲树之枝等收了许多速写在他的画箧里，他又约莫逍遥前进了一个钟头。太阳愈升愈高了，当他正决下心来，预备走得更快一点，至少想赶上下一个村子里去摄取午饭的时候，他却看见在他的前面，山谷的道旁接近溪边，一块从前大约是有神龛立着的老石之上，有一位乡下少女坐在那里，她是在俯视着那条他所走来的小道的。

为赤杨所遮住，他的看见她，比她的看见他还要早些；可是当他沿着溪边，正从那个到这时为止把他从她的视线里遮去的树丛里出来的当儿，差不多和这是同时地她就跳了起来，欢呼了一声，竟向着他而跑上前来了。

亚诺儿特（Arnold），这是这青年画家的名字，倒吃了一惊呆站住了，而同时也马上看出了她是一个同画上的美人儿般美丽的姑娘，年纪怕还不满十七岁，穿的是一套非常奇异，但也非常清洁的农妇的衣服；她伸出了两臂，在向他跑上前来。亚诺儿特也明明知道，她大约总是把他弄错当作了一个另外的人了，而这一个欢欣的接遇总并不是为他而发的——那个小姑娘一到认清了是他，也立刻惊惶站住，颜面先变得青苍然后满面通红最后才嗫嚅难吐窘急得什么似的说：

"你你这位不认识的先生，请不要生气，——我——我把你——"

"当作了你自己的爱人看了，是不是？小姑娘！"那青年笑着说，"而现在你却要发怒了，怒恼你在路上遇见了一个另外的，不相识的，与你是完全不相干的生人，是不是？请

你不要因为我不是你那个他而发怒才对呀。”

“嗳，你说哪里的话？”那小姑娘感到窘急似的幽幽地说——“我凭什么要发怒呢？——嗳，你正不晓得，我却在这儿非常的欢喜着哩！”

“那么他也不值得你再这样的等待下去了，”亚诺儿特说，他这时候才初次注意到了这纯洁的村女的实在是奇妙不过的爱娇，“假如我是你那个他的说话，那我就一分钟也不教你无谓地在这里等我的。”

“啊，你真说得奇怪，”那小姑娘羞缩地说，“他若是能来的说话，那他就老早来了。或者他是病了也未可知——或者竟也许是——死了，”她缓慢地也是从心底里出来似地叹着说。

“你不听到他的消息，已经是很久了么？”

“嗳，是很久，很久了。”

“那么他的家里总大约是去这儿很远的哪？”

“远么？当然——从这儿去是远得很哩，”那姑娘说，“是在别蓄府斯罗达(Bischofsroda)。”

“别蓄府斯罗达？”亚诺儿特叫着说，“我在那里是在最近住过四星期的，那村里的孩子我差不多个个都认识。他叫什么名字呀？”

“亨利——亨利，福儿古脱 (Heinrich Vollgut),”小姑娘羞羞缩缩地说，——“是别蓄府斯罗达村村长的儿子。”

“嗯，”亚诺儿特想了想说，“村长那里我是常在进出的，我的姓字是鲍爱林 (Bäuerling)，据我之所知，则全村里没有一个姓福儿古脱的人。”

“在那里的人，你或者总不全部都认识吧，”小姑娘辩着说，在她脸上的那一层悲哀忧怨的形容上，却潜入了一脸淡淡的，狡憨的笑容。这笑容在她的脸上，比起先前的那副忧郁的形容来，实在更是相称，更是好看。

“但是若从别蓄府斯罗达来的话，”那青年画家说，“那翻山过来，有两个钟头，也尽可以来了，至多也不过三个钟头。”

“可是他却仍是不来，”小姑娘说，又发了一声沉郁的叹声，“而他却是和我那么确实地约定的哩。”

“那么他一定是会来的，”亚诺儿特很忠心地保证着说，“因为倘若和你约定了，那他是必须有一个坚决如石样的心才忍心背言而不守约——我想你的那位亨利总不至于如此吧。”

“是啊，亨利是不会如此的，”小姑娘也很信任她爱人似地说，——“可是现在我想不再等下去了，因为无论如何我总要回家去吃午饭去，否则怕爸爸要骂起来哩。”

“你的家在什么地方？”

“就在这村谷里一直的进去——呀，你听见那钟声么？——教会堂的礼拜是刚在散呀。”

亚诺儿特倾听了一下，在距离并不很远的地方，他听见有一种慢慢撞击的钟声传了过来；但这钟声并不深沉响亮，却只是尖锐不和谐的，而当他看向那钟声响的地方去时，他看见简直似乎有一层浓密的雾霭遮障在村谷的那一部分上似的。

“你们的这钟是有裂痕的，”他笑着说，“这钟的声音真有点怕人。”

“是的，我也很知道，”小姑娘冷静地回答说，“这钟的声音真不美，我们早想把它改铸了，可是一则我们老没有钱，二则也没有时间的余裕，因为这附近是没有铸钟师的。但是倒也没有什么；因为我们都已听惯了，晓得这钟打的时候是什么意思了，——所以就是这破钟也尽可以通用的。”

“你们的村子叫作什么名字呀？”

“盖默尔斯呵护村（Germelshausen）。”

“从你们那里可以走上味希戴尔呵护村去的？”

“那很容易——走步道而去怕只要小半个钟头好了——或者还不要的呢，若你走得快一点儿的时候。”

“那么，小宝贝，我和你一道去吧，去走过你们那个村子：假如在你们那儿有一家好好的旅馆的话，那我就也到你们那儿去吃午饭去。”

“那旅馆只是太好了一点，”小姑娘叹着说，临行时她又朝后回顾了一眼，看看她那所久候的爱人究竟来也不来。

“旅馆哪里有太好的道理呢！”

“对农夫自然是如此的，”小姑娘认真地说，这时候她已在他的边上并着，缓缓地在走向村谷中去了，“农夫于日里的工作完了之后，晚上在家里是还有许多事情要做的，假使他在一家好好的旅馆里晚上坐到了深夜回来，那岂不要把家里的事情耽搁起的么？”

“可是我今天总再没有什么事情耽搁落了吧。”

“城里的先生们是不同的——他们本来就不做什么工，所以也没有多大的事情会被耽搁，而农夫却是要为他们而作工，做出粮食来供养他们的。”

“那倒也不尽然，”亚诺儿特笑着说；——“他们为我们务农（植造）是有之——可是做出工作来供养却还是有待于我们自己的哩，并且我们有时候也很苦，因为农夫的工作，是容易得到相当的报酬的。”

“可是你们是并不在做什么工的呀？”

“为什么不做工呢？”

“你们的手并不是像做工的样儿。”

“那我就马上试给你看看，我是如何的做工而且能够做点什么的，”亚诺儿特笑了，“你且上那丛老的紫丁香花树下的平石上去坐下来吧。——”

“我上那儿去干什么？”

“你且坐下吧。”青年画家叫着，就很快的把背囊丢下，把画箧和铅笔取了出来。

“可是我要回家去了！”

“有五分钟就行——我极愿意将你的纪念品留一个在身边，携带到外边的世界上去，就是你的亨利，大约对此总也不会反对的。”

“我的纪念品？——你说得真可笑呵！”

“我想画一个你的像去。”

“你是一位画家么？”

“是的。”

“那好极了——你马上可以把諡默尔斯呵护村教会堂里的画重新点染点染画一画新，因为它们实在是太旧太难看了。”

“你叫什么名字？”这一回亚诺儿特问她说，这中间他早

把画箧打开，很快的在画取这小姑娘的娇容的速写图了。

“盖屈鲁特（Gertrud）。”

“你爸爸是做什么的？”

“是村里的村长。——你若是一位画家，那你可以不必上旅馆去；我就马上带你回家去吃午饭，饭后你可以和爸爸商量商量一切的事情。”

“是不是关于教会堂的画的事情？”亚诺儿特笑着问她。

“当然是的，”小姑娘很认真的答他，“那你就非要住在我们那里不行，总得和我们住一个很长很长的时期，直到——我们的日子再来而那些画是完整了的时候。”

“盖屈鲁特，这些事情让我们慢慢的往后再说，”青年画家一边很忙碌地在调使他的铅笔，一边说，——“我且问你，假如我有时候——或者竟是常常要和你在一道，而——又和你说闲话说得非常之多，那你的那位亨利不会生气的么？”

“亨利？”小姑娘说，“他以后怕不会来了。”

“今天自然不会来了啦，可是明天呢？”

“不，”盖屈鲁特完全很平静地说，“他今天十一点钟的时候不来，是不来的了，直要到我们的日子再来的时候止。”

“你们的日子？那是什么意思呀？”

小姑娘只吃一惊似地诚恳真率地朝他看看，可是对他的这一句问语，她仍不回答，而当她把视线擎往罩在他们头上的高空云层上去的时候，她的目光里却充满了一种苦痛和忧郁的表情在视向云间。

这一忽儿的盖屈鲁特真有天使般的美丽，而亚诺儿特在急于他的速写画的完成，注意全为这事所吸引，把其他的一

切都忘掉了。这中间他并且也没有多少时间的余裕。那小姑娘突然站起来了，把一块方巾向头上一抛，遮住了太阳的光线，她站起来说：

“我非走不行——这日子是那么的短，他们家里的人，全在等着我哩。”

可是亚诺儿特也已经把那张小画画完了，用了几笔粗线，将她的衣服折痕表示出来之后，他一边就将画擎给她看，一边说：

“像不像？”

“那真是我呀！”盖屈鲁特急速地叫了一声，几乎似吃了一惊的样子。

“可不是么？不是你是谁呢？”亚诺儿特笑了。

“你要将这画留着拿了去么？”小姑娘羞缩地差不多是忧闷地问。

“当然我要拿去的，”青年叫着说，“我若从这里远远的，远远的离开了的时候，也可以常常看看想念想念你呵。”

“可是不晓得我爸爸答应不答应？”

“是不是说准不准我想念你的话？——他能够禁止我不想你么？”

“不是的——但是——诺，就是你要将画带去——带到外边的世界上去的话呀？”

“他不能阻止我的，我的心肝，”亚诺儿特很亲爱地说，——“可是将这画留在我的手里，你自己是愿意不愿意呢？”

“我么？——那有什么！”小姑娘想了一下回答说，——“假如——只教——嗳，我还是要去问问爸爸才行。”

“你真是一个傻孩子，”青年画家笑着说，“就是一位公主，也不能反对一个艺术家来将她的容貌画取而为自己保留着的呀。对你是并没有什么损害的。请你不要这样的跑走吧，你这野孩子；我要同你去的呀，——或者你想这样的使我中饭也没得吃，剩我在这里么？你难道忘了教会堂里的画了么？”

“是的，那些画。”小姑娘停住了脚在等着他说；但是急急把画箧收拾起来的亚诺儿特，在一瞬之间，又已走在她的边上了，他们便比前更快地在走他们的路，走向村子里去。

那个村子却距离得非常之近，比亚诺儿特听了那破钟的声音在猜度的距离更近了许多。因为青年从远处看来，以为是赤杨树林的一丛树木，等他们跑近来一看，却是一排以篱笆围住的果树丛林，在这丛林之后深深地藏着的，在北面和东北的方面可仍是宽广的耕地，却是那个有低低的教会堂尖塔和许多被熏黑的村舍的古旧村子。

在这里他们开头也踏着了一条铺得好好的坚实的街道，两旁是各有果树培养在那里的。可是在村子上面的空中却悬着那块亚诺儿特在远处已经看见了的阴郁的雾霭，把亮爽的日光弄得阴沉沉地，致使在那些古旧灰色风雨经得很多的屋顶之上，只有些黄黄不亮，异常阴惨的光线散射在那里。——亚诺儿特对这些光景可是几乎不曾注一眼目，因为当他们走近开头的几家房子的时候，在他边上走着的盖屈鲁特慢慢的将他的手捏住了。把他的手捏住在她的手里，她就和他走入了第二条街。

因与这一只温软的手的一接触，这位年轻气壮的青年竟周身感到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奇异的感觉，他的眼睛不能自已地在找捉那年轻的小姑娘的视线了。但是盖屈鲁特却并不流盼过来，眼睛优婉地俯视着地面，她只在领导她的客人上她父亲的屋里去。所以最后亚诺儿特的注意就只好分向到那些对他并不招呼一声，只静默地从他边上走过去的村民的态度上去。

他开头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因为在这地方近邻的各村子里，走过的人对一位不认识的陌生人至少也该说一声"您好啊"或"上帝保佑你啊"的客气话的，若不说这些的时候，那大家几乎会把这事情当作一宗犯罪的行为来看。在这村子里却并没有人想到这件事情，这些村民只同在大都会里的住民一样，只是静默着无情地走过去了，或只是在这里那里的站立下来朝他们看看——而没有一个人来和他们攀谈一句话的。就是对那小姑娘也并没有一个人说出一句客套话来。

那些古旧的房子，那些有用了雕刻装饰着的尖顶八字式的门面与坚强的被风雨所打旧的草盖的房子，又是多么奇特呀——并且是礼拜天也不管，人家的窗门是没有一扇擦拭得光亮的，那些圆形的镶在铅框里的玻璃，看起来都是沉郁斑斓，在它们的灰垢的面上都只在那里放虹霓的光彩。当他与她走过去的时候，这里那里也时有扇把窗门开的，里面也有亲和可爱的小姑娘的颜面或年老有福的老婆婆的颜面在那里看望出来。那些住民的异样的服式也使他感到了奇怪，因为他们的衣服实在是与附近各村的根本地不同。此外且到处只充塞着了一种几乎是万籁无声的沉默，亚诺儿特到最后觉得

被这寂默压得苦痛起来了，所以就对他的那女伴说：

“在你们这村里难道把礼拜天守得那么严谨的么？难道教大家遇着的时候也不准交换一句客气话的么？若不是这里那里的听见一声狗叫和鸡鸣，那我们几乎可以把这全村当作是沉默的或死了的地方看了。”

“现在是中饭的时候呀，”盖屈鲁特平静地说，“这时候是大家不想多说话的；因此到晚上怕你要更觉得他们的吵闹嘈杂哩。”

“真要感谢上帝啊！”亚诺儿特叫着说，“那儿却终究有起几个小孩子来了，他们倒是在街上玩儿哩——我已经觉得在这儿有点奇怪起来了，仿佛是怪可怕的样子；在别蓄府斯罗达他们过礼拜天可不是这么过的。”

“那儿是我爸爸的家里了。”盖屈鲁特轻轻地说。

“对他可是，”亚诺儿特笑着说，“我不应该这样出其不意地在吃中饭的时候去打搅他的呀。我对他或者是一个不被欢迎的不速之客，而我在吃饭的时候呢，又只喜欢看到亲和的面色在我的周围的。我的好孩子，还是请你告诉那旅馆的地方吧，或者由我自己去找也行，大约盖默尔斯呵护村总不会和别的地方不同吧？在平常的村子里旅馆总老是紧接在教会堂的边上的，大约跟教会堂的尖塔走去总不至于走错。”

“你是不错的；我们这里原也是和别村子一样的，”盖屈鲁特沉静地说，“可是在家里他们已经在等候我们了，你可请不必担忧，怕他们会对你有不客气的地方。”

“他们在等候我们？啊，你的意思，是你和你的亨利吧？好，盖屈鲁特，假如今天你能把我当作亨利看待，那我就上

你那儿去，和你们在一道儿住下去——一直住下去——直到你自己再想赶我出去为止。”

他不能自已地用了极感动的声气将最后的几句话说出，同时又轻轻地将还在捏着他的手的那只纤手捏了一把，盖屈鲁特忽而站住了，张大了眼睛朝他深深地看着，她就开始说：

“你真的愿意这样么？”

“一千一万个愿意，”青年画家被她的奇艳迷人的美色所征服而叫着说。盖屈鲁特可是不再回答他了，就又开始走她的路，仿佛是在深思她同行者的刚才所讲的话的样子，最后她走到了一间高大的房子之前又站住了，一条有铁栏围住的宽大的石级是引入到这房子里去的，站住之后，她又回复了从前的那种羞缩的态度说：

“亲爱的先生，这儿就是我的住家，假如你喜欢的话，那请你和我一道走上我爸爸那里去吧，他一定要以能招你去和他一道吃饭为无上的光荣。”①

当亚诺儿特能够回答她些话语之先，在石级的高头那位村长已经走出来立在门口了，一扇窗开了开来，里面有一位老妇人的亲和的颜面在向外看望而在朝他俩点头，这中间那农夫叫着说：

“可是盖屈鲁特，今天你可在外面耽搁得久了，嗳唷，看啊，她又带了一个多么漂亮的美少年来！”

“我的亲爱的村长先生——”

① 最初发表时，至此为第一章，以下为第二章，有小标题“二”。——编者注

"请不要在台阶上叙客套吧——快请进来；肉丸子早就做好了，否则怕要硬起来要冷了哩。"

"这可不是亨利，"那老妇人在窗里说，"我不是说了么？'他怕是不再来了'。"

"这也很好的呀，娘，很好很好！"那村长说，"这也很可以的。"对这新来者伸出了欢迎的手，他就继续着说："欢迎你到盖默尔斯呵护村来，我们的少先生，那丫头是在什么地方把你拣取了来的呢。现在请进来用饭吧，请随意吃吃——其余的事情我们往后再谈吧。"

他真不让这青年画家有一刻可以作告罪之类的话的余裕，等他一踏上台阶，盖屈鲁特将他的手放开之后，村长就很重的和他握过手，亲亲热热地将他的手夹在臂下引他上那间宽广的居室里去了。

房子里只充塞着了霉败气土壤气很重的空气，虽则亚诺儿特对于德国农人的那一种习惯，就是在房子里最喜欢把新鲜空气统统塞杀，与在夏天也常常把火生起好享受那种他们以为舒服的蒸人的热气之类的习惯，是十分知道的，但到了这里，他也觉得有点奇特了。那间狭窄的进口房间，也觉得有点不大令人快活。墙上的粉刷石灰都已剥落了，仿佛是刚才很匆促地扫集收拾到边头上去的样子。在这房间后部的一扇唯一的幽黑的窗，几乎是一线的外光也透射不进来的，而从这房间引到高一层的住室里去的那条阶梯呢，又是很旧很坏，似乎是年久失修的模样。

可是他在这里并没有可以详细观察周围的余裕，因为一瞬间之后，他的那位好客的主人已把客室的门儿开了，亚诺

儿特看自己已经进到了一间虽然不高但也很宽广的房间，在这里的空气是清新的，地上还有白沙铺着，室内当中摆着一张以雪白的桌布罩好的很大的食桌，却与这古旧的房子的周围各种灰陈的设备作了一个很好的对照。

在那个老婆婆之外，——她已经把窗门关上，将她的椅子移向食桌边上来了，在她之外，还有几个双颊红红的小孩子坐在房间的角上；一位强壮的农妇——可是她的衣服也完全和邻村的不同的——为拿了一大盘东西走进来的使女开了门。于是那盘肉丸子就热气蒸腾的放在桌上了，大家就各跑上椅子边上去分受这正合饥饿的人的胃口的饭餐。可是没有一个人坐下椅子来，而小孩子们呢，由亚诺儿特看来仿佛是都在举起了忧惧的视线在朝他们的父亲看着。

父亲走近了他的椅子，将手臂搁在椅上，只静默地沉寂地并且是阴郁地将视线低注在前面的地上。——他难道在祈祷么？亚诺儿特只看见他将嘴唇紧紧地包紧，而他的右手却捏了一个拳头在身边挂落在那里。在他的面上决没有一种祈祷的表情，依他的样子看来，却只是一种顽强的，可也是未曾决定的骄抗的神气。

盖屈鲁特轻轻地走近了他的身边，把她的手搁在他的肩上，那老婆婆也只一言不发地和他对立在那里，在用了一种忧怨哀恳的视线朝他呆看。

"我们吃吧！"那男子粗暴地说，——"是没有办法的！"将椅子推了推开，对他的客人点了点头，他就自己坐下椅去，拿起那柄很大的食器来替大家分装起菜来了。

这一位男子的这种种行为亚诺儿特真觉得有点莫名其妙

的可怕，并且在其他各人的都似在受压迫似的氛围气中他也同样的不能感到舒畅。可是那位村长并不是将他的中饭来和忧思一道吃的人。他在桌上一拍，使女就又进来，拿了许多酒杯酒瓶来了。与他所倒给人的那种可口的陈酒之来的同时，食桌上的各员中间也马上都感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比前更愉快的情怀的恢复。

那种名贵的饮品真像是化成液体的热火在亚诺儿特的血管里循流起来了——他自从出世以来决还没有吃到像这样的好酒过，——盖屈鲁特也喝了，老婆婆也喝了，老婆婆往后马上就到屋角上她的纺轮边上去坐下了，她并且用了轻轻的音调唱出了一曲歌咏盖默尔斯呵护村的快活的生活的小曲儿来。村长自己也完全像变过了一个人的样子。和前头是异常的沉郁异常的静默时一样，这一忽儿却变得异常的快活异常的高兴了，亚诺儿特当然也不能逃出一种美酒的自然的影响。他也不晓得究竟是从哪里来的，村长的手里却横捏了一把提琴在拉一个很快活的跳舞曲子，亚诺儿特抱住了美丽的盖屈鲁特，就和她在屋里乱舞起来。他俩跳舞得有如此之狂，甚至于把纺轮打翻，许多椅子也被跌倒，而把那个正在把食器收拾搬出去的使女也几乎闯倒，总之他俩演尽了种种可笑的狂跳乱舞，弄得在旁看着的其余的人都笑断了肚肠。

突然之间，室内的一切都沉默了，等亚诺儿特吃了一惊回过来看那村长的时候，他却以提琴的弓子指了一指窗外，就把那乐器仍复收拾到了那只他前回是从这里头取出来的大木箱子里面。亚诺儿特看见外面街上正有一具棺材在从那里抬过。

六个穿着白衬衫的男子将棺材扛在肩上在前头走，后面只冷清清的跟着了一位老人，手里带着一个金发的小小姑娘。老人似被忧伤所摧毁似的在街上走着，但那还未满四岁的小孩，大约是因为还不晓得睡在那黑棺里的是何人的缘故吧，到处若遇着一个认识的人的时候，就在很亲爱的点头，而当看见了两三只狗跑跳了过去，其中的一只闯着了村长的房子前面的石级而滚倒的时候，却很高兴的笑了起来。

但是只当那棺材还看得见的中间室内沉默了一忽。盖屈鲁特走近了青年画家的身边对他说：

“现在你暂时休息一忽儿吧——你跳也跳得够了；否则那猛烈的酒性怕要渐重地逼上你的头来。来吧，拿着帽子，让我们一道去散一回步。等我们回来的时候，正好上那家旅馆去，因为今晚上那里有跳舞哩。”

“跳舞？——好极了，”亚诺儿特很满足地叫着说，“我真来得凑巧呵；你总该和我跳头一个跳舞的吧，盖屈鲁特？”

“当然，假如你愿意的说话。”

亚诺儿特也将帽子和画篋拿起来了。

“你那本书干什么的？”村长问。

“他是画画的，爸爸，”盖屈鲁特回答说——“他已经把我画过一张了。你且看看那张画吧。”

亚诺儿特开了画篋，就将那张速写图擎给那男子去看。

那农夫静静地沉默着看了一会。

“你要将这画带着拿回去么？”他最后问说，“或者将装进一个框子去挂在你的房里吧？”

“那是不行的么？”

“爸爸，你许他带回去么？”盖屈鲁特问。

“假如他不和我们在一道，”村长笑着说，“我也没有什么好反对——但是这画上还缺少一点背景。”

“什么呢。”

“刚才的那个丧葬的行列。——你把那葬式画上这纸上去吧，那么你可以带了回去。”

“但是那个丧葬行列和盖屈鲁特？”

“纸上还空得很呢，”村长很顽固地说，“一定要把葬式画上去才行，否则我不许你带了这只画着我的小姑娘的速写图拿去。在这样的严肃的背景之内或者没有人会想到坏事情上去的。”

亚诺儿特对于这奇怪的提议，就是对一位美丽的姑娘要借一个丧葬行列来作名誉保证的这提议笑着摇了摇头。但是这老人似乎已经决下了心而不能变动的了，为使他满足起见，亚诺儿特就从了他的提议。往后他以为尽能够把这悲哀的添加品很容易地再擦去的。

他以熟练的手法把刚才走过的人物情景画了上去，虽则是只追溯着他的记忆在画的，但他仍将全部都画入在纸上，于是全家族的人就都挤拢在他的身边，表示着很明显的惊异，在看他那种神速的画法。

“我画得还不错吧？”最后亚诺儿特从椅子上跳起，将那张画伸直了手臂拿着在看的时候叫着说。

“真不错！”村长点了点头，——“我真想不到你能这么快的就把它画好了。好，现在是好了，你就和那小丫头出去吧，去看看我们这村子——或者你第二次不能马上有再来看

的机会吧。到了五点钟的时候就请回来——今天我们有一个庆祝的盛会，你一定要来参列才行哩。”

那个土壤气很重的房间和已经升上头来的酒性把亚诺儿特弄成了一种不畅放的被压迫的气氛感觉，他早在渴慕着外面天空下的自由开放了。几分钟之后他就走在美丽的盖屈鲁特之旁，遵沿了那条贯通村子的大街在逍遥阔步了。

现在路上可没有同从前那么的沉寂了；小孩子们在街上游戏，老人们这儿那儿的坐在门前在看他们。充满着古旧的奇怪的房屋的这地方全部，只教太阳能够通过那层像一块云似地挂在人家上面的深厚紫褐色的烟霭晒射下来，那一定就能够呈现出一种亲和悦目的景象。

“这近边有荒野或森林里在起火么？”他问那姑娘说，“像这样的烟霭是旁的任何村子里所没有的，这当然也不是从烟囱里出来的呀。”

“这是地气，”盖屈鲁特很平静地回答说——“但是你还没有听人说起过盖默尔斯呵护村么？”

“从来没有听见过。”

“这倒也奇怪了，这村子是很古——很古的呀。”

“至少从这村里的房屋看起来是如此的，并且那些村民的行动举止也奇怪得很，而你们的言语也完全和邻近的各村不同。你们大约是从你们的村里很少出去到外间去的吧？”

“很少。”盖屈鲁特简单地答。

“在这里并且一只燕子也没有了？——难道它们已经都飞完了么？”

“嗳，早就，”那姑娘呆板地回答说，“在盖默尔斯呵护

村它们是不来造巢的。——大约是因为它们不能受那地气的缘故吧。”

“可是你们这里总不是老有这地气的吧？”

“老有的。”

“那么或者你们的果树不生果子，也是这个原因，在马利斯勿儿特今年他们却非要把树枝用支柱来支住不行，今年的果子真生得多呀。”

盖屈鲁特对此也不作一句答语，尽是默默的在他边上在村子里向前走去，到最后终究走到了村子的尽头。在路上她只有几次很慈和的对小孩子点了些头或对年轻的少女中间的一个说几句轻轻的话——大约是关于今晚上的跳舞与跳舞会内穿的衣裳之类的话吧。那些年轻的姑娘在这中间都用了满抱着同情的眼光在朝这青年画家注视，致使他也不晓得是什么原因会变得心里热起来，悲痛起来——但是他也不敢问一声盖屈鲁特这究竟是什么缘故。

现在他们终于走到了村子最外面的几家人家的边上了，因为在村子里头是异常的热闹的原因，所以在这里觉得格外的冷静沉寂，几几乎觉得周围是完全死绝了的样子。那些庭园似乎是很久很久的有许多年数没有人迹到过似的：路上只长着荒草，尤其是惹这年轻的异乡人注意的，是那些果树，果树中竟没有一株生着一颗果子的。

在那里他们遇见了几个自外面进来的人，亚诺儿特一看见就认得他们是刚才搬葬仪出去回来的人物。这一群人只沉默地从他们身边经过，又回向村里去了，两人的脚步便自然而然的走向了墓地中间。

亚诺儿特觉得他那同行的女伴变得很忧郁了，所以尽力的想使她高兴起来，于是就讲了许多他所到过的另外的地方的事情给她听，并且告诉她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的。她从来还没有看见过铁路，并且听也还没有听见过，所以很注意地满怀了惊异在听他的说明。她对于电报以及各种新一点的发明之类，都完全没有一丝的概念，致弄得那青年画家不能了解，何以在德国境内竟能有这样保守的人，完全和外界相隔绝，竟能不与外界发生一点极微细的关系而这样地在生活过去。

在说这些话的中间他们就走到了墓地之内，在这儿那年轻的异乡人就又被那些古代的石头和墓碑之类所惊异了，虽则它们的样子一般是很单纯的。

“这是一块很古很古的石头。”当他伏下身去，看了身边最近的一块石头，费了许多苦心，将石上的蜷曲的文字翻出来后，这样的对盖屈鲁特说，“安娜·马利亚·白托耳特，生姓须蒂格利兹（Anna Maria Berthold, geborene Stieglitz），生于一一八八年十二月初一——卒于一二二四年十二月初二——”

“这是我的母亲，”盖屈鲁特严肃地说，两行亮晶晶的大泪在她的眼睛里涌出，慢慢地洒上她的衣上去了。

“嗳，你的母亲？你这好孩子？”亚诺儿特吃了一惊对她说，“你的曾曾曾祖母吧，只有这是可能的。”

“不是的，”盖屈鲁特说，“是我自己的母亲——爸爸后来又结婚了，在屋里的那位是我的后母。”

“可是在石上不是说是在一二二四年卒的么。”

"那年份有什么关系呢，"盖屈鲁特很悲哀地说，——"像这样的不得不和母亲死别开来，实在是一件最伤心的事情，但也"她又轻轻 地 而 也 很沉痛地加上去说——"许是很好的——完全是很好的，像这样的她能够先到了上帝那里。"

亚诺儿特摇着头又伏下身去，想将石上的碑铭再仔细点寻探一下，看年号中的头一个二字是不是八字，因为在古代的书法里这也并不是不可能的；但是第二个二字却和头一个丝毫也不差一点，而写的若是一八八四年这年份呢又太嫌早了，因为一八八四年正还没有到来呢。或者是石匠的错误也未可知，看那姑娘是深沉在故人追怀的沉思里了，他也不想再以大约是她所不乐意的问题去打断她的念头。他所以让她一个人跪下在那块石头的边上在轻轻的祈祷，他自己就又去寻看另外的墓碑去了。但是看来看去，那些墓石上所刻的年份毫无例外地都是几百年前的年号，竟有古到耶稣降生后九百三十年及九百年代的；新一点的墓石一块也寻不出来，可是村里的死者就是现在也还是上这里来葬的，那穴最近的新墓就是一个证据。

从低低的墓地墙上望出去，也看得到一个这古村全村的很好的全景，亚诺儿特马上就利用了这机会，画下了一张速写图来。但是在这一块地方之上，也有那层奇怪 的 雾 霭 悬着，而在远一点的近树林的地方呢，他却能看见明亮的日光皓皓地晒在山坡的上面。

村子里那个旧的有裂痕的钟声又响过来了，盖屈鲁特急急地站了起来，将眼睛里的泪痕弹了一弹，她就很亲爱地向那青年打了一个招呼，教他跟着她去。

亚诺儿特马上就走到了她的边上。

“现在我们可不该再伤悲了，”她微笑着说，“教会堂的钟声在响，礼拜已经散了，现在是可以去跳舞去了。你到现在为止大约总以为盖默尔斯呵护村的村民都是阴郁虔敬的人吧；今天晚上你却可以看到相反的事实。”

“可是那边是教会堂的门吧，”亚诺儿特说，“我却不见有什么人出来呀？”

“那是当然的，”小姑娘笑了，“因为并没有人进去的缘故，就是牧师本人也并不进去的。只有那教会的老役人自己不肯休息在那里召集催散地打打钟罢了。”

“那么你们这里的人难道没有一个上教会堂去的么？”

“不——弥撒也不去——忏悔也不去的，”那小姑娘沉静地说，“我们和教皇的争执还没有解决呢，他住在外国人的中间，非要到我们再服从他的时候，他是不允许我们到教会堂去的。”

“可是自从出生以来，我倒还没有听到过这一件事情。”

“是的，那还是很早很早的事情啊，”小姑娘不经意地说了开去，“——你瞧，那不是教会的那老役人么？他只一个人从教会堂里出来，在关门了；他在晚上也不上旅馆里去的，只是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家里。”

“那牧师也去的么？”

“我想他是去的——他在众人之中是一个最会寻快乐的人。他把什么事情都不搁在心上的。”

“这些事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呀？”亚诺儿特问说，实在他对那些事实的惊异，还是对这姑娘的无邪纯朴的态度的惊

异来得大些。

“那却有一段很长的历史的，”可是盖屈鲁特却在这样的答他，“而那牧师却把这些事情全部写入在一部很大很厚的书里。你若有兴趣，若懂拉丁文的说话，那你可以去读读试试的。——可是，”她忠告着他加上去说——“假如我爸爸在边上的时候请你不要说起这些，因为他是不喜欢这事情的。你看呵——青年的男女已经各从他们的屋里出来了，现在我却不得不马上赶回家去，去换衣服去，因为我不愿意做落后的最后一个。”

“盖屈鲁特，你的头一个跳舞呢？”

“我要和你来跳，就算约定了吧。”

两人急急走回村里来了，村里的样子却完全和早晨的换了一个相儿。到处只立着在欢笑的青年群众；少女们都装饰穿戴着参加盛会的衣饰。青年们也一样的都把顶好的衣服穿上了。他们从那旅馆的门前经过，看见窗户上都一扇一扇的接连着装有绿叶的花彩在那里，大门之上，且装着有一弯广大的凯旋牌坊。

亚诺儿特因为看见大家都穿着装饰得非常华丽，自家也不想穿了行旅的服饰去夹在这些庆祝盛会者的中间，所以就在村长家里把他的背囊打开，将他的好衣服拿出来穿上，当他准备正完毕的时候盖屈鲁特已在敲门叫他了。而这小姑娘现在穿上了她的虽简单而也很华贵的衣饰之后，看起来又是何等的美丽呀，实在是要惊骇杀人的美丽呀！她的央请他陪她前去——因为她父亲母亲要迟一忽儿再去——的态度，又是何等的真诚纯挚呀！

"她的对亨利的思慕似乎是不十分能抑压她的柔心的样子。"当他围拉着她的手臂和她一道在刚晚下来的暮色之中走往跳舞场去的时候，那青年私下在想；可是他自然在深留着意，免得将这一类的想头偶尔在言语上流露出来，因为在他的胸里已经有一种特异的奇妙的感觉在流动了；而当他在手臂上感到了那少女的心在强跳的时候，他自已的心也跳动得异常的厉害。

"可是明天我是又不得不走的。"他一个人自己在轻轻的叹着说。可是他在不注意的中间，这叹着的自语已经传到了他那女伴的耳里了，于是她就笑着对他说：

"请你不要为这事情担忧吧——我们是要比什么都长久地在一道了——或者是比你所想的还要长久地。"

"盖屈鲁特，假如我和你在一道的说话，你是喜欢不喜欢的？"亚诺儿特问她说，而同时他觉得满身热血都猛烈地涨向头上脑里来了。

"那还待说么？"那小姑娘诚实地说，"你是又好又可爱——我爸爸也很欢喜你哩，我是晓得的，而——亨利却没有来！"她轻轻地如怒了似地加上了这一句。

"那么假如他明天来了呢？"

"明天？"盖屈鲁特用了她那大而且黑的眼睛深切地注视着他说——"在这中间却隔着一个很长——很长的暗夜呢。明天！你到了明天，大约才能够了解这明天两字是什么意思吧。可是今天还是让我们不要说及那些事情的好，"她简洁地多情地将这话切断了，"今天是一个欢乐的有盛会的日子，我们满怀着喜悦的等这一个日子的到来，已经等得很久很久，真

等得太久了，让我们不要把这难得的机会以不快的想头来弄坏吧。——这儿却早到了跳舞场了——那些野青年怕要睁大眼来看看我们哩，假如我带了一个新的对舞者来的说话。”

对此，亚诺儿特本想回答她几句话的，可是从场里面传出来的喧闹的音乐把他的话声吞没了。那些乐队所奏的乐曲实在也奇怪得很——乐曲之内他竟没有一个晓得的，并且向他照耀出来的那些灯火的光头也来得真亮，在起初他几乎是为此而变得眼睛也昏了的样子。可是盖屈鲁特仍旧在引他进去，到了跳舞场的中间，在那里有许多农家的少女正在一块儿的谈着话立着哩。到了这里，她才放开了他，好教他于真正的跳舞开始之先可以看看周围并且可以和其他的许多青年认识认识。①

在最初的几分钟中间，亚诺儿特觉得夹在这许多不相识的生人之中，心里有点不大安泰；况且大家的奇怪的服饰和语言更使他感到了和他们的不能融洽，这一种粗暴不听惯的语言从盖屈鲁特的红唇上响出来的时候，虽然是十分的可爱，但由另外的人说来，却总觉得野暴不适于他的耳朵。那些不相识的青年可是对他都很表示着友好，他们中间的一个，并且走上前来拉了他的手说：

“你这位先生，你的想和我们在一道地住下去是很好的事情——我们过的真是快乐的生活，而那中间的时间呢，却是过去得很快的。”

“什么是那中间的时间？”亚诺儿特问说，其实他对这话的

① 最初发表时，至此为第二章，以下为第三章，有小标题“三”。——编者注

惊异，比他对那青年的已很决定的把这村子代他定作了故乡的这种态度的惊异还来得轻些。“你的意思是在说我要再回到这里来么？”

“那么你想就离开这里么？”那年轻的农夫粗暴地问他。

“明天——是的——或者后天——但是我仍就要上这里来的。”

“明天？——是么？”那青年笑着说——“那就对了——嗳，让我们到了明天再说吧。现在请你来，让我来把我们的娱乐指给你看看，因为你若到了明天就想走了，那么怕你到最后也没有看到这些的机会的。”

其余的人都在互相会心地笑着，可是那青年农夫却拉了亚诺儿特的手引他向这屋内的各处去看去了，屋内到处都紧挤着了许多为快乐所醉的人群。最初他们走过了那间赌室，里头满坐着打纸牌的赌客，在他们的面前都有一大堆的金钱堆着的，其次他们走到了有光亮的石块铺着的投球场。第三间室里是抛环与其他的游戏之室，许多年轻的少女笑着唱着在这里进进出出，并且和那些青年在任意的调情，直到在奏着快乐的曲子的乐队的喇叭突然一响，跳舞开始的信号下了，盖屈鲁特也已经到了亚诺儿特的边上握起了他的手臂。

“来吧，让我们不要落后变成最后的一对，”那美少女说，“我是村长的女儿，所以跳舞一定要由我来开始的。”

“可是那乐曲的调子真奇怪呀！”亚诺儿特说，“我简直合不上拍。”

“你马上就能够合上的，”盖屈鲁特微笑着说，“在最初的五分钟之内你就可以合上了，我也可以告诉你应该怎样。”

除了那些赌钱的人以外，群众大家都欢天喜地的挤上跳舞厅去了，亚诺儿特只因为他手里所抱着的是一个绝世的美人，心想全为这一个美感所摄取，便把其余的一切都忘掉了。

他和盖屈鲁特再四再三的跳舞了好几次，其他的青年似乎没有一个想来和他争夺这美丽的对舞女郎的，虽然在飞舞过去的当儿，其他的少女也有几次来向他调弄的人。使他感到奇异而搅乱他的心的和平的，只有一件事情，那个跳舞场的旅馆原是紧接着那古旧的教会堂的，在舞场之内大家都能够很清晰地听到那破钟的尖锐不调协的钟响。可是钟声一响，马上就会同一枝魔术者的拐杖触到了各跳舞者的身上的一样。乐队在一曲的中间也会突然停止下来；熙熙扰扰在狂舞的群众，也会同就在那个地方被魔术所封锁似的，站立下来动也不敢动一动，大家只是静默着一下一下的在数那长慢的钟声。而等那最后的一下钟声响完的时候呢，那种活动那种狂呼欢跳又会重新开始起来。八点钟的时候是如此，九点十点的时候也都是如此，而当亚诺儿特正想问问这一种奇特的行为的原因的时候呢，盖屈鲁特就会把手指搁上嘴唇禁他发言，同时她的样子也会变得很沉郁很忧伤，终至于弄得亚诺儿特无论如何也不敢再去苦她问她了。

十点钟的时候跳舞停了一下，大约是具有铁铸的消化器的音乐队员就走在各青年之先，走下食堂里去取吃饮食。在那里又是快乐的浓欢的再现；酒只在同江河似地乱流，以致不愿落在他人之后的亚诺儿特，不得不私私地在心里计算，计算他这一个浪费的晚上，在他的本来是并不大丰的袋里将

要开成如何的一个大孔，飞出多少的青蚨。可是盖屈鲁特坐在他的边上，和他在共一只杯喝酒，他又哪里能够顾虑到这些劳心的细事呢！——更何况明天她的亨利若来，啊啊？

十一点的第一下钟声响了，那一批正在鲸吞牛饮的快乐儿又忽而沉默了下去，又是那种气也不吐一口的默默地对那冗慢的钟声的谛听。一种阴森森的莫名其妙的恐怖笼罩上了他的全身，他自己也不晓得是什么缘故，只觉得想念他在家中的老母的一个想头逼上了他的心来。慢慢地举起杯来，他遥对他在远处的诸亲爱的人儿干了一杯。

钟敲十一下时，桌上的诸人都又跳了起来；跳舞要重新始了，大家就又都急急走回到了跳舞的场中。

"你最后的一杯是为谁饮的？"当她又把手臂交给他的时候，盖屈鲁特深沉地问他。

亚诺儿特踌躇了一下，想答又是不敢。若把真情说了，怕盖屈鲁特难免不笑他吧？——但是否——她在今天的下午不也在她自己母亲的坟边那么深情地祷告过的么，于是就用了轻柔的声气他对她说：

"是为我的母亲！"

盖屈鲁特噤声不答，只默默地和他走上了台阶——，可是她脸上的笑容也没有了，而当他们还没有去跳舞之先，她就又问说：

"你也很爱你的母亲的么？"

"比我自己的生命还爱。"

"她也一样地爱你的么？"

"世上哪有不爱自己的小孩的母亲？"

“假使你不能再回家去上她的身边去的时候呢？”

“那我那可怜的母亲，”亚诺儿特说——“她的心肠怕要因此而寸裂呢！”

跳舞又开始了，盖屈鲁特急迫地叫着说——“来吧，我们是一刻也不能迟延的了。”

跳舞比从前更猛烈地开始了；那些被强酒所刺激的青年，更是狂乱欢呼叫跳了起来，一阵喧嚷几乎把乐队的声音都要压倒。亚诺儿特觉得自己不愿再这样的狂乱了，盖屈鲁特也变得分外的阴沉分外的静默。可是看其他的各人呢，欢嚷只是有加而无已，而在一个小息的中间，那村长却走上了前来，亲亲热热地向青年的肩上一拍，他笑着说：

“我的好画师呀，那很不错，今晚上你请使劲摇跳你的双脚吧，我们在这中间休息着的时候正很多呢！嗳，屈鲁丫头，你为什么作了这一副阴沉的脸色？——这和今晚的跳舞却不适合的呀！尽量的快乐吧——呀，又开始了！现在我却非要去找着我那老太婆来，和她跳个最后的跳舞才行哩。你们去入列再跳吧，乐队员又把嘴颊吹张得很大了呵！”——欢叫了一声，他就从正在欢乐的人众中间挤出去了。

亚诺儿特又抱住了盖屈鲁特，正想再去跳舞的时候，她却突然从他的怀中脱出，拉住了他的手臂只向他耳边叫说，“来！”

亚诺儿特并没有问她要上什么地方去的余裕，因为她从他的手中滑出已急急走向跳舞厅的大门去了。

“屈鲁小丫头，上哪儿去？”有几个她的女伴向她叫着问她。

“马上就来的，”她只简洁地回答了一声，几秒钟后她和亚诺儿特已立在房子外面的清新的夜空气里了。

“盖屈鲁特，你想上什么地方去？”

“来！”——她又拉了他的手臂向村子里走了，走过他父亲的家里的时候，她就跳了进去，去拿了一捆东西出来。——“你打算怎么样呢？”亚诺儿特倒吃了一惊追问起来了。

“来！”这是她答他的唯一的话，她和他走尽了全村的房子，直到了包围着村子的最外层的围墙之外。他们到这时为止是跟着那条宽广坚实的走硬了的大街在走的；现在盖屈鲁特却从大街折向了左边，走上一堆小而且平的小山上去了，从这山上望去，那跳舞场的照耀得很亮的窗户和大门，却正看得见的。到此她立住了，将手伸出来给亚诺儿特吻捏，一边很动人地从心坎里叫出来似地说：

“请你为我望望你的母亲——再会吧！”

“盖屈鲁特！”亚诺儿特如呆了似的惊异着叫她说，“现在像这样的暗夜之中你就要如此的送我走了么？我难道有什么话得罪了你不成？”

“不是的，亚诺儿特，”小姑娘才头一次叫他的名字说，——“正——正因为我很爱你，所以你非去不行。”

“可是像这样的我哪能让你一个人在黑暗中走回村子里去呢！”——亚诺儿特叹求着说，“小姑娘呀，你真不晓得我是在如何的爱你，在这几个钟头之间你已经深深地坚确地将我的心儿占去了。你真不晓得——”

“请，请你不要再说了吧，”盖屈鲁特急切地截断他的话头说，“我们还不想如此的别去哩。若那钟打了十二下的时

候——大约怕已经只有十分钟了吧——请你再到那旅馆的门口头来——我将在那里等候着你。”

“这中间呢——”

“请你站在这里。请你答应我吧，答应我在那钟未敲第十二下之先决不往左或往右移动一步。”

“我当然可以应承的，盖屈鲁特，——但是到了那时候呢——”

“那时候么就请你来。”小姑娘说，一边又伸手给他和他握别并且回转身想去了。

“盖屈鲁特呀！”亚诺儿特用了很沉痛很伤心的声气叫了一声。

盖屈鲁特在一瞬间似乎犹疑不决似地又立定了下来，然后突然地又向他旋转了身，张着双臂把他的头颈抱住了。而亚诺儿特同时却感得了那美少女的冰冷冰冷的嘴唇紧紧地吻到了他的嘴上。可是这只是一刹那的事情，在下一秒钟里她已经从他的身上跑开，跑向村子里去了。亚诺儿特被她的这一种奇特的行动弄得几乎昏呆了，一边在记着他答应她的约守，一边他只直立在那一块她从那里弃他而去的地上。

现在他才初次晓得，天气在这几个钟头之内已经变过了。风在树林里咆哮，天空满被很厚很厚的在飞走的云层遮盖在那里，而一点两点的绝大的雨点却在预告着暴风雨的将次到来。

穿过了阴黑的暗夜那旅馆的灯火还在光亮出来，风自那边吹来，他还听得见一阵一阵的断续的乐器狂噪之音——但是并不长久。他在那地方不过立了几分钟，那老教会堂塔上

的钟声就响起来了——同时那乐音就沉默了下去，或者也许是被那咆哮的大风所吞没了的，因为暴风在山坡上吹刮得如此厉害，甚至亚诺儿特为保持重心的平衡防止被风吹倒起见，不得不伏下地去蹲着了。

在他面前的地上，他摸着了那捆盖屈鲁特从屋里替他拿出来的东西，是他自己的背囊和画篋，吃了一惊他就又将身子立了起来。钟声敲过了，暴风从他边上吹了过去，但是在村子里却一个火光也看不见了。在一忽儿之前还在吠着叫着的犬声，也沉默了，从低洼的地方升起了一层厚而且湿的雾来。

“约定的时间已经到了，”亚诺儿特一边将背囊背起，一边在自对自地念着，“我还得和盖屈鲁特去再见一面，我不能像这样地就和她别去的。跳舞是已经完了——跳舞者大约现在总都已回家去了吧，假使那村长不愿意留我过夜，那我可以在那家旅馆里过夜的。——并且在这一个黑暗之中教我如何地从树林里去找着路来呢。”

小心翼翼地他又从那个盖屈鲁特带他上来的平斜的山坡上走了下去，想到那儿去走上那条引到村子里去的宽广的大道的，但是在低洼的地方的草树丛里他摸来摸去摸了半天终究摸不着那一条路。低处的地面是软而且湿，像一个沼泽的样子，穿着薄皮靴的他深深陷了下去几乎到了脚膝踝上，而他以为应该是坚实的大路的地方呢，却到处都只长着低低的赤杨树丛在那里。虽然是在黑暗之中他是万不至会在不觉得的中间将那条大路跨过的，因为他若踏着了它的时候，他是一定会觉到的，并且此外他还晓得，那村子的外围墙是横筑在路上

的，这一点他总不至于弄错失落跨了过去。但是他虽则心里又急又担扰地寻觅了半天，却终于寻找不着；他寻找着向前进去，地面变得愈软愈湿了，矮树草丛也愈进愈生得密，而且上面都长着了些尖利的刺针，致把他的衣服钩破，手上也被刺得淋漓都染了鲜血。

他难道是向左或向右走了开去，把那个村子走过了么？他不敢再摸走远去了，到了一块比较干燥一点的地方，他就在那里站住，打算在那里候着，候到那旧钟敲一点钟的时候再说。可是等等总是不敲，犬吠声也没有，人的声音也一点儿都没有传渡过来，费了千辛万苦的苦心，身上淋得满身通湿，又为奇冷的寒气弄得发抖，好容易他才又走回到了那个高一层的小山坡上，就是盖屈鲁特和他分开的那一块地方。再从这一个地方起，他也曾试了两三回，想把那丛密林穿过，去寻出那个旧村子来，可是终究没有成功。疲倦得几乎要死的样子，又为一种奇妙的恐怖所充满，他最后才避去了那深陷在底下的、黑漆漆的、阴气森森的低地，而寻出了一株在遮蔽的树来，打算到那里去过夜。

对他是这一夜的时间过去得真太慢了！因为为寒气逼得身上发抖，他在这长长的一夜中间一刻也不能睡着。一息不息地他只在黑暗中耸耳而听，老是觉得那种尖锐的钟声响了，但谛听一下又发见是被自己的耳朵在欺骗，如此的周而复始，他竟一夜也没有息过。

最后从东天远处有一线初光亮起来了；云也渐渐地散了开去，天上又变得净碧微明，映着星光，睡醒了的野鸟在暗沉沉的树里也轻轻地叫了起来。

金黄的天上，同带也似的一圈渐广渐明地扩张了开来，——他已经能够很明晰地看出周围的树梢来了——但他的视线却终究寻不出那个古旧紫褐的教会钟塔和那些被风雨淋灰的屋顶来。在他的面前，除了几丛荒野的赤杨树丛，和中间散点着的几枝屈曲的老柳之外，什么也没有，什么也看不见。无论是向左或向右的路线也一条都没有，在近旁简直连一个人类的住所的影子都看不见。

天色愈来愈亮了，太阳的光线射在他前面的绿色的平野之上，亚诺儿特怎么也猜不透这个哑谜，就又向山谷低洼之处去追寻了一段。他想必是在暗夜之中，当他在东寻西觅寻找那地方的时候，不自留心，竟迷失了路，从那个地方离开了很远的了；可是现在他却很坚决地决下了心，无论如何想再把那地方寻它出来。

最后他却走到了那块石头边上了，他是叫盖屈鲁特坐在这一块石上来让他画那张速写图的；这一个地方他是无论如何总记得的，因为那丛有生硬的树枝的老紫丁香花太仔细地在说明这一个地点。他现在是很精确地知道了他是从哪一个方向来的，与盖默尔斯呵护村是应该在什么地方的，于是他就急急从山谷里走回，遵守着昨天他和盖屈鲁特走过的那条路线走去。在那里他也认出了那个有那层阴郁的雾霭遮着的山坡的曲处，他与村里的头几家房子之间，只有那丛赤杨树林之隔了。现在他到那地方了——他硬是穿了过去——可是他又陷在那个昨夜在那里迷陷得很久的低湿的沼泽之中了。

完全没有了办法，对他自己的理性知觉都怀抱了疑念，他总想勉强地走渡过去，可是那种污浊的沼水最后又逼得他

不得不再去寻出一块干燥的地来走着，在燥地上他现在只能向前往后的在那里回环踱走。那个村子是完全不见了。

像这样的不得要领的努力大约总继续了好几个钟头了吧，最后他的困倦的四肢也不听他的吩咐了。他纵想再是这样的瞎寻过去也是不可能的了，起码也得先休息一下；这种不得要领的寻觅究竟有什么用处呢？等他到下一个村子里的时候，大约总很容易找一个领路的人来带他到盖默尔斯呵护村来吧，那时候大约路总不会再弄错了。

感到了将死的困倦他就在一株树下投坐了下去——他的那套出客穿的好衣服竟糟得不成样子了！——但是现在他哪里还有顾及这些的工夫呢；他拿起画箧，从画箧里又拿出了那张盖屈鲁特的像来，心里充满着酸痛，他的眼睛只盯住在那小姑娘的可爱的，真太可爱的脸上，这一位小姑娘现在竟牢牢地实在是太坚牢地把他的魂灵全部都夺了去了，他发见到这一层的时候，自己也骇了一跳。

忽而他听见背后的树叶儿响了——一只狗却开始叫了起来，等他突然地站跳起来的时候，他看见一位老猎夫离他不远站在那里很好奇似地又很不懂似地在看他那种衣服穿得很好可是样子又似很狼狈的形状。

"多谢上帝！"亚诺儿特对于在这里的遇到这一个人，真喜欢得不可言喻，一边将那张画纸很迅速地放回画箧，一边他就叫着说。"猎夫先生，你的到这里来真像是我所招请了来的一样，因为我相信我是迷失了路了。"

"嗯，"那老人说，"假如你在这丛林里过了一夜——而从这里到那边的啼儿须戴脱（Dillstedt）的很好的旅馆，

只有半哩路不到呢——的说话，那我也相信你是失迷了路了。只有天老爷知道，看你那样子是什么样子呀！你仿佛是头脚颠倒地从荆棘刺丛和沼泽泥里通过了来的！”

“在这儿树林之中你老先生总是通通认得得很熟悉的吧？”在比什么都要紧想先知道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的亚诺儿特这样地问他。

“我想大约总可以这样说的，”老猎夫一面点火烧旺他的烟斗，一面笑着说。

“最近的一个村子是叫什么名字？”

“啼儿须戴脱——那儿过去就是。你若上了那面的那个小小的高墩，那你就很容易看到它横在你的脚下的。”

“那么从此地到盖默尔斯呵护村有多远呢？”

“到什么地方？”老猎夫吃了一惊，将烟斗从嘴里拿开了问他。

“到盖默尔斯呵护村。”

“上帝请保佑着我！”那老人举起一副惊骇的眼色向周围看了看说，——“这里的树林我是知道得很详细的；可是那个天诛地灭的村子究竟在地底下有几千尺深，那只有上帝知道——并且——那与我们也毫没有一点关系的。”

“那个天诛地灭的村子！”亚诺儿特惊异着问说。

“盖默尔斯呵护村吧——自然”——那猎夫说，“正在那沼泽的地方，现在是正长着那些赤杨老柳的那地方，总约莫在几百年前吧，听见人说，是有过那个村子的，不过后来它是陷下去了——谁也不晓得是为什么，也不知道是陷上了哪里去了；但是传落来是这样的说的，说它每一百年在一个一定

的日子里要升起来在天光里露现一次的——可是基督教徒大约总没有一个人愿意遇到这事情的吧。可是天呀，在丛林里的一夜居停，你似乎过得不很好的样子。你的脸色竟苍白得同乳浆似的。来吧——这儿，到我的瓶里来喝它一口，或者对你是有益的——来吧，好好喝它一口！”

“谢谢！”

“得，得，这只可以算得半口还不到——再使劲喝，好好儿的三倍大的喝它一口——不错——这才是真货，那么现在你好赶快去了，上那边的旅馆去向温暖的床上息息去吧。”

“到啼儿须戴脱去么？”

“当然——再近的地方哪儿还有呢？”

“那么盖默尔斯呵护村呢？”

“请你心好好，不要再叫那个名字了吧，在我们立在这儿的这一个地方。让死者也安息安息，不要去惊动他们的好，尤其是那些连安息也不能保持、而老要出其不意地显现在我们中间的死者。”

“可是昨天那村子还是在此地的哩，”亚诺儿特对自己的理性也几乎失了信用似地叫着说，——“我是往那村子里去过来着，——我还吃、喝、跳舞过的哩。”

那猎夫平静地把那青年的身体面状从上至下的看了一遍，然后他笑着说：

“但是那是叫作另外一个名字的吧，是不是？——大约你是直从啼儿须戴脱来的吧，那儿昨晚上是有跳舞的，而那旅馆主人现在在造的那种强烈的啤酒，并不是个个人喝得下，禁得起的。”

亚诺儿特在回答之先，就把他的画箧开了，把那张他从墓地里看出去画的画拿了出来代作回话。

“你认得这一个村子么？”

“不，不认得，”猎夫摇着头说——像这样低平的塔，是在这儿附近的全部地方所找不出来的。”

“这就是盖默尔斯呵护村呀！”亚诺儿特叫着说——“那么这近边的农妇所穿的衣服，有像这图上的少女所穿的样子的么？”

“哼，没有的！你画在纸上的，那又是一个多么奇怪的葬仪行列呀？”

亚诺儿特并不回答他；他只把那两张画又收回到画箧里去了，然而一种奇怪的伤痛的感情却穿透了他的全身。

“你到啼儿须戴脱去的路是不会走错的，”那猎夫善意地说，因为他现在有一种阴阴的疑惑起来了，疑心这个青年的头脑或者是有点不正的，——“假若你愿意的话，那我可以陪你一段，陪你到那个我们可以看见它横在脚下的地方；那倒与我的去路相差也不算很远的。”

“很感谢你，”亚诺儿特辞谢他说，“那边过去我自己可以寻得着的。那么只有每一百年间那个村子会浮现到高头来的吧？”

“大家是这样在说的，”猎夫说——“但是那究竟是真是假又有哪一个知道呢。”

亚诺儿特把他的背囊又背起了。

“请上帝保佑着你！”他向猎夫伸出手去握着手对他说。

“谢谢，”那猎夫回答他说——“你现在上什么地方去呢？”

“上啼儿须戴脱去。”

“那就不错了——那边你走过山坡马上就可以走上那条宽广的大道上去的。”

亚诺儿特旋转了身，慢慢的在遵了他的路线前进。直等走到了山坡之上，从那里看出来，是可以看得见山谷全部的地方的时候，他又停住了脚，回转来看了一回。

“再见吧，盖屈鲁特！”他轻轻地念着说，等他走过了山岭，要从那边下去的时候，他的眼里却急涌出粗而且亮的大泪来了。①

原作者 (Friedrich Gerstäcker) (1816—1872) 是一位汉堡 (Hamburg) 的唱歌剧的人的儿子。他从小就跟了他父亲在东跑西走，所以受的教育也不是整整团团的。一八三七年他父亲死后，因为不想在故国过那种刻板的生活，就渡往了新世界的美国。可是美国也不是黄金铺地的地方，所以这一位移民，当几个资金用了之后，就不得不转来转去的去作火夫、水手、农场帮佣者、商品叫卖人等苦事情。一八四三年回了德国，他将自己所经历的种种冒险日录写了出来，名 *Streif und Jagdzuge*②，渐渐得了一点文学上的成功。一八四九到一八五二年中，他作了一次周游世界的快举。一八六〇年再赴南美，一八六二年陪了一位公爵去埃及亚媲雪泥亚等处旅行，一八六七年至一八六八年又去南北

① 最初发表时，第三章至此，以下为译者附言，原有小标题“关于本篇的作者”。——编者注

② 德文：《漫游和狩猎》。——编者注

亚美利加洲。嗣后就在故乡住下，从事于著作，一直到一八七二年的五月三十一日，死在勃郎须伐衣希(Braunschweig)的时候为止，享年五十六岁有奇。

他的著作共有五十余册，都系描写外国风土景物及冒险奇谈之类的，在这一点上，与德国的他的一位同时代者Charles Sealsfeld① (1793—1864) 有相似之处。

他于许多旅行记、殖民地小说之外，更著有短篇小说集*Heimliche und Unheimliche Geschichten*②(1862)两卷，盖默尔斯呵护村 (*Germelshausen*) 就是这集里的顶好的一篇。他的谈陷没的旧村及鬼怪的俨具人性，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很像很像。不过这也是德国当时的一种风气，同样的题材，W.Müller,Heine,Uhland③ 诸人的作品里也可以看到。

译者所根据的，是美国印行的*Heath's Modern Language Series*④的一册，因为近来在教几位朋友的德文初步，用的是这一本课本，所以就把它口译了出来，好供几位朋友的对照。在口译的中间匆匆将原稿写下，想来总不免有许多错误，这是极希望大家赐以指教的。

一九二八年十月

（原载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三十日《奔流》月刊第一卷第六期，据《达夫所译短篇集》）

① 查理·希尔费特，不详。——编者注
② 德文：《秘密而恐怖的历史》。——编者注
③ 米勒、海涅、乌兰德，均为德国诗人。——编者注
④ 英文：《汉斯现代语言系列》。——编者注

浮 浪 者

L·奥弗拉赫德

有八个贫民在贫民习艺所医院的病愈调养处的院子里。这院子是一块长方形的水门汀地，一面是食堂，一面是一垛红砖的高墙。一头的尽处是一个便所，其他一头是一所小小的柏油漆的木棚，木棚之内是一间浴室和一间洗面室。天气是非常之冷，因为太阳还没有升到那些簇聚在这院子的周围、几乎使这院子不见天日的建筑物上来。时候是一个阴寒的二月的早晨，大约还是八点钟前后的样子。

贫民等是刚吃过了早餐出来，随处在散立着，不晓得究竟去干什么好。他们吃过的东西倒只会使他们饥饿，而他们的衣服又是不暖的，只立在那里抖着将外衣袖卷好在作暖手的筒儿。他们的毛织小帽搭在他们的头上，有几个还在咀嚼最后的一口面包，有几个想起了在过去有时候曾经饱食过的念头，就不免蹙紧眉头，恶狠狠的注视着地面。

米措尔·台仰和约翰·菲纳德就照例的垂头丧气地溜入了那间洗面室，背靠住了下水的磁盆漏管台，两脚在死劲地蹬踏地面用以取暖。台仰是很长而很瘦的。他有一张苍白惨伤的面容，并且他的右眼瞳仁四周的那圈虹彩也有点异样。这并不是像另外的一只眼睛似的是蓝色的，却是一种不确定的有

点带黄的颜色，这是要使人想他仿佛是一个狡猾、阴险、奸诈的人的，其实这却完全是一个错误的印象。他的头发，绕着太阳穴的地方是很灰色的，别的地方却都很白。他的手指又非常的细长，他又总老在咬着手指甲，注视着地面，深深地没入在沉思的里面。

“冷极了，”他用了一种很幽弱，而满不留意似的声音说。几乎要听不出来的样子。

“是呀，”菲纳德粗暴地回答，他抖擞了一下发出了一声高声的长叹，“唉——”他刚开口说，却又马上停住了，打了两个喷嚏通了通鼻子，就把他的头垂倒在胸膛的前头。他是一个中等身材的胖子，样子还没有消瘦到怎么坏，胖胖的面孔，浑圆而淡红，生着灰色的眼睛，雪白的牙齿。他的黑头发是养得很长的，卷曲在他的耳朵上面。他的手的圆润、柔软、雪白，真像是一位教书先生的手。

他们俩背靠着磁盆，站着，不耐烦的沉默着在蹬足，这样过了几分钟，前一晚得准进那医院的那位浮浪者就蹶到洗面室里来了。他寂寂地现身在那木棚的入口之处，在那里迟疑了一会，用他的细小的蓝眼睛向四周探望了一下，敏锐地却也柔和地，正同一只驯良的野兽在森林的一丛矮树里探望出去的神情一样。他的矮胖的身体，站在那木棚的柏油漆的门柱中间，后面是凝灰土的土墙，上面是灰色的天空，简直是在用了似乎要从他的身体里流出来的活力在威吓人的样子。至少在那木棚里的两个垂头丧气无精打采的贫民的眼里觉得他是如此的。他们用了沉郁恼恨的表情，眼睛里闪着羡慕的眼光，额前蹙深了皱纹，肌肤上起了寒栗，看着这一个

浮浪者。因为看到了一个活泼大胆毫无顾忌地过他的流浪生活的粗暴大汉，觉得与他们自己的畏怯成性，对人生是疲倦得难堪的生活状态太不相同了。两个人各自在想：“你且看看那恶毒的浮浪者的红胖的脸儿。且看看他那双盛气凌人的眼睛，会勇猛得同狮子或小孩的眼睛一样直视上你的脸来，并且又恬不知耻地在背后还有一种温柔的表情映着在哩，仿佛是毫不含恶意似的。看他那一大簇黑胡子，几乎颜面颈项的全部都盖煞了，只留出了一双眼睛，一个鼻头和一条狭红的缝算是嘴巴。啊，我的天啊，看那喉咙头的筋肉，胸口里的长毛，并且在这一个日子里，我是冻都要冻死的了，假如像他那样地把胸膛袒露出来的话！”

他们俩各在这样的想，但两人都不说出来。那浮浪者傻笑了一下——他只略张开了一下他的胡髭，裸出了红的嘴唇和红的牙肉，错落的黑牙齿散列在牙肉的上面，马上就仍旧把他的胡髭闭上了——那两个贫民却不作回答。他们俩是受过教育的人，自然是不屑和这个无礼的污浊的浮浪者结交的，正如他们冷缩在那洗面室里度日，不屑和别的贫民为伍的是一样。

那浮浪者不再注意他们了。他走到了木棚的后部，立在那里，眼睛望着门外在味嚼烟草。其他两人，感觉到了他的存在而兴奋了起来，局促不安地满面作了一副窘迫的形容。终于那浮浪者望着台仰而狞笑了起来，摸索他的外套的口袋，摸出了一枝皱缩的烟卷来给台仰，又笑了笑，点了点他的头。但是他不说话。

台仰已经有一个礼拜没有香烟吸了。他望着那枝香烟，

惊异了一下子，他对于夹在这浮浪者的胼胝泥泞的手的拇指和食指间的那枝细小、折绉、龌龊的烟卷儿，渴想得脏腑都发起痛来了。然后他扭歪着脸，勉强地咽下了一口气，讷讷地说："你倒是一个好汉。"便伸出了一只颤抖的手去。三秒钟里，那枝香烟便被点燃起来，他却在吸食那第一口畅快的醉人烟味了。他的脸上辉耀出了一种舒畅的幸福。他的眼睛闪烁着放起光来。他吸了三口后，便想把那枝烟递给他的朋友，这时候那浮浪者却说话了，"不，这枝你自己吸吧，都会里的先生。"他用了平静的和蔼的柔软的口气在说，"我另外给他一枝。"

那两个贫民在吸着烟的中间，他们的无精打采的神情消灭了，却变成了兴致十足而言论滔滔不绝的样子。那两枝香烟把介在他们自己和那浮浪者中间的一道不信托与蔑视的障碍打破了。他的出人意外的宽宏大量的行为，正可以将他的胡髭与衣衫褴褛的情形相消杀。他穿着的不是贫民的制服，却是一条满是补钉的厚绒长脚裤，许多件洋服小背心，与一件五颜六色的破碎得不堪的外套，这些东西乱七八糟地都堆在他的身上，并不用钮子来扣住，只用了一串绳束捆住在他的腰里。他们认他为朋友了。他们开始对他说起话来。

"你是只进来过过夜的吗？"台仰问他。仍旧含有一种屈位下交的自谦的语气。

那浮浪者点点头。几秒钟后，他把烟草从本来含着的嘴角滚转到另一只嘴角去，吐出了一口在地上，束了一束他的长脚裤。

"是的，"他说，"我昨天从屈劳海大走来，我到达勃林

的时候是疲倦得像只狗了。我自己想想，唯一的可去的场所是这里了。我正需要一个可以把身体洗清的浴，一张好的床，一宵安静的睡，而我却只有九个便士，一块排肉，一点儿马铃薯，和一个洋葱头在身边。如果我买一张床睡，那么，这些东西统都要花费完了，而现在我却已经得到了一夜的好好的睡眠，一个温暖的洗浴了。但我的九个便士和我的伙食仍旧一点也还没有花去。到了十一点钟，我一出这里，马上就又要启程走了，今夜不知将在什么地方下宿之前，也许要走十五英里的路呢。”

“但是你怎么得进这医院房里来的呢？”菲纳德问他，带着一种妒忌的神气对那浮浪者望着。那枝香烟使菲纳德的饥饿感觉得更加厉害了，并且那浮浪者说那天要走十五英里的路然后找一个地方下宿的那种将内衷陈诉的口气，也使他兴奋了。

“我怎么得进来的吗？”浮浪者说。“这是很容易的。近年来我的右腿上生了一种斑肿。这使得我每逢碰到贫民习艺所的时候，总叫我进医院房去的。这是很容易的。”

三人之间又沉默起来了。那浮浪者走到门口去，看那院子。上面的天空仍旧是灰暗萧飒。两个钟头前洗涤那水门汀的院子所浇的水，仍旧是一滴滴的在闪亮，致使一块块的小潭错落地散满在那里。空气里毫无一点热力能使水蒸干。

其他六个贫民，三个扶着杖的老人，两个青年和一个满面瘰疬的少年，都在颤摇地走来走去，神气很疲倦地在讲话，并且贪食地在张望那食堂的窗子，那里面，那个管理食堂的

老头儿尼台在预备午饭的面包和牛奶。那浮浪者看完结了这些，便耸了耸他的肩头，走回到那洗面室的里面。

“你在这里多少时候了？”他问台仰。

台仰把他的吸剩的香烟头在他的靴子上触熄了，把那熄灭的烟头放到他的帽子的夹层里去，然后说，“我在这 里 六个月了。”“你是受过教育的人吗？”浮浪者说。台仰点点头。那浮浪者望着他，走到门口去吐了一口痰，又走回到先前的地位：

“我要说你是个傻瓜，”他非常冷淡地说，“你的相 貌 并不是像有什么病的。不管你的头发怎样，我敢赌着东道说你决不会比三十五岁年纪更大的。嗳？”

“这正是我的岁数，但是——”

“且慢，”浮浪者说，“你的相儿是自在得像并没有 什 么的，这是春天的早晨，而你却不到街路上去浮浪，只闲费着光阴在这里，把你的心消磨尽于饥饿和贫苦之中。真是枉为了男子！你是疯的罢了。就是这一点。”他用舌头作出 一 种好像赶马的噪音，动手拍他自己的袒开的胸膛。他每拍一下胸膛，便有一声沉浊的响音出来，好像是远方的雷音。这声音是非常的响，响得台仰一径不能够说话，直到那浮浪者到停住不拍他的胸膛为止。他站在那里，动着他的嘴唇，眏着他的右眼，因为听了那浮浪者所说的话在不安、兴奋，并且还在妒忌着这人的顽健和耐苦，敢在这样冷得要死的天气，竟如此的拍着他的袒露的生满毫毛的胸膛。这种重拍是要把台仰的肋骨都打断，而这种袒裸是要使台仰生肺炎的 。“你说说自然是很容易。”他不服地咕噜着，随即他便住口不 说

了，望着那浮浪者，他想对一个浮浪者去谈个人的私事是很可笑的。但是在那浮浪者的虎视眈眈的目光中，却有些挑衅的、盛气凌人的、并且绝对不动情感的神气在那里，因而就驱散了他那蔑视的感情。台仰因此却感到了他有自己辩护的必要。“你怎么能够了解我呢？”他继续说，“在你所能看到的范围以内，我是不错的。我并没有什么病，不过只在背上生有一点儿小斑肿，这是由于食物不良，饥饿与……屈辱而生出来的。我的心是有病的。但当然你是不能了解的。”

“对啊，”菲纳德说，他不愉快似地把香烟从鼻孔里喷了出来。“我常常羡慕那些无思想的人。我希望我是一个种田的农夫。”

“嘿。”那浮浪者沉重地高喝了一声，随即他便放声大笑，蹬足，拍拍胸膛。他的黑胡髭笑得发颤了。“慈悲的圣母啊，”他高声叫着说，“你们真使我发笑，你们两个。”

那两个人移动了脚跟局促不安了，咳着，不说一句话。他们忽然觉得他们的那种蔑视这浮浪者的想头是很可羞的，几分钟前这一位浮浪者却是给他们香烟吸的呀。他们忽然觉得了他们是贫民，是潦倒的人，并且因为对于一个同伴是浮浪者的原因而高抬起身价来，便是卑陋得很的人。他们不讲话。那浮浪者收住了笑，也严肃了起来。

“听着，”他对台仰说，“你从前服务任文职的时候是做什么的，这是照人家问军人的说法，你到这里以前是做什么的？”

“噢，最后的职业我是做一个律师的书记的，”台仰喃喃地答，咬着他的指甲，“但那不过是暂时之计罢了，我说不

出我有过什么久长的职业。不知怎样我似乎总是在浮动的。我从大学刚出来的时候，我想谋一个领事官职，但是失败了。我便在铁龙尼地方，我的母亲那里，家居了有一年的光景。她是有一点小产业在那里的。然后我便到这儿达勃林地方来了。实在我在家里闲荡得厌烦了。当时我想无论什么人都在可怜我。我看见无论什么人都结婚了，或者做事情去了，而只有我却在虚度光阴，吃着母亲的老米饭。所以我就出来了。带着两只皮箱和八十一镑金镑到了此地。到了这一个五月的十五那便是六月正了。那一天也是一个美好晴朗的日子。”

台仰的悲伤的语声沉寂了，他咬着指甲，望着地面。菲纳德在试吸他的香烟的最后一口烟。他把他的烟头夹在他的指头间，而尖出了嘴唇，好像在喝滚热的牛奶似地在吸。那浮浪者寂寂地又给了他一枝香烟，然后回头对台仰说。

“你那八十一块金镑作什么用了的呢？”他说。“你是喝酒喝完了的呢，还是送给了女人？”

菲纳德，正享乐着他刚刚燃着的第二枝香烟，哄笑了一声，说道，“哈，是女人弄完了他的钱，她们实在是许多男人一生的祸根呀。”但台仰忽然跳了起来，他的面色发白了，他的嘴唇颤动了。

“我能够保你相信我，”他说，“我一生从来也不曾接触过女人。”他停住了，好像是在驱逐出被那浮浪者所提出的问题而惹起的他的心里的郁闷。“不，我不能说我是把钱喝完了的。我不能说我究竟作了些什么事情。我不过是做做这样，做做那样，变动不定地做了些事情。不知怎样，我似乎觉得我总不会成大事业的了，随便怎样过日子在我都是不十

分要紧的了，横竖我是要潦倒的了。所以也许我一下子也曾喝过一次过度的酒，也许买跑马票输去了几金镑钱，但这些却都是不关紧要的。不，我的沦落实在是因为我似乎是天然的要沦落下去的，我不能振作起来阻止我自己的沦落。我……我在这里已经六个月了……我料想我是要死在这里的了。”

“啊，那真是要命。”浮浪者说。他把两手交叉在他的胸膛里，他的胸膛是随着他的厉害的呼吸而不绝地在突出缩进。他守望着台仰，在不绝地点头。菲纳德是听过台仰的身世，早已听过几百次，早已听得详详细细的了，所以他只耸耸肩，嗅动嗅动鼻子，说：“算了吧，这是一个可笑的世界。如果我不为酒色，哪得会到这里来呢。”

“可不是么？”浮浪者说。“你这话又从怎么来的呢？”

“岂不是么？我敢赌着咒说，”菲纳德说，说着从他的嘴里却喷出了一口青色的浓烟来。“今天我原得为一个富人了，假若不是为了酒色的话。”他交叉着两脚，装腔作态地背靠着那磁盆的架管，两手伸在前面，右手指轻轻地拍着左手背。他的胖圆的脸，生着笨重的颚骨，是转向着门口的，神气是自私自利、愚蠢、残酷的样子。他笑了，幽声地说，“啊，孩子们，啊，孩子们，当我一想到这个。”他咳了一声，耸耸肩。“你相信吗？”他转向那浮浪者说，“我在最近十二个月里花去了五千金镑的钱。这是事实。我敢以灵魂赌咒，这是事实，我曾经用去的。我诅咒得到这笔款子的那个日子。两年以前，我一径是个幸福的人，我开设一个最好的学堂在爱尔兰南部。后来，我的一个姑母从美国回来了，便同我的母

亲和我自己在一块儿住着。她住了六个月便死掉了，遗下了五千金镑给我母亲。我便从那老妇人的手中弄到了这笔款子，上帝恕我吧，然后是……啊啊，”菲纳德严肃地摇着头，耸起眉毛来，叹了口气，“我不失悔，”他继续着说，斜视着那洗面室的水门汀地上的一个黑斑点，“我当时清醒的日子，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日呀。到现在我却愿以一个月的生命去换一杯茶和一块大面包了。”他蹬足，拍手，又嗄声地大笑了起来。他的粗头颈笑得抖动。然后他又恢复了愁容，说，“希望我有一个便士。打九点钟了。我真饿得快要死了呀。”

“嗳？饿么？”当菲纳德在说话的中间，那浮浪者却陷入于一种半醒半睡的状态去了。他跳起来，搔搔他的裸袒的头颈，然后摸索了半天他的上身的衣裳内部，自言自语地在呢哦着。终于他摸出了一只小袋来，从那小袋里取出了三个便士。他把便士给菲纳德。“买我们三个人的点心吧。”他说。

菲纳德的眼睛闪亮了，他用舌头舐着下嘴唇，然后就不说一句话而溜跑出去了。

在那个贫民习艺所的医院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的，却生成了一种习惯，便是那个管理食堂的贫民，得从那医院制定的伙食里暗中偷取一点茶汤面包之类，而把这些东西在九点钟的时候再作为额外的食品去卖给其他的贫民，每客一便士。那医院长对于这种偷窃的行为，是佯作不见的，因为他自己的一切伙食，也完全是从贫民医院的开支中偷窃来的，而他的这种行为，那贫民习艺所的所长也是佯作不见的，这又因为那贫民习艺所所长自己也有别种的不法行为在的，所以他不敢叱责他的部下的人员。但菲纳德却并不去管这些事

情的。他溜进了食堂，捏着三个便士在老尼台的面前，轻轻地说“三客”。尼台，一个瘠瘦干皱的老贫民，生着一张极厚的红下嘴唇，仿佛像一个黑奴，站在火炉前，两手交叉在他的龌龊的柳条围胸裙的下面。他数了数那三个便士，呢哦着，然后就放到了他的袋里去。在二十年中间，他像这样的已经积蓄了九十三镑的金镑了。他没有亲人族类可以把这笔钱遗赠给他们的，他也并不要花费一个钱出去，而且也不会离开那贫民习艺所的，除非是死了的时候，但是他却还在积蓄着钱。积蓄钱是他生平的唯一的快乐。他每逢积得了一先令的便士，便去掉换银的先令，银的先令积得成了数目，他便去换相当的钞票。

“人家说他是已经有一百金镑了，”菲纳德心里在想，当他看着尼台安放那便士的时候，他却馋得渴起来了。“希望我能知道他那钱是藏在什么地方的。我现在就可以把他在这里勒死，然后可以去海用一下。有一百金镑呀。我可以去吃，吃，吃，并且还可以去喝，喝。”

那浮浪者和台仰没有说一句话，一直到菲纳德回来，他捧着一块白松板，上面载着三碗茶和三块面包。台仰和菲纳德马上便狼吞虎咽地喝起茶，撕起面包来了，但那浮浪者，却只喝了一点茶，然后把他的面包拿起来，撕裂为二，分给了那两个贫民。

“我不饿，”他说，“我的伙食是自己带在身边的，等一走上了那旷野的大道，我马上就可以坐下来烧煮饭吃。现在天气也变成一个真正的春天了。看那太阳啊。”

太阳终究升到砖墙上面来了。照进了院子里，把一切东

西都照得光亮。虽然天气还不暖，但能使人感到舒适而有生气。那天空也已经变作洁净的纯蓝色了。

“这岂不是要使你跳起来叫起来的么？”浮浪者叫着，很快乐地蹬起足来。他看见了太阳就兴奋得很了。

“我是宁愿看见我面前有一顿很好的饭餐的。”菲纳德满口含着面包，讷讷地说。

“你说怎么样，都会里的先生？”浮浪者说，站在台仰的面前。“你难道不喜欢现在像这个时候沿着一条山路走去，有一条河在你的脚下山谷里流着，太阳直晒着你的背脊的吗？”

台仰黯然地注视了一下，做梦似地笑了一脸，然后叹了口气，摇了摇头。他喝着茶，一句话也不说。那浮浪者走到木棚的后面去了。一直到了他们吃完面包和茶，无人说一句话。菲纳德收拾起碗盏来。

“我把它们送回去，”他说，“也许他们会要我到那厨房里去要些东西的。”

他一去便不回来了。浮浪者和台仰都陷入到了一种沉思的半醒半睡的状态里去。大家都不说一句话，直到钟打了十点。那浮浪者自己耸耸肩，走向了台仰的身边，拍拍他的手臂。

“我是在想你所说的……所说的你怎样过的你的生活，我心里自己想，‘唉，那个可怜的人说的却是真话，他是一个老实人，看他在这里浪费他的生命，真是可怜的。’这便是我对我自己说的话。像另外的那个家伙呀。他是坏东西。他是个说谎的滑头。他或者会仍旧回到他的学堂里，或者也许会到别的什么地方去的。但你我是都不能成为体面的正经市

民的。都会里的先生，我们俩是天生成的浮浪者呀。不过你总没有下一个决心的勇气。”

那浮浪者走到门口去吐了口痰。当他在说话的时际，台仰是在疑惑地望着他，现在台仰不绝地移动起站立的地方来了，皱紧了额头。

“我不能够跟你的，”他神经过敏地说，张开着嘴正要继续说下去的时候，忽然他又记起了这人是个浮浪者，同他讲道德上的行为是不配的。

“当然你不能够，”浮浪者说，走回了他的先前的地位，然后他把两手插入了袖管，把他的香烟从本来含着的嘴角滚动到还有一只嘴角边去。“我知道你为什么不能够跟我去的原因。你是一个天主教徒，你信仰耶稣基督和圣母马利亚和神父教士及一个后世的天堂。你喜欢被叫作正经而去尽你的义务。你是天生像我自己一样的一个自由人，不过你却没有了勇气……”

“算了吧，喂，”台仰叫唤着说，语气是受惊而带怒的，“不要说那些废话了吧。在——你的——香烟和食物上，你是很可感谢的，但我不许你在我面前诅咒我们的神圣的宗教。真可怕，哼。”

浮浪者默默地笑着。沉默了几分钟。然后他走到了台仰身边，捉了他的右手狠狠地摇动着他，而又大声地在他的耳边高叫说，“你是我所碰到的人中间的一个最大的大傻瓜呀。”于是他就放声大笑，走回了他本来的位置。台仰开始想那浮浪者不要是疯了的吧，于是气愤便渐渐地平了，不再说一句话。

“听着，”浮浪者说。“我是生来就卑贱的。我的娘是一个渔夫的女儿，我的法律上的父亲是个种田的人，但我的真正的父亲却是一个贵族，这是我十岁时才知道的。这便是使我对人生有一种不信任的偏见的原因。我的父亲把钱给母亲教养我，当然她要我去做一个宣教师。我自己想，什么都不管，世间的事情岂不都是一样的么？但是当我二十三岁的时候，再过两年便可以授职为候补牧师的时候，一个女仆却产生了一个小孩下来，我便被驱逐出来了。她跟着我，但过了六个月我便抛弃了她。她自生了小孩之后样子一点儿也不好看了。从此后我一径还不曾瞥见过一眼她或那小孩。”他停住了，痴笑着。台仰咬着嘴唇，他的面孔因嫌恶而扭歪了。

“后来我便流浪了，”浮浪者说，“我对我自己说，在这个世界上想做些什么事情，实在是傻瓜做的把戏，人生只教享乐享乐那太阳，那大地，那海洋，和雨就对。那是二十二年前了。说起来我可以自傲的，这二十二年中，我从未曾做过一天工作，也从未曾害过一个我们同类的人。这便是我的宗教，并且这也是很好的宗教。像鸟儿般的活着自由自在地。这是一个自由人生活的唯一的方法。向镜子里看看你自己吧。我比你大十岁，而你还看起来老得可以当我的父亲呢。来吧，喂，今天同我去流浪吧。我知道你是个老实家伙，所以我要告诉你些方便的法门。从今朝起，六个月后，你便将忘掉你曾经是一个贫民或书记了。你说怎么样？”

台仰思考着，在注视着地面。

“不论什么事情总比这浮浪好些，”他讷讷地说，“但是……慈悲的上帝呀，变成一个浮浪者是什么话啊！在这里我

还有机会恢复到正经生活去的一日，但一变做了浮浪者后，那我就完了，丧失了。”

“丧失？你会丧失什么呢？”

台仰耸了耸肩。

“我总可以有得一职业的希望。总有人会到这里来物色的。总有人会死掉的。其中总有事情会发生的。但如果我一作浮浪者啊……”他又耸了耸肩。

“所以你宁愿在这里做贫民吗？”浮浪者问他，带着一种傲慢的，一半也是蔑视的冷笑。台仰畏缩了，他忽然觉得他的脑里生出了一种狂热的渴望，渴望着做些疯狂的不顾一切的事情。

“你是一个好家伙，”那浮浪者继续说，“宁愿在这里偷懒，和老人及无用的废物等一同的腐溃下去，不愿出去到自由的空气里去飞翔。你真枉作了一个男子汉呀！振作振作吧！与我和衷共济的一道出去，现在我们一同去恳求释放出去吧。我们可以一同步行到南方去。你说怎么样？”

“天晓得，我想我愿意去的呀！”台仰高叫着说，眼睛里放出了闪光。他兴奋地在那木棚内兜圈子，走到门口去看看天空，又重新走回来望着地面，手足不知所措地尽在抽动。“你想，这是可以的吗？”他还是在继续着问那浮浪者。

“当然是可以的，”浮浪者还是继续着在回答，“和我一同去恳求医院长释放你出去吧。”

但是台仰却不愿离开那木棚。他对于重要的事情，在一生中从来也不曾能够有过一个决心。

“你想，这是可以的吗？”他还在继续着说。

"唉，可咒骂者在此，这岂不是一场笑话么？"那浮浪者最后就这样的说，"请你老住在这地方吧，祝你好，再会。我是要去了。"

他走出了那木棚，走过了院子。台仰伸出着手，向前抢上了几步。

"我说——"他刚开口说，马上又停住了。他的脑袋里急旋着碧绿的田野，滚滚的山泉，笼罩在蓝雾里的山冈，与在车前草生满的田上空处的云雀的高歌，但总有点物事在绊住他的腿，使他不能放开两脚，跟上那个浮浪者的后面而追赶上去。

"喂，我说——"他又开始了，但又忽然停住，而他的颜面却颤动了起来，额角头钻出了几粒珍珠似的大汗。

他终于不能决下心来。

这是从爱尔兰的作家 Liam O'Flaherty 的短篇小说集 *Spring Sowing* 里译出来的一篇名 *The Tramp*① 的小说。是由夏莱蒂先生译了头道，我来改译二道的。

这一位作家的作品，我在两年前曾经译过一篇《春天的播种》，收在《奇零集》里，后来也看见了几位另外的先生译了几篇他的作品。但是他的身世，我到现在也还没有知道。不过据他近作的一本传记 *The Life of Tim Healy, The Veteran Home Ruler, now Governor General of the Irish Free State*②（1927）看来，大约也是一位爱尔兰解放运动中的

① 英文：L.奥弗拉赫德的《春天的播种》里的一篇：《电车》。——编者注

② 英文：《蒂姆·希利传》。——编者注

斗士无疑。

他的其他的几部著作，就我所晓得的，把它们列举在下面：

1. *Thy Neighbour's Wife*.①
2. *The Black Soul*.②
3. *The Informer*.③
4. *Mr. Gilhooley*. (short stories) ④
5. *The Tent*.⑤

而我们最容易买到的，却是英国 Jonathan Cape 发行的 *The Traveller's Library*⑥ 里的两种他的书，就是第二十六册的*Spring Sowing* 和第九十九册的 *The Black Soul*。

此外还有几个译文里的人名地名，我恐怕发音一定有不对的地方，特在此地写出。

1. Michael Deignan.
2. John Finnerty.
3. Neddy. (以上人名)
4. Drogheda.
5. Dublin.
6. Tyrone. (以上地名)

因为译文是出于两手的东西，所以前后不接，或完全译

---

① 英文：《你邻居的妻子》。——编者注
② 英文：《黑色灵魂》。——编者注
③ 英文：《告密者》。——编者注
④ 英文：《吉利尼先生》(短篇小说集)。——编者注
⑤ 英文：《帐篷》。——编者注
⑥ 英文：《旅行者文库》。——编者注

错了的地方，想来也一定不少，这一点尤其在期待着读者诸君的指正。

一九二九年二月

（原载一九二九年二月三十日《奔流》月刊第一卷第九期，据《达夫所译短篇集》）

一位纽英格兰的尼姑

M·衣·味儿根斯①

午后也已经是向晚的时刻了。光线正在昏暗下去。外面院子里的树影也变过了样子了。从远处传来，有些乳牛的鸣声，和小铃儿的丁零摇振之音。农场的小车，有时颠摇过去，路上就飞起一阵灰来。几位穿蓝衬衣的农夫，也肩荷着锄铲，慢慢儿拖着笨重的脚步走过去了。在软和的空气里有小队的飞蝇在行人面前上下地飞翔鸣动。事事物物之上，仿佛是正只为了将归沉寂的原因而起了一种幽微的摇动——这实在也正是一种沉静寂灭和夜色将临的前兆。

这一种淡淡的日暮的摇动，也感染到了露衣莎·霭丽思的身上。她在她的起坐室的窗前和平沉静地缝她的针线已经缝了一个下半日了。现在她很小心地把针儿插入了她的正在缝纫的衣服之中，把这衣服折叠得整整齐齐，更和她的顶针和线球剪刀之类一道的安放入了一只手提篮里。露衣莎·霭丽思在她的一生里从没有把这些妇人缝纫用的随身小件乱放遗失过一次，这些随身的用具，因为使用得很久和长不离手的原因，几几乎是已经变成了她自己的形体的一部分的样

---

① 味儿根斯，今译威尔金斯，美国作家。——编者注

子。

露衣莎在胸前腰际缚上了一条绿色的胸围，取出了一顶周围缀着绿色丽绷的平顶宽边的草帽来。然后拿了一只蓝青的粗窑小碗，她为摘取夜点心的莓果而走到了园中。莓果摘取之后，她就坐下在后门台阶的段上，在那里摘下这莓果的茎来，很小心地把摘下的茎干又收聚在胸围斗里，然后她就把这些不要的茎干丢入了鸡笼。她又向台阶边上的草里深沉看视了一番，看她自己究竟有没有把茎干之类遗掉在那里的草间地上。

露衣莎的行动是很慢很沉静的。为准备一餐夜点心，她不得不费许多的工夫。但当准备好了之后，她却总把它安放得齐齐紧紧，看起来真仿佛她是她自己的一位尊客的样子。那张小方桌正摆在厨房的中心正中的地方，上面盖着一块浆得硬挺挺的麻纱桌布，桌布边沿上有种种的花形在那里放光。露衣莎有一块蔷薇色的绫巾罩在她的茶盘之上，茶盘里排放着一只满贮茶匙的细纹玻璃杯，一个收盛奶油的长银瓶，一只细瓷的糖碗，一副淡红细瓷的茶托和茶杯。露衣莎每天用的尽是些细致的瓷器——这是她和她的左右近邻们绝对不同的一件事情。邻居们关于这一点也在他们自己的中间在幽私地说长道短。因为他们在平时的饭桌上用的都是些平常的粗窑陶器，他们的最好的全副细瓷器具，常宝藏在客厅的食器架上的，而露衣莎·霭丽思也并不见得比他们富裕，并不见得比他们更高一等，可是她却老在用那一种细瓷的食器。她的晚餐的蔬菜，是一满玻璃盆的糖拌的莓果，一碟小圆烧面包和一碟脆白的饼干。还有一两叶卷心洋莴苣菜的菜

叶，是经她切得很细致优美的，也摆在那里。露衣莎最喜欢这洋茵苣菜，在她那小小的园里，她是把这菜培养得十分完美的。虽然是很少量很文雅地在吃，可是她却吃得很称心；看她那种吃的样子，觉得一堆颇不少的食物竟会消蚀下去的这件事情，简直是一件奇事。

吃完了夜点心之后，她就倒满了一碟烤得很精致的小圆薄面包，拿着走到了后面的院子里头。

“西撒！”她叫着说，“西撒！西撒！”

院子里听得见一种突冲的声音和一条链子的击响，半隐藏在高茎杂草和花枝中间的一间小小的狗舍门口，就现出了一只大的黄白犬来。露衣莎拍拍它的头，把那碟小圆薄面包给了它吃。于是她就回转到屋里，去细心地洗涤茶器，揩擦细瓷杯碟去了。黄昏的黑影深了起来；从开在那里的窗口飞进来的蛙唱的声音，异常的响而且锐，忽而一阵尖锐的长响又侵入了窗来，是一只雨蛙的鸣声。露衣莎脱去了她的绿色棉布的胸围。里面露出了一条红白印花的较短的棉纱胸围来。她点上了洋灯，就又坐下去再去缝她的针线。

约莫半点钟之后，爵·达盖脱走向她的屋里来了。她听见他的沉重的脚步在步道上走，就立了起来脱去了那条红白印花的胸围。在这印花胸围之下另外她还有一条穿在那里——是一条下面用细麻纱镶着滚边的白葛布的胸围，这是当她接待客人的时候才服用的东西。若不是有客人在面前，她总是把那条缝纫时用的棉纱胸围罩在这条白葛布的胸围之上的。她用了一丝不乱地急速的手法把那条红白的胸围折叠得好好，然后又把它收藏在一只桌子的抽斗里面，恰正在这个

时候门就开了，爵·达盖脱走了进来。

他一走进来就仿佛是全间屋里都充满了他的行动身体似地打破了这屋里的和平沉静的空气。本来是睡着在南窗前的绿笼里的一只黄而且小的金丝雀惊醒了转来，在笼里不安似地振翮摇动，把它的两只黄小的翅膀死劲地在向笼丝扑打。这小鸟当爵·达盖脱走进这屋里来的时候总没有一次不是这样的。

"请你的晚安。"露衣莎说。她伸出她的手去，仍保持着一种谨严恳笃的态度。

"请你的晚安，露衣莎。"这男子用了粗大的声音回答她。

她替他摆好了一张椅子，两人就隔住了一张桌子而遥遥相对地坐下了。

他挺身坐在那里，把他那双粗重的脚端端正正地伸着，作了一种好意的谨严的态度在看周围屋里的样子。她虽也坐得很直可是优婉得可怜，把她那双纤手安放着在白葛布的膝上。

"今天真是一天好天气呀。"达盖脱说。

"嗳，天气是真好。"露衣莎柔婉地附和着说。停了一会，她又问他，"你今天在晒干草么？"

"是的，我今天晒了一天的干草，在下面十亩地的大空场里。真是了不得的苦工。"

"可不是么？"

"是啊，是在太阳火里的苦热的工作呀。"

"你母亲今天好么？"

"嗳，母亲是很好的。"

“李丽玳儿现在是在她那里吧？”

达盖脱涨红了脸。“是的，她是，在她那里。”他迟迟地回答了一声。

他的年纪已经是不很轻的了，可是在他的那张大脸上却还映着一种小孩子似的神气。露衣莎的年纪并没有他那么大，她的颜面也要比他的白净光洁些，可是看将起来总觉得她似乎要比他老一点的样子。

“我想她一定是很能帮助你母亲的。”她又继续着说。

“我想她是的；母亲若没有了她，我怕她老人家将不能够过去哩。”达盖脱说，表示着一种困惑的热情。

“她真像是一位很能干的姑娘。并且她也很好看。”露衣莎说。

“是的，她的相儿是很好看的。”

忽而达盖脱弄起摆在桌子上的书本来了。桌上有一本红方的署写姓名的册子和一本少妇的礼赠之书摆在那里，原系是属于露衣莎的母亲的东西。他一本一本的拿了起来，打开来看了一下；然后又把它们搁下，把那本署写姓名的册子搁上了那本礼赠之书的高头。

露衣莎含了一种柔婉的不安的样子尽在守视着那两本书。最后她终究站了起来，把书本的位置换过，将那本署写姓名的册子换放成了底下的一本。这是这两本书的本来摆在那里的样子。

达盖脱作了一脸稍觉难受的微笑。“把两本书中间的任何一本摆上了高头，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他说。

露衣莎含着了一脸请求原谅的微笑看了他一眼。“我可

是常是那样的把它们摆着的。”她轻轻地说。

“你对无论什么物事总是那么不惮烦地细心的。”达盖脱又装着笑脸说。他的那张大脸却红涨起来了。

他在那里总又坐了一个钟头的光景，然后立起来要走了。正在走出去的中间，他钩跌着了一块炉前的粗毯几乎跌了一交，把身体撑住复回原来的姿势的时候，却又冲着了放在桌上的露衣莎的提篮，终于把它打翻掉到了地上。

他先看看露衣莎，然后又看看在地上滚动的线球之类；就很笨重地把身体伏了倒去想要把它们来捡拾起来，但她却劝阻他可以不必。“不要紧的，”她说，“等你去了之后我会来捡拾起来的。”

她说话的时候略带有一种很不易觉察的偏执的样子。或者她是有一点被搅乱得不自在了，或者也许是他的神经兴奋状态感染了她的缘故，故而使她在竭力想抚慰他要他安心的态度中间露出了一点仿佛是勉强的神情。

爵·达盖脱一走到了外面，便深深地吸了一口甜美的夜间的空气而长叹了一声，并且感到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正同一位无邪而满怀好意的粗暴野汉得不闯大祸而从一家贩卖精细的瓷窑器店里退出来的一样。

一面，在露衣莎的方面呢，也感到了一种同样的感觉，正仿佛同一位善心的着急着得很久的贩卖瓷器的店主，于那个同野熊似的粗汉退出店后所感到的感觉一样。

她先缚上了那条红白印花的，然后又缚上了那条绿色的胸围，将打翻在地上的各种物事一一细心地捡起重把它们放入了原来的手提篮里，更将那块炉前的粗毯铺了一铺平直。

她又把洋灯移放到了地板之上，很精细地检视起铺地板的毛绒毯来。她甚至把手指伸出，向地板上去擦擦，又举起手指来审视了一回。

“他却踏进了许多灰尘来在这里，”她轻轻地念着说，“我本来就在想他是一定要踏进些来的。”

露衣莎就拿出了一个盛灰的盘和刷子来，很细心地把爵·达盖脱的足印扫了一扫干净。

这事情假若是使他知道了的话，那这又必将增加上些他的困惑与不安无疑，虽然这对于他对她的一片至诚之心原是丝毫也不会有什么影响的。他每礼拜要来看露衣莎·蔼丽思两次，而每次来的时候，坐在她的这间收拾得很精雅而又香又软的屋里，他总觉得身体的四面是仿佛被细致的花边篱笆包围住在那里的样子。他真怕敢动一动，免得他的那双粗手粗足要将这同神话里老有的相似的细蛛网儿触破，并且他也老觉着露衣莎也在那里很担心地守着他，怕他真的要闯出这样的祸来。

可是不晓怎么的，这种细致的花边网和露衣莎总在强迫着要求他的无条件的尊敬与忍耐和忠诚。在他们的中间是已经经过了一个差不多有十五年之久的特异的求婚情事的，现在是在一个月之内就要结婚了。在这十五年中的十四年间他们俩竟没有见到过一次面，并且两人之间在这十四年中就是来往的信件也是交换得很少很少的。爵在这十四年中就一径住在奥斯屈拉利亚，他到这金矿地去本就为想发财而去的，一去他就住下在那里直到他发到了财为止。若说想发到财非要在那里住五十年不可的话，那他也许会在那里住五十年，

等到了衰老得连走路都颠摇不定的时候才回来和露衣莎结婚也说不定，或者简直是死掉在那里再也不回来和露衣莎结婚也说不定。

但是十四年间财是发到了，而他也为想和在这十四年中间一点儿也不起疑惑只在忍耐地等着他的这个女人结婚的原因回到故乡来了。

在他们的定婚之后不久，他就把他的想到这新矿地去的计划，和打算在他们结婚之前弄到一宗相当的财产的决心对露衣莎说了。她听了他的话也仍旧不失她的那种优美的沉着的态度对他表示了同意，这一种优美的沉着的态度是永也不会从她的身边失去的，就是当她的爱人要出发就道去试那个前途不定的很远的旅行的时候，她也仍旧是这样的保持着在那里。至于虽则是被他自己的铁样的决心鼓励得很坚固的爵呢，到了最后的一刹那却有点忍不能忍的颓丧起来了；但是露衣莎仍不过是脸上露了一点微红上前去和他亲了个嘴，好好地和他诀了别。

“总之这是不要几年的。”可怜的爵压住了情热嗄声地说，但是这一个“不要几年”却成了十四个年头。

在这一个时期之内有许多出乎意想以外的事情发生了。露衣莎的母亲和哥哥都死了，她在这世上就只剩了孤零丁的一个。但是在这些事情中间的最大的一件却是一件微妙渐进的事情，是天性纯朴的他们俩所不能了解的——就是露衣莎的性情趣向走上了另一条路的这事情。这一条路呀，在平静的天地之间原是平坦的一条直道，可是只是直而不曲，一直要到了她的坟墓中间才告终结的一条道路，而且又是很狭，在这

一条路上连容一个旁人在她边上的这点余裕都不能够有的。

当爵·达盖脱回来的时候（他是不会把要回来的事情通知她的），露衣莎最初所感到的是一种惊愕之情，这在她对她自己虽则是不肯承认，而他也是再也梦想不到的事情，但这却是真情。在十五年之前她是的确对他发生过爱情的——至少她想她自己是这样的。正在那个时候，柔和地顺从追随着少女期的自然的春情，她是把将来的结婚这件事情当作一个合理的解决与人生的或然的愿望看的。她只以沉静的柔顺听取了她母亲对于这问题的意见。她的母亲是以富有冷静的理性与优美和平的气质见称的人。当爵·达盖脱来求婚的时候，她母亲也曾很贤明地和她仔细讲过，所以露衣莎便毫无踌躇地接受了他。他实在是她的开情窦以来的第一个爱人。

她在这样长年的岁月中间对他是再忠诚也没有的了。对于去和另外一个人结婚的这一个想头，就是在梦里她也不曾梦到过。她的生活，尤其是最近的七年间的生活，老是充满着愉快的和平的色彩，对于她的爱人的远离异域她从来还没有感到过不满或难耐的心情；可是她却也老在打算着他的回来而在把两人将来的结婚当作一件事理的必不可免的结果看。但是呀，不晓怎么的她终于变成了一种奇怪的想法，把这一件结婚的事情总看作了将来很远很远的事实，由她看来，仿佛这件事情是非要到今生完毕他生开始的边际到来的时候不会实现的样子。

在十四年间她所盼望着、期待着和他结婚的爵现在如她所盼着的样子回来的时候，她倒同从来也没有想到过这事情的人一样，变得惊愕仓皇惘然不知所措了。

至于爵的惊惧震愕呢，在时间上比她的还要来得落后一点。他看看露衣莎，一看就觉得他旧日的那种赞美之情的确还有维护的价值。她比从前真没有变过什么。她仍复还保有着那种美丽的风度和温柔的雅致，而她的一举一动一丝一发他以为还是同从前一样的富有牵引力的。在他自己的一方面呢，他的应做的事情是已经做了了；他已可以不再去孜孜于求利求财了，而旧日的那种寻奇猎美之风仍旧和往日一样的甜蜜、一样的明朗在他的耳朵里吁吁地吹啸。他在过去在这些风声里听惯的歌声原是露衣莎这一个名字。他直到现在也已经有好久好久还很忠诚地确信着他所听见的仍旧是这一个名字，但到了最后他觉得虽则风声里所唱着的歌总仍看还是这一个，可是歌声里的人名却有了一个另外的名字了。而在露衣莎的一面呢，觉得这风声从没有比幽幽的微鸣更响一点过；现在可是连这微鸣都衰杀下去了，一切的事物都已经变成了静默。她半用意识似地静听了一忽儿，然后又很平静地转过了身仍复去缝她自己的嫁衣裳去了。

爵已经把他自己的房子规模很大很华壮地施了一番修改了。这当然仍旧是他那间旧日的农场里的老家；新婚的他们夫妇也非在那里住下去不可，因为爵不愿意抛弃他的老母，她老人家是不肯离去这一间她的老屋的。所以露衣莎就非离去了她自己的那间房子而去和他们同住不行；每天早晨，起床之后在她的那些整洁的处女时代的器具什物及娘家的一切所有物的中间走来走去走走的当儿，她看来看去总感觉得仿佛是一个人对于自己的亲爱者们的面孔以后怕将看不见了的样子。当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她原可以把这些物事带一部分

去的，可是呀，把它们的旧日的情形位置变换之后，那它们简直要不是本来的它们一样地变成一种新样子的。并且此外还有许多在她的这个满足而清静的生活里的特异之处，她大约也非全部舍去了不可。以后比这些娴雅过细的日课更要辛苦的操作，大约也总要丛集上她的身来。一间很大的房子不得不整理；朋友来往的交际不得不应酬；爵的严肃衰弱的老母不得不侍奉；而且农村里的节俭之风是很盛行的，她若用一个以上的使女的时候，那怕又要违反这一乡的习俗。露衣莎在家里有一个小蒸馏器备在那里的，当夏天的季节她老爱把玫瑰、薄荷、香草等的芳甘的花露蒸馏出来。但不久之后这蒸馏器也不得不高搁起来了。她的各种花露水原也已经积贮得很多了，可是此后单就为了蒸馏的快乐而去蒸馏的余闲总也要没有了吧。因为否则爵的母亲怕要以这事情为痴傻而笑她；她老人家对这事情况且已经讽示意见了。露衣莎最喜欢把麻纱布类缝接拢来，并不常是因为有缝接的必要，她不过单是想享受享受在这中间的单纯柔雅的乐趣而已。只因为想享受享受这重把它们缝接拢来的快乐之故，她曾经儿度的把已经缝好的接缝拆开来过了，这事情说出来大约她是总不乐意承认的，可是事实上她却老在那里干这一个玩意儿。在甘美日长的午后，坐在窗前，幽幽雅雅地把针头向纤细的织缝里穿缝过去的她，看起来实在好像是一位象征和平清静这一种情调的女神。但是在将来像这一种说起来原也可笑的寻求快乐的机会大约总也很少了吧。爵的母亲，这一位就是到了老年也专喜欢管人闲事、生性不驯的老主妇，或者也竟许是具有烈烈轰轰的男性的粗鲁气质的爵他自己，对这些优美而无意思的

老处女式的行为，大约总也要皱起眉头笑着出来劝阻的吧。

露衣莎对于她那间孤寂的住屋的整理与收拾，几几乎抱有一种艺术家的热狂的样子。她看了被她揩擦得亮晶晶同珠玉似地放光的玻璃窗，心里头就会感到一种真正的得意的动悸。对她的整理得清清洁洁，里面的物事件件都折叠得好好，秩序井然而且带有些防虫紫菊花三叶香草和清洁这一件事情本身的气息的箱笼抽斗之类，闲雅地看看，她觉得看一辈子也不会看厌。以后光就是这一件事情还能够这样的存续下去不能，她也觉得很没有把握。她常有许多预想将来的可怕的幻觉，因为太可怕了，一半她却不得不自责自己的无礼而努力地在把这些幻觉排除开去，这些幻觉不外乎粗野的男子用的物事，这儿一堆那儿一簇地周围散放着的杂乱情形；和因为一个粗野的男子处在其中的缘故，在幽静雅洁保持着融和的色彩的环境之中必然要起来的那一种灰尘龌龊与凌乱的样子。

在她的种种不安的预感之中，还有一件并不能说不重大的，是关于西撒的事情。西撒在狗的中间实在可说是一只被幽闭在那里的禁犬。在它的一生中的大部分它只住在那间不与外界往来的狗舍里过去的，同它的同类的交游当然是断绝了的不必提起，就是各种无邪的狗类的娱乐它也一点儿也不曾有过。西撒从它的幼年初期以来从来也没有过上一匹小白兔的洞穴边去静候捕捉一次的事情；上邻家的厨房门口去拖一块被抛出来的骨头来吃的事情它也从来没有做过的。这都因为当它还没有脱出小狗时期的时候犯下了一次罪的缘故。这一只相貌也很柔和，全体的样子也并不邪恶的老犬，对这一次罪恶的悔恨之情，究竟能有几许的深刻，那是谁也

不能够知道；不过不管它究竟有没有生到悔恨，总之它却受到了十足的刑法的谴责了。老西撒在怒吠狂叫里举起声来的事情是很少有的；它身体长得很肥，老在作打盹 想 睡 的 样子；它的蒙眬的老眼边上有两个黄色的圈纹看起来像煞是它戴在那里的眼镜；但是在一位它的邻人的手上却印着有几个西撒的雪白锋利的幼齿之纹在那里，因此它就不得不被系在一条链子的一头，孤孤单单地在这一间小舍里过它十四年间的独居生活了。被咬的这位邻人因为伤处的剧痛与怒恼的结果，要求或者将西撒来击毙或者将它完全放逐出去。所以狗的属主的露衣莎的哥哥就替它造成了一间狗舍把它吊系了进去。这已经是十四年前的事情了，在它的幼年活泼的浓兴之中它犯下了那一口可纪念的毒咬，以后除了在它的主人或露衣莎的严重监视之下以链子的一头为度，试过几次短短的游行之外，这一只老狗就完全变成了一个监狱里的囚犯了。本来就没有多大野心的它对于这件事情究竟是否在感到无上的荣耀的，却是一个疑问，但是事实上它的身上居然也因此而担负着了一点不值钱的名誉。村里的许多大人和一般的小孩都在把它当作了一只狞猛的野兽在看。从恶名声的方面说来，怕露衣莎·霭丽思的这只老黄狗的名声并不在被圣乔治所屠宰的那条毒龙的名声之下的。母亲们老在用了严重的叮嘱告诫她们的子女，教大家都不要太走近这一只狗的身边，小孩们听了自然最乐意相信，被一种恐怖的快乐所迷引，他们于轻脚轻手地偷跑过露衣莎的房子的时候，对这一只可怕的老犬总不免抛几眼侧视或回头来看它一阵。假若偶然间它作一声嗄声的怒吼，那周围就要起大了怖恐。行路的旅人偶尔到

露衣莎的院子里来的，总满怀了敬意对它看看，并且要寻问一声那链子究竟是坚牢的不是。西撒假如是照寻常的样子被放着的时候，那它也不过是一只极平常的狗罢了，决不会引起人家的什么注意解释的；但是一被链子来锁起，它的恶名就加上了声势到它的身上，而它自己的本来面目也就因而失掉，看起来就变得阴暗朦胧异常的硕大了。不过有宽大的理性和粗暴的气质的爵·达盖脱，对它却还能看出它的本来的面目来。他毫不会把露衣莎的婉转的警告摆在心上，敢大胆地直走上它的身边，去拍拍它的头，或者竟想试放它出来恢复它的自由。但因为露衣莎惊骇得太厉害了他才不敢下手，不过关于这事情他在这中间却总时时在很坚决地宣述他的意见。“在这里镇上怕再也没有一只比它性情更好的狗了，”他总是这样的在说，“把它像那样的在那儿系锁起来实在是一件很残酷的事情，将来总有一天我要把它释放出来。”

将来它们的财产所有不得不完全并合在一起的时候，露衣莎怕他总有一天要实行这计划的。她一个人会想象起西撒在这一个清静而不加以注意的村子里头乱暴狂跳的样子来。她在想象里看见无辜的小孩们在路上遇着了它被它咬得血涔涔滴了。她自身呢，对这只老狗原是非常之痛爱的，因为它是属于她已死的哥哥的遗物，而它对她也老是很柔顺驯服的；但是她对于它的那种狞恶的野性仍旧是抱有绝大的恐怖，坚信它是不会失去的。她老在告诫人家，教他们不要太走近它的身边去。她喂它的时候用的总是些玉蜀黍粉糊与小薄烧面包等制欲的食料，决不用那些由肉类与骨头弄成的有刺激与残忍性的食品去激起它的危险野性来的。露衣莎守视着这老

狗在咀嚼它那份单纯的食料，一边想起了她自己的就要到来的婚期，竟不觉惊愕了起来，身体上起了颤栗。可是将代那种香甜的和平融洽的情调而起的乱杂与纷扰的预感，西撒的狂乱怒闯的兆头，与夫她那只小黄金丝雀的乱扑乱跳的事实等，都不能给她以一点稍有变换的口实。爵·达盖脱却从来是就爱她的，他为了她并且是去苦劳了这些个年头了。不管它将来事情要变得怎么样，在她的一方面，总不能对他变作不忠不实而使他伤心失望的。她只在很优美地一针一针的细缝她的嫁时衣类，时间已经过去了，直到了去她的婚期只有一礼拜的日期之前。那是一天礼拜二的晚上，她们的婚期原是定在下礼拜三的日里的。

那是一天满月之夜的晚上。差不多九点钟的时候，露衣莎从村道上向下散了一程步。村道两旁都是成熟的稻田，是以矮矮的石墙作界的。石墙之旁生长着些丰盛的矮树之丛，中间也杂有些野樱桃老苹果等很高的杂树在那里。不多一忽露衣莎在石墙上坐下了，含了一种微微的悲哀沉思之情在向左右前后眺望。高高的乌果树丛与金莲花薮和悬钩子藤刀豆枝等结合交连在一处，把她四边围住了。她在这些枝藤矮树之间占得了小小的一席空地。在村道的一面和她相对的一方，是一排延长的树列。月亮射在这些树枝的中间。树叶闪烁，都反射出了一层银色的光辉。路上在那里交互闪动的是美丽的银色和黑影相交的斑点。空气里充满着一种神秘的蜜腻香甜。“这难道是野葡萄么？”露衣莎轻轻地自对自地说。她在那里坐了好久的一会。正想立起来走的时候，她却听见了些脚步声音和轻轻的谈话之声。于是她就不得不静止着不

动了。这本来是一个僻静的地方，她倒有点觉得胆小起来了。她想她应该在树影里静静地躲着，让这几个人，不管他们是哪几个，从她那里走过去才行。

但是当他们正要走到而还没有到她那里的时候，话声停止了，脚步声也同时地不再听得出来。她才知道这些话声脚步声的主人总也在石墙上坐下了；她正在想或者她可以不被他们觉察而轻轻地偷跑开他们，但正在这个时候话声又把静默打破了。这是爵·达盖脱的声音。她就静静地坐在那里听着。

说话开始之前先来了一声高声的叹息，这叹声同说话的声音一样是她所听惯的音调。“噢，”达盖脱说，“那么，我想，你总已经下了决心了吧？”

“是的，”另外的一种声音说，“我想到了后天就走。”

“那是李丽玳儿的声音。”露衣莎自己一个人在想。这话声连它的主人的形体都在她的心里唤醒过来了。她看见了一个高高的，身体长得很丰满的女孩，颜面是很有决心很细白的，在月亮光里看起来更觉得坚决更觉得洁白了，她的很浓厚的一头金发是编成一个紧紧的髻拖在后面的。是一个满保着那种乡间女子特有的强壮和丰润的女孩，她那种机灵的样子就是在一位公主的身上也是很配的。李丽玳儿是为村中大家所崇拜的一个宠儿；她恰巧正具备着那种可以挑动人家的赞美的特质。她是一个又善良又美丽又聪明的女子。露衣莎听见人家赞美她的话语也已经不只一次两次了。

“嗳。”达盖脱说，“我也没有一句什么话好说。”

“我也不晓得你将怎么的说。”李丽玳儿回答他说。

“真也没有一句话可以说得，”达盖脱重复着说，把话声

沉重地拖得很长。于是就来了片时的沉默。“我想那也是很好的，我并没有什么悔恨之情，”到了最后他又开始着说，“就是昨天居然那么的说出了——总之无论如何我们是把我们中间互相感到的感情说出了。我想这是我们大家都明明知道的。当然我是没有法子把事情少许变动一点的。我不得不就这样的下去到下礼拜就和她去结婚。我哪能够把一个已经等了我十四年的女人舍去，而使她伤心失望的呢。”

“假如你明天要这样的薄情欺她的话，那我就不要你了。”那女孩忽然含了热情大胆地辩护着说。

“嗳，当然我不会这样的给你这一个不要我的机会的，”他说，“不过我也不相信你真会不要我的。”

“你瞧着我可真会的。男子汉大丈夫，名誉正义哪能够不顾着的呢。假如有一位男子为了我或另外无论哪一个女孩而把这些名誉正义都抛弃了的话，那我将一点儿也瞧他不起哩。爵·达盖脱，你瞧着吧，往后你才知道我的厉害。”

“嗳，你马上就可以看到我将不为了你或另外无论哪一个女孩而把名誉正义等全都置之于度外。”他回答说。他们俩的话声，简直仿佛是两人各含了怒气互相在那里争论答辩的样子。露衣莎尖起了耳朵在听着。

“你觉得你非走不可的这一件事情我是很在替你痛心的，”爵说，“不过我也想不出法子，或者这是最善的一法吧。”

“这当然是最善的一法。我希望你和我都能够有充分的常识才行。”

“嗳，我想你倒是不错的。”爵的声音忽而变了一种柔和抚慰的低调。“喂，李丽，”他说，“我是总可以马虎过去的，但

我真不忍想到——你总不至于为此而烦闷伤心吧？”

“我想你总不至于看到我将为了一个已和他人结过婚的男子烦闷伤心。”

“嗳，我真希望你能如此，——李丽，我真希望你能如此。我的心只有上帝知道。并且——我希望——将来你总有一天——或者你会——遇到一个另外的人，——”

“我想我也没有必不会的理由。”忽而她的话声调子变了。以后她就用了一种甘美清澈的声音，说得格外的响，就连在大道之外都可以听到她的话声。“不，爵·达盖脱，”她说，“我这一生中是再也不想和另外一个人结婚了。我是有彻底的常识的，我哪会故意去摧断我自己的肝肠忍心去做一个大傻瓜呢？我可是再也不想结婚了，这一点可以保证你的。我并不是那样的女子，可以把这事情重来一遍的。”

露衣莎在矮树丛的背后听到了一声深沉的感叹和一种温软的动摇。然后李丽又开始说——这声音听起来仿佛是她已经立起来在那里的样子。“这下回可不能再来的了，非加以制止不行。”她说，“我们在这里耽搁得也太久了，回去吧。”

露衣莎在那里坐着呆住了，一边却在听着他们走回去的脚步声音。停了一会她也站了起来轻轻地溜回了家中。第二天她把家里的事情仍旧很有秩序地做了；这是同呼吸一样地有一定的程序的事情；但是嫁时穿着的衣裳她却不再缝了。她坐在窗边尽在那里沉思默想。到晚上爵又来了。露衣莎·霭丽思从来不晓得她自己是有应付事情的外交手段的，但那一天晚上正要用它的时候她却也居然自己在她的仅少的女性的自卫武器之中发见了，虽则这原不过是一种性质很柔和的

武器。就是到了现在她也几几乎不能自信她所听到的是真的不错的，她还在疑惑不决，假如她把她的婚约解除的时候究竟会不会给与爵一个很大的打击的。她非要暂时把她自己的关于这事情的意思隐瞒一下，先来探探他的意思看不可。她的这外交术居然成功了，最后他们俩竟达到了互相了解的程度；不过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他也和她一样的在害怕，生怕他自己的心迹要破露出来。

她并不提起李丽玳儿的名字。她单只是说，她对他也并没有一点不满意的地方，不过她像这样的一个人已经住得很久了，真怕把她的这一个生活样式来改变一下。

“嗳，露衣莎，我是决不怕的，”达盖脱说，“我若老老实实地说，那我想或者这样倒也比较得好些；不过假如你若愿意守约嫁我的话，那我到死为止决不会有二意的。我想这一点你总明白的吧。”

“是的，我是明白的。”她说。

那一天晚上她和爵分手的时候觉得比在往日还要恩爱，他们俩有好久好久不曾感到这样的温存慰贴过了。两人各握着了手，立在门口，悲哀的记忆的最后一阵大浪各打动了他们两人的衷心。

“嗳，这却不像诸事已经终了的样子，如我们所想的一样，露衣莎，是不是？”爵说。

她只摇了摇她的头。在她的沉静的脸上却露现了一阵小小的痉挛。

“我若能帮助你替你做些事情的地方，尽管请你来叫我，”他说，“我是永也不会忘记你的，露衣莎。”于是他就和她亲

了一个嘴，沿着村道走下去了。

露衣莎，在那一天晚上只剩了她孤零丁一个人的时候，也稍稍流了一阵眼泪，她却不晓得究竟是为了什么。但到了第二天的早晨，当醒转来的时候，她觉得自己正同一位怕把江山失掉的女皇得到了确实的保证的时候一样。

现在是高茎的杂草可以尽管在西撒的那间幽居的小舍周围丛生起来，雪也可以继续不断地落上它的这间小舍的屋顶上来，而它却决不会到不防备的村子里去狂暴作乱了。现在那个小金丝雀夜夜可以尽管由它去滚成一个和平的小黄圆毬而安眠，不致被恐怖惊醒转来而将它的翅膀打扑上笼丝去了。露衣莎可以由她己心之所欲，尽量的去缝接麻纱，蒸馏蔷薇，打扫揩擦与整整齐齐的折叠衣类去了。那一天下午她在窗前缝着针线，觉得完全是沉浸在和平的空气里的样子。高高的、挺直的、艳丽的李丽玳儿从窗前走了过去，可是露衣莎却一点儿也没有感到难受。假如露衣莎·霭丽思在不晓得的中间因图一时的安逸而将她的永久的权利卖去了的话，那也是无伤的，这一时的安逸的滋味实在是鲜美得很，并且到如今为止在这样长的岁月里，这实在是她的唯一的慰安满足的源泉。和平的静肃与狭隘的安宁在她实在是同永久的权利一样地适合的。她邈想着一长列的未来的日子，看到了这些日子都是圆滑无疵纯洁得同一串念佛珠上的珠子一样每一天总同其他的日子相像，她的衷心就不觉充满了感谢之情而高涨了起来。屋外头是炎热的夏天的午后；空气里散满着繁忙的收获期里的人和鸟与蜜蜂的声音；有喂喂的叫声，有金属器具击冲的声音，有甜蜜的嘤嘤鸟鸣之声，有冗长的蜜蜂

的哼声。露衣莎坐在那里，心里头满贮着祈祷的时候的虔敬之念在细数她的未来的日子，真像是一位从庵院里解放出来的清静的尼姑。

上面译出的美国Mary E. Wilkins 女士的一篇小说 *A New England Nun*,① 系由纽约Harper & Brothers书店出版的小说集*A New England Nun and Other Stories*② 里译出来的。原作者味儿根斯女士于一八六二年生在 Massachusetts的Randolph③，家里是一个严守着Puritanism④ 的清教徒的家庭，年纪很轻的时候曾被携至 Vermont⑤，到了女学校卒业之后，又重回到了兰道儿夫来。一九〇二年和Dr. Freeman结了婚，以后就在New Jersey⑥ 住下了。一八八六年印行了她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嗣后就有许多长短篇的小说创作出来。她善于描写纽英格兰人的顽固的性格，美国的一位批评家William Lyon Phelps⑦ 至比她为左拉、高尔基，说她描写下层工农的情状性格，要比上举两大家更来得合理逼真。少年批评家Carl Van Doren⑧ 也说她是美国local fiction⑨ 的代表者，在加以无限的赞许。我也

① 英文：M.E.威尔金斯的小说《一位新英格兰的尼姑》。　——编者注
② 英文：《一位新英格兰的尼姑及其他》。　——编者注
③ 英文：〔美国〕马萨诸塞州的伦道夫。　——编者注
④ 英文：清教主义。　——编者注
⑤ 英文：〔美国〕佛蒙特州。　——编者注
⑥ 英文：〔美国〕新泽西州。　——编者注
⑦ 威廉·莱昂·弗尔普斯。　——编者注
⑧ 卡尔·范多伦，美国作家。　——编者注
⑨ 英文：乡土小说。　——编者注

觉得她的这一种纤纤的格调，楚楚的丰姿，是为一般男作家所追赶不上的。译文冗赘，把原作的那种纯朴简洁的文体之美完全失去了。并且浅薄轻率的译者，对原文总不免有解错的地方，这一点要请高明的读者赐以指教才行。

还有原文里的几个名字，因为译者读不清楚，所以仍将它们写出在下面。

女主人公 Louisa Ellis.

男主人公 Joe Dagget.

还有一位女人 Lily Dyer.

狗 Caesar.

圣乔治的毒龙 St.Georg's Dragon.

最后原作者弗丽曼夫人的其他的著作的重要者，顺便也举两篇在这里：

*A Humble Romance and Other Stories.*①

*Silence and Other Stories.*②

*Pembroke.*③

*The Portion of Labor.*④

*The Shoulders of Atlas, etc.*⑤

一九二九年三月

（原载一九二九年五月《奔流》月刊第一卷第九期，据《达夫所译短篇集》）

---

① 英文：《谦卑的罗曼史及其他》。 ——编者注
② 英文：《沉默及其他》。 ——编者注
③ 英文：《彭布罗克郡》。 ——编者注
④ 英文：《劳动之一》。 ——编者注
⑤ 英文：《阿特拉斯的肩膀》等。 ——编者注

一个败残的废人[1]

约翰尼·阿河[2]

去年夏天，我们——我的朋友一位画家和我自己——住在北萨佛拉克斯上部的一处农场里过夏。这农场去吉许道儿夫约莫有大半英里的间隔，坐落在一条狭隘的半岛当中的一区风景很好的地方。我那位朋友的到此，原是为画自然的风景而来；而我呢却只往各处去走走将光阴在无谓的幻梦之中消度过去罢了；手里头捏了一本书我在他的旁边会直挺挺躺睡下去，并且有时候在那些丰肥的野草上躺着也竟会蒙眬地睡着的。

我们过的，真是一种幸福的不顾前后的艺术家的生活，各自都在欣喜，欣喜我们会这样的富有这么些个特异的天赋思想，各自又都很有确信，确信我们是十分具有把这些思想表现具体化出来的能力。

---

① 本篇收入译文集《小家之伍》时后面的附记稍有删改，其中附记第二段"则还有下面那样的书——"后所列书目中，第三本书后删去了 *Gutshestzer Hellmann und andere Novellen* (kürschners Bücherschats 134)。第五本书后删去了*Panu · ubersetzt* Von E. Schreck. Leipzig 1899。——编者注

② 约翰尼·阿河（Juhani Aho），今译阿霍，芬兰作家。——编者注

农场的上下又尽是些活泼天真，很多兴趣的人，农场的主人最喜欢说话，实在也有点瞎吹瞎说的地方，可是他的心却是很好很善的；农场里的女孩子们也都机灵喜乐，很会说话，主妇是一位容貌娴丽有才干而又很柔和的萨佛拉克斯的女性。在家里差不多是不大看得见她的，而实际上却似乎是她在那里指挥管理农场里的一切。洗过澡，吃过晚饭，或在那间很大的吃烟室里，或在前室的台阶上，我们和农场里的家族全部坐着谈着，兴高采烈，每有到了半夜还不停息的时候。

在这农场里可是还有一位人物住着，这位人物当我们全体在一道作闲谈的时候，从来也不曾来参加过，而实际上也似乎并不是属于这家族中的一位族人：是一个中年的瘦长的男子，颜色是黝黑的，两眼深陷在额下，浓厚的一头头发老是乱蓬蓬地披着似乎是从不加以梳刷的样子。吃饭的时候他原也和主人在一张桌子上吃，吃的面包也是和主人的一样的；不过他用的白塔油盆和牛奶罐却是有他自己的一份的。假如我们都坐在吃烟室里呢，那他就伏处在前室的台阶之上；假如我们走到了前室里去呢，那他就走转了身爬上扶梯去了，从那里望出去，他牙齿咬着了烟斗，差不多是可以看得见水面的。他老在哼吸着烟，当一筒烟还没有吸了的时候，他就要把残烬从烟斗里抓出，另装一筒，重新点火，再吸起来。除此而外，别的事情他什么也不做的。大家从来也没有教他去做过工，田里也不曾教他去过，林里也不曾教他去过。可是拿着了他的钓鱼竿他却能几个钟头的痴坐在水边，有些时候，他兴致到了，也时时会补缀那些鱼网鱼篮之类的

捕鱼器具。一礼拜中他要去吉许道儿夫两次，从那边的商人那里去接取些新闻纸类来，去一趟他总大抵要把那一天的时间整天的费了才回来。好容易终于走回来了，那他的牙齿之间总老有一枝短短的嚼烂的烟卷尾巴含着，这烟卷尾巴他总要再把它装到烟斗里去重吸起来。新闻纸类他总老是在路上的水壕边上读的，我们有时候出去散步，往往会遇见他在那里耽读他的新闻记事，好像是完全被这些新闻纸上的文章吸收住的样子。

起初他总老是避开我们，当我们从他那里经过的时候，他总要把头掉转，朝向别的一方面去。但是后来他也把我们的新闻纸类一并拿取了来，而我们也常常以枝把烟卷送给他吸以后，他却和我们有点接近起来了。爱吸烟卷大约是他的一个弱点。有时候即使他已经把淡巴菰在烟斗里装好了的时候，他也会马上仍复把烟斗收起，而很热心地点起那枝你送给他的烟卷来吸。

往后过了一晌，假如我们在一块稻田，一处草地或一所有树林的山坡上安顿驻下的时候，那他也会跟近前来，起初总是很注意而保持着一段相当的距离，然后可是终要渐渐地走近，近到他能够看出我们画上的一石一草为止的地步。到了这里他就会将注意全部深注在画上，甚而至于可以把他的烟斗都完全忘掉。我在边上私下仔细地守视着他；老看得见他那张平时是那样地死气颓唐的脸上忽然会现出十分紧张的神气来，当他在忙着移动他的双眼，很有趣似地把野外的风景本身和画上的风景对比的时候。

“您是农场主人一族的族人么？”有一次当他已经跟我们

在一起得好久之后，我这样地问他。

“不是的。”他匆匆不经意似地回答了一声。

“您当然总也不是在那里帮工的农奴吧？”

“农奴？——不是。”

我可不能再追问下去了：“那么你究竟是什么呢？”因为他并不来妨碍我们的工作，所以我们也落得不去管他的闲事，并且此外他还自动地肯替我们拿拿画具之类。

从他的用钱俭约方面推想起来，我们猜想他或者是主人的一位亲戚而又是头脑不正有点神经病症的。

有一次遇着了偶然的机会，我们就想从主人那里探听出这事情的前后关系来。

“他的头脑是并没有什么病的，而他也不是我的什么亲戚。他的出身原也是很高贵的；不过他却自己不习上。他的哥哥，系在首都的一位官吏，他上这里来，把他安置在我们这里作一个寄住的常客；现在他寄住在我们这里已经有五年了。他的老母，对于他的住宿每月付我十个马克（五圆）；这钱是由邮局直接寄给我的。对于他自己，她们却只给他几毛钱聊作他的买烟草及衣服之用。可是他得到了钱，总一下子就去喝酒用完，于是他就不得不吸食我们的杂草当烟，不得不穿着我们农夫的粗衣服了。我们曾受有最严厉的嘱托，教我们除咖啡之外，切不可将酒类及其他的物事给他。”

“他从前是干什么的呢，您知道么？”

“那我们却不知道；在他的教会证书上面也并没有什么写在那里。有一次喝醉了酒后，他似乎曾在女孩子们面前大吹过的，说他从前可了不得哩，哪里是像现在那么的呢？

各地各处他都相当的走过的，好多国的皇居首都他都是去看了来的，要不是他自己觉得无聊没有意思的话，那他早就可以成一个有名的大人物了。喝醉酒后我们觉得他实在太难。可是等酒精一消散后，那他就马上会沉静下去不欢喜多说话的。因此我们让他这样的住在这里，也觉得并没有什么不惯。”

“他平常做点什么事情的么？”

“正经的事情是什么也不做的，除了在夏天去钓钓鱼，在冬天用麻索去捉捉野兔之外。有时候当大风雪的正中他却会把皮衣着上，跑出去上外面那堆柴堆的边上去劈生火炉的燃料，或到牛栏马房的后面去砍细柴去的。这大约是他觉得很有趣味的一件玩意儿，因为我们这里却并没有谁在强迫他干这事情啊。”

我们又问，他此外的时间究竟是怎么样的消度过去的？

“在冬天他老上租借图书处去拿了书籍来读。书读完了呢，那他就会整天的歪倒了头坐在那里，拼命地吸他的烟，如你们所看见的那么地。他不爱说什么话，他在想的事情从来也没有说过一言半语。在起先有一次他曾从那位商人那里去买了些纸来，用了铅笔在纸上画了些房屋呀树木呀人物之类，”——这是正当那时候走到了我们在谈话的地方来的主妇说的话。

“呵呵，那些真是无聊极的东西。”主人毫不经意地说。

我的朋友的好奇心却被挑动了，所以问说，可不可以使他看看这些画的东西。

“我们可全没有把它们收藏起来。不过或者也许是在女

孩子们的抽斗里放着的。在他的得意喜欢的一个时间里他曾把这些画送给过小女孩子们，并且还吹着说，他是把价值几百马克的作品送给了她们了。那当然不过是一个疯子的瞎说。”

主妇可是仍旧教女孩子们去找去了，教向各抽斗里一只一只地找寻过去，她们终于也寻出了几张样子不同的纸片来，在这些纸上有很有力的黑色墨线画在那里，画的是一间房间的内部和窗边上的一架织机的速写。伏在机上的那个女人，极像农场主人的长女的样子，系从后面看过去的。另外的一张纸上画的是一匹马，正在开始从一只井水吊桶里饮水，一个农奴用了脚在把吊桶从井的木栏里推滑出来。第三张画不过是一幅极简快的速写；可是看画的人已经可以看出作画者在想画一个牛栏，里面有几只牝牛浮现在熏蚊蚋的烟阵里的。

“这家伙倒是一位艺术家！”我的朋友叫着说：“你瞧，这少女真是典型地被画出在那里，而这马又是画得很正确的！这速写真写得好极。我现在却开始了解起他来了！”

渐渐地我们明白起这一位有画趣的奇人来了。他对我朋友的作品把画与自然比较的那一种眼光我也能够了解了。我当时就感到了一种特别的兴味，想把关于他的事情再知道一点，关于他的生涯身世再详细晓得一点。

可是到了第二天的早晨，虽则我那位朋友在农场附近的岸边又开始在画一张新的大画，我们想等着他来而他却不再来了。他正去捉了鱼回来，可是等他看见了我们在岸边的时候，他却把小船不摇到往常靠岸的埠头来上岸，而又老远地摇

了出去，在半岛的极远的地方走上了陆地，于走回农场来之先，又向田野里去绕了一个大圈。

那一天有一整天他没有和我们见面；到后来我们和他在台阶上遇见的时候，他也避开了我们的视线而几乎没有理会我们对他所说的寒暄套话。直到过了几时，我们才听见说，女孩子们把我们曾看了他的木炭画的事情告诉他了，他就马上把那些画要了回去，将它们烧毁了。

若不是一个完全偶然的机会将这秘密暴露了的话，那我们对这一位只在使我们的好奇心增长起来的奇人，也许会另外更详细的事情一点儿也不知道而就和那农场别去的。

夏至那一天的前晚，我们在农场后面的高山上用了一只买来的烟脂艇和一只主人送给我们的旧烟脂桶点起了火来。因为这一天也正是我那朋友的生日，所以我们就招请年长者来饮郭老格酒，年青的来喝啤酒，妇人及女孩子们来吃柠檬水和烧制的饼果。当我们正在忙碌准备的当中，我们的那位怪友却不走开去而仍在农场里徘徊着，这一天他似乎比往日不同，对我们有点减少了怕惧恐怖的样子。大家一道洗完了澡，结成了队伍要从农场出发的时候，因为他也正站在边上，所以我就问他愿不愿意和我们一道走上山去，同我们去喝一杯郭老格酒。

他虽然有点迟疑和畏缩但很显然地表示了最高兴的样子对我谢了一番，并且自动地愿意帮助着小孩子们将啤酒箱等搬上山去。当我们到了目的地点，在山坡上的一块平坦的大石上将各种酒类陈设好的时候，他开始和青年们一道去拖拢

生火的树枝柴垛来了。肩上担着了枞树的枝条，他时时从我们的身边走过，搬到了，就用力把这些树枝向地上一掷，掷得地面锵然有声，然后为再去多采的原因他便再从原路走回到树林里去。可是当我们招请了他一声，请他自己来调制饮用郭老格酒的时候，他也就在我们的中间留下了。我们的一团，就是农场的主人和另外的几个住在左近的农场所有者们，本系与我及我的那位朋友围成了一个小圈，团坐在那里的。

当他将水注入酒杯里去的时候，他的手是显见得在那里发抖；他在盛糖块的盘里检括起糖来的当中，手指头是在痉挛状的钩曲着的；费了好大的气力他才能把几块糖弄进了水去。

大约他自从最后的一回调制饮用郭老格酒之后，到这时为止，总有好久好久不饮这酒了。我们劝旁人同时也劝他干杯，并且同大家杂谈了些天气风向与农作收割的话，并不特别的去问他的身世搅乱他的精神。他很勤奋地在饮酒吸烟，一枝烟卷直要吸到了尾巴上卷在那里的木棉的地方才肯抛掉；并且人家并不请他吸第二枝他就马上把新的一枝点上了。

但是他忽而突然地问我们说："山上的火不是应该点燃起来了么？"

他很自在地直视着我们，他的沉郁僵硬的脸色变得带起活泼的神气来了。脸上的神气表露着似乎是充满了难得遇到的怠倦之后的喜悦的样子，平时的畏缩恐惧的地方，踪迹也没有地消失掉了。等我们对青年们叫着，教他们去点燃起火来的时候，真想不到他又忽而兴高采烈地举起了杯来说："大

家许我为祝先生们的健康喝一杯酒么？……我们原没有相互的绍介过，……我的名字是福斯白耳格。”

我们谢了一番，他慢慢地吮吸着竟把大杯里的酒干了一半。

我们为参加点火的原因大家爬上了山。他劝告青年们说，点火的时候，要在几方面边上同时点上才行。

“注意，看这火在烧起来了！”他说。

我们围立在那丛熊熊在燃的火焰的周围，火焰霍霍杀杀地响着，从各面燃起，火头尽在向那枝枞树顶点的上面集中飞舞，这枞树原是当作一堆柴堆的尖顶被插在那堆燃料之上的。火焰烧到了那里，拍拍几声就集成了一团，变作了许多绯红的长舌，在向软空气里伸吐吮吸。

少年们高声叫着万岁，接连着在把枞树枝条的捆把投入火焰中去因以助长火势。

当这中间我正在细心地观察立在我旁边的福斯白耳格，他只目不转睛地在凝视着火焰。

他伸直了脚很神气地立在那里，两手是插入在裤脚袋里的，帽子歪在一边的耳朵高头，一枝快要烧完的烟卷尾巴含在口角的边上。他的眼睛里闪烁出了一种热情的研究的视线，这种注视闪烁的视线只有画家们当发见了一个画画的对象题目的时候才能有的。忽而他伸出了手来，指示着天空和火堆周围的轮廓对我说：“这一个绘画的印象真是伟大得很的呀！”

“不错，真是。”我稍稍感到了一点惊异回答他说。

“那一边的天——你瞧，岂不是像黑曜石那么的黑的么？

然后在远一点的地方又是那一种淡明的变化；您看那些小姑娘们的红红的脸和蓝色的胸围，这颜色辉映得多么鲜艳啊：这真华丽极了——是不是？——那边远处又全是天光的领域了。”

“是的不错，您说得真不错，”我对他说，在这一瞬间我实在也没有别的话可以说，可是到了此刻我也不能自禁了，所以就问他：“您也是画家吧？”

“是的，我也曾经画过的。”

别的话他也不再说什么，可是照他立在那里的姿势他动也不动地又鹄守了一阵。他的脸上不断地在起奇异的痉挛，我觉得他似乎是在那里全身发抖的样子。大约是郭老格酒已经在起作用了吧。

“我们大家来干一杯祝贺的酒吧——喝吧，喝吧，小姑娘们，少年的朋友诸君，喝，喝啤酒，吃柠檬水——然后再来跳舞！”我的那位朋友叫着说。

一群人分散成了几组小组，有些是在左右颠摇着的，有些就跳舞起来了。农场所有者们拿了酒杯移近了火堆的旁边，我们三人却在我们自己的酒杯旁边坐下了。因为我们邀了他一声，福斯白耳格就马上来和我们成了一起。

当我们调制好了新的郭老格酒以后，我的那位朋友问着说：“我听见说您也曾经画过画的。”我们的这位客人对于这酒的调制混合的工作是很热心紧张的，不待糖块的溶解，就从杯里长饮了一口，酒的中间还有一半是纯粹的白兰地精哩。

“啊啊，我是好几年来没有画过画了。”

“但是你还是在画炭画的吧？”

他并不回答，但又重新喝了一口酒，并且把烟卷的烟深深地吸食了一口进他的肺腑中去。

“在海耳寻格福尔斯艺术院内有两张画挂在那里的福斯白耳格先生就是阁下吧？”

“是的，在那儿是有两张的，但是那两张是一点儿也没有价值的东西。我想请问一声，您先生是不是曾在提由塞耳道儿夫学过画的？”

“不是的，我不是在那里的，我只在巴黎学了一晌。”

“是的，从您的自然解取的方面就可以看出来的……现在大约总谁也是往这一方面去的了……可是有一个时候在提由塞耳道儿夫却也很可以画的哩……霍儿姆白耳格就是在那儿画的。”

“您是认识他的么？”

“还要问我认不认识他？哈哈，我们是每天晚上在俱乐部里一道厮混着的。一个精力充盈的人，”他叫着说，仿佛是感到了一种内部的冲动，想把他压制住的感情的堤防一时冲破来似的，“不不，你们这些时髦的年青的巴黎画家，你们哪里有同他一样的学力，你们还不能同他一样地了解自然哩……你们是没有理想的，——理想你们是没有的；可是艺术所要求的却是理想！

“你且看一看这一个夏天的晚上……”

“可是你自己为什么不再画画了呢？”我那朋友有点带讥讽似地说。

“我并不在说我自己，也不在说您老人家……我只在说

大者远者……个个的个人所想望的是什么东西？……个人是要死去的，艺术是永在的……艺术万岁！——艺术是神圣的，伟大的！芬兰的艺术万岁！”

他用了蛮武有力的姿势把他的酒杯在摇舞着。全身的血似乎渐渐奔注上了他的头部，两眼闪烁起来了，额部的皮色也和他的思想言语一样，变成了清澄洁化的样子。

我们都感到了奇异在注视着他。

“您还有淡巴菰么？”“谢谢！请您恕我，可是今天真喜欢得我要死，我真喜欢遇见了同志……为什么您不上提由塞耳道儿夫去学呢？……啊啊，在我，仿佛觉得我们是旧相识的似的！……和我同在那神仙之境！……唉，嘿，关于我自己可是还有什么可以说呢，——我是一只难破的船，一个败残的废人！”

“凭什么您就这样坚确地晓得自己是败残了呢——您真是一个大大的悲观者。”

“我也不晓得是凭什么理由，并且另外的人也没有一个人能够晓得的，不过总之是有一天感觉到了这样，往后就继续着说，如此如此完全是完了……一只难破的船……一个人的成功与否原是系于天命的……您老人家今天真功利得很——可是我又要说一句：我还可以显点本领给您看看……请您明天给我点颜料和画布，诸位……”

“好，万分的愿意！”

“嗳嗳，是的是的是的……就是这么一套，好，万分的愿意……您的技功真好！……这就是我的弱点，可是技巧并不是一切，……霍儿姆白耳格说我有特异的色彩感觉……请恕

我的自赞自称……艺术院里的画是些什么东西。那不过是些粪土罢了，我是晓得的……我可是有一个绝妙的想头抱得很久很久了，本来是两个……这样的一个澄明的夏天晚上，火在熊熊地燃着……于是：'围在死葬积薪边上的人们'……'火与白夜的战斗'……您懂么？……唉嘿，您懂得什么，您是不懂的，而我也不能够说出……算了吧，再见什么的鬼！诸位先生，我祝你们的幸福！"

他似乎是变得很懊恼的样子；可是当我那位朋友说这实在是一个很好的想头的时候，他的那种柔和的态度又回复了。眼睛里充满了眼泪，他渐渐地开始自己对自己的说起独语来了。

"这样的一个夏天的晚上，这样的一个北国的、伟大的夏天晚上！何等的美丽——如何的美丽呀！为什么大家不画这样的画呢？上一面展开着芦苇之林……在另一边的海岸立着一间草舍……浓雾包围着海岸的一带……一个渔夫鹄立在芦苇的边上……牛羊的铃声在响……但是这也许并不是属于这里的……可是为什么这是不能属于这里的呢？……这画一定要画得这样细腻，使人相信能够听得见牛羊的铃声和其他的声音才对……许多其他的声音——如托配留斯的关于北国夏夜的澄明之所说：'您在天上的无论哪一处地方都把太阳和月亮画出了——在天上——是的——可是这夏夜的透明，这全无阴影的澄明，这光线自来自'——我想不起来了——我没有精力——没有技巧——"

他从杯里喝了一口酒，想把他那摇动错乱的思想集中起来，可是依旧显然地不能够说出他所想说的意思来。

“否否……嗳，万岁！我不——能够——再——”

“您何以知道呢？只教您想好好的干，那仍旧是很好的。”

“您说什么？否否，这完全是不对的……您明明是知道的，我从您的眼光里就看得出来，您的所以要这样地说，不过是算对我的客气……我可是不十分愿意承受人家的同情的……纵使我是变了半文钱也不值的时候——您只在那里苦我！……您还有白兰地酒么？再给我些！”

农场的主人这时候正为重新来混合调制郭老格酒而走了拢来，他一半也是说着玩似地回答说：“这可不行，他可不能再喝了！”

这些极端不同的许多感情情愫如何的在这一位老画家的面上交互变换着的样子，实在是一件再奇妙也没有的事情。本来是在系缚着他的精神的铁链渐渐地解脱了；他得到了放胆直说的勇气；当然他是正想把在胸中郁积得好久的一切倾吐出来的。

艺术家的冲动终于又回复崛起在他的心灵里了。希望从厚层的冰堆下溶解了出来，他差不多含着了眼泪说述了他的最深的意思。在极短的一瞬间中他又得到了对自己的自信，可是不久一忽马上就又陷入了昏乱，自信消失了，这自信却变成了一种痛恨懊恼之情。农场主人来的时候却正在这一个最不凑巧的瞬间，一言道破又使他感到了幻灭的现实。他的眼睛里就同电光似地闪出了一道最惨恶的毒视，他的嘴也极猛烈地抽动得歪了。

“你是来干什么的？滚你妈的蛋吧！”他大声叫着说。

“可是，可是，我岂不也是被招请来的客人么？……假

如，万一要是先生们不愿意……”

“不，不，绝对的不是的，您请坐下吧，这儿地方很宽，我们大家的座儿也尽有着哩！”

“农场主人，我对你说，你跑将拢来，把我们的话头打断，是极无礼的事情，你晓得么？我的喝不喝酒，与你又有什么相干？”

“那原是一点儿不与我相干的。福斯白耳格，对一句笑话你要这么地发气干什么？”

“那并不是笑话……你是一个最卑劣的坏东西。你这家伙同侦探似地只在窥伺我的行动……村子里到处去打听，打听我到哪里去过没有，去喝过酒没有，还要对那些商人和上吉许道儿夫去伪造出许多谣言来……你难道是我的保护人么？我倒要请教请教！”

“这是谁对你说的？……你且问问先生们看，问他们究竟听见过我说你什么……”

“吠，我难道会不晓得么？你在各处走着说着……你这无智的，龌龊的东西……你这卑劣的——”

“他老是像这样的来寻吵闹的，现在先生们可自己能够看明白了吧，看他喝醉了酒之后就……他真是一位很上等的大先生！哼，实在恐怕只是一个不中用的大先生罢了。”

“你才是一个不中用的贱材……我真在瞧你不起哩，像你这一种东西，我看都不要看，只配将屁股来朝着你！”

“呵，这真是一件奇事，像你这么尊贵的一位狗大人倒也会到我们这里来，和我们一桌儿的来吃饭。”

“我在这儿吃饭住宿是出钱的！”

“是你出的钱么？恐怕不是的吧，你吃的东西，是另外的人付的钱！……你是得到一个钱就喝一个在肚里的。”

“你的不喝酒是因为你太鄙吝贪污的缘故。”

依这样的可悲的样子他们俩尽在继续着吵闹过去，这中间四边的人都走拢来站满了。福斯白耳格一边吵着一边还用白兰地斟满了他的酒杯，尽在连续不断地喝那种不和糖与水的纯粹的酒。

他酒一天一天的喝多来，因而和人家争吵的事情也一场一场的加多了，结果就弄得没有人同他来往，他的日常的交际范围就愈趋而愈下。所受的教养痕迹一点儿也没有了，他的语言举动每要使人想起一个无聊的放荡败落的下流文丐来。我们听他的骂詈听得厌了，所以就要求他，请他和我们一道儿走下山去。但是这么一来，他的怒气就迁向上我们身上来了。他用了一个败落才子所有的全部的怨恨恶毒来开始攻击我那位朋友：“是的，你们是很好，有你们亲人族类的绝好的同党，保护，与奖学的基金。但是谁来管那些穷人的子弟呢！……”随后他又把这贫穷的问题忘掉，开始诅咒起天和地和他自己来了。

“可是，喂——朋友！”

“别来管我！……你们走你们的吧！你们这些大先生，这些蠢家伙！我是一只难破的船……一个败残的废人，可是我对全世界还要报我的仇哩……他妈的滚上地狱里去！”

他把那只空杯狠命地向一块石上一掷，弄得这一只杯子打成了许多破片。

可是当他正要将另外的杯子也这样的打碎来的时候，农奴们就赶上去把他捉住了，于是就演成了一场正式的武剧。

他是完全连吐气都不容易吐，因精神的亢奋而疲劳极了，所以受了几下突击之后，就颠摇了起来，全身跌倒，躺下了地面。

他不能再立起来了，空空的试想起来了几回终于没有结果，他就在那里陷入了酣睡。

我们很为他的不幸而悲，可是看到了那些青年们的环立在他的身旁，摇撼他取笑他的举动，心里又感到了深沉的不快。衣服——这是说他所穿着在那里的仅少的衣服——是上下翻乱的，消瘦的胸膛露出在外面，秃顶的扁平的一个头，帽子早已滚入杜松丛里去了，嘴角活像一个死人，软弱地弛张着在那里，全体是像这一个样子的他，面朝了天重重地呼吸着气，酣睡着在地上。

太阳已经升起来了。夏至之日的初阳光线投下地来就照出了这一幅可伤的惨景。

他原也是有过他的梦想，努过他的力的，正像一颗从黑暗的阴郁的天空里照出来的明星一样，我们也正只见到了一痕他的过去的痕迹。

“我每当看见这样的败残的艺术家的时候，”我的那位朋友很悲哀地说，“心里总要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苦痛。假如境遇好一点的话，那他的前程进境又谁能够说得，并且假如使他处在和我自己及其他许多画家的同一环境之下，那或者他的成就要比我们的更大更远也是说不定的。你或者还记得起他的两张画吧，是我有一次指给你看的。那两张画是明明在表现着特异独创的思想的，虽则缺点也是很多，这在他那不明了的谈话里原也自己在那里承认。

我们把在他周围闲散着的许多粗野的青年赶了一赶开；其他众人也各自为回家而走散了。然后我那朋友拿了一件外衣来打开，把它遮盖在他的身上，使他得免为朝晨的寒气所侵。

“让他睡着吧——明天我们可以接他来和我们在一道；或者他是还有可以造就的地方留存着在的哩。”

可是到了下一天和再下一天，我们都没有见到他。直到了第三天他才走回农场里来，轻轻绕屋后一溜，他就走上他睡觉的那间浴室间里去睡了。他的身上只剩了一件衬衫和一条裤子。他的帽子和我那朋友的一件外衣，直到后来我们才听见人说，那是在吉许道儿夫的那家密卖私酒的店里当掉换了酒喝了。

上面译出的，是 Finnland 作家 Juhani Aho 的一篇短篇，名*Ein Wrack*①，根据的系德国Josef Singer Verlag出版的一本短篇小说集名*Das Skandinavierbuch*②。这书的编辑者为Max Krell。本篇即系编辑者亲自从芬兰原文译出来的东西。

关于原作者约翰尼·阿河，我所知道的也很少，只晓得他于一八六一年生在芬兰的Iisalmi in Savolaks. 年轻的时候，曾在巴黎留过学，去世的年份是一九二一年。本名Johan Brofeldt③。他的著书之被英译者有世界名小说集里

---

① 德文：即芬兰作家约翰尼·阿霍的短篇小说 《一个败残的废人》。——编者注

② 德文：《斯坦的纳维亚人》。 ——编者注

③ 德文：约翰·勃罗弗特》。 ——编者注

的一篇 *Outlawed*①。此外被德译的书却是很多：由 Verlag von Heinrich Minden 出版的，有*Die Eisenbahn*，*Schweres Blut*②等；又据 Felix Poppenberg 的 *Nordisch Portrats aus vier Reiehen*③里附载的书目，则还有下面那样的书——

Einsam, übersetzt von Steine.Leipzig 1902.④

Ellis Ehe Roman,übersetzt von E.Brausewetter. Berlin 1896.⑤

Ellis Jugend Roman, übersetzt von E, Brausewetter.Berlin 1899.⑥

Der Hochzeitstag ——in Bibliothek. Fremden Zungen 15 (Stuttgart 1894).⑦

Novellen (Reklams Univ.——Bibliothek).⑧

Finnland in Seiner Dichtung u.s. Dichter herausgeg. von E.Brausewetter.Berlin 1899.⑨（内有关于Aho的资料）

几个专门名词之音译者，将原文写在下面，藉资参考。

---

① 英文：《取缔》。　——编者注

② 德文：《铁路》、《沉重的血》。　——编者注

③ 德文：《北欧四国的肖像》。　——编者注

④ 德文：《孤独》，斯泰恩译，1902年，莱比锡。　——编者注

⑤ 德文：《爱丽丝婚姻小说》，艾·布朗斯威特译，1896年，柏林。——编者注

⑥ 德文：《爱丽丝青年小说》，艾·布朗斯威特译，1899年，柏林。——编者注

⑦ 德文：《结婚之日》，图书馆外语十五类(1894年，斯图加特)。　——编者注

⑧ 德文：《中篇小说》(吕克拉姆斯大学图书馆)。　——编者注

⑨ 德文：《诗人眼中和笔下的芬兰》，艾·布朗斯威特编，1899年，柏林。——编者注

1.Savolax. 萨佛拉克斯。

2.Kirchdorf. 吉许道儿夫。

3.Grog. 郭老格酒（似系以Cognac和糖及水所调制成功之酒，书中凡用Cognac的地方都译作白兰地，从俗例也。）

4.Forsberg. 福斯白耳格。

5.Helsingfors. 海耳寻格福尔斯。

6.Düsseldorf. 提由塞耳道儿夫。

7.Holmberg. 霍儿姆白耳格。

8.Topelius. 托配留斯。

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原载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奔流》月刊第二卷第五期，据《达夫所译短篇集》）

理 发 匠

马克·土苑[①]

世间万事，都有变易的，而理发匠们独不然，他们的风习样子，他们的环境周围，凡此种种，总永不会变。一个人在头一次进一家理发铺时所身历经验过的事情，后来他每逢进无论哪家理发铺时，总还是要同样地身历经验到，直到他的生命的末日为止。

今天早晨，我同平时一样的去理发铺修了脸。当我从大街走向理发铺的门去的时候，有一个人也正从琼斯街走向这理发铺的门来，——这原是常有的事情。我加紧赶快了脚步，但已经不中用了；他真正只比我快了一小步走进了那间理发铺的门，我接踵跟在他的后面进去，只好眼看着他占坐了那个唯一的空座儿，是这铺子里最好的一位理发师理发的座位。天下的事情，总往往是如此的。我坐了下去等着，心里暗暗在希望或者可以继承哪一个在其余两个理发师中比较本领好一点的人的座位，因为他已经在替客人梳掠头发了，而他的那位同事，那位本领差一点的人呢，还正在替客人擦鬓发上油。我用了十二分的注意，在守视着这或者可能的机

① 马克·土苑（Mark Twain），现译马克·吐温，美国小说家。——编者注

会。当我看见第二号理发师将要追及第一号的时候，我的注意变成了隐忧。当第一号理发师为对一位新来的顾客的浴券找钱而停了一息，在竞争上稍稍落后的时候，我的隐忧变成了心痛。当第一号重新追了上去，他和他那同事同时把围在客人头上的手巾拿开，脸上的粉刷下，正不知哪一个将先叫“请其次的客人！”的时候，我为了期待的紧张之故，几乎把气都塞住在喉头了。可是到了最后危急的一瞬间，第一号又停住用梳子在他顾客的眉间梳了两下，我知道他是因最后的这一二秒钟之故，竞争完全输了；生了气，为怕落到了第二号的手里，站起身我就出了那家铺子；因为那一种可羡的坚决性，就是使人能泰然朝着一位在等待着的理发师说：“我是要等你那位同事来理发的。”这种坚决性，我是没有的。

我在外面逗留了十五分钟，又走了回去，希望这一次的运气该好一点儿，当然，这一忽儿铺子里的座位自然是没得空了啦，并且此外还有四个人坐在那里等着，默默地、悻悻地、没精打采、像是无聊得了不得的样子，大凡在理发铺里等空座的到来的人，又有哪一个不常是这样的呢？我在一张铁骨板硬的旧沙发的格子里坐了下去，读读装在柜子里的各种骗钱的染发药品的广告，以暂时驱遣时间。然后又读了些写在贱酒精香水瓶上油光光的各人私用的名字；读了些号在剃脸杯上的各人私用的名字与号数，这些杯子是搁在鸽子箱似的架上的；看了些墙上挂着的污秽破损的廉价版的画幅，有战争，有先代的总统们，有淫猥而斜躺着的回教国的妃嫔，更有那无聊的老是那一个样子的小姑娘带上了老祖父的大眼镜；在我的心里，也私私在诅咒着那只快活的金丝雀与

讨厌的鹦鹉，这两件动物，差不多是没有一家理发铺会不备在那里的。最后，从中间的那张龌龊的桌子上的乱堆里，我检出了一张较为完整的去年的画报，读了些已成陈迹，早就被人忘了的异乎寻常地歪曲的记事与说明。

终于也轮到了我了。一声“请其次的客人”发后，我当然又落到了第二号的手里。世事原常是如此的。我只羞缩地说了一声“要快一点才行，我有急事。”这话可给了他一个正如毫没有听到似地的反响。他把我的头推得高高，在项下塞进了一块围布。把他的手指头挖进了我的领里，又塞入了一块手巾。用了手指甲在我的头发里耙搔了一下，他说，这要剪过才行。我说我不要剪。他又耙搔了一下说，照现在流行的样子，这是太长了，——要好，总得剪去一点；尤其是后面。我说我是在一礼拜前刚剪过的。他深沉地沉思了一会，显露着轻侮的神情，问说，是谁剪的？我立时就回报他说：“是你——”这他可被我难倒了。于是他就去开始调他的肥皂。又把自家照入了镜子，时时更停下来，走近了一点，细看看照在镜里的他的颊部，摸摸一颗瘰粒。然后他把我颜面的一面全用肥皂涂上了，正要涂另一面的时候，窗外面两只狗的打架，却吸引了他的注意。他跑近窗边，立在那里看它们相打的结果。同另外的理发师猜赌着哪一个胜哪一个负，结果却输了两个先令（合一块半钱）。这事情，倒使我感到了无上的满足。他用刷子涂完了我的脸，总算刷子只在我的嘴里闯进了两次就完了事，然后他用手擦起我脸上的皂沫来了。可是因为他侧转了头，在和另外的理发师们评论着这次狗的打架，一边擦着，自然把许多皂沫，塞进了我的嘴里，他当然

是不晓得的，但我又岂有不晓得之理？

他现在开始在一条吊带上磨起剃刀来了，但因为谈论到了前晚他曾参加的那个浅薄的假装跳舞会，穿着红的木棉布与假的貂皮，饰成一种像帝王似的样子，他的磨刀工作又耽搁了半天。他的同事们同他开玩笑，说及了跳舞会里一位女子的被他的爱娇所迷倒，乐得他心花怒放，用了种种法子，只想把这一个话头牵长继续谈论过去，假装作是被同事们的玩笑开得生气了，就是这时候的法门之一。这一件事情的结果，使他更仔细地到镜子里去对自己打量了一回，索性把手里的剃刀搁下，用了极细心的注意，刷了刷他头上的头发，将一簇弓形的鬈发粘上了额前，后面顶上，头发分开的地方，弄得整整洁洁，两翼的头发，向前刷将下去，正盖在耳上，金光油滑，一点儿差错都没有。在这中间，我脸上涂在那里的皂沫，可渐渐儿地干了，明明吃入了我的脏腑，真正要了我的命。

现在他开始剃起来了，为把脸上的皮伸直之故，他把手指头掘入了我的肉里；时时还把我的鼻头当作了一把柄用，随他修剃的便利，将我的头牵到了这面移上了那面，并且在这中间他还要高高兴兴的不断地咳，不断地吐痰。他在我的脸上的比较老一点的地方刮剃的时候，我还不觉得什么痛，但当他耙、掘、削到我软软的颊上的时候，我的眼泪水来了。他的俯身下来，贴得我那么近，我倒满不在乎；他的大葱气味，我倒也不在乎，因为理发师是个个吃大葱的，我想，但是另外还有一点外加的怪味，使我不得不想到他人虽活着，但内部已在溃烂，这可真使我十分地难受。他为剃我上嘴唇的

两角之故，将他的手指插入了我的嘴里，由这一件偶然的实据，我却发见了他在铺子里的任务之一，就是煤油灯类是归他擦的。我在无聊的时候，自己原也常在研究，理发铺里的这工作究竟是归伙计做的呢还是归老板做的？

当这时候，我在心里自寻快乐，试猜想想他大约将在何处割我一刀，但当我的猜拟还没有决定之先，他却早赶上了前把我的下颏部一刀割了。于是他马上就磨起他的剃刀来——这是他早该做的事情。

我并不喜欢在皮上刮得太干净的，所以不愿教他再来刮第二次。因为怕我颏边上最柔薄最犯忌的一块地方，在这地方若加两次剃刀是一定要出毛病的，因为怕他要剃上我这地方去，我所以想劝他把剃刀搁下，不要再剃了；但他说他只须把一小小的粗处剃一剃平就对，同时他就把剃刀溜入了那块禁地，而我所怕所忌的净剃的结果定要红胀的地方就高了起来痛了起来，如音之答响，一点儿也没有迟疑。于是他就把手巾浸了浸贱酒精香水，向我脸上满脸地乱扑乱抹起来。真是，人类中间，有哪一个人洗脸是这样洗过的？再把手巾的干的一头，扑将过来，仿佛谁都应该照这样把脸擦燥似地他擦干了我的脸，但是理发师是不大会当你是一个基督徒般地替你洗擦的。其次，他就把贱酒精香水用手巾倒上了那割破的地方，然后又将浆粉塞上破处，使它干燥，其后再把酒精倒上了些，要它湿润，无疑的，我若不提出抗议，请他罢休的话，他将老是用酒精来弄湿用浆粉来弄燥地牵弄过去。

他现在将我的全面部都上了粉，把我身体竖了起来，沉思着将手梳了梳我的头发，又很仔细地端详了一回他的手

指。他说，我的头要洗了，非洗不可，真正是非洗不可。我说，我昨天洗澡的时候，是我自己很仔细地把头皮洗过的，到这里他又（没有了话说）“被我难倒”了。于是他又推荐给我以“斯密司氏的美发香油”，要我买取一瓶。我拒绝了。他又称赞“琼斯氏的化妆乐趣”的香水的好，要卖些给我。我又拒绝了。他更把他自己发明的一种恶劣不堪的洗牙水拿出来要我买，我拒绝之后，又说要我买几柄小洋刀回去试试。

等他的这一个最后的买卖也失败之后，只好再回到他自己的本行上去了，先把我的满身，脚上身上，都洒满了香水，更不顾我的反对而把我的头发全涂上了油，再擦着掘着，把许多头发从根挖了起来，将其余的梳了梳刷了刷好，后面顶上分得清清楚楚，前面的那簇永久不变的弓形鬈发粘下去贴上了额前。等他把我的疏疏的眉毛梳掠过加上了油，讲出了一串他的一只六温司重的棕黑狗的成功的故事时，我听到了十二点钟的汽笛，而知道我想赶的那班火车已经迟了五分钟了。于是他把手巾从我的项下扯开，轻轻地向我面上刷了一下，重把梳子把我的眉毛梳了一遍，而唱出了一声“请其次的客人！”

两个钟头之后，这个理发师蹶倒了，因脑溢血而死去。我为复仇之故，想索性等满一天，去送他的葬。

译自伦敦Chatto and Windus 一九〇六年发行的*Mark Twain's Sketches*中之*About Barbers*①（五七页至六二

① 英文：《马克·吐温短篇集》中的《理发匠》。——编者注

页），因《论语》上已有同样的译稿（忘了译者之名）发表过了，故存在手头。打算于出《美国作家短篇集》时再收进去。《黄钟》编者大慈兄来索稿，愧无以应，即以此塞责，一文两译，在外国亦很平常也。

（原载一九三五年一月三十一日杭州《黄钟》月刊第六卷第一期）

《杜莲格来》的序文①

淮尔特

艺术家是美的事物的创造者。

启示艺术隐藏艺术家是艺术的目的。

批评家是一个能把他的美的事物的印象，翻造成一种另外的样子或一种新物质的人。

批评的最上的形式——最下的形式也是如此的——是自叙传的样子。

在美的事物中间寻出丑的意义来的人，是不能享乐而堕落的人。这是一种罪过。

在美的事物中间寻出美的意义来的人，是有根器的人。希望是为这些人存在的。

他们是在众人中被选择出来的人，对他们美的事物只是美的。

世间没有所谓有道德的书不道德的书的。书不过有做得好做得不好的分别。只此而已。

十九世纪不爱写实主义，是在镜里见了他自家的面貌的

① 《杜莲格来》，现通译为《道林·格雷的画像》，长篇小说。淮尔特（Oscar Wilde），通译王尔德，英国作家。——编者注

卡利彭（Caliban）的怒气。

十九世纪不爱浪漫主义是没有在镜里见他自家的面貌的卡利彭的怒气。

人的道德生活是艺术家的题材的一部分，但是艺术的德性是在不完全的媒介物的完全用法。没有一个艺术家是愿意证明各种事物的。即使那些事物是真的，可以证明得出来的。（他也不愿意证明的。）

没有一个艺术家是有道德的同情的。在艺术家中间的道德的同情是一种不可赦免的形式的守一主义。

没有一个艺术家是不健全的。艺术家无论什么事物都表现得出来。

思想和言语对艺术家是一种艺术的器具。

恶和善对艺术家是一种艺术的材料。

由形式而论，音乐家的艺术是各种艺术的典型，由感情而论，伶人的技巧是（各种艺术的）典型。

各种艺术都是表面的而且又是象征的。

参入表面下去的人，是冒着危险去参的。

研究到象征上去的人，是冒着危险去研究的。

艺术所真真返照者，是观察者，并不是生活自己。

对于一艺术作品的意见的不同，便是表明那一种作品是新的，复杂的，有生命的。

批评家虽则不一致，艺术家却与自己能调和的。

有一个人做成一种有用的事物，当他不赞美这事物的时候，我们可以饶赦他的。做成一种无用的事物的唯一的辩解，是在这个人的非常热烈的赞美。

各种艺术简直都是无用的。

一九二二年二月三日

（原载一九二二年三月十五日《创造季刊》第一卷第一号）

小说的技巧问题

托玛斯·乌兹

小说的定义起源等问题，我已在一本小册子里写过一点，此地不再说了，现在想把一般研究者对于小说技巧论的两种不同的见解批评介绍一下。

对于小说的技巧论的成立，有两种极端相反的见解。（一）有许多创作家和天才论者多主张技巧论是灵感的蟊贼，文学的产生，完全须由灵感之催促，不能讲什么技巧不技巧。（二）有许多商业化的作家，专主张以技巧来裁制小说，结果就造成一种小说的公式。

上举的两种见解都不十分完美，因为第一，全凭天才的灵感来创作，在理想上原是说得过去，可是世界上的天才，决没有那么多，而天才的灵感，又不是时时刻刻有的。第二，小说并不是自然科学，它的主要内容，还是人类的心理，社会的情状等，变化极多，决不是用几个公式可以包括得了。

那么我们在这里所要讲的技巧究竟是什么呢？简单一点的答复，我们可以说：真正的小说技巧，并无所谓公式一类的东西，我们所说的技巧，倒是指一般的原理和观念而言。

为解释这技巧两字的意义起见，我们不妨先把小说家所要做的小说全部拿来观察一下，或者可以反证出这技巧两字

的意义来。

大约一篇创作，总系由下列的三要素合成：

（一）作者想传述的事情，就是小说的内容材料。

（二）作者的技巧，就是作者如何的把内容材料取舍排列组织的工作，也有人称作结构或设计的。

（三）文体，作者的使用文字的体气。

上述三种要素中，第一内容材料，是很明了的。作者若没有什么材料，没有什么话可以说，那么一切的问题当然不会发生，你不能硬的给他些材料。第三的文体，也是没有法子的，法国的批评家媲丰（Buffon，1707—1788）有一句话说“Le style est l'homme mémé”“文者人也”，所以文体是不能用旁力来左右的。

只有第二种“技巧”，是可以用方法来修炼的一种技术，据泊拉东(Plato，427—347B.C.)在他的对话里说：Technique①就是Craftsmanship②，就和泥水木匠的技术一样。可是这一种技术，要有两种物事具备才发生效力，（一）是材料，（二）是目的。总之你有了一种材料的时候，若想利用它来作成一种新的存在，那么技巧问题，当然不知不觉在你考虑之中。当这时候，成问题的，只是你想用哪一种技巧，甲或是乙？好的或是坏的？散漫的或是紧密的？等等。

有人主张说，技巧是不能学习的。因为它是不容易了解。对此疑案，有两位哲学家的话，可以拿来作答：

杜威在他的 *Human Nature and Conduct*③ 里说：

---

① 英文：技术，技巧（艺术上的）。——编者注

② 英文：技能。——编者注

③ 英文：《人性和行为》。——编者注

"生活和艺术，都有一种机械的性质……艺术家的训练，当初不外乎机械的练习。到后来这一种机械的练习，偶尔和情操、想象结合起来，就可以成为艺术家的心灵的器具。……"

柏格森在他解剖创作家的心理的时候说："气质和想象原是紧要，但没有相当的技巧供他使用，也不能产生出有价值的东西来。……灵感对诗人，并不能供给诗人以诗律和音韵。诗人的问题是在当他找出诗律和音韵来的时候，不失掉他的灵感。他若有驾驭技巧的能力，就可以自由自在地运用他的人格，忘记他的灵感……"

不过实际上是有一派人把死的工具拿来当作技巧看的，这就是所以惹许多人嘲弄小说技巧论的原因，也就是许多创作家和天才论者的打破技巧论的根据。

我们应该知道，各种艺术里，都有两种技巧，（一）系材料的技巧，（二）系工具的技巧。以绘画音乐来和小说比较的时候，这两种技巧的区别更加明显：

艺术	材料	器具	技巧	
			材料	器具
绘画	色，形	笔，颜料，布等	光线，远近，解剖等	用笔法，调色法等
音乐	音，调律	钢琴，提琴等	谐声，音响等	按琴，调指等
小说	人生，行为，纠葛	字，句，文，章，节等	人的心理行为的知识，社会的关系，事件，地方等	文法，修辞学，拼字等

小说的技巧，所以被人家误解的原因，是因为小说材料

的技巧的根本科学，不早发达的缘故；我们从上表可以看出，绘画的根本科学是解剖，物理，化学。音乐的根本科学，是物理和数学的应用。这些科学，在希腊文化极盛的时候，早已被许多哲学家研究得很热闹了，而小说的基本科学的心理学，却一直到了前一世纪，方才确立，然而他的全部的研究，还有待于将来呢。

小说的技巧，所以被人家误解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绘画、音乐的材料，不过是物理学上的声学光学的应用，和数学上的远近比例的计算，这些都很简单，没有像小说材料那样复杂。并且颜色，音声，空间的形线等，都有实体，可以被我们测量试验，而小说材料的本能，冲动，感情，病的欲望等等，却是捉摸不到，不可以衡轻论重，截长补短的。

小说的技巧，虽则因为他的材料的复杂，不容易研究，然而我们初学者，却不能望洋兴叹，畏难而退。我们若不想研究则已，若一定要研究的时候，可先从研究人的心理入手。情感的长成变迁，意识的成立经过，感觉的粗细迟敏，以及其他一切人的行为的根本动机等，就是我们研究的目标。

小说家的研究心理，与哲学家的研究心理不同。哲学家的心理研究，目的在发见一般的原因，而小说家的研究心理，目的不外乎想创造一种印象很深的图形出来。所以这两种人所研究材料虽则一样，小说家所用的方法，我们想继续着慢慢儿解释下去，此地不说了。

本篇系由Thomas H.Uzzell's *Narrative Technique*①的绪论中抽译出来

（原载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日《洪水》半月刊第三卷第二十七期，据《达夫全集》第四卷《奇零集》）

① 英文：托玛斯·乌兹的《叙事技巧》。——编者注

哈提的意见三条①

哈 提

一 小说里的方言土语(Dialect in Novels)

本篇于一八七八年十一月三十日发表在*The Athenaeum*上，英国 John Lane 公司印行之 *Bibliography* 中，亦曾翻印，Johnson 著之*Thomas Hardy*的艺术的1923年版内，亦收录有此篇。

---

① 哈提(Thomas Hardy)，现通译哈代，英国作家。

本篇《小说里的方言土语》和《国家对作家的礼遇》两部分，曾以《哈提翁意见拾零》为题在《语丝》第四卷第一期上发表，文末原有一段附记：

上录两条，系由美国Gpeenberg Publisher的*Life and Art*〔《生活与艺术》〕by Thomas Hardy一书里译出，另外还有Hardy的 Essays, Notes and Letters〔随笔、手记和书信〕几种，当陆续的译出来介绍给读者。

《我为什么不写戏剧》曾以《哈提翁为什么不写戏剧》为题在《语丝》第四卷第三期上发表，文末原有一段附记如下：

本篇亦系由*Life and Art* by Thomas Hardy 一书中译出。原书出处已在本刊四卷第一期里写过一点，不过第一期上的《哈提翁意见拾零》的第一条里，把那篇东西发表的月份弄错了，应该在此地订正一下。哈提的《小说里的方言土语》一篇，系于一八七八年的‘十一月’三十一，在*The Athenaeum*〔《雅典娜神殿》杂志〕上发表，第一期里把它误写了‘九月’，应该改正。还有我的译文，完成是一种意译，以不失哈提翁的真意为主，文章中形容词之装置，和文句前后的调遣，未必能和原文一句一句的合致，应该请读者注意。原书美国版的哈提翁之《生活和艺术》，定价极昂，且只限于二千册之Limited Edition，所以我想，闲来无事，就一篇一篇的把书中的大意译出来，现在所译的几条，不过是后面的小意见而已，还有前面的几篇论文，如*The Profitable Read-*

你们对我的小说《还乡》(The Return of The Native)的批评里，又把那个麻烦的问题重新提及了；——就是写乡民的会话问题，假如重在把会话者的性格写出，而轻在把语言学上的特点叙明的时候，这一种会话，应该如何地表现？

一个作家，就是不把完全的英国字的古音及从拉丁希腊字而来的英字的误音写满纸上，只教他能把俗语，音域的特点，及特殊的语法写出，也就可以说是将乡民的语言的精神传述了。标准语印在纸上，我们并不会注意到什么语言学的原则等问题上去，可是一个作家，若试把一个乡下人的说话的土语音节，很准确地写在纸上，那么他的如实表现的均衡，怕要为这太拘泥于奇特之点的原因而破坏；因为如此写后，读者的注意要被引到一个并不重要的方面去，而使会话者的真意义，反而陷入于歧路之中，而事实上作者的目的是在描写人物和他们的性格，并不在描写俗语的格式，所以会话者的真意义，当然是最为重要。

二　国家对作家的礼遇(On Recognition of Authors by the State)

本篇发表在一八九一年的*The Bookman*①（伦敦）志十二月号。

ing of Fiction, *Candour in English Fiction*, *The Science of Fiction*〔《想象有益阅读》、《英国小说的坦率》、《小说的技巧》〕之类，因为语涩稿长，想等有空的时候，再慢慢儿的译出来以飨读者。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廿一日，达夫志。

收入《达夫全集》第五卷《敝帚集》时，两文合并，总题为《哈提的意见三条》，并把《哈提翁为什么不写戏剧》改为《我为什么不写戏剧》。　——编者注

① 英文：《学者》。　——编者注

文学若能受国家的礼遇，当然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情。不过我不相信这事情会满足地实现。文人的思想笔墨，老是，也常是，高飞在天外，是和实生活不协的灵魂的附飞和显示，而政府的自然倾向，系在奖励人民的接受现实的生活。可是，我对于这一件事情，却还没有十分注过意，不曾费过多大的思索。

三　我为什么不写戏剧（Why I Don't Write Plays）

本篇于一八九二年八月三十一日初发表于 *The Pall Mall Gazette*[1] 纸上，又于同年九月一日与作者之照相手书，并印于 *The Pall Mall Budget*[2] 上。盖因威廉爱姆·亚楷（William Archer）在《二周评论》（*Fortnightly Review*）上发表意见，力说文学和戏剧之不可分离，且以两者之违隔，归咎于当代之小说家，并欲促小说家等亦撰具有戏剧外形之文字，相与提倡，因而The Pall Mall Gazette纸，即邀国内名小说家，作下列之三种答案：

1. 先生对于目下小说与戏剧之分家，以为与文学及舞台有利乎抑有害耶？
2. 先生在过去或现在亦有作戏剧之意否？若无作戏剧之意，则
3. 先生何以以小说为比较便利于发表先生之理想？对此

① 英文：《蓓尔美尔公报》。——编者注
② 英文：《蓓尔美尔预算》。——编者注

三问，哈提之答案如下：

（一）对于舞台或有损失，然对于文学固无害也。

（二）亦常有作剧本之意，而事实上亦曾将数篇戏剧之大意记出。但在目下，却无固定作一剧本之意向。

（三）因，概而言之，小说对于事物之真意真情，比戏剧更有切近之范域可寻。尤因目下之戏剧状态，具有下列之种种缺点：

（一）剧中脚色，须规仿演员，并非演员能规仿脚色。
（二）舞台监督，对于一真有创意之剧本，并无上演之胆量。
（三）剧中背景大抵勉强排置，剜肉补疮，以求适合于不完不备之舞台建筑，虽观客亦只在求前后趣味之开展，而对于秩序次第，并不注意。此种专横独断之装置方法，似系由于以表现山冈、城市、衣饰、器具、金银食器、珠玉宝石以及其他各种真假附属物品为重，而以再现人类之真切热情为轻；殊不知实质舞台之真义，不过为一惯例的寓意的空间，在此舞台上之附属物品，只以能暗示时地为止境，而以不致有妨于动作热情之衬托为理想也。

上录三条系自美国Greenberg Publisher 印行之 *Life and Art* (By Thomas Hardy) 一书中译出。

（原载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七日、三十一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一期、第三期，据《敝帚集》）

拜金艺术

辛克来①

关于本书的作者

《拜金艺术》,是美国Upton Sinclair新著之*Mammonart*的日本译名。日本的译者名木村生死，他系将此书中的易解的部分抽出来的，所以Sinclair的原著有一百十一章，共三百九十页，而木村生死氏的译本，只有二十八章一百九十九页。日本的译者，也在序上声明此意，说“他在将来总要把全书翻译出来，因为要介绍这一位文学家的对于文学的见解，非要把全书来全译是不行的”,但到现在为止，我却还没有见到木村氏的全译的书。

将木村氏的译本和原著对照起来，则原著的开宗明义的第一章“阿嶷,阿葛的儿子”(Ogi, The Son of Og) 的一章是略去的。译本的第一章“艺术家是谁之所有？”（Who Owns the Artists?）系原书的第二章。实在原著的第一章，是说得变幻离奇，很不容易懂得，我勉强把它译在底下，大约是颇多错处，只好于出书的时候再来订正。

---

① 辛克来(Upton Sinclair)，现通译辛克莱，美国小说家。——编者注

我的翻译此书的兴趣，是因为当写一篇答辨文时，感觉到原著者仿佛在替我代答，因而省了我许多工夫。所以当时把日本译本里没有的那一章第四十五章译了的时候，心里就下了一个决心，想把它全部来翻译出来。现在工作已经开始了，大约没有别的障碍发生，在这两三月之内，一定可以完成这一部小小的工作的。当我正在这里做这一部工夫的中间，每逢着原著中的许多美国当时的时事，及书中特有的那一流俏皮话讽刺语之类时，都赖前北京大学言语学教授林玉堂先生及其夫人帮我的忙，我在此地第一不得不对他们表示感谢的热意。第二，日文的译本虽则很简略，但有许多地方，也可以省我翻字典之劳，所以对那位日文译者，也要表示一点感谢。

最后关于原著者的生活及作品的介绍，我仿佛在《北新》（?）《莽原》（?）上看见一次过的，现在不惜辞费，先来根据了美国一九二七年出版的，也是一位文学家 Floyd Dell 氏著的 *Upton Sinclair, A Study in Social Protest*① 一篇评传，很简略的来介绍一下。（此书系美国 George H. Doran Co.出版）

这评传的作者，是一位新进的文学家，是半自传式的小说 *Moon Calf*②（1919?）的著作人，他很在替 U.Sinclair 抱不平。因为全世界所尊敬的这一位正义的战士，何以在美国本国会这样的没有人提起？在这评传的叙论及第一章里，是述说他所以要作这评传的理由的。以后就逐章评叙 Upton

① 英文：弗罗特·代尔的《辛克莱，社会抗议的研究》。——编者注

② 英文：《白痴》。——编者注

Sinclair 的作品，而兼带说及到他的生活上去了。我们读完这一篇评传之后，就可以了解在资本主义的美国，Upton Sinclair 的所以不能得大家赞许的原因。不但如此，这一位正义的战士，劳农群众的随伴者，并且还到处在受攻击和逼迫。据欧洲十九世纪的大批评家勃兰提斯（George Brandes）的所说，则美国的作家中之最杰出者，只有 Frank Norris, Jack London①，和Upton Sinclair 三人，前两位都不幸短命死了，现在虽则时时为胃病所苦，但行年五十，活动力正还兴旺，只一个人巍然独存在银行工厂很多的新大陆的，唯有U.Sinclair氏了，而美国的资产阶级，对于这一位残剩的预言者，仿佛还在十分讨嫌他的样子。U. Sinclair 的在美国的不名誉，或者反过来说，也许是阿嶷的子孙的进了步的算段吧！

评传的第二章，名“南方的出身”(Southern Beginnings)，系叙述U. Sinclair的出身世系的，以下的每章，便以作品的时代作了中心，带着批评他的作品，带着述说他的行动的，现在打算把这评传的第二章以下的全部，不分章节抄在下面。

Upton Sinclair于一八七八年九月二十日，生在美国的Baltimore, Maryland②，他父亲是One of the Norfolk Sinclairs③，母亲是One of the Baltimore Hardens.④

① 英文：弗兰克·诺里斯，杰克·伦敦，均为美国作家。 ——编者注
② 英文：巴尔的摩(美国马里兰州的一个港口)。 ——编者注
③ 英文：诺福克·辛克莱。 ——编者注
④ 英文：巴尔的摩·哈特丝。 ——编者注

他的祖父，是南北战争时的一位海军司令，所以他家里的传习，是很带有贵族气的。南北战争以后，家道中落，因南方人民的战后的醉荒逸乐的流行，他父亲就做了一位贩卖酒类的商人。他母亲是一家中产的铁道会计师家的女儿，姊妹行中，亦有嫁给千万富豪的资产阶级的。

辛克来小时候并没有受过正式的教育，直到一八八八年他十岁的时候，全家迁往纽约之后，才入了小学校An East Side School[1]。一八九二年进纽约市立大学的时候，他却因年龄未逮，不得不虚报了几岁年纪。他自幼就爱读书。像喀拉衣耳的衣裳哲学，法国革命史，及许多诗人的作品等，这时候已经是他的最爱的伴侣了。他一边在学校里求学，一边且更不得不撰著些无聊的文章，去卖钱求活，赡养母亲。因为他父亲的商业中衰，这时候已经染上了饮酒的恶习，不能担负养家的重担了。他在这中间，实在表现了他的伟大的精力。每礼拜中，于读书上课之外，不得不写十几万字去分售给各杂志和书坊，于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之外，他更学习了些德法意国的近代文学，养成了一种可以读破万卷的能力。你想，一位十七八岁的青年，于求学之中要做这么些个工作，岂不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伟业么？

他十八岁的时候，在大学卒了业。又入哥仑比大学的研究科去研究法律。廿一廿二岁的时候，他的成一个作家的冲动，已经是很强了。一千九百年的春天（廿二岁的时候）他下了一个大决心，把一切的社会关系切断，以他平日卖文积

① 英文：东郊小学。 ——编者注

下来的几百块钱作了资斧，一个人到Quebec[1] 的林中去租了一间孤屋住下，就日日在那里写他的创作。他的日用品类，一礼拜只有人为他搬去两次。除此之外，他就和外界断了交，一个人只在写，写，写，写他的创作。（评传第五十五页）这前后的事情，在他的一部自传式的小说名 *Love's Pilgrimage*[2]（一九一一年出版）的中间，可以看得出来。

这一年的夏天，他母亲和一位女朋友及这女友的女儿，一道来Quebec 过夏。这他母亲的朋友的女儿，时常因送饮食而到他的幽居，两小无知，来往的久了，便自然成了爱友。可是辛克来当时对于这年轻的女孩，只有攻击她的虚荣，攻击她的小资产阶级的虚伪无知的厉语，而毫没有半句温存慰抚的甜言，这真是反抗的诗人的 love-making 的[3]特异的地方。

在小说*Love's Pilgrimage*里，男主人公的名字是Thirsys，女主人公的名字是 Corydon。这两个名字，系由希腊罗马的牧歌式的小说里取来的。在这一年的十一月里辛克来氏回到纽约，两人的情事，已经成熟到了结婚的地步了。

在千九百年的冬天结婚之后，千九百零一年的春天，他就把在Quebec的林间写成的那部名*Springtime and Harvest*[4]的书，自费出了版。这一年的十二月，生下了小孩，名David。在这一九〇一年里，他又写了一本戏剧 *Prince Hagen*。[5]

① 英文：魁北克（加拿大省名）。 ——编者注
② 英文：《爱的旅程》。 ——编者注
③ 英文：培养爱情。 ——编者注
④ 英文：《春天与收获》。 ——编者注
⑤ 英文：《王子哈根》。 ——编者注

(一九〇三年才发行)系由德国的 *Nibelungenlied*[1] 里取来的题名，而以他独特的那一种革命的精神写成的。

一九〇二年写 *The Journal of Arthur Stirling*[2]。这书虽是他初次在文学上成名之作，然而书的命运却和他的头一本一样，送来送去，终究寻不着一家为他出版的书店。后来总算由一家书铺无报酬的弄了去印出来，而书上仍不写作者的名字，系 anonymous edition.[3] 这事情他到现在还在切齿痛恨，就是在本书《拜金艺术》之中，也曾有提及的地方。

这书我记得在七八年前曾读过一遍，是主人公一位天才的作家，受了社会的轻视奚落，为饥寒所逼不得不自杀的心理描写。以日记的体裁，写青年的野望和写不出东西来的时候的苦闷等很是真切。更有灵感来时，全身振荡，如狂潮怒马般的精神兴奋的状态等，也被他写得惟妙惟肖了。这可以说是他在那两三年中的经验的复写，即此作家日记一册来看，我们便可以看到他结婚前后两三年中间的苦战恶斗的状况了，文人的生活，实在是一出悲剧。

一九〇三年印行了这本 *The Journal of Arthur Stirling* 之后，他却因此而得到了一位思想上最重要的启发者George D. Herron 氏为朋友。这Dr. Herron 本来是宣教师出身，所以是Christian socialist[4] 的左倾分子，这时候他已

---

① 英文：《尼伯龙根之歌》(德国民间史诗)。 ——编者注

② 英文：《亚瑟·斯特林的日记》。 ——编者注

③ 英文：匿名版本。 ——编者注

④ 英文：基督教社会主义者。 ——编者注

经和教会断了关系，专在做主义的宣传者了。

辛克来本具有骄强的性格，明晰的头脑，而又偏在少日尝尽了贫困的摧残，他的接受社会主义，本来是当然的事情，可是和 Dr. Herron的接触，却确是造成他日后社会主义信心的一个重要基础。以后的他，就是一位自觉的“主义的战士”了。

他在亚萨斯戴林的日记里，也曾说及，以为史事是绝好的小说材料。尤其是美国的南北战争，他以为是可以做一部三部作的最好的史实。于是一九〇四年中，他的计划的三部作的第一部出来了，名*Manasas: A Novel of the War*。①三部作的计划虽没有实现，但这一本Manasas 却是一部很好的战争小说。

一九〇五年，他为写*The Jungle*②的原因，曾亲自到猪牛屠杀场去收集材料，调查内幕，费了好几个月的工夫。终于*The Jungle*在一个社会主义的周刊*Appeal to Reason*③上出来了，劳动者家庭的苦况，资产阶级的恶毒的阴谋，商人的不顾旁人死活的自利之心，和有产阶级的联合阵内的丑态等，都毫无掩饰地暴露出来了。芝加哥市，因为看见了自己的原形，便起了绝大的恐慌。当时的总统罗斯福，也惊骇了。*The Jungle*的结果，便促生了调查屠杀场委员会的组织。芝加哥市上的资产阶级，及和屠杀场有关的各大资本家，并这些资本家的走狗的各大新闻杂志的记者，因为辛克

① 英文：《麦纳沙斯：一部战争小说》。　——编者注

② 英文：《屠场》。　——编者注

③ 英文：《呼吁真理》。　——编者注

来氏的这内幕的摘发，都有危惧之心了，于是便拼死地联合起来，想把辛克来氏的声名荣誉，一棒就打毁下去，他也便不得不以一个人而和社会全部来斗争，发行小册子，以自费组织调查处，以及指摘攻击各无耻的言论机关等等，凡在他的能力以内，所能做到的和恶社会斗争的事情，差不多都在这时候做到了。

但是一个文人的力量，终究有限得很，黄金的势力，到底不是笔头所扫得倒的，辛克来氏奋斗的结果就变得美国全国的被收买的新闻杂志里，都结成同盟似地拒绝了他的言论的登载，他们本想把他的名字，永久的从言论界文学界里抹杀下去的。可是在国内，虽则遭遇了这资产阶级的逼迫，而他的全世界的声名却也因此而建设了下来。

与辛克来氏的屠牛场事件前后发生，足证美国的言论界的卑劣无耻，和资产阶级的阴险恶毒的，是一九〇六年的高尔基事件。

一九〇六年俄国作家Gorki①为故国的解放运动而去美国募集资金，当初美国的上下本是大家欢迎他的。但高尔基一到美国，适逢西部矿山中的劳动首领Meyer氏及Haywood氏为反抗矿主而在受压迫。高尔基徇了社会主义者同志之情，马上就打了一个电报去安慰他们，这事情就拂了美国资产社会的逆鳞了，风势一转，得津贴的各杂志新闻就一例的攻击起来，说高尔基带去的那个女人，并不是他的结过婚的妻子。于是上自大总统起，下到文学家的当时还未死的Mark

① 高尔基，俄罗斯作家。 ——编者注

Twain①止，都受了资本家和俄国皇帝的钦使的运动，或者拒绝了白宫的接见，或者拒绝了欢迎大会中的主席的莅临，结果弄得乘兴而来的世界的巨人高尔基，不得不扫兴而离开了美国，这事情是美国自由史上的最大耻辱，现在当俄国上下，举国在庆祝高尔基的创作三十五年的典礼的时候，我想特别举出来叫美国人反省反省。

辛克来氏虽则受了各资产阶级的同盟攻击，而失坠了他的声誉，可是正义之声，当然还存在一部分的美国知识阶级之中。所以像*The Jungle*一类的指摘社会恶的文学，嗣后竟成了风气，影响所及，就有一种所谓 muck-raking② 作家出生了。

一九〇六年，他以 *The Jungle* 的版税三万美金，在 Englewood, New Jersey.③ 组织了一个新村名 The Helicon Hall④，教气味志趣相同的人，多到那里去住，一边作各种的工，一边在实验他们所赞成的互助的生活。现在的流行作家Sinclair Lewis也是这新村中的工人之一。美国的名宿，像杜威博士之流，也都到这新村去住过的。可是这理想的生活，不幸到一九〇七年的三月告终了，因为三月里的一天晚上，一场火事，把The Helicon Home Colony⑤ 烧得干干净净。于是他又变了一个无家之人，上了飘泊之途。

一九〇七年的夏天，是在Point Pleasant(New Jersey)

---

① 马克·吐温，美国小说家。　——编者注
② 英文：扫除垃圾。　——编者注
③ 英文：恩格尔伍德，新泽西州。　——编者注
④ 英文：赫利康(文艺女神居处)总部。　——编者注
⑤ 英文：赫利康之家的侨居区。　——编者注

过的，冬天在Bermuda。① 第二年的夏天在Adirondacks。一九〇八到一九〇九年的那一年冬天，在California②，这中间他也曾组织过一个宣传社会主义的剧团，然后又和他的家族上Arden，Delaware③去住了三年。

在这中间所发表的作品，是一九〇七年的*The Metropolis*④和一九〇八年的*The Money Changers*⑤。以后胃病厉害，消化不良，他的作品，也现出了低落的倾向。千九百十年的*Samuel the Seeker*，⑥ 和千九百十一年的*The Fasting Cure*⑦，很足以证明他在这时候的精力衰退的痕迹。尤其是使他意气沮丧的，是当这中间的他女人的出奔，她竟弃了这位革命反抗的文人，跟了一位无聊的男子跑走了。但是美国的法律，在这样的时候，反而不能批准离婚的——因为两造愿意离婚的时候，法庭反不应许，恐中间有串通的关节——所以他只好离开了故国，应了荷兰文学家Frederick Van Eeden之招，移居到荷兰去。因为在荷兰，一则容易得到法律上离婚的许可，二则荷兰的新闻杂志，决没有像美国的那些被资产阶级所收买的新闻杂志那样恶劣腐败，会打落水鸡，会把他拿来取笑讥讽，使他至于无地自容的。

一九一三年在荷兰，他作了一册*Sylvia*。⑧ 是关于一个南

① 百慕大(太平洋群岛)。——编者注
② 加利福尼亚州。——编者注
③ 阿尔丁，特拉华州。——编者注
④ 英文：《大都会》。——编者注
⑤ 英文：《货币兑换商》。——编者注
⑥ 英文：《搜索者塞缪尔》。——编者注
⑦ 英文：《救治禁食者》——编者注
⑧ 英文：《西尔维娅》。——编者注

方的女孩的恋爱小说。大约因为他离开了故国，怀乡之念在那里作恶了，所以这一册小说，并没有一段攻击美国社会的地方。所以他的评传作者的Floyd Dell说，大约美国人读了，不至皱眉蹙额的小说，在他的著作里，恐怕只有这一部*Sylvia*吧？一九一四年的*Sylvia's Marriage*①。因为他已经回了故乡（他是一九一三年回美国的），又和美国的实社会接触了，所以有几处仍旧不免是美国人所不愿意看的。

在荷兰的法庭上解决了离婚事件以后，他又回到了本来是不愿意回来的美国，一九一三年就和Mary Craig Kimbrough结了婚。这一位新夫人虽貌和心善，完全是资产阶级的产物，可是对于辛克来的事业工作，很有了解，很能帮助。当他因为反抗社会而入狱的中间，她能带了工人纠察队去行街示威，但自工作的地方走回来的时候，一个人回到了冷清的宅内，她也是柔情不断，暗地里常在为她的男人洒泪的，《拜金艺术》中的阿嶷夫人，大约就是她的化身。

在这一年中间，美国Colorado②的矿夫们有大罢工的举动。财阀的矿山王，以饥寒无住宿的利器来对付，将数万的矿夫都从矿宅里赶出，逼他们不得不聚住在露天草棚之内。于是饥寒交迫，疫疾流行，老的少的无辜的工人，不知死了多少。而这些事实，因为美国的联合通讯社及许多大新闻杂志都被矿山主贿通了的原因，全国的新闻杂志上面屁也不放一个，提也绝不提起。辛克来于亲自赴矿山，将实情调查清楚之后，就只身到矿山王John D. Rockefeller Jr. 的事务所

① 英文：《西尔维娅的婚姻》。 ——编者注

② 科罗拉多（美国州名）。 ——编者注

去责问。去了几次，都被拒绝了出来，他就约了许多工人，身上服了丧服，在事务所门前的街上行走示威，举行追悼惨死的矿夫们的行列。保护资产阶级的警察将他捕缚之后，就由他的夫人带了服丧的工人纠察队在行走示威。结果这事情就变了新闻的记事，矿夫的惨死，矿山罢工的事情也就隐瞒不煞，全国的新闻杂志也只好大大地登载起来了。

在这中间他所调查的美国新闻界的无耻黑暗，都在一本书名*The Brass Check*①（一九一九年）的里头很明白很勇敢的写在那里。勃拉斯·揩克仿佛是卖淫的雅号，大约是称赞美国的那些新闻记者的无耻，连卖淫妇都赶不上的意思。（这书日译本也有。）

一九一五年他印行*The Cry of Justice*②，把自古以来的正义之声，都收集在里头，是一部很特异的Anthology.③头上有Jack London的绪引一篇，也是很出色的文章。

在Gulfport Miss.过了一个冬，一九一五年后，他就上California，在Pasadena组织了家庭住下了，大约现在也还住在那里。

一九一七年，他的小说*King Coal*④出版了，内容当然是Colorado的罢工事件。虽则没有*The Jungle*那么的成功，然而自社会主义的观点看来，仍复是一部有声有色的无产阶级的文学。

---

① 英文：《贿赂》。——编者注
② 英文：《正义的呐喊》。——编者注
③ 英文：选集。——编者注
④ 英文：《煤炭大王》。——编者注

欧战起来以后，他因为被德国的毒瓦斯和潜航艇所激刺，变成了一个参战的主张者，和许多左翼的同志Pacifists分了家。但看到了理想主义的忽被政客们所利用，和看到了威尔逊的银样镴枪头的本色对苏俄出兵以后，他就翻悔从前主张参战的不明，又加入左翼的阵营里去了。在此地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光明磊落的态度，绝不是一班机会主义者所梦想得到的。

因此在一九一八年所写的战争小说*Jimmie Higgins*①也成了首尾不合的结果，主人公的Jimmie Higgins在参加欧战的当初，本是一位chauvinist②，及到后来被派到西伯利亚之后，却成了一位赤色的主义者了。

一九二〇年作100%，*The Story of a Patriot*③，一九二一到一九二二年发表*The Book of Life*④，以后就是许多pamphlets⑤和戏剧的著作，大家都以为他的对于用创作来宣传主义的态度变了。因为一九二三年的*The Goose-step*（机械的教育）是攻击美国教育的书，一九二五年的《拜金艺术》是痛论古今来文艺思想的大作，大家都以为他的态度变了直接用论文来宣传的方法，不再做长篇小说了，殊不知到了一九二六年，却破了八年的沉默，出现了他的一部到现在为止，可以说是他的最伟大的创作小说*Oil*！⑥

---

① 英文：《杰米·汉奇斯》。 ——编者注
② 英文：沙文主义者。 ——编者注
③ 英文：《一个爱国者的故事》。 ——编者注
④ 英文：《生活之书》。 ——编者注
⑤ 英文：小册子。 ——编者注
⑥ 英文：《煤油！》。 ——编者注

Oil！是他在California①八年中静思默考的结果所产生的大小说。背景起于加州，扩张到世界的舞台。内容有煤油工业，有世界大战，有苏俄的政策，有劳动运动，有恋爱，有革命，有电影明星，有外交阴谋，差不多现代世界潮流，都被他描写到了，全书大版五百二十七页，笔致的沉着，气魄的雄浑，是在*The Jungle*里头所看不到的。

最近听说他因这《煤油！》在波士顿的发卖禁止，更在美国的*The Bookman*②志上，发表关于萨各范在的事件的大小说《波士顿》。大约此作完成以后，他的声誉更可以增高一段的，我们现在暂且不必去提及，末了只想把他的近状来说一说。

他的著作虽则很多，但有许多都被禁止了卖不开去。所以他自家在经营的印刷出来的东西，只垒在宅里，无形中便受了莫大的损失。从前的版税收入，虽则很是不少，但因为他已将他的全部著作的印行权一家一家地去买收了回来，所以用去的钱也是不少。他对于外国的翻译他的著作，似乎都不收受版税的样子。像俄国的他的作品的翻译权，是全部都在苏维埃政府的手里，日本人的翻译他的作品者，好像也没有钱送给他的。前几年听说他在募集公债，作自家印行他的著作的基金，现在不晓得这计划究竟实现了没有。

我个人的佩服他的地方，是在底下的三点。第一，当他的小说*The Jungle*出来之后，芝加哥的猪羊屠杀公司的内容暴露了，当时就有一批资产家去买收他，但他却只是安贫

① 加利福尼亚州。——编者注
② 英文：《学者》。——编者注

奋斗，毫不为动。据评传里的事实看来，当时有人曾向他建议说："让我们来计划一个新的理想的杀牛公司吧！只教你肯答应，将你的名字用一用到新的杀牛公司的办事人中间去，我们就可以送你三十万的美金。"但他只以一笑付之。第二，当他主张参加世界大战之后，和左翼的运动者们分开了手，右翼的机会主义者们都去引诱他，要他去做官做委员，但他也毫不为动，仍复一个人在那里倡导他个人所见的正义。到了后来那些机会主义者的丑态暴露了，他又很坦白地回归了左翼的阵营。第三，他已经有了世界的地位和荣誉的现在，仍旧是谦和克己，在继续他的工作，毫没有支配意识，毫没有为首领作头目的欲望，和中国文人的动着就想争地位，动着就表现那一种首领欲的态度不同。

最后我更想把他的著作在上面所未曾提及的全部抄在下面：

King Midas (A Reissue of Spring-time and Harvest) ①

A Captain in Industry (A Tale)② 1906.

*The Industrial Republic*③ 1907.

*The Overman*④ 1907.

*Good Health and How We Won It*⑤ 1909.

Plays of Protest (The Naturewoman,

---

① 英文：《国王迈达斯》(春天与收获重版)。 ——编者注

② 英文：《工业巨头》(一个传说)。 ——编者注

③ 英文：《工业共和国》。 ——编者注

④ 英文：《工头》。 ——编者注

⑤ 英文：《我们怎样争取健康》。 ——编者注

The Machine, The Second-Story Man, Prince Hagen) Kennerley① 1911.

Damaged Goods (Novelized from Brieux's Play) ② 1913.

The Profits of Religion (Essay) ③ 1918.

The Crimes of the Times (Pamphlet)④ 1919.

*They Call me Carpenter*⑤ 1922.

Hell (A Verse Drama) ⑥ 1923.

The Goslings (A Study of American School)⑦ 1924.

Singing Jailbirds (A Drama) ⑧ 1924.

The Millenium (A Comedy of the Year 2000) ⑨ 1924.

Bill Porter (A Drama of O'Henry in Prison) ⑩ 1925.

---

① 英文：《抗议的戏剧》(裸体女人，机器，窃贼，哈根王子)肯内利。——编者注

② 英文：《绝灭天良》(根据白里欧的戏改编)。——编者注

③ 英文：《宗教的益处》(随笔)。——编者注

④ 英文：《时代的罪恶》(小册子)。——编者注

⑤ 英文：《他们叫我卡本特》。——编者注

⑥ 英文：《地狱》(诗剧)。——编者注

⑦ 英文：《小鹅》(美国学校的研究)。——编者注

⑧ 英文：《拷问囚犯》(剧本)。——编者注

⑨ 英文：《太平盛世》(二〇〇〇年的一个喜剧)。——编者注

⑩ 英文：《比尔·波特》(欧亨利在狱中的剧本)。——编者注

*Letters to Judd, anAmerican Workingman*① 1926.

*The Spokesman's Secretary, being the Letters of Mame to Mom*② 1926.

第一章　阿嶷，阿葛的儿子

十万年（in the year Minus 98076）前的一天晚上，阿嶷即阿葛的儿子坐在洞穴里的一堆火堆前头，一边在舐吮他的油光光的嘴唇，一边在将他的油手向胸前的棕色厚毛上揩擦。他的嘴唇和手指上的油渍，系自他那插在一枝尖棍上向火烧烤过的一大块野牛肉上来的。那一天他们的部落在打猎，将枪头打入那只大野兽的眼睛里去的却是阿嶷自己。他年纪尚轻，真不愧为一个英雄；所以现在他得吃到英雄所应得的分儿——野牛肉——坐在火堆前头，一边打盹，一边茫茫然混混然在追怀日里头的打猎的事情。

他手里还捏着那枝烧烤的尖棍，把这棍儿玩着，他在向地面上乱画。忽而半有意识地地面上被画出了底下的一个形状：长长的一划，这仿佛是野牛的身体，前头两直，是野牛的前脚；后面两直，是野牛的后脚；在头上又大大地划了一划，是头。阿嶷一看马上觉得浑身起了颤栗。那只大野兽，因地上的几划，很奇怪地活现在他的眼前了。这便是阿嶷所

① 英文：《给美国工人贾德的信》。　——编者注

② 英文：《发言人的秘书——曼姆给妈妈的信》。　——编者注

作的第一张的绘画呀！

但是以后恐怖就笼罩住了他。他住在恐怖的世界里了，心里不敢想一想，一想就得怕。很急速地他就把地面上的画儿划去，直到那只魔幻的野兽的痕迹完全消去了为止。他朝后面在恐怖地看，疑心那野牛的阴灵，被这可怕的新魔术召唤到洞里来了。他又偷偷地朝睡躺在火旁的他的同部落的人们看了几眼，看他们也曾注意到了他这一回的大胆的冒险没有。

但是还好，坏事情并不起来；阿嶷吃下去的肉，在那天夏夜里，也不曾在胃里作怪，雷电还没有来打击他，树枝也不曾打到他的头上来。所以第二天的晚上，他心里感到了一种诱惑，他记得他那种画法，他竟敢把他那只魔术的野牛再现出来，坐在火堆前头他在注视着它的对敌摇首张鼻的状态。过了些时间以后，阿嶷更进了一步，做了一件更大胆的事情；他画了上下的一直，下面两个尖叉，头上一个圆圈；这是阿嶷自身，第二个阿嶷，用了长枪在抵制那野兽的进攻。

就是这画，也没有什么坏事情发生，足见也并不是坏的魔术，他并不生病，雷电树枝也并没有打到他的头上来。在屡次试画的中间，另外的想头也来了；他用了上下两条线来表示野牛，于是那只野兽便有了空间的体积。在这两线之间，又加以另外的点画，表示野牛身上粗毛簇生的外皮；头上一个圆圈之内，又以那一枝烧烤尖棍深深地穿了一个黑洞——是野兽的眼睛，在很凶恶地朝阿嶷看，使他感到了一种在从前从没有一个生物所感到过的颤栗。

当然像这样巨大的魔术，是不能老守着秘密的。阿嶷心里感到了一种不可抗拒的冲动，想将这他所手制的野牛头给部落里的人看，部落里便起了哄动。这是一件奇迹，大家都承认说，他们一见就马上晓得这只野兽——是一只野牛，不是别的东西。他们都欢呼起来，惊叹阿嶷的这表现的智慧。

〔九万九千九百六十六年之后，当作者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他老在他所探望的一家富有人家的饭厅上看见三张激刺食欲的画挂在那里。一张画着在大浅盆里的三个桃子，一张画着五六个鱼穿在一根绳上，一张是两尾野雉吊着头颈挂在那里的画。阿嶷的部落的人们，现在叫作鲍儿的模亚(Baltimore)的商人制造者联合会的会员了，他们在晚餐聚会的时候会聚拢来叹赏这一个伟大的魔术。在这里这些算是艺术作品，并且大家知道它们是艺术品，也很正确地知道为什么它们可以称作艺术品的；他们看了鱼就会说："你看，连鱼鳞的光彩都看得出来！"看了桃子就说："真想把这些桃子身上的绒毛擦了拿来吃！"看了野雉就说："把手插进去，仿佛是可以插进这些野雉的羽毛丛里去的样子！"〕

但是最初的那一种感动过去了的时候，和阿嶷同住在洞穴里的人们，都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怖。野牛是可怕的有破坏性的动物，要将它来杀了作食品是万不得已的事情——但现在又把它的怨灵唤醒过来，却是自取灭亡的对运命的挑战。在洞穴前面的圣山之上，住着那位大猎主(The Great Hunter)，一切野牛，都是他创造出来的，他对了侵犯他的权能的篡夺者，一定要起妒嫉之心。还有部落里的妖魔博士(The Witch Doctor)，他时常到大猎主那里去，作

种种好运道的咒文的——只有他配行魔术，一个傲慢的小孩子要行他的魔术，实在是不知天高地厚的企图。因此妖魔博士就将阿嶷的画一脚踏消，部落里的立法的长老（The Old Man）就将阿嶷逐出穴外，放逐到有生着刀剑似的利齿的老虎在游行的暗夜的洞穴外面去。

〔去年冬天，作者有一晚立在纽约的热闹场的百老汇路第四十三街上，看见一家建筑物的门前正面，有紫色火光烧着拼成的三个大字：十条诫。他踏进了这一间屋，在银幕上看见了电光的闪射，接着就见风云的破裂和舞台上的可怕的雷击之声，从雷电风云的响声之中那条第二条诫就展开在他的眼前：你不可塑造偶像，凡天上地下水中百物，皆不可雕塑起像来。〕

阿嶷自家寻着了一个洞穴，避去了生有刀剑似的利齿的老虎。并且那妖魔博士的激怒和大猎主的十诫，也并不能从他的记忆里将他那种当他在地上画出那魔幻的野牛时所感到的快感消去。现在他只一个人了，就有了耽溺于魔术的工夫，他去弄了些红石头来，将他的洞穴的壁上，全部都罩满了各种野兽的图形。部落里的青年马上都来看他了，看到了他所做的这种魔术，大家都偷偷地到他这里来，来分尝这一种被禁的快感。

〔在我们的大都市的大街上，我也能带你到一个洞穴里去，在这洞穴的顶上，有火燃的文字写在那里，叫作 Arcade。你可以随便进这洞穴去，可以在一只一只的小箱子里看出阿嶷的魔术来，向这小箱子里丢一枚铜铸的货品，你就可以看见一切了。这个洞穴的有一部分，并且还贴着广告说："只

许男子们看！”我并没有到这一部分去过，所以不晓得阿嶷之子孙，在那里藏着些什么把戏；但是想到一个神经系统，曾经一度在一个生物机能上生成之后，能传下来到三千三百三十三代之久，岂不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么？〕

在这中间，部落里起了战争，长老（The Old Man）在和次老（The Next Oldest Man）争，老妖魔博士（The Old Witch Doctor）在和第二个博士（The Next Doctor）争。叛徒们晓得了阿嶷的魔术，想来把它利用。他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叛徒的妖魔博士就对众宣言说，他（新妖魔博士）曾经去会见过那圣山上的大猎主的，是大猎主自身给阿嶷的能力，使他可以创造魔幻的野牛并且在魔幻的狩猎里也可以把野牛们杀掉。妖魔博士又说，总之换一句话说，阿嶷是一位得圣灵感化的艺术家（An Inspired Artist）；若他和他的朋友们，能帮助新党争得势力，那阿嶷就可以变成宫廷画家（Court Painter），而他的制作，就可以升进成为部落的仪典。阿嶷当然是喜欢的，跟阿嶷学习，有些学得差不多和阿嶷一样的他的朋友们，也一样的喜欢，他们都愿意变成Inspired Artists，都愿意去装饰洞穴的墙壁和部落的武器。

不过有一件事情必须要弄清楚，叛徒的妖魔博士又说；阿嶷和他的朋友们应该明白，他们所助赞宣扬的，是这一个特别的妖魔博士的魔术。他们若画狩猎图的时候，他们一定要把底下的事情很明白地显示出来才行，就是带领狩猎的头目，是那位新的长老（The New Old Man）；他们非要把他画得很神妙，非要画得使他可以使部落的人们惊惧不

可。阿嶷和他的弟子们就回答说，若要他们作画，画野牛和猎人，那画的是那些野牛和那些猎人，却毫无分别的。艺术本来就和政治及宣传是毫无关系的东西。于是商议定了；叛旗也就举了起来，新长老就作了部落的首领，新妖魔博士在洞穴的极远一头的野牛皮的帷帐之后作起他的魔术来；阿嶷就把他们两人的画画了许多。

〔并且我曾经到过各国的王宫御苑，寺院教堂，看见过各部落的长老们的御像，他们身上都穿着灿烂的袍服，头上都戴着金珠宝玉的王冠；他们叫作皇帝公侯亲王及实业界的首领与商会的会长。我也曾看见过各种魔术的妖魔博士的立像图形之类，他们叫作教皇僧正主教管长及大学总长与神学博士。并且那些画也常叫作古代的名手（Old Masters）。〕

于是阿嶷就作了宫廷画家，画了许多他的部落的丰功伟绩。当他们的部落出去和另外的部落战争的时候，他就把自己部落里的卓异的美点画出来，而把他们所要打倒的部落的丑态，形容在画上。

〔而当我们的部落出去打仗的时候，那些报酬受得很丰富的杂志插画家画了许多相貌堂堂的少女，在呐喊战争的口号，这就叫作自由联盟参战运动（Liberty Bond Campaign），更有我们部落里的许多小说匠变成了武装的战士，他们叫自家作警备义勇队（Vigilantes）的。〕

于是阿嶷大成功了，技术也进了步，他能够画出各种的人物和野兽来了。他的魔术的名声远扬了开去，另外的各部落的人们也都到他的洞穴里来叹赏他的妙技，他们都很尊敬地来注视这一位得圣灵感化的艺术家。

〔在纽约的一家旅馆的食堂里，我得在隔断大名人和无名小卒的一重魔术红帘之后，坐在一张桌上，听到我朋友的以很谨慎的点头和耳语来启示我的话，他说："那是海伍特·勃龙(Heywood Brown)，坐在他底下的是立泰·惠曼(Rita Weiman)，刚才走进来的是孟勘(Mencken)，那个矮而且肥，穿酱色衣服戴大眼镜的，是海艾·奢衣玛(Herge Sheimer)。"〕

阿嶷的荣誉，和他所擅长的魔术，使部落里的少妇们也感得了惊异，她们都拜倒在他的脚下，于是他的天才就得在未来的代代中传下去而不至于消失了。

〔我在欧洲的各画廊里曾经注视过许多许多的像圣母般的贵夫人——有些是悲寂的，有些是微笑的，有些是波形金发的，有些是漆黑平发的——的像，但是她们总没有一个不是很肥满，指甲相貌修饰得很周到，穿着很美丽的绸缎的衣服，而正配做宫廷画家教皇主教和管长们的情妇而使她们出名的样子。〕

阿嶷的子子孙孙传练他的魔术，找出新的方法来使艺术的感觉能够紧张。他们学作粘土（石膏）的模像，并且能将部落的长老们和妖魔博士们的形象从木头或白石头雕刻出来。

〔正在世界大战之前，我在伯林，被一位朋友邀去坐车过西爱其街(Sièges Allee)，在儿排白石雕成的或披盔甲，或着僧帽皇袍，或手挥法冠王笏战斧实剑的怪物中间经过。因为我自家是一位野蛮人，所以见了这一个光景竟不觉窃窃私笑了起来，但我的朋友便立时急得脸色都变了青，以

手指按上我的唇边，并且指指前边的马车夫的背，轻轻告诉我说，傲慢的野蛮人经过此间，因为私笑了好亨错伦部落 (Hohenzollern Tribe) 里的长老们的原因，被忠君的马车夫直拖到警察局，送到牢狱里去的事情，已经不止一次了。〕

同样的阿嶷的子孙学得了能模仿野鸟鸣唱的声音，所以他们能将初恋时的感动重唤回来。他们又学得了能模仿雷鸣和枪棒在战时怒击的声音，所以他们能将狩猎及屠杀 (the slaughter) 的光景重新宣扬出来。

〔所以在千八百七十年的时候，埃及太守(the Khedive of Egypt) 曾对阿嶷的子孙提出了十万块钱的悬赏，说有能将他祖先的屠杀事件等，用最有力的魔术来重制出来者，他将给以十千的金镑；于是现在，凡各种文化所在的地方，那些屠杀的机械主人们穿了尊严的服饰，陪了他们的珍珠戴满的胖夫人，便可以去听他们所爱的大歌剧《爱绮大》(Aida) 了。〕

同样阿嶷的子孙学得了他们的模拟狩猎的冒险的演出。所以被音乐来一感动，他们能在篝火的周围跳舞起来，把他们的枪械刺入魔幻的野牛身上，见它倒了他们也会欢呼起来，幻想的肉块的滋味，他们也会在嘴里舐吮的。

〔在美国的三万处的电影馆里，这些部落之民会聚拢来向华奢的魔幻的爱人儿求爱，得了幻想的巨富之后，他们会在嘴里舐吮肉块的滋味；对于那些胡子直竖的俄国过激的恶党，并嘴脸歪曲的赤化煽动的坏分子，以及对于凡依圣山上的大猎主的指挥而由长老们妖魔博士们创制出来的各种光

景，他们看了都会战栗。〕

三千三百三十三代的岁月过去了，在每一代里阿嶷的子孙们总不得不遭逢着他们对于长老及妖魔博士们的关系的问题。阿嶷自家是一个猎夫，他以自己的手杀他的野牛，并且在他吃野牛肉之先，他自己能宰割烧烤。但是现在，他的子孙们自己，好久不曾将枪头打入进攻的野牛眼里去了。他们变成了弄幻想的专门家；他们的手，并不能适用于枪械石斧，而只能适用于画笔，铅笔和打字机上了。所以他们若被逐出于部落之外的时候，他们已不能够对付生着刀剑似的利齿的老虎而为自己及他们的柔美的妇人们觅食了；所以长老及妖魔博士们对他们所有的支配力，比从前更加紧切了。他们的图画和作品，要比从前更适合于长老和妖魔博士们的胃口才行，他们比从前更要称赞颂扬自己的部落的风习，好使与其他的人类或天使的部落的风习成一个对比才行。

上面所译的，是《拜金艺术》的开宗明义的第一章，说艺术的起源（*Anfange der Kunst*）说得这样变幻离奇的，在我所晓得的范围以内，恐怕只有辛克来氏一个人。因为原文离奇难懂，所以译文里大约一定有许多译得很可笑的地方，这一层希望读者不客气地赐以指摘，于出书的时候可以订正。

听说《拜金艺术》一书，中国已有人介绍翻译了，可惜我还没有见到，否则拿来对照一下，一定有许多可以助我参考，证我拙劣的地方。这一层亦当于出书的时候，再来细心查考，细心对照订正，以报答读者，在此地只好学了阿嶷的子

孙的取巧方法，预先来告个罪儿。若没有特别的障碍发生，则原书的重要部分，头上一二十章的译文，一定可以陆续地在本志上发表，否则等译好之后，马上出书也说不定，我只等读者们的鼓励和赐教，好使我顺顺当当地翻了此书。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日在船上

第二章　艺术家是谁之所有？

阿嶷之子孙所发明的，有许多并且种类也不一样的艺术形式；但在这各种形式之中，最容易使我们感到厌倦的，是譬喻谈——就是为垂示一种特别教训而作成的一种故事小话。所以我不得不急急地把阿嶷及他的子孙丢开，先用简明的英语来说出本书是艺术家对于资产阶级的关系的研究。它的论题是人类自有史以来，艺术上的成功的大道不外乎仕奉支配阶级，颂扬支配阶级的一条路；给他们以娱乐，使他们自己觉得愉快，教他们的臣仆须畏敬他们：便是从来的艺术上获得荣誉，获得成功的大道。

在本书里，艺术家这个字的用法，并不是和美国一般所通用的意思一样，单指画绘画画杂志的人而言；这是指广义的凡一个人以想象来表现人生的而说，他的表现方法，不管它是绘画，雕刻，诗，歌，和声，歌剧，戏剧或小说，总之凡想象的将人生表现出来的，都是本书中所说的艺术家。我的目的，是在将这些艺术家从一个在我所知道的范围以内是完全新异的立脚点来研究的一点；就是问他们如何的得到生活费，并且对此他们究竟做了些什么工作；把他们的口袋翻转

来看看，看他们袋里究竟有些什么并且问他们从哪里得来的；把已经对僧侣，牧师，新闻杂志的发刊人，新闻记者，大学院长，教授们，学校监督及教师们问过的问题，“你是谁的所有？并且为什么？”提出来重新向他们盘问一遍，就是我的目的。

本书系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解说艺术的。是社会的支配阶级用了艺术作品来作宣传和压制的器具，或新兴权势阶级用它们来作攻击的武器的研究。在本书里将要研究到被批评界的权威所承认尊崇的艺术家们，而探求他们的在支配阶级的威光之前甘作奴婢，为支配阶级的安全起见自愿效劳去作工具，究竟到了怎么的一个程度。同时更要研究到不甘作主宰们的奴仆的反叛艺术家们；而探求他们为了反叛究竟受了些怎么的刑罚。

本书的目的，在研求艺术创造的全部经路，在阐发艺术机能与人类的正气，健全，和进步的关系。本书将对于艺术建立新的典则而打翻许多现在为一般人所承受的关于艺术的玉律金科。世界艺术宝库里的大部分的东西，将被取出丢到废物堆里去，还有更大的一部分，将从世界图书馆的文学门的书架上被迁逐到历史门的书架上去。

作者自幼时就将他生活的大部分在世界艺术（的研究）里过去的。三十年间他曾经有意识地下过研究的工夫，二十五年间他在内心曾经形构过下述的见解；他以自己产生的作品和许多他人的在他心脑里经流过的艺术作品的帮助，曾经将这些见解洗练过改订过的。他的决断，就是一个愿意去实行实验，即使失败错误了也情愿自家个人来吃亏，但又以了

解和判断世界最高艺术的成就为天职的奋斗艺术家的决断。

他所达到的结果，就是现代的人类，对于艺术是什么，和艺术应该是什么的问题，是处在极端的荒谬概念的魔咒之下的一个结论；就是现代的人类，实在是处在关于美和品格的极端有害而且变态的标准的魔咒之下的一个结论。现在我们把世上流行的，也就是本书所要讨论的六大艺术的欺人伪语表列在下面：

欺人伪语的第一种："为艺术的艺术"的主张；就是艺术的目的是在艺术作品之中，艺术家的唯一事业，是在形式的完美的观念。这一种伪语，我们将在底下证明它是一群将就衰落的艺术家用作自己防卫的机械的虚言，而且不但在艺术界，就是在这种艺术出现的社会里，凡此伪语流行的时候，也便是堕落的表明。

伪语的第二种：艺术自大的虚言；就是艺术是为少数人的一种奥妙的东西，并非是大众所能享有的观念。我们在底下将要证明除了少数的具有特异性质的东西以外，大艺术常常是大众的艺术，大艺术家常在左右民众的。

伪语的第三种：艺术传统的虚言；就是新艺术家必须遵崇旧则，必须从古典里学习创造的方法的观念。我们将要证明凡有生命力的艺术家的技巧都是独异不蹈袭的，并且现代的技巧，比前代的任何艺术期的技巧都要优秀。

伪语的第四种：艺术享乐主义的虚言；就是艺术的目的是在娱乐和消遣，是现实的逃避的观念。我们将要证明这种虚言，是心意劣弱者的产物，艺术的真正目的正是在改变现实的地方。

伪语的第五种：艺术叛道的虚言；就是艺术和道德问题无关的观念。我们将要证明艺术都是论道德问题的，因为除这问题之外，另外并没有别的问题好论。

伪语的第六种：艺术无利害关系的虚言；就是艺术须排除宣传，与自由和正义无关的观念。毫无暧昧的对于这论点的报复，我们主张：

一切艺术皆是宣传。一般的，不可避免的艺术是宣传；有时候也许是不自觉的，但总常是熟虑之后的(故意的)宣传。

对于上述主张的注解，我们想更添上几句，就是当艺术家和艺术批评家们主张艺术须排除宣传时，他们所说的是等于说，“他们的那种宣传是艺术，而旁的各种宣传却不是艺术。”(犹之乎说)我的信仰是正教，而他人的信仰一例是邪教异端。

注解之续，我们更想说明“道德”这一个字，并不是照通俗的用法，并不是单指一串禁止你偷盗邻人的财物或窃取他的妻小的规律之类而言。道德是行为的科学；因为人生的一切都是行为，所以结果就变成一切艺术——不问它有自觉没有自觉——都系述及关于如何才能安乐，如何的启发人类智力等问题的。有些艺术家在教人自制，有些在教人放纵，他们同样都是说教者。有些艺术家说，艺术的目的是美，他们就创作出些美的艺术品来证明这一种主义的真理；当这些艺术作品完成的时候，它们正是“艺术的目的在把艺术家所抱的真理和爱欲行为的理想的实现”这件事实的美丽的证明。

什么是艺术？我们想定一个定义出来，好让本书的其余的部分来证明这个定义。我们打算心理学的以观察艺术制作

的经过来证明，史学的以解剖分析历代的艺术作品来证明。我们主张：

艺术是以改变他人的个人性的感情信仰和动作为目的，依艺术家的个人性而改变过的人生的表现。

我们再进一步，若问：什么是伟大的艺术？那我们想主张：

合乎精选过的艺术形式的条件，以技巧的权能，为有生命和意义的宣传而创制的艺术，是伟大的艺术。

我们在此地又要添加注解，就是怎么的一种宣传是真有生命和意义的这个问题，应依照人类实用的经验来决定的。艺术家自身也许很切实地相信他的一种特异的宣传是很有意义的，但从人类的经验上也许证明这是不重要的；所以数世纪来大家都以为是庄严崇高的艺术作品，或者真真是庄严崇高的作品（以我们的眼光看来），也许是一片无用的废物都说不定。但是让艺术家用了智能的劳动和深思熟虑的严格的训练去为人类的进步找出一条真正的大道来吧；让他启示出些可以使人类感激的新的冲动，教人类应战胜的新的艰险，教人类不得不受的新的牺牲，教人类应该经验的新的喜悦来吧；更让他在任何一种的艺术技巧上变成名手而将上述的宣传很适当地很有生气地提出在他的同类之前吧——要如此，只有如此，他才能创造出真正的不朽的艺术作品来哟。

附　　录

当然，上述一切皆系依宣传这名词的固有的意义而言。

作者私信他的批评家等总会去翻字典查阅这字的意义；但当本书陆续在刊物上发表的中间作者却发见了批评家等对于这名词的意义都抱有在世界大战中流行出来的这名词的一种误谬观念了——这观念本身就是一片宣传。我们美国自己的军事热情当然不是宣传，是真理和正义；但是，一种恶毒的敌仇进来了，这就是大家所知道的"德国式的宣传"；因此这宣传两字也就披了一个恶名，而本书将这名词用在某种高尚的教训上的时候，也不得不受批评家们的攻击说，我们是在"扩张这名词的意义"，而且是荒谬得很的。

但是我们的用这名词却是正用的。斯丹大特字典里解释宣传这一个字说："Propaganda 是为支持见解或动作的进路的一种有系统组织的努力。"大家总也该明白了，这并没有一点可以非难的暗示在里头。当然宣传也可以为善可以为恶的，全视所宣传的教训的性质如何和垂教者的动机如何而后能够分别。耶稣以脱教徒宣传他们的信仰垂三百年，我们当承认他们有自由鼓吹这信仰的权利的时候，我们并不必一定是有这信仰的一个信徒。现在本书的作者宣传社会主义已经有二十一年了，他确信这二十一年并不是空费掉的。

有些见解和动作的进路我们曾视作当然的事情接受下去；它们的进入我们的头脑是很平易的事情，在诗歌或其他的艺术作品里遇到这些的鼓吹的时候，我们总不即视作为宣传。譬如诗人所最爱的那个题目，就是我们的自然冲动的追随；这是一件愉快的事情，而我们对于给这忠告的诗人，当然不会起什么反感。但是若系关于要集中注意和紧张意志的思想的时候就不同了；这种思想会使我们麻烦，会使我们厌恶

起不快之感，我们简直是恨它们，而宣传的两字就是我们的恨的表现。譬如老诗人海立克（Herrick）忠告着说：

及时采取枝头蕾
依旧年光似箭飞
今日繁花开笑口
明朝风雨葬蔷薇
(Gather ye rose-buds while ye may,
Old time is still a-flying,
And this same flower that smiles today,
Tomorrow will be dying)

这儿是一种对人生的快慰状态，诗人用了美丽的直喻和迷人的音节来给我们以他的忠告，这所以是诗。我们若叫它作宣传，那批评家等怕要同声一致地说我们是在扩张这名词的意义，而且是荒谬得很的了。可是现在，再把马修亚诺德（Matthew Arnold）的诗引四行出来：

再进击一次，然后，就沉默了也吧！
胜利者们，他们来吗，（由他们来，）
当这逾恒硕大的城堡溃哗，
让他们来寻觅你的尸体在城墙之下。
(Charge once more, then, and be dumb!
Let the victors, when they come,
When the forts of folly fall,
Find your body by the wall.)

这儿是一种与上面的正相反对的言辞，是一种道德的确信和决心的宣言；诗人在教我们为真理和正义而奋战。和海立克一样，他选择了一种很有效力的直喻，并且把音乐和热情全都放到了他的宣言之中；以诗而论，他的这几行诗当然是和海立克的一样的好的；但是我们若叫它们作宣传，怕总没有几多批评家会来反对的吧？

本书想致力于证明或在实际生活上或在艺术作品上显现的凡关于阶级斗争的现象正都是一样的同一的东西这一点。我们人类的这一种动物是很容易肯定既成的现实社会，而对于伟大的、强有力的与富有的人们，是很易于颂扬致敬的。一面我们听到了在不洁不美的工人灵魂里面也有道德的美点和义勇的威光含蓄着的时候，却要给我们以一种不快的苦痛的感觉。我们不喜欢听到这一种观念，同样的也不喜欢那些将这种观念强注入到我们的心里来的人们；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正统派的批评家都同声一致地说耶稣和托尔斯泰是宣传家，而说莎士比亚和歌德是纯粹高洁的创造的艺术家的说明呀。像这一种艺术和宣传的区别，完全是阶级的区别，阶级的武器；这也即是支配阶级的宣传的一片，用以蛊惑民众之心，一种可以使民众对于艺术和人生两方面的虚伪的标准永远成为奴隶的手段而已。

译者按：这一章是辛克来氏关于艺术的特异的见解，最难译的是原文里所引的两段诗。第一段海立克的，译者妄把原诗的意思添加改变了一点，如第三句应该译作“今日此花开笑口”的，然因为中国旧诗的语气上的关系，就不得不那

么地译。又第二句的如“箭飞”之“箭”，第四句的“风雨葬蔷薇”之“风雨”，都是原诗里没有的名词，是译者妄添上去的蛇足。还有萎谢下去，将死未死之境，本来不可以一“葬”字来译的，这也算犯了文法上时间错误之病。至于第二段马修亚诺德的四句，更是难译，译成旧诗也不能够，译成新诗又译不好。第二句下括弧内的“由他们来”四字，是可以不要的注解。还有 the forts of folly 的folly一字，日文译作“空虚”，但这字或者也有（罪恶）的意思，翻了几本字典，才晓得这个字也可以作“无谋的大建筑”，“成破灭之因的大企业如阿房宫之类”的意义解的，所以我就武断地把它译成了“逾恒硕大的城堡”，希望言语学者有以教我。此外更有几处暧昧不清的地方，当于出书的时候再行订正，在未印成书本之前，我更希望高明者能够不客气地摘取出我译文中的错误来。

一九二八年三月廿七日

第三章　艺术与个人性

我们在前章曾经说过，想心理学的以观察艺术制作的经路，史学的以解剖研究历代艺术作品来证明我们的论题。现在先从前者说起。

我们且先和在阿嶷的故事里见过的一样，把艺术经路的元素形式来研究一下。艺术本起源在人类的想把实在（Reality）来表现的努力，第一就为想把实在招回在自己的脑里，第二就为想使旁人也能把实在理解。阿嶷因为想久食野

牛之肉所以不得不去想种种方法来把野牛肉藏之久远，同样地他也因为想（在闲时）追想野牛（的形状）所以不得不把野牛的记忆保牢。他把野牛肉分割出来招他的同族来大宴，因此可以得到利益和荣名，同样地他也想以一张野牛之画，或一段狩猎之谈，或一曲猎歌，或一场再现狩猎之舞，向他的同族博取荣名与利益。

这样的如上所说我们看到艺术起源有两种动机，而第二种尤其是社会的成分很重，所以简直可以说是社会的（social）动机。艺术中的主要动机，正是这一种想把自己的观念和感动传给他人的冲动，而艺术作品的伟大与否，也靠这判别元素来决定的。阿嶷的狩猎的记忆，他的恐怖的感动，他的死劲的挣扎，他的对于兽性的无理性的大力的一块的征服等我们都是和他分而有之了。你试想把这些事情对你自己的小阿嶷们讲讲看，关于这野牛狩猎的事情，他们一定会听了还想再听的永无倦厌；因——这里就是主要之点——他们一边听着，一边他们就得了他人的意识，借了他人的心脑而存在，是在变成社会人（social beings）的途上了。如此的经过了久长的年代，一种一族就把这以人种间的交感想象力（sympathetic imagination）为根底的大文化力开展推进了，这人种间的交感想象力实在亦即是将各部落联结成各国，而最后也许会将各国联结成一大同人类的推进力。

我们从绘画或实在表现所得的快感是很多而且很复杂的。不过第一总之是认识的快感（the pleasure of recognition）。在它的原始的形式里这不过是猜谜语的那样子；但当进一步在更成熟的直写里我们就有追寻明细之点的快感

了。“那是司密斯”，我们看了会说——“连那鼻上的瘤都在那儿！”我们会说：“连那鱼鳞的光彩都看得出来，真想把桃子上的绒毛擦了拿它来吃，你简直可以把你的手摆到这野雉的羽毛丛里去的！”但是艺术的真价就尽于此了么？当然不是的，若是如此的说话，那照相机产生之后阿嶷的子子孙孙岂不就要失业了么？并且在照相机产品之上你更能拿一面显微镜上去，然后你更能发见无限的明细之处，——这岂不是比阿嶷的子孙所成就的要更大数倍的魔术么？

但是即使你以显微镜照相为最高的艺术，你也决不能逃出个性的影响。因为无论如何这一个问题总存在的，就是你的机器凸镜（camera-lens）究将焦准于何物？

我生平所遇到的最初的艺术家是一位画家，故及·其·勃郎（J.G.Brown）氏。他所常画的人物，是卖新闻的小孩们，乡下的淘气孩子，和徘徊在十字路店头的奇形的老人等。因为那时我还是小孩，所以老在旁边看他画画，并且也和他一道去乡间为选择画题而跟了他走来走去的走过的。到现在隔了这些个时间关于他的事情我只记得有两件，就是他的慈和的灰色髯须，和当我指示出一个伤了只手的老废兵时他所表现的那种激烈的嫌恶神气。丑形的残缺——噢噢，多么可怕呀！艺术家如何能容忍这一种画题呢？

但是年岁渐长之后，我却看出了世界上最大的画家中间的有些也老是有画这些丑形和残缺的习惯的。我曾看见过“古代的大家们”所画的十字架上的磔刑和殉教的诸题；我也曾看见过画家道来（Doré）的地狱幻想的魔画和画家凡来却更（Verestchagin）的战争杀戮之图。因此我才明白一

个想探索人生的灵魂深处的人和一个只想在小孩子们与和小孩的智慧相等的大人们中间求声誉的人是不同的。故及·其·勃郎氏是一般所说的“写实家”，就是选定了画题之后他就丝毫不爽地描画出来的写实家；但是从他的艺术视觉里故意地把凡可以引起苦痛和堕落的一切除掉，而只剩给你以一种完全虚伪的感伤的人生光景，就是他的作品全部的总结。

大抵的艺术家当他们把自己的个性刻入作品里去的时候有作更进一步的事情的。他们选定了一个画题，大抵不是丝毫不爽地把它来再现，而总将它的特性变换加重，或在这一点或在那一点。这一种手法就是通俗的所谓理想化(idealizing）。一般人对于理想化这个字的见解，都以为是把目的物弄得更美丽一点使它更能适合于观赏者的趣味的意思；殊不知这却是“理想化”这字的误用。将一个目的物来理想化是不管这理想的能否取悦于人，总之须将这目的物照了这个理想来变换，务必使它能表现这个理想的意思。詹姆士(Henry James）有一篇小说里，曾讲到一位肖像画家，这画家画了一位有名的人物的肖像画，画家因为看出了这位名人的性格里有根本的轻贱和虚伪的成分，所以在画上就把这些性格全部暴露了出来，于是这一位名人才初次被画家揭破了假面显现狐狸尾巴在世人的眼前，名人之妻竟因此而离开了这名人。这是一种的理想化；不过实际用这方法来画画的肖像画家将因此而不容易找到来求他画肖像的人，却是一件很明白的事情。

于这样的时候大约会遇到的像这一种的情形我们当阿嶷被请去画他部落里的妖魔博士和长老的时候也见到了。对我

在西爱其亚来（Sièges Allee）窃窃私笑过的那些大理白石的怪物给付金钱的好亨错伦（Hohenzollern）家的最后的那位大豪杰，可怜左手是被咒诅地萎落不举的，这在他的桀骜的精神上当然是一种羞辱的苦痛之源。在他的照相上你可以看到他的为想遮掩住左手而作的许多细心的姿势。但是他叫人家画的许多画像你以为怎么样？你以为那些画家里面有一个不为他添一只强壮铁样的左手进去的人的么？同样的，在那些埃及的阿嶷们所画的作品里，你总可以看到主权者的身材都是分外地高大的。在一个治平的王国里，主权者因为自小就娇养惯了的原因，身体当然只会比他的武臣们的小些；但是实际上他的身体愈小则艺术的惯例上要说他是大的习惯也愈是牢不可破。

泊拉东（Plato）的所以要把艺术家赶出在他的共和国外，也就是因为这一种过犯的原因呀。因为这一种人都是撒谎者，诈装者，只以破坏人类对于真理的尊敬的人们。但是事实上，这一种主权者和武人的理想化，或者是出于艺术家的真诚之意的也说不定。因为艺术家比旁人更是敏感——这就是所以使他成一个艺术家的地方；他对于苦痛和暴力有绝大的恐惧，所以对于权势阶级，也许会感到真正的畏敬。他想他的君主在精神上要比别人大些；所以在肉体上把君主描画得大些，艺术家就在做预言者和哲学者的工作，在阐发出人类精神上的真理来。这就是大部分的现代艺术标准的真谛；自大，阿谀，卑怯，和传统的崇拜，再加以吹牛，骄傲，东东地打鼓鸣威。个个茶话会的小诗人和半病的虚弱汉都在抱强大而残酷的幻梦——尼措的金发猛兽（Nietzsche

with his Blond Beast)，喀拉依儿的崇拜英雄（Carlyle with his Hero-worship），亨利的把剑之歌（Henley with his Song of the Sword），和克泊林的“主呀神呀，我们永远的战线之主呀！”（Kipling with his“God of our fathers, known of old, Lord of our far-flung battle-line”）之类，都是的呀。

译者按：这是辛克来氏《拜金艺术》的第三章，系论艺术的不可以没有个性的。文中所引的古事和实例很多，读者当能了然，译者在此地可以不赘说了。不过文中所引的两个画家，恐知者很少，所以想在这里添注一下。

Gustave Dove：① 是法国的画家，于一八三三年正月六日生于斯曲拉斯蒲而古（Strasburg），曾为拉勃来（Rabelais，一八五四年）、巴尔扎克（Balzac，一八五六）及但丁的神曲译本（一八六一）等作插画。卒于一八八三年正月廿三。有Delorme（1879），Miss Roosevelt（1886），和Blanchard Jerrold（1891）②等所作的评传。Vasili Vereshchagin③ 是俄国的画家，于一八四二年十二月廿六日生于诺芜各洛特的揩来朴物兹（Tcherepovets），一八五九年编入海军，后在巴黎学画。一八七四年去印度，得了不少的画材，一八七七年的俄土战争，又给与了他不少的材料。他更有许多英国兵士在印度虐杀印度人，和俄国政府杀戮虚无

① 古斯塔夫·德夫。——编者注
② 德洛尔姆·罗斯福、杰罗尔德。——编者注
③ 魏列夏庚。——编者注

党人的图画，想起来大约是和半月前在上海南京路开展览会的俄人“色克有”有同样的倾向的。

一九二八年四月五日

第四章 劳动者和他的报酬

渐渐地我们现在有点把阿嶷的艺术法典的轮廓认清起来了。我们可以认明有两种消极否定的定义；就是阿嶷画一样物事并不照这物事的实在的样子；和他画一样物事并不照他所看见的那样而画的两点。头一件事情他不能做到，就因为他不能知道这物事真正的是什么；第二件因为他想有这是没体裁违背道德和趣味恶劣的原因。阿嶷画一样物事系照他所想的“这应是如此的”而画；或者，更普通一点，他画一样物事系照他所想的“他人一定想这是应该如此的”而画。

于是就发生这一个问题；阿嶷已经选定了主题之后，为什么他一定要照这一个理想来理想化而不照另一个理想呢？这一种决定是偶然或任意的事情么？当然不是的；因为人类心理有它的法则，我们可以学而知之的。我们要问：什么是阿嶷的法则？什么是手和眼和脑筋的法则？是什么不可抗的力量来决定他表现他的实在要照这一种样子而不照另一种样子的？

第一要说的事情就是：不要去问阿嶷，因为他不能够告诉你们。阿嶷并不是全如他自己所想的那样的人，并不是在照他向世间所公布的动机而制作艺术品的。我们可以看出这家伙真太狡猾了——他想出了那样聪明的一套虚饰的口实

来，不但骗过了他的大众，并且骗过了他自己本身。密耳东（Milton）说，想制作伟大的艺术品者，他先要把他自己的生活变成一个艺术品。阿嶷把这一句格言照文字的外形取了义，而造出了一排做买卖的虚言的华丽的陈列来。

艺术家是社会的产物，是属于一种族的一员而应受这种族的冲动的支配的这件事实是十分明显的。但是你会发现他热烈地否认这事实而他自己幻想以为他是一个住在象牙之塔内的孤立的灵魂，乘了有羽翼的天马而腾空，受天使的拜谒与指引，并且被一群称作诗神Muses的神秘的美女所爱抚的人。同时，无论如何，他至少总要一位是实在的女人（one lady love）作他的爱人；而这位实在的女人每和他的想象里的爱人们所抱的兴味是不能感到共鸣的。非但如此，她反而总把阿嶷每日要三餐大块野牛肉才能过去的这件残酷的事实指示出来；并且，这位女人自己也要有一点肉才能过去——而更重要的，就是她的这一块肉要依照当她没有和一位艺术家出奔结婚以前所习惯的那些一族里最良好的惯例而调制供进的这一点。在她桌上的玻璃瓷器，即使有点歪斜不正倒不要紧，但总要烧了之后再加以手工的器具才行；还有桌上的桌布之类也一定要用手工来刺过绣的才对，因为用机器制的大批批发用的东西，并不是“艺术品”的原因；这就是她一族里的典律所命定的法式。

照理论说来，一个艺术家只为想象的诗神（imaginary Muses）所赞喜而制作他的艺术品这件事情是可能的；但是事实上你可以看出就是最孤独的老阿嶷也总在渴望着有些人，或者是一位忠实的朋友，或者是一位老家人，或者竟许

是一位小孩子的赞喜。就是在孤岛上的艺术家，他总也在想有一天总有一只船会到这无人岛上来靠岸；而少壮叛逆的艺术家们总也在梦想未来的大众而在制作的。我自己的少作全部也系由这种动机而制成；读到了服尔德（Voltaire）的那句“想传给后世的文章是很少能达到它们的目的的！”我觉得是文人所写的最残酷的一句判决了。

阿嶷一定要有他的观众（audience）才行。所以，在他的选择，理想化，和其他种种装作之中，他常有这些问题在他的眼前：“这是可以使我的观众喜欢的么？”“到怎么一个程度？”“能够持续到多久？”在阿嶷的脑子里是没有节产运动的；在他的脑里有许多梦想的小孩生下来，他将选择其中的极少数的几个而养育扶植使他们成为现实，其他的当然由他们去饿死而埋葬。

既成为一个职业的，靠制作吃饭的人之后，阿嶷是处在一种必须寻找能养活他的观众的必要之下了。并且还有一件忘记不得的事情，就是于他自己的每日三大块野牛肉和再为阿嶷夫人的三大块之外，还有夫人之肉须照她的社会地位所要求的法式而供进的一点。当然若阿嶷夫人在屋里不平吵闹的时候，那阿嶷是一定不能制作出他的美丽而有灵感的艺术品来的，这是不必我的证明也可以明白的事情。

于是在艺术家的灵魂里就不得不发生很大的烦闷，这烦闷已经继续了三千三百三十三代了，而在将来恐怕也有继续比这些年代更长的可能。在阿嶷的脑里的小孩当中有些是他非常痛爱的，但这些却没有人会来买。在这当中有些是他所轻视的，但他晓得观众对于这些却很在要求而愿出重价。

“究竟怎么办，取哪一种呢？”

对这问题的解答是依艺术家的灵魂的不同而互异的。我们在底下将要看到古来有多少的英雄艺术家和殉难艺术家，他们因为想制作他们所信为最善的艺术品，如何的与嘲骂，讥笑，饥饿穷死，甚而至于与牢狱和火刑柱等相对，也毫不为动。但是，当然，这些境遇与大杰作的产生原不是最有利的。要使一种艺术技巧的发达非要经过数十年的练习和研究不可。要很强烈地感得别人的感情而把它们依有组织的计划再现出来；要发明新的形式，要安排数百万的音符或文字或绘具分子于一个复杂的设计之中——这些事都非要有严密的坚强的集中力不行。大家想做这样的工作非要有闲工夫不行；并且大家若为了从事于这种工作而在轻视自己也是做不成功的。因此我们可以照底下那么的定一条法则而当作艺术的根本法则之一来看待：

> 无论何时凡成功的艺术家的大多数，都系与当时的时代精神相调和，而与当时占优势的权力是合致的。

第五章 沐神恩的人们

对艺术拿出钱来的究竟是谁？对这问题的答案是，在社会进步的无论哪一个阶段里，对于一定的种类的艺术，总有些一定的集团在那里付钱的。这些或大或小的集团，就是那一种种类的艺术的听众(public)，而决定这艺术的质地和特性的人们；因为唯给钱与吹笛者的人，是征歌选曲的人。洛儿

斯洛衣斯汽车（Rolls-Royce automobiles）并不是照拾垃圾挖阴沟的人的趣味、也不是照诗人和圣者的趣味而做的这一件事情，想来总没有再来讲述的必要了；洛儿斯洛衣斯汽车当然是照了能够对它们付钱来买的人们的趣味造成的。假若我们对艺术的思想，不这样完全被虚伪的宣传所曲诬了的说话，那么我们照底下那么讲的时候，当然是一个对艺术的公正原理，就是要想了解艺术作品生产的第一要件，应先了解需要这些作品而对这些作品付钱的听众。

当然有些艺术要比别的艺术价钱贱些。民谣是不值半文钱的；你可以做一首出来而随便到哪一个街头上去唱咏。正因为是如此，我们觉得民谣是接近民众的，单纯而有人生味，且又常是有叛逆性的。同样的话也可以应用到民间故事（folk tales）和恋歌上去——可是到了将它们印成书本的时候就不对了。因为到了印成书本之后，它们就发展了许多虚饰的形式，只能被无所事事、先将他们的时间用在玩弄虚饰的、空想的事情上面去的有闲阶级所了解了。

从原始的艺术形式开始，我们可以把艺术照了它的渐渐增加上去的费用排列起来而设一个等级尺度，并且可以指出这一件事实来，就是依艺术生产的费用的比例度数，很正确的艺术在表现它的贵族精神和它的向支配阶级理想的婢事的程度。被我们所想出来的一切艺术形式之内，计算起来对于每人（per capita）所需要的费用最高的艺术，就是我们的所谓“大歌舞剧”（grand opera）。对此壮丽的华美，只有“大雅蒙特蹄铁”（diamond horseshoe）是幸运的象征，所以就是生为富豪的人们）预先买票定座者才能享

受，所以从来像无产阶级的大歌舞剧一类的东西是没有的——除开把它化装作成一个神话故事，化得这样巧妙，甚至只有肖伯纳(Bernard Shaw)一人能够猜出它的煽动的宣言来的《尼背龙指环》(*Niebelung Ring*)之外。

数年前我曾和一位在纽约的政界有名的、实业界的首领谈过天。我说到了我们的裁判长们的腐败，他以微笑而反驳着我。“我们的裁判长们不是用金钱买来的，他们是被选出来的。”我们的有名的成功的艺术家等也正是这样；他们就是那些在本能上就尊崇支配阶级，对他们的主人们能够很愿意的很自然的伺候侍奉的人呀。他们若不是这样办的时候，他们就要得到一生困苦和流放的刑罚了；假如他们若变得十分穷苦和孤独无友的时候，那就是后世的人类也不会对他们表示感谢的，因为在他们脑里的幻想的孩子们也终于是不出世而凋谢，这些孩子们将和他们的不遇的父母一道的被葬在无人知道的墓中。“在这里许有些不语的，在世上不曾博得成功的密耳敦躺着在呢！”(Some mute, inglorious Milton here may rest!)

将主要的艺术时代 (great arts periods) 一代一代地来研究，把为先导的艺术家们引出，指出他们究竟是什么？他们所信仰的是什么？他们是如何地得到他们的生活费的？对于给付他们金钱的人们他们究竟做了些什么？这，就是我们在本书里的任务。我们将要看出，无论什么地方，他们是属于他们的集团的人员，他们分有这集团的利害关系与偏见，憎恶与恐怖，嫉妒与爱情，和对于这集团的颂扬。我们将要看出他们对时代的各种社会的奋斗和气运的从属，和为了自己

的阶级的战争而热烈地奋斗。因为人生决不是一个静止的东西，他是常在变动，常在交付它的牺牲者于新的种种危险之下，常在鞭挞这些牺牲者到新的努力的道上去的。支配阶级若不被外敌的袭击所威胁的时候，在它的社会内部就有新的阶级在那里兴起。当内部保有秩序和繁盛的时候，奢侈与逸乐就起来了，一部落的堕落，也就在这里；各色各样的新奇事件，足使老人们惊异的事件也于是乎出现——现代人（modernists）渐渐地将旧的信仰推翻，新女性们（flappers）将仿效男子们的恶癖了。

这一种恶德不得不校正它们；这些部落的敌人不得不打倒它们；在做这一步工作的过程上面，支配阶级哪会不用他们的最有力的武器，就是艺术的武器的呢？不会的，再也不会的。阿嶷将被他的主人们所唤出；或者他也会因他自己的冲动而活动——他将带领指导那些保存国粹的十字军，去歌唱旧式道德的赞词，去"理想化"祖宗中的往日的英雄和神圣的圣者与创业的祖先，而将倾倒嘲弄侮辱在那些新女性的剪了发的头上。批评者们将跳入拥护阿嶷的阵营之中，赞他为得天独厚（the Lord's own anointed），大杰作的创造者，庄严，沉静，且将永远保有不朽的艺术家。这是艺术，批评家们将防御着断言说，这是现实的，真正的，可以信凭的艺术；而在外面的荒野的一处却有一只灰色的，叛逆的狐狼在那里号叫，它在那里攻击寻觅一切人生的美的和神圣的东西想把它们吞噬下去——这一只狼的号叫当然不是艺术，是恶毒的轻贱的宣传。

批评家们肯定地自信这决定完全是美学的问题；而我们

的回答是，这完全是阶级威信（class prestige）的问题。他们相信艺术的标准是永久的；而我们的回答是，艺术的标准是被政治的风势所吹靡的。社会的阶级是在互相争斗的；有些败了，他们的荣光就也消退，他们的艺术就也不得不崩坏；另外的有些胜了，他们就照了自己的利害趣味定些新的标准出来。永久不变的分子只是人类对于正义，人道，智慧（justice，brotherhood，wisdom）的永久的要求；艺术只有对这些理想尽忠职的时候，才能保住它的不朽的生命。

这是《拜金艺术》的第五章，我觉得对于目下中国的有些阿嶷们，那些有名的文学批评家和国粹保存的道德拥护者们，是当头的一棒。

一九二八年五月十日

第六章　虚饰的幼稚时代

凡保有现在世上占优势的艺术信仰的读者，大约对于在此地所叙述的种种观念，一定以为是异想天开或愚劣不可解的。在持这些异见的人的中间，有一位是我的朋友，一位很有名的诗人，他忍耐着把我的原稿读下去的中间，为他自己并且为继他而起的后来的诗人们心中在受苦闷。他写着说："天地之间，必有如吾人所乐道的'纯粹的美'（pure beauty）的享乐存焉。"他又说："你在两者之中必须信仰一件，或者你信仰我们应有游戏的权利，以此我们可以承认不说教的诗

人是合理的，或者你该信仰与此相反的原则，和一群未来的人种即严肃的科学的怪物们的系论。”

我并不想以一种取巧的方法将不为我助的一切论点删了而在议论上取胜，所以我要把这位朋友的论点取起。当然游戏的分子在各艺术里是很重要的；这就是艺术之所以与其他各种表现形式，如论文，说教，演说，及数学的证明之类的不同的地方。我们的对于这游戏分子的不力说的主因，并不是因为我们看不出一件艺术作品和一篇论文，一场说教，一篇演说，或一个数学的证明的区别来；却只因为在艺术里的这游戏分子谁都认识知道，而对于与此一样重要的合理的思想的意义却每有被排除忽略的倾向的原因。

让我们先来寻问一下：什么是游戏（play）？答案是：游戏是使未成年者（the young）习于现实（reality）的自然的工夫（nature's device）。两只小狗的戏咬各自的喉头而相打，是将来真相打的时候可以使喉头不至被咬碎的学习。年轻的小孩们也都是如此的在发达展养他们的官能；这一种职能也直接注入到了近代的艺术作品之中。于是从许多新出的小说里，我可以不冒那致命的实地的危险，而学习到若被一只贪噬的野兽咬上我的喉头的时候，情形究竟是怎样的那一种经验。

为领导我们的分析解说起见，让我们再来设一个另外的原则：

艺术是以发展吾人的官能，与实验各种人生可能的事情为目的的游戏。

但是请注意到这一点的特异差别。两只小狗当它们在互

咬喉头此起彼倒的中间，它们对于自身的行为动作并不加以明晰的理论的；它们不过受的是本能的指导。但一位近代的小说家却明明知道他自己在那里做什么；他在想对于人生有系统组织的思想，而在作细心的记录。所以我们要设第二个原则：

艺术在本能的范围以内是游戏当变成成熟与自觉的时候是宣传。

当然，艺术是断不能完全是游戏的，因为我们人类的中间没有一个人完全是本能的；艺术也不能完全是宣传的——因为若艺术要是艺术而非其他的东西，那它就非保持游戏的形式不可。并且更进一步，这游戏的分子一定要是真正的才行，单是虚伪造作的是不行的；作品一定要使我们能够承认它是实际的事实那么巧妙的人生表现才行。末儿基·柯林斯（Wilkie Collins）举出他的小说家成功的方式来说："使他们笑，使他们哭，使他们盼待。"换句话说，就是若在实生活里便不得不如此做的事情使读者们在读下去的中间做作就对了。这是一个重要必不可缺的根本原则；艺术家不管他用什么技巧，总要使我们信服这不是技巧，这是事实的实在才行。

我们成人的游戏能力，在伯屈力克博士（Dr. Patrick）的《休养心理》（*Psychology of Relaxation*）一书里研究得很周到详尽。我们人类只在最近方把脑髓的上叶发达开来，不能经耐着长时间的使用；时时使这脑髓的上叶休息，而生活在神经中枢的下部，换句话说，就是回返到小孩子的时代去而从事于游戏却是必要的事情。对我那位诗人的朋

友，当他问我相不相信游戏的时候，我就指庭球拍子给他看当作回答。但是对于一年四季常是在游戏的成长的大人，我们将怎么说呢？近代科学对于这一种人有一个名称：就是叫他们作墨龙司（morons， 白痴的一种）。

若是你是一位墨龙艺术家（moron artist），专在为墨龙听众而制作艺术的说话，那我们就是和你争辩也是无益的。但是我们不得不寻问：怎么墨龙司的艺术会被当作"真"的"纯"的艺术而被赞赏被保护的呢？怎么那一种是小狗和小孩们的特性的"无思想的享乐品质"会被看作成长的大人的一种伟大的品质的呢？在实业和教育方面我们知道有那一种可悯的现象，就是一个小孩子的心生在一个长成的人的身体里。但是在艺术的田野里何以这一种残缺的心灵倒会被赞赏的呢？

这答案当然是与读者之所期望于我的相吻合的。世上有一个阶级在那里，有一个占有这世界，支配这世界，而只愿一切物事都保持着现状的阶级在那里。所有权的机能之一，就是这阶级的教化的监督和趣味的决定。这阶级赞赏在人生的道上倒走的学者；这阶级也同样地赞赏只有感情而没有知识的艺术墨龙。

于是艺术的所需"纯洁"（purity)不过是虚饰的幼稚时代的一种形式。正同从前的中国人为使妇女不能独立，要使她们服从忍受一切的原因而缠小她们的足一样，支配阶级的教化也为使人类可以不向未来前进而在束缚人类的想象。假使你想，为支配阶级而在处理监督世界思潮的人们，还没有形成这一种决心的才智，——那我的回答是，你的无常识正

同他们所期望你的一样，并且你正在承认他们对你所有的一切轻视侮蔑是不错应该的。

译者按：这是《拜金艺术》的第六章，原著者在力说艺术的游戏和宣传的两分子，都要出于真诚才行。有许多拿了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每月的官费而还在喊打倒帝国主义的人的游戏，我只希望他们不在虚伪造作才好。

一九二八年六月一日

第七章　阿嶷夫人出现

我们现在将底下的主张当成已经被证明的而再述一遍。

第一：艺术家是社会的产物，他的心理和他的艺术作品的心理是依当时占优势的经济力而决定的。

第二：无论在什么时代，已成范畴的艺术家总是与那时代的支配阶级表同情，而为这些支配阶级的利害及理想说话的。

假如这是真的说话，那么要了解艺术和古今各艺术时代的历史的最近步骤，是在了解支配人类的经济势力；就是在了解进化原理和阶级斗争。

我们到了此地，这议论就被那个特别的阿嶷夫人所打断，她是住在创制这原稿的洞穴里的。阿嶷夫人说：“换句话说，你是在给读者以社会主义的演讲。”

阿嶷夫人的男人说：“但是——”

为她男人校正原稿的阿嶷夫人，也为他校正这一句未完

的话说："你不是答应我写一本不是宣传的书的么？"

"但是——"再来一次——"这是一本证明各种书籍都是宣传的书！我哪能在为宣传而行使的宣传里反不用宣传呢？"

阿嶷夫人说："这是全由你的愚钝而来的。"

她继续主张着说，各种宣传的目的在使这宣传的贯彻；主要之点，须在使读者不知道这是宣传而被感动，所以在宣传之上施一层新的装隐法（camouflage）是必要的。"你若想教打算研究艺术标准的人去读社会革命的历史论，那我哪能不说你是愚钝呢，你就是叫我作阿嶷夫人，我也决不改变我的意见的。"

她的男人，着了急说："我的爱人啊，你不能把这些来照文字下死解释的。阿嶷夫人这一个名称是一般的艺术家的夫人的名称；她是使艺术家和社会连结，促他和社会习惯结合的一条人的绳带。"

"我也知道——和全部的男子一样，你想把它作成两面的解释。怕谁都要那么想吧——"

"我却不叫他们那么想！不过我要明确地断言你并不是阿嶷夫人。"

"我也要明确地断言，在这洞穴里是从没有过用手工来刺过绣的桌布——自从我到这里来之后，我并没有用到过什么麻纱的食布，所用的都是一块块的小方纸儿。"

"我的爱人啊，"阿嶷忍耐着说："将用手工刺过绣的桌布之在艺术史上的意义指示给我的，你是第一个人。到海费·赛赖夫人（Mrs. Heavy Seller）的晚餐会去的那时候的事情你总还记着吧？"

“是的，记着的；那你所应该做的事情，须把那晚餐会放到你的书里去才对呀。把你的下一章书叫作‘麻纱之类在文学上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Lingerie on Literature），或‘在丝袜下的男子的灵魂’（The Soul of Man under Silk Hosiery）吧。”

“这倒是不坏，”阿嶷说，“以后我要用它们。现在我想竭我的力先把你所要求我的议论弄得快活一点。”于是他就退到书斋里去绞榨脑筋，新做出来的一章书，并不是如他所计划的一样，用那个尊严的名字“社会阶级的进化”（The Evolution of Social Classes），而用的却是一个可以捉住那些游惰轻浮的虚饰趣味的题目。

译者按：这是《拜金艺术》的第七章，它的第二个主张若是真的说话，那么中国目下创造社的革命文学是已经成了范畴的艺术了。所以这一个革命文学团体是和目下的支配阶级的南京革命政府表同情，而对现在的法律制度和理想当然是十分满意的，尤其是现在仿佛是已经成功了呢不知还是被奥伏赫变了的——因为好久好久不见到他的普列塔沃罗基的批评文字了——成仿吾氏。他的修善寺的高蹈和日本首相田中氏的悠游竟会同地同时，由此也可见“已成的艺术家与支配阶级是合致”的这主张果然是不错了。我想他们的要拖住辛克来氏，原因是或者在此，不过他们的忽而又要踢开辛克来氏，原因不晓得是不是也在此。

译者附记

第八章 马的买卖

在二十五年以前，有一位美国人，他自身也是一个商业制度的牺牲者，是患肺病而死的，写了一本小说，内中有一段描写关于马的买卖的事情。这小说曾受了许多出版者的拒绝，但最后却到了一位读者的手里，他觉得这一场买马的情景是美国文化的一幅缩小图。他就劝作者去重新修改，将这马的买卖一场放在头上，以此作为重心，将小说里的各种事件作为陪衬；作者听信了他，照他的意见将小说改了，结果这小说就得了在美国小说史里最被宣传的大成功。老老小小，穷人富人，上上下下，所有的美国人在《大卫海兰》（*David Harum*）一书的头上，人人都看到了他们所确信的信条，他们所遵从的法则，和他们所想得到的成功；于是这书就销行到了六十万部。那时候我还年纪很轻，但我却记得当时我认识的一般读此书者如何的摇身大笑，互相谈论这书中的故事，一步一步地随了大卫用以欺骗那宣教师的步骤而在感到无上的快乐。

现在让我们先以此书中的事实作为材料，将这“马的买卖”情形来分析解说一下。第一是卖马者的伪语，他明知道是一只无用的马但他却要说得它像煞有介事的好。“就是像它现在的样子，也值两百块金洋。它是还没有受过训练的，可是呀，它拖起两人坐的马车来却比五十匹马还要好哩。”第二，是买马者的伪语，如这买马者后来自己在夸着口说：“嗳，我呀，愈看它愈是喜欢它，可是我只说：‘好啦，好

啦，或者它是值这么些个钱的，可是现在它对我呀真决不值那么些个的，并且即使它值得那么些个，我身边也没有这许多钱。'我只是这样地说。"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在这马的买卖上，买者卖者两边都在撒谎；并且进一步我们更可以知道两边都在装作似乎是说实话的样子，在竭力的想使对手方面相信他的说话的真实。再仔细点将这卑劣的买卖行为观察一下，我们可以看出两边都在暗中摸索，都不晓得他自己所撒的谎究竟能被对手方面信受到什么的程度；他自己也不能晓得对手方面所说的谎里究有几成真实。所以两边各是在一种疑猜恐怖的状态之下的。当这买卖成就的时候，一方面就会发生一种胜利之感，对于他方面的牺牲者也许有一层轻蔑的意思混在这胜利之感的中间；还有一方面哩，当然要怀恨在心，在这愤恨的感觉里，当然混含着复仇之念的。

还有一点我们不得不指出的，就是在这一个狡智的斗争，在这一种决斗的近代新变相里，表面上仿佛是很残酷而无情的，可是它也有它自己的严厉的道德法规在那里的。大卫对那宣教师虽然撒了谎，欺骗了他，但大卫却不会伸手到他的袋里去扒他的钱；或者即使那宣教师在买卖的战场上将大卫打得惨败堕地，大卫也不会从宣教师的背后用一刀来将他谋刺的。我们再注意一看，可以看出作者似乎感到有使我们相信底下这一件事情的必要，就是大卫若不先被那宣教师所欺骗，他就不会欺骗宣教师的；这就是马商式的小说家惯用的傣语。我们更可以看出在这一位美国鬼子（Yankee Farmer）的最上的气质的利欲冲动之次，还有他的亲爱冲

动在那里;他当买卖成就之后,就将这事的底细告诉他的女同胞,这一段故事的人间性,并不光存在大卫所得到的买卖的胜利之上,而实在也存在大卫当将此事报告给他姊妹的时候所感到的快乐之上的。请大家注意着大卫的毫无隐秘地将实情告诉给她的这件事实。大卫对她,或者有些别的事情是不得不欺瞒说谎的,可是关于这一件马的买卖,他却晓得他的女同胞决不会反噬他而去告诉那宣教师的。

当原始的野蛮人拿了一条鱼想来交换一个椰子果(coconut)而说述他的鱼的新鲜和捕鱼的艰难危险的时候,这一种商业上的伪语(trade-lie)还是比较得单纯的事情。可是在产业进化的商事行为里,形形色色的错综事件开展了,要有一本包含各种职业上的诈欺伪语的百科大辞典才能敷用。总而言之,这一个原则,是世界各国所共通流行,是世界各民族所共通了解,具体化在各种数不胜数的商事格言和谐谑里的:所谓"各货出门,概不退换"(caveat emptor),"买卖是买卖"(business is business),"恶人是要恶人磨"(dog eat dog),"捷足先登"(the devil take the hindmost),"眼明手快"(look for number one),"先落手为强"(do others or they will do you),"自己保卫是自然的第一则"(self-preservation is the first law of nature)之类都是的。在一个以商业竞争,就是以诸事放任(laissez-faire)和契约自由为基础的文化社会里,作男男女女的一切重要行动的根本的,就是这马贩子的虚言伪语。

这事情是这样地明显,在民族的理智之前是露显得这样清白的事实,使我们一想到何以各人会终于不得不相信这一

种商业上的谎语的时候，几乎要吃一惊。不过最巧妙的虚言者的本领，明明是在使他自己把伪语能被人相信；所以做买卖的人和他对手方面的牺牲者之间的争斗，是同卖矛者(the gunmaker) 和卖盾者 (the armor-plate maker) 之间的无穷尽的争斗一样的。

足为商贩者之助的，是人类心里谁都有的一个向建设方面去的冲动，以这冲动的结果，吾人心里对于不正虚伪 (dishonesty) 都系怀有嫌恶之情的。所有的理想和志愿、宗教、忠诚、及爱国心，都是由此而来；历史上的耶稣基督与轧利来奥 (Christ and Galileo)，传说上的派雪伐儿与堂克蓄德 (Parsivals and Don Quixotes)等，也是由此而来的呀。如商人自己在说的一样，时时刻刻世上自有愚直者 (sacker) 在那里生下来。商贩者杀去一只愚笨的绵羊，就将这羊皮披在他的狼身之上；于是我们就有了宗教制度，伦理道德的体系，慈善机关，职业的法典，政治的舞台；我们就有了荣誉，衙门事务所与官职，财产与尊严，高雅，风流，及适合于上流社会的趣味与礼仪。这些制度文物中间的大部分，在它们由来的初期，原是无邪无伪，起始于坦白的信念的；可是到了一个商业竞争的社会里，被贪欲利得的制度所压倒，它们全部就都变了商业上的伪语，而在阶级斗争的时候就都被利用作武器了。

七月一日译

*David Harum*① 是美国 E.N.Westcott ② 著的一本表

① 英文：《大卫·哈伦》。 ——编者注
② 韦斯科特，美国银行家。小说家。 ——编者注

现美国商人气质的小说。这书非但行销了六十万部，就是到了现在，也年年还在那里重版。贩马一段，是在头一章里，主人公大卫对他女同胞Mrs.Bixbee讲的事情，牧师的如何被他欺骗等，也在那书里讲得很详细周到。读者若有兴会，不妨去购求那本书来读它一读，因为*David Harum*实在是已经成了美国文学里的古典之一了。

译者附志

第九章 阶级的虚言

在蛮人以一条鱼易一个椰子果实的经济进化阶段里，商业上所得的利益两边也许是平等的。渔夫的要求椰子果实和椰子采集者的要求鱼许是一样的必要而紧迫的。但是一到了交易媒介物的货币出现之后，两边的利益就不能保持平衡了；因为一样物事的出卖者，对于这一样物事变了专门的出卖商人，社会愈复杂，购买者要买的东西也是种类愈多，于是他（购买者）就对于无论何种物事，都变了一个不懂情形的门外汉。而且更有甚焉者，出卖商人知道大家联合起来；他们会组织合资营业所（partnerships），公司（firms），商事社团（corporations），联合公司（alliances），贩卖同盟（leagues），商人协会（associations），党阀（parties），阶级（classes）；而一面购买者却终于没有组织，不能于互相扶助的。他是消费者，只能得到什么就算什么；他是无产者，所有的只是资产阶级加在他身上的那一条锁链；他是商人竞卖过程中的那个玩弄物品、数世纪来的商人嘲弄

的目标，就是所谓一般公众者是。"什么东西的一般公众"有一位有名的铁路业者说，而他的这一句名言就成了资本主义文化的基础。

千九百年前，有一位革命的经济学家说："富有者将被给与而成为愈富；贫困而无所有者连他所有的一点点都要被人家夺去。"这一种经济制度正在接连不断地加速度地前进，大有照几何级数的倍乘法而前进的倾向。在今日的社会里，贩卖者差不多都有了联合的组织，劳动者之有组织者仅仅百分之十，而最后的货品消费者则一点儿的组织也没有。于是我们就有一个联合垄断的定价与最低竞争的工资，而世上的剩余货财就以一种自动的作用悠悠被吸收在少数阶级的手中。全世界的贩卖能力就归入了大资本的联合团体，美其名曰"企业家信托同盟"(trusts)，实在只是一个巨大的虚言欺诈城堡的变形。

像这样的一个信托同盟在每日业务运行上所包含的商贩伪语（trade-lies）各色各样的不知有多少，就是光写一个目录出来，也要一大册书才写得完。欺人伪语的种类如此之多，决不是一个人所能通晓得了。有注入在小小的各部部长的脑里而具体化在他的日常业务运行上的伪语。有被大家认作当然而习俗化了，甚至于伪语者自身也忘了其言之伪，你若以真理来开导他时，他竟会感到惊异而拂然不乐的伪语。有错综复杂，非要以数百万金去请一位有大教养的大律师来是想不出来的伪语。有隐瞒欺诈，来得这样巨妙，要把烧了的记帐簿儿吨的纸灰，使它还原，才能够证明得出来的伪语。有在广告牌和报纸上公布出来，儿乎成了一般人的日常想头

而在言语上致成了新名词新语句的伪语。

于是就有商贩伪语的进化的第二个阶段来了。信托同盟和联合团体的大老板们，为防卫他们自己的利益起见，就要联合起来造成他们的党阀、阶级和政府。他们互相结合，互相资助，使他们的这些商贩上的伪语可以永久通行；把这些伪语编成制度，创设学会；于是我们就有了“大规模的伪语”，“高尚化的伪语”，“传统因袭的伪语”，“古典的伪语”；我们就有了变成宗教、哲学、历史、文学和艺术的伪语。

请再回到第二章，试把那六大艺术的欺人伪语表再读一读看；现在大约读者诸君总能够了解究竟谁是这些伪语的创制者和他们为什么要创制这些伪语了吧。伪语的第一种，“为艺术的艺术”的主张，就是艺术的目的是在艺术作品之中的观念，是艺术专门家的商贩伪语，是为维持尊严和卖价的神圣的地位的努力。伪语的第二种，艺术自大的虚言，就是艺术是为少数人的一种奥妙的东西，并非是大众所能享有的观念，是同上一样的商贩伪语。伪语的第三种，艺术传说的虚言，就是新艺术家必须尊崇旧则的观念，是那些有势力者为自己起见而想出来的法子。伪语的第四种，艺术享乐主义的虚言，就是艺术的目的是在娱乐与消遣的观念，是在文化上有势力者想使为他们的牺牲者的人变成软弱不振的计划；正如在黑界里的强人在抢夺他们的牺牲者之先，必先使牺牲者们烂醉了是一样的手段。伪语的第五种，艺术叛道的虚言，就是艺术和道德问题无关的观念，系同上面所说的是一样的手段。伪语的第六种，艺术无利害关系的虚言，是各种虚言的总和，是想掠夺他人的阶级制度文化的无限的惨酷性的结晶体。

喜欢讥刺的批评家或者要说，或弄得把艺术家都当成极端的凶汉和危险人物看了。我的回答是，艺术家也许是，而且常常是，一个可爱的、正直的小孩子的。艺术家的无赖，都系阶级的无赖；系当作对经济势力的"自动的反应"的对人生的集合的惨酷性和风习与态度；个人的对于变成这样，是和他的对于自己的食物消化一样地无自觉意识的。以想象来说，则阿嶷的作伪、说谎、抢劫杀人，都系和他的见亮光而瞬目一样，是根于本能的行为。

译者在今年的三月里，起了一个崇高的心愿，想把辛克来氏的这本《拜金艺术》逐章逐句地翻译出来。最初以为有两三个月工夫，这事情就干得了的，然而到如今已经有三个月了，因不时的病苦和偷懒的性情，距这工作的完成还差得很远。但是现在也已经到了第九章了，原著者的批评文学的principles①到此总算告了一个段落。底下是几章与文学批评不大有关系的他的grotesque的gossip②，所谈者都是美的有些社会时事。嬉笑怒骂，也未始不可以看出这位作家的sarcastic③的社会观来，可是事实噜苏，翻译颇不容易，并且即使翻译出来了，社会情形完全不同的中国的读者，也不见得会感到趣味，所以我想把它们删了。越过了这几章后，是他对古今各国的一个一个的艺术家的批评介绍了。这些个个艺术家的批评介绍，本来也是很有趣很重要的，但是一次一

① 英文：原理。　——编者注
② 英文：奇异的漫谈。　——编者注
③ 英文：讽刺的。　——编者注

次的在半月刊上登载过去，我觉得累赘不过，所以想到此地暂告结束，等全部译完之后，再来整个儿的出一部书请诸君的指教。

一九二八年七月译者附记

第十章 阿巉夫人说要“及时”舞乐

阿巉夫人说：“哼，你又在那里任你自己的性子了。”

这实在是在洞穴里的一个苦痛的问题。因为两个洞穴里的栖住者各在相信对方是在任一己的性子的！两人各能够引出章句来证明，而且时常是如此的。但是，无论如何，现在阿巉却感得良心中有点心虚，所以他只好柔和地说，“我的对于制作生产进化的解脱差不多要完了。”

“哼，差不多！”阿巉夫人哼着说。“底下还有多少呢？”

“总之，我要指出连续着的各阶级顺次的出现而得到权力——”

“到最后就不得不归到无产劳动者的不可避免的胜利而创立那个劳农合作的共和国！这对于你的读者实在是很新奇，实在是有很妙的刺激性的呀！于是他们就可以坐拢来惊叹你所开始传播的那种恶谤丑闻。”

“恶谤丑闻？”阿巉说。“我难道曾经说起过什么恶谤丑闻的传播过了不成？”

“你不是对读者说了么？你不是在说你要将各艺术家的口袋翻转来看看，指出它们里头究竟有些什么在那里么？你若不这样做的时候，那大家许要说，‘这一出把戏却失败

了！’”

我不得不在此地提起，阿嶷夫人原是生长在狭隘的社会环境里的，在那里她的女性的亲长绝不容许一句鄙言陋语上她的嘴唇。但是时代是在变迁的，而婚姻也渐渐地变成了一种打彩票的样子了。

阿嶷夫人的男人说："当然我在打算把有些特殊艺术家个人的丑迹揭发出来——"

"是哪些艺术家？"

"那是，我不得不从头说起——"

"但是你已经从开辟鸿蒙说起了！"

"可是现在我要从最初的有意义的艺术说起。"

阿嶷夫人的鼻息，在使她男人想起从前野牛狩猎的古代。"美国人所要知道的，是明星史璜生（Gloria Swanson）实际上一星期有几千金洋的薪水，和通俗作家休氏的《好莱坞的罪恶》（*Rupert Hughes: The Sins of Hollywood*）的版税总收入有多少等事情。你难道把这些都要搁到你的书的后屁股去么？"

"但是我如何能把现代艺术搁在古代艺术的先头呢？"

"你却使我要联想到那些牵丝攀藤的英国小说上去，它们大抵是把主人公从孩提时代叙起，写到三百多页的时候，主人公还刚在小学校里毕业哩！"

"但是，夫人啊，大家实实在在所爱读的，的确是有些古代的文学呀。就譬如说吧，《圣经》——"

"良书百种！是不是？第二，荷马（Homer）；第三，莎士比亚；第四，《失乐园》诗，——"

“但是你把事实看得太轻了——《圣经》却是销卖得最多的书呀！”

“买《圣经》的人，却并不是要读关于艺术的书类的人，并不是要知道一本关于艺术定理的书的人。他们都是同我们母亲一样的一种人呀！有一次一位书籍贩卖者送了一部《世界雄辩大全集》来，她觉得那部书的紫红羊皮的装订，是和客室里的帷幕之类的颜色很相称的，所以买了。几礼拜后，又有一个另外的人，送一部暗绿色的装订的书来卖了。她觉得这书和弹子房的装饰颜色是很相称的，所以又买了，一直到了后来才有人看出，在我们一家之内有两部内容一样的《世界雄辩大全集》了！”

“但是，夫人啊，《圣经》之中，却是有真正的文学在那里的。”

“大家从小孩子的时候起，在主日学校里就听见说到《圣经》里的文学了，世界上却没有一个再比这题目更讨人厌的东西。”

“但是正在这一点！这便是本书的目的——就是想指出真正的文学在它产生的时代原是有生命的，就是在现代，也是一样的有生命的。你想这岂不是一个很有趣的题目么；在当日的犹太也已经有一样的阶级斗争了——”

于是他的眼睛里放起那种热情的光来了，这是阿嶷夫人所看惯而知道它是什么意思的；他的意思是在想使她坐下来静听一全章书的——不管她是任何地忙，要去洗濯东西啦！烧做晚饭为他去煮苹果啦！“好，你写下去吧！”她用了倦怠的声气说。“但是请你听取我的忠告，把它弄得‘及时’一点，

有趣一点吧！”

猴子又登场了，再来做一出趣剧。

自从《拜金艺术》停登之后，据编者说，有许多读者发来了不少的非难的信。内中有一封自从武汉来的，说的尤其痛快。他说郁某是一只猴子，书局老板是耍猴子的人。刚一开锣，猴子就下台了，老板便出来要钱，《迷羊》是如此，《拜金艺术》是如此，鲁迅的《近代美术史潮论》，也难保不如此。这话哩，在《迷羊》的时候，原可以通用，可是以之用在《拜金艺术》上便不大对了。因为我开始介绍这书的时候，原不想全部都在半月刊上发表的。而且这一次的译载中止，原因是在太顾全到了读者的兴趣，怕这样牵丝攀藤的登载过去，未免要令人讨厌。现在既有了这样的来信，我也可以自慰了，因为至少总还有一位读者在希望连登下去，——因为我所看到的，只有那一封信——台前头还有一个观客的时候，这戏当然是可以续演下去的，所以以后便想继续下去翻译。

可是在前次曾经说过的一样，辛克来氏的文章，有些地方实在是太grotesque①，非但译者难以下笔，就是勉强译了出来，读者怕也要摇头不乐意看的，像这一章下面的第十一章，便是这一种文章。所以以后想稍稍略去一点，以便早日结束。这一回一章的末尾，有三四行字就系被我略去的。即使略去了一点，我以为与全书的脉络仍旧是不断的。第十一章系写美国甘萨斯州的政治运动的，五花八门，读者读了只

① 英文：奇异的。　——编者注

能感到些笑不得懂不得的混然之感，所以我决定把它略去，下一期在译本上虽作第十一章，但在原本上当然是第十二章了，题名是Kansas and Judea。①

还有最近曾接到江绍原先生一封来指正的信，除在出书的时候再行声明之外，先在此地附带提起一声，预先来表示我对他的谢意。

一九二八年十月译者附志

第十一章　甘萨斯与犹太

究竟是怎么的呢？何以十九世纪末年，住在密士西毕河流域的政治煽动者，会和耶稣降生前五百年住在小亚细亚的众宗教的先知的精神合致的呢？对这疑问的解答，就是一句话，即文化系一起一落，历史是循环的这一句话。让我来叙述一段史实的经过，请你们一句一句地留神听着，再请考察一下，我在说的究竟是关于古代的犹太的事情呢，或者还是关于现代的甘萨斯州的？

有一部民族，为想逃开专制的压迫与获得宗教上的自由之故，流离迁徙，走了许多许多很远的路。他们是一种原始的、耐苦的民族，所有的是对一位唯一的直接指导他们生活的上帝的坚实的信仰。他们到了一个有肥腴的土地的境内，苦战恶斗，在这一位上帝的亲身指导之下征服了那块土地。他们营造居室，殖养牲畜，积聚富财；可是结果眼见得他们

① 英文：甘萨斯与犹太。——编者注

的富财流入城市，被统治的经商的各阶级所吸收了。他们的农产共和制（agricutural democracy）进展开去变成一种财阀的帝国制（plutocratic imperialism）了。大地主和租税征收者只剩给他们以一点仅足维持最低生活的余裕；他们的劳动的结果不得不白白地去贡作豪奢的宫室，黄金瓦盖的殿堂，一筷千金的猴脑之宴，与歌姬群列的统治者的享乐。

于是农村里就起了革命，而一个一个的鸣不平的预言者就出来了。这些预言者对于经济组织的意见总是极左倾的，他们所大声疾呼的，总是穷而无告者的苦处，与孤儿寡妇等所受的欺凌。他们对社会及宗教的意见总是保守的，只在教百姓回到保住生活的质朴真诚与归返到唯一的真神的信仰上去。他们所用的总只是旧的部落的信条的象征说法；他们否认新的偶像如罢尔神（Baal）与达尔文（Darwin）之类，而聚集在亚美其屯（Armaghdon）愿为他们的真神而死战。他们的一生，受的是苦刑、逼迫与嘲讥；而当他们死后哩，就成为他们国家的光辉，他们的一言一语就被尊视膜拜，编入在圣典贤传之中，而要学校儿童去讽诵研究了。

现在试想想，这些情形，究竟有多少是犹太的，多少是甘萨斯州的呢？

让我们先把对我们现在的论旨主要之点来说明了吧，就是《旧约圣经》从头至尾都是宣传的这一点。创制这“旧约”的诸人，都系想把它来当作宣传而创作出来的，其他的意思是一点儿也不曾想到。可是我们今日的善良的百姓却都把它当作了事实上的受天启的文字在读——并不感悟到这书系由两种

正足以互相抵杀的宣传合成的：一种是教人应该服从帝王祭司的支配阶级的宣传，一种是在狂呼打倒帝王祭司的叛逆者们的宣传。

这《旧约圣经》同时在我们的文学研究的范围之内也在主张它的地位。所以从这一个观点来考察一下或者也是值得我们努力的事情。当然在“旧约”之内有一大部分是很明显的不是文学。像那些使人厌倦的帝王的大事纪略和他们的子子孙孙的表系之类。你在我们的大图书馆里，像这些东西可以寻出许许多多来的，可是这些是归在系图类里的东西，并不是文学。同样的还有许多希伯来人的律法在那里，这些是应该属于法律部类之内的。又有许多关于圣殿的建筑上的详细说明，及健康卫生的规例之类——这些只是对于历史专家是重要的，可是对于其他的人都是无用的长物。此外便是大宗的永久地为小孩们所爱读的古旧传说，上帝创造万物及人类没落的故事，大小天神的故事，魔鬼的故事，奇迹的故事等；这些故事传说的有重要意义，正同在古代安格罗萨克逊人中，或古代希腊人中，埃及人中，合毕人(Hopis)中的同样的故事之有重要意义一样。

在这些故事传说之中有几篇表现出了微妙的感情和精巧的叙述，所以是在这些地方我们才初次有了真的文学。《旧约》里有一篇戏剧的试作；但是很粗稚很杂乱——无论哪一个大学二年生，只教在州立的大学里听一课戏剧构造的讲义的就能够指示《约伯记》(*The Book of Job*)的作者以如何的表清他的主题而删去他的许多重复句法。可是在这些未熟的粗稚之中，却有壮大的诗意在那里，这可是我们的大学

课程里所再也不能教我们作出来和它相比的了。同样的在《旧约》里有些是锐利的哲学——我们的那些名语灵感论者（verbal inspirationalists）竟在把《箴言》（*Proverbs*）的处世常识与《传道书》（*Ecclesiastes*）的尖冷的嘲讽和《以赛亚》（*Isaiah*）的热情与《耶利米》（*Jeremiah*）的狂热的愤怒一例的当作出自神意的东西看待，这件事实，说起来实在是很可笑的。

最后在《旧约》里还有些是关于灵性的抒情诗，这里面也是充满了重复句法的。假如你把它们当作教会仪典礼赞看的时候，那它们是不错的，因为礼赞的目的是在感动潜在意识，而重复却是潜在意识过程的本体。礼赞与文学的不同之处，就因为后者所直诉的是明觉意识而不是潜在意识，在这里稍有一点重复，就觉得冗长了。

约翰生博士（Dr. Johnson）曾被人问以对于女性参加宗教运动的意见，他说"一位女子的说教，正同一只狗只用两只脚走路是一样；走当然是走得不很好的，但我们却不得不惊异它的居然也那么走了。"我想我们若把我们的批评仔细查考一下，那我们一定可以看出我们的对于古代作品的意见也是本于这一个标准的。我们的对它们的批评实际上并不是以现代的标准来下断案的，正同我们批评一个小孩当他试挥一枝笔，或举一个锄，或摇一棹桨的时候并不以大人的标准来批评他是一样。我们的乐于读古代作品，是在想看看真正的思想和对人生的圆熟态度的原始是如何的。我们说："哈，这些古人，倒也很有意思！"但是把《旧约圣经》严正的当作文学，不当作古董，来批判起来，那我只想说　在全书里对于

现代的成长的大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只能采出其中的很小的一册来，大约总不过三万余言，或者说全书的百分之四吧。

译者按：这是《拜金艺术》原书的第十二章，因为上一章略去了，所以变成了我的译本的第十一章。这就是辛克来氏对于古今艺术作品及艺术家所下的批评的第一个。依他的意思，那《旧约圣经》中可取的（当然是以文学的见地来看）只有百分之四，即三万字的光景。这不管它是对的还是不对的，但是他的对于文学批评的严正态度也已经可以看出来了。若以他的这一种批评态度来看目下中国的党同伐异的文学批评，那不晓得这一位世界化的Yankee先生究竟将怎么的说法。文学是宣传是对的，但宣传却不是全部都是文学。这只教注意到他的上面所说的一段话就可知道了。因为他在说《旧约圣经》从头至尾都是宣传，可是可取的只有三万字的光景。

一九二八年十月达夫附记

第十二章 英雄崇拜的时代

希腊文明，系由生息在各岛屿之上，或在被群山所隔断的诸丰饶的山谷与平原之内的各种种族互异的大多数人所造成的。在这些种族的相互之间，有不断的竞争与深刻的嫉妒存在在那里。他们决不能造成一国家的或人种的统一局面，而他们的历史，不过是一串各种族间的阴谋与内乱的连续。

此外再附加上去的是阶级的斗争。贵族阶级，凭借了土地借与的法制，为执政的中枢，无产劳动阶级群集在都市里面，在争取势力；人望好的指导者崛起于其间，于是阴谋内讧也相继而续出。被打倒的一派一党的领袖人物，总去与外部的各小国结下同盟，来和他们自己的故国寻仇挑战。更有甚焉者，有几个竟会收受波斯王所贿赂的金钱，而甘心为代表夷狄的专制君主的波斯王效忠而卖国。

在他们的记载下来的纪录之初，我们可以看到希腊人是刚从家族制度的时期里在进展出来。家族中的长老们就是支配着大家的首领，他们是一族中的智慧者富裕者，没有一个人敢去争夺他们的威权的。他们缔结联盟，领军出去，为掠夺他国而出师远征；然后，回到了他们父祖的殿堂里来，就去雇些乐师，来歌颂他们远征的功德以寻快乐。于是我们就有了为颂扬有力的头目的祖先们与战士们而写下来的荷马式的诗（Homeric poems），实在也就是支配阶级的宣传，好将服从与好战的精神灌输到下一代的青年们的心里去的。

诗人所有的各种艺术技巧都只须为对这些荷马式的英雄能付与以绝伦的美处与荣耀的光辉而用尽。他们大抵是半带神性的英雄，大抵是奥连泊斯山（Olympus）上的一位高神，降凡下世，在野草原头遇见了一位希腊的美丽游女，因而神心偶动，游戏一回而生下来的种子。这一点神明的庶出的特点，就可以使这些英雄们得到成为舞台中心人物的权利，而他们也就毫不客气地受用这个。他们真是一群极端的贪暴、嫉忌、虚矜与易变的学校儿童。而且，更有意思的，就是为

他们的最高理想的那些神明，也正是和他们自己一样的贪暴、嫉妒、虚荣心很大、好恶易变的。在这些诗里的一点唯一的美的情绪，是当这些英雄的父母妻子中间的一部分，对英雄们表示柔情热爱时的那一种感动，那一种实在是这些英雄们所不配受的柔情热爱的感动。

我们老有用“荷马式”（Homeric）及“叙诗的”（epic）这两语来表示广大的、非常的、不可思议的物事的习惯。究竟怎么的荷马会使他的诗中人物都得到这一种“英雄的”（heroic”）性格的呢？这是因使世界全体不得不向他们的过大的僭妄而低头，使诸神明参入到他们的运命中去而来的——并且，比一切都要紧的，就是因把他们描写成了对感情是毫无抑制对欲望是大无涯涘的人物的缘故而来的。这些原是贵族阶级于想夸示自己的时候所惯用的手法。

并且这也是对像马修亚诺儿特（Matthew Arnold）、格来特斯东（Gladstone）一类的人何以要对荷马写许多卷狂热的颂词（rhapsody）的说明。英国有一个晓得用怎么些方法来将不劳而食这事实发表给世界看的阶级在那里。有许多事情是只有这阶级能做得到而那些卑贱的群众所做不到的；这些事情中的一件，就是拉丁希腊文学的阅读与欣赏。荷马之对于英国的有教养阶级正如高顶礼帽之对于英国裁缝界的地位一样。

荷马的所以能充这些用处，就因为他持有贵族阶级的见解，而能给贵族阶级以这阶级心里所热望的东西的缘故。正同我们为证明我们祖先是驾了“梅弗老汇”（Mayflower）船渡过海来的这事实之故而保持爱护我们的系统图谱一样，荷

马式的行吟诗人在歌咏那些曾经参加过屈洛亚战争(Trojan War)的船舶的题名。正同我们的善良的社会的组成员在向下层阶级宣传"法律和秩序"的教义一样,在荷马式的诗里有一个普通兵士是应为他的主帅的光荣而流血舍命的说明。只有一次,在《伊利亚特》(*Iliad*)里,有一个普通的民众举起他的喉音来呼喊过——就是泰儿雪戴斯(Thersites)敢在会场里奋起身来的那有名的一场。他是被描写作成一个驼背者。一个最喜欢和人吵闹的人;有许多嘲弄讥讽在向他倾泻,而最后还受了那希腊人的理想中的狡猾聪明的世间才子,所谓"智多星"的有利赛斯(Ulysses, called "the Wily")的毒打。"政出多门是不好的,"这一位智多星说,"只要一个主权者,一个帝王就行。"

我们可以看出贵族阶级的诗人们,为谄事他们的主人们起见,对于这样的弄出个把叛逆者来,教训他要自家知道自家的地位这事情,似乎不大会忘记的样子。我们可以看到莎士比亚的描写捷克开特(Jack Cade)正与荷马的描写泰儿雪戴斯一样;从不停下来问一问这一个不平者之鸣不平究竟有没有正当的理由的。我们又可以看到那些闲惰阶级的批评家们每在将这些场面当作了纯粹的清洁的"艺术"接受下去,而若有人提起他们的这些伟大的行吟诗人等是在为了给钱给诗人的人的利益在作屈从的宣传的时候批评家们都要吃起惊来。在那些古代的时候,诗人所得的金钱原是很少;若传说是可信的话,那荷马是瞎了眼丧失了朋友亲戚,一个人只在希腊的各都市里飘泊为生的,后来这些都市却争起是荷马的生地的这光荣来了。警句诗里说:

七个富裕之乡，都在争夺，死了的荷马，而当他在日，却是一个在这些市上街头求乞的他。

把《伊利亚特》拿来，以文学的见地来看，那我们当然可以说它是含有很好的诗在的，并且还有古代情景的很生动的描写，简直可以使读者入到忘我之境去的——若是你当年轻的时候读它的话。在人生的有一个时期里我们对于“英雄主义”的接受是无疑念无批判的。我们要选择一个辉耀的人物出来，分享他的光荣，和他一道的出去打仗，对他那大刀阔斧的一举一击都会感到满心的快乐，当他得了胜时我们会狂呼起来——而再也不想一想我们对于另外的那一个人物也完全可以感到同样的同情，这一个对方的人物也同样的可以要求他的生存权利的。平常的人，总的十二岁的时候达到这一个英雄崇拜的时代，而到了十六岁就过去了，若他能把这英雄崇拜时代真正过去的话。让小孩子们去读读《奥迭赛》(*Odyssey*)的好译本吧；他们一定会喜欢这些冒险的奇谈，而到了稍长一点他们也一定会发见出宇宙之中尚有完全未被探过险的地方在那里——在群星辉映的空间，在人心底里的深处，艰险的地方正多着哩。

这译本的第十二章，在原书里已经是第十八章了。讲共产年历的地方，讲《新约圣经》就是宣传的地方，讲虚伪不彻底的社会主义者的地方，讲希腊艺术，讲希腊人性和现代伟人的性格有些暗合的地方，都被我略去，并不是因为难译，却因为译出了也没有多大的意义的缘故。以后的翻译，就想依这一个标准做去，将重要的地方译出，而不十分有趣味者

略去，以便早日完成我的译本，并且可以早日让出《北新》杂志上的一席地位来登更有价值更有生命的文章。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译者志

第十三章 百分之百的雅典人

在他们的历史上有一次运命之神曾供给了他们希腊人以一个很大的动因；那就是在第五世纪里，当波斯的巨大的神车转压上他们身上来的时候的事情。克赛儿克赛斯王（King Xerxes）把他的蛮民大队，野勇骑兵的部落和奴隶的长枪队，以及他的战象战车全部聚集了拢来。与这些侵入者一比，希腊人却是近代的开化的人了；是将未来的宝藏揣在他们心里的自由人了。他们抛去了同族各小国相互间的仇嫉，忘却了内部的党争，一致团结了起来救护了他们的文化。凡在"古典"（the classics）里有一点价值的东西实际上都是从那个民族的冲动里来的呀。希腊精神的得到自觉也就在这里；希腊的爱国心和宗教的根据及它们的可被视为伟大的艺术的宣传效用也就在这里。

参加入马拉东（Marathon）一役的雅典将领中间有一位名爱斯基拉斯（Aeschylus）者。他从战场回来，充满了他自己的民族的夸满之心，写了一篇关于那败军之主的事情的悲剧《波斯人》（*The Persians*），这败军之主的打倒作者原也帮着在内的；这剧的顶点，是这剧诗人亲身领兵统帅出去打仗的一场战争。这是一点儿也没有隐饰的想头的希腊爱国心和宗教心的宣传；它的目的就在写出专制主义的没

落。这戏剧收了一般大好的成功，竟使爱斯基拉斯得成了不单是雅典的而也是希腊全国的国民诗人。

他另外又写了些同这一样的宗教的爱国的剧本，凡他以为他的听众观众是在要望的道德教训他毫无疑惧地都写进去了。“服从是成功之母，得因以致安全的。”这就是他的政治信条的全部；自然是可以不必说了，他当然是属于保守党的。他在“宣传”上是如此的大胆的，甚至在《抗西勃斯的七个》(*The Seven Against Thebes*) 里他竟将在观众场里的政治家亚里斯铁迭斯（Aristides）的名字宣扬称颂了出来。像这一种在古代雅典的借时事问题的幻喻来博“满场喝彩”的情形，正也同现代的纽约 (New York) 差仿不多。

希腊的雕刻家建筑家以及其他的艺术家们都一样的感到这一种爱国的宗教的热狂，保有着同样的一种华严的运命的自觉；他们的工作就是满怀着燃烧似的信仰，·意地颂赞宣扬诸色神道及半神之类，并那些使他们自己得成为国土的征服者的祖宗与统治者等的威灵的一种工作。为纪念马拉东一役的胜利起见，希腊人创设了一种国民竞技的盛会，每四年举行一次，并且也是以祭拜神明来联合各族的一种手段。竞争是最热烈也没有的了，而希腊士人的野心就在这竞技的王冠与丹桂荣冠的夺取。他们当夺取了荣冠之后，当然是要想把这事实宣传开来给大家知道的；于是他们就不惜重赂诗人可以将他们的伟绩讽咏入赞扬宣耀的诗中。诗人品大 (Pindar) 就是一位替这些贵族竞技者作公布的高等宣传员；他并且也作了许多凡在希腊各都市里执过大权的暴君的赞美诗，把他

们称颂得华严勇猛尽美尽善，而实际上他们是如何的放肆无道残忍刻薄他是不管的。

戏剧的创制在希腊也是竞技的一种。每一个剧作家总有一位有钱的老板（a wealthy patron）在那里替他支付一切训练及供饰演他的剧本的合唱团员的费用；假如戏剧成功，夺到了头赏，那这位有钱的老板对他自己的善施好与的一座纪念碑就建起了；所以我们在雅典的街头，竟可以见到许多行的富豪安得留·喀内其（Andrew Carnegie）约翰·提洛克弗爱拉（John D.Rockefeller）与奥笃·爱·去坎（Otto H. Kahn）的文艺纪念碑。每一个诗人之欲参加竞技而得赏者必将半神与祖先的统治者们作为材料，将他们依自己的想象来描写；剧中附带着在内也可使合唱团员等加入一点对于时政的议论，而表白出诗人自己的意见主张的。于是爱斯基拉斯就为反对裁撤亚来奥配喀斯（Areopagiticus）即古代希腊在圣山上聚会的最高法庭而作他的《由每尼特斯》（*Eumenides*）；正像现代的一位诗人为对抗关于美国最高法院的彻底的攻击而创制一本剧本出来是一个样子。

另外又有一位剧作家起来了，是一位贵族家中的儿子，名叫所福格儿斯（Sophocles）。他写了约莫有三十来篇的剧本，夺到竞赛中的十九次的头奖，于是他的竞争者与仇敌就联合起来以造谣为能事而攻击他，说他是一个贪鄙的人，实在是一个老而不死的爱钱的吝啬家，说他此外又酷嗜女色，有一个妻妾很多的不法的大家庭。所福格儿斯做出了许多沉着优美的作品，因为他确信他所服膺的爱国的敬虔的传统，而又承受古代的希腊英雄和半神等的可怕的故事为人生的自

然的运命。他完全是一个支配阶级的艺术家的不用苦斗努力而得到完成的代表典型，因为他是完全和他的环境合致，以他的自己的阶级的特权为与那些神明的意志合一的。我们往后将遇到像这样的一系的诗人——如 Virgil, Spenser, Shakespeare, Racine, Goethe, Tennyson① 之类。他们对于由他们脑里产生出来的不幸的小孩们会感到热爱与怜悯，他们能感动我们使我们忧伤畏敬，但他们决不会激发我们使我们起来反叛。

但是现在又有一位情调完全不同的剧作家起来了。这一位作家留心于希腊的传说，研究了一下，就断定它们是不真实的。他对希腊的制度宪典，私有财产，爱国主义，与在邦家和族里的长老的权威，都留心细察了一下，也断定这些都不一定是最高明最永久的制度。于是他就奋身起来作了一个宣传那些我们所称谓"现代"制度，而由希腊人说起来则是对神不敬不信的事物的宣传者。他的名字叫由利披特斯（Euripides），他将古时传说里的男女英雄拿来使他们都化成了平常的人，和平常的人一样地在受运命的惨害摧残，但对运命反攻过去，他们会叫出反抗和怀疑的喊声来。所以就有一串讪笑军国主义与假爱国心，指摘奴隶制度及家庭妇女压迫，非难宗教迷信，与打倒贵族有产阶级的剧本出来了。有一篇妇女集合拢来在反抗战争的戏剧！有一篇一位献身的妻室将她自己的生命牺牲给一个震怒的神道而救她男人的戏剧——可是描写在那里的这一个男人真是一位利己的劣种，实在是不

① 维吉尔，斯宾塞，莎士比亚，拉辛，歌德，丁尼生。——编者注

配受这节义虔敬的希腊式的牺牲的！且读一节由利披特斯的宣传戏剧中的文句而试想想这一节将如何的在百分之百的雅典爱国狂者的耳中作沸腾的雷鸣——并且时候还正当在与斯巴达（Sparta）争生死的激战之中：

有谁说在天上还存着真宰神明？
没有的；不，断没有的。莫让愚人，
为古伪的寓言所骗，再来欺谎你们。
且看那些真凭实据，而信我的言明
并非过分；我敢说什么圣帝贤君，
都只会杀人，强夺，食言，以恶诈摧毁连城，
如此做后，他们才快乐欢欣
远过那虔诚信仰安和度日的人群。
有多少小国常敬事着诸神
而结果反为无神的强邻所逞，
被军威胁服终变成了奴隶永不翻身！

一九二九年一月译

第十四章　反动的滑稽家

当然可以不必说了，由利披特斯（Euripides）的富于过激派感情的作品当然是不能不遇到正统派的反对而得安然被宣召到酒神提奥尼索斯（Dionysus）的圣坛之前来的。于是又有一位另外的剧作家起来了，这一回是一位喜剧作家，他的起来是为拥护雅典古代的有光荣的传统而起的。他的名字叫作亚理斯多芬内斯（Aristophanes），是世界的滑稽喜剧

方面的大作家中的一位人物。他保有着无穷尽的狂情、机智与空想；就是在今日你读了他也还能够因之发出高笑来——即使他的反动的思想要使你发气，但你读了也总得发笑。

在这儿不得不弄清楚的主要之点是，不问它的邪正当否如何，总之这一位诗人却完全是一位宣传者的这一点；他是一位政界的战士，对他的敌人们满含着最毒愤的激怒，他会举出名字来攻击他们，讽刺他们，嘲弄他们，甚而至于对他们放出些邪恶的谣言虚报来都不以为过的。他的写作剧本就为想辩护主张这一种或那一种论点，他的剧中事件的安排就系照他所想表现的这论点主张的这一面或那一面而定的；他的挑选人物，总是或者为说出他自己的确见，或者为使和他相反的确见变得不通可笑而选定的。不单是他的剧中人物为将诗人自己的理想说出而在剧里会作很长的演说；并且在剧情动作的进行中无论何时诗人会将人物等挤摔在一旁，而由他自己出来在合唱团员的形式之下来说出他自己所想的意见；他会向观众来争辩，论答，叱咤他们，骂倒他自己的仇敌，说明他先前的事情作为，论评他现在的剧本——甚而至于会向观众说明为什么他们非将褒赏给与亚理斯多芬内斯一个人不可的理由。我想利用了舞台来作宣传的宣传者中比他更大胆的人总没有了吧？我想资产阶级和传统保守党中比他更有力的奋斗战士总也没有了吧？并且请注意啊，这是出于一位世界的大戏剧家之所为，而且是历史上最盛行"为艺术的艺术"的时期里的一位"古典大作家"呀！

给与我们感动最大的，更其是亚理斯多芬内斯的值得我

们惊异的现代性。凡我们现代所争论的问题几乎没有一个不被他详细论断过的。他有达那 (Dana)当时的纽约克〔生〕(the New York "Sun" in the days of Dana)氏那么的恶智；他有斯替芬·厘可克 (Stephen Leacock) 那么的滑稽，厘可克的滑稽小说，原将人类的心脑所想出来的所有的新鲜合理的，想都嘲弄过的。还有，他更要使我们联想起渥来斯·欧儿允(Wallace Irwin)的诗来——不过有一点却不同，就是亚理斯多芬内斯是很率真地在保持他自己的确信的，而欧儿允氏的机智似乎是在受他的最近出版书店的老板的指挥的。

亚里斯多芬内斯是一位英国式的绅士，而他的写作是为其他的绅士们在写的。正同在前次的世界大战中英国的啤酒及军需品制造业者都得到了势力，把贵族阶级的居城华室都夺了过来的情形一样，在彼罗锈内斯战争 (The Peloponnessian War) 期内，亚里斯多芬内斯也看到了他自己的那个有教养阶级被新兴的豪商阶级夺去了。在《武士们》(*Knights*)一剧里有一场他在攻击他们的情景；他们都是"小商人" (mongers)，是一群连续的"小贩"——是为观众发出哄笑来接受的时事问题的引喻。最初来了一位绳索贩子 (a rope-monger)来治国；其次来了一位羊贩子 (a mutton-monger)；现在却来了一位皮革小贩 (a leather-monger)——这就是坐在观众之间在听他自己的被骂被嘲的当时雅典市的主权者克来翁 (Cleon) 其人。亚里斯多芬内斯说，雅典只教再堕落一级就降到底了，于是他就制出了一个垃圾贩 (an offal-monger) 来，将这一个人的劣迹

坏行吟诵了一大篇，要这一个人自己说，这些就是所以使他能有处理公务而为主权者的资格的证明。

诗人的对克来翁的不满，就是因为他的执政的态度太粗俗；为给他一个好例看看的缘故，诗人就描写他像“一个发放被烧烤时的猪声的管理公家的鲸鱼！”可是这还是正当战争之时哩——试想想假如在一九一八那一年的华盛顿府（Washington D.C.）有一篇剧本出来，将美国大总统用同样的言语来描写的时候，那这一位剧作家将遇到怎样的结果呢！

还有，亚里斯多芬内斯为攻击他故国的待遇各附庸小邦的劣政起见创制了一篇戏剧。他的这剧本的创制上演，正当各小邦的大使们为参预国务会议之故齐集在雅典之时，所以他们都是剧本上演时的在场的观众。为此之故，克来翁对诗人提起了诉讼，处了他的罚金；于是在下一篇作品里他就来报复了，他提议说，人民应该将像这一类的坏东西踢出去。

> 为报复剧诗人的嘲讥，戏谑，揶揄，
> 政治家们竟敢将诗人的薪金减去，
> 将此庄严神圣的职务，
> 来作他们公报私仇的工具，
> 因为他们自己被嘲弄辱骂了的缘故——
> 对此等败类全部，我们正该给与一个警告严谕！

亚里斯多芬内斯的憎恶由利披特斯，是因为他把祖先的

英雄们改作了脆弱的常人，对他们的行为的邪正在用了常人的感情相与悲喜的原因。他就把这诗人拉下了地狱，用了凡他能执捉得到的各种武器在向他鞭挞。他将诗人的那篇女权主义的剧本《利雪斯屈拉泰》（*Lysistrata*）拿来，运用了最新的那种计划，就是母性的联盟罢工（a strike of mothers），来把它化成了趣剧。变成了一篇雅典的妇女全部都联合起来，到和斯巴达的战争终息为止对她们的男人都拒绝同居的剧本。

亚里斯多芬内斯对梭格腊底斯（Socrates）也是怀根的，因为这一位哲学家在教雅典的青年以各人须为自己个人而思谋。诗人所以就将亚儿雪媲亚特斯（Alcibiades）的堕落之罪归结在这学说的身上，因为这一位青年贵族原是梭格腊底斯的弟子，而将他的故国卖给与波斯王者的就是此人。他写了一篇戏剧名《云》（*The Clouds*），就指说梭格腊底斯是一位狡猾的诈欺汉，只在教人以如何的只须为金钱而替人辩护。他描写这一位哲学家坐在屋前的一只挂笼里在和他的学生们作种种愚丑之事。这正是《礼拜六志》——（*Saturday Evening Post*——社论里的嘲笑"客室桃红党"（parlour pinks）及大学教授的禁止学生参加政治政党运动（mugwumpory-teaching）一流的调子。终究一般盲目群众的请求处梭格腊底斯以死刑的时期到了；这便是这一位反动的滑稽家得到大胜利的时候。

可是不幸单这一位自由思想家之死还不足以使雅典多数的市民回返到他们祖先的质素生活中去。他们还在继续着积聚金钱，享乐生命，而把战争大事委在雇佣兵的手里。他们

的剧作家们就创始开展了一种所谓“社会喜剧”（social comedy）的玩意儿——就是描摹描摹闲惰阶级的风尚淫乐，而毫不带宣传色彩的一种玩意儿。这是一个千古不变的定则，就是无论哪一种民族的艺术，当缺乏宣传性的时候，便是这一种民族正在知识与道德的堕落行程中的表示。所以当时就从北方来了一位强者，管领了希腊，而希腊文学就转移到亚历山大时代（Alexandrine Period）去了。

这一个新文化的中枢是埃及的亚历山大市（the city of Alexandria in Egypt）。诗人们就竟以他们的技巧为夸耀，而写了许多纤细可爱的恋爱的乐境。一群饱学的学者只在忙碌于古代作品的解释与批评，作了些关于文法修辞及诸如此类的长篇叙事诗。当然这也是“宣传”；可是我们应该知道，这不过是第二义的模仿的宣传罢了，这并不是由成伟业或创造新生命的形式的巨人所做出来的。亚历山大市是一个世界的中心点，上有一位暴君在那里统治，下有富庶的有教养的绅士们在那里住家，这些绅士们更养了许多的画家、雕刻家、诗人、音乐家、演剧家在那里慰度他们的无聊，作他们的广告和鼓吹的代言人。可是希腊古典时代的艺术，却是自由人的作品，是比任何文化时代都要多的多数住民在那里执政当权之下的自由市民的作品。那就是表明智的冒险的欣喜与感激系全般的社会所通有的意思，就是整个的全社会的一个成就的大飞跃的意思。我们现在所称为“古典的”艺术——我们用以将新时代的人的头脑系锁到传统与定型上去的“古典的”艺术的起源，原来是如此地固定不变的呀！

这是原书的第二十章，也就是辛克来氏对这位世界的大喜剧作家的宣传。在现代的中国，近似这一位滑稽家的大作家似乎很多很多。他们因你在别一个地方出了几本书，卖了一点钱，就可以画许多图画之类来嘲弄你，他们因为失掉了野鸡大学的教授地位，就可以造出许多全无其事的流言来说你抢了他们的位置，饥鹰的腐鼠，或者是真值得那么争夺的也未可知。总之中外一例，今古同风，中国文学，或也将与希腊并美也！

译者附注

第十五章　基督教的革命

经过了数世纪之久欧洲的人民才得从野蛮浑乱的状态里脱出而抬起头来。于是我们就又看见一种新的艺术的发生开展，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艺术，并非是建立在希腊罗马的文化基础之上，却是建立在巴比伦（Babylon）与希伯来（Hebrew）的文化基础之上的一种艺术。这是将各种原来的标准推翻，而想创立些新的价值的运动——对于社会革命家们却是有重大意义的一宗先驱事例。

邪教徒（希腊罗马）的艺术与基督教艺术的贴正相异的地方究竟是在哪里呢？希腊人说：人的身体是世界上最美的东西。基督徒对此的回答是：人生肉体都是草土。希腊人说：因为人体是美的，所以我们要把它雕塑成像使它不朽。基督徒回答说：我们是偶像破坏者——就是大理石的偶像的破坏者。罗马人说：物质上的富裕是个人和国家的平安保障之

基。基督徒回答说：一个人纵使他得了天下的全部，假如把他自己的灵魂失掉的时候，那他究有点什么益处呢？

这是基督教的言辞，就是在说，人类已经发见了些新的满足了，无论如何，总之是发见了些可以一时代替未来的物质上的快乐与对他人的支配等的满足了。这些新的快乐是从个人的内部而来，是要一个新的名词来说明的，就是"精神的"这一个名词。对于艺术家的工作，就是要把这些内部的特性表现出来使人了解，因此他就不得不有一种新的技巧。在希腊人把人体雕塑得很优美的地方，基督徒就要把那种从禁欲生活而来的丑相雕塑出来。在罗马人把他们的伟人们的富于膂力坚强勇武的样子表现出来的地方，基督徒就非得把他们表现得很脆弱而带病容不可。基督徒们之最所乐与周旋者，在创伤、疾病与畸形，对于古昔的定型的反抗是感到变态的快乐的——由心理学家说起来这实在是一种"矫枉过正"的作用。基督教艺术中的两个最所乐用的题目，就是一位愿受各种苦楚与屈辱的男神，与一位给与入迷途者以无穷数的自新的机会的女神。

因为这种新艺术是常在努力于表现出不能表现之处的，所以它就势不得不变成象征主义（symbolism）了。画家与雕塑家就不得不创用些将内在的精神的美表现出来的外部的目所能见的象征：如十字架，荆棘之冠，牺牲的羔羊之类。童贞女玛利亚会有一个光芒四射之心，头顶上也许会有一只白鸽停在那里的。圣徒和殉教者们的头边总有一圈圆的灵光照着，用以使人不至于误认他们为平常的乞儿或已陷入于第三期的肺痨病者。凡这一种艺术的全部都是宣传的这一点，我

们总可以不必再说了吧；实在这一种艺术是除宣传以外不许有别的主意的。

凡此种种的对于社会革命家的重大意义，就在这些前驱者们也是在计划艺术革命的这一件事实的一点。基督教徒对邪教徒的艺术所做的运动，正是今日的社会主义者们对资产阶级艺术所欲试做的运动；借譬喻地说起来，就是要打倒偶像而烧毁那些专为祝个人与一阶级的繁荣而设的殿堂，建设起新的艺术标准，建设起以消灭阶级与主张民胞物与的社会共同制为本的新的艺术标准来才行。正同被邪教徒的建筑家所遗弃的石头变成了基督徒的圣殿的础石一样，历来被骄傲的财阀们所轻视遗弃的东西将变成革命艺术的矜夸；那些鄙视轻侮的语句将变成临战的喊声口号——所谓下等社会的杂众呀，贱民之群呀，劣等平民呀之类。革命艺术家，将劳动的大众拥抱在怀里——

“矫枉得过正么？”阿嶷夫人提醒着说。

“一部分是那样的；但是这也是对社会共同制的渴望，由大众感情而来的人格的扩张。”

“但是美却回到艺术里来了。”阿嶷夫人说。

“是的，那是一个有趣的故事；是一出上帝与财神争斗的戏剧，就是我们所说的拜金艺术的胜利。我对这戏剧已经想出了一个题名来了——大致是像这样的题名：收到社会的成功的基督教；或者说殉教者之被许入特权阶级的糊涂圈。”

这是原书的第二十五章，前几章的关于罗马文学的地方

被我略去了，所以有几处不免有些前后不接的地方，但我却勉强地把原文译成了可以读得懂的程度。这或者是犯了译文里不可恕的不忠实之罪，不过除此以外，实在也没有别的法子，特在此地声明，要请大家指教指教。

译者附记

第十六章　支配阶级和被治阶级

人类在世界艺术作品之内自然表现在那里的气质与态度有两种不同的典型：就是美的艺术（the art of beauty）与力的艺术（the art of power)的两种。

美的艺术是当支配阶级到了地盘稳固，只想求一点娱乐，而欲将他们自己的家族社会使与下层群众的隔离开来的时候产生出来的艺术。我并不是说原始的单纯的人类不会创造出一种纯朴天真的美来的；不过要想使这种艺术发展成熟，那就非要由特权阶级来把它采择了去，对艺术家给以保护与鼓励，把他的作品造成一种阶级特殊的种类形式不可。至于创制这一种艺术的艺术家们也许是从平民出身的这件事实，却是并没有什么重大关系的一件事实；因为支配阶级看到了这种艺术就在那里把他们所要的东西取去，而会使它形成与他们自己的阶级趋向相合的样子的。美的艺术的特色，不论在绘画里，雕刻里，音乐里，文字里，或动作里，总之是一种安稳沉静的色彩，是一种就世界万物的实际存在的情形而感得的喜悦；还有形式的清丽，也是这一种艺术的特点之一——因为闲惰阶级的艺术家总很富有研求技巧的余裕，

而对于他将创制点什么的这件事情总是很有心得的。

在无论哪一个人类社会里，总有一群人是在那里掌支配之权，而另外总更有一群人是在那里想夺取这支配之权的；所以支配阶级和被治阶级，有产有权阶级和无产无权阶级总是在那里对立着的。凡在一个文化进展到十分的社会里后者的那一阶级一定坚强到有一个他们自己的艺术的地步，这艺术是粗野而自然，饱含有汹涌的，一半是表现的一半是实践的热情。这一种艺术与其说重在形式，还是说重在实质的一方面的好；它的目的，或者说它的倾向吧，是在激起动作；所以我们就叫它作力的艺术。

这一种艺术由已成的批评标准说起来，就是一般的被称为"宣传"的东西；同我们已在前头说过的一样，它的特色，就在它自己本身便是一片的"宣传"。美的艺术也同样的是一种宣传；这是有产有权阶级的毒瓦斯弹幕，它的致命的死点是在它的外观很不像武器的这一件事实之上。但是由我看来，总以为这是很明显的，就是当一位闲惰阶级的艺术家将维持他自己的那种文化的优美娴雅描摹出来的时候，当他将那些高贵的人的形容状貌画出来的时候，当他把支配阶级的男男女女的想象的金言引用着的时候，他是在尽他的所能想如何的设法保护那些维持他的生活的人们的。当然一般的看来他也决不会不感知到在他周围汹涌着的那些粗暴危险的势力的，这些势力在他的周围，在攻袭他的象牙之塔，艺术之宫，神圣之薮，或不问是什么地方总之是他的收藏工具之处。并且即使艺术家的天性有自然纯真的地方，而那个雇用他的阶级对于他所做的是什么这一点却不会含糊的；这阶级

知道什么是“安全清正的东西”，什么是“有健全的倾向的”；这阶级所赞许的就是这一种艺术，他们所乐于拿出钱来维持的也就是这一种艺术。

除了是停顿不进，如中国的社会一样的社会之外，那这社会的社会生活总是要因势力的变换而有显著的特征表露出来的。革命的阶级成了功，取了旧日的支配者们而代之之后；我们在他们的艺术上就马上可以看到一个变换。不满不平者现在得到平安了；热情沸腾激发得他们发狂奋兴者，现在能够整理他们的思想了；只知说出他们所不得不说的话的人们，现在也要求技巧的胜利了；总之是那些本来是在创制力的艺术的人们，现在要开始创制起美的艺术来了。我们在此正可以知道当殉教者和圣徒们侵入了“上流社会”之后的基督教艺术究竟是成了一种怎么样的东西。

罗马帝国的倒溃，去基督约可五百年，其后继起的五百年中，意大利半岛竟成了蛮军侵入的大战场。到了诸事平定之后，那国土就为许多封建侯王与掠夺团体所割据，他们的巢窟都深藏在高塔和城堡的中间。基督教变成了当官的正教，僧侣僧正教皇们是拥有大军的强盗头儿。在他们的军事行动战征杀戮停止的中间他们当然也和另外的侯王一样是要追寻娱乐的；在这些娱乐之中当然有一种是艺术的享乐。

基督教所培护的那种内心的情感，对于那些向寺院的僧房和修道的岩穴去寻求的人们原是可以自由获得的，但是它们是不能以金钱买取不能以金钱租借的，一触到了宫廷的空气，它们就不得不立时枯萎下去。所以渐渐地我们就看到意大利的宗教艺术终于起了变化。圣徒们变成了柔美的绅士，

穿上了学者的长袍；耶稣变成了天上之王，穿的是纯洁的麻纱袍褂，戴的是灿烂的金冠，对那些僧侣们在给与以仁慈的抚视；童贞女马利亚变成了一位公侯，僧侣，或教皇的宠姬——或者也许是画家自己的情人。最后所说的这事情是很普通的，从买卖事务的理由上说来是很容易了解的。女人是在身边的东西，当画家在作画的中间，她又没有事情好做；他于是就可以用她作一个不费钱的模特儿，并且也可以向他这位爱人谄誉谄誉而满足她的虚荣，同时他又可以保持着她而不致于被另外的画家们夺去。像这样的奢侈豪华的毒素就流入了一般所说的宗教艺术之中；而我们就看见殉教和神圣的牺牲的象征被用作装饰虚荣和隐藏掠夺阶级的罪恶的器具了。

但是人的精神是不死的；不管前面有几多叛逆和迫害在那里，它总是在继续着为正义人道而奋斗的。所以从教会的内面与外面竟来了一长列的勇敢的人们，在为了想把信仰挽回到原始的纯朴与真诚上去而奋斗。支配阶级和被治阶级，有产有权阶级和无产无权阶级间的争斗，就变成了异教派，分立派，托钵僧团，游说僧团，和新教派等的形状而爆发了出来。上帝的年青与无名的忠仆们挺身起来，在诉斥教会机关的腐败。有些退隐到寺院之中去修行，在轻视蔑弃这万恶贯盈的世界；有些将耶稣的说话依了文字谨严地守着，一丝不挂而云游出去，有来听者，便大声地说法，几几乎同乞丐一样在依了人家的喜舍而生存。他们都被教会所斥放而受到了破门的宣告，他们的信仰者也成千成万地受了屠杀的惨刑；但是这运动仍在坚持下去，而那些领导者死后，也竟被尊作了圣徒，又转作了艺术家们的画题——在“被理想化”，穿上

了纯洁的袍褂，又被造作了可以去装饰主教及王侯们的着色玻璃窗或画廊的材料。十三世纪的亚西西的圣弗阑息斯(St. Francis of Assisi)，穿了乞丐的衣服，是被他父亲在公众之前所否认作儿子的；十五世纪的萨伏拿洛拉(Savonarora)劝富有者将珍宝丢弃在火里，是被官宪大众在弗露兰斯(Florence)处罚死刑的；十六世纪的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为反抗教会发卖罪障消灭符曾放了大声而说法，将他的攻击教会的论文用钉钉上教会的大门去的；十八世纪的乔其·福克斯（George Fox），为在通衢大街之上叫喊了教会的腐败，曾屡次被囚入监狱去的；二十世纪的勃郎(Bishop Brown)僧正，曾为辩护共产主义，诋斥正统教义而被革逐出英国正教（Episcopal Church)之外的——这些就是将基督教的命脉保住的人物，这些就是有生命力的宗教艺术的好题目呀。

第十七章　娴雅的天堂

将民众的言语，代替拉丁语，而用作教化的言语的，是以意大利为最早；而这时代的两位最大著作家却给予了我们一个美的艺术与力的艺术的很有趣味的对照。

这位为中世意大利的支配阶级所爱读眷顾的诗人兼小说家，是一位商人的私生子，他是经他父亲的认纳而受有当时的最高教育的。他选择了一位王侯的庶出之女为情人；继续与这位已婚之妇暗通了好多年的情愫，写给了她许多关于希腊英雄的叙事长诗，在这些诗里又织入了许多极精巧的头字拆拼法与暗号进去，各行字里的头一字母，照一定的数目定则

缀取起来，便可以做成三首另外独立的短诗；另外的字母，再照另外的定则缀取起来，更可以拼成另外的许多爱人的名字。凡意大利的高明的宫廷艺术家都是惯像这样的想出法子来慰度大家的闲时暇日的，而这些余闲的出处，当然不消说是从可怜的农奴阶级的苦役里榨取出来的了。

这一位诗人竟成了大名，变作了支配阶级的宠爱者。他曾带着了种种重大的任务，被任作全权大使而奉遣到过各教皇及诸有权势的公侯之前；他也曾受过一位女皇的眷爱，当这女皇变成了杀人密谋犯之后，他也仍旧甘受她的宠幸如故。他学得了写美丽的意大利散文的绝技，这倒实在是对他祖国的一种重大的贡献。他运用他的妙技制成了一部短篇小说的总集，是记意大利的一群富有资产和魔力的绅士淑女在一个乡村别墅里寄留中所作所读的故事的，那时候正当弗露兰斯(Florence)市疫疠勃发的时代，这些淑女绅士们并不感得他们的宗教在强迫她们去看护那些正在受苦者；她们是太高贵重要了，不能便这样粗杂地去冒这危险的，所以她们只得退避到了别墅之中，以听听那些讲得很有趣的性的混战杂交的故事而度过她们的时间。

我并不是说在薄加雪阿(Boccaccio)的《迭加美笼》(*Decameron*《十日谈》)里只是些淫靡的故事。从历史上概观起来，我们大抵可以看出凡闲惰阶级的士女总不是把他们全部的时间费去在新奇的性的组合的寻试里的。他们不得不吃取食物，于是他们的艺术家们会给我们以愉快的使人不得不垂涎千丈的盛宴的叙述。他们不得不喝取酒浆，于是他们的艺术家们会给我们以醇味醉人的种种饮品的广博的酒谱。

他们不得不遮蔽他们自己的赤裸形体，所以我们就有了一种复杂的衣饰的艺术，是时常在变化不定的一团精细微妙的东西，可以用作捉取不注意者的游脚的陷阱，而借以保护那个神圣的内部团体，使不至于被那些因在做有用的工作，或因他们的父祖曾做了些有用的工作而致自取其辱的人们所侵入的。

并且还有，这些绅士淑女更必须有起居的宫室，与当疫疠天灾兵祸流行时可以逃避逃避的乡下的田园别业；于是我们就有了建筑的技艺。因为这些居室房屋必有不得不施以装饰的墙壁，所以我们就有了粉饰绘彩的艺术；诸如此类一长列的完成文化的设备都是从这样而来的呀。此外还有，这些绅士淑女们不是个个都能从你们的心坎里将自然的人类情感完全屏除的；于是在闲惰阶级的艺术里我们就会有不少的肤浅的情操与伤感。我们喜欢为可怜者们担忧，假使他们是“值得”我们担忧的话；于是我们就会有田园叙景的诗文（idylls）与夫其他的各种哀伤、甜蜜的小说之类。我们当百无聊赖厌倦得成病的时候，又每喜欢想象起回到乡村里去的情形；于是我们就会有一长列的“回返自然”（return to nature）的艺术——如牧夫对话式的短诗（eclogue）与牧谣（bucolics）及田园诗（pastorals）等都是的，在这些里大抵是描写着美丽的牧羊男女在绿茵上跳舞的情形，和乡下的童男童女在很动人而奇妙地学作比他们更上流的阶级的样子的。

在这一个闲惰阶级的世界里也好像有一点残存的义务观念的痕迹留存着的。我们把这观念取起，精化或夸张它一下，就可以把它制成些幻妙的，能对那些疲劳的趣味给与以一种

激刺的东西来。因此我们在薄加雪阿的作品里就看到了那篇有名的《忍耐的格利赛儿大的故事》(*The story of the patient Griselda*)，实在是闲惰阶级的一位忠诚与温顺的良妻的模范。她嫁给了一个惨酷无比的男子作了妻室，他把凡是由邪曲的想象里所想得出来的屈辱凌虐都施在她的身上；但她终于忍受了一切，而继续着甘愿作他的忍耐而忠实的奴隶，到最后她终于战胜了这位她的虐待者，而得到了应得的快乐的团圆。这一种处置由人的最便利的妇女的传说就是当时民众中一般男子的愿望满足的代表典型。

淇阿泛尼·薄加雪阿(Giovanni Boccaccio)到了圆熟的晚年方才逝去，罗马旧教看取了他在意大利民众间的声名广誉就制成了一部删清钦定版的《迭加美笼》。在这一部钦定版的书里，他们并不曾将淫亵的语句删去一字，不过每一个故事凡薄加雪阿是在描写僧侣修道士及教会等在犯奸淫猥亵的地方他们都把它改作了与宗教无关的俗人的事情而已！这一位意大利的闲惰阶级的宠儿的作品在现今也还是一部流行最广的书，每一个好色的老小子(every dirty old boy)总有一本秘史藏在箱箧的里头，每一个好色的坏青年当伦理哲学教授在讲“大量富财之社会的责任”的讲义的时候，总是在书桌底下偷读着的东西。

一九二九年四月译

这是原书的第二十八章，而在译本里却是第十七章。译者因为近日在赶写一部未完的小说，所以这稿子不免时时有中断的危险，不过预算起来译稿全部于暑假内总可以完成

的，望读者诸君能给与以一点宽宥！

其次原作者批评《十日谈》这小说的末段地方，却要使人想起中国现代读书界的情形来。总之恋爱还是古今一例，中外同风的一件好玩意儿，大约是再革几次命也革不掉的东西，让我们来叫一声诲淫万岁吧！

译者附记

第十八章 邪恶摘发者的地狱

现在为作一个对照起见，我们要把那个意大利的革命与道德的愤慨诗人举出来论述一番。我们只须看一看这一个人的肖像图形，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十字军的战士；一张清瘦的，同鹰隼似的颜面，严肃，牢愁，更含着许多受过苦难的皱纹；“这真是一张从实际的真中所能画出的”，喀拉衣儿（Carlyle）说，“最悲壮的颜面；实在是极惨伤，极沉痛的一张颜面。”在世界的诗人之内，从没有过一个人是像他那样的深沉于伦理的规范之中，为种种道德问题而操心，又把他的艺术用作手段来教人类以凡他所信为在作为行动上的各种健全理想的。

但戴·亚利艾利（Dante Alighieri）系生在弗露兰斯的富裕之家；受过尽可以成一位学者的教育，若他愿意的话，也尽可以过一生安乐的文学生涯的。但他却不然，舍易而就难，竟投身入了他自己的市府的纷乱危险的政治之中，而作了共和党首领中的一位。当教皇的军队征服了意大利后，他仅以身免，逃牛出去而受了一个被教皇终身放逐的刑宣。这

放逐实在是一个惨酷的艰难境遇；他自己描写着自己说“是一个浮浪巡礼者，简直是一个乞丐，违反着我的意志而显示着运命的创伤……我实在是等于一只无帆无舵的船，只顺了从惨伤的贫穷里吹来的燥风，而漂流入各处港岸及避风雨的湾中。”可是他对于他衷心所抱的信念，却从来也没有过动摇；非但如此，他并且因自己所写作的文字而又加重了当局对他的放逐的刑宣，终于在放逐中死了。

我们并不想把中世的政治状态来细述，就是那些都市之间和小君主国间的复杂的纠纷，及其间的各党派之争，再加以教皇统治权下的党属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群党之类，我们都不想在此地细述出来。我们在这里只须把位列在世界的最大诗人中间的这诗人，自始至终，终他的一生，是一位政治参预者，是在当时的实际政务中积极干过一番事业的，对他的仇敌也曾奋战恶斗，恨他的仇敌几至彻骨铭心，毫不踌躇地用了他的文艺来鞭责仇敌使后世子孙都晓得他们的罪恶的这一件事情说出就尽够了。当但戴去游行地狱的时候，他遇见许多卖国殃民的弗露兰斯的政客都在地狱的深处受极顶的苦刑。他对他们的感情如何，可以由波喀特格利·亚罢底（Bocca degli Abbati）的一例中推想出来的，波喀特格利·亚罢底到喉颈为止被埋锁在冰里的一位无人肯赐一顾的绅士；我们的这位诗人就揪住他的头发，将这头发成把地从他头上拔取下来！

但戴所最深恶痛恨的是贪心无厌的这一种性质，就是所谓“口辟迭的亚”（cupiditia）者。他的所以要对当时的教会如此的恼怒，也就因为教会曾从君士坦丁大帝（Emperor

Constantine）处收受了那“致命的贿赠”——因为这些世俗的所有物是使教皇们得变成世俗的主权者，阴谋者，和军队的统率者的根源。当他的时候的二位教皇，但戴都把他们丢下了地狱，并且描写着天也在对他们的恶业而震怒变得通红了。圣徒彼得也在声言说“他们两个都各把我的墓地弄得成了血污的沟渠了。”这明明是一种邪恶的摘发；这由那些十四世纪的有教养的高僧们看来，当然是异常下劣异常非文学的东西！

就是由现代的批评家们看来，仿佛也是如此的。亚儿培脱·麻代儿（Albert Mordel）曾印行过一部书名《但戴和其他的废颓古典》（*Dante and Other Waning Classics*），在这书里他主张说，《神曲》（*The Divine Comedy*）不但是丑恶而已，由它的以繁琐巧滑而复合组成，从僧院传说和希腊拉丁的神话等伸引出来的精细的象征主义说来，并且是陈腐得很的东西。麻代儿氏是主张艺术不应载道的批评家中的一位；而但戴也的确是不避这一种说教的倾向的——他以很明了的话对我们说：“全体的或部分的，我们得遵以前进的哲学，是道德哲学或伦理学；因为全体的企图并非是为了思索，却是为了功用。”

充满在但戴的心灵之中的道德问题究竟是些什么？并且这些问题究竟对我们有没有什么关系的呢？由我说来我想有两个问题是无论到什么时候总是对人类有关系的。第一，是神的正义问题。何以恶人反在这世上会繁荣的呢？他们的用了权力压迫那些洁白的人的意义究竟要如何的说明才对呢？若是上帝有力量可以阻止这事情的话，那上帝他何以又不把

这力量用出来呢？但戴为寻觅这些问题的解答之故而周游了地狱的深处，经过了炼狱而升上了天堂。我们的比他优越的唯一之点，却在我们的简直想也不会想到我们或能将这些问题解答的这一点。

第二个大问题是爱的问题。基督教的革命把对女性的态度见解革新了。人类发见了一个就是精神分析学者所说的“性的崇高化”这大现象，就是压制住的欲望对全部的精神灵性会起刺激作用的这一件事情。于是希腊人的单纯的自然主义就被中世纪的浪漫主义顶替了去；而但戴的全人格，他的艺术作品的全部，就遍受了一种伟大灵奇的爱的幻象的光照，这是起始于与一位九龄女孩的偶然的一见，其后并没有肉体的表现而在诗人的全生涯中一直继续过去的一种爱的幻象。在今日的性学研究者中，大约是没有一个人会把但戴的这一种态度当作健全的或合理的态度看的；可是我们对他的那种对一位理想的女性的崇拜，对他的那种因这一位女性而起的精神上的极美的幻象，却不得不深深地受他的感动。

在但戴的地狱游行之中他所依赖着的是魏其儿(Virgil)的向导。这是因为他在这罗马诗人的动因里看出了那些已为我们所力说过的分子而在加以敬意的缘故——就是道德的率真，想挽救一种文化的这伟大的圣者的努力。当但戴的时候这新开化的世界正在开始发见希腊罗马的艺术，正在对这古代的一千年后重新救度出来的伟业感到惊异；就是我们所说的“文艺复兴”，或“文艺再生”。

我们但须一回忆起我们的对于土坦喀亚门王(King Tutankhamen)陵发见的兴奋，就可以了解当时的情形了。

我们且假定在这王陵里发见了些埃及的文学杰作，这些杰作是可以表示出在古代埃及也有一种社会主义的文化存在着的。假定那时候有一位有力的王者，他对贫民是公正无私，对地主们的搜刮压榨曾加以废止，而对邻邦则一意在维持着和平的。假使我们现代有一位社会主义的诗人想把“为民主主义之战”（war for democracy）来作成一首讽刺之诗而将那些首领们安置在地狱之中，那么他必定要以这一位古代的埃及王者为向导，和这一位王者交换兄弟同志的称呼，而与他来谈论古代埃及与现代美国的政治情况无疑。

在地狱的下层深处，诗人会遇见洛衣·特乔其（Lloyd George）与克来曼苏（Clemenceau）和乌特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以及被这些政治家所放纵在人间的暴徒凶汉之类。譬如警视总监拍尔马（Palmer）之流或者将被描写成一个拖着有钩刺的长尾的恶鬼；诗人将揪起他的尾把他绞榨起来，警视总监就不得不悲鸣号叫而表示痛苦，过激派的观众对此一定会欢欣鼓舞称快不止。可是受人尊敬的有威严的批评家们一定将皱起鼻头板起面孔的说，有谁会把这些东西当作艺术呢；这岂不是最明显的路旁宣传吗？

同样的，有教养的文艺复兴时代的批评家们在把但戴当作粗暴的“通俗”的人看；很有教养的僧正特拉·喀沙（Bishop della Cassa）关于“他的乡下风的言语文体，和他的缺乏礼仪文饰的事情”却在津津傲视地说着哩。若纸面有空的话，那我可以指出凡到现在为止的每一个真正有生命的艺术家在他及身所受的卖弄学识的批评家的虐待，都是如此的。

因为我个人的种种关系，致《拜金艺术》脱去了好几期，实在抱歉得很。现在好了，《蚕楼》也将脱稿了，梅雨期过后，我就想把它全部勉强翻译成来。

一九二九年六月译者记

第十九章　信神的毒药谋害者之群

意大利的主权者阶级正同罗马的支配阶级之并没有为魏琪儿（Virgil）的影响所左右一样，对于但戴的严肃的道德主张也毫没有受得什么影响。中世意大利所经历的路途就是罗马帝国所走过的那一条路，所以但戴逝后二百年我们就看见在地上的上帝的代理者们又重演了奈罗（Nero）和喀利古拉（Caligulas）等的极恶大罪。鲍儿其亚教皇（The Borgia）的亚力山大六世（Alexander VI）于买得了他的高职以后，就开始他的掠夺意大利各都市的工作，意大利半岛全部便都受了他的蹂躏。他的无数宠姬的庶子之中，有一位是赛撒来·鲍儿其亚（Cesare Borgia）作了教皇军的司令，凡不利于己者都被他虐杀毒害，连他自己的弟兄也遭了他的毒手。每从战地归来，他老爱把他的俘虏当作他练习弓箭的靶子在乏帝坑（Vatican）的教皇庭前把他们来射死。最后赛撒来却也因受伤而毙命，亚力山大死于毒药，他的女儿罗克来姊雅（Lucrezia）用毒药谋害了她自己的儿子之后却也终于仰毒而自戕。

这儿就造成了一个为闲惰阶级的艺术发展的理想的环境。这些教皇和主权者等都为自己起造了许多壮丽的宫殿，

为保障自己的灵魂安定起见他们也建设了许多寺观与教堂。他们对于负有盛名的艺术家等自然是不惜予以厚赏的，而艺术家等当然是可以不必说了，还有哪一个是不愿意接受他们的金钱的呢？勃朗宁（Browning）有一首诗，叫作《僧正命造他自己的陵墓于圣泊拉克斯特寺中》（*The Bishop Orders His Tomb at St. Praxed's Church*），是这些信神的毒药谋害者与艺术的刺客们的心理状态的一幅很鲜明的写照。僧正躺在他的临终的榻上，他的许多儿子，与顾全礼义起见表面上是称作他的"侄子们"的这些儿子，团聚在他的榻前在听取他的那座为保持他的纪念和使他的灵魂平安而筑的陵墓的幻影。他把将加饰上他的墓上去的美丽的宝物叙述着说：

> 一块和阿月浑子豆果似地纯绿的大玉，
> 世界上有些地方总富有着翡翠之薮——
> 为你们我岂不曾求圣泊拉克斯特的垂听，
> 为你们求名马，与紫褐色的希腊古书文，
> 和有丰肥平滑得同大理石样的皓腕的美人们？

这一位神祇笃信者更进而细述出他的墓铭；这墓铭非要从西赛罗（Cicero）的文句里来的"精选的拉丁文！拔萃的语句"不可。得到了之后：

> 然后我将如何的亿万斯年地横躺下去，
> 听取那弥撒法会的祝福细语，
> 自朝至暮可以见着创造成后饱食完满的上帝的丰趣，

感受那长明不息的焰焰的烛炬，

而味嚼那强厚浓美醉人心脾的香钵里的烟柱！

你瞧，这岂不是真正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态度么？正是在这些像这样的耽美的高僧保护之下，诗人音乐家，画师雕刻家等就在十六世纪的意大利中辈出了。在被亚力山大六世这毒药谋害者的教皇所雇用的许多艺术家中间有一位系具有非凡的才力的年少画家，他的名字叫作拉法爱耳·山椒（Raphael Sanzio）。承着这教皇之后，其后又继起了两位，他们为上帝的光荣而征服了许多城市，并且将他们掠夺来的金钱用了数百万在宗教艺术之上。是以这一位年轻的天才画家一生就只沉浸在金货杜喀脱（ducats）的洪流里，用了他那神奇的画笔他竟把意大利农民阶级的血汗酸泪全都化了静美微笑的圣女玛童娜（Madonna）之画，恍惚的圣者之像，与不能言说地优美的耶稣的许多面容。许多人都在尊崇拉法爱耳，以他为历史上的一位最大的画家；所以我们是进立在圣殿的至圣之所，面着在“纯”美的殿堂之前了，来把他的生涯的根底穿凿一番，研究一下这一高贵的名花的出处，想来总也不是一件徒劳的事情。

他是一位宫廷画家之子，他的生涯是安乐，很快的成功，与被众人喝采称颂的一生。他有肉体上的各种优美，与性情上的温柔可爱的天赋。他从这一位画师到那一位画师地研究了许多作品。而尽得了各位画师特具的妙技。他变得这样的有名，几乎可以说他的生涯“不像是一位画家的生涯，简直是一位王侯的生涯。”富裕并有权力者阶级的使者络绎环绕

于他的门前，甚至于为想见他一面而不得不等待至数月之久。他的足迹到处，总有五十人以上的青年、弟子以及对他的艺术的崇拜者们附从着他。

他平生只有一个弱点，就是对于女性的弱点。尊崇他的教皇和有权势的诸人只想加上一个用美人恋爱来钳制他的圈套，而为他设定了许多与富豪美女结婚的计划，但他终不肯俯就而自降作婚约的奴隶。当这时候他正在替一位西安的豪富（a sienese millionaire）、意大利全国的船舶食盐与明矾矿山的所有主名杞箕（Chigi）者装饰宫殿；这一位先生发见了拉法爱耳的醉心于他的情妇而忘记了宫殿装饰的工作，就想出了一个妙计来解决了这问题——就是把那位情妇请来使寄住在宫殿的里面！后来这一位幸运的宠儿活到三十七岁上去世了，也是因为他自己的太没有节制而致罹热病以死的。一位崇拜他的传记作者伐萨利（Vasari）告诉我们说，当他知道自己的死期将到的时候，他遣使他的情妇离开他的屋里，“如一位善良的基督信徒所应当的样子”，于是他就断了气去装饰天上的白玉楼去了。

拉法爱耳的幸运的秘诀究竟是什么呢？这回答就是，因为他把意大利支配阶级的肉体的美，和他们的物质的富裕华丽都画出了的缘故。为求满足他们的虚荣之故，他把他们画得都同罗马旧教神话里的圣者和半神的样子一样。教会艺术里现在是连禁欲主义的痕迹都一丝一点也没有了；拉法爱耳所画的基督信徒们、绅士、情妇、童贞女圣母、神道、圣者以及他自己的同时代者之类，都是喉头肥满胸腰丰硕两颊红艳的富裕的图像；他们的忘我入神的法悦对他们的饱食消化是

从没有冲突的。天使上童贞女玛利亚的身边来告诉她以圣灵降孕的神圣消息的时候，他所看到的玛利亚却并不是坐在一间木匠小屋里的，她乃是端坐在宫殿里的。连当耶稣在十字架上钉死被搬赴坟墓中去的时候，来衔哀吊哭的妇人们都还没有忘记把她们的头发整理得好好，没有忘记穿上与这一件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相称的服饰。伐萨利说："我们的圣母像煞是没有感觉似的，而那些在号泣的群众的头面却都是非常优美的。"

当然可以不用说了，与拉法爱耳同时的长老们和妖魔博士们的肖像画，他都画过的，并且他还把他们都画得很庄严华美而使人感动。关于勇壮的战争挑衅者教皇油利乌斯二世（Julius Ⅱ）的肖像画，伐萨利在写着说："这画像使观看者都不得不起一种畏敬之心，这真像是活的一样的。"不久之后一位另外的教皇，来奥十世（Leo X）来了，他为自己一族的纪念碑与圣彼得教会堂的艺术光荣之故而创始发卖罪障消灭之符，借以搜刮起需用的几千万万钱来，这事情就是后来惹起教会革命即我们所晓得的宗教改革的祸根。拉法爱耳所画的这一位来奥十世的画像，真像是酒吧式的一位纽约的腐败民主党政客的样子。伐萨利告诉我们说：

"天鹅绒似地细软的皮肤是最忠实也没有地表现在那里；教皇所穿的那件法衣也描写得极其忠实，绫缎面上在放亮晶晶的光彩；作长袍的里子的毛皮都是很柔软而自然的，金色和丝光仿佛它们并不是画却是真的金和丝似地现出在画上。更有一本装饰着细纹小画的羊皮纸的书，真是原物的最鲜明的摹像，

附着有一个显现出极细致的浮雕的银铃，我们却不能够找出适当的话来说出它的美丽。在其他的各种附属品之中，且更有一个在教皇座上放光的黄金的圆球，在这球里——它的清澄光洁有如此者——对面的窗门的分块，教皇的双肩，和室内的墙壁，都纤毫不爽地反射在那里；这些东西的全部都是用了那样的细心完成刻画着在上面，简直要使我确信在过去是没有一位名家能如此的画过，或者说是再也没有一个能画得比这些更好一点的。”

一位能为富有者及有权势者们演成这样的奇迹的人，当然是自己可以命定自己的价格的人，除了自己的热情之外无物而不可以支配的人了。拉法爱耳的年老的叔父曾写过一封信给他，请他回归到他的故乡去，去取一个正正当当的媳妇定住下来。这位青年画家的回答却到今日还流传在我们的中间。“我若听了你的话照你所说的那样做的时候”，他说，“那我就不能到今天的地步了”。他更接续着告诉我们以他所达到的地方说：

“现在我在罗马有价值三千金杜喀脱的财产，和五十金克朗（gold crowns）的收入，因为教皇为监督圣彼得教会堂建筑之故在给我以三百金杜喀脱的薪金，这一份薪金是直到我死的时候为止不会没有的；并且我更确信着还可以从别的方面得到其他的报酬，我的作品的报酬是可以任我自己之所欲而索取的。我现在正在开始为教皇画一间另外的居室，对此我却可得到一千二百个金杜喀脱，所以你瞧，我的最爱的叔父，我岂不是在为你为我们一族与为我们的全国加增荣誉么？……世界

上有哪一个都市能比得上罗马？世上的企业更有哪一种比这全世界第一大寺观的圣彼得教堂更有价值的东西！这实在是我们所不曾见到过的一件大事业，它的费用大约总要在百万以上，教皇为这建筑也已经决定支出六万金杜喀脱一年，除此事业而外，他是什么事情也不在想的。”

当拉法爱耳像这样在享受荣华夸耀自己的世界的中间，一位名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日耳曼僧侣却把攻击教皇恶政的檄文用钉钉上味登白耳古（Wittenberg）的教会的门上去了。但是我们的这位画家之王是如此之忙，有这许多新教皇和大僧正的画像，新天使告知之图（Annunciations），基督变容之图（Transfiguration），神启之图（Illumination）和清净怀胎之图（Immaculate Conception）要画，大约他是总连这位极北蛮地的叛逆者的名字也不曾听到过的吧？他到最后为止终于是一个闲惰阶级艺术的最完善的模范，到了现代还有一个有信心的农妇们及在修学旅行途上的有感伤癖的小学女教师们的宠儿；总而言之，他还是那些凡欲用了他们的头脑去发展他们的情感，而对惨酷的人生的现实却欲闭上眼睛不看的人们的宠儿；说到惨酷的人生的现实却是真正有生命的美的唯一出处哩！

暴君的压制，何代没有？自古已然，于今为烈。诚哉古人之言，“历史是循环的”，我们但将现代的那些教皇庶出之子与当时的“赛撒来”一比，就可以知道了。毒杀阴谋，敛钱卖国，把小百姓的汗血酸辛，尽拿来作外国银行里的几千万

的存款，此外还要纵横反复，打仗杀人，啊啊，将来的我们的命运，却想也不敢再想下去了。译完了第三十章的这一章《拜金艺术》，我眼前倒起了一种幻觉，觉得自己是仿佛已经成了中世意大利的农民的样子。闲话少说，末后我还要来声明一声：西京帝国大学的张伯符先生，曾有信来和我讨论本书翻译里的几处错误，除于出书时候照样改正之外，先在此地表明一下我的谢意。

一九二九年七月译者附记

（原载一九二八年四月一日至一九二九年八月一日
《北新》半月刊第二卷第十至十八期、第二十四期，
第三卷第一至四期、第六、七、十、十三、十四期）

哈孟雷特和堂吉诃德[1]

I. Turgenjew [2]讲

（按：本稿系于一八六〇年正月十日为援助贫文士和学者协会而作的公开讲演。）

敬爱的听讲诸君！

莎士比亚（Shakespeare）的悲剧《哈孟雷特》第一版和塞尔范底斯（Cervantes）的《堂吉诃德》的第一部是在同一年中出来，都在十七世纪初期出的。

这一个偶然的同时我以为很有意味。那两部作品的比较使我发生了许多感想；我预期着诸君的宽大，先来告个罪

---

① 本篇最初发表时题为Hamlet和Don Quichotte，收入译文集《几个伟大的作家》时改题为《哈孟雷特和堂吉诃德》，并把译文中的"汉来脱"改为"哈孟雷特"，"堂·克蓄德"改为"堂吉诃德"；对译后附记也作了删改，其中在"因为所用的书，是四十几年前（一八八四）的古物，所以德文里印刷错误的有无，我也不敢保证"后，删去了以下一段文字：

再加以本篇的重译者用了落伍的头脑，把它在六七天中胡乱翻译出来的东西，我想一篇之内不通可笑的地方，一定是很多，希望懂俄文的看过原著的人，和有新的德译本的人，能够出来加以指教。日本人和中国的军阀通了气脉，打进了山东，惨杀了我们的几千同胞，而住在上海租界上的许多我国的法利赛人还在喊革命文学，想打堂·克蓄德的耳光。谁是法利赛人，谁是堂·克蓄德，还有究竟谁能促助人类的进步，大约总有公道在那里判断，此地不再说了。

② I. Turgenjew，伊凡·屠格涅夫（И.С. Тургенев），俄国作家。

儿，请允许我将这些感想来对诸君说 说。哥 德（Goethe）说："想了解诗人者，必须到诗人 的 乡 国 去——Wer den Dichter will verstehen, muss in Dichters Lande gehen——" 一位 散文作家却没有要求这事情的权利；但他至少也可以期望他的读者——或听众——在他的涉猎（Wan-derunge）、研钻（Forschungen）之中，许有追随 他 的嗜好。

是以敬爱的听讲诸君，我有许多见解，或者因它们的奇特会使诸君惊异。但是创作家的天才，将一种永远的生命力吹灌了进去的大作品的特点，正是在这一个地方，就是关于这些作品——和关于人生一般的一样——的见解，会千差万别，甚而至于会互相矛盾，可是同时这些见解却可以是一样的正确的。《哈孟雷特》一剧已经被人家注讲解释到多少的次数，并且将来更还有多少的解释出来哩！这一个实在是无尽藏的典型的研究，曾经引入到了多少各色各样不同的结论！——《堂吉诃德》却因他的问题的性质的特异，和他的如被一个南国的皓日所透照过的那一种叙说的明晰，不至促生出许多注讲解释来。可痛的是我们俄国没有一本好的*Don Quic-hotte*① 的译本。我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对于《堂吉诃德》只有一些极不明确的记忆。我们每想到"堂吉诃德"的这几个字的时候，就会想到一位滑稽家的身上去——"堂吉诃德"当成普通名词Don-Quichotterie 用的时候，我们只作为"荒唐愚钝"的意思解释，殊不知真正的意思，我们却应该当作一个高尚

① 《堂吉诃德》。 ——编者注

的自己牺牲的象征 (Ein Symbol hocherer Selbstaufopferung) ——不过是从滑稽的一方面着意的——解释才对哩!《堂吉诃德》的一本好译本，实在是对大众的绝大的一种贡献；我们大家的感戴正在期望着有一位能够将这独一无比的作品很完美地翻译过来的作家出现。——闲话少说，我们且回到我们所讲的问题上去。

我刚才说过《哈孟雷特》和《堂吉诃德》的同时出现，我以为是很有意味的。我觉得人性的根本相反的两种特性——人生所依而在转旋的那枝中轴的两极端——的典型，就存在在这两个人物的身上。我觉得人类大抵是或者属于这一种或者属于那一种典型的，我们中间的差不多无论哪一个，我以为都是或近似于堂吉诃德或近似于哈孟雷特的。当然，在目下的时势里自然是哈孟雷特型的人比堂吉诃德型的人更多；但后者也并不是说完全不存在在那里。

我们想更进一步来仔细地说明。

人类全部——自觉的或不自觉的——大抵都依了他们的特种的主义，理想，就是依了他们所认为的真、善、美而在生活。有些人将具有规定的，历史的已经有组成的形式的已成事物在接受进去，当作他们的理想；他们生活着，把他们的生活照着这些理想在勉进，虽则在这中间，受了感情和事故的影响，他们的实际生活往往要离开理想。但他们总不加以探讨，而致疑及他们的理想的。与此相反，另外有些人却要用了他们自己的思考来将理想分析研究了。总之无论如何，我想照底下那么的说法，总不会大错的，就是我们人类的这一个生存的理想，生存的原则，生存的目的有两种种

类，不是外在的就是内在的，换一句话说，就是我们人类中间的无论哪一个，总或者将自己的自我，或者将自我以外的有些物事当作比较更高尚的东西看，而将它置在第一位的。你们或者要反对我说，在实生活上像这样明显的区别是不会有的，大抵在同一个人之内，这两种不同的评价尊视的倾向总是交替而作，或者到一定的程度竟是混合为一的。当然我也决不想主张说，在人性的中间，变化和矛盾是不可能的事情，人性原是有变化有矛盾的；我不过想把人类对于理想的这两种不同的关系指出而已——现在我只想说明说明这两种不同的倾向，在被我所选择出来的两个代表典型之中！究竟是如何的具体化出来的一点。

我们先从堂吉诃德说起。

堂吉诃德自身所表现的是什么？我们若不以仅仅拘泥于表面的浮视与细节的穿凿为能事的观察眼来看的时候，当能看到一点。我们在堂吉诃德的身上，当不仅仅乎看到一个样子很悲哀的骑士，一个专为嘲弄武士小说而创作出来的人物。这一个人物所表现的真意，在他的神妙的创造者手里，是在延长扩张开去的，第二部里的堂吉诃德——那个公爵们和公爵夫人们的可敬爱的朋友，那个统治者的执器卫士的贤师，——已经不是在第一部里，尤其是在头上开头出来的那个奇怪可笑和饱受人家的打击的堂吉诃德了。所以我们的观察想深一层观察到他的根本深处去。——我再说一遍：堂吉诃德自身所表现的，究竟是什么？第一是他的信仰；对于有些永久的，不可变动的事物的信仰，——要而言之，是对于真理的信仰，这真理系在各个人以外的东西，是不容易显现

出来，而要各个人去服役它并为它牺牲的东西；真理是只能和永久的服役与有力的牺牲相接近的。堂吉诃德的对于一个理想的归依心是再强也没有的了，为求这理想的实现，他就是任何可能的难行苦节也有所不辞，就是生命也可以牺牲的。他的宝贵自己的生命，只在这生命是实现理想的手段，是将真理和正义来树植于人间的手段的范围以内，除此以外他对自己的生命也毫无重视的必要的。你们或者要反驳我说，他的理想，是以他的狂乱的想象力从各武士小说的幻想世界里得来的，这一点我当然可以承认——并且堂吉诃德式的性格的滑稽可笑也正是在此一点。但是无论怎样，理想终究是理想，理想这一个东西本身的健全洁白，却是毫无问题的。只为自己一个人而生活，只为了自己个人而经营的生活，由堂吉诃德看来是最无聊最可耻的事情。他是完全在己身以外（我们若可以这样说的时候）——为己身以外的事情而生活着，为了他人，为了同胞，想把“恶”来铲除，他是对人类的大敌的恶势力在作战；对那些魔鬼，那些巨大的恶灵，就是对人类的压制者在作战。他没有一点儿为我主义（egoismus）的痕迹，他对己身的事情，一点儿也不想到，他完完全全的可以说是自己牺牲（selbstaufopferung）——请大家只注意注意于这一个字！——他只晓得信仰，他的信仰是确然不动没有思前顾后的犹疑的。所以他又是大胆无畏坚忍不拔，而以最粗薄的食料与最俭朴的衣饰自甘；他实在没有闲工夫计及到这些衣食的琐事上去。他本心是柔和的，但精神是伟大勇敢的，他的柔美易感的善良，却不妨碍他的勇猛的自由。因为他毫没有功名心，所以他对他本身，

对他自任的天职，即对他自己的体力，也毫没有疑念他的意志是铁样的坚强的意志。他的不断的向着一个目标的努力使他的思想单纯化，而致他的理性也只变成了简单的一面的悟性。他没有多少知识；但他并不需要这些过多的智慧，他晓得他所努力的是什么事情，他晓得他为什么要生到这世上来；这就够了，这在他就是最重要的知识。堂吉诃德也许是像一个完全愚钝的人，因为最确实的现实，在他的眼前，会同蜜蜡在他的热心之火前一样地溶化消失（在他的眼里，木制的人儿会变成真正活的慕尔人，牡羊会变成骑士）；也许是像一个无知无觉的人，因为他不能和他的直觉一样地容易同感。但是他像一株坚牢的大树，在地下着有深根，决不至于对他的确信会有不忠实的地方，也不至于将他的对象目标随意更换的。他一身的坚强的道德力的贯透（诸君请注意，这一位疯子似的各处游行的骑士，却是世界上一位最有道德的人呀！）却给与他的一切判断，一切言说，及他的人格以一种特异的力量与伟大，不管他是如何的滑稽可笑，是如何的常常陷在卑辱的穷地之中，但道德给他的力量与伟大是依然存在的……堂吉诃德是"理想"的忠仆，是一位大热情家，所以他也常被这"理想"的光华所照耀辉映而保有着荣光。

现在我们要问，那么，哈孟雷特所表现的是什么呢？

第一是分析辩证（analyse）与为我主义（egoismus）与信念的狐疑（unglauben）。他是完全为自己个人而活着，是一个为我主义者（egoist）；但是对"自我"的信仰这一件事情，在为我主义者也是办不到的。可是对于这一个在他也

不能信仰的"自我"他却看得非常尊贵。"自我"是他常常回归到来的一个出发点；因为除此而外，他在全世界上实在找不出一个可以寄托灵魂全部的地方来。他是一个怀疑成性的人（skeptiker），而在日夜操心的总只是自己的事情。并不是和他的义务，而是和他的处境在苦斗。对于一切都在怀疑的哈孟雷特，对于自己本身当然也不知所以爱护珍惜的。他的聪明悟性太发达了，所以使他不能以在已身之内所发见的东西而感到满足。他自己认知自家的弱点，但各种自知（selbsterkenntniss）都是力量，所以这就是他的那种冷讽的情性（ironie）的出处，他的这种冷意讽刺的情性，却和堂吉诃德的狂热之情（enthusiasmus）正是相反的对照，哈孟雷特常乐意似的过分地非难自己；一边他对自己却是常在注意，老是看透深视到自己的内部，最明细地知道他自己的一切缺点。他轻笑这些缺点，他轻笑自己本身，并且同时我们也可以说，他是生存在这种轻笑之上而以这轻笑为自己的养料的。他对自己不能信仰——而又有绝大的虚荣绝大的自负；他不晓得仔细，他将怎么办与他为什么要活在世上——但他却恋恋于生命的要活着……"我不知道永在之神何以要定那一条法规认自杀为罪恶！"他在第一幕第二场里叫着说，"上帝呀上帝！这世间一切的事业，在我的眼里是如何的厌倦，乏味，平板，与无益呵！"但他却不肯将这乏味、无益的生命来牺牲。他在他的父亲的幽灵显现以前，在他父亲将那个可怕的使命——这真是一个将他的已经是残废的意志力完全消灭的使命——托付他以前，已经在想自杀了，不过他却终于不能实行，在想把生命中绝的这一个想头上面对

于生命的热爱早已表现出来了：大凡十八岁前后的青年，对于这样的感情，大家总都是熟知的吧。

“那是热血的沸腾，那是生命力的横溢。”

但是我们责备哈孟雷特也不想过于严格：他是真正在苦闷；他的苦闷却比堂吉诃德的痛苦更要激烈。对堂吉诃德是粗暴的野人或罪犯在加以打击，他们是想因他而重得到他们的自由；但哈孟雷特却在自己加自身以创伤，自己摧残自己。且在他的手里有一柄剑，有一柄两面锋利的分析辩证的剑在那里。

我们不必讳言，堂吉诃德是一个很可笑的人物。他的样子大约是诗人所描写过的人物中间的最滑稽的一个。他的名字甚而至于在俄国的农夫口上也成了一个嘲笑的诨名。我曾经有过亲耳朵听到这件事实证明的机会。我们只要一想到他，就会在想象的假相里现出一个瘦瘦的、拙劣的、狮子鼻隆起的人物来，穿着一件漫画里的盔甲，坐在那匹老衰的羸马的背骨上，那匹不幸的、常常挨饿挨打的老马洛齐难戴(Rosinante)，对于这一匹马我们一半虽感到滑稽，但一半也会感到不能自已的同情。堂吉诃德实在是可笑得很……可是在我们的滑稽嘲笑之下常常隐藏着一种可悯的宽宥的容恕，——假如“你所嘲笑的东西，可是你却也不得不崇拜它”(Was du verlachst, dem wirst du noch dienen)，这一句成语是真的时候，那我们更可以附加一句说：“你所嘲笑的人，你已经在饶恕他了，非但如此，他或者竟也许能得到你的宠爱的。”与此相反，哈孟雷特的外表，却是很有牵引人的迷力的。他的悒郁，他的虽然苍白却不憔悴的外貌

(他的母亲也在说他是肥满的——Our son is fat),他的黑色天鹅绒的衣服,他的帽子上的羽毛,他的优雅的举动,他的言语里的无疑义的诗意,他的从不离开他过的比一切人都要优秀的优越之感,和他的那种不健全的自卑的享乐——凡这一切在他周身内外的事物,都是很使人爱,很有牵引人的迷力的。我们若被称作哈孟雷特的时候,谁都觉得这是谀词,若受到堂吉诃德的这个诨名的时候,谁都心里不大舒服。"Hamlet Baratinsky,"普希金(Pushkin)写信给他友人的时候,曾经这样的写过。用了"哈孟雷特"这名字来取笑嘲弄的事情,却不大有人会想到;他(哈孟雷特)的判决(致命伤)也正是在这一点;要人家爱他,实在是一件不大可能的事情。只有像何勒淑(Horatio)一流的人物,能够对他感到一种爱着力。像这一流人,我们将在后面提及,此处暂且不说。我们无论何人,对他的同情是有的,这也因为我们无论何人在他的身上可以看出些共同之点来的原因。可是要爱他——我再说一遍——可是要爱他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他自己也不能爱任何人的缘故。

我们想将这比较再展开推进一步。哈孟雷特是一位被自己的亲弟兄因篡王位而谋杀的国王之子。他父亲从坟墓里出来,"从地狱深处出来",托付他,要他替父报仇;但他却犹豫不决,思前顾后,只以自己谴责自己为满足,到了最后终因偶然的结果将他的继父谋死。真是一个深刻的,心理的现象,为此有些聪明的、但是没有远见的人们且竟有非难莎士比亚的。——与此相反,我们试想想堂吉诃德看,他是一个贫穷的,几乎穷得同乞丐一样的穷汉,没有财产,没有同

志，既老且孤，而他竟以纠正罪恶，救护被压迫者（与他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人们），肃清世界为自己的责任。至于他的第一次的尝试，想把一个无罪者从压迫者的手里救度出来，而反至于将加倍的不幸招致到了这无罪者的身上来的事情（我是指堂吉诃德将那个小孩从他主人的毒打之下救度出来，但这救度者去了之后，这可怜的小孩反受了十倍重的毒打的那一场事情而言），在他又值得什么？（这结果他哪里有问及的工夫呢？）又如为想歼灭有害的巨大的恶灵之故，因为他眼睛昏了，致将有用的风车打翻的事情，在他又值得什么？（这利害他又哪里有问及的工夫呢？）……可是这些景象的滑稽的表皮，不能将我们的眼睛从那些在它们背后所隐藏着的意义遮开，无论何人，当他处在不得不自己牺牲的境地的时候，假如他要先计算思虑到他这行为之后所应得的利害的结果和利害实现的可能，那他的究竟能否自己牺牲，恐怕要成很大的疑问了。像上面那样的事情，在哈孟雷特是绝对不会发生的，以他那种洞察的，精细的，怀疑的理性，怎么会陷到这样荒唐的谬误里去呢！决不会的，他不至于和风车来搏击，他根本就不相信世人有巨大的恶灵……即使实际上是有这些巨大的恶灵存在在那里的话，他也不会去袭击的。哈孟雷特当不会和堂吉诃德一样，将那个理发匠盛肥皂的盆儿指给大家看，以它当作真正的魔术者曼勃林（Mambri)的金胄而宝贵它；我并且在推想，即使“真理”成了具体的形状走到他的眼前来的时候，哈孟雷特恐怕也不能决心毅然决然地保证说，这实在是真的，是“真理”自身。因为究竟谁能知道？或者真理也和魔术者一样的绝无而仅有也说不定

的？我们老在嘲笑堂吉诃德……但是，敬爱的听讲诸君，我们中间的哪一个，自己试凭了良心寻问一下，将过去和现在的确信检点一下，我们中间的哪一个能够决定地主张说：我是无论如何常能够分辨出理发匠的铜盆和魔术者的金胄来的呢？所以我想，根本问题是在各个人的信仰的忠实和信仰的力量上的。反之，事实的结果却须取决在运命神的手里。只有运命之神能够告诉我们，我们在面前搏击的，究竟是幻象呢还是实在的敌人？我们所披带的武器究竟是什么？在我们所要紧的事情，只在时常不断的战斗准备和临阵的时候的奋战而已。

其次可注意的是环境的关系，就是哈孟雷特和堂吉诃德对所谓周围群众的关系。

波乐纽斯(Polonius)是群众对哈孟雷特的代表，山巧·班沙 (Sancho Pansa) 是对堂吉诃德的代表。

波乐纽斯是一位老练，精明，富有经世之识，但有点愚劣而多絮语的老人。他是一个有特异才能的管理人，一个堪作模范的父亲。诸君但请想想当他儿子来亚底斯 (Laertes) 出发去外国之前他所吩咐的那一场训话，这一场训话的贤明，是可与巴拉搭利亚岛 (Die Insel Barataria) 的统治者山巧·班沙的有名的政训媲美的。在波乐纽斯的眼里，与其说哈孟雷特是一个疯子，还不如说他是一个患幼稚病的小孩；假如他不是一位王子，那波乐纽斯怕要因他的根本的没有用处，因他的不能将他的思想运用到积极的实际上来而轻视他哩。那有名的哈孟雷特和波乐纽斯间的看云的一场——在哈孟雷特自以为把那老头儿戏弄了的那看云的一场——我

以为有很可以证明我的见解的意义在那里。我想将这一场念给诸君听听：

波乐纽斯　殿下，王后想和您说话，立刻请您去。
哈孟雷特　你看，那边那朵云不几乎像一只骆驼么？
波乐纽斯　啊，那真像一只骆驼。
哈孟雷特　我觉得那像一只鼬鼠呢。
波乐纽斯　那个背真像一只鼬鼠。
哈孟雷特　你看不又像一只鲸鱼么？
波乐纽斯　真像一只鲸鱼！
哈孟雷特　好，我随后就到我母亲那里去，随后就去。——

这岂不是很明显的么？在这一场内，波乐纽斯是一位廷臣，他是不得不顺从王子的，而同时他又是一个年长的成人，对于一位病的不听话的小孩，却不愿意违逆，这事实岂不是很明显的么？波乐纽斯一点儿也不信用哈孟雷特，这并且也是应该的。以他所特有的那种吝于自信的心，他以为哈孟雷特的顽固不听话是由于对婀翡丽亚（Ophelia）之爱，在这一点他当然是错误了；可是他对于王子的性格的评定上却并没有错误。像哈孟雷特那样的人对于群众实在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他不能给群众一些什么东西，他也不能领导他们前进，因为自家就不能从他那个固定的地方移动一步。假如一个人自己也没有自信，自己也不曾脚踏到实地，那么如何能够领导人呢？同时像这样的哈孟雷特们是看不起群众的。一个自家也看不起自家的人——他对我们当然是要看不

起了，我们究竟有些什么可以使他看得起呢？……群众究竟是有和他们相周旋的价值的吗？多么粗陋龌龊的是这些群众！哈孟雷特却是一个贵族，并不是单因为他生在帝王之家。

山巧·班沙的样子却完全和波乐纽斯的不同。和波乐纽斯相反，他常常嘲弄堂吉诃德，并且也十分知道得明白，晓得堂吉诃德是一个疯子，可是他却总是接连不断地抛弃故乡，抛弃家屋，抛弃妻女地抛弃了三次，不辞劳瘁，到处来跟随这一个疯子，誓死相从，信仰崇拜他，和他一道的出来傲然阔步，到了这一位领导者将死的时候，他就跪在这一位从前的主人的可悯的床前，哀悼恸哭。在这一种归依信仰里，我们是不可以以什么利得的希望，或什么此外的个人将来的利益等来说明的。山巧·班沙也是一个天禀的妙才，他对于他自己的身分，于当一个跟随游行骑士的执器卫士而受打击之外，并没有什么另外的事情可望的这一点，是知道得很清楚的。他的归依信仰的原因，我们不得不向更深一层地方去寻觅；他的归依的着根处，假如我们可以这样说的时候，或者当在群众的最善的特性上头——在那种求幸福的光明正大的迷信上头（在群众的中间不幸更有另外的迷信），在那种能够不顾私利，视直接的个人的利益犹如草芥，由穷人们说起来就是连自己的三餐饭食也可以牺牲的特性上头。这真是一种伟大的，在世界上也很有重大意义的特性。群众是大概有这样的倾向的，他们为一种盲从的信仰所驱使，对于他们从前所嘲弄，所排斥，所逼迫的人们会一意的跟随过去；这些人当然是不为群众的逼迫、诅咒、嘲弄所压倒，将精神上的

眼光注定在只有自己所能看得见的目标之上的，不屈不挠奋勇前进的先驱者——他们对这目标不断地在寻觅，失败，再起来再接再厉，终于是会得到的……是应该得到的；因为只有受心灵的指引者才能得到。伏芜那纽（Vauvenargue）说：高远的思想皆从心灵来的（Les grandes pensées viennent du coeur.）；哈孟雷特们呢——当然寻不到什么，除了己身之外，也没有什么痕迹留给后人——也并不能够遗留些懿行大业在人间的。他们不爱不信——那他们还可以寻得什么东西呢？就是在化学里（且不必说到有机的活的人体上去），要造成一个第三体来，也需要连结两种元素才行。而哈孟雷特们却只知道自己劳心于个人的事情；他们是孤独的，所以也是无结果的。

你们或者要反驳我说："那么，婀翡丽亚呢？她难道不是被哈孟雷特所爱的么？"

是的，我们对她也想讲几句话，并且同时也想对杜儿西奈亚（Dulcinea）讲几句。

我们的两个典型人物，哈孟雷特的和堂吉诃德的，对女性的关系却是很特异的。

堂吉诃德爱一个并不存在的女性杜儿西奈亚，而常是准备着为她而死（当他被征服者所征服，倒在地上，一把明晃晃的长枪对他举起要刺死他的时候，他对征服者说的几句话："骑士呀，请将我刺死！我的不勇，可是不足以为损辱杜儿西奈亚的荣誉之因；我到死还要主张，她是这世上的最完美的一个丽人！"请大家记着不要忘记）。他的爱，是一种纯洁的，理想的爱，理想的到了这一种程度，甚至于他对

于他的热情的对象的并不存在都不注意到，纯洁的到了这一种程度，甚至于杜儿西奈亚成了一个平庸的丑恶的农妇之身在他眼前显现的时候，他还不信他目睹的事实，而以为她是被一位恶魔术者的魔术所幻化的人。我自家在我的漫游之中就经验过这些事情，曾看到有许多人为了一个差不多是不存在的杜儿西奈亚而毕命，或者是愿意为了些平庸的丑恶的事情而牺牲，在这些事情里他们仿佛是见到了他们的理想的实现，而这些事情的变形，他们也同样的以为是恶——我简快一点说就是恶魔术者——祸或是恶人的影响之所致。我是自己亲眼见过这样的人的，假如这样的人将不再出现的时候，那么所谓历史的这一部书也就不得不永远的封闭起来了，因为在这一部书里将没有东西再可以供我们的阅读。在堂吉诃德的身上没有一点肉欲的痕迹可以寻得出来；他的空想的全部都是纯洁而无辜的，在他的心灵深处，一定没有想和杜儿西奈亚作一度的结合的希望存在那里——肉的结合，他对此一定要惊骇退避而无疑的。

那么，哈孟雷特呢，他真正爱了么？他的富于冷讽的创造者莎士比亚自身，这一位人心的洞悉者，他岂能决心把一个溺爱的，忘我的心脏给与一位爱我主义者，怀疑者，被分析辩证的毒素所贯穿了的人的么？不会的，莎士比亚断不会陷入到这样的矛盾里去；细心的读者很容易看出哈孟雷特是一个肉欲的，闲居漏屋的时候并且是淫逸的人（廷臣罗岑克兰慈〔Rosenkranz〕当听到哈孟雷特在自己的面前说出他的嫌恶女人的话来的时候，——并不用什么言语——只佯作微笑，并不是无因），细心的读者也很容易看出哈孟雷特总

之不是在爱而只在装作——并且连这装作都是等闲的——爱的样子。对此我们有一个莎士比亚自身所作的证据。

在第三幕的第一场里哈孟雷特对婀翡丽亚说：

"我从前也曾爱过你呵。"

婀翡丽亚　是，殿下，您使我相信有这回事。

哈孟雷特　你还是不信我的好……我不爱你了。

哈孟雷特说出最后那一句话的时候，他是比他自己所想的更近实际了。他对那洁白的，几乎是神圣般纯洁的处女婀翡丽亚的感情，只是播弄的（诸君总记得他当表现戏剧一场中所说的话，所说的意义双关的讽示，当他请求睡上去……睡到她的膝上的时候），或空弄辞句的（诸君请注意当他跳入婀翡丽亚坟里去的时候和来亚底斯所说的一场话，这一场话倘若遇到暴慢汉或武人的时候，正该给他一发手枪的，他说："我爱了婀翡丽亚；哪怕四万个兄弟，各拿出他们满腔的爱，也抵不得我一个人的多……你若说什么高山低山的时候，那么让他们把亿万亩的泥土朝我们身上抛下来，要抛到我们这块地面"等等），他对婀翡丽亚的全部关系不过是他自己对自己的事情，而在他的"阿．Nymphe呀，请把我的种种罪恶都收到你的祈祷里去！"的叫声里，我们也不过看到他自己的、病的、不能爱的弱点的自觉，不过看到这无能的弱点遵照了迷信不得不在"神圣的纯洁"之前低头而已。

对于哈孟雷特型的人物的这黑暗面的观察，已经是很够了吧，我们且不再说下去，总之那一面的事情，因为与我们

的有近似之处，并且由我们看起来是比他一面的事情容易明了，所以尤觉得使我们不安。现在我们想将在他的身上所有的合理之处，亦即是有永久性之处来评价一下。他是否定原理（Das Element der Negation）的具体化者，这一种原理已经有一位另外的大诗人把它表现在每非斯德（Mephisto）的身上了——他的表现的方法是把他完全从纯粹的人性（Rein-Menschlichen）割离的。哈孟雷特就是这每非斯德，但是是被包入在活的人性的周围里的每非斯德。所以他的否定并不是恶——这否定并且对恶也在攻击的。哈孟雷特的“否定”对善是在怀疑的，但对恶却不怀疑而在与它恶斗苦战。他的“否定”的对善的怀疑就是对善的真实和正大在怀疑，对这被疑的善的反抗，并不是对善的反抗，是对伪善的反抗，因为在它的假面背后有他的死敌恶与虚伪躲藏在那里的原因。哈孟雷特并不作恶魔状的狞笑，如每非斯德的那种毫没有同情的狞笑；就是在他的苦笑里也已有一种忧郁藏着了，这忧郁是他的苦闷的表现，因此他也就可以得到我们的恕宥和同情。哈孟雷特的怀疑主义并不是漠视一切的无差别主义，他的意义和他的价值就在这一个地方。在哈孟雷特，善和恶，真和伪，美和丑并非偶然的，漠然的，混混然的溶合在一道的东西。哈孟雷特虽不相信真理会实际上实现出来；但他的怀疑主义却在表示对伪的绝对不妥协的抵抗，所以他倒变成了一个为他所不能相信的真理的最有力的斗将。在“否定”的里头同在“火”的里头一样，是有一种破坏的力量存在的——假如这一种力量所应破坏的和所应维持的东西，是不可分离而各各相互混合连结在一气的时候，那么教人如

何能够将这力量保持在适当的范围以内，又如何能够晓得这力量的底止之处呢？已经常被指示过的人生悲剧面的存在之处也就在这里；实行须靠意志之力，实行又须用我们的思想。而思想与意志却是两不相谋的东西，经日愈久两者的睽隔也愈来得远。

> And thus the native hue of resolution
> is sicklied e'er by the pale cast of
> thought……
> （像这样地决心的本色
> 为思想的灰白所病化。）

如此的莎士比亚借了哈孟雷特的嘴在和我们说……于是我们一边就有些老在思想的、自觉的、常是包含广大的、可是也常是无用的、被注定是不前进的哈孟雷特们在我们的面前；一边又有些半狂的堂吉诃德们在那里，他们因为只看见和认识一个目标，并且甚而至于连这一个目标都不是如他们之所见的在实体上存在着的，但正因为他们所看见和认识的只是一个目标，所以他们是对人类在造福，是在促助人类的进步的；在这里当然又有问题发生：我们若要有信仰真理存在之心，必须是一个疯子才对么？能够自己认识自己的“悟性”，为这缘故要使它失去它的全力才对么？

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是一个浮面的判断，怕也要引我们走得太远。

我们只想局限住说：在我们所刚提起的这分裂论，这二

元论里，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人生全部生活的根本法则。人的全部生活是不外乎继续不断地忽分忽合的两个原则的永久的冲突和永久的调解。假使诸君不怕我用了哲学上的流行语来伤害你们，那么我想说：哈孟雷特们所表现的是宇宙的求心力（zentripetalkraft），因此结果所以全部活的物事都在想自己是宇宙的中心，而一切旁的都是为自己而存在的东西（所以咬在马其顿的亚力山大王额上的一个蚊子，它总觉得和在吸取与它相当的养料时一样，它是完全有吸取亚力山大的血来作养料的权利的；哈孟雷特也是这样，虽则他也常在轻笑自己——这可不是一只蚊子所做得到，因为它还没有进化到这地步——我再说一遍，哈孟雷特也是这样，他也在想万物只是与他个人有关的）。没有这一种求心力（为我主义的力）大自然是不会成立的，正如没有其他的一种远心力（zentrifugalkraft），大自然也不会成立一样，照这远心力的法则，则各种“存在”都是为“他”而存在的（表现这一种力量，这一种牺牲和归依的——如前面所说过的一样，从滑稽的一方面看来，譬如一个苍蝇也不愿意使它受痛之类——原则的代表人物是堂吉诃德的那一种典型）。这两种力量——静止和活动，守旧和进步，就是凡存在在世上的万物的根本力量。植物的生长，强大民族的发展的原因，都可以用这两种力量来解答的。

我们现在想把这些或者是不应该在这里拿出来的观察抛下，再讲到比较重要些的观察上面去。

莎士比亚的作品当中，哈孟雷特是最为我们所晓得的一点，是大家所知道的。这一出悲剧是确实常可以使戏院满座

的叫座名剧之一。在我们的观众的现在的状态之下，当我们正在努力于自己认识与深思默考的时候，于我们正在怀疑自己和自己的青年力的当儿，对于这一种人物的现象是很能够了解的。关于充满在这一个恐怕是新时代的最可注意的产物中的各种美丽之点，我们暂且不提，就是单就有许多地方和哈孟雷特相似，经诗人的创造力的自由飞跃而显著出来，造成一个人物使永为后世研究的对象的这一种天禀奇才（das genie）而言，我们已经是赞不胜赞了。作成这一个人物的头脑（geist）是一个北方住民的头脑，是一个深思默考分析辩证的头脑——是一个沉郁的、没有调和和光明的色彩的阴暗的头脑；但是是一个深刻的、强有力的、多方面的、独立的、有指导精神的头脑。哈孟雷特的作者是从灵魂深处将哈孟雷特产生出来的，所以作者无论在诗的空想的世界里或在实际的国民生活的世界里，站的地位都比他所生的孩子高一段，也正因为是这个原因，所以他能够完全了解他的孩子。

在堂吉诃德上所显出来的精神（geist）却是南国的精神——是一个轻快、明朗的精神，质朴而多感，不突入于人生的深处，对于人生的各种现象并不把握得很牢，但将它们同镜子似地反映出来的是堂吉诃德的创造者的头脑。我们真不能自禁地想在莎士比亚和塞尔范底斯之间作一个平行的对比。我只想局限住说出几点，把关于两者的同异之点来说一说。莎士比亚和塞尔范底斯——或者有人要想：在这两人之间如何能有比较呢？莎士比亚——这一个伟大的巨人，这一个半神的天才（dieser halbgott）……是的！我并不视塞尔范底斯作一个渺小的侏儒来和这一位里亚王（King Lear）

的作者的巨人对比，我只把他们完全当作两个人来看。只教是一个人，就是在半神的伟人之前，也有主张他自己的地位的权利。当然以莎士比亚的想象的丰富和有力，以他的伟大的诗的光华，以他的全部精神的广大与深刻，可以把塞尔范底斯——也不止塞尔范底斯一个人——压倒得暗淡无光；但是你们在塞尔范底斯的小说里却也看不出矫揉造作的诙谐，不自然的譬喻，和平庸无味的才智来；在那里你们也看不出割了的首级，挖出的眼睛来，这些血腥气的行为，这些中世纪的蛮性杀伐所遗留下来的钢样的无感觉的残酷，在北方人的顽固的性格里却是不容易同南方人那么很快地消失的。可是塞尔范底斯和莎士比亚一样，也是巴托洛玛虐杀之夜（Bartholomaeusnacht）的同时代者，并且在他们之后的很久很久异教者仍是在受火刑流冤血的哩——说到流血，这事情要哪一天才能完全终息呀？中世时代的世象以泊罗范斯的诗（Provancalische Poesie）的光耀和像童话似的那小说的优美表现在《堂吉诃德》之上，在那本书里塞尔范底斯曾放过他的会心的欢笑，并且同样的他还有一个最后的贡献，就是他的《配雪伐儿和齐给斯蒙大》①。莎士比亚随便从哪里都可以得到他的人物——从天上，从地上——随便什么对他都是有用的，随便什么都不能逃过他的透见一切的洞察。他用了一种不可抵抗的力量将这些抓括起来，和对着自己的饵食扑击的鹰鹫的力量一样。反之塞尔范底斯则只对读者很慈和的引来几个本来是不多的人物和父亲引他的孩子们

---

① 这部武士小说 *Percival und Sigismunda* 在 *Don Quichotte* 的第一部之后出来的，是周知的事实。——译者注

似的；他只将他近旁的东西取来作材料；可是这些近旁的东西——在他是知道得很仔细的。各种人生事理在那个英国诗人的天才之前，似乎都是被他所征服了的。而塞尔范底斯——却只从他的灵魂里，他的那个透明、柔和、富有人生的经验而又不被这些经验所悲惨化的灵魂里造出他的华富的作品来。塞尔范底斯所受的七年困苦的监禁，正如他自己之所说，并不是徒然无补的事情，他在那里却学习了"忍耐"这一种科学。他所利用的范围，比莎士比亚的来得狭小；但是在这小范围里如在各个活的个人的身上一样，一切人生事理都返照在那里。塞尔范底斯没有如电光般的文字在照耀；没有被征服一切的灵感的威力所震荡；他的诗并不像莎士比亚的诗，有时候会像阴郁的大海；他的诗像一条在五花八门的两岸中间静静地流去的深沉的河流。渐渐儿的被它所载去，各面为它的透明的河波所映着，读者会感到一种真的叙事诗的闲静平和的喜悦和它同流下去。我们的空想老充满了喜悦爱把这两位同一世纪的，在同一日，一六一六年的四月廿六去世的诗人的形容回忆出来。塞尔范底斯似乎没有知道莎士比亚,但这一位大悲剧作家在他的晚年斯屈拉福特(Stratford)的静寂的居宅里却曾把那部有名的小说读过的，这小说在那时候已有英译本了，莎士比亚的回到斯屈拉福特去是在他辞世的三年之前……一位有思想的画家的可尊敬的画笔，曾画过一张莎士比亚手拿着一本《堂吉诃德》在读的画。有荣幸的是那些产生这样的人物的国家，有荣幸的是这样的对同时代子孙的大师在那里保有过生命的国家！一个大伟人头上所戴的千古不朽的月桂荣冠，在这伟人所属的民族头上也戴

在那里的。

在我这一篇实在是去完全很远的研究终结之前，请再恕我加上几点说明。

有一位英国的贵爵（在这一方面是一位很通达的批评家贵爵）曾在我面前称堂吉诃德是一个真正的绅士的模范。在实际上，若行为举止的质朴和沉着是一个可尊敬的绅士的特质的时候，那堂吉诃德真有当得起这一个名称的全权。他是一位真正的hidalgo（西班牙文是贵绅的意思），就是当公爵的那些淘气的侍女们将他的全面部用肥皂的泡沫涂满的时候，他也仍旧是一位 hidalgo。他的行为举止的质朴是从他的没有那一种——我不愿用 eigenliebe 这一个字，我 想 叫它作eigendünkel——自负的特性上来的，堂吉诃德并不是专为自己的事情而劳心的人，而在他尊重自己同样也在尊重他人的时候，他断不会有装出一种虚张声势的神气来的意思的。哈孟雷特则无论他外表的装饰样子是如何的优雅，我却总以为他是有一种——请你们恕我 用一句法国话——有ayant des airs d'un parvenu.（暴发户的神气）。他是并不沉着的，有的时候简直是粗忽的，但他却在装作认真热心的样子而其实不过成了一种暗嘲的样子罢了。堪与此相抵的他却有一种特异的词锋尖利的力量，这一种力量是每个沉思默考专为自己的事情劳心的性格里所特有的东西，所以与堂吉诃德是不相当的。哈孟雷特的分析的精细和深刻，他的多方面的知识（我们不要忘了他曾在费登白耳克〔Wittenberg〕大学读过书的这一件事情）等，在他身上造出了一种差不多没有误谬的趣味性来。他是一位卓异的批评家；他对那些优

伶所作的忠告是意外的正确，意外的智巧的。哈孟雷特的审美的情操，大约是有堂吉诃德的义务感情那么强烈。

堂吉诃德对于已成的秩序，对于宗教，对王公贵人是有深重的尊敬的，可是同时他也很自由而不为这些所束缚，对于他人的自由，他当然也同样的承认的。哈孟雷特讥骂王侯，讥骂廷臣，而在实际上他却是一个度量很小的压制者。

堂吉诃德是几几乎不识字不会读书的，而哈孟雷特一定是在那里记日记的。以堂吉诃德那么的无知无识，他对政治行政还有些明确的见解；哈孟雷特对于这些问题却既没有过问的工夫，也不感到过问的必要了。

塞尔范底斯使堂吉诃德受的打击太多，因此就有许多对这些打击下批评的。我也已经在前头说过，到了小说的第二部里，这一位可怜的骑士就差不多不受打击了；不过我也不得不加上一句，就是假如在《堂吉诃德》里，没有这些打击的说话，那现在那些用了全部热心在读这书中的冒险谈的小孩子们，恐怕要觉得乏味而不会起现在那么的共鸣了。那时候恐怕就是对我们长成的大人也要失掉堂吉诃德的正确的意味；他的性格里将有一种冷淡的，骄傲的地方显出来——这些岂不是和他的性格相反的东西么？我刚才说过的，他在第二部里已不再受这些打击了；但当他被一位学士（Baccalaureat）假扮的"明月骑士"（Ritter des hellen Mondes）所打倒，陷在致命的惨败之中，不得不放弃骑士精神（rittertum）的时候，实在也就在他将死之前——他的结局终于是为一群猪畜所蹂躏的。我曾有机会听到过人家的因此结局而对塞尔范底斯所作的非难；就是说他在这里又在

用他的前头老用的，无味的开玩笑了。不过在这里塞尔范底斯所受的也是天才本能的指使；就是在这一场丑恶的冒险谈里，也有一种深奥的意义（思想）藏着的。为猪足所蹂躏践踏，在堂吉诃德们的生涯里是常见的事情，并且平常总在他们的毕命之前，这是他们对于粗暴无礼的灾殃，对于冷淡无耻的不理解所供的一个最后的牺牲……这是伪善者法利赛人所打的耳光……现在——他们可以死了。他们是为烧炼纯洁之全火所贯穿了的人们，他们已经得到永生了，求生也已经在他们面前开了接受他们之门了。

哈孟雷特有时候是很狡猾而残酷的。你们总记得他所摆布的两个由国王差遣到英国去的廷臣的没落的吧，你们更想想他对于由他所谋杀的波乐纽斯死时所讲的话看。总之，如我们所已经说过的一样，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慢慢消失下去的中世纪的返影来。一方面我们在光明正大的堂吉诃德身上也承认有那种半自觉的、半天真的诈计，和自己欺瞒自己的倾向——这一种倾向差不多是热情家的想象力里所常有特有的东西。他在蒙德齐诺巢窟里 (in der Hochle Monte-sinos) 所见的事物之谈，分明是他所想出来的言语，就是想欺头脑简单的山巧·班沙也是欺不倒的。

哈孟雷特遇到一点儿的失败就要沮丧元气而悲叹；反之堂吉诃德就是为桡走船的奴隶所毒打，到了不能动弹的时候，对于他的功业的最后胜利还是并不怀丝毫的疑念。我们听见说，富利爱儿 (Fourier) 也是这样的，他一天一天地等了好几年，等一位他在新闻广告上所请愿的英国人来和他相会，可以给他一百万法郎而使他去试验他的新社会计划

的结果——这一个英国人后来当然是没有出现。这自然是很可笑的；不过偶然间我却想起了底下的一件事情：古人称他们的神明是有嫉妒之心的，所以在危急的时候，以为有向神明们献自由牺牲来缓和他们的感情的必要（诸君请想想朴利克拉德斯〔Polykrates〕的抛到海里去的戒指宝印）。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这样的相信呢？就是任大事创新业的人的性格和行事中间混入一部分滑稽可笑的分子是必要的，——总算是对于嫉妒之神的缓和感情的牺牲。总之，没有这些畸人，没有这些探险家，人类是不会进步的——而哈孟雷特们也将无所用他们的思考了。

是的，我再说一遍：堂吉诃德是寻有所得，而哈孟雷特们只在恓惶忙碌。那么，——有人会问——哈孟雷特们如何能够去忙碌做事呢，他们岂不在对万物怀疑，对什么也不能感到信念么？对这问题的答案是如此，幸亏自然的摄理来得巧妙，世上既没有完全像哈孟雷特那样的人物，也没有完全像堂吉诃德那样的人物存在的。这不过是两种倾向的极端的代表——这犹之乎是测量上用的标杆，被两位诗人朝不同的方向所植的两枝标杆而已。人生是在努力向这些目标勉进，不过都没有达到。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注意的，就是和一位哈孟雷特将分析辩证的根本原则的实现做成了悲剧一样，堂吉诃德也将热情的根本原则做成了一个滑稽可笑的结果；但是在实生活上，我们是不大会遇到完全的滑稽可笑或完全的悲剧的。

哈孟雷特因何勒淑对他的忠诚在我们的眼里倒赢得了许多好感。这是一个完美的人物，我们的这一个时代，总算荣

幸之至，在现在的时代像这样的人物很多。我们在何勒淑身上看出了一个信徒，一个从这字的善意解释的“弟子”的典型来。他有的是克己的、正直的性格，热烈的心肠，和狭小的性灵，——可是他并不同一般性灵狭小的人一样，是很知道自家的缺点而很谦逊的。他在渴慕着教训．他只希望有人来引导他而对聪明的哈孟雷特是十分尊敬的，他并不希望着对方的爱而对哈孟雷特却以他全部正直的心在归依信仰。他的归依服从哈孟雷特，并不像我们的服从一位王子，却像服从一位首领。像哈孟雷特一流人最重要的贡献，就在这里，就是他们造成启发了许多像何勒淑一类的人，他们向这些人传下了思想的种子，这种子在这些人的心里成熟，将来将可以散布到全世界上去的。哈孟雷特对何勒淑的功绩所发的赞词，对他自身也是有荣幸的。在这些言辞里他表现了他固有的对人类的高远的意义的一般见解，那一种高尚的努力并不是因怀疑主义而可以弱化的。——“你听着！”哈孟雷特在第三幕第二场里对何勒淑说：

> 自从我的可贵的灵魂做了她的选择的主妇，能够鉴别人性以来，她就选定了你了；因为你是一个吃尽了千辛万苦，却同什么事也没有似的人；是一个受着运命的打击也好，报酬也好，都是一样感谢的人；这样的人，血气和判断力混合得这样好，不致做运命手里的笛子，随她吹出什么调子来，真是再幸福也没有的。把那种不为热情的奴隶的人给我，我要把他佩在我的心髓中间，不，要把他佩在我的心脏的心脏中间，像我之于你一样。

正直的怀疑者对克己者常是尊敬的。因为旧世界是在崩坏中的时候——在每个和这一样的别的时代中也是如此的——比较得好一点的人们就视克己主义（stoicismus）的救助为唯一的避难之所，只有在那里，人类的品位还能够保住。怀疑者们，他们假使没有自杀的力量的时候——“到那个国里去，从那里是从没有一个行旅者回来过的”——就都变成了享乐主义者（epikurer）了。这是一种很明显的，也实在是很可哀的而在我们却是很常见的现象。

哈孟雷特和堂吉诃德的结果，都是很动人的。但是当死的时候的两人的样子，又何其不同以至如此！哈孟雷特的最后的几句话实在是美丽得很。他变得心气和平，和一切都妥洽了，他教何勒淑活着，且举起他的将绝的声气为那个继承王位的洁白的年青的福廷普拉斯（Fortinbras）的利益而吩咐……但是哈孟雷特的视线却是向着前面往前进的……“其余都是沉默，”这一位将死的怀疑者说——于是他就永久地沉默了。堂吉诃德之死，更可以在我们的灵魂里唤起一种不可言喻的感动来。在这一瞬间，这一个人的高远重大的意义，谁都感觉得到。当他的从前的执器卫士为安慰他而对他说，他们就要出发再去继续他们的合乎骑士的冒险去的时候，这一位将死者却回答说：“否，否，一切是永远地完休了。我要请求大家的饶恕；我已经不是堂吉诃德了，我仍旧是好人亚龙所（Alonzo），如人家曾经称呼我过的一样，仍旧是 Alonzoel Bueno 了。”

这一句话实在是可惊叹的很；这一个旁人一时称他过的诨名的陈述——第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读者谁能够不被

他所震动？是的！只这一句话在死的面前还有一个重大的意义。万物都要过去的，万物都要消灭的；最高的地位，最广大的天才——万事万物都不免要化作灰尘……

凡在地上的伟者大者，
都要像轻烟似地消退……

但是懿行善事——它们却不会同轻烟似地消退的；它们比最华丽炫耀的美还要持续得长久；"万事万物都要过去——主的使徒说——只有'爱'可以不朽。"

在这几句话之后我是没有什么更可以加上去说的了。假如我刚才在诸君面前所讲的，人性里的两种根本不同的倾向是已经明白告诉了诸君，而诸君之中，或者也有和我同意的人能因此而唤起了注意——假如我把我的责任虽则是不十分完全，但也几几乎可以算塞了责并且对诸君的亲爱的注意也没有促生厌倦的说话，那我就觉得非常的荣幸了。

译者不懂俄文，所以上面的一篇讲演是从德文本里重译出来的。但不幸我所用的德文本上没有德译者的名氏，所以只能将出版的年月和出版的地方等抄在下面，书名是 *Iwan Turgenjew's Ausgewahlte Werke* 底下还有 Autorisierte Ausgabe① 的一个保证。全书共有十二大册，第一册的头上，有屠格涅夫的一八六九年初版和一八七三年再版的两篇

① 德文：《伊万·屠格涅夫选集》，经授权许可的版本。——编者注

德文序。第一册是小说《父与子》，第十二册是四篇短篇小说和这一篇讲演。第一册是一八七三年出的再版，第十二册却是一八八四年出的大约是初版。发行的地方有两个写在那里，一是Hamburg. Geb, Behre's Verlag①，一是Mitau. E. Behre's Verlag. ②因为所用的书，是四十几年前(一八八四)的古物，所以德文里印刷错误的有无，我也不敢保证。文中引用的"哈孟雷特"原剧里的辞句的地方，系由田汉氏译的"哈孟雷特"里抄出，应该在此地表明谢意。还有"堂吉诃德"英文作Don Quixote，"配雪伐儿和齐给斯蒙大"英文作Persiles and Sigismunda.恐怕读者疑惑，在此一并附带声明。

一九二八年五月

（原载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日《奔流》月刊第一卷第一期，据《几个伟大的作家》）

① 德文：汉堡装订，贝勒出版社。 ——编者注
② 德文：密陶·埃·贝勒出版社。 ——编者注

易卜生论[1]

哈孚洛克·蔼理斯[2]

现代的斯干狄那维亚国民所占的地位和十九世纪初期的德国国民所占的地位相像得很。他们所用的是一种变态百出的国语，世人只在当它们作蛮语看待，因而对这一个民族，也只在当他们作幼稚的无邪的民族看待。可是事实上在他们的中间却有许多热烈的文艺活动的渊薮在那里；曾创制出了许多他们所特有的清新犀利的写实小说：此外他们还有能将伟大的文学作品上演的剧场的设备，对于现在世界上的各种燃眉的急问题都在舞台上予以解决，所以富有历史的过去和文学的传说的挪威之变为这文艺运动的重要中心，和一位挪威国民在今日竟成了一个在条顿民族的艺术界是可以继承歌德的欧洲的大文豪而出现，原是当然的事情。

---

① 本篇最初发表时题为《伊孛生论》，收入《几个伟大的作家》时改为《易卜生论》。文中的《傀儡的家庭》发表时译为《玩具人儿的家庭》。译后附记发表时最后还有一段文字如下：

所可惜者，是我没有学力，把他的文章生吞活剥地翻得异样的生硬。尤其是有许多地方，竟不免一句中用了十几个"的"字，这是大为一般中国目下的美文家所讥骂的，但生来才短，也无可如何。此外更有许多不敢自信的地方，翻译家的惯语，我也想来借用一用，"要请海内外的大家来不客气地赐以指教。"

② 哈孚洛克·蔼理斯（Havelock Ellis），现通埃利斯，英国心理学家、随笔作家、文艺评论家。——编者注

或者是表现阴郁和快畅的两极端的俗乐，或者是发达到高度的文学，总之无论对于哪一种挪威艺术，若想了解的话，我们非先要把生产这民族的国土的特性了解了不可。在有些最特异的地域内，这国土里是一年只有一日一夜的——夏季是永久被暖日所蒸晒，树木芬芳的一个长昼，一年的其余的部分，就是黑暗和凄惨的一个长夜了；这是一个处在欧洲文化的极北点的国土，在它的边境上现在还有那些古代的大神道们在那里栖息；而且依育那斯·黎（Jonas Lie）说起来，这还是一个现今也还在把侏儒(elves)，幻仙(fairies)和人鱼（mermaids）等当成驯豢的日常家畜看的国土呀。像这样的一个四周的环境，对于这民族的精神气质，当然是有重大的影响的。如像勃咸龙生（Björnson）的作品《越过了伊扶内》（*Over Aevne*）里的一个人物之所说——"在这国土的自然界里，有些怪异之处，在挑引出吾人的奇特的地方来。实在在这国土里的自然本身，是超出乎寻常之外的，我们在冬天，一冬差不多全在夜里；夏季呢，一夏差不多全在日里，因为白天晚上，那太阳总是在地平线上不会下山的；在晚上，你可以看见太阳被海里起来的雾帐所遮；看起来它总老要比平时大到三倍乃至四倍。并且海、天、岩石上的色光的变幻，也是层出不穷，从烧也似的最显的红色会渐渐变到最淡最柔雅的黄色乃至白色！还有北极光（northern lights）在冬天照射入天空的颜色里，充涵着比较有制抑的种种奔放的空想画形，只是不绝地在动摇，不绝地在变换！此外还有另外的自然的奇观哩！成千成万的海鸟之群，数哩连续着的游鱼阵队！从海里突然跃起的直竖的危岩！这些直立的高

岩，和平常的山阜截然不同，大西洋的巨浪洪涛，常在它们的脚下咆哮汹涌。所以居住于此的民族的理想观念，当然也准此而变幻莫测。你且听取他们的故事和传说的种种花样吧。”

挪威人的性格里的矛盾之点显著得如此之甚，致使大家推测，想这是由于互异的各人种的混淆掺杂在一起的缘故；挪威古传说（old sagas）中的碧眼金发，沉默深刻的挪威古种，现在是在（尤其是在北部）被皮肤苍黑，眼睛褐色，性格脆弱，而想象力很强，兼带有神秘的倾向的拉泊兰特人（the Lapp）和（大抵是在东部）见事敢为，精力旺盛而常是脚踏实地的芬兰特人（the Finn）所参化改变了。

不管它怎样，总之在挪威的诗人和小说家中，种种相反的矛盾性质，常会很显著地集合会聚在一身；奔放怪异的想象，会和致密的写实主义与爱好自然之心并立在一处；对神秘主义与象征的倾向，会和健全的自然主义相邻接的。我们可以看出这种种特性各自不同地结合在易卜生的身上，在勃咸龙生的身上，在育那斯·黎的身上，在克衣兰特（Kielland）的身上。在勃咸龙生的那种男性的力量和宽仁的热情之中，时时有一种神秘主义的影响显露出来。思想致密纤细的育那斯·黎呢，是深切的国民性的代表。克衣兰特是一个技巧最纤丽幽雅的写实小说家，可是在他的根底里却有一种对弱小被压迫者的同情的阴暗底音可以听得出来。凡以上的这些作家，以及其他的各群小作家之中，在英国最被人知道的只有一位，就是他也只有他的少作，尤其是以他的那部最有味的农

民小说《亚儿内》（*Arne*）的缘故，被我们所称颂而已。在德国则斯干狄那维亚的小说家戏剧家早已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以他们的很完美而容易得到的翻译本之故而通国皆知了。况且我们英国的人种与语言和这一个北国更密接在一起；在我们的国土内还有许多散在的很容易辨认的斯干狄那维亚的地名和斯干狄那维亚的殖民地在，又在殖民地的方言之中，还有许多为英文文语里所不用的纯粹斯干狄那维亚语混合在里头。所以我想我们英国人对这一个同族类的北方民族的社会史，政治史，文学史的不关心，大约是不会长久继续过去的。

当一千七百二十年的前后有一位丹麦的船长名彼得·易卜生（Peter Ibsen）者，从末恩（Moen）岛①迁渡到白尔干（Bergen）岛上，住下了。他和一位从他的同一乡里移住过来的德国人的女孩儿结了婚；这就是诗人易卜生的高祖父母（great-great-grand-parents）。彼得·易卜生有一个儿子，名亨力克·彼得生·易卜生（Henrik Petersen Ibsen），他也是一位船长，和一位名文楷·狄辛敦（Wenche Dischington）的归化挪威的苏格兰人的女孩结了婚。这一位亨力克·易卜生在斯克英（Skien）市住下，生了一位和他同名的儿子，娶了一位德国女人为媳。这三位易卜生，都是以航海为业的。亨力克·易卜生之子，即我们的这位剧作家之父，名克努特·

① 这Moen岛系一种黑发的人种所住之岛，和典型的北国人（Norsemen）人种不同，但和《爱尔兰年代纪》记者所说的海寇（Viking Invaders）即黑鬼子（Black strangers）似乎是同一个种族，特附注于此。——译者注

易卜生（Knud Ibsen）者，也是和他的父亲一样，娶了一位德国产的女子为妻，名玛利亚·康乃利亚·亚儿登白耳克（Maria Cornelia Altenberg）是一位从水手而改业为商者之女。

这一个血族系统，是大有可注意的意义的。我们可以看出易卜生的父系母系之中，大抵是属于德国系统的，而在他的德国和丹麦的血统里，却很有趣的还有一条苏格兰人的血液在流着。他的对于哲学的抽象论的倾向和迈往的热诚，与他的那种北国人所特具的想象力的混在，可用这一个德国和苏格兰的血统关系来说明的。他的那种一面是孤立的，而一面又是世界共通而无国界的奇特的态度，也可以以此来说明。还有他的作品在德国，何以会受这样热烈的欢迎而何以又会这样容易的德国化，并且在我们英国，他的作品虽则是刚在被介绍进来，又何以似乎对我们是可以给与我们以很深的印象的样子等理由，全可以以这血统的关系来予以说明的。

易卜生的母亲，有一种怕羞、沉默和孤独的天性，她把这些气质遗传给她的儿子了。她的女儿中的一位，叙述她的性格说："母亲是一位静默的，可爱的妇人，对于父亲和我们子女们，是以全身的爱来供奉的，实在是我们家庭中的一个灵魂主脑。她常常在牺牲她自己。在她的身上没有一点苛刻的地方，没有一点可以非难的地方。"他的父亲乃具有豁达的气质，善于交际，在朋友之中颇有声望，可是也不免为人所惧怕，因为他和他的儿子一样，有一种辛辣的讥讽之才，有时候也许毫不客气地来运用这种才气的。

克努特·易卜生的长子亨力克于一八二八年三月二十日生在斯克英，斯克英是约有三千材木客商在居住的一个繁盛的小都市。剧作家自身在他的由耶格（Jäger）氏第一次出版的《回忆录》中说："我是生在市场当中的，一个当时被称作斯笃克曼家（Storkman's House）的屋里的。这屋的对面，是有很高的台阶和很大的高塔的教会堂。教会堂面的右首是市的示众枷台，左首是市政厅，拘留所和疯狂院。市场的第四面的地方，为中学校和小学校舍所占去，教会堂却很宽广地矗立在中央。这就是显现到我眼前来的最初的世界的光景。全部都是房子；也没有青青的草地，也没有田园味的开朗的景致。"小孩亨力克接受他最初的有意识的深刻印象的地方，是在这教会堂的高塔之内。乳母带他上了高塔，擎他起来给他看塔外的世界（在底下的母亲正是慌急得不得了），这一个从上面看下来的新奇的景象，他从来还没有忘记过。易卜生更进而在叙述那阴郁的市政厅内和那个多年不曾用了的示众枷台对他所显的魔力，这枷台系由一枝有大人身体那么高的红褐色的木柱所造成，木柱头上有一个本来是黑漆的圆形木瘤附在那里，可是年代久了黑漆退了，这木瘤当时由他看起来，真像一个人头人面，木柱之前系着一条铁锁链，铁锁链内有一个铁环，仿佛像两只小小的手臂，你若一言怒恼了它，它就会向这小孩子的脖子上扑捏起来似的。那个市政厅呢，也和教会堂一样，前面是有很高的台阶的，底下是有横木遮挡着的窗户设在那里的牢狱："在这些横木档的里面，我常常看见有许多的苍白而阴惨的面容。"那个疯狂院，在那时候仿佛是已经没有疯人收容在那里了，可是当造设的时候

却是实际上为封锁病人而设的。这疯狂院也是用横木档遮住，可是在这些横木档后的小窗户上全是些有筛也似的小孔的铁板。这一个地方据说是从前有一位被烙印印过的著名的罪犯的住所。

我们的这位剧作家的这些早年的印象——教会堂的高塔，示众枷台，有横木档的锁窗，苍白憔悴的囚犯——实在是很有趣味很有意思的事情。这些印象可以帮助我们解释易卜生剧里的阴郁悲惨而又完全带有人间性且富于思索的性格。这些印象也可以帮我们解释何以在易卜生的剧里，会没有如在勃咸龙生和育那斯·黎等的作品里一样时时给与一种柔美奔放的气味的海洋和森林等背景的缘故。是一个活跃的商业中心点，而同样又是一个热烈的宗教生活的中心点——因为斯克英市是当时敬虔主义的宗教势力的中心——的这个小都市，正是像在《青年同盟》(*De Unges Forbund*)和《社会柱石》(*Suminfundets Stoetter*)里所描写给我们看的地方一样，实在是一个《勃兰特》(*Brand*)的著者的最适当的出生地方。

克努特·易卜生是属于斯克英市的贵族阶级的，他家里是该市的社交生活的中心点。可是到了亨力克八岁的时候，这事情就完结了，因为他的父亲破了产。这不幸事件结束之后，一家就搬到市外的一间小房子里住着，在那里过的那种俭约的贫苦生活，实在是和从前的豪侈生活成了显著的对比。这境遇的急变，和因此而来的乡下小都市的社会缺陷的看破，当然在易卜生的性格开展上有绝大的影响。在这一个时期里，他的很强的个性也渐渐地露显出来了 他并不和别的小

孩子们一样地游戏的；当这些孩子们在庭前跳跃嬉戏的中间，他就退到一条通厨房的窄道上的小栅围之中，对那些小弟兄们的不意的侵入在遮拦抵御。在这里他在作守卫者，不但夏天是如此，就是深冬的年底，也是如此的。这岂不是很明显的么？易卜生在他的幼年时代已经达到了斯笃克曼(Stockmann)在最后达到的那种堂堂的孤立与对同市市民的反抗之点了。他的姊妹中的一个曾经记述过这样的一段事实，她们为想激发他从这退守之所出来参加她们的游戏，老是用了石块和雪球掷打他，但到了他再也不能抵抗过去不得不降服的时候，因为他在各种游戏里实在无一技之长，所以总只是马上退回到他的房里去的。在这房里的他的重要消遣之一似乎是读书，耶格氏在保证着对我们说，他在许多年数以后，在他的一篇近作戏剧《野鸭》（*Vildanden*）里，使那个多情易感的人物海特味歇（Hedwig）小姑娘所讲的话，实在是有许多儿时的回忆藏在里头的。那戏曲中一位名格来葛斯(Gregers)者问海特味歇说："那么你在读那些书的么？""那当然，我若能够读的时候。不过那中间的大部分是英文书，我却读了不懂。可是我能看书里的插画。有一本很大的黑色的书，他们叫它作哈利生（Harryson）的《伦敦史》（*History of London*）的；那大约是百年前的古书吧，中间却有许许多多的画。开卷第一，就是一张死神和一个铜壶漏钟与一位少女的画。那实在是很讨厌的。不过还有许多各色各样的画，如教会堂、城堡、街市，和在海上行驶的大船之类。"他也喜欢拿铅笔和绘具箱来玩。这中间他就进了学校，修习了寻常的课程，学了些拉丁文；当时他对《圣经》里的教训谈似乎是特

别感到趣味的样子。十四岁的时候他受了坚信礼，于是他出世成名的时候，就来到在他的眼前了。

在这一个时期里，他想成一个画家；于是他就以满腔的热意从事于画画，他对于画的趣味，从没有失掉过，所以从来对于文艺复兴期绘画的搜集，竟成了他晚年的重要趣味的一个。以当时他家里的财产状态而论，他的这一个作画家的志望当然是不能成问题的奢望，所以他终被送往了格离姆斯塔脱（Grimstadt）的一家西药铺里去学徒弟。当时的格离姆斯塔脱是约有八百住民的一个小都市。据耶格氏说，这一家药铺，是那小都市里的高等游民们于晚上聚集起来议论各种时事的集会之所，所以在我们这位将来的戏剧作家的修养上，这药铺子显然是一个重要要素。在《喀悌林那》（*Catilina*）第二版的那篇有趣的序文上，易卜生自身也在那里叙述他在那小都市里所经过的五年间的发达开展。他不愿意成一个卖药商人，他只想做一个学生去研究医学。同时他的诗的雄心和一八四八那多事的一年，终于在这一个缄默孤独的小孩心里，唤起了他对外界世相所抱的健全的趣味。

正是当他在预备进大学的入学试验而在读《沙鲁斯脱》（*Sallust*）和《西赛罗》（*Cicero*）的中间，他的处女作《喀悌林那》的构想成了，就在半夜里他写成了这篇戏剧。以两位热心的少年朋友之助，这篇悲剧印成了书，卖去了三十几册——本来朋友三人，打算以卖这书所得的利益作为旅费来东方旅行的，可是结果如此，他们的计划就不成了。现在易卜生已经到了二十二岁的年纪了，他为想在海耳脱白耳格（Heltbarg）氏的学校里继续他所修过的学业和入大学之

故，就到了京城克利斯底亚那（Christiania）。这一位海耳脱白耳格氏在当时对一般青年似乎是很给与了他们些有刺激的影响似的。在这都城里易卜生才和勃咸龙生及育那斯·黎和其他许多后来各变得很有名的人们订了交。勃咸龙生对于当时这位年青的朋友给他的印象，后来在有力的两行字里缩写着说：

“紧张的，瘦瘦的，石膏颜色，

在丰美的和煤样黑的髯后的亨力克·易卜生。”

易卜生的一生的事业生活，现在是到了确定的时期了。在克利斯底亚那做了几篇未成功的文学试作，最后就把学医学的志愿抛弃，到了一八五一年，那个对挪威的近代精神会给与以许多艺术形式和热力的有名的提琴家奥来·蒲勒（Ole Bull）氏，在他新近建设在白尔干的国民剧场里给与了易卜生一个位置。他的试作的手腕，又因帮剧场写了数篇不曾在他戏剧集里印出来的初期剧本而得到了训练之功；并且和莎士比亚与摩里埃尔（Moliére）有些地方是在同一情状之下，他在这里得了许多剧本形式的舞台技巧上的好经验。到了一八五五年他的学习时期可以说是完毕了，他创作了一篇《欧斯屈拉脱的因艾夫人》（*Fru Inger til Oestraat*），是一篇有大大的精力和集中力的散文历史剧。一八五八年他和一位白尔干的宣教师之女苏珊那·托莱生（Susanna Thoresen）结了婚，这宣教师的继娶夫人名马格大伦·托莱生（Magdalene Thoresen）的，是一位有名的女作家。同时在这时候他

被任为克利斯底亚那的挪威剧场的舞台督监，这一位置，在他之前，是那一位以《浔奈凡·怎尔拔干》(*Synnoeve Solbakken*)一作而创始了挪威的农民小说的勃咸龙生在那里充任的。到了一八六四年后，已经有了一点资金了，易卜生有了想离开他那闭塞的与他不大相合的故国环境的意思，以后他就往罗马，往伊西亚(Ischia)，往掘雷斯屯(Dresden)，往其他的各地方去住了，但是大抵总以住在明显(Munich)的时间为最多，平均每两年写一本戏剧。一八八五年他又回了挪威。时间替他报复了少年时无人晓得他的仇恨，这时候他到处都受了热烈的欢迎。在掘郎脱海衣姆(Drontheim)的一个工人俱乐部里他作了一次可注意的讲演。他说："光是德谟克拉西(democracy)是不能够解决社会问题的。非要有一种高贵的贵族性引到我们的生活里来不可。当然我所说的并不是门阀和财产的贵族性，并且也不是智力上的贵族性。我所说的是人格的、意志的、心灵的贵族性。只有这个可以给与我们自由。我只期待着从两个团体里会有这一种贵族性的德谟克拉西出来给与我们一般民众——就是从我们的妇女团体和工人团体里。现在正在欧洲酝酿着的社会革命，大抵是系于工人和妇女的将来的。这就是我的全希望全期待集中的地方；我的一生的精力，也只想为此而工作。"据说易卜生在他的私人谈话里，是以社会主义者自任的，虽然他从来不会和任何一定的社会主义学派表示过明确的同一之点。

他的身体的外容，身材是短小的，可是给人的印象很深，是富有精力的样子。他的额角特别的广阔高大，眼睛是小小

的，精明的，蓝灰色的，“对于凡百事能够都透视到底的样子。”他的紧紧包住的嘴，和一位他的邦人所说的一样，是有“坚强的意志力者”的特征。总之是一张令人注意的颜面，洞察明快，和一种坚决的意志毅力，这是谁也看得出来的明显事实。这颜面确和一般典型的“清秀，放纵，憧憬，怀疑的艺术家的面貌”大异其趣。若在中世纪的时候，或者在我们的那些有名的外科医生中间有这样的面貌，因为他是一位很巧妙而大胆地用了那外科小刀解剖入了社会痼疾的中心去的作家，这也是很相当的面貌。在日常社会里虽则他常喜和一般平民交谈，易卜生却是一个谦逊而沉默的人，他的日常谈话大抵是关于平常琐事的话；据人家说，“他所谈的话真像批发商家所谈的一样。”

易卜生的戏剧（除有两三篇不曾印行者外）为便利起见可以分成三个种类，但这分类当然是很粗略的分法，因为各类都是互相混淆的；易卜生的艺术的开展原是渐进的也是互相衔接着的——第一，是大抵以散文写成的历史和古传的戏剧：少作的《喀悌林那》（千八百五十年写成，但后来又修改过的），是有它的独得的地步的，却含有其后的大多数作品的萌芽在内；《欧斯屈拉脱的因艾夫人》，一八五五年，是一篇技巧圆熟的准乐剧；《怎尔蒿格的飨宴》（*Gildet pao Soalhaug*）是一八五五年写的一篇十四世纪的史剧，一八八三年再版的时候，曾附有说明这剧的来历的一篇叙文；《海耳艾兰特的武士们》（*Haermaendene paa Helgeland*），一八五八年，是古史《伏儿桑喀萨喀》（*Volsunga-Saga*）的巧妙的翻案剧，但为想使味肯（Viking）时代的人情世相

表现得更活跃一点，将年代降下了一点；《僭主康古斯爱姆尔奈》（*Kongsemnerne*），一八六四年，是以十二世纪的挪威史作为材料的剧本，《皇帝和加利利人》（*Keiser og Galilaeer*）于一八七三年完成，但系数年前开始制作的作品。

第二，是剧诗（dramatic poems）《爱的喜剧》（*Kjaerlighedens Komedie*），一八六二年；《勃兰特》（*Brand*），一八六六年；《彼尔根脱》（*PeerGynt*），一八六七年。

第三，是社会剧：《青年同盟》，一八六九年；《社会柱石》，一八七七年；《傀儡的家庭》（*Et Dukkehjem*），一八七九年；《群鬼》（*Gengangere*），一八八一年；《社会之敌》（*En Folkefiende*），一八八二年；《野鸭》，一八八四年；《洛斯迈儿斯霍儿姆》（*Rosmersholm*），一八八六年；《海洋夫人》（*Fruen fra Havet*），一八八八年。

《海耳spancing史兰特的武士们》是易卜生的最初的大作；实在也是被称作他的戏剧中最完美的一篇戏剧的。他所取的古旧的形式和实质，虽则强制他不得不自己掣自己的肘；可是那剧本所取的散文体裁，却也是森严简练并且也很有力量的。同时在这剧里有一种奇妙不可掩没的近代味在那里，所以我们觉得给与他的后来各社会剧以真生命的那种精神，在这剧里也感觉得到。在这剧里虽然那些比较不重要一点的人物性格也刻画得很精细，可是在大部分的地方占重要的，还是那个热情的，意志坚强的息耳提斯（Hjoerdis）。她是在古代史谈中的勃龙歇耳特（Brunhild）那么的一个人，可是她也是和易卜生的各社会剧中出来的男女主人公系同属于一个范

畸的人；一个强烈的，热情的女性，内部充满着被压制住的精力，然而自然的溢出处却被封锁在那里，于是这精力就不得不变形成了喷火山，化作了不幸事件而爆发出来。她向着对于她的着用男子的甲胄武器，混入男子中间去的这言语已经吃了一惊的达妮（Dagny）说："女儿之辈，女儿之辈，天下哪有一个人能晓得这女儿之辈所能做的事情？"她父亲被杀了，她只是一个少女，所以就被迁入到征服者的家里去住。她在肉体的运动操练上找到了一时的满足。当柔和高尚的武士齐果尔特（Sigurd）带了他的身体柔弱的朋友功那（Gunnar）来的时候，他们朋友俩就同时对她发生了热爱，她并不露一句言语，却在对齐果尔特用情。她约定将委身于一位能成最大的功业者，齐果尔特用了策略就替朋友功那赢得了她，他自身却和那位优雅柔美的达妮结了婚。嗣后的息耳提斯的行为动作里就全都充满了些奇怪不可思议的事迹，而她所说的言语，竟都变了苦恨的集中体。到了后来她探知了齐果尔特的曾对自己有过爱情的情节，这一个骄强顽固的女人，竟吐露了她的想披金胄，装盔甲，愿无论上什么地方都跟他走的一个无益的叹愿，"自从你选了另一个女人做你的配偶之日起，我就变成一个四海无家的孤魂了，你这行为实在是太不近人情。对于好友，无论何物，都可以馈赠给他，——无论何物，可是只有一件，就是自己所亲爱的女人，却断断不能够让赠给他的。他若把这女人让了，那他就等于把运命之神诺伦斯（Norns）所绩纺的丝绳切断，把两条生命都弄得变成废物了。"息耳提斯是社会剧里的女性，但是她还没有觉悟到她自己是有一个自己特有的生命在的。

《皇帝和加利利人》① 也是以散文写成的史剧，和《海耳艾兰特的武士们》却大不相同。实在由创作的时期上和性格上说来，这是差不多该属于第二类的作品。系一篇两部五幕的戏剧，表现着皇帝求立安（Julian）一生中的各光耀而威严的情景的，但缺少剧的一致和顶点的趣味。这剧本是他在挪威时动笔写起，后来在罗马写成的，大约它的不一致的性质和冗长，是因为写这剧的中间夹了这样长的一个时间的缘故。这剧本在断片各部分里，确有迷人的力量；我们在这剧里可以看到求立安的一生，自研究哲学的青年学生时代起，一直到他的成了被加利利所征服的皇帝而崩殂止。他的一生兴趣所在的地方，是在他的对正在兴起来的基督教和在他周围的已在衰落下去的多神教的种种关系上面。求立安觉得有一种第三宗教的成立的可能——“自然与精灵的调和，通过精灵而回返自然；这是对人道的伟大事业。”但是他却自己以为自己是这新宗教的神圣的代表。他的朋友麦克西姆斯（Maximus）在最后预言着说：“第三王国就快到来了！人的精灵将再有得到继承的信仰的机会。”求立安的失败，是为了他的力弱和虚荣，是因为时代在那里和他作对；他终于在口里剩叫了一句，“噢，加利利人呀，你是胜利了！”而死了。

《爱的喜剧》是第二类的剧诗的最初一篇，也即是他的再

① 《皇帝和加利利人》是易卜生戏剧作品中的最初被英译的书，译者是Miss Catherine Ray，在一八七六年，最初介绍易卜生到英国的，是Edmund Gosse在一八七四年的《二周评论》（*Fortnightly*）上的一篇文字。易卜生的社会剧中最初被英译的是The Doll's House（系以《诺拉》〔*Nora*〕为书名的，）译者为Miss France Lord，在一八八二年。 ——译者注

也不消灭的特异的近代性发露的第一篇作品。这是对于恋爱的因袭的各事状的讽刺，形式是很整齐的，但结构上比较得有点疏懈，《勃兰特》从想象方面和阴惨的力量方面说来，是易卜生的作品中最独特的一篇诗。或者也即是他作品中的最被人家所知道的一篇，在德国这剧诗已经有四种翻译，不久我相信也可以有英译本出现了。《勃兰特》是一篇为理想而殉的意志与牺牲的悲剧，——此地所说的理想，当然是一种狭隘的理想，但易卜生却处处在暗示着，这比较我们大部分人的理想，可并不见得狭隘。勃兰特在他一生的各种危机上所服膺的一句箴言是“宁为玉碎，勿为瓦全”(all or nothing)，因此在他看起来，为想遂行宗教上的义务，就是把人间的感情和关系都绝灭了也有所不辞的。这诗开头不久，勃兰特就在一个冰山雪地、日光罕照的北国的阴郁小村落里当牧师。他带了他那爱与贞节的悲凉的化身之妻亚格奈思(Agnes)到那里去。夫妇之间虽生了一个小孩，但是不久就在这日光不利的村谷里死去了。在文学里头，比这剧的第四幕，当小孩死后的周年忌的圣诞节晚上，勃兰特劝他女人亚格奈思将亡儿亚儿夫(Alf)的最后遗留品，就是他们亡儿的几件衣服，施舍给一位风雪中抱了小孩到他们门口来求乞的丐妇的一场情景更动人更伤感的文字，恐怕是不能多见的了。不久亚格奈思也死亡了。最后，被他的信徒们的投石所伤，勃兰特鲜血淋漓地逃上了高山。在山上，在这乱山的岩石和他自己的幻觉之中，他遇到一位疯女，被她误认作了带荆棘之冠的耶稣基督。这一场情景，在这一场里最后是雪山崩溃，勃兰特为崩雪所压，就死在他的残破的理想之中，这一场情

景，实在达到了近代文学里所罕见的想象力的最高之点，我们若硬要求这一场的比拟，那只好举莎士比亚的《利亚王》剧中的那一场伟大的荒野之场了。可惜在这一场里和在另外的各场里，易卜生引入了些超自然的声音进去，这一种超自然之声，在这一篇完全有近代味的诗里，不但不能增加它的自然的雄大之美，并且大有不相称的感觉给与读者的。但是不管它怎样，《勃兰特》一剧却对我们提供了许多人物和思想，这些思想的论议等却在一种虽是不规则的，但很简要明晰，如音乐般的韵律上面运载在那里，像这样复杂的一部作品，要想以寻常的尺度来分析解剖(在一篇小论文中来说明)是不可能的。

《彼尔根脱》在作者的祖国，是被当作易卜生的最重要的作品看的，因为这是一篇伟大的近代国民叙事诗，是一部斯干狄那维亚的《浮士德》。并且这剧在舞台的搬演上也得到了成功，附入此剧的乐谱，是格离格（Grieg）氏之所作。这剧的主人公之名和他一生中的许多事件，都系载在挪威的古传中的事情，而易卜生自身也在说《彼尔根脱》系拟作挪威民族的代表者的人。彼尔是住在空想与实际不甚明了分得出来的世界里的一位幻想之子。他是一个具有野心的为我主义者，同时他也决不是一位没有现世的经验才智的人；他到了美国，以输入奴隶和输出偶像到中国而积了巨富（后来也忽然丧失了），对这一种恶业的良心上的补报他又开始了一件另外的买卖，就是供给那些宣教师以《圣经》及兰姆酒类(这也是很可以占利润的事情)。人物的性格上常有幻想的象征的地方，但剧的全部却是许多场面和冒险的连续，往往有易卜生所最独得

的那种深刻的讽刺流露在其中。有一场是非常的崭新深刻，简直是在文学上独步而不许他人追随的样子。那是将挪威的特质发挥得尤其特异的一场，是彼尔根脱走进那间他母亲卧在垂死的病床上的小屋去的那一场，地炉里还有火在燃着，一只老的雄猫睡坐在床脚根的凳子上面。他用了小时候的那一种调子在和她谈话，却使她想起他幼小时候和她如何的一道游耍，学那童话里驱马进沙利亚穆利亚(Soia Morria)城的故事。他坐在眠床的脚边，向老猫蹲着的凳子周围抛系上一条绳索，手里拿着一根手杖，在假想上天国去的旅程。——在天门口和圣保罗的争论，严肃的上帝用了大喉咙在吩咐，亚直老婆婆(Mother Aase)可以让她通过的宣言——他就用了这些当他少日是她诱他入睡的故事在诱慰她到死的安眠国去。到了一直后来进了开罗(Cairo)的疯狂病院，彼尔确实感到他的不顾别人的行动和意见而只管将能够满足自己个人的那个毕生的信念主义，实现到了极端了。在这里他被称为皇帝，头戴着稻草制的皇冠，像这样地他的对于权力的梦想实现了。但到了最后，成了一个白发的老翁，他回到了忠实的沙儿味格(Solvieg)那里在受她的欢迎。这沙儿味格年青的时候，曾受了他的骗被他所弃的，现在也已经成了一个老妇了，可是还具着一个他从没有得到过的恋爱的王国在等他，欢迎他回去。这一篇诗以沙儿味格守护着她情人的尸骸在唱着儿歌送他死去的一场情景结束在那里。想象力过于丰富，而意志又太薄弱，连可以使他满足的唯一的事情恋爱都得不到的人的失败，就是这一部很可惊叹的、含蓄深沉的作品的最后的教训。

易卜生在国内国外引起人家的最大注意的，当然是他的第三类也是最后一类的作品——就是他的社会剧。这些都是在他成熟以后所写的东西，他把他少年时候所得的戏剧技巧上的工夫和后年所得的人世间的经验，都倾倒在现代的社会生活的明快的批评之中。据说他自家也在把这些社会剧视作可以传世的重要作品。我们想到了他的《海耳艾兰特的武士们》、《勃兰特》和《彼尔根脱》，这一句话也很是难说。但是对于易卜生将他的最圆熟的技巧倾注到了一种在今日也还是有不能计算的意义的作品里去的这事情抱不平，当然也不合我们现代人的态度的。要说明这些作品的意义，却很容易；流贯在易卜生的后来的诸戏剧里的精神，实在也就是在他的最初之作《喀悌林那》里可以看得出来的精神；就是对于个人的合理的自由社会环境不应加以束缚的热烈的主张，和对于一般世人所视为“社会柱石”的那些习俗的虚伪全部的深恶痛恨而已。但是这一个为易卜生的第三类诸戏剧的底流的冲动，又系统御在一个大戏剧作家的技巧之下的。对话简练透彻；句句有意义，没有一个闲文字；也没有那种光是漂亮的为对话的对话游戏在他的剧里。他自己在说：“我所想在读者心中唤起的幻觉，是真理本身。我所要在读者胸中唤起的印象，就是要使他感到在读的事情是实际上在他眼前起来的事情。”在一个比较凡庸的作家手里，这一种手法会变成他的致命之伤，但在易卜生手里这却给与了他以一种比较更伟大的力量。若在易卜生的散文剧的结构上，我们要找出一点过处来，那就在他的材料，过于丰富的一点；虽然对于一剧的主目是很适当的配置从属在那里，但是他剧里的许多附属插话，却都是

自身也可以独立成一篇戏剧的东西。对于这些戏剧的展开和插话所费的苦心，却与他对所表现的人物的真实性和个别性所费的苦心正是一样。所以这些断不是光是具体化的滑稽和讽刺的漫画之流；易卜生的深刻的讽刺的出处，却从他的单纯的真实和不过分的描写上来的，他的那种对于社会欺诈者不过分的描写，就是在今日也是很合理性仿佛同我们现在日常所遇见的社会欺诈者们是一样的人物。他所刻画到我们面前来的人物，就是连最不重要的脚色，也是有一种有机的复杂的人格的，并不必用秘诀和标语才能够使人家识破。

《青年同盟》是社会剧里最初的一篇，系写一个名斯坦斯轧特（Stensgaard）者的兴起和进展的。他的性格，根本就是一个卑陋、凡俗的人，但他是很聪明，而他的野心就在博得政治上的成功。同时他又是一个没有远大的眼光，妄自尊大，完全短于机略的人。他并且也是一个动摇无恒性的人，可是对于他的一生的大目的，却在固守着不动，他的用以达到这目的的手段，就是在想汇集形成一个坚实的选举投票者的多数团体，而这团体的中心就是那个青年同盟。斯坦斯轧特对于演说是最擅长；他竟宛然是一个奴马·鲁麦斯丹（Numa Roumestan），才华焕发，天真烂漫像一个小孩，感情易动，尤其是富于丰丽的词藻。这剧是以他受了许多世上的轻侮而终结在那里，但轻侮虽则被你们轻侮，他却决不会失败；非但如此，我们却更有推想他正在向国家的高官厚禄的途上前进的可能。在这一个半民主的社会领袖人物的巧妙和活现描写上面，易卜生总算把他的对现代政治方法的重要意见说出了。他对这一种政治似乎是不十分赞成的

样子。他的意见是：以像斯坦斯轧特那样的人物为首领的政党内阁——就是现在在英国所实现的，到完全的民主政治去的进步过程的一个状态——决不是完全可以满足的政治。在《社会之敌》里的斯笃克曼医生（Dr.Stockmann）说：“政党正像一个腊肠的机器；它想在一磨之下便把各人的头脑都压挤在一处。”易卜生觉得另外还有些比政党内阁还要根本重要的物事是必要的。在千八百七十年所写下来的话里，他很简明地把他以为是这问题的真髓说明在那里：

“将来的时代——现在我们的思想全部，在将来的时代里将如何地化作灰尘而毁灭呵！现在实在是一个重要的时代呀。到今天为止的我们的生活的根据，都是前世纪的革命的残肴破碟，我们早经尝之又尝嚼得够了。我们的理想在要求一种新的实体和新的解释，自由，平等和友爱，在今日，已经与它们在讴歌断头台的时代的意义完全不同了。政治家们的不能理解的，却正是在这一点，而我的所以要痛恶政治家们的原因，也正是在这一点，这些政治家只在希望部分的革命，希望外部形式上的革命和政治上的革命。但是这些不过是不足道的小事情而已。目下只有一个唯一的有效的革命——就是人心革命。”

他并不是只想把一切东西都投拜在克林威尔（Cromwell）或俾斯麦克（Bismarck）的脚下的像嘉勒尔（Carlyle）一流的贵族主义者。像洛斯迈儿（Rosmer）在剧本《洛斯迈儿斯霍儿姆》里所说的一样，他以为民主主义（德谟克拉西）的重大任务，是在“把国内的各人都使变成贵族。”千八百七十年易卜生写给他朋友勃兰斯兑（G.Brandes）的信里说：

"国家一定要有进步才行。这进步应该是一种革命，像这一种革命当然是我所愿意参加的。将国家的这一个观念打破，以自发的行动来代替，同时更以精神的疏通为唯一的增进协调一致的手段，以这观念来代替国家的观念，然后你才能得到一种可贵的自由的端绪。"只有多造成些男女的伟人，把个人的合乎理性的自由极端扩张开来，然后我们方才可以看到民主主义实现的可能。在这一点，和在其他的许多根本事实上一样，易卜生和那位一见仿佛是与他很不同的美国人的意见是一致的。"在男男女女对法律想得很轻的地方；……在对被选举人的无所底止的大胆无法，民众全体，能马上起来反抗的地方；……在外部的权威每被内部的权威率先（王法不及自治私法的严厉）的地方；在常是以市民为主脑以市民为理想的地方；在小孩子个个都被教得有自治的能力的地方；……凡在这些地方；就是伟大的都市存在的地方。"这是华尔脱·惠德曼（Walt Whitman）的喊声。

在《社会柱石》——这剧与《青年同盟》之间的连续，因《皇帝与加利利人》的出现而打断的——里，易卜生对那些被一般人视作社会生活家庭生活的基础的习俗的虚伪，发放了些很巧妙的讽刺。在这里他又暴露了一个凡在他的社会剧全部里都是在那里努力勉进，想做社会柱石的一群人，就是"知事，教师，牧师，传道师"中间的最出色的人物给我们看。在《爱的喜剧》里的斯屈拉曼特（Straamand），《群鬼》里的曼台儿斯（Manders），和这里的学校教师廖尔龙特（Roerland），与另外各剧里点缀在那里的许多小人物中间，虽则性格上有些大同小异的出入，却都是彼此符合有密切的关

系的。易卜生以教会里的宣教师为习俗的道德的最高代表，但是我们的这位剧作家却并不同几位斯干狄那维亚的他的同时代者一样的陷入错误，只将这些宗教界的人物写成讽刺的抽象画形。在这里，和在其他的地方一样，易卜生的讽刺的所以会这样深刻的，就因为他的讽刺是合乎理性而又真实的缘故。廖尔龙特是一个正直而自觉意识很强的人，但是礼法的最薄的一层假面，他也是看不透的；他除了道德的表面很明显的事象以外，什么也看不穿的；他是不能了解一个新的理想，也不能对于自然的本能和宽纵的情绪抱一点同情的；心魂里只深印着一个宗教上的制裁，他的本务就是在宣传他所支持的道德社会的传统的格言。《群鬼》里的曼台儿斯牧师，虽则辩才不及廖尔龙特，可是性格比他要强。他的教养和经验，使他适于在宣传社会道德的因袭礼仪的时候保有权威；但是当人生生活的实际问题来到他的面前，或者当一种宽纵的性的思想或性的感情闪发在他的面前的时候，他就会萎缩、退避、惊愕而不知所措的。在这样的时候，他正如亚尔文（Alving）夫人之所说，不过是一个硕大的儿童。有些人的意见说，易卜生在他的宗教界的人物的身上，暗暗里在向新教（Protestantism）发放攻击之矢，这也并不尽然。他所攻击的是传统的道德，而宗教界的教士无论在什么地方却是这一种因袭道德的重要的权威代表，所以他的攻击教士原是因为想攻击道德的缘故。他的对基督教一般的态度，我们从《皇帝和加利利人》中的求立安帝用了紧张的感情，对耶教的人性本恶的教义和强压政策所表示的热烈的反感上就可以看出来了。皇帝求立安继续着说：“你们是不能了解的，不

曾受这一个神人（this God-Man）的感化威力过的你们，是不能了解的。他在这世上所传播的是教理以上的东西；这是闭塞你们感官的一种魔力。无论何人一到了他的手里，这人就再也不会回复他的自由了。我们是像被移植在他乡的葡萄树；若把我们再移植到故乡故土去呢，我们怕就要枯萎了；可是在这一块新地里呢，我们又为思慕故土而在生病。”

在《傀儡的家庭》里易卜生给我们了一个他的最费苦心的女性描写，这也是他对于近世妇人的社会能力和社会地位等问题的解决上所作的一个绝大的贡献。这是一出婚姻的悲剧，它所引起的大部的议论的中心点就是在这地方，并且这怕也是易卜生社会剧中的最被大家所宣传的一篇。当作艺术品看时这大约也可以说是在他的社会剧里的最完美的作品。到了这一篇作品易卜生把时时在他前两类戏剧里流露出来的剧技上的因袭坏例摆脱尽了，他达到了一个发展他自己的体裁的最高度。此剧实在是一篇有机的完全作品。各部分都很密接地衔连着，剧中开展的程序，步步都有生彩，处处都很自然。在《傀儡的家庭》里住着的诺拉本身，是一位因四围的影响把她的青春本能一时壅塞杀的人物，因这四围的影响她竟被迫成了一个成长的大小孩子了。她是一位品性可疑的小官吏之女；从小就系依廖尔龙特所代表的那些因袭道德的格言所养成的妇人；她的重要的娱乐不过是在使女房里所寻得的生活而已。现在她变成了母亲了，嫁了男人了，她的丈夫能很注意地保护她使她不至与外界社会相接触。他又不使她尝到辛酸苦处，凡自己的工作烦忧，他都不教她分担；他只在爱护

培养她的那种小孩子的天真本能；她变了他的欢乐之源，成了他的很可珍贵的玩具。他是一个有审美趣味的人，他对她的爱，和一个人对一件艺术品所感到的喜悦差不多。诺拉的行为是她的教育和经验的自然的结果。她会很巧妙地撒谎；为达到她的目的的缘故会大胆地卖弄娇情；关于金钱的事情，她的正义的观念会如此的幼稚，甚至于假冒了她父亲的名氏也觉得不甚要紧。但是她全系为了爱的冲动而出此；她的动机常是很好的；她并不觉得这是罪恶。她所受的关于人生的教育比一个完全没有责任观念的溺爱孩子的教育并没有进步。但比此更高一层的本性系潜伏在她的心中的；到了后来天日射到了这傀儡的家庭，她尝到了外界社会的判断，看到了这社会判断的代言者她那丈夫的阴郁严厉的样子，这些潜在的高一层的本性就开起自觉的眼来了。到了破镜那一瞬间的冲突的时候，她才有了像下面那样的觉悟，自己的结婚原来不是结婚，自己原来只与一位两心不合的不相识的男人同住了这么些年头，所以自己也不是小孩子们的适当的母亲。她就离开了她的家庭，如她的所说，若不是和她男人达到了一个真的互相了解的结合（真的结婚）她是再也不回来了。她究竟是回不回来了呢？——听说挪威的诗人们，老喜欢把他们的戏剧用一个疑问符号来结束，如同在人生的这一种结末里一样。

诺拉是散布在易卜生后年的剧本里的多数女性中的一个，当然多少是把诺拉展开到了高度的。她们在沉滞的因袭环境之中，或者为本能所驱，或者为知识所动，或者是积极的或者是潜隐的，都是自由和真理的奋斗代表；在她们之中

是有新社会秩序的期待包藏着的。在这些剧里的男子们，他们是能够正当地对他们的社会环境给与一个评价的，可是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多系在人生的战场上受了创伤或入了麻痹状态的人；所以他们只是半冷笑地站在一旁，自家只甘愿成一个旁观的人。可是许多女性——如赛儿玛（Selma），洛那（Lona），诺拉，亚尔文夫人，莱倍喀（Rebecca）等——却多是充满着不可抑压的活动力的妇人。在她们的胸中常有一个新的人生在那里汹涌，有时候会起澎湃的波涛，会很激烈地迸流爆发在非常实际的言语之中。

《傀儡的家庭》既是一篇婚姻的悲剧，那同样《群鬼》就可以说是遗传的悲剧了。这一篇妙剧实在是《傀儡的家庭》的论理的结果，是它的续篇。亚尔文夫人，是一个无论怎么样总决心跟着她男人的诺拉，这事情的结果就成了这剧本的内容。她是一位精力旺盛知识丰富的妇人，能够治理财产，对她亡夫周围的去思遗念只想献身造成一种人为的神圣的留芳余韵出来，她的这一种工作实在也很可以说是成功了的。可是同时她也在渐渐地将她自小就以此而被教育的德义戒律在那里摆脱，渐渐学得了为自己个人而想的倾向了。当她儿子奥斯华特（Oswald）因遗传潜伏的病发，成了将死的状态回到家里来的时候，她觉得他仿佛是他父亲的阴魂的样子。在平时的生活里他是从没有暴饮暴食的恶习的，但是现在他却饮起过分的酒来了，并且他对一位实际上是他父亲所生的异母妹恋爱了起来，正和他父亲在这同一的地方对那少女的母亲的恋爱是一个样子。这剧以奥斯华特的初期的疯狂症候正在显明起来的地方为结束，情景就在那里告了终。剧中的讽刺的

重要部分，是在习俗道德的最上精华，就是曼台儿斯牧师的无意识的行动上面，而在演出这剧的行动的仅仅几个钟头之中，遗传的悲剧和对于人生的伟大的自然力，我们纵想竭力遮蔽抑压，也是徒劳的事情等，却都舒徐地毫无假借地被表现在那里了。

我觉得到了这《群鬼》，易卜生是达到了他的艺术技巧的最高潮了。他在这里所用的，只是普通的人物和日常的情景；大半的行动都不过是以客室里的对话来点出；可是我们觉得在这剧的明快完备，悲剧的强调和大力的集中的背后，都有易卜生各种素养的全部在那里照耀。我们到了这剧的最后就会经验到那种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所说的悲剧的净化，就是那种延长的颤栗的恐怖，我们又会不知不觉地联想到文学上最可怕的作品上去；如爱斯基罗斯（Aeschylus）的《奥来斯戴亚》（*Oresteia*），莎士比亚的《麦克白斯》（*Macbeth*）和雪莱（Shelley）的《善西》（*Cenci*）之类。只有对此剧再深切了解一点之后，我们才能够看到它的恐怖的里面，并且我们在这里比任何地方都容易看到易卜生是如何地把他那时代的科学影响都吸收在那里，他的态度是如何的纯直，他对实际又是如何的在信仰。亚尔文夫人说："曼台儿斯先生，我在这样的想，我们大家恐怕都是阴魂噢。不但是我们父母的遗传在我们的心里行动，——恐怕各种无生命的旧思想旧信仰以及其他种种都是在我们心里附着的呢。它们当然是没有生命力了，可是它们也一样的仍旧牢牢附着在我们身上，我们怎么也不能够摆脱它们。当我拿起一张报纸来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字里行间仿佛有阴魂在游动似的。我

想我们这国内，一定是同海边的沙数一样，各道各处怕都充满着阴魂在那里的。”这虽然是不大愉快的事情，但系对于这社会上的事实的绝对的承认。此外，在对一般愚人所想隐蔽过去的社会创伤，下了这一个巧妙的刀针探索之处是还有希望存在在那里的；并且在对于自然及自然本能的乐天的信仰上面，也是还有希望存在在那里的。我们觉得像这样强而有力的新生命的气息，是在易卜生的别的作品里所感受不到的东西。

《社会之敌》在动机上是和《群鬼》紧接着的作品。因为《群鬼》出版之后，引起了社会上猛烈的反对。大家都说，像这样的题材是很不适合于艺术作品的。这议论当然是莫大的愚论，歌德的名言“无论什么真事实，只教诗人晓得如何的用它，总没有一件不是诗的事实的。”在今日当然仍旧是真的。但是对于此剧，世上的有德君子，牧师曼台儿斯就是这些人的代表，都一齐叫着说——当然是依他们的眼光看来——这是不道德的，这是当北国的名优林特白耳格（Lindberg）还没有扮演了奥斯华特而将此剧上演以前的事情。易卜生本来是预期着世上的物议的，但这物议来得竟出于他预料之上的猛烈；他把这时候的经验在医师斯笃克曼的事情里艺术化了。在这些社会剧里我们可以密接联想到易卜生的化身的人，只有这一个刚毅笃实的医师斯笃克曼的这一件事实实在是很有趣的事情。当他发见了那他在那里作顾问医生，而同时也是那都市的繁昌之源的温泉场里的水分含有毒素而要害及病人的时候，他就决心马上把这事实发表出来而求救济之方。在因此决心而惹起的世间一般的非难声中，我们的这位

质朴实笃的医生方得跃身入了烈士之伍，而成了有远见的真理的拥护者。第四幕的一场，当他觉得最后的公布他发见的手段，是在召集一个群众大会，在世论嚣攘的中间，他发表他的意见的这一场，实在是易卜生所写过的作品中间最有力量也最有剧的趣味的一场。

《野鸭》是在易卜生的社会剧里最无精彩的一篇戏剧，在这里没有一个吸引我们的注意的中心人物，也没有大大的戏剧的场面。我们在此地才第一次感觉到他的堕于形式主义（mannerism），而且他的对于象征主义的倾向——此地的象征是集中在《野鸭》上面的——也变了很触目很露骨了。可是这剧对于研究易卜生的作品的人却有特别的意义。这一位对于他人是毫不客气的讽刺家对于自己也没有什么客气；他在他那很有魔力的小诗集的卷后题着说："写诗的人是在对他自身行最后的审判。"他又在另外的地方表示着说："我到今天止所写过的东西，虽不是实际上都曾经验过的，但都系和我所经历过的有些事情相符合的东西。每一篇新诗都是精神解放和净化的过程。"在《勃兰特》里，在《彼尔根脱》里，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个过程。在《野鸭》里，易卜生置身在敌对的方面，仿佛在写对《傀儡的家庭》和《社会柱石》的对照喜剧，对这剧本，以我们平时看惯他的作品的立脚点看来，简直是颠倒反置的戏剧。格来轧斯威莱（Gregerswerle）是一个和勃兰特一样有无畏勇进的意志力的青年，他委身于理想的要求，同时也确实无疑是一位易卜生的社会剧的热心研究者。他于长期的离别之后回家来一看，看到了他父亲对于一位从前所弃的情人在周济帮助她和格来轧斯的一个正直的

老朋友结婚。他就马上决心，想把这一个家庭里的虚伪之根绝去，而为他们奠一个真正的婚姻之基。他的干涉的结果反成了不幸；一个平庸无力的常人想适当顺应理想的要求而反失败了；反之，这剧里的习俗社会的重要柱石，就是威莱的父亲，倒根据了相互的自白与相互的信任而很自然地联成了一个真正的婚姻。若这篇戏剧可以当作易卜生从他的以前所作各剧里抽出来的模拟剧看的时候——这也并不是失当的看法——那就和《群鬼》一样，更可证明易卜生的深远的确信了，就是各种有生命的发展，必须自然的，以内部的个人天性为条件地发展开去才行的这确信。

在《野鸭》里易卜生在向他自己独得的形式进行，可并不用多大的主张，并不在主张着男女在道德上的平等。在结婚之前并没有同一位男子发生过关系的女人，她究竟有没有要求她男人须和她一样的权利的？在结婚之前已经和另外的妇人们发生过关系的男子是不是可以对他的女人之有同样关系者鸣不平的？这些就是斯干狄那维亚和丹麦剧作家们——如勃咸龙生，爱杜华特·勃兰兑斯（Eduard Brandes），爱特格伦（Charlotte Edgren），般崇（Benzon）辈——所最喜讨论的问题。爱杜华特·勃兰兑斯的那篇与《野鸭》同时印行的可爱的小剧《爱脱·倍在格》（*Et Besoeg*）也系关于这一个问题的，他并没有新的理想插入在他的剧里，他给与了一个和他那伟大的同时代作者所给的在精神上是一样的解决。勃咸龙生在同时发表了一篇《爱恩·汉斯开》（*En Hanske*），这就是他的对于这问题的一个贡献。在这剧里一位少女和一位青年恋爱了，但当她正在正式地和他缔结婚约

的时候，她偶然地晓得了他的从前曾和另外的妇人们所有的关系。同时她又发见了她自己的父亲，一位温和可爱的长者，对他的夫人也是常不忠实的，她的母亲到现在还有一种勉强压制下去的苦情怀在心头。这少女到此才看到了人生并不是像人家教她相信的那么清洁的；她就拒绝了她的爱人，接受了些她所想不到而也是无理由的这男人的暴行之后，她就将自己的手套织上了这男子的头部。勃威龙生的活泼的笔力和扩张的感情都在这剧的头几场里表现在那里。有几处是很可笑的喜剧。尤其是当那好好先生的父亲在女儿的锋利的问难和自己夫人的讥讽言语之中对他女儿所讲的那一场关于良妻的特权的一段。他说："这里就是女人的最高的天职。"女儿问他说："当作什么？""当作什么？——你难道不在听着么？当作——当作因结婚而使男人变得高尚一点的力量，当作那一种可以使男人净化的力量，当作当作——""一块肥皂么？""肥皂？你真的怎么啦？怎么会想到肥皂上面去？""你的意思不是在说婚姻是男子的一个大洗濯场么？我们女孩子个个应该拿一块肥皂立在洗濯盆的边上才对呀。这是不是你的意思？"在这一个地方我们不得不拿勃威龙生来和易卜生比较，可是在这里我们却看不到那个大戏剧家的艺术上和道德上的把握。易卜生在《野鸭》里的主张，似乎是以为这问题的解决，当在这么的一点，就是没有相互的了解与相互的自白，真正的结婚是不可能的。

在《洛斯迈儿斯霍儿姆》里，社会问题却移到背面去了；当然这些社会问题在全篇里是贯流着的，并且在相当的程度之内这些社会问题却是促成这剧变为悲剧的主因，因为吾人

的过去的无数的绳索在束缚我们压迫我们，使我们一步也不得前进。但是在这一个阴郁的背景之上，热情的莱倍喀·威斯脱（Rebecca West）的性格却被描写得异常的活泼异常的纤巧。易卜生对于热情的伸展上从没有表示出这样深沉的趣味过。在第一场里当女佣人在准备晚餐的中间，是静默地在编织毛线物的东西的这一位内具热情外貌沉静的女性的全生涯和心灵，都渐渐地在不重要的插话之间以警策的闪光在表现出来，到最后她就不得不下到那条不可避免的到磨场河流去的路上去消灭。完成这一幅画境的笔触实在太复杂精细了，我们就是想把它们来解剖分析也不可能；在最后的一场易卜生的紧聚的散文达到了他所想达到的情绪紧张的顶点。

在《海洋夫人》里我们所感到的空气和他初期各社会剧的似乎不同。在这里一种准乐剧的元素与社会趣味混合在一处，使这剧变成了最没有易卜生剧的特性而同时也当然是他社会剧里最易收舞台上的成功的一篇戏剧。爱立大（Ellida），一位病的浪漫的少妇，她的母亲是发疯病死的。在结婚之前遇到了一个美国船上的二等机师，一位“完全不认识的人”；他的豪荡的海上生活和不可思议的魔力在牵引着她。但是在他还没有正式和爱立大订婚之前，他犯了一件多少是情有可原的杀人罪，就不得不逃走了。于是她就做了一位平庸的好好先生的后妻，但是无论如何她仍旧忘不了旧日的海洋的魔力，所以就同人鱼之寄住在人间一样，她只是无聊赖地在过她的生活。最后那位奇怪的“完全不认识的人”又来了，假如是她愿意的说话，那他也决心了无论如何想带了她一道的走。她觉得第一她要完全是自由才行，或者去或者留完全要

可以由她自己决定才行。她的男人当然不愿意听到她的走，他要送那个不认识的男子走他的路去。到了后来终于他也答应她由她自己自由选择决定了。于是她倒觉得马上能够决定拒绝那个“完全不认识的人”了，这一个不认识的人就越过了墙失了踪影。海的魔力永久地断绝了，而她却得到了将她的生活变成了有意义的东西的机会。这剧所说的道理是明白的：就是没有选择的自由，那就决不会有真的解放和发展的。

我国的戏剧全盛时代的大剧作家所写的东西，都不过是心里的欢情的表现和对于世上各种绚烂的世相的小孩子似的满足而已。汉来脱和法耳斯泰夫 (Hamlet and Falstaff)，悲惨的特·弗洛耳 (De Flores) 和滑稽的西门·爱衣儿 (Simon Eyre)，他们都不过是剧的一部分的脚色人物。这完全是游戏而已。亚利奥斯多 (Ariosto)的欢乐的长歌'和薄加雪阿 (Boccaccio) 的生的耽溺的气息，还在我们的这些剧作家里存留着，对于社会的组织，或者竟是个人的运命和发展等，除了当作一种娱乐的现象看时以外，他们是从来不曾注意到的。在近代的世界里，这却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或者，只有偶然的一二个到了迫不得已而弃世的人，还能够持这一种态度。易卜生如今日的亚里斯多法内斯(Aristophanes)，如今日的摩里埃尔 (Molière)，如今日的仲马 (Dumas) 将他的圆熟的艺术和对于人及人生的知识都贡献给了他的理想了。“将社会破坏就是将颠倒的金字塔弄直来的意思。”詹姆斯·升敦 (James Hinton) 的大胆的言语之一的这一句——真可以作易卜生后期诸作的卷头的题辞用的。他的作品毕竟是一个伟大的灵魂的，受了反对的

社会环境的压迫，而发放出来的喊声，这也是所以使他成为近代作家中的一位最革命的作家的原因。

一位艺术家兼思想家，他的伟大的力量大抵是在寂寥里养成，他的作品，正如他自己在一首诗里之所说，大抵是晚上作成的“夜业”（Deeds of Night）。以远离现世的立脚点来著作的这作家，决不能真正的被一般世人所欢迎的。他所写的物事，在他的故国都惹起了注意和议论；但是他也被误解是一个冷讽的和厌世的人。他在挪威并没有如勃威龙生那么的被一般人所爱，虽则勃威龙生在第二期极盛的剧作时期里不过是追踪他的足迹而已；——亦正如歌德的在德国远不如希勒尔（Schiller）之被人所欣赏了解一样。具有旺盛的元气和通俗的同情与希望的勃威龙生，比他的同胞决没有前进得很远的他，正像可以使人心变得巩固清新的自然力的一种。他所代表的是他们故国的清丽晴暖，草木芬芳的夏季的一面。一边远在前面的黑暗里，醉心于人生诸问题，对于外部自然界的景象全不关心的易卜生，真像挪威的凛烈的冬宵。可是在这一个人的作品里的一种力量实在是超凡的精力。在沉默里发展开来，激励他艺术的理想和本能，是属于慢慢地冲入人心去的一类的东西。虽然是慢慢地，但是也确实地会冲入到人心去的，到了最后它们也必有被一般所公认的一天。

这是从 Havelock Ellis 的 *The New Spirit*① 里译出来

① 英文：埃利斯的《新灵魂》。——编者注

的《易卜生论》。原书在市上流行的有两种，一种是美国的《现代丛书》本，一种是英国《司各得丛书》(*The Scott Library*) 里头的一册。因为《现代丛书》里 missprint 太多，所以我这一回所根据的仍旧是《司各得丛书》的一八九二年的第三版的本子。书头上有一篇蔼理斯于一八九二年十月写的第三版新序在那里，所以推想起来，这书的初版总是在一八九二年以前出的无疑。因此他的论易卜生只到一八八八年的《海洋夫人》为止，而文章里也时有“什么大约不久就可以被翻译到英国来啦”，“易卜生不久大约可以被大家所欢迎啦，”的话。现在的易卜生在英国，早已和莎士比亚一样，差不多是妇孺皆知了，所以我希望读者能注意到一点原作者作这一篇论文的年月，现代关于易卜生的传记评论之类，自然是成千成万的多了。可是我觉得这一篇初期介绍当时还活着的易卜生到英国去的论文。还是有它的价值的。

易卜生死在一九〇六年五月二十三日的午后，去这文章的第三版发行还有十多年。他于《海洋夫人》之后，还有下列的诸作：

Hedda Gabler 1890.①
The Master Builder 1892.②
Little Eyolf 1894.③
John Gabriel Borkman 1896.④

---

① 英文：《赫达·加布勒》。 ——编者注
② 英文：《建筑大师》。 ——编者注
③ 英文：《小艾奥夫》。 ——编者注
④ 英文：《约翰·加布里埃尔·博克曼》。 ——编者注

When We Dead Awaken 1899.①

自一八九九年以后，到他死为止的六七年中，为病苦所侵，他并没有别的剧作，关于这些，想已有旁的人介绍了，此地可以不说。

最后，这一篇评论文的作者蔼理斯，是一八五九年二月二日生下地来的。他本是一个学医的人，在学术上的贡献，当然要推他的“性的研究”，可是在文学批评上，他也独具只眼，读者看了他这一篇文字，大约也可以晓得了。

一九二八年七月十六日

（原载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日《奔流》月刊第一卷第三期，据《几个伟大的作家》）

① 英文：《当我们死而复生》。——编者注

托尔斯泰回忆杂记[①]

高尔基

一

比任何的思想更是频繁而且厉害地苦恼他的是关于神的思想。实在，有时候，仿佛是并不是关于神的思想似的，他对这问题所讲的话比他所想讲的更少，但他的所想却常常是在这一个问题。这不能够说是老年的征候，死的预感——不是的，我想是从他的那种微妙的为人所难免的傲气上来的，并

---

① 本篇在《奔流》第一卷第七期“莱夫·N·托尔斯泰诞生百年纪念增刊”号发表，收入译文集《几个伟大的作家》时，开头一段改为“附记”移至最后，并删去了原在开头一段后的小标题“回忆杂记”和译文末“回忆杂记完一九二八年十二月译”以及译后附记，补充了译文“三A”、“六A”、“三十一A”和“三十七”至“四十四”部分，并把《一封信》附在本篇后。发表时译后附记如下：

高尔基的这一篇《回忆杂记》，据他的自序，是在奥利时的时候写下来的，但后来的一封信当然是托尔斯泰死后写的无疑。据懂俄文者说，这一篇是和其他的各篇如《安特来夫回忆记》等印在一道的东西，出版的年月还不很远。但是不懂俄文的译者，却直在几年前的一本伦敦*Mercury*〔《信使》〕志上看到过一次，后来辗转飘泊，那一本杂志也不见了，现在的译文系根据美国B. W. Huebsch出版的单行本*Reminiscences of Tolstoy* by Gorky〔高尔基的《托尔斯泰回忆杂记》〕里译出，因为不懂俄文的缘故，觉得英译本里可疑的地方，也只能随我自己的猜度，依样的写在那里。英译本出版的年月是一九二〇年，译者是S.S.Koteliansky and Leonard Woolf〔柯特连斯基和雷纳特·伍尔夫〕两人。

且——虽则是只有稍微一点——也是从一种屈辱之感上来的；因为像莱阿·托尔斯泰这样的人，还不得不将自己的意志屈服于一个“连锁球菌”（Streptococcus）之下，实在是一种屈辱。若他是一位科学家的说话，那他一定可以推寻出一种最新奇的假说，而创始些伟大的发明无疑。

二

他的双手是最奇妙也没有的了——并不是美丽，但是满

在这一本英译本里，当然有前后两段，如高尔基在自序里之所说。前段是当他在奥利时的时候与托尔斯泰常常见面的中间随便写下来的断片记录，共有三十六节，已译在上面了。后段是当高尔基在意大利听到托尔斯泰的出奔及死去的时候写给他友人的一封未完的信，在这信里于悲悼痛哭之余，又加了许多颂词及当他和托尔斯泰在一道的时候的追忆杂事进去。但这一封信，现在拟暂且不译它。

高尔基的这几段断片杂记，据懂俄文的朋友说，在俄国也系被尊视为传记以上的最高记录的，依译者的浅薄的眼光看来，也觉得有点像罗丹的巨手在石膏上的饱含力量的几触，虽则原作者的自负不大，只在希望能敌得过传歌德的晚年之神的Eckermann〔艾科曼〕(1792—1854)。

高尔基今年六十岁了，在不久之前，还有法国的巴比塞去俄国访他，参与那举国若狂的为他祝创作二十五年的庆典的一篇文章，发表在日本的《改造》志上。而在中国似乎比托尔斯泰、高尔基等还要伟大的文学家很多很多，因为现在我们不但能听到打倒托尔斯泰的呼声，并且还常常听到要打倒高尔基的口吻。我深怕这一次的翻译，又要文不对题的得到许多颓废反动的罪名，和更加厉害的人身攻击。

最后还有第四十二节里，高尔基似乎在对托尔斯泰发牢骚，说他有时候很自负而量小，像一个伏尔加宣教者。英译文是：“Sometimes he seems to be conceited and intolerant like a Volga preacher，”中国人也有译作“卑污的说教人”的，我因为“Volga”与“Vulgar”两字弄不清楚，所以仍将头一字译成了音译。虽然我是看过《党人魂》那影片的，明知道Volga是一个proper noun〔专有名词〕，但很不敢自信，所以特在此地声明，要请大家指教指教。　　译者附记　　　　　　　　　　——编者注

长着胀粗的血管的节瘤，而又满保有一种特异的意味和创造的能力。或者莱阿那尔陀·达·文济(Leonardo da Vinci)是有那样的手的。有了这样的手，那我们是什么事情也可以做的了。有时候，他一边讲话，一边会伸动他的手指，渐渐地捏拢来捏成一拳，然后，忽而又张开来发一句很好的、有重量的话语。他是像一位神明（希腊人的），却是一位“坐在黄金色的菩提树底（golden lime tree）的枫树宝座上”的俄国神明，并不十分庄严；但也许是比另外的任何神明都乖巧一点。

三

他的对待斯勒儿济兹基（Sulerzhizky）用的是像一位妇人般的慈爱。对契诃夫（Chekhov）的他的爱却是父性的爱（paternal love）——在这爱的里面是含有一个创造者的矜夸之感在那里的。斯勒儿（Suler）却正能挑动他的慈爱，一种似乎使这魔术者也决不会感到困倦的不断的兴趣和喜悦。或者在这情感之中少许有些可笑的地方也说不定；正同一位老独身女之对于一只鹦鹉，一只小洋犬，或一只雄猫所感到的爱一样。斯勒儿是一只从异域的未知之国里来的很可爱的野鸟。像他那样的人有一百个的时候，那是一定能够将一个乡下小城市的表面，同样地也可以将这小城市的灵魂，变换过的。他们会打破这小城市的表面，他们也会使这小城市的灵魂里充满起带有暴烈辉耀与顽强的野性的热情来。我们很容易欢快地爱上斯勒儿，当我看见许多妇人们如

何的在玩而假装正经地接受他的时候，真使我惊异而欲怒。可是在这一个仿佛是玩而假装正经之下，也许有十分谨慎的戒防藏着在那里的。实在斯勒儿是不十分可靠的呀。谁能知道他明天会变得怎样呢？他也许会去投掷炸弹的，他也许会去参加歌舞场中的乐师的一团的。他保有着足与常人的三个人生相抵的精力，他保有着如烧红的铁块似地发散火花的生命之火光。

三 A

可是有一次他对斯勒儿却大发了怒。有着无政府主义倾向的莱阿坡耳特（Leopold）常常要热烈地谈论到个性的自由；而莱阿·尼古拉维支老是要嘲笑他的。

我记得，斯勒儿济兹基不知从何处得到了一册公爵克鲁泡特金（Kropotkin）的薄薄的小册子，于是他便感到了兴奋，终日间对无论何人只在谈论着无政府主义的妙谛，胡乱瞎闯地在大谈其哲学。

“喂，莱阿夫式加（Liovushka），别说了吧，我听腻了！”莱阿·尼古拉维支很不愿意地说：“你像一只鹦鹉，老在反复那一句话，自由！自由！……那真意可是在什么地方呢？你假使得到了照你所想‘那么’的，依你所说的那么的自由的时候，那又有什么呢？照哲学上看起来，是一个无底的虚空。在生活上，在实践上你将变成一个懒食者，一个寄生虫。假使你是照你所说的意义地自由了的话，那还有什么能把你与生活和人类联系起来呢？的确——鸟类是自由的，可

是无论如何它们还要造它们的巢。你是，我怕你为你自己连一个巢都造不成，怕只是像一只雄狗一样，遇着就是满足满足你的性的感情罢了。你且认真地把那意义想一想！你将看出，你将感到像这样的自由的意义的终究，不过是虚空，是无限。”

他愤怒地蹙紧了眉头，静默了一瞬间，然后又较镇静地加上去说："基督是自由的，佛陀也是自由的，——可是他俩却承受了全世界所犯的罪，而自发地踏进了这现世生活的牢狱。此外比此更远一点的地方还没有一个人到过，没有一个人。至于你哩？我们哩？我们都只在渴望着对于邻人可以不尽义务的自由，——但是恰是对于这些义务之感，是把我们造成为人的。假如这些感情没有了的话，那我们将同兽类一样地生活下去了。……”

他微笑了起来。

“可是现在我们还是在议论着人类要如何才能比较更善地生活过去。结果虽不能得到多大的利益，可是确也不少。譬如说吧，你在和我争论，而在那样地发怒，甚至你的鼻子都已经变得完全青了，——但你却还没有打我，也还没有骂过我一次！假如你真真地感到完全自由的话，那恐怕你简直要把我杀死了哩！”

他又沉默了一忽，然后又附加着说："所谓自由者——是一切的一切，大家都和我同意的时候的意思。但是当那个时候我是已经不存在了，因为我们只在互相冲突与矛盾之中才能意识到我们自己的。”

四

戈勒登伐绥尔(Goldenweiser)演奏了些萧邦(Chopin)的乐曲，致引出了莱阿·尼古拉维支（托尔斯泰）在底下所讲的这些言辞：“有一位德国的小君主说：‘你若想羁畜奴隶，你必须在可能的范围内多奏音乐。’这个想头实在是不错，实在是一种真实的观察——音乐是真可以蒙缓心灵的。尤其是天主教徒们在实现着这事情；当然，我们的那些教徒们是不愿意在教会堂里与曼兑勒生（Mendelssohn）相融合的。有一位土拉的信徒（a Tula priest）对我确证着说基督不是犹太人，虽则犹太上帝之子，而他的母亲是一位犹太妇人——他对这是承认的；但他却在说：‘那是不可能的。’我问他：‘可是为什么又……’他把肩头一耸说：‘嗳，这对我可正是神秘的地方。’”

五

我想起托尔斯泰他对我讲的话：“一个知识阶级的有理智的人正像古代的那位加里西亚王公荷拉迭弥儿珂（the Galician prince Vladimirko）。他远处在十二世纪的古代，竟敢大胆地声言说：‘我们的现代是没有奇迹的。’六百年过去了，各知识阶级的理智者尽在互相努力响应，高叫着说：‘奇迹是没有的，奇迹是没有的。’而百姓们却正同在十二世纪的时候所信仰的一样，在信仰着奇迹的存在。”

六

“少数者觉得有上帝的必要，是因为他们已经得着了其他的一切东西，多数者觉得有上帝的必要，是因为他们毫没有什么东西。”这是托尔斯泰的说法；但我的想说的却和他有点不同；多数的信仰上帝者是因他们的卑怯，只有少数人却因灵魂的充实而在信仰上帝。

六 A

“你喜欢读安徒生（Andersen）的童话么？”他曾经沉思地问过我。“当马克·伏芜巧克（Mark Wowtschok）的翻译出来的时候，那时我真懂不得那些童话，十年之后重把那本书拿起来诵读了一遍，我忽而很明了地感到了安徒生必定是非常感着孤独的！非常！我并不晓得他一生的生活。在我所知道的，只晓得他过的生活很胡闹，旅行得很多；可是这适足以证实我之所感，他是在那里感到孤独的。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他转向了小孩子们，虽则这也是一个错误。他仿佛在想，小孩子们对人是比大人对人更有同情似的。小孩子们是完全没有怜悯之心的，他们是不能感到怜悯的。”

七

他曾劝过我去读读佛经。一谈到了佛教和基督，他的谈

话总是很感伤的。当他谈到基督的时候，样子总是异样的可怜——也没有热忱，也没有感情在他的言语里，并且也没有真实的火花。我想他看基督，是把基督当成了单纯的并且是值得我们怜悯般地在看的；并且他虽则也时时赞美基督，但是他却并不爱他。仿佛他是在不安地担忧：假使基督来到了一个俄国乡村里的时候，怕那些姑娘们要对基督轻笑吧。

八

今天大公爵尼古拉·密开洛维支（Nikolay Mikhailovich）是在托尔斯泰的家里，一见就可以知道他是一个聪明的人。他的举止很谦逊，他不大说话。他有富于同情的双眼并一身优美的姿态，行动是很沉静的。莱阿·尼古拉维支对他漾着爱抚似的微笑，有时讲讲英文，有时讲讲法语。用了俄国话他说："喀兰浔（Karamzin）是专为了皇帝而写，所罗维奥夫（Soloviov）是写得太冗长乏味，而克鲁楷夫斯基(Klutchevsky）却是为了自己的娱乐而写的。克鲁楷夫斯基实在是一位再狡猾也没有的人；当初读的时候，你得到的印象以为在赞美，但读下去之后，你可以看到他是在咒骂。"

有人提到了查毕林（Zabielin），托尔斯泰的意思是："他是很好的。可以说是一位非本行的收集家（an amateur collector）。随便什么东西，有用的他也收收，没用的他也收在那里。他描写饮食，似乎是他从来没有吃过一餐满足的膳食过的样子；可是他呀，终竟是很，很有趣的。"

九

他要使我联想起那些终生在巡礼的行者，他们一生只捏着长长的行杖在地球上行尽数千哩路，从这一个寺院到那一个寺院，从这一个圣者的遗骨到那一个圣者的遗骨，可是终究还是非常的孤寂，状同无家之犬，无论何人无论何物对他们终是不能亲近的。这世界不适合于他们，上帝也不是为他们而存在的。他们从习惯上虽在向上帝祷告，然而在他们的灵魂深处他们却在对他怀恨——为什么他要驱策他们从这端走到那端的，使他们在地球上飘泊呢？为的是什么？人类是横亘在路上的树的断根残干和石块之类的东西。一个人走路的时候会触着他们而跌倒，有时候竟会因他们而受伤。一个人没有他们也尽可以过去，但是有时候一个人以自己的和他不同之点而来惊他一下，将自己的与他特异之处显给他看看，也是一件快活的事情。

十

有一次他说："普鲁士的弗来特列克（Frederick of Prussia）说得很不错：'每一个人一定要依他个人自己的情形方法救度自己。'他又说：'议论你尽管可以去议论，但是一定要服从。'但是当他垂死的时候却又自认着说：'我是为统御多数奴隶之故而倦竭了。'这些所谓伟人之类都是非常的在自相矛盾；可是这和他们另外的许多愚事在一起都在被

原恕之列的。虽然，矛盾并不是愚笨；愚人是很顽固的，他不晓得如何的矛盾自己。是的，弗来特列克真是一个奇怪的人，在德国人中间他是被称为最好的一个君主的，可是他对德国人总觉得不能忍受；他连对哥德（Goethe）和费兰特（Wieland）都是不喜欢的。”

十一

“浪漫主义是因怕直视真理之眼而来的。”昨天他说到了巴里茫德（Balmont）的诗说。斯勒儿却不赞成他这话，并且因兴奋之故急得发音也发不清，又很感动似地读了几首其余的诗。

“莱阿夫式加，”他说，“这些并不是诗；它们是些矫揉造作的假东西，无用的长物，如同中世纪的人所说的一样，是一串无意思的文字的联成。诗是没有虚饰的（poetry is artless）；当斐德（Fet）写：

> 我将歌咏什么连我自己也不曾知道，
> 可只是呀我的歌儿却自然成了，

这几句的时候，他却表示了一种纯粹的、真正的、国民的对于诗的感觉。农夫，他也自己不知道自己是一位诗人的——呵，噢，啊，与嗳咏——从这里真正的诗歌却会发生出来的，正同鸟儿的歌唱一样，是直从灵魂里发出来的呀。现代的你们那些新诗人都是在那里苦心制造。有许多愚劣的法

国货叫作 Articles de Paris 的——这就是啊，这就是你那些诗句串成者所创制的东西啊。涅克拉梭夫（Nekrassov）的困穷的诗也是从头至尾苦心制造出来的东西啊。”

“那么倍兰谢（Bèranger）呢？”斯勒儿问他。

“倍兰谢么——那却不同。法国人和我们中间有什么共通的地方？他们都是肉感主义者；精神生活对他们是并没有同肉欲那么的重要的。对于一位法国人，女人就是一切。他们是一种颓弱的，去了势而带女性的国民。医生说肺病患者都是肉感主义者。”

斯勒儿以他特有的那种直截痛快的论调和他辩论了起来，滔滔不绝地发放了一阵言语的洪流。莱阿·尼古拉维支注视着他开口大笑着对他说：“你今天似乎是在撒娇发那种怪脾气，正同一位少女，到了结婚的年龄而还没有找到一个爱人一样地。”

十二

疾病弄得他更是干枯无力，从他的里头将有些事物烧去了。内心的方面他似乎轻快了一点，比前更是澄澈透明，更是大悟谛到了。他的双眼变得更加犀利，视察变得能洞穿一切的样子。他听人说话非常的用心，仿佛是在注意回想起有些被他所遗忘的事物，或者等候着些新奇的、未知的事物似的。在耶斯那耶·朴利耶那（Yasnaya Polyana）我觉得他是一位什么事情都知道而更没有一样事物须学而方知的人物——是一位已经把什么问题都解决了的人物的样子。

十三

他若是一尾鱼，那他一定是只在大洋里游泳的鱼，再也不会到狭窄的海里来游，尤其是不会到平地上河流的浅浊的水里来游的。在他的周围这里那里，或向这边那边，只息着跳着些小鱼之群；他所说的话对小鱼们决不会有趣味，对它们也是没有什么必要的，而他的沉默也哪里会惊骇或感动它们？可是他的沉默实在能使人铭感不忘，实在是像一个被这世俗所驱逐出来的真实隐者的沉默，虽则他说话说得很多而对于有些问题他且感得是有说话的义务的，但他的沉默觉得更其伟大。一个人总有许多事情是不能对任何人说出来的。当然他也有些是他所怕的思想在他的脑里的呀。

十四

有人送了他一册很好的基督神子的故事译本。他很喜欢地朗诵给斯勒儿和契诃夫听了——他实在是可惊地诵读得出色。他尤其是爱上了魔鬼们苦弄地主们的一段。在这点我觉得有些不喜欢的地方存在着。他在此总不是不诚实地在戏谑的，但是，假使这是认真的话，那就更不好了。

既而他说：

“这些农夫们做故事真做得好啊。什么都是很简单的，字数很少，而感情又很丰富。真的智慧是用不着许多字的，譬如说吧，‘上帝怜悯我们’(God have mercy on us)。”

但是那故事终究是一篇惨酷的故事。

十五

他对于我的兴趣单是人种学上的兴趣。在他的眼里看来我是属于与他不同不识的一种类里的——只此而已。

十六

我把我的小说《牡牛》（*The Bull*）读了给他听。他笑了一阵，称赞了我的对于“用言语技巧”的知识。

“但是你的用文字却不大高明，你的那些农夫们说话都说得很聪明。在实际生活上他们所说的是很笨拙而矛盾不联贯的。当你听一个农夫的说话之初，你简直不能听出他所想说的是什么话来。这是故意做出来的；在他们的言语的笨拙之下老是有一种狡猾藏着在那里，他们想教对手说出自己心里的事情来。一个好的农夫决不愿马上就将他的心事说出来的；这是不利益的事情呀。他晓得大家于接近一个愚人的时候才是直率简明的，这才是他所希冀的事情。你若在他的面前显示了一切，那他马上就可以看出你的全部弱点来了啦。他对一切都是疑惧心很重的；就是对他自己的女人也怕将心底里的事情说出来告诉给她听。但是在你的各小说里的农夫们，却是诸事都显示在那里的：这是智慧者的一个总集会。并且他们都是用了警句在说话；这也是与实际生活不符的事实；在俄国话里警句是不自然的。”

“那么古谚和格言呢？”

“那却不同了。因为古谚和格言并不是现代所创制出来的东西呀。”

“但是你自己也不是常在用警句说话的么？”

“决不。并且还有，你对什么事物都在加以修饰点染，人物和自然一样地——尤其是人物。烈式诃夫（Lieskov）也是这样的，这位最爱虚饰造作的作家现在已经没有人去读他了。你切不要受这些作家的任何一位的影响，也不要怕惧任何人，那你就对了。”

十七

在他给我读的日记里，我被他一句奇异的警句“上帝是我之所欲”所惊异了。

今天当我还那本日记给他的时候，我问他这是什么意思。

“一个未完了的想头，”他一边缩小了眼睛瞧着这页书上，一边回答说。“我大约是想说：‘上帝是我之所欲知道他的’……不，不是那样……”他笑起来了，将那本日记卷成了一筒，就塞进了他那件宽大的外衣的大口袋里。他和上帝的关系是很不定而可疑的；这些关系有时候要使我想起“在一个洞穴里的两只大熊”。

十八

对于科学他说：“科学是譬如一位假炼金师的铸成的一

条金棍。你若想把它单纯化了，使它可以和大家接近；那你不过是铸造了些伪的货币而已。当大家将这些货币的真价发现的时候，他们是不会感激你的。”

十九

我们在优索坡夫公园（The Yussopov Park）内散着步，他很深刻地谈到了墨西哥的贵族阶级的风习。一位硕大的俄国农妇在花坛上做工，身体俯屈到了直角的度数，同象牙似的一双腿是露着的，她的丰隆的十磅重的胸部尽在摇动。他很注意地守视了她一回。

“使那种种的繁华逸乐可以继续维持下去的，正是这些硕大的女像柱（Caryatides）之力呀。不单是由于农夫农妇们的劳作，不单是由于他们所付的租税，实在也是由于她们的实际上的血液。假如贵族阶级不时时和像这一个女人一样的女骑士们结合的话，那他们早就要种灭人亡地死绝了。他们要想同我的时代的那些青年们一样浪费了精力而不受一点责罚是不可能的。于是当他们犯了许多野行之后，当然有许多便和农奴的姑娘们结了婚而生出些强壮的种子来。照这一个样子，也就是，可以说农夫们的强力救济了他们。这一种强力在无论什么地方总是很得力的。贵族阶级的一半总不得不把他们的精力为自己而化去，而另外的一半就和入农夫之血里，于是，像这样的就把农夫的血散布开来。这实在是一件很有效用的事情啊。”

二十

他很喜欢讲到关于女人的事情，并且也讲得很多，正像一位法国的小说家似的，可是他总免不了一种俄国农夫们通有的猥俗口调。这是在从前老使我感到不快的。今天在亚儿蒙特公园（the Almond Park）里走着，他问安东·契诃夫说：

“你当年青的时候总也弄了不少的女人吧？”

安东·保罗维支（Anton Pavlovich）作了一脸困惑的微笑，将他的小胡子拉拉，讲出了些听不到的话来，莱阿·尼古拉维支注视着海面自认着说：

“我当时真是一个百战不败的铁汉呀……”

他的讲这话是很有忏悔的意思的，把这话的末尾一字用了一个农夫们所用的辛酸的俗字。我在此地才头一次注意到了他的用这些字语是如何的简单纯粹的，仿佛是他除此而外并不觉得另外还有更适当的字来说出的样子。从他的须毛丛密的嘴唇里说将出来，这些字语听起来变得非常的单纯自然，将它们的带军人味的猥俗淫污的地方都化去了。我记起当我初次和他见面及他的讲到《伐连加·奥里梭伐》（*Varienka Oliessova*）和《廿六个男子与一个女人》（*Twentysix and One*）的时候的事情来。依寻常的见地来判断，那他所说的简直是一串很猥亵的字语。我当时很被这事所恼乱，甚至于觉得发气了。我猜想他仿佛是以为我不能懂得另外的一种高尚一点的言语似的。我现在了解了：觉得发气的那件事情，说

起来实在是可笑得很，愚陋得很。

二十一

他坐在细丝杉树荫下的石椅上，看起来是非常的清瘦弱小，灰老的样子，可是却正像那耶和华上帝(Jehovah Sab-bath)一样，他是有点疲倦了，在和一只花鸡合了调子吹口笛取乐似的。花鸡尽在树的浓荫黑处叫唱；他朝上看着，缩小了他那双小而且敏的眼睛，同小孩似的将嘴唇尖起在吹着不完全的口笛。

“这真是一只热狂的小鸟啊！它仿佛是在发怒。这是什么鸟儿？”

我告诉了他关于花鸡这一种小鸟的事情与它的特质的嫉妒性。

“全生涯就只一曲唯一的歌，”他说，“且也嫉妒。吾人在心里却怀有千数的歌，可是也为了他的嫉妒而被人骂；这是公平的事情么？”他一边默想着一边在说，仿佛是在自己向自己发问的样子。“有时候一位男子往往要对一位女子说出比她所应该知道的还要多一点的关于他自身的话。他讲了随即忘记了，而她却记在那里的。或者妒嫉是从怕自己的灵魂堕落，怕被轻视嘲弄上来的么？一个抓住在男子的情欲上的女子倒并不危险，危险的却是抓住着在他的灵魂上的女子呀……”

当我用了他的小说《克罗绰尔·梭那泰》(*Kreutzer Sonata*)指出在这里面的矛盾的时候，一道急发的微笑的光辉忽在他的胡须上闪过而回答说：

“我并不是一只花鸡。”

晚上在散步的中间，他突然地说：

“人类也曾经过地震、瘟疫、疾病的恐怖，也曾经过各种灵魂上的苦闷，可是在过去，现在，未来，无论什么时候，他的最苦痛的悲剧，恐怕要算是——床笫间的悲剧了。”

一边讲着这话，一边他很夸喜似地微笑了；他时时有这一种会心的沉静的微笑，这实在是一个人当战胜了些极困难的事情，或当他身上有一种很锐利而且很长久苦恼他的痛苦忽而除去了的时候的微笑。每一种思想，都会同水蛭似地吸入到他的灵魂深处去；他若不是马上将它挖出，总先让它饱吸一场他的血，然后，到了饱满了，它自家就会忽然脱出来了。

他把描写神父赛儿纽斯（Father Sernius）堕落的几场情景念给了斯勒儿和我听——实在是一幅惨酷的情景。斯勒儿突起了嘴唇不自在地抽动起来了。

“怎么着，你不喜欢这一段么？”莱阿·尼古拉维支问他。

“这太惨酷了，仿佛是陀斯妥以夫斯基（Dostoievsky）所写的似的。她是一个卑污龌龊的女子——她的胸部扁平得像两块蛋饼，还有那些另外的描写。为什么不使他和一个美丽的，强壮的女子犯奸呢？”

“那么一来这奸罪将要没有一点可以辩解的正当理由；像写在那里的样子，那就在怜悯这女子之上有一个正当的理由了。像她那么的女子有谁愿意要她？”

“我真不能懂得……”

“莱阿夫式加，你所不能懂得的事情多着呢；你并不十分敏捷……”

这时候安特来·里伏维支（Andrey Lvovich）的夫人进来了，一场谈话就此打断。当她和斯勒儿两人走出去之后，莱阿·尼古拉维支对我说：“莱阿坡耳特（Leopold）是我所晓得的人中间的最纯洁的一个。他是像那样的；假使是他做出了些坏事情来的话，那总是因为他怜悯了些别的人才做的。”

二十二

他所讲的，大抵是关于神，关于农夫，关于女人的话。他不大讲到文学上去，仿佛文学和他是没有关系似的。我的意见，觉得他对于女人总是用了不能轻恕的敌意在判断，老爱责难她们的，除非她们是像一位吉谛（Kittie）或娜泰沙·洛斯妥伐（Natasha Rostova）那样的女人，换句话说，就是除非是气度不窄小的女性的时候。这是一位不能从女人那里得到一切凡他所应得的快乐的男子的敌意，或者也可以说是对于“使人堕落的肉的冲动”的敌意，但是这终究是敌意，并且冷酷得同在《安娜·喀来尼娜》（*Anna Karenina*）里头的一样。关于“使人堕落的肉的冲动”，他在礼拜天和契诃夫及雅耳派迭夫斯基（Yelpatievsky）所谈的关于卢骚《忏悔录》（*Rousseau's Confessions*）的一席话里讲得很好。斯勒儿已将他所讲的话写下来了，但后来，在煮咖啡的时候，又将它在酒精灯上烧掉了。从前已经有一次他把莱阿·尼古

拉维支的对于易卜生（Ibsen）的意见记录烧去过了，他并且也把莱阿·尼古拉维支的对于结婚仪式的象征等的很异端式的谈话记录失掉了，这些异端的意见，大抵有一部分是和洛撒诺夫（V.V.Rosanov）的相同的。

二十三

早晨有几位斯东提士教徒（Stundists）从非陀细亚（Feodosia）来到了托尔斯泰那里，今天一天他感到了满心的乐意在谈农夫们的事情。

吃早饭的时候："他们总是这么又强健又肥胖地来的；一个说：'嗯，我们是并没有受招请就来了。'另一个说：'蒙上帝的帮助，我们希望不被打而可以离开此地。'"他就发生同小孩似的哄笑，笑得遍身都在摇动。

吃早饭之后，在露台上："我们怕就要变得完全不懂得一般民众的言语哩。现在我们只晓得说'进步的原则'，'个人在历史上的意义'，'科学的进化'；而一个农夫却只知道说：'你哪能把一只猫头鹰藏匿在袋里'；于是一切的原则理论、历史、进化等等都变得很可怜而又贫弱可笑了。因为它们对一般人是不可解并且也是不必要的。可是农夫是无论如何总比我们强壮；农夫的生命是很坚韧的，我们的运命也许会变得同阿就儿（the Atzurs）种族一样，有一位学者所得到的关于阿就儿人种的事情说：'阿就儿人全部都死灭了，但是这里还有一只鹦鹉在，能够懂得几句阿就儿语的。'"

二十四

"女人对于她的肉体，是比男子要认真些；但是对于她的心灵，她是要撒谎的。而当她撒谎的时候她是不相信自己的；但卢骚他撒了谎又在信他自己的谎是真实。"

二十五

"陀斯妥以夫斯基描写他的狂人性格之一，说他的活着是对他自己及他人在报仇，因为他曾经为一个他所不信仰的事因服过苦役的缘故。他所写的那些都是关于他自己的；因为关于他自己他也可以说同样的话的原因。"

二十六

"在教会里用的有些字句实在是十分地不明了的，譬如说：'大地是上帝的和地上的一切'这句话有什么意思呢？这并不是圣书，这不过是通俗唯物论的科学的一种。"

"但是你在什么地方将这些字句说明过了不是？"斯勒儿说。

"说明过的东西很多，……'一个说明是不能完全满足到底的'呀。"

于是他作了一脸狡猾的小小的微笑。

二十七

他喜欢将疑难不易答及作弄人的问题来盘问人家：

你想你自己怎么样？

你爱你的女人么？

你想我的儿子，莱阿，是有才能的么？

你喜欢苏斐亚·安特来夫那(Sophie Andreyavna①)么？

对他撒谎是不可能的事情。

有一次他问说："亚力克西·麦克西摩维支(Alexei Maximovitch)，你喜不喜欢我？"

这是一种"播轧太"(Bogatyr系俄国传说里的一位人物，勇敢粗暴而自负，像一个小孩)的作弄恶意；伐斯喀·蒲斯拉耶夫(Vaska Buslayev)在他年少的时候也曾玩过正同这一样的把戏来的，真是喜欢恶作剧的家伙。他是老在试验着的，无时无刻不是在准备着战斗似地在探测着的。这虽很有趣，但我却不大喜欢。他是恶魔，而我还只是一个婴孩，他应该不来搅扰我才是道理。

二十八

农夫对他所有的意义，或者不过是一种——恶臭而已。

---

① 托尔斯泰的夫人。——译者注

他时常感觉到此，所以不知不觉地就也不得不讲及它。

昨天晚上我对他讲了我和柯儿奈将军的夫人（General Kornet's wife）打架的事情；他笑了甚至于叫了起来，他侧腹部弄得很痛，呻吟了一阵又继续着用很尖的声音在叫：

“用了锄铲！嗳，用了锄铲打在她的下部？正打在下部！那把锄铲是很阔的么？”

停了一会之后，他又很正经地说：“你像那样的打她实在是你的豪侠的大量，另外的一个无论何人为了那件事情怕要打上她的头去。真是大度之至！你当时也知道她在要你么？”

“我却记不起了，大约我怕没有懂得的。”

“是的！不过那是很明显的。当然她在要你。”

“那时候我却并不是为这勾当而在做人的。”

“不管你是为什么在做人，总之是一样的。当然你不是一个拆白的小白脸，但是无论哪一个另外的男子在你当时的地位，那他一定可以利用这机会而发了财了，或者将变成了一位大地主而已经生了几个没出息的酒鬼儿子而终世也说不定。”

在沉默了一阵之后：“你真滑稽得很——请不要生气——真滑稽得很。你当应该是怀怨变恶的时候也仍旧是那么善良温和的这件事情，实在是奇怪得很……你真强……那是很好的……”

又隔了一阵沉默之后，他深沉地想着，一边加上去说：“你的心理作用我真不懂——这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心理——但是你的心情却是纤敏得很的……是的，是一种易感的心

情。”

注：当我住在喀山（Kazan）的时候，我曾在柯儿奈将军夫人家里做过她的门房兼园丁的仆役。她是一位法国妇人，一位将军的寡妇，年纪很轻，丰肥得很而双脚的纤小竟同一位小女孩的肉脚差不多。她的眼睛有使人惊异般的美丽，瞳人老是游移不定，老在贪羡似地活动瞟视着的。在她的结婚之前，我想她一定是一个叫卖行商的女贩子或者是一个女厨子，或者也许竟是一个卖淫的女间都说不定。她早晨一早起来就要沉醉在酒里，醉了就只穿着一件有橙黄色的外衣宽罩在那里的贴肉衬衫走到庭前或园里来，脚上总只拖着一双红色麻洛甲皮制的鞑靼拖鞋，头上是一头浓厚的长发。她的头发是不经意地束着的，总披挂在她的红艳的双颊及圆肩之上，真是一个年轻的妖精！她老爱在园里走来走去，哼哼着法国的小曲，守视着我的工作，并且时时还要到厨房口去叫：

“保林（Pauline）呀，给我点什么东西哟。”她的“什么东西”总只是一种同样的东西的意思——就是一杯有冰浸在里头的酒而已。

她的房屋的楼下住着三位年轻的公主（Princesses D. G.），她们的母亲已经死了，父亲是一位兵站部的将军，到别处去了，柯儿奈将军的寡妇嫌恶那几位少女到了极点，老在想法子对她们用了种种迫辱的事情想赶她们出去。她本来说俄国话是说不好的，但咒骂起来却咒得很好，真像一位老练的车夫。我对她的那种迫害那三位无邪的少女的态度是

十分的不喜欢的——因为她们是忧容满面，并且是胆战心惊，一无凭借的样子。

有一天的午后，她们中间的两位正在园里走着的时候，突然间那位将军的寡妇出来了，当然是照老式地喝醉了的，她就喧叫起来赶她们走出到园子外面去。她们一声也不响地开始走出去了，但那位将军寡妇却站在园子的出路门口，她的身体同瓶上的软木塞似的将园门塞住了，一边却又用了像一个真正的车夫用的俄国话在咒骂她们。我请求她不要咒骂而让那两位姑娘出去，但她却叫了起来说：

"你这东西，我是知道你的！晚上你是在爬进她们的窗去的。"

我气极了，就抓住了她的肩膀，将她从门口推开，但她捱脱了身，面朝着了我，马上将内衣解开，举起她的衬衫叫着说：

"我比这些小东西好得多呀。"

我的性子竟按捺不住了。抓住了她的脖子，将她朝了一个转身，用了我的锄铲打上了她背后的下部，于是她就跳出了园门，跑过了庭前的院子，大吃一惊似地"噢！噢！噢！"的叫了三声。

这事情发生之后，我从她的亲信者保林那里——保林当然也是一个醉鬼，不过是一个诡计很多的女人——得到了旅行照会，将我的一捆包裹夹在腋下，就离开了那地方；而那位将军的寡妇呢，手里捏了一块红色的围脖还站在窗口叫着说：

"我不去叫巡警的——没有什么的——听着——你回来吧——不要怕。"

二十九

我问他："当坡苏尼绥夫（Poznyshiev）（在小说《克罗绰尔·梭那泰》里）说医生们已将千千万万的人害死了而现在还正在害死千千万万的人的时候，你是赞成他的意见的么？"

"你很急急乎想知道这事情么？"

"嗳，很急急乎想。"

"那么我想不告诉你。"

他又作了一脸微笑，玩起他的大拇指头来了。

我想起在他的小说之一里的他的一个乡下假冒兽医与真正医药师的比较：

"基儿却克（Giltchak）朴欠契尼（Potchetchny）放血（是乡下的假冒兽医对马的疾病所用的名词）之类的名词，不是正和神经，偻麻质斯，有机体等等一样的么。"

而且这是在潜纳尔（Jenner）、倍林（Behring）、巴斯德（Pasteur）之后所写下来的。实在是一件狂暴的事情。

三十

真是奇怪之至，他竟会这样的喜玩纸牌的。他玩纸牌的时候是很认真，很具热情的。当他拿起纸牌来的时候，他的双手会变得非常之神经质的，正同他所捏着的，并不是无生命的硬纸片儿，而是一只一只的活的小鸟一样。

三十一

“迭更司（Dickens）说了一句很聪明的话：‘生命是在一个一定的了解之下，就是我们应当勇猛地防卫它到底的这一定的了解之下给与我们的。’全体的说起来，他是一个感伤的，闲话很多的，不十分高妙的作家，不过他知道如何的组成一篇小说，这却是没有一个人赶得他上的。自然他要比巴尔札克（Balzac）好得多。有一个人说：‘有许多人是每被做书的热情所征服了的，但是没有几个人到后来会对这些作品感到耻辱。’巴尔札克是不以为耻辱的，迭更司也是如此，而他们两人都写了许多不好的作品。可是，巴尔札克也还是一个天才。或者无论如何总是一种你只能叫它作天才的东西。……”

三十一A

有人拿了一本莱阿·铁诃密罗夫（Leo Tikhomirov）的《为什么我不再做一个革命家》来。莱阿·尼古拉维支将这书从桌上拿起，悬空翻动着说：“这书里关于政治的杀人说得很对；在这一个斗争方法里是没有明确的思想作它的根据的。这一位觉悟了的杀人者说，像这样的思想只有在个人的无政府主义的绝对权里与对世界人类的轻蔑里可以见到。这话很对；可是‘无政府主义的’绝对权却是落笔错，应该写作‘君主专制的’绝对权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很正确的思想，恐怖

主义者们遇此全将蹉跌在这里——我当然是指那些正直的人而言。生成嗜杀的人是不会蹉跌的。遇到什么也不会蹉跌。可是实际他也只是一个单纯的杀人者，不过偶尔成了一个恐怖主义者而已……"

三十二

有时候他像是很自负而量小的样子，简直同一位伏尔加（Volga）宣教者一样，这事情出在这位我们世界上的洪钟的伟人身上是很可怕的。昨天他对我说：

"我比你更是与农奴（Mouzhik）相近，我觉得我的感情也是更接近于农奴。"

天呀，他总要不以此为夸谩才好，他是断不可以的！

三十三

我将我的剧本《下层深处》（*The Lower Depths*）念了几场给他听；他很注意的听了然后问我说："你为什么要写那篇戏剧？"

我尽我的最善而解释给他听。

"人常看到你像一只雄鸡对什么东西都会猛烈地跳扑过去。并且——你常要用了你自己的颜色涂满在各种裂痕和缺陷之上。你总记得安徒生（Andersen）所说的那句话吧："镀在那里的金色将渐剥落，而猪皮底子将永在那里，'正同我们的农夫们所说的一样，'万事万物是要过去的，只有真

理可以永在。'你若把你的那些涂饰不摆上去，那就要好得多，因为你自身到了后来怕要失悔着做了这事。同样的又是，你的言语是非常之巧妙，具有各种技巧的秘计在那里——那是不大好的。你应该写得再简朴一点；一般人的说话是很简单的，简直也有矛盾不相连贯的，那就是好呀。

一个农夫不会像一位有学问的年轻的夫人一样提出下面这样的诘问的：'假如四是常比三多，那么为什么三分之一会比四分之一多呢？'请你再不要用技巧的秘计了吧。"

他说话是很悻悻地在说的；显见得他是很不满意于我所读给他听的东西的。沉默了一会之后，他呆视着我头上的空际，郁郁地说：

"你的老人，是没有同情的，人哪里会相信他的好处。那优伶却不错，他是好的。你总晓得"文化之果"（fruits of Enlightenment）的吧？我在那里所描写的那个厨子是像你的这优伶。写戏剧是不容易的。但是你所写的卖淫妇却也很成功，她们大约总一定是像那样子的。你总认识得很多吧？"

"嗳，我从前老在和她们接触的。"

"是的，看得出来的。真实总归是自己会显示出来的。你在剧里所说的大部分都系是你自己一个人之所想说的，所以你在那里没有几多不同的独立性格，你的人物全部都是一样的面容。我想你还没有懂得女人；那些女人你还没有写得大成功。人读了之后不会想起她们来……"

这时候安特来·里伏维文的夫人进来了，叫我们去喝茶去，他立了起来，很急速地走出去了，仿佛是他很愿意将这谈话终结似的。

三十四

“你所做的梦中间，以哪样的梦为最可怕？”托尔斯泰问我说。

我是不大做梦的，所以也不大记得牢，但是有两个梦却牢牢地留在我的记忆之中，大约是终我之身也不会忘记的。

我有一次梦见天上是拉拉杂杂的瘰疬很多的，似在腐烂的样子，青不青黄不黄的颜色，星都是既圆且暗，光线全无，也没有油润的光泽，像一个疥癣者的皮肤上的痂痕。而一条红红的叉状歧裂开的活像一条蛇似的电光慢慢地在这腐烂的天空里滑走，当它触着一颗星的时候，这星就会膨胀起来变成球形，然后就声音也没有地炸破了，破后的地方只遗存一小块烟也似的黑点；然后这黑点也很快的在朦胧腐化得同液体似的半透明的天空里消灭了。像这样地全部的星斗都一个一个的炸破消灭，而天上变得一阵暗似一阵更可怕起来，最后天空就向上起起旋涡；沸腾得涨起泡沫，再爆裂成一块一块的小块，开始向我头上落起同冰冷的果浆似的东西来，而在各块小块断片的中间空处呢，却露射出一种光耀的黑色来，绝似那铁块的颜色。

莱阿·尼古拉维支说：“这是从一本学术的书上来的；你一定是因为读了些关于天文学的东西；然后才有这个恶梦。那么另外的一个梦呢？”

另外的一个梦：一块有雪的大平原，地面平滑得像一张纸；没有小山，没有树林，各处也没有一点灌木之丛，只有

——仅仅能看得见的——很少的几根标竿从雪底下突出在那里。横过在这一块死寂的荒原雪地之上，从地平线的这一边到地平线的那一边，只伸延着一线的黄色的差不多是恰恰可以认辨得出来的路线，在路线之上只有一对灰色的毡头靴子——是空的——在那里慢慢的前进。

他举起了他那毛簇簇的变成了狼似的眉毛，深沉地注视着我而沉思了一下。

“那是可怕得很的……你真的做了那个梦么；你总不是凭空造出来的吧？但是在这里也有点仿佛是从书卷上来的样子。”

突然间他似乎发起怒来了，很兴奋地严肃地说，一边却以手指敲着他的膝头，“可是你总不是一个常醉于酒的人吧？你似乎是从不会喝很多的酒的人。但是在这些梦里却有些昏醉的地方在里面。有一位德国作家，霍夫曼（Hoffmann），他曾梦见过打牌的桌子在街上跑路和其他的与此相像的事情，但是他却是一个醉鬼——依我们的识文字的车夫之所说，则是一个‘Calaholie’空的靴子走路——那是可怕得很的。即使是你造出来的，也是很好。真可怕呀！”

忽而他又露了一大脸微笑，甚至于他的颊骨都放起光来了：“你且假想想看：譬如突然间，在忒物斯喀耶街（Tverskaya Street）上有一张曲脚的打牌桌子在走路，桌板是拍拍在响的，桌子过处会有一层白色的灰尘起来，你在那绿色的桌布之上并且还可以见到许多输赢的数目在那里——许多收税的税务员在这桌子之上连续的打了三天三晚的牌——最后这桌子是忍不住了就这么的跑了开去。”

他大笑了，大约是注意到了我的因他之不信用我的梦话而有点生气了的原因吧，于是又说：

“你因为我想你的梦是有点书卷味之故而生了气了么？你且不要因此而恼怒；我晓得，一个人有时候是虚造出了些东西来而不觉到的，有些东西本来是一个人所不能信的，大约也是不能被人所相信的，而他却假想他是梦见了的，并不是假造出来的。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是一位老地主所讲的：他梦见他自己在森林里走路走出到了一个旷野里了。在这旷野里他看见两堆小山忽而变了一位妇人的胸部，在这胸部小堆之间升出了一张黑脸来，脸上该有眼睛之处却有两个月亮像两点白点似的生在那里。那老人梦见他立在女人的两腿之间，在他的前面有一条深深的黑谷在那里吸收他进去。在这梦之后他的头发开始变起灰白色来，他的双手也颤抖起来了，于是他为要试水浴治疗之故而出国上医士克纳以普（Dr. Kneipp）那里去。但是实际上他一定见过些像这样的事情无疑——他是一个放荡的人呀。”

他拍拍我的肩膀。

“但是你是既非醉鬼又非放荡之人——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梦的呢？”

“我也不知道。”

“我们关于我们自身的事情，是什么也不知道的。”

他叹了口气，缩小了双眼，想了一下，然后又轻轻的加上去说：“我们真是什么也不知道的。”

这一天晚上，当我们在散步的中间，他拉住了我的手臂说：

"那双空的靴子在前进——嗳，真可怕呀？完全是空的——搭拉搭拉地——雪在靴下轧轧地响，是的，这是好得很的；但你真很有书卷气，很有。你且不要生气，这可是很不好的，这怕要梗住你的去路阻止你的前进。"

我比他并没有什么过多的炫学的书卷气，当时我也无暇顾及他所讲的那些很好听的细小的辞句，总觉得他是一个惨酷的理性主义者。

三十五

有时候他会给人以一种仿佛是刚从远离的异国到来的印象，在这异国里，一般人之所思所感以及他们的关系言语仿佛是和我们完全不同似的。他倦极了似的灰色的坐在屋的一角里，正像异域的尘土还在他的身上。他对什么事物都很细心的同一位外国人或一个哑子似的在注视。

昨天，在吃饭之前，他正是像这一个样子的把思想散置在远处似地走进了起坐室里来。他在沙发椅上坐下了，经过了一分间的沉默之后，突然间将身子稍稍摇动了一摇动，将手掌向膝头去擦擦，把脸上的皱纹增加了些，说：

"可是那还不是全部——不是全部。"

有一位老是僵硬顽笨得同熨斗一样的人，问他说："你说什么？"

他对他动也不动地注视了一下，然后将身体屈向前，看到了我和医士尼基丁（Dr.Nikitin）及雅耳派迭夫斯基三人坐在那里的露台上来，并且说："你们在讲些什么？"

"在讲Plehve。"

"Plehve……Plehve……" 他停了一停之后又沉思着重念了一遍，仿佛他是头一次听到这名字的样子。然后他像一只小鸟似的将身体摇摇，作了一脸轻轻的微笑说：

"今天从一早起，就有一件很愚笨的事回旋在我的脑里；有一次有人告诉我说他在墓地里见了一个像下面那么的墓铭：

'石儿底下，躺息着伊凡·耶戈尔夫那；
业为皮匠，常在把兽皮浸涨。
工儿诚实，心儿良善，但是看哪，
他终死去，只落得买卖经营让妻去管掌。
他还未老，正还可以做工营贩，
可是上帝，将他引入了乐园去消散，
是在复活节前，金曜到土曜之晚——'

仿佛是像这样的一些东西……"他沉默了，停了一会又点头微笑着加上去说："在人类的无聊愚鲁里，只教不含恶意，却有些很能动人的东西在的，并且是美丽得很……那是一定常常有的。"

有人叫我们进去吃饭了。

三十六

"我并不喜欢喝醉酒的人，但是我晓得有些人在醉后是很有趣的，他们会得到些在不醉的时候于他们是不自然的东

西；譬如机智，美丽的思想，敏捷，言语之富等。在这样的时候我却很愿赞美酒德的。”

斯勒儿告诉如何的有一次他和莱阿·尼古拉维支在忒物斯喀耶街上走路时，在远处托尔斯泰看见了两个卫队兵士。他们身上的装饰上的金属在日光里闪射，他们脚上的乘马拍车在丁零响着；他们合了脚步走路的时候两人浑如一人；他们的脸上也有壮健和青年的自负在辉耀。托尔斯泰轻轻地开始讪咒起他们来了：“这真是一种妄自尊大的愚劣的表现！像煞是以鞭子教练好的野兽……”

但等卫队兵士走近来到和他并着的时候，他停住了脚，爱抚似的以眼睛追视了他们一程，很热心地说：“真美丽呀！像古代的罗马人，嗳，莱阿夫忒加，是不是？他们的壮健和美丽！噢，上帝！当一个人是美丽的时候，是如何的有趣呀，是如何的十分有味儿呀！”

三十七

在一天暑热的白天，他在“下低街道”(auf der Unteren Strasse）上追上了我；他骑在一匹矮小驯良的鞑靼马上在向理伐地亚(Livadia）那一方面前进，灰黑的颜色，毛丛丛的脸部，头上戴着一顶轻而白的菌状的毡帽，看起来真像是童话里的一个小人国人。

他按住了马和我攀谈。我并着他马鞍下的足镫前行，第一便告诉了他，说我接到了一封哥罗伦科(Korolenko）的来信。托尔斯泰愤怒似地摇动着他的髭须。

“他是信仰上帝的么？”

“我不晓得。”

“最重要的事情你却不晓得！他是信仰的，不过他自己怕羞，怕在无神论者的前头招认而已。”

他不平似地不乐似地说了这话怒着闭了闭眼睛。明明可以看出我在搅扰他；但当我想离开他的时候，他又留住了我。

“你想到什么地方去？我的马是慢慢地走着的。”

又接着咕哝地说：

“你的安特莱夫（Andrev）也在对无神论者们怕羞。他可实在是信仰上帝的。他不过对上帝在感着畏惧！”

当大公爵亚力山大·密开洛维支·洛马诺夫（Alexander Michajlowitsch Romanov）的领地的边境之处有三位洛马诺夫家的人紧接在一块立在街道上在那里谈话：是主人的爱托道儿（Aitodor）自己和乔其（Georgi）并还有一位，——我相信是杜耳白（Djulber）的彼得·尼古拉维支（Peter Nikolajewitsch），三人都是强有力的身材高大的男子。一乘一只马拖的马车塞住在街道上，街心正中一匹马横住直立在那里，致使莱阿·尼古拉维支不能过去。他对洛马诺夫的三人严厉地要请似地盯视了一眼。可是他们在这之前已经旋转了身子看不见他了。那匹马在那里移动了一下，避开了一点儿路让托尔斯泰的马过去了。

他大约沉默着骑了两分钟的样子，然后说：

“他们本来是晓得我来的，那儿个蠢东西！”

一分钟之后他又说：

"那匹马倒晓得，晓得托尔斯泰来了应须让路的。"

三十八

"你是必须先为你自己留心保守着，——然后自然有许多也会为他人留剩下来的。"

三十九

"'知道'这一件事情——是什么意思？比方我知道，我是著作者托尔斯泰，我有一位太太，儿子们，灰白的头发，丑恶的脸和一大簇髭须。——这些都明写在旅行券上。但是关于灵魂却在旅行券上什么也没有写着。关于灵魂我只晓得一件事情：就是灵魂只在渴望着接近上帝。但是上帝是什么？那是，我的灵魂的一部分。一切就尽于此。曾经学习过思索的人，是不容易信仰的。可是想在上帝之中得着生活者非由信仰不为功。泰掩良（Tertullian）曾经说过：'思想是一种罪恶。'"

四十

不管他所宣传的教义是如何的单调，可是这一位仿佛是童话中似的人物却是非常地多方面的。

今天在公园里他和轧斯泊拉的回教神官谈天的时候，他的举止简直像是一位容易信人的单纯的农夫，正感到了他的

终焉之日的时间到了的样子。本来是矮小的他，看起来好像又故意缩短了一些，站在那一个强壮有力的鞑靼人之旁，相形之下，他真像是心灵上刚第一次想及到存在的意义，和对于灵魂上许多问题是满怀着愁闷的一位老人。惊惶地举起了那副毛簇簇的眉毛，胆小地开闭着那只锐敏的小眼，他的眼睛里的峻严而洞穿一切的火花都消尽了。他的探索什么似的视线动也不动地倾注在那神官的广大的脸上，一双瞳神也消失了它们的本来是要使无论何人都感到不安的锋芒。他对神官提出了许多关于生命的意义，关于灵魂，关于神的极幼稚的问题，很纯熟地将福音书和预言者的书里的言辞摘了出来对答了《可兰经》里的语句，实际上他只是用着伟大的优伶或聪明人所特有的那种可惊叹的巧技在和那神官开玩笑。

四五天前，他曾和塔奈也夫（Tanejev）及斯勒儿谈到了音乐，他自己竟像小孩子一样地为音乐之美所醉倒了。这一种陶醉喜悦——再讲得真切一点是他的还能陶醉的能力——对他自己明明是很欢喜的样子。他曾说关于音乐写得最完善最深刻的是叔本华（Schopenhauer）的文字；随带着曾说到关于斐德的一件滑稽的逸话，又称音乐是灵魂的无声的祈祷。

“怎么——无声的？”斯勒儿问。

“因为音乐是没有言语的。在音声之中灵的分子比在思想里更寄托得多。思想是一个满贮着钱的钱包；音声可是并没有被什么所点污的东西，它的内部是完全纯洁的。”

他彰明较著是很满足地在用了可爱的小孩子的言辞而说话，——而最好的，最优雅可爱的言辞自然而然地落下了他

的口中。最后他突然在胡须里含了微笑，柔和地如爱抚般地说：

“音乐家总都是愚鲁的人。越是富于音乐的天才者越是在他方面愚鲁而不灵。可是音乐家的全部，总是富有宗教心的，这也真是奇怪得很。”

四十一

给契诃夫的电话：

“今天我过了一天很好的日子！我的精神非常之快活；我希望你也是满心的欢喜。这只是你！你是一个很好的好人，很好的！”

四十二

若和他说的事情是对他无趣味的时候，那他简直不来听你也不会相信你的。要而言之，他并不是在问你，他是只在审究。如同一个珍品采集者一样，他所采取的，只是些不至于破坏他的收集品全部的调和的东西。

四十三

一边在检读信件一边他在说：

“世人正在喧嚷正在写着！可是假如我死了一年之后，那他们将问：托尔斯泰——？喔，是那个补补靴子的伯爵

么？他的生前仿佛是有过些什么事情的吧？是的，就是那一个！”

四十四

屡次地我曾在他的脸上，他的眼光里看见过那一种狡猾的满足的微笑，如一个人将他自己所藏得不见了的东西忽而不意间终于重寻得了似的那一种微笑。他是自己把这东西藏过的，可是完全忘记了藏入在什么地方。许多时日他在暗暗里忧愁，在追想：我究竟把它藏入到什么地方去了呢？现在我却是非常之急需着它！一心只在害怕，怕旁人许会看出他的忧心，他的丢失，而加他以一种不快的恶意的袭击。突然间他想起了，而找着了这东西。于是他就不得不满感着喜悦，这喜悦他简直忘记了隐藏，而只在狡猾地向旁人瞥视，仿佛是这样在说的样子：

“你们可不能再奈何我了。”

可是他究竟在什么地方寻到了什么——他却终于不说。

人对于惊叹他赞美他的这件事情是再也不致有厌倦的日子的。可是常常的和他见面在一道，却有点不大舒服。所以不要说是和他在同一间房里，就是在同一间屋子里我也不能够和他同住。那正像是太阳把一切都燃烧尽了，而现在太阳自身也即将归消失的时候，可又带着暗夜将临的威胁在那里的沙漠中的生活。

附记　上面的那些断片的记录，系当我住在奥利时(Oleise) 而莱阿·尼古拉维支 (Leo Nikolaevich) 住在克利米

亚（Crimea）的轧斯泊拉(Gaspra)的时候记下来的。这正当托尔斯泰是在重病与其后的病状回复的期间。这些记录是模模糊糊地偶尔在纸片上散记下来的，并且我一时以为它们是不见了，但在最近却寻出了这些记录的一部分来。……我在此地且附入了一封当莱阿·尼古拉维支从耶斯那耶·朴利耶那（Yasnaya Polyana）遁走，并当他死去的时候写下来的一封未完的信，我把这信一字也没有改窜地依他写下来当时的形式发表在这里，并且也没有把它写完，因为不晓得怎么的总觉得写完是有点不大可能。

麦克西摩·高尔基

（原载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三十日《奔流》月刊第一卷第七期，据《几个伟大的作家》）

关于托尔斯泰的一封信[1]

戈理基[2]

我刚才将寄给你的一封信付邮寄出后——告知“托尔斯泰出走”的电报就到了，现在，重来一次，因为我的思想还在萦绕着你，所以再来写一封信给你。

---

① 本篇在《新学生》第一卷第二期和第三期上连载时题为《关于托尔斯泰的一封信》。第二期上是开头七段，文末注有“未完”，并有“译者附记”；第三期上是第八段至第二十五段，文末写有“一九二一年二月译”（“一九二一年”为一九三一年之误）。收入译文集《几个伟大的作家》时题改为《一封信》附于《托尔斯泰回忆杂记》之后，删去了作者附记，并补充了自第二十六段至结束的译文。发表时译者附记原文如下：

上面译出的，是戈理基附在他的《托尔斯泰回忆杂记》后面的一封信。这回忆杂记我在三年前曾译出了它的前半部，发表在北新发行的《奔流》杂志的托尔斯泰纪念号上，然而后半的这一封信却终于没有译成。后来经柔石先生译出，先在《萌芽》杂志的一二号上发表，后收在光华出版的《戈理基文录》里。我现在拿它来一对，觉得我的解取英文——因为柔石先生和我所根据的都是由S.S.Koteliansky & Leonand Woolf两人合译的英文本——的意义，和柔石先生的意见，有些地方大不相同。所以想再来重译一遍，可以和柔石先生及其他的爱读戈理基作品的诸先生来讨论讨论。因为我们两人都不是从俄文的直译者，所以难免有近视眼看匾额的瞎子之争，希望高明者能各赐以正确的指教。这稿子若无意外事故发生，当继续译出来在本志上发表，全部怕有三万字的光景，读此稿者希望也能去拿柔石先生的译文来对照一下。

一九三一年一月译者附记

——编者注

② 戈理基，即高尔基，参见《托尔斯泰回忆杂记》题注。这信是高尔基一九一〇年写给柯罗连科的。——编者注

大约关于这事情的我所欲说的一切，由你看来，或许是乱杂无章的，或者也许简直是近乎粗暴而含恶意的，但你定能恕我。我现在正感觉着仿佛是喉头被谁紧扼住了而几乎要因绞窒而致死的样子。

我和他曾有过多次的长时间的会谈；当他住在克利米亚的轧斯泊拉的时候，我常走访他，他也很喜欢过来看我；我曾满心悦服地爱读过他的各种著作；所以我觉得我十分具有着将我对他所有的意见直说出来的资格，即使我的意见是大胆无忌和世间一般的意见或大不相同的，但我想我却有将它直说出来的权利。和其他的人一样，我原也晓得，世上配称天才两字的人除他而外更没有一个比他再适合的了；在无论哪一方面是没有一个比他更复杂，更矛盾，更伟大的人——是的，在各色各样的方面，我说的伟大，是带有着特异的意义的，广大无边，而不可以言语来形容的伟大，在他一身之内，有些地方，简直要使我对无论何人都想大声叫唤地说："是何等奇异的一个活在这世上的人啊！"因为他是，就这么说吧，总而言之第一着，他是一个人，是一个我们人类中间的人。

但是在他的行为倾向之中，有点常使我觉得讨厌的地方就是他那一种顽固的专制的倾向。那一种想使莱阿·尼古拉维支（托尔斯泰）伯爵的生涯变作"我们的神父贵族莱阿的圣者似的生涯"的倾向。

你也晓得的，他在一个很长的时期之内曾决心想去受苦；后来他对衣·所罗维奥夫和斯勒儿曾表示过怅恨，因为这事情他终于没有做得成功，可是他的想去受苦，并不是单

纯的想去受苦，并不是出于想把他的意志的抗拒力，拿来试验试验看的那一种自然的欲望的，不过是为了那个很明显而又——我再说一遍——很专制的目的的缘故。就是为了想增加他自己的宗教思想的影响，加大他自己的教义的重量，可使他所宣传的说教成为不可违抗的东西，在众人的眼里可使这说教因他自己的受苦而变成神圣，于是乎可以强迫着——你明白么，是强迫着的——众人来接受这个说教。何以他要这样做呢？因为他自己晓得他的说教是不完全足使众人信服的；你大约总有一天可以在他的日记里读到他对他自己的说教和人格的怀疑的好例。他知道殉教者和受苦难者，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之外，都是暴君般的专制君主然的，——他是什么也知道的——可是他还在对自己说："可是假如我为了我自己的思想而必须去受苦的话，那这些思想的影响必定会变得大些。"就是这一点，这就是常使我对他感到讨厌的地方。因为在这里我不得不感到这是一种对我想加以暴力的行为，是一种想紧握住我的良心，用正义之血的光辉来眩惑着它，而加上我的颈项以一种独断的锁轭的欲望。

他对于这人生的彼岸的永生，常在非常地赞美的，但这是因为他在人生的这岸的缘故，所以尤其觉得彼岸的永生之可爱。最真实而又最完备的意义上的民族诗人托尔斯泰，把他所隶属的民族的全部缺点，和因我们的历史的拷问而加在我们身上的一切损伤，都具体化在他的伟大的灵魂里了，他的朦胧的"无为"与"对恶无抵抗"的说教，默从忍受主义的主张，这些都是中了蒙古民族的宿命论之毒的不健全的旧俄国血液的发酵，与不倦地在从事于创造工作，对于人生诸恶在

作积极的不屈不挠的反抗的西欧，几乎是生理的相敌对的。所谓“托尔斯泰的无政府主义”，在本质上根本上不过是我们斯拉夫人种的反国家性的表现，并且实际上这也是国民性的特征之一，系从古代混入在我们的血肉里的只想飘散开去的我们那种游牧性的表现。一直到现在为止，我们对于这一个四散游牧的意志还是很热烈地沉溺在这里头的，正如你和其他的无论何人所晓得的一样。我们俄国人大家都晓得的，但是我们却还要常常沿着最小的抵抗线而分散开去；我们也知道这是要招致灭亡的，可是我们还在一层远一层地互相爬散开来；这些可悲的蟑螂似的游行，就是所谓“俄国的历史”，就是一个差不多系偶然地纯机械地——真使它的高尚的国民大多数不得不吃一惊的——由伐利亚格人(Variags)，鞑靼人，巴尔的沿岸的日耳曼人及地方小警吏等所建设组成的国家的历史。我说国民的大多数是不得不吃一惊的，因为我们在这中间只在不断地“游散开去”，直到了我们在那里比那些地方更坏的地方是再也寻不出来了——再要走远去是不能够走的了——我们然后才停止了下来，定住了下来。所以这是我们的运命，我们的宿命是注定不得不在雪地里沼泽里住下而与那些野蛮的民族爱耳查（Erza）、秋突（Tchood）、美而味（Mervey）、魏斯（Vess）、牟洛玛（Muroma）相邻接的。可是在我们之中体会到我们的光明必须自西方而来，并不是从东方而来的诸人出现了。而现在，莱阿·尼古拉维支，这一位我们古代历史的完成者的他，却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在想把他自家像一座高山似地横躺在我们民族的到欧洲之路的中间，这一条到欧洲的积极能动生活之路，原在是

对众人严格地要求他们的全部精神力量的最高紧张的。他的对于经验科学的态度，当然也是十分带有民族的色彩的；吾人可以在他之内，很饱满地看到旧俄罗斯乡村的怀疑，从无知而来的怀疑的反映。在他的一切，都是带有民族的色彩的，他的说教的全部便是一个对过去的反动，也就是我们已在开始摆脱与克服中隔世遗传。

你且想一想他在一九〇五年写的那封信，“知识阶级，国家与人民！”这是一件何等可憎的，满含着幸灾乐祸的恶意的事情呀！你在这里头可以听到那一种有恶意的含有分派教徒的“我岂不是这样告诉你们过的么？”的口气。我在当时曾以他对我说的他自己的言语为根据而写了一封回驳的信给他；就是他说，他“老早就失掉了关于俄国国民与为俄国国民说话的权利了”，因为我是一个亲眼目睹的证人，对于他的如何地不愿意听取与了解俄国百姓之欲对他来披肝沥胆地谈话者，这一件事情我曾是一个亲眼目睹的证人。我的那封信是很辛辣的，是以结果我终没有把这一封信寄送给他。

是啊，现在他是为想赋予他的思想以最高的意义之故，正在试他的或者是最后的一大飞跃。和伐西利·蒲斯拉耶夫（Vassily Buslayev）一样，他本来是爱这种飞跃的，可是总只是为了确立他自己的神圣与得着一个灵耀的后光之故。——虽则他的教义是能因俄国的古代历史与他己身的天才的受难而被认为正当，但这总不免是审判官似地专制的东西。神圣的获得，须与罪恶相周旋，而使意志服从于生活才能办到。人都在想生活，而他却想说服他们而对他们说：“我们在这世上的生活，一切都是无意义的东西。”这对一个

俄国人去说是很容易说服他的，因为他本来就是一种懒惰的生物，对于他自己的无为的安息的辩护是比什么也衷心喜欢的呀。全体的说来，当然，一个俄国并不是一个泊拉东·喀喇泰耶夫（Platon Karatayev），也不是一个亚肯拇（A-kim），也不是一个培崇希（Bezonkhy），也不是一个内克留道夫（Neklyudov），这些人物全是——并不是完全照托尔斯泰的典型——系由历史与自然造成的产物；托尔斯泰不过为更能强固维持他的教义之故，把他们改订了一番而已。但是，由全体看来，俄国却是毫无疑问的下为丢琳（Tiu-lin——哥罗伦科小说的主人公）上为奥勃洛莫夫（Oblo-mov——贡却洛夫小说的主人公）！关于丢琳，有一九〇五年在那里指证，至于奥勃洛莫夫呢，则看看亚力克西·爱奴·托尔斯泰（Alexei N.Tolstoy），看看蒲宁（Bunin），和看看在你周围的随便哪一个就可以晓得。畜生和诈欺者等我们暂且可以不去管他们，虽然我们的畜生却是带有异常浓厚的国民的性质的（你且看呀，具有了一切的惨酷阴险，这畜生是何等的丑恶卑怯呀；）诈欺者等，当然，是国际的。

在莱阿·尼古拉维支一身之内有许多地方有时候曾常使我起过一种对他的几乎近于憎恨的感情，而这种憎恨的恶感曾以压倒的重力压上过我的心头。他的生成得法外强大的个性，简直是一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差不多是丑恶的现象，在他的身内简直具有些像播轧太（Bogatyr）、斯维亚拖果尔（Sviatogor——俄国传说中的勇士之名）的地方，这勇士是地球也载他不起的。是的，他实在是伟大得很！我在深深

地信着，相信他在他所说过的一切事情之外，他秘默着不说的地方还多得很，就是在他的日记里也是一样的；他秘默在那里，大约这些他对无论何人将永远地沉默过去。这他所秘默着的“有些事情”有时候只在他的谈话之中偶尔会透露出一点痕迹来，这些痕迹与暗示在他给我和斯勒儿济兹基看的那两册日记里也可以看得出来。我觉得这似乎是一种“一切肯定的否定”。是从一处无限的不可救治的绝望与孤独的境地里发生出来的最深刻而最恶毒的虚无主义，这一种绝望与孤独，大约除他而外是没有一个人曾经以这样可怕的清晰明白来身受经验到过的。我常常觉得他在他的灵魂深处对一般人是一个非常顽固地休戚不关的冷淡的人，他是高出在他们之上，远离在他们之外，到了这一个程度，简直可以说他们之于他犹之乎蚊类之于巨人，他们的一切活动由他看来是可笑而可悯的，他离开他们离得太远了，终而至于进入了一处四顾无人的穷荒大漠；在这里，一个人孤独地用了他的全部精神气力的最高努力在深切研钻着“最主要的问题”，研钻着“死”。

他一生之中，是无时不在怕惧着死，憎恶着死，“亚儿萨马斯的恐怖”（The Arsamasian Terror）在他的一生之中是常在他的灵魂里颤栗着的——他也不得不死么？全世界，全地球都在瞻仰着他；从中国，印度，美国——从世界的无论哪一处都有活的颤动着的线牵伸到他这里来；他的灵魂是为大家而存在，是永久的。为什么自然就不可以在她的律法之中造一个例外，而给与一个仅一的人以肉体的永生呢？为什么不可以的呢？他当然是很富于理性感觉不至于去相信那些不可能的神异之事的，但是在另一面他却是一个气

急的暴徒，一个实验的探险者；和一个为未知的兵营生活的恐怖与绝望所压倒的青年新兵一样，他在顽强狂抗。我还记得，在轧斯泊拉（Gospra）的时候，他把莱阿·希世笃夫著的《在尼采与托尔斯泰的教训里的善与恶》（*Leo Shestov's Cood and Evil in the Teaching of Nietzsche and Tolstoi*）那本书读了，当安东·契诃夫对他说，他是不喜欢这本书的时候，托尔斯泰就回答说："我却觉得这书很好玩，虽有一点写得傲大过实，但这是很不错，很有趣的，对于冷笑家们，只教他们是真率的话，我是实实在在爱他们的。希斯笃夫说：'真理是不必要的'，可不是么？他为什么要真理呢？他终究是不得不死的。"

明白看取了他说的话并没有得到了解，他迅速地一笑就又接着加上去说：

"若一个人既学得了思想这玩意儿，那不管他所想的是关于什么的事情，他的想头总老是集中在他自己的死的上头的，无论哪一个哲学家都是这样。若有死这一件事情存在那里的话，那在死的上头更有什么真理呢？"

他又继续着说下去，对于无论何人真理只有一个——就是对上帝之爱。可是关于这问题他说的神气是很冷淡而倦困的。吃过早餐之后，在回廊上他又把希斯笃夫的那本书拿起，寻出了下列的一节："托尔斯泰，杜斯妥以夫斯基，尼采，对于他们自己的问题不给与以回答是不能够活下去的，而对于他们却无论怎样的一个回答，比完全没有总好些。"他笑了起来并且说：

"这真是一位何等大胆的理发师呀，他竟在直说出来，说

我正欺骗了我自己，这就是说我也欺骗了他人。这岂不是很明白的结论么。……”

“为什么——叫理发师？”斯勒儿问他。

“啊，是的，”他沉思着回答说，“这是偶然想起的事情。他实在是很时髦漂亮——却使我想起了那个从墨西哥来的理发师，他是为他的一位农夫叔父的结婚而到乡村里来的。他的态度和举止是最优美不过的，而他也会跳极时髦的跳舞，因此他就看不起另外的无论什么人。”

我想这一段对话的重述，是几几乎一字也没有移易改变的；这是一件我记忆得很牢的事情，我当时并且曾经把它记录下来的，如同我的记录其他的许多感动我的事情一样。斯勒儿济兹基和我曾把托尔斯泰所说的关于许多事情的话写下来过的，但是斯勒儿当他向我住在那里的亚尔萨马斯（Arsamas）来的旅途中把他的笔记遗失了，他素来就是这样粗糙不经心的，虽则他之爱莱阿·尼古拉维支像一个女人的样子，但他对托尔斯泰的态度却很奇怪，简直仿佛是一个优越者对下辈似的态度。我也把我自己的笔记不知放落在什么地方了，终于寻它们不着；大约总系留存在一位在俄国的什么人的手里无疑。我对托尔斯泰是十分精细地守视着他的，因为我过去曾在找寻——现在也还在找寻，而到我的死时为止总也还在找寻的——一个有活的积极的信仰的人。并且也因为有一次安东·契诃夫曾谈到了我们的文化缺乏，他苦诉着说：

“哥德所说的话是一字不遗地被记录在那里。可是托尔斯泰的思想却将在空中遗亡消散了。这真是，可爱的朋友

呀，绝对的俄国人的态度。在他的死后，怕他们都将忙起来，都开始将写关于他的回忆，而来造出许多谎来哩。”

但是且再回转到希斯笃夫的上面“……——‘眼看着可怕的幽灵在前面’——他说——‘人还要活着过去，是不可能的’——可是他从何处知道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不可能的呢？他若知道了的话，他若看见了幽灵的话，那他将不写这些无意义的东西，而去做些认真的事情了，正如佛陀在他一生中所曾做过的一样。”

有人说起，说希斯笃夫是一个犹太人。

“不见得是吧，”莱阿·尼古拉维支怀疑着回答说。“不，他不像是一个犹太人；世上绝没有无信仰的犹太人的，你们总不能举出一个来吧！……不，决没有的。”

有时候似乎觉得这一位老魔术者在和死狎玩，在和死调情，在想试用了底下的言语来欺骗着她：“我是并不在怕你，我在爱你，我在渴待着你，”而同时，又用了他那锋利的小眼守视着死：“你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东西？在你之后究竟是什么？你将完全的将我毁灭么？或者在我之内的有些事物将继续生存下去么？”

从他的言语“我觉得舒服，我觉得非常舒服，我觉得太舒服了”里，每会生出一种奇异的印象来。因为其后马上就是“要去受苦”。去受苦——这在他也完全是真实的事情，对于他的病方半痊的现在，他却真真很愿意去被拘入狱，被处流刑，或者简直说去戴一顶殉难者的荆棘之冠，对这事情，我是半点儿的疑念也没有的。大抵受苦殉难这一件事情多少必能将死合理化一点，必使它从外表的形式的方面看来，觉得很

可了解，容易接受一点的。可是他是从来也没有觉得舒服快乐过，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什么地方，这我是深信而不疑的；在“智慧的书卷”之中，在“马背”之上，在“妇女的怀里”，他都没有感到过“地上乐园”的完美的快乐。他对此是不能享乐的，因为他的理性太丰富，对人生和人类是晓得太彻底了。这里还有几句他说的话：

“回教主亚勃杜拉曼（the Kaliph Abdurahman）一生中曾有过十四天的快活日子，但我却真真的没有这些个快乐的时间。这是因为我从来没有——也是不能够——为我自己，为了我自己的灵魂而生活过的缘故；我只为了外表——只为了他人在活着呀。”

当我们走开的时候，安东·契诃夫对我说：“我不相信，他是不曾快乐过。”但我却相信的。他从没有过快乐。可是不确的，就是他所说的他只为了外表而活着的那件事情。是的，他曾经把他自己所不要的东西分给了他人，正如一个人的把东西分给许多乞儿们一样。他最喜欢强制他们，强制他们读书，走路，强制他们以菜食为主义，强制他们爱农夫，强制他们信仰莱阿·托尔斯泰的健全合理的宗教思想。对于一般的人必须给他们些或者可以使他们满足或者可以使他们高兴的东西，然后让他们各走各的路去！请他们离开这一个人，不要来搅乱他的和平，让他在他的习惯的，很苦恼的，但有时却也觉得安适的寂寞里，去和那“最主要的问题”的无底深渊去对面凝视。

俄国的说教者的全部——除了亚伐孔（Avvakum）与或者蒂公·柴同斯基（Tikhon Zadensky）之外——都是

冷淡的人，因为积极的活跃的信仰他们是没有的。当我在《下层深处》里描写着路喀（Luka）的时候，我是正想描写出像那样的一个老人来的，对于各种解答他是都有兴趣的，可是对于一般的人他却不然；当他不可避免地和他们接触的时候，他就安慰安慰他们，这原不过是为了可以教他们离开他去而不来搅乱他的和平之故。像这一类人的哲学与说教，都是有一种厌恶之感蒙隐在背后的布施，在他们的说教之后，是有言语在哀求地阴惨地响着的："走你的吧！且敬爱着上帝和你的邻人！但走你的路，诅咒上帝，爱着不相识的疏远的人！可是莫来嬲缠着我！让我独自个儿和平地过活吧，因为我是一个人，是被注定总有一天要死去的人。"

唉，可叹者，是现状如此，而以后将来永久也必是如此的。在过去是非如此不可而现在也不得不如此的，因为人类个个都是疲尽，倦极，可怕地互相离散，都是被系缚在一种摧残灵魂，非要使它枯竭不可的孤独里的缘故。假使莱阿·尼古拉维支真的曾和教会有了一种和解的时候，那对这事情我也决不会感到一点儿惊异。这事情是自有它的论理的；人都是渺小而没有意义的东西，就是大主教们也是一样。可是实际上严格地说起来，即使真成立了和解，这却也并不是和解；对他自身这行为也不过是合乎论理的一个步骤。"我对于憎恶我的人并不怀恨而饶恕他们。"这却是合乎基督教义的行为，在这背后也许伏隐着一种轻快的讥讽的微笑在那儿，这是可以当作聪明人对于愚人的复仇解释的。

我所写的并不是我所欲说的话；我不能够真正地把它表现出来、我的灵魂里有一只狗在号吠，我预觉得仿佛将有些

什么不幸的事件要发生的样子。正是现在，恰恰新闻纸类到了，明明白白的在你们那里是“在制造出传说来”了；“从前，一直从前是只生着许多懒惰者与不中用的人们的，而现在却从那里产生出了一位圣者”，你且想想，这对于这个国家，正当这个时候，正当这失望者的人们的头在颓沉下俯，多数者的灵魂完全空虚，最善者的心灵里只充满着悲哀的时候，是如何的有害呀！饥饿得要死受着割裂的苦痛的他们，是在渴望着一种传说的出现。他们正因为想减轻苦痛，慰抚苦闷而在那么热心地渴望的。于是他们正好造成他一生所曾经愿望着的那一件事情，这对他们却是毫无所用的，——就是一个神圣的人的与圣者的生活。

但实际上的确他是伟大而神圣的，因为他是一个人，是一个类乎疯狂，苦闷得不堪地美丽的人，是一个全人类的人。我在这一点上也许有点自相矛盾，这可是并没有什么关系的。他是一个并不为自己，而为他人在找寻上帝的人，就此上帝可以让他自己，让他本来是一个人的自己，得在由他自己所择定的沙漠里和平孤独地过去。他因为想使我们可以忘记基督教义里的矛盾之故，给与了我们以福音；他把基督的像单纯化了，将互相冲突的本质缓和了一下，而把那“差遣他来的神意的”谦逊显扬了出来。当然托尔斯泰的福音是比较得容易接受，因为这是可以慰抚俄国民众的“疮痍”的缘故。他不得不给与他们些东西。因为他们在那里诉苦而大地在因他们的呻吟而震摇，在从“最主要的问题”方面远离开去。但是《战争与和平》和其他的艺术作品全部却不足以慰抚这灰色的俄国的绝望与悲哀。关于《战争与和平》他自己曾经

说过："老实说来，这是同荷马的《伊利亚特》（*Iliad*） 一样的东西。"却各芜斯基（M.Y.Tchaikovsky），是曾从他的口里听到过关于《幼年时代与少年时代》的同样的赞词的。

许多新闻记者从拿泊尔（Naples）来到了这里；其中的一位并且还从罗马赶来的。他们问我关于托尔斯泰"逃亡"——这"逃亡"两字是他们用的字眼——的意见。我不愿意和他们接谈。你当然是明了的，晓得我在内心是如何的在起混乱。我并不愿把托尔斯泰当作一位圣者来看；还是让他成一位与有罪恶的全世界的人心相接近的犯罪者的好，好和我们无论何人的心都接近些。普希金（Pushkin）和他——对我们是世上并没有和这更崇高更亲爱的事物了。

莱阿·托尔斯泰死了。

一个电报到了，只含着最普通的"死了"的两字。

这一个打击直打到了我的心里；我又苦痛又愤怒地恸哭了一场，而现在，在半疯狂的状态里我在回想着他，回想着当我认识他而看见他的时候的情形；一种想和他谈谈的欲望几乎把我苦得要死了。我想象着他在他棺木里的样子：他像水底里的一块光石似地躺在那里，而在他的灰白的胡须里一定有一痕孤独的神秘的微笑平静地隐藏着在的。而现在终于他的双手是和平地叠上了；这一双手是已经把它们的艰难的工作做完了的。

我又想起他那双英敏的眼睛——这一双眼睛是把什么都看得穿的——想起他的手指的动作，仿佛是常在从空中捏制些什么东西似的，想起他的言谈，他所说的笑话，他所最喜

欢用的农夫的吐属，他的不可捉摸的声气。我看到在这一个人的身上是含有着如何地丰富硕大的生命之量，他又是如何地聪明得不像我们人类所应该的样子，真真是要使人怕的样子。

有一次我曾看见他在一个大约是从没有人曾经看见他过的环境里，我是在沿了海滨走向轧斯泊拉的他那里去，而在优索坡夫地产之后，当岸边岩石的中间我看见了他的小小的峻嶒的身体，穿着了一套灰色的皱纹很多的粗服，戴了一顶折叠痕很显著的帽子。他把两手支着头坐在那里，风在他的手指之间吹动他的雪样的须毛；他正在凝视着海面的远处，小小的绿色的海浪柔和地回环游濯在他的脚下，仿佛是在对这老魔术者讲述关于它们自身的什么事情的样子。那是一天游云弄日的晴天，云的影子时时飞过岩石之间，和岩石同时这位老人就变得有时而通明有时而黑暗。岩石是很大，也常有裂痕，而气味强烈的海草生满在石上；前一日似乎是刚有过高潮凶浪的。而他也像是一块变了有生命的古岩巨石，是知道一切的事物的原始和终结的，是在思考着一切的岩石，地上的草木，海里的海水，和从世间的石块起一直到天上的太阳为止的凡世间一切的事物的将于何时终结与如何地终结的样子。大海似乎是他的精神的一部分，在他周围的万事万物似乎都是由他而来，从他发出的。在这老人的思考不动的姿势之中我却感到了些永远的，魔术的，直逼到他的底下的黑暗中去，又像探海灯一样高伸出在地上高头的蔚蓝空中的事物。正仿佛是他，他的集中的意志，在吸引海浪，驱拨海浪，在支配云和影的行动，于焉激动石块而给与以生命。忽

而在热狂的一瞬间，我感到了"这确是可能的，他将站立起来，挥动一挥动他的手，于是海面就可变成为玻璃一样的固体，石块就能开始行动而放出大声的叫唤，在他周围的一切事物就都能得到生命，发出声音，各在它们自己不同的声音里说出关于它们，关于他，和反抗他的话来。"我在那时候与其说是想到毋宁说是感到的一切，简直是没有法子将言语来形容。在我的灵魂里也有喜悦也有惧怕，然后一切就只混合在一个快乐的思想里："当这一位人物生存着的中间，我在地上总还不是一个孤独者。"

我于是竖着脚尖走开了，因为想使脚下的小石块可以不至于跌着发声，而打散他的沉思。可是现在我觉得成了一个孤独者了，一边写着我一边正在号泣——我在从前从没有这样伤心，这样悲苦绝望地号泣过。我并不晓得我是不是爱他的；可是对他是爱是憎，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他曾常常在我的心灵之中搅掀起巨大的狂想的感觉与兴奋；就是被他所挑动的不快和憎恶之感也并不是一种压迫灵魂的东西，倒反是一种开发灵魂，能使它的感受性更为强化，能力更加增大的作用。当他在地上响着他的靴子，仿佛是具有着威严要把地上的崎岖踏平似地，突然间从有些地方，或从门后或从角上出现，用了那种在地上曾行走过许多路的人的短短而又轻又快的步伐走向你这边来的时候，他实在是崇高威严得很的。将两手的大拇指插入在腰间带里，他只须站住立定一分钟头，用了他那副无所不包的眼光锻捷地向四周一望；他的眼光就马上能将什么新的事物都吸收进去而立时把一切东西的意义都明白收尽而无余。

“您好吧？”

这几个字我老是把它们这样的翻译的：“你好么？对我是满足的，可是对于你另外也不见得有多大的意义；可仍是，您好么？”

他走出来，看去似乎是很小的样子，而立刻在周围的无论哪一个，马上就会变得比他更要渺小。一簇农夫似的胡须，粗硬的可也异样的双手，简单的衣服；这些外面的安乐的平民主义是有许多人要被它欺倒的。而我每看见只认衣裳不认人——这是一种很古的奴隶性的习惯——的我们俄国人等会直泻出一道他们的臭气可厌的本性来，这更适当地说来，实在是可称作媚上骄下的劣根性的。

“啊啊，我们俄国之宝！你真是我们的国宝。多谢上帝的恩惠，我终于及身见到了我国所产的最伟大的人物。愿你长生不老！请你受我现在的这敬礼。”

这是古俄罗斯的俄国人的那种单纯感激的样本，还有另外的一种，可是带着点“自由主义的色彩”的，就是：

“莱阿·尼古拉维支，虽则对于你的宗教的哲学的见解，我不赞同，我可深深地尊敬你这个人，因为你是我们的最伟大的艺术家。”

突然间，在他的农夫髭须下面，在他的平民式的皱折的外衣底下，会现出古代俄国的大地主，庄严贵族的相来。而心理单纯的拜谒者们，或者受过教育的及其他的人们的鼻头便会因难耐的寒冷之故而变成青紫。看着这一位有最纯洁的血液的人物，守视着他的高尚闲雅的举止和骄矜地保留着余地的语气，听着他的强有力的剀切的谈话，真是一件无上快

乐的事情。他所显出来的大地主的神气是不多不少在这时候对于这些农奴们正到恰好需要的那一个程度，而当他们把这大地主的神气在托尔斯泰身上唤起的时候，这神气会很容易很自在地显现出来，而把他们压服到颠倒畏缩甚而至于放出悲鸣的声气。

有一天我曾经和一位本系这些心理单纯的俄罗斯人之一的墨西哥人同道，从耶斯那耶·朴利耶那回到墨西哥去，好一晌时候他不能把他的呼吸回复转来，只是悲哀地微笑着，茫然不知所措的再三反复着说："嗳，嗳，这真同一场冷浴一样。他真是严厉得很……唉！"

在这当中，他更是明明怀着遗恨似地叫唤着说："我想他真正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大家都在说：'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我也相信这……"

这个人是一个很富的大工场主，大腹便便，脸色如同生肉；为什么他一定要托尔斯泰成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呢？这也是俄国人心理的"深奥的神秘"之一端！

假使莱阿·尼古拉维支想使人欢喜的话，那这事情在他比一位聪明美丽的妇人还更容易做到。他的周围有各色各样的人围坐在那里；大公爵尼古拉·密开洛维支，粉刷油漆师伊利亚（Ilya），从耶尔泰（Yalta）来的社会民主党员，斯东提士教徒派兹克（Patzuk），德国的音乐家，克莱茵密奢尔（Kleinmichel）伯爵夫人的财产管理人，诗人婆尔轧诃夫（Bulgakov）；他们都一样的在用了那一种恍惚热爱的眼光注视着他。他把老子的哲学讲解给他们听，由我看来他简直是一位同时能奏数种乐器而成立一个乐队的奇人：

——铜喇叭、大鼓、小风琴、明笛等等。我平常也和其他诸人一样地老是恍惚注视过他的。而现在我还渴想着再见他的一面——可是我却再也不能够重见到他了。

新闻记者们来了，在说，罗马有一个“否认托尔斯泰死耗”的电报到来。他们都是很兴奋的，大声的在谈天，而絮语绵绵地在对俄国表示着同情。俄国本国的新闻纸上之所载可已经没有再容疑虑的余地了。

对于他来说谎，即使是出于同情的怜悯他的谎，也是不可能的事情。即使是他病到了垂危，人对他也是不能够怜悯的。对于像他那样的一种人而来说怜悯简直是丑恶的冒渎。他们是只能被守视被爱护，而不可以用了那种破损的无诚意的言语之尘来加上他们的身去的。

他老爱问人：“你不喜欢我么？”人却应该是如此的答：“嗳，我不喜欢你。”

“你不爱我么？”——“是的，今天我可不爱你。”

他在他的问语里是厉害得丝毫无顾惜的，而在他的回答里却总是保留着余地，真不失为一个聪明的人的样子。

关于过去的事情他讲得美丽动人，尤其是关于杜葛纳夫（Turgeniev）的事情曾说得很多。说到斐德则他总是带着一种好人物的微笑说些滑稽的事情，对涅克拉梭夫他是冷淡的，怀疑的。可是关于全部的作家他说的时候总仿佛他们全是他的小孩，而为父亲的他是满知道他们的过失的，——你瞧！——他总先指出他们的缺点在说到他们的好处之前。每次他说到什么人的坏处的时候，我总觉得他好像是在对听

话者们给以布施，因为他们是贫困的缘故；听取他的批评判断，是一件不大舒服的事情；在他的那种锋利的微笑之下教人不得不把眼睑俯下来的，——而在记忆里却是什么东西也难以保持得住。

有一次他热烈地主张着说，乌斯班斯基（G.Y.Uspansky）是用土拉(Tula)的方言写的东西，是一点儿才能也没有的。而又有一次我听见他对安东·契诃夫说及关于乌斯班斯基说："他才是一个作家！他的真挚之处要令人想起陀斯妥以夫斯基来，不过陀斯妥以夫斯基要施狡计奇策——并且还要卖弄风骚。乌斯班斯基却比他纯粹比他正直。假使他是信仰上帝的话，那他或许会变成一个分派教徒(Sectarian)。"

"但是你曾经说过他是一位土拉作家而没有才能的。"

他把他的毛丛丛的眉毛蹙下盖住眼睛说："他写得笨拙。他所用的真是什么语言呀？句读符号比文字还要来得多。才能——那就是爱。爱的人是有才能的人。且看看恋爱者们，他们都是有才能者。"

关于陀斯妥以夫斯基他只是勉强地，不得已似地说到，说的时候也仿佛在回避些什么，努力抗抑些什么的样子。"倘若是他曾经听到过孔子或佛教徒的教义的话，那在他还要好些，因为这些教义可以使他镇静一点。无论何人先应该晓得的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本是一个有叛逆狂暴性在他的血肉里的人；发怒的时候他的秃头上马上会胀起肿瘤来，他的耳朵也就会摇摆起来的。他的感情特别地丰富而思想可真不足。他的思想是从富利哀社会主义者（Fourierist）们和婆他奢维支（Butashevich）及其他诸人那里学来的，可是后

来终其生他却恨他们恨得切齿。他的血液里是有点犹太气质在那里的。他每是无理由的怀疑人家野心很大，笨重得很而又是不幸之至。爱读他的人会如此之多，真也是一件奇事，我真懂不得这个理由。他的东西都是那么笨重而无用的，因为他的那些白痴们，青年们，拉斯可儿尼可夫们（Raskolnikovs）及其他的许多人在实际上都不是那样的，真还要比较单纯，比较容易懂得。大家的不大爱读烈式诃夫是一件可痛的事情，他是一个真真的作家——你读过他的么？”

“是的，我很喜欢他的，尤其是他的言语。”

“他的运用言语之技巧实在是可以惊叹的，技巧洗练得精之又精。你的喜欢读他却也有些奇怪；你倒是有些非俄罗斯式的地方的，你的思想是非俄罗斯式的对不对，我这样的说大约你总不会生气吧？我是一个老人了，或者对于现代的文学许再也没有理解的能力了，但是我总觉得这不是俄国的文学。现在他们开始写一种奇怪的诗；我简直不明白这些是什么的诗，也不晓得是为何人而写的。大凡学写诗总非从普希金，替皆夫（Tiutchev）和斐德学起不可。可是你哩？”——他转向了契诃夫，——“你倒是纯俄国式的。是的，是非常，非常之俄国式的。”

慈爱地微笑着，他把他的手按上了契诃夫的肩头；契诃夫有点觉得难为情了，便用了低音开始说了些关于他的平屋和鞑靼人的事情。

他是很爱契诃夫的，当他放眼看他的时候，他的双眼总满含着慈爱，似乎在抚拂安东·保罗维支的脸部的样子。有一次，安东·保罗维支在花园草地上和亚力克山特拉·里伏

夫那 (Alexandra Lvovna) 在散步，那时候托尔斯泰的病没有好，坐在回廊上的一张椅子上面，他把身子向着他们伸伏了出去守视着他们，嘴里轻轻地念着说:"啊，是何等美丽可爱的一位男子汉呵；谦虚沉静得像一个女孩儿，而他的走路也像是一位女孩子。他真是一个值得惊叹的人。"

有一天傍晚将近黄昏的时候，他半闭着眼睛动着眉毛，朗读了一段《神父赛儿纽斯》中的当那女人去引诱那位隐遁者的情景给我们听；他把它通通读完了之后，随即举起头来闭上了眼睛，很清晰地说:"这老头儿把这写得真出色，真出色。"

这是用那么令人可惊的单纯从他的口里叫出来的话，他的对于所读的文字之美的愉悦又是如此地纯真，致使我一生中把这时候所感到的欢喜永也不会忘掉，对这一种欢喜我简直不知道要如何才可以说出来，对这欢喜的制驭我却不得不费去一番绝大的奋勉。我的心暂时停止了一刻跳跃，——而觉得周围的一切事物就变得新鲜活泼，都带着了生气的样子。

人若想了解他那种特异的不可言说的言辞之美，必须亲自听见他的说话才行；——那是，在某种意义上许是不正确的，对一个同一的语句时常在再三重复着的，而又满盛着些乡下老的单纯。他的言语的效力并不是单纯于他的说话的音调和颜面的表情，但也从他那双眼睛的活动和光辉上来的，这一双眼睛是我平生所见到的最雄辩的眼睛，在他的两只眼睛里莱阿·尼古拉维支却有着千万的眼睛。

有一次，斯勒儿，赛儿该·里伏维支(Sergei Lvovich)，

契诃夫和另外还有几个人坐在花园里谈论到了女人；他默默地倾听了好久，然后突然间说：

“我当我的一只脚已经踏进坟墓的时候，当说出关于女人的真相来，那时候我说出了真情，就马上往我的棺材里一跳，把盖子盖上；——将对她们说：‘好，由你们来怎么奈何我吧！’”那时候他的眼光是那么的阴惨，那么的可怕，致使大家不得不沉默了好久。

我想在他的一身之内含着有些伐斯喀·蒲斯拉耶夫（Vaska Buslaiev）般的喜穿凿的，凶恶的野性和泊洛都朴泊·亚伐孔（Protopop Avvakum）般的心的顽固在那里的；在这上面或旁边可又隐伏着一味却大耶夫（Tchaadayev）的怀疑主义。他的亚伐孔的本质在用了说教而苛责虐榨着他的艺术家的灵魂；诺芜哥洛特（Novgorod）的凶恶的野性者把在他里面的莎士比亚（Shakespeare）和但丁（Dante）打倒了；同时却大耶夫的分子又在嘲弄他的灵魂上的愉快，并且也在嘲弄他的苦痛。在他里面的旧俄罗斯人的气质一击之下，把科学和国家的思想压伏了，这俄罗斯人的气质因他的硬想造成一个较善的人类生活的全部努力的失败，而驱他入了消极的无政府主义。

真也是奇怪之至！在托尔斯泰之内的这一重蒲斯拉耶夫的性格，却会被“新泊利雪西姆斯”（Simplicissimus）志的漫画家奥拉夫·古儿勃兰生（Olaf Gulbranson）的神秘的直觉所发见的。你且仔细地看一看他的画；真是如何可惊地他把真实的托尔斯泰的像画出在那里呀，在那一张有深藏隐伏着的眼睛的脸上，真有几许的大胆的理智力流露在那里

呀，——在这一双眼睛里，是没有什么东西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决不相信'喷嚏，梦兆，或鸟的啼声"的。

这一位老魔术者立在我的面前，对谁都是生疏，凡是思想的荒野，他为找寻一种可以包括一切的真理之故，都走遍了的这一位孤独行旅者，这真理可终于没有找到的这一位老魔术者，立在我的面前，——我在守视着他，虽则因为他的丧失而在感到绝大的悲痛，但因我是曾经见过这个人的缘故而感到的一种可以傲人的骄气却减轻了我的苦痛与哀伤。

立在托尔斯泰宗徒之间的莱阿·尼古拉维支，看起来真有点特异；在那里特立着一座伟大的钟楼，钟声不断地在向全世界响着，而在它的周围奔走着一群微小的胆怯的狗类，对着钟声各在瞎叫，同时又互相猜忌地在斜睨同类仿佛是在说："谁叫得最好！"我时常在想，耶斯那耶·朴利耶那的房子，伯爵夫人派宁（Countess Panin）的第宅都被这一群人的伪善，卑怯，贪欲与微贱的商人根性，以及争夺遗产的精神所玷污了。这些"托尔斯泰宗徒们"有些地方真和那些在俄国各处的暗角落里游行乞食的和尚差仿不多，他们是常在把狗骨头当作了神圣的遗骨而示人，贩卖着"埃及的黑暗"与"圣母的眼泪"的，我记得有一位这样的托尔斯泰宗徒在耶斯那耶·朴利耶那则为怕加害于母鸡之故而不食鸡蛋，但在土拉的车站上则很有味道似的在吞食肉类，还要说："那老头儿是在说过实的大话！"他们的全部差不多都喜欢发发叹声，互相亲亲嘴的，他们都具有着一双汗湿的无骨的肉手和两只在说谎的眼睛。同时他们又都是善于实际事务的人，处理他们的俗务是很巧妙的。

当然，莱阿·尼古拉维支也很晓得这些托尔斯泰宗徒们的真价的，而托尔斯泰非常慈和地爱他，常是含着了青年般的热情和喜悦在说到他的斯勒儿济兹基，也知道得十分明白。有一次这些宗徒们中间的一个在耶斯那耶·朴利耶那雄辩地说明着说，自从他接受了托尔斯泰的教义以后，他的生活就变得如何地快乐，他的精神变得如何地纯洁了。莱阿·尼古拉维支靠近了我轻轻地对我说："这家伙，他是只在说着谎话，可是这谎却只是因为想使我欢喜之故而说的。"

有许多人在努力想使他欢喜，可是我却没有看见过一个能够好好地巧妙地把这做得成功。他和我差不多是从没有谈起过那些他所常谈的问题——如一般的宽容，对邻人之爱，福音书，和佛教之类。这是明明因为他老早就看取了这些对我是不配我的胃口的缘故。而我对于他的这一点却是觉得很感激的。

他若是愿意的话，那也能够做得到特别的优美，易感，而柔和可爱。他的话语是要使人恍惚般地单纯而优美，但有时候听他也觉得要感到苦痛而不快的。我每不喜欢听到他讲的关于女人的话，——那真是不可言说地粗俗得厉害，在他的言语里是有些故意造作的、不认真的地方在那里的，可是同时也觉得是很富于他的个性的。这仿佛是因为他曾经受过了一次凌辱，而到现在也不能够忘记，不能够宽恕的样子。我第一次认识他的那一天晚上，他领我到他的书室里去，——那是在墨西哥的喀墨夫尼克（Khamovnik）——教我和他面对面的坐下之后他就开始讲到了《伐连加·奥理梭伐》和《二十六个男子与一个女人》。我被他的语调所惑乱，简直觉得

不知所措了，——他是单纯残酷地在说着，说一个强健的女子是不晓得有羞耻之心的。"假如一个女子到了十五岁而是身体强健的话，那她是在渴望着被触动被拥抱的。她的心是还在对那未知的事情和她所不懂的事情感怀着恐惧；这就是被一般人称作羞耻心和纯洁的地方。可是她的肉体是已经晓得了，晓得那件还不懂的事情是正当的，合乎理法的，是以，不管她的心在怎么样恐惧，而肉体却在要求这理法的实践。而你的描写伐连加·奥理梭伐，身体是强健的，但她的感觉却是有贫血病般的——那却不是真实的事情。"

然后他又讲到了《二十六个男子与一个女人》中的那个少女，极单纯地用了一大串猥亵的言语，在我听来觉得是对我的冷嘲，我简直在心里头感到了一种愤怒。到后来我才了解，他的所以要用那些平常所不用的言辞者，单因为想把意义说得更确切更适合一点；但在当时听他那么的讲却真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情。我当时并不回答他一句话，马上他就变得很注意的，就很诚恳地开始问起我的生活来，问我在研究些什么，曾经读过些什么东西。

"我听见说你是读书读得很多的，是真的么？哥罗伦科是不是一位音乐家？"

"我想他不是的；不过我也不的确知道。"

"你不晓得么？你喜不喜欢他的小说的？"

"我是喜欢的，很喜欢的。"

"这是大约因为相对称的关系。他是抒情的，而你却不然。你曾经读过魏耳脱曼（Weltmann）没有？"

"读过的。"

“他真是一个很好的作家呀，是不是？简切，正确，而没有浮夸。他有时候比郭果尔（Gogol）还要好些。他是认识巴尔札克（Balzac）的。郭果尔可只学了马零斯基（Marlinsky）。”

当我说郭果尔或者是受了霍夫曼，斯敦（Sterne）或迭更司的影响的时候，他看了我一眼问我说：“这是你在什么地方读过的么？不是的么？那是不确的。郭果尔怕简直没有知道迭更司。可是你真读书读得很多；不过要注意呀，这是危险的。科儿莎夫（Kolzov）就因此而破灭的。”

当他送我到门口将分手的时候，他抱住了我和我亲了一个嘴说：“你真是实实在在的农民。大约处身在诸作家之中做人，你将感觉到十分的困难。可是不必管它，不要惧怕，常把你想说的说出来，就是粗俗一点也不要紧的。感觉锐敏的人总会懂得。”

这一个初次的会见给与了我两个印象，就是我感到了一种喜悦与自豪，因为曾经见到了托尔斯泰；可是他的谈话使我有些想到了一种考试，而在某种意义上我并不看出他是一位《哥萨克》（*Cossacks*）、《诃儿斯托米爱》（*Kholstomier*）、《战争与和平》的作者，但看出了他是一位大地主，屈身俯就来和我谈话，而觉得对我非用一种平民的言语，就是在街头和市场上所用的言语来交谈不可的样子。这把我对他所有的一种理想倾覆了，这理想是我所深深地怀着而对我是非常之贵重的。

第二次的见他是在耶斯那耶·朴利耶那。那是一天阴郁在下细雨的秋日，他穿的是一件厚重的外套和一双深深的革

制的雨靴，他带了我走上白桦树林里去散步。他同小孩子一样地跳越过了许多沟渠和水荡，把树枝上的水滴摇震摇震，很美丽地把斐德曾在此地树林之中如何将叔本华讲给他听过的事情述说了给我听。极仁爱地他用手抚拂了一回白桦树的湿着而发丝光的树干，并且说："我新近不知在哪里读到了一首诗：

蕈类是早已无存。但临谷底
还留着它们潮湿的深沉的香气。

非常之好，非常之真实。"

突然间在我们的脚下跳出了一只兔子来。莱阿·尼古拉维支兴奋着高跳起来了，脸上罩上了一层红光，像一位实在的老猎师似地叫出了一种呼声。然后，含着了一脸奇异的微笑注视着我，而放出了一种明敏的为一般人所通有的大笑。在这一瞬间，他真是值得惊叹地使人可爱。

另外一次他在庭园里注视一只老鹰。这只老鹰飞翔在家畜小舍之上的空中在画大圈子，极轻地摇动它的两翼几乎是停住了的样子，它仿佛还决不下心来，这时刻究竟好不好飞下来而施一袭击。莱阿·尼古拉维支用手遮着眼睛直立在那里，感到了兴奋喃喃地在说："这家伙在看想我们的小鸡。啊呀，啊呀……它是来了……喔，它在那里怕。大约车夫是在那里，大约总是的吧？我可得叫他……"

于是他大声叫了一声车夫。当他叫的时候老鹰惊骇了，飞翔了起来，退缩到了一边，就不见了。莱阿·尼古拉维支

叹了一口气，显然是责备自己似地说："我又何必那么的叫呢，不叫总也是会飞逃开去的。……"

有一次在告诉他铁夫列斯（Tiflis）的中间我提起了弗来洛夫斯基——白耳未（V.V.Flerovsky-Bervi）的名字。"你认得他么？"莱阿·尼古拉维支很有兴趣似地讯问着说："请告诉我，他是怎么的一个样子？"

我告诉了他关于弗来洛夫斯基的一切；身材很高，有长胡子生着，身体是瘦瘦的，很大的一双眼睛。又他如何地穿了一件长的帆布的外衣，只以带在腰带上的一包在赤酒里煮过的米包和一柄很大的洋伞为武装，而和我两人曾徒步在屈阑斯——高加细亚（Trans-Caucasia）的山道上跋涉过；如何的有一次我们在狭路上突然遇到了一只野牛，一边用了张开的洋伞威胁着它，一边我们冒了一步不慎就要从危岩坠入到深渊中去的大险而谨慎地退走了的话，我也都叙述了给他听。忽而我看见托尔斯泰的眼里充满了眼泪，我因此就感到了困惑停住不说下去了。

"不要紧的！"他说，"你且说下去吧，说下去吧！我很喜欢，喜欢听到关于一个好人物的事情。我也在想他大约总是这个样子的，真是一位和他人不同的有趣味的人物。在全部的过激派文学家中，他是最成熟最聪明的一个。在他的《启蒙书》（*A.B.C.*）里，他真很明确地把我们的全部文明是野蛮的，文化是和平怯弱的民族的产物，可是强有力的民族所造成的，生存竞争这句话是为辩护作恶之故而创造出来的谎语等证实在那里。当然，你总不赞同这些见解的吧？可是都德（Daudet）却是赞同的，你知道么，你记得保罗·

亚斯谛爱（Paul Astier）么？”

“可是吾人譬如将诺耳曼民族在欧洲历史上所演的史实拿来一看，则这将如何地和来洛夫斯基的理论相一致呢？”

“诺耳曼民族？那却不同。”

当他不愿意回答人家的质问的时候，他总老只说着：“那却不同的。”

我时常觉得——而我也相信这是不会错的——莱阿·尼古拉维支是不大喜欢谈论文学的，可是他对于一个作者的个性却是非常的感有兴趣。“你认得他么？他是像怎么样的一种样子的？是生在什么地方的？”这些问语，我时常从他的嘴里听到的。而差不多他的意见的全部又每能把一个所说的人的性格从特别的方面来给以一个新的意义。

关于哥罗伦科他深沉思考着似地说：“他不是一个大俄罗斯人；所以他一定须把我们的生活看得比我们自己还更正确更好一点。”关于他所很爱的契诃夫则：“医学阻碍了他的路；假使他不是一个医生的话，那他许会变成一个更好的作家。”关于青年作家中的一个则：“他在装作着是一个英国人的样子；可是在这资格上一个墨西哥人却最不容易成功。”对我他有一次说：“你是一位发明家；你的那些枯伐耳大式的人物（Kuvaldas）都是由你的空想里制造出来的。”当我回答他，枯伐耳大是实际的人物的时候，他说：“且告诉我，你是在什么地方见到他的？”

当我把在喀山裁判官科诺伐洛夫（Konovalov）的裁判室里——是在这里我初次见到了那个后来以枯伐耳大的名字描写出来的人物，——的情景说给他听的时候，他呵呵地大

笑了起来。“是青的血！”他笑着以手揩拭着眼泪说：“那真是——青的血。可是何等的漂亮，何等的有趣！你说起来比你写的还更好些。是的，你真是一位发明家，是一个浪漫者，你可不得不承认你是。”

我说大抵的作家到相当的程度为止大约都是发明家，他们描写人物都照他们的想这些人物在实生活上应当是如此地在描写的。我又说，我是喜欢那些不问用了怎么样的手段而决然想抗拒人生之恶的积极的人物的，就是用了暴力也不要紧。

“暴力就是最大的恶！”他挽住了我的手臂叫着说。“你将如何地脱出那一个矛盾呢，你这发明家？但你那《旅伴》（*My Travelling Companion*）却不是空想发明出来的，正因为是如此所以就好。可是你若一运用思想，那你就要产生出英雄武士来，如亚马提斯（Amadis）和齐格弗利特（Siegfried）等。”

我说，当我们不得不住在那些具着人形的不可避免的我们的旅伴的狭圈里的中间，我们所造的一切都系建筑在流沙之上和敌对的环境之中的。

他苦笑了起来，以手臂轻轻地向我一突说：“从这里可以有非常非常危险的结论演绎得出来。你是一位很有疑问的社会主义者！你是浪漫主义者，而浪漫主义者却都是君主主义者，那是一定的。”

“那么于俄（Hugo）呢？”

“于俄？那却不同。我不喜欢他，他是一个狂躁者。”

他时常问我，我在读的是什么书，而常常非难我，假

如我选择了些照他的意见说来是不好的书的时候。

“吉朋（Gibbon）比可斯托马洛夫（Kostomarov）更坏。你必须读孟姆生（Mommsen）的；他的书虽则要使人厌倦，可是非常稳确的。”

他听见了我读的第一本书是《生轧恩诺弟兄》（*The Brothers Semganno*）简直是发了怒的样子：“你晓得么？这一本坏小说！把你弄坏了的就是这小说。法国有三个作家，斯丹达儿（Stendhal），巴尔札克，弗劳培儿（Flaubert）或者还有一个莫泊桑（Maupassant），可是契诃夫要比他好得多。龚果儿弟兄（the Goncourts）不过是丑角儿罢了，他们只在装作正经。他们只在从书本上研究人生，这些书本是由同他们一样的发明者们所写的。这书本上的人生他们却以为是了不得的认真的事情。这对于无论何人都是没有用处的。”

我不赞成他的这意见，这使莱阿·尼古拉维支有点不自在的样子。他是不大能够容忍反对论的，而有些时候他的意见却实在是奇妙不过，是一时任性的意见。

“世上是无所谓‘退化’（degeneration）的这一件事情的。”他有一次说，“这是由那个意大利人郎勃洛梭（Lombroso）捏造出来的，而其后那犹太人诺儿道（Nordau）就学了他的样，像一只鹦鹉似地在叫着。意大利是出大骗子和浪漫冒险者们的国家；像亚伦铁诺（Arentino），喀萨诺伐（Casanova），喀格利奥斯屈洛（Cagliostro），和其他像这样的许多人之类都是生在意大利的。”

“那么轧利罢耳提（Garbaldi）呢？”

“那是政治，那却不同。”

对于从俄国的一家商人家族的生活中摘取下来的一全串事实他也回答说:“这可不是真实的，这不过是在聪明的书本上写在那里的事情。”

我就告诉了他一家我所知道的商人家族的三代的实际事情，是一段退化的原理真特别惨酷地在起作用的历史。于是他也兴奋了起来，拖着我的袖子激励我把它叙写出来，对我说:“是的，这倒是真实的。我也晓得这样的一回事；在土拉有两个家族是像那样的。这是应该要写出来才行。务须要写得简洁，但尽够一大部长篇小说了，你说对不对？你必须要把它写出来。”他的眼睛兴奋得放起光来了。

“可是，那么，英雄武士们势将出现，莱阿·尼占拉维支！”

“别说这个。这真是非常真率的事情。那一个为全家族之故而去出家祈祷的和尚，——这真是可惊异的。那是真真的实在；你们犯罪，我去出家，为消灭你们的罪孽之故而去祈祷。还有另外的那一个，那个对万事都厌倦的，爱钱如命的这一家族的创始者，——这也是真实的。他是一个大饮酒家，禽兽，放荡儿，——但对什么人他都有爱，而突然间却犯了杀人的罪——啊啊，这真好。这你可非写出来不可。向盗贼和乞儿中间去寻英雄是不可以的，你可真不该去。英雄——这是谎语，是假造出来的东西。世上只有人，平常的人，另外是什么也没有的。”

他常在指摘我的小说中间的夸大过实处而加以非难。可是有一次——讲到了《死灵》(*Dead Souls*)的第二部的时

候，——他却好好先生似地微笑着对我说：

“我们大家都是非常爱捏造作伪的发明者。我自己当写东西的时候，忽而会对一个书中人物感觉起怜悯来，于是我就只好给他些好的性质，或从别的人物身上除去些好的性质，可以使他和另外的人比较起来不至于变得十分太坏。”

其后马上用了像硬直的裁判官似地严厉的声气说：“所以我说艺术是虚言，是随作者之意的欺骗，是对人有害的东西。一个人所写的并不是实际的人生，但是是他一己在想的人生。我如何的看这一座塔，或那个海，或这一个鞑靼人，这对人又有一点什么用处呢？这又有什么趣味或什么必要呢？”

有几次我觉得他的思想感情是瞬忽善变的，简直是故意弄得奇矫歪曲似的。但尤其是常常因了他的思想的毫无顾忌地严烈之故，一般人致被他颠倒被他惊服，正如人之怕对于严酷的上帝也并不恐惧的责问者的约伯（Job）一样。

有一次他说：

“五月末的有一天我遵沿了克爱夫（Kiev）街道在走。地上真是乐园，万物都在欢愉，空中一点儿云影也没有，鸟儿在唱歌，蜂儿在哼着，太阳照得再灿烂也没有的了，——周围的一切都是同在过赛会日似的，富有人情的，美丽得很。我被感动得几乎要流眼泪；我感到自己仿佛也同一只凡世上最美的许多鲜花都被给与了它的蜜蜂一样，觉得上帝是近在我的灵魂的咫尺之间了。忽而我看向了边上，路旁灌木丛下却躺着了一对圣地巡礼的男女信徒，甜蜜地拥抱着在那里；两人都是灰色的，肮脏的，非常年老的；他们同虫类一

样曲拥在一块，嘘嘘地喘息着气呢喃地轻谈着话……而太阳却一无顾忌地直照在他们的青灰光裸的腿脚和干枯的身体之上！这真像是直打到我心里的迎头的一击！啊啊！上帝，一切美的物事的创造者，你难道不晓得羞耻的么！我实在是难过极了……

是的，这是普通的事情。自然——抱古密耳（Bogmilen）派把这当作恶魔的一种工作看的——残酷地冷嘲地在苦弄着人，从人身上剥夺去力量，而只留剩下这欲念。这——对于有活的心灵的人都是一样的。只有人不得不经验到全部的羞耻和附着在他的肉体之内的苦闷的恐怖。我们在我们之内肩负着这个正好像是不能避免的罪罚。可是为了什么罪孽呢？”

当他在说述这事情的当中，他的眼色奇特地变过了——起初是小孩子似的怪可怜的，然后冷冷地放出了钢铁似的光。他的嘴唇在颤动，胡须竖立了起来。他把这事情说完之后，就从他的长衣袋里拿出了一块手帕来很起劲地擦了一回脸，虽则他的脸上本来是干燥无汗的。然后用了他的农夫似的强固的如钩的手指，拉梳他的胡须而轻轻地重复着说：“是的，为了什么罪孽呢？”

有一次我和他在从“杜耳白”向“爱托道儿”去的下低街道上走路。他同一位青年似的轻快地在走着，一边比平时更为兴奋一点地说：“性欲应该是精神的服从的走狗才行。应该听从一切精神的命令；但是——我们的实际生活如何呢？性欲在狂乱反叛，而精神只无力地悲惨地跟随着它而已。”

他用力擦擦他的心脏上面的胸部，蹙起了眉毛，随后似

乎记起了些旧事，他就说："有一年秋天在墨西哥斯喀利奥夫门（the Sukhariov Gate）近旁的一条支路上，有一次我看见一个酒醉的妇人躺在道旁的沟里。从一家人家的庭前流出来的污水正冲在这妇人的颈上背上。她睡在这冰冷的水里，嘴里在咕哝着什么，身上在发抖，在水里抽动着她的身体，她可终于站不起来。"

他骇了似地摇震了一下，皱紧了眼睛，摇摇头，轻柔地说："让我们在这里坐一歇吧……一个醉了酒的妇人，实在是最可怕，最可厌的东西。当时我真很想去帮扶她站起来，但终不能够；我感到了十分的厌恶。她的身体变得那么湿滑粘污了，我觉得若我去和她接触一下，则我的双手将经一月也洗不干净——真真可怕！而在步道边沿的石上，却有一个很活泼的眼睛灰色的小孩坐在那里，脸上流满了眼泪；他一边啜泣一边在反复无力地叫——娘……娘……您站起来吧！——她动动她的手臂，喉头咯咯地响响，稍稍把头举起了一下，但又——她的颈项又掉入了污水之中。"

他沉默了，既而向四边望了一望，几乎听不出来似地又反复着说："是的，是的，真可怕！你总见过不少的醉倒的妇人的吧？很多？我的天呀！你可断不要写，你断不要把这写出来。"

"为什么呢？"

他直视着我，微笑着，重复了一遍"为什么"落后又思考似地说："我也不知道。我只偶尔说出的……不过写这些丑恶的事情，是一种羞耻……但是为什么不可以写的呢？是的，无论什么事情都有写的必要的，无论什么事情。"

他的眼睛里涌出了眼泪。他擦去了眼泪，微笑着在注视他的手帕，眼泪又重新流下来了，流过了他脸上的皱涡。"我在哭，"他说："我是一个老人了。当我想起些可怕的事情的时候，总要直逼到我的心胸里去。"

很柔和地以臂角微触触我，他说："你总也要变得这样的——你将一直活过去到老年，而一切物事将同旧日一样地仍复是那么的样子，然后你怕也要哭，哭得比我还厉害，将哭得'泪似河流'像那些农妇们之所说。但无论什么都非写不行，无论什么。否则那个活泼的小孩也许会感到不快而责难我们——'这是不真实的，这不是真实的全部，'他将说。他是很严谨地在要求真实的。"

突然间他全身震摇了一下，用了极和善的声气要求着我说："现在请你讲个故事给我听听吧，你是讲得很好的。讲些关于小孩子的事情，关于你的幼年时代的事情。要相信你曾经是一个小孩子过这事情可真不容易。你是一个奇怪的人，正仿佛是生下地来的时候你就是这么长大的似的。在你的思想里却有许多小孩似的未熟的观念在那里的，不过你的知道人生却在十足以上——比这再丰富的知识是可以不必的了。来，讲吧……"

他舒畅地躺下在一株松树的露出的根株之上，守视着许多蚂蚁在灰色枯叶中间忙碌奔走的样子。

在南方的天地里，一切都在各自争强地茂盛着，色彩斑斓的无制限的植物满长在四围，这南方的自然对于一个北方的人是奇异地不大调和的，在这里，他，托尔斯泰——他的名字就在表示着这人的内部的力量——似乎是一个渺小的人

了，但全身节瘤很多，却是从地下深处的坚强的根株里编生出来的人的样子；在克利米亚的斑斓夸耀的自然之中，我说，托尔斯泰似乎是不大适合的而同时却又是很适合的。他像是一个很古的古代的人，像是这环境附近一带的主人公；像一个主人，创造者，离乡出去了一百年之后，重回到了他自己所造的领地邸宅里来的样子。他已经忘掉了许多这里所有的物事了，有许多物事对他是新奇的；一切都按着应分的秩序整列在那里，但也不是完完全全是如此的，而他所以必须要马上来看出什么是不专的和为什么使它不对的理由。

他用着一个老练的地球探险者的忙碌的迅速的步伐，在大街小巷上行走；用着一副锐利的眼睛，从这双眼睛里是一块小石一个思想也隐藏不过去的，他在观察，计算，测验和比较。而在他的周围他在散播着他的不能驯服的有生命的思想的种子。他有一次对斯勒儿说："你，莱阿夫式加，是什么书也不读的，那可不行，这是你的自己过信；而高尔基却读得太多，那也不行，因为他不相信自己。我写得太多，那也是不好的，因为这是一个老人的野心，想使大家都有着同我一样的思想。当然，我的思考，是对我有益的，而高尔基的思考却是对他有害的，但是你呢，却完全什么也不想，你只在开闭着眼睛等着什么东西掉到你的手把里来。许有一天你将捉握着些不属于你的东西，——这在你是曾经有过的事情，你将把你的手爪伸出去将它抓住些时候，可是当它将从你手里滑走的时候，你也不想牢捉着它。契诃夫有一篇很好的短篇，叫作《心肝宝贝》（*The Darling*），你简直是像那一个'杜奢趣喀'（Dusetschka）。"

“在哪一点？”斯勒儿笑着问他。

“你爱是能爱的，但是选择——你却不能，你是不能够选择的，你只在些无聊的细事上费了你的工夫。”

“是无论哪一个都像这样的么？”

“无论哪一个？”莱阿·尼古拉维支重复着说：“不，不是的。”

而突然之间他就问我，这正像是他故意乘我的不备而施的一击，说：“你为什么不信仰上帝呢？”

“我是没有信念的，莱阿·尼古拉维支。”

“这是不真实的。你天生成是一个信者，你无上帝将不能过去。这大约你总有一天会感到的。你的不信是从倔强顽固来的，因为这世界是不同你所想望那么地创造在那里，所以你生了气了。另外还有许多人是因为怕羞而不敢信仰上帝；在年轻的人中间大抵是如此的；譬如他们崇拜一个女人，但因为怕她不能了解，一半也因为自己没有勇气，他们就不敢把这崇拜之心显示出来。信念同恋爱一样，是要勇气和大胆的。一个人必须先向自己说：‘我是信仰的，’——然后一切都顺当了，一切都将如你心之所欲地出现了，自然你会了解，而牵引住你。你现在对很多的物事是感到爱的，信念不过是更大一点的爱罢了；你必须爱得更强烈一点，然后你的爱自然会变作信念。当一个人爱一个女人的时候，这女人总是世上最好的女人；这就是信念。一个无信念的人是不能够恋爱的；今天他爱这一个女人，下一年他就要爱上另外一个了。像这一种人的灵魂是同浮浪者一样的，他们的生活是无益的沙漠里的生活——那是不好的。可是你却是一个天生的

信者，——你真可以不必对你自己来反抗。是的，你可以说，'美，'——什么是美呢？最高的最完美的却是上帝。"

以前关于这问题他却从没有和我讲到过，而它的严肃性和迅雷不及掩耳的这一种突发性使我完全陷入了困惑的当中。我沉默了一歇。

他两脚整然地坐在沙发上，一脸胜利的微笑隐现在他的胡须的中间，他把手指向我威胁似地摇动着说："你光是沉默着不响是不成功的，不可以的。"

而我哩，不信上帝的我哩，不晓为了什么只非常谨慎地注视着他，且感到了一点畏惧。我注视着他而心里在想："这一个人真有点像上帝的样子。"

（原载一九三一年二月一日、三月一日《新学生》月刊第一卷第二期　第三期，据《几个伟大的作家》）

阿河的艺术①

菲力克斯·璞本白耳格②

在北国的清冷岑寂里，我老觉得有两种相对的情调感动得我最深。

从狭湾里穿浮过去的广长的航路，真像是在地府的水面

---

① 本篇收入译文集《几个伟大的作家》时译后附记作了修改。发表时的译后附记原文如下：

上面的一篇，是从Georg Brandes〔乔治·勃兰特〕主编的文艺丛书 *Die Literatur*〔《文艺丛书》〕的第十一卷，由Felix Poppenbepg著的*Nordische Portrats aus vier Reichen*〔《北欧四国的画像》〕里译出，系专论阿河的艺术的论文。

我于译完阿河的小说 *Ein Wrack*〔《一个败残的废人》〕之后，很想介绍介绍这一位芬兰作家的身世，但是四处去找了一遍，终于找不着一点材料。只从书目录上看见一位在美国的批评家Ernest Boyd 的著书中，有一篇关于阿河的目录，但等我去买，那本*Studies from Nine Literatures*《九种文艺研究》已经是卖完了。后来鲁迅先生在他的藏书中寻出了这本由德国柏林Bard, Marquardt & Co.发行的北国作家论的小册子来，教我翻译，在我当然是喜欢得了不得的事情。可是拿起笔来一译，觉得原著者的文章实在太华美不过，弄得我这一向是读书不求甚解的糊涂译者不得不连声的叫苦。最后费了六七天的气力，总算勉勉强强地始把这篇论文译出来了，译文的冗赘错误，当然在所不免，可是一想到读者诸君或者也能因此而晓得一点芬兰作家阿河的作风艺术，在我倒也未始不是一个很大的安慰。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译者附记

——编者注

② 菲力克斯·璞本白耳格（Felix Poppenberg），德国文学批评家。

——编者注

上的旅行，周围只是为风雨所蚀的灰黑的巨岩绝壁，重重高压在那里；船只是从初一个峡谷底里往次一个峡谷底里的在爬航。忽然间狭处开朗起来，一面辉耀的明镜就张开在面前，同无边无际的海也似的，岸边会后退下去，直退到老远的地方，才遥遥与地平线相连接。正同从黑夜的恐怖里解救出来的一样，到此，我们才好宽松地吐一口安闲的气。在北欧传说里的冰天雪地的古国，连山崛起的岸边，从低处的绿色丛中，会有一个笑容可掬的淡白的村场显露出来。红色的屋脊在那里放光，浅水边头有许多颜色鲜明的海水浴场排着，岸边浮着的，是游移不定的北国的轻舟。静静地安固地这田园的诗境稳躺在一个海湾的怀抱里，而教会堂的高塔如对人迎礼似的峙出在这一区小小的教区部落的高头。一只小艇解缆前来，赍送到我们的船上来的，是邮信等件，因为这一只笨重的怪物己身是不能移近前去和这小小的世界相接触的。

这一个小小的世界的神气，看起来实在是在示人以安息、自由与和平，几几乎可以把一切的渴念都教销尽的，可是这却仍不是完全休止的时候。这一个幸福的小岛人们只能从远处去凭眺。钟铃一响，渐远渐遥，便又是无穷尽的飘泊旅程的开始了。

一种另外的，完全各异的情调，是常在陆地上感得的，是在那些与世隔绝，四围俱被天样的高山遮住的小小的狭湾港地上等候着载渡我们远去的轮船的时候感得的。在这些地方，那一种沉重的岑寂会压上心来。世界仿佛是被狱室的高墙完全遮断了似的，四面一条出路也没有。阴郁的海水只是

静寂地深沉地污息在那里。可是偶尔当一天早晨忽然有一只黑船到来，躺息在平坦的水面之上，便好像是从远处的世界差来的一位使者。不多一忽，尖锐的钟铃，向岩壁绝叫一声，轮机呻吟鸣轧，这一个巨物就开始蠢动，慢慢地从湾里航行出去，在岩角的湾头就消灭得踪影全无。

于是一切便仍归了死灭，沉寂得连一点儿生气也没有。留住在港边陆地上者，忽然会感得一种绝大的被遗弃的悲怀笼罩上身来，仿佛是觉得一切都已完了，现在是完全绝望了的样子。

这两种情调，很奇异的，我新来又由一本最近因译成德文而被我们获得的芬兰小说家约翰尼·阿河的书《爱丽的结婚》(*Ellis Ehe*) 里感到了。(注：此书之德译者为 Ernst Brausewetter. 系由柏林的 Verlag von Schuster & Leeffler发行的。)

这一本书从它的事实材料上讲起来简直是没有什么内容事实的。它所讲的故事，是关于青年奥拉夫·喀儿姆 (Olaf Kalm) 的事情，他曾经见过了世界，从巴黎回来，回到了那个小小的海岸教区，在他的少年朋友牧师亚阿儿尧 (Aarnio) 那里住下。牧师夫人爱丽本来是奥拉夫的少日的游侣。大了之后两人的生活就把他们分开了。他走了开去。而她也接受了一位另外的男人，是一位善心的粗野的好好先生，他在无意识的中间老会把她的纤敏的柔情触犯损坏的。

在这一位客人和爱丽之间，于是就若隐若现地结起种种游丝似的关系来了。在他的一方面有假期里的优游闲适的舒

懒之性在那里起作用；现在是无拘无束的精神里又引起了旧时记忆的复活；并且他对凡冲到他的身边来的女性，都一例的会感到好奇心的，这是已经成了他的习惯了。在她的一方面且起了比此更强的反响。这一位到她们的狭小的世界里来的优雅高尚的男子，却正具有着凡她所在私心渴慕着的一切的东西，广大的世界，光明的快乐，和该博的经验。他在这短时期里把这一切都带到她的这沉寂的一角里来了。她自然要热烈地对他起欢欣的共鸣，于是她就不得不属于他的了。可是她却并没有那种夺取幸福征服幸福的才能；要想将这幸福久长地捉住尤其不是她之所能；所以他终于走了。这一出中间插入的短剧使他感到起无聊来了，因为他所想摘取的果实并没有坠到他的膝上来的缘故。

这一篇小说的魔力并不是在它的心理描写的高头。

当然它的心理描写是精细真实的，在心理的升降变化的进展级度上面并无半点不自然的调子，可是这些精细的描写却并没有什么特异之处，并不能给与我们些从来所没有读到过的新奇的东西。

这一本书的魔力，是在它的实在可使我们惊叹的艺术高头，是在把书里的人物情感完全和自然的风景融化成了一起而描写出来的那一种艺术的高头。

对于常住在我们自己的心里的那位不可知的上帝，用了强烈热迫的感情，向自然的风物和它们的生长上来追求，并且想在这里重新发见自己的精神的这种现代的泛神论的自然感觉，在造形艺术与诗的自然风景描写上开出了一条真是值

得惊异地深厚的大道。而这一种显征是一般文化民族间共通的现象；不过甲地的民族对此奇迹或觉醒得较早一点，乙地的民族对此或觉醒得较迟一点，有这一层区别而已；假使把日耳曼民族和罗马民族的对自然的感情的区别来寻讨起来，怕真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情哩。

灵魂的共鸣的反响，深沉的内部的体验是日耳曼民族所固有的倾向，在这中间尤其是以斯干狄那维亚人和英国人为最显著。乔治·慕亚（George Moore），拉特耶特·克朴林（Rudyard Kipling）这两个名字；瑞典的风景画类，雅各孛生（Jacobsen），可奴脱·汉崇（Knut Hamsun）的《森林牧畜之神》（*Pan*）就明明的在那里证明。

实在是因为北国的天地对这一种自然观能给与以最丰富的养料的缘故。

深沉的岑寂，暗默的寡言，向一个与世间迥异的自然环境之内的移植，自然会使人倾向到内部的沉思与深刻偏畸的变化上去。和宽广的外界完全隔断，只独居在这些极僻远的岸边的人们，自然只能深深地更深一层地陷入于自己的内部沉思里去。周围的事物，对他们于是乎就都带有着人性的意义，他们就把他们自己的内部生活，自己的精神灵性付给了周围的事物。

芬兰作家阿河的书——纵使它没有和《森林牧畜之神》一书般的那种最迷人的颂赞森林美趣的音乐高调——却实在是把那种现代的自然情感的北方特有的阴影色调表现得最明确最出色的作品。

尤其是我在冒头上写过的我自己所感到的那两种情调，

这小说完全系来回摇曳在这两种情调之中的。

在奥拉夫身上所表现的就是那种不安定的旅客之情，他只在船上很热情地向一个幸福的小岛，一个和平的住处在羡望。深深藏在湾里的教会堂的红建筑物在碧绿的播了种的田里向你窥视。这建筑物的白色的窗格子在广大的港湾上照耀。牧师居处教会堂所在之一角是远离港场，远离尘世的大市街，远离熙攘往来的人群之流的。在岩壁的底下，是海水浴的小舍，是系艇的埠头，是游泳的场所。“那间小小的游泳场附有一条白色的小台阶，系引向下面的沙际去的，淡蓝的小艇，整齐地静躺在它的光滑的轮转器上，稻田之内附着有田塍的小路，农场角落满长着覆盆子丛，在这些野田之中更有些好好的庭园——一切的一切，都像是由一双纤华的妇人之手所造成的样子。”所以假使有一个旅人，把他的望远镜头朝这面一看，实在也应该能够起这一种念头的：“这一处地方，看起来真是何等的和平清静呀，这正是人生可以快乐安居的地方。”

可是阿河也看出了这自然环境的另外的一种精神，就是向这自然环境之内深深感入，胸怀里饱满着生命的热望，但终于为这周围自然的太无生气，太落寞的静息所系缚住而不得动的那一种精神。在这一面的世界里，周围的氛围气就突然变成完全另外的一种样子了。郁闷煞人的晚上，阴森森要使人起恐怖之心的沉寂，单声单调只能唤起愁心的海浪之音，白杨树叶的萧索的振颤。在这大沉默里只时或看得见一扇室门的自启。听得见一重篱笆栅门的鸣轧咿呀，或一只母牛的哀鸣长叹。否则就是沉默、无生、死灭的境界，周围的

死灭可以沉寂到这样的地步，甚至“一只胆子最小的野鸭都敢和它的小鸭子们在一起游，近上有小艇停系在那里的海岸旁边，郭公野鸟，也敢飞翔上前，停在庭园的篱笆围栏的一条柱上。”在这样的晚上，空气里浮着的是一种不可言说的悲哀之感，是一种深沉的无可奈何的懊丧，是一种向永远的绝望怀抱着隐隐的忧伤。带着尖响的轮音忽而鸣噪着飞掠过水平线而出现的轮船，到此就不得不被视作为一种残酷的命运的化身。爱丽的所感就是如此的。当她在地岬的顶头岩石深处坐下，背着了枝条长出的白桦树干，朝着前面展开的大海望去时，一直老远的守视着海上的汽船的航路，这就是她之所谓去“看看世间”的这一回事情。这在她就是把她和远处的广大的世界连接起来的唯一的一刹那。这一个外间的世界就是那个被许多另外的人所占有的奇怪不可思议的世界，就是那个“当她还是小姑娘的时代已经在那里梦想过，后来曾在书上读过，而且她更相信在那里的人所过的生活都是富裕、盈丰、幸福的”世界。

同在易卜生的《海洋夫人》里的状态一样，从海上的绝望、寂寥、和沉思的梦想里，终于会发生出一种迷信的幻象来，相信一个不可捉摸的远处的幸福，一种可以把各种希望都使满足的东西，一定也会同海浪一道总有一次会流到这偏僻的海岸来的。

同在起初，当汽船在水平线的远处显出来的时候，在她以为是一切她所希望的东西和花团锦簇的未来的化身出现了一样，到了末了，当奥拉夫和那一团自首都里来接他的快活的朋友一道，仍复回到他的首都的家去而出发的时候，在她

便以为这是残酷的毫不宽假的命运的摄理，这命运就永久地将她的一切剥夺去了，而把她只无依无救地剩落在寂寥与落寞的当中。生命的热流现在又只远远地，永久也捉摸不到地，从她的身外远处流过了："汽船大约是永久地只从这里一航而过去的，外间的世界大约将永久地只把荒凉的绝望与生命的空虚歌唱给她听的。"

像这样地各种的情调感觉都系从周围的自然环境里迸流而出，再反过来，一切的精神上的现象起落又都会循环反射到周围的自然环境里去的。

那一种和平舒泰的隐默的幸福之感，当奥拉夫和爱丽初次同时在心坎里深深印证的时候，"在他仿佛是觉得他俩是已经结过了婚，现在是正在享受和平的同居之乐的样子。那是一天非常清静而又半透明的夏天的早晨，那时候天空正在慢慢地开朗起来，很谨慎地而又静默无风地；眼睛并不能看见也不容易使你感到的朝雾在渐渐地稀薄下去，往上一步一步地升发上去，到了高空就消失了，正像是由田里发出来的气息似的。在日轮的边沿被你看得出来，日轮的一片开始照耀得温暖之先，先就已有了各种影子的出现，这些影子原是被日轮的初光所照射出来的。就是日轮开始出现之后，海面也仍旧是静寂无波。树叶也仍旧是毫末不动的。天颜和地面同时在各向各地惊异互视，各在对手的眼睛里看出了自己形象。云堆是静立在那里不动的，和立在天上的大理石像一样，硬是兀的不会变动一变动它们的形状。"

到了绵绵的长雨整日整夜的落降下来；共同的园圃工作不得不一时休止，农园里贮满了一块块的水沼，阴湿愁人，

一层灰色的障幕常常遮张在农场与树林之间，朦胧的雾网遮住了教会区间，使人看起来觉得分外的狭小的时候，到了这时候，爱情也就沉滞停留起来了，而在爱丽觉得是“生活仿佛又回归到了只局促在低低的可恨的两岸之间的那条旧道上去的样子。”

像这样地，差不多是照统计的概括简单般的，这些自然的环境，气候的变换，周围的空气，与精神状态之间的关系纠葛仿佛是在相互地起组合的作用。无论何人，凡自己在身内体验到过下述诸情形者，就是在北方因那种广漠的岑寂，神秘的夏天的白夜，长而无底的冬天的夜间，与夫大自然的压人的巨大的轮廓之故，人们竟变得如何地更强人一倍地只陷入于自己个人一己的沉思，如何地更深刻颤栗地感入到了那些把他们自己和大地联结起来的根线底里去，又如何地他们把这些外界的一切都投射入了他们的内部生活之内，总之无论何人，凡自己在身内体验到过这些情形者，总该从这一本书里受到些很惊异的感动。

奥拉夫有一次曾说出了这一种自然环境与人性之间的神秘关系的全部精要：

“我到后来关于这事情常常费过思索，想想出它的说明理由来——我相信这是从下面这种原因而来的，因为在这些单调的地方，一切物事都须有了太阳才有生气，太阳一消逝，一切就要感到无穷的伤失，就没有生活了，那种追求幸福的渴念，也就要这样的没有制御地强烈崛生出来。并且那种包围在人的周围的沉默，又能使这一种渴念一无阻碍地尽它的力量发展起来，正同在晚上的阴影一样，尽它去生长，更因

为大家晓得那幸福是同夏夜一般地短而易逝的，所以大家同时又觉得把幸福捉住这一件事情，却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在德国还不能常常读到的这一位芬兰作家约翰尼·阿河，是一位雅静的，纤美的抒情诗人，是一位富有那一种隐隐的抒情诗味的诗人，就是能把他的描写里饱和着一种游漾的情调色彩，是用了空里的游丝来把言语的氛围气和事件的风土气候同一个夏夜的短梦似地织造出来的诗人。小小的简净的一种情调气氛的描写，在他是最为出色。在《女人》（*Frau*）里我有一次曾读到过一段短短的《还乡记》（*Heimfahrt*），是一封刚结过婚的夫妇坐在冰车上于夜间通过了那冬夜的森林，回到他们的教区里去的旅行记述。在这里真奇妙，借用了这样粗枝大叶的单纯的文字之力，竟能够达到那样的成功，竟能够在读者的心里唤起一种音乐的感觉来。他所描写的这旅行，是在树林里的月光之下经过了有雪压在那里的路标和雪耙而前去的。这中间“车上的铃声，在为这周围全部的自然景色唱着诱睡的儿歌。这铃儿的音调是轻幽柔和到恰好的地步，恰好可以使悬在四面的树枝上的轻雪不被震掉下来，”假使前面的马一步一步的慢步走起来，那这铃声就几几乎不大听得出来了，“只轻幽得同在远处的一条森林里的小溪的流水声音那么的样子。”

这一种达到了散文诗的最高点的纤美的艺术，若在一部外部取材稍大的小说，如《爱丽的结婚》之类的书里，则未免有点要使叙述陷入于单调的危险。用了像这一种材料所形成的艺术，要想建筑起范围稍大的楼阁来，是有点负担不起的。

一种可爱的细事的描写，这是只能和道旁的一枝细草一样，只可以优越地表示出一件唯一的细事的精心热爱的阿河是不能赢得许多读者之爱的，他只能使那些感情纤美的人的心弦之能和他起共鸣者们感到无上的喜悦而已。

他不是一个伟大的命运起落的故事的创造者，他不能够使许多人物在他所造的舞台上出演。他也不是有那种疾风雷雨般的性质的人，并不是那种狂放的热情的感得者和描写者。他所描写的人物里都浮漾着一种秋晚的愁情与颓败的哀感。他的特质，在描写生活中的华美的一段中间插话和短短的充满着欢乐气氛与阳光的一瞬间的幸福上，表示得最为适合显著，可是在这些幸福快乐的瞬间里已经有盛筵难再的无常的阴影在浮动了，真是短短的只有同心脏鼓动一次那么长久的一个就要过去的瞬间。

在《还乡记》里的那一幕情景就是如此的，当外面的四周音响也没有地静悄悄的被雪遮没在那里的中间，这一对夫妇到了家了。他们不声不响地就在苍白的月光里溜进了中庭。一个人也没有人听见他们。马自然而然的自己在角上转了弯，在角窗窗上的花和窗帷显露出来了。于是到了这里，这一位新婚的年轻主妇看见了浸在深沉的静默和深夜的寂寥里的她的新的老家，就一时把系念忧心抛弃了，将她的身体投入了他的怀里。"这一瞬间，这在我们自己所有的中庭的静寂里的短短的一瞬间——或者是我们一生中最幸福最欢喜的瞬间吧。这一瞬间只有在我们能听得它出捉得它住的中间那么一点点长。因为在这一霎时中那只马就振动了它的颈圈鞍索之类，屋里的人就醒转来了，窗子上现露出了灯光，我们

就从冰车上走了下来。”

在阿河的小说里，像这样柔美这样深婉动人的间在人生戏剧中间的一幕情景，原也是很多很多的。

在灰白微明的静寂里渐渐微弱下去的凄清的孤橹的鸣声，牛羊群项下的铃儿，一个一个不谐和地在摇震，慢慢行驶的汽船轮机同在远岛上的巨虫似地在哼哼鸣动，这些是夏天晚上的各种情景。冬天晚上又不同了，寂静的冬天晚上，除了食堂墙上的滴答的钟声和外面时时响着的井栏唧筒的咿呀以外，是什么响动也没有的。银灰色的月光在空间从这一个窗到那一个窗地在游行来去。从屋里走出，到了外面，就着了雪靴在冰雪之上游行，一层轻雪阴森森地同鬼也似的会吹起在它的前头。

大海被阳光照得通明，从海滨的树枝之间在散着千万道金光而窥视，田里头正是镰刀响着在忙于收割的盛夏时候。晚上又是晚上的样子，跳舞场头嘻嘻挤满的是正充满着青春的活力的村里的青年，一到早晨，肩上背负着鸟枪就上荒野去打野鸭去了。

在这些充满着现实力，充满着火花灿烂的空气和辽阔的远空的描写里，我可以感出强烈的几几乎要使人失神的大自然的气息来，充满着了不可思议的微明与无限的憧憬，我仿佛是又置身在北国的夏天的白夜里的样子。

上面的一篇，是从Georg Brandes主编的《文艺丛书》(*Die Literatur*) 的第十一卷，由Felix Poppenberg著的

*Nordische Portrats aus vier Reichen*① 里译出，该书出版处为德国柏林的Bard，Marquardt & Co，出版年月不详，大约总在十年以前。阿河小说之已译成中文者，有周作人氏的《域外小说》里的一短篇，以及我的《小家之伍》里的一篇《一个败残的废人》。

一九二九年冬译

（原载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奔流》月刊第二卷第五期，据《几个伟大的作家》

① 德文：《北欧四国的画像》。——编者注

超人的一面

——尼采[1]给 Madame O.Luise[2] 的七封信

第 一 信

（罢在耳，一八七六年八月三十日。）

我的亲爱的欧夫人：

当你离去罢洛衣脱（Bayreuth）的时候，我的周围变成了黑暗的世界了，仿佛是被谁将光明从我身边剥夺了去似的。我先就不得不振作起来恢复我自己，这事情可已被我做到了，而你也可以安着心接受我此信在你的手中。

我们将固守着那使我们得以结合的精神的纯洁，我们将极尽最善而互守着相对的贞诚。

我用了这样的一种同胞姊弟之情在这里怀念着你，甚至于你的男人我也能够爱他，因为他是你的男人的缘故。我在一天之内总要想起你那小马赛儿（Ihr kleiner Marcel）到十几次之多，这事情你可能相信。

你愿意要我的那三篇《不时的观察》的论文么？也许你应该知道知道，我的信念究竟是在什么地方，我究竟是为了什

① 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德国唯心论哲学家、唯意志论者。——编者注

② 欧·露易丝夫人，尼采的女友。——编者注

么而生存在这世上的。

请你常作我的好友而帮助着我，帮助我来完成我的天赋的使命。

在纯粹的意义上的你的

弗里特里希·尼采

Basel，①30，August 1876.

第　二　信

（罢在耳，一八七六年九月。）

亲爱的好朋友，

第一有好些日子我就不能够写信，因为他们替我医眼病已经医得好久了——而现在我也还仍旧不可以写，怕要等到很久很久之后才行哩！可是不管它怎样——我却把你的两封来信再三再四的读了，我几乎想你那两封来信我是读了太多，次数读了太多了。可是这一回的新结的友谊真有点像新的醇酒；非常之有味，但也许有一点危险。

至少对我却是如此的。

但对你或许也是一样的，当我一想到你所遇着的是怎么的一个无神论者的时候！他是一个每日只在想把那可以使人得到慰安的信仰丢弃了的男子，他是只在这逐日增加大来的精神解放上求他的幸福而得到的人。或者我是在想成一个比我自己实际上所能变成的还要厉害一点的无神论者！

① 巴塞尔，瑞士的一个城市。　——编者注

那么现在将怎么办呢？——来一个没有摩绰儿脱（Mozart）的音乐的，信仰上的《后宫诱逸》① 么？

你曾读过卖才婆姑（Meysenburg）小姐的自叙传《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手记》否？

可怜的小马赛儿的牙齿怎么样了？当我们真正地学习咬嚼之先，不问是物理的或是道德的，我们总之大家都得受一番苦楚。——当然的，咬嚼是为了营养我们自己，并不是单为咬嚼的咬嚼！

那一位美丽的，金发的女太太有没有一张很好的相片（可以给我）？

八日之后的礼拜天我将出发往意大利去，将在那里长住些时。到那里之后你就可以接到我的消息，但写上我在罢在耳的住址（Schützen-graben 45）的信却总能够送得到的。

衷心充满着姊弟之爱的你的

Dr. Friedrich Nietzsche。

礼拜五于罢在耳。

第　三　信

（所能脱，一八七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虽则我这样长久地没有将我的淹留住处和健康状态等一

① 《后宫诱逸》（*Die Entfurung aus dem Serail*）是于一七五二年七月十日初次在维也纳上演的歌剧。Fraulein von Meysenburg的自叙传名*Memoiren einer Idealisten*。卖才婆姑小姐，也是尼采的朋友，他的书简集里给她的信也有几封。　——译者注

一详细报告给你，但我所最敬爱的朋友哟，我却在私心祝祷你的起居万福。而且对于我的全部朋友（我都没有信给他们）只同我之对于你一样，实在我也没有别的法子。我的痛得不能耐的头痛，对于这我是还没有找到有效的药方的，这难耐的头痛，就强迫我对于友朋的通信往来不得不全抛置于一种沉默的放弃之中。就是今天我也只在这里例外地出了一次轨，并且还在怕惧，怕我不得不因此而致受相当的苦楚。可是我却是十二分的在希望能听到你的消息的，顶好是很详细的消息，——请你千万能给我以这一个圣诞节的快乐。我的关于华格奈（R. Wagner）的论文的法文译本就快寄出在中途了，希望在圣诞节的前后可以寄递到你的那边——那也是同这信一样，总算是要强迫你写几行字——否否，要你写许多行字给我的一件新的小小的逼胁你的东西。

在我们的小小的围聚之中，是有许多的沉思熟虑，友谊交情，工夫计划，希望祈求，简而言之是有一部全部的幸福会合在一处的；这事情是不管它有许多的苦痛与夫将来的我的健康状态的没有好望我也在感到。或者在这世上另外还有一点比此更大的幸福存在着也说不定，但是现在一时我却从衷心的只愿世人全体，都能够像我们，像我个人一样的过去就对了；他们能如此就已经可以满足了。

最近我忽而想到，你，我的好友，假若能写一卷小小的小说给我读，那是多么好的事情啊！人很容易美化了看过，人之所有的是什么，人之所望于生者是什么，而且于此决不会感到比实际更大的不幸——这就是艺术的功效。总之人会变得比较聪明一点。这或者是一个很愚陋的提议吧；若系如

此，那就请你告诉我，说你为此竟笑了我一场；我也是很愿意听到这事情的。

从心里问询着你的起居，你的朋友

F.N.

Sorrento près de Naples①，16 dècembre (1876)，Villa Rubinacci.②

第 四 信

（Rosenlauibad③，一八七七年八月廿九。）

亲爱的，亲爱的女友：

我于离去这山中的寂寞之前，却不得不再用信来向你述说一次，说出我的对你是如何的亲爱喜欢。将这事来再说，再写，实在是一件无聊而可以不必的事情，是不是？但是我的对一个无论何人所感得的浓情好意是像钩刺一般的要钩扎着人的，而有时候也要像钩刺一样的使人受累，人被钩着了且还不容易摆脱。所以只能请你好好地接受着这一封小小的，大可以不必的，要使你受累的信。

我听见人说，你，——嗳，你在期待着，盼望着，愿望着；我用着深切的同情听取了这一段消息，并且我的愿望期

① 法文：那不勒斯附近的索伦托。 ——编者注

② 法文：鲁宾纳辛别墅。 ——编者注

③ 法文：罗森劳伊巴特（瑞士地名）。 ——编者注

待也正和你的一样。生出一个新的，好的，美的人来在这世上，这是有意义的，大大地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因为你绝对不愿意把你自己流传永生在小说作品之中，你却这样的在这里可以不朽了；我们大家不得不为此而对你表示感谢的热忱（尤其是，我听见人说，这是比写小说还更困难受苦的一件事情）。

最近我忽而在黑暗之中看见了你的那双眼睛。“为什么竟没有一个人用了这样的眼睛看我呢！”我愤怒地绝叫了出来。噢，这真正是可怕得很！

你知道么？我虽则已经听见接近过了各种有名的妇女的音容，但其间却从没有一个女性的声气曾给过我以深刻的印象。但是我却相信，在这世上总有一种声气专为我而存在着在那里，我正在寻找。这声气可是在什么地方呢？

别了别了，希望各个的善灵仙魄都和你在一道。

你的忠心的

弗里特里希·尼采

罗成老衣罢特，八月廿九（啊啊，后天又不得不走了！不得不再回到那老的罢在耳去了！）。

第五信

（罢在耳，一八七七年十一月廿三。）

亲爱的女友！

请你接受我自衷心底里流出的最深沉的祝意，感谢和颂祷，虽则是这些全部我只能以最少的字数来说出。我的健康

状态坏得很，脑袋和眼睛都不能听我的命令，比从前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如；是以我可不得不口授他人，托人家来写了。但是给你的信我却决不愿意口授他人而由他来写。

对你和你的孩子满抱着好望，忠贞服从的你的。

F.N.

Basel den 23, Nov. 1877.

第 六 信

(Naumbury a, /S.，一八八二年九月。)

最敬爱的女友，

或者在过了六年之后的现在我是不该用这一种写法了吧？

在这中间我是与其说与生还不如说与死来得更近般地存活在世上，所以似乎太像煞变成了一个高士，或者可以说圣人了……

可是，这些或者是医得好的！因为我又对生命，对人类，对巴黎，并且还对我自己本身抱起信念来了——在不久之后我想我们可以再见；我的最近的一部著书名叫：《欢乐的智慧》(*Die Fröhliche Wissenschaft*)。

巴黎的天空能比这里更爽朗么？你能不能偶然的为我找出一间适合于我的住房？这间住房必须是同死一般的清静，十分简单的才行。而还须去你那里不太远的，我的亲爱的夫人……

或者你将劝我不要到巴黎来么？那是一个不适合于隐居

生活者的地方，对于那些将静静地从事于他们的平生的著作而对于政治及现在不很留意的人们或者是不适合的。

你是永存在我的亲爱的怀忆之中的！

衷心爱慕着你的，

教授F·尼采·博士

第七信

（诺姆婆儿希，一八八二年九月。）

噢，我的尊敬的女友，我正在刚刚告诉你说“我要来了”之后，却不得不再通知你说，我还须隔着好久不得来哩，——还须隔两三个月都说不定。

我若是来了，那就得久住！——并且我若不能住在巴黎的中心，那或者须住上圣克罗或圣及曼（St. Cloud oder St. Germain）去，在那里一个隐者与沉没在思考里的人或者可以比较得好过他的清静的生活。

满心在感谢你的

弗里特里希·尼采

礼拜三的早晨。

上面译出的是超人尼采写给Madame O. Luise的七封信，系从Peter Gast和Dr. Arthur Seidl编印的《尼采书简》全集里翻译出来的。这一位冷酷孤傲的哲学者的一面，原也有像这样的柔情蕴蓄在那里。那么露衣赛夫人究竟是什

么人呢？书简全集的编辑者说："露衣赛夫人是一位年轻美貌嫁在巴黎的爱耳撒斯人，尼采和她是在罢洛衣脱偶尔遇见的。"尼采的妹妹Elizabeth Förster Nietzsche说："哥哥在给她的信里表示出了对于寻常的友人信里所没有的热情，但这是一种多么纤丽婉转的柔情啊！"洁身自好的尼采，孤独倔强的尼采，在这里居然也留下了一篇宋广平的梅花之赋。

一九三〇年一月译者附记

（原载一九三〇年一月十六日《北新月刊》第四卷第一、二号特大号，据《几个伟大的作家》）

一个孤独漫步者的沉思[1]

卢　骚[2]

第 一 漫 步

现在的我么，简直是，在地球上只孤伶仃的一个，已经是没有弟兄，没有邻舍，没有亲友，没有社会，除了我自己

---

① 本篇在《现代学生》连载，后收入《断残集》；最初发表时，其中“第一漫步”为“第一篇”，末后还有译后附记如下：

上面重译出来的，是卢骚的《一个孤独漫步者的沉思》的第一节。英译名 *The Reveries of a Solitary*，英译者为 John Gould Fletcher。系纽约勃伦泰诺书店发行的十八世纪法国文学丛书之一。参考的书，有日译本两种，一是新城和一氏的译本，一是榎木恒太郎的翻译。两日译本和英译本小有出入，我所用者是英文的底本。只有一处，卢骚所说的两团敌人，一是Doctors，一是奥拉多良教徒，两日译本把Doctors都译作“医师”的，我自作聪明把它译作了“学者”，不晓得会不会错，要请高明者指教指教。

全书共有“十次漫步”，十节断片，若时间与人事许可的话，当逐节地翻译下去，否则殊未敢必。

将珠玉似的文豪的作品，翻成了支离细碎，几乎读都读不通的中文，罪过实在不小。英译本文章还好，因为英译者也是一位名文家，所以对原作者还对得起，至于我这一个重译者呢，那简直是不成话了。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六日

——编者注

② 卢骚（Jean Jacques Rousseau），现通译让·雅克·卢梭，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学家、文学家。本篇共有“十次漫步”，译者未译完。——编者注。

之外，是什么也没有的了。人类之中尤其是最爱社交，最可以爱人而受人爱的我，竟被共同一致地排除放斥了。凭借了他们憎恶我的重重经验与洗练，他们会经研求探索尽了要如何才能使我这易感的心灵得受到最惨酷的苦闷的方法。他们竟乱暴地将可以把我和他们连系起来的种种关节都截断了。但是不管他们是怎样地对付了我，我可曾经不能自已地爱过了他们这些人类；除出了他们是不做人类以外，他们是从未能脱出过我的满心情爱之外的。因为老早他们就已在期望着如此，所以现在他们终于对我是成了陌生的路人，完全不相识的人，和我是痛痒不关的人了。可是我呢，从他们和他们的全部隔绝了的我呢，我自己究竟还是一个什么？这就是余下来应该研求的地方。但是不幸得很，这一个研求不得不权时按向后边，在此之先，对于我自己的地位处境，却不得不先加以回顾的一瞥；这是为想到达我自己之故必然不得不经过的一个心的过程。

我的处身在这一个奇异的境遇之中，已经有十五年以上的岁月了，就是现在，我也还觉着仿佛是在梦中的样子。我时常自己在幻想着，想是一种消化不良在苦绞着我，所以我的睡眠不能安稳，想我是大约就快从这些恶梦里清醒转来了。种种苦恼脱离得干干净净，而我将仍旧置身在许多知心的友朋之中。是的，这是毫无疑问，一定是如此的。在不知不觉之间，我竟作了一次跳跃，一次从清醒到睡梦，或者是从生到死的跳跃。我是自己也莫名其妙，不晓怎么的竟被拖拉出了凡百事物的秩序常规，而坠落陷入了一个什么也完全辨识不清、不可解明的混沌界里；是以我越想我现在的境地

状态，反越是不能明白我现在究竟是身居何处。

可是，在那里伏候着我的这不可避免的运命，又哪里是我所能预想得到的呢？就是目下，就是我还在这里受它的压迫的现在，我又如何能够把它懂得呢？以我的平明的头脑来想，我又哪里能够梦想得到会有一天，我，本来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的我，而现在也仍旧还是这样的一个人的我，竟忽而会变得仿佛是，被人都视作是：一个怪物，一个毒药谋害者，一个暗杀杀人犯的呢。我又哪里能梦想得到忽而会变作人类社会的恐怖的对象，暴徒大众的玩弄的器物；甚而至于我从各个路过之人处所受的敬礼就只是他们的涕唾我面；前后一代的人，都在以打倒我使我活着也等于死了为唯一的乐事，凡此种种，以我的平民的常识来想，我又哪里能够梦想得到的呢？当这一个奇异的剧变初起之时，我简直是惊惶失措极端的呆骇倒了。我的激昂，我的愤恨，使我陷入了一种失神昏乱的状态。这失神昏乱的平抚镇压足足费去了我十载的光阴。在这中间，一错再错，一误再误，从这一件愚事到那一件愚事地，说来哩原也是我自己的不谨慎之过，我竟对于那些我的运命的支配者们供给了以十足的材料把柄，他们也很巧妙地运用了这些，竟把我的运命永久不能变易地造成决定了。

我是已经在一个长时期内猛烈地，可也终于无益地抵抗力争过来的。不施狡计，不用术数，不事虚伪，不运深思，正直地，公开地，气急地，顺了我自己的一时的意气，我的奋斗的结果，却终于成了更加紧了我自己的束缚羁囚，与更连续地给了敌人一些新的攻击我的把柄，对于这些攻击的材

料的获取，他们是原在用心候着，不肯放松一着的。最后，感到了我的全部的努力都是无用无益的空图，不过是在苦我自己而促致我的完全的灭亡，我才采取了这个到此是已经成了我的可取的唯一的手段，就是决心服从顺受着我的运命，对于不可避免的必然不再空事反抗的这一回事情。在这一个完全绝望的断念之中我却寻出了对我过去所受的一切苦恼的补报，就是因这断念而得来的恬静沉着的心境，这心的恬静沉着和那苦痛的，并且同时也是无益的不断的反抗奋斗，原是不能联合在一起的东西。

所以使我能得到这一个心的宁静的原由，另外是还有一件事情在的。在他们对我的全部洗练精究过的仇视疾恶之中，我的迫害者们却把一件事情忘却了，这原系是他们对我的深恶痛绝的敌意使他们忘记了的；就是他们应该再巧妙一点，把对我的仇恨的效果适当地分点渐次加浓的程序出来，应该时常加我以些新的打击，而得常使我不断地感到新的悲痛的这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他们竟忘记了做了。假如他们能够再乖巧一点，巧妙地留给我以一线希望的出路的话，那他们就只在此也尽可以擒捉羁系住我了。他们尽可以用着些假的诱饵来玩弄我，使我因为我自己所属望的期待幻灭了的原因而感到新的苦闷，因以再使我的肝肠寸裂的。但是他们太没有耐心了，在起始，老早就把他们自己所有的种种手段耗用得干干净净，正因为他们把什么都从我这里剥夺了去，不再留剩一点点的希望之类的东西给我之故，结果就等于他们对他们自身所有的一切也都夺去了是一个样子。他们所投盖上我的身来的诽谤，嘲弄，压迫，侮辱，已经到了一个使

我不能感觉到增加或减轻的程度了，我们两方面是同样的失掉了能力——他们的一方面呢，不能再加恶我的处境，我的一方面呢，当然也不能够将此身脱出这一个状态。他们因太急躁了，竟将使我苦恼的不幸罗致到了极度，终至于以全部的人力，即使再加以下界的全部诡计，也不能再加上以些什么更狠的东西。就是肉体的痛苦，也不能够再增添加大我的苦恼，倒反而可以成一种散心的慰安。绞榨着我，使我不得不放声哭喊的这一件事情，或者可以免了我的苦闷的呻吟，而我的肉体的拷敲绞榨却正是可以使心灵的拷敲绞榨得一时暂停的一个方便法门。

到了一切已被他们做尽做绝的现在，我还有什么要再怕他们呢？不能够再使我的境遇变得更恶了的他们，哪里还能够再引起我的其他什么的怕惧呢？他们已经永久地将我从不安与恐怖这两件灾难里救度出来了；这在我常是一种无上的慰安。真真的灾难是不大能够苦我的了；我所经验身受的灾难，却是常能克服忍受的，可是将来而未来的恐怖中的灾难，我却不能够耐受。我的饱受惊怖过的想象，会将这些灾难联合起来，翻覆转来，伸引扩张开来，把它们增加到很大的地步。恐怕它们到来的那一种期待，实在是比这些灾难的实际的临头还百倍地难受，这一种将来而未来的威胁，实在是比实际的打击还更其可怕。等这些灾难一旦临头，则实际的事件就将一切想象中的事情马上消去，倒反会把它们减归到它们的真正的实价上去。于是，我觉得它们本身，倒比我所想象中的它们，来得更轻；所以就是当我正在受难的当中，我倒也反无时不感到身心的轻快。在像这样的状态之中，免除

了各种新的恐怖，摆脱了不安与希望之后，对于一个无论什么也不能够再使它恶化的境遇，一天一天的反使它易于挨忍过去的，就只须一个习惯便万事都足了；而阅时既久感情日渐地消退下去，这些灾难就也渐渐的消失了它们的唤醒感情来的手段。我的迫害者们因无限地放尽了他们对我的仇恨的毒箭之故，在这里倒反给与了我一点唯一的好处。他们已经把他们自己对我的一切权利剥夺了，所以以后倒是我反可以翻过来嘲弄他们的。

自从绝对完全的安宁恬静在我的心里重行恢复以来，到现在还没有两个足月的样子。过去已经有一个很长的时期我早已不再怕惧什么了，可是我终还怀抱着有一缕的希望；而这一缕有时觉得可以固信，有时觉得完全断绝的希望，却成了激动起我的千万种热情的罗网。当一件空前未见的悲惨的事件起来之后这一缕希望的微光也终于从我的心里消失了，而使我终于看到了今后在这世上怎么也不会变更的我的运命的决定。从这一个时候起，我就毫无疑义地将己身完全寄交了断念的绝望之中，而重复获得了和平的心境。

当我一看穿了这事情的范围全部之后，我马上就永久地想在我生之前把大众再唤回和我在一起的念头消失了；而且就是这一个大众的来归，早已经不是两面相互的事情，所以这在今后可以说是完全无益的事情了。人类也许会再回到我这一边来的，可是他们即使回到了我这一边，他们也是不能再寻出我来的了。因他们已在我的心里惹起了轻恶嫌弃之情，再和他们去夹在一道实在是一件无聊而且累赘的事情；我的一个人的沉浸在孤独里，却比再能和他们去处在一道，

更是百倍的幸福。他们已经从我的心里将社交的一切乐趣尽行篡夺了去了，这些乐趣，在我的一代之中，是再也不能发芽成长的了；时机已过，已经来不及了。所以，让他们去，不管他们对我是为善为恶；凡是他们的一方面的事情，在我都是不关痛痒的，无论他们做些什么事情，我的同时代的大众对我是一点儿也没有什么的，就只如风马牛的相关而已。

可是我从前对于未来仍旧是还没有绝望的，从前我仍在盼望着后来的一代，以为他们对于这一代的人所加于我的判断是非，想更能比较明白地辨悉得清楚，而这后来的一代的对我的行为处置，或者是容易和那些前代者所行施的谲诈诡计成一个显然的区别，而最后或者也能看出真正的我的为人来的。正因为是有了这一个希望，它终使我写成了我的《对话录》,更使我想出了千万的愚策来想把这《对话录》可使留传至于后世。这一个希望，虽则是很遥远的这一个希望，却激动起了我的心灵的兴奋，和当时我还想在这一个时代里寻出一个真实的心的共鸣者来时所激动的兴奋一样；而我的寄托在很遥远的未来的这些希望并且也同样地成了使我变作现代众人的玩弄物的原因。我在我的《对话录》里曾经说明了我之所以要有此期待的种种理由。可是我却是错了。但幸喜我及早发见了这着，还可有十足的时间寻出一个完全安静与绝对休息的中隔期间来在我的毕命之前。这一个中隔期间的开始，就是我现在正在说述的时代，并且我还有理由可以相信，相信这期间是往后再也不会得中断的了。

新的回想使我确信了我的还在盼望着大众的回到我这一

边来，即使是异代的大众，也是如何的一种错误的想头；这一个新的回想的对于我的错误的唤醒，去现在还只不多几日的事情；因为关于我的事情，另外的时代的向导者们原系是一般常在不断地使他们自身更新化入在憎恶我的团体中的人，被这一般向导者们所引导的另外的时代，也就可想而知了。一个个的个人是要死的，但是团体的集团是不会死的，和以前一样的情感会永久地继续下去，和吹煽这憎恶之情在他们中间的恶魔一样，他们的热烈的憎恶我的感情永也不会消灭，将永久地一样的在继续活动的。我的特殊的个个的敌人虽则会死，但是那些医生们和奥拉多良（Oratorians）教徒们却仍旧是活着下去的；当我的其他的迫害者们已经没有，只剩了这两个团体的敌人的时候，我一定知道他们在我的死后对于我的回忆也决不会予以和平的，正将同在我的生前他们不给与我的身体以一点和平一样。或者，经过了时间的间隔，那些实际上我所得罪过的医生们，也许会和平下去；但是那些我所热爱的，尊敬的，曾经予以全部的信赖而从来也不会加以侮辱过的奥拉多良教徒们，恐怕是不会的；这些教会中人，也是半僧侣的奥拉多良教徒们想是永也不能谅解我的，造成我的罪状的，原系是他们自身的不公平的私心，然而他们的自负心却永也不会使他们饶恕我这本系由他们的私心所造成之罪；还有世人大众哩，这些他们在竭力地鼓吹起对我的敌意且在使这敌意永不消灭的世人大众，大约总也是不会和平下去的了。

在这世上我是什么也完结了；无论何人，现在对我还能再行什么善什么恶呢？我在这世上，既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希

望，我也没有什么东西再可以怕惧，现在沉入了深渊之底我却落得个沉静清闲，虽然是一个可怜的不幸的人，然而我却泰然不动心了，简直可以同上帝一样，荣辱升沉，毁誉褒贬，都不能激动我了。

凡是我身外之物，外界之物，今后与我是毫不相干的了。我在这世上也没有邻人，也没有族类，也没有相亲相爱的弟兄们。我的寄生在这地球之上，仿佛是从一个我所住惯的游星里掉落下来，掉在这一个完全不识的游星上面的样子。若在我的周围我还见认到些什么东西的话，那这除非是些摇撼我的心恼乱我的意的对象而已；我不睁开眼看则已，我若一睁开眼睛，则与我接触，绕在我周围的，总没有一件不是使我恼怒的侮蔑的物事，或使我悲痛的伤心的种子。所以，权让我将这些无益而又悲伤地和我周旋得很久的惨痛的对象移开吧，权让我将这些对象全部从我的心灵里迁出吧。我的余生只想清清静静一个人孤独地来过，因为我只在我自身之内才寻得到慰安希望与和平，我不该再，也不愿意再和别的相周旋了，除了我自己自身之外。正是在这一个境状里我现在在着手著述那一部真率严格的著作的续篇，那一部著作就是曾经叫它作我的《忏悔录》者是。我想将我的晚年供献在我自己的研究之中，打算不得不将我自身修结出来的总帐预先来准备清算它一下。让我完全将我自身沉酣在和我自己灵魂对话的禅悦里吧，因为只有这一着，只有这一个灵魂是他人不能来剥夺我去的东西。假如，因对于我的内部倾向的考察，而得将这些内部倾向理一理整齐，若其中有不是之处，得因此而更一更正，那我的沉思默考或者也未始不是完全无用的

东西，并且虽则我在这世上已经是无用之人了，可是我的晚年也得因此而不至于完全成为空费。我在我的每日闲步的中间，每有快乐的默想涌上心来，但可惜这些记忆是就要消失的。我现在想将这些今后还能来我心头的默想录下；每次将它们来重读的时候，想来一定总能给我以新的快乐无疑。梦想想我的心灵所应得的真价的报酬，大约是可以把我所受的愁苦，我的迫害者们，我的不名誉之类的事情忘去的。

正确的说来，这些记录，不过是我的沉思的一种无形式的日记。这里面的大部分都是关于我自身的问题，因为一个沉思默想的孤独者，必然地他之所想总是以关于他自己的事情为多。此外，凡在我的漫步之中经过我脑里的各种无论什么思想，都想也同样的在此地录下。我将把从我脑里经过的想头一点儿也不变易地照它来的原样在此地写出，并且各种思想的联络也许有不甚紧接之处，不能如平常一样地昨日的思想观念一定会和次日的衔接联系着的。但是结果，从现在在这一个奇异的境况之中的我的灵魂每日所寄托的感情和思想的知识里，至少也可以看出我的天性和情趣来，对我的天性和情趣至少也可以发生一个新的了解。所以这些原稿也可以当作我的《忏悔录》的补遗看的，可是我却不以这一个名字付给它们，因为我现在已经再没有什么值得说的事情可说了。我的心已经在艰难的熔炉里锻炼得纯洁清虚，就是仔细地测量搜寻起来，我觉得也不见得再寻得出一点尚可非难的倾向存留在那里。这世上的各种情爱都已被剥夺毁尽了的我，更还有什么可以忏悔呢？我对我自己没有什么可以颂赞，也没有什么可以谴责。今后我在众人之中只等于一个无，等

于一个"什么也没有"，这就是我的一切，和他们众人已经是没有一点实际的关系，没有一点真正的交谊存在着了。偶行一善也终会变恶，不动则已一动就要伤及他人或害及自己的我还有什么，就只有禁止我自己的行动无为过去而已，这就是我的唯一的义务，而我也想就这义务之所在而竭尽我的力量去奋勉躬行。可是，身体虽则在这无为的不动之中，但我的灵魂却仍在活动的；它可仍在继续着生出感情和思想来的，并且因为地上的现世的一切关系都断绝了的原因，这内部的精神的生活，反而是更加增加了活力的样子。我的肉体对我只是一种累赘，一种麻烦的障碍，我将及早在可能的范围之内先把我自己解脱开来。

像这样奇特的一种境遇，的确是值得研究，值得描写的，我将我晚年的闲日月想全部奉献出来的，就是对这一个研究的事情。要想把这事情做得好好，就非先按顺序方式的依次前进不可；但这一件工作却是我所不能做的、而且这也是与对我自己想把我灵魂的变化和变化的连续记录下来的目的不符，若要那么做去的话，那简直要把我弄得远离开我的本来的目的。物理学者为想知道每日的空气状态之故对空气所施的实验，我将对我自己到一个一定的程度为止来施行见看。我将对我自己的灵魂装置一个测验气压的晴雨计表，这些实验只教运行得好，长时间内反复地多试几回，我想总也可以得到和科学上的实验一样地正确的结果的。可是我的计划也并不想扩张到这一个地步。我只教把我的实验记录下来就满足了，我并不想把这些实验归纳起来作成一个系统。我将实行同蒙泰纽（Montaigne）一样的计划，但是目的将完全和

他的相反，因为他是不为他人就不写他的文章的，而我将我的沉思写下来却完全只是为了我侬自己。假使，到了我的衰极之年，临死之前，万一天从人愿，我还能保持着现在那么的情绪，那么把这些沉思的记录拿来一读，必能将当我写下它们来的时候的快感重唤回来，这样岂不是我的过去的日子的再现么？换一句话说，岂不是我的生活的二倍化么？不管世人大众的如何，我于是还能享受一次社交的乐趣，我虽则是衰老龙钟，但还可以和另一时代的我自己欢聚在一道，这正如和一位比我年轻的朋友在一道是一个样子。

当我从前写我的《忏悔录》和我的《对话录》的时候，我是在一个不断的忧念之中的，这忧念就是为了若可能的话想将它们传交给后代的子孙之故，因此务须想出要如何方能从我的迫害者们的贪暴的手里把它们争夺过来的方法。可是关于这一部著作，这同样的不安却不再苦我了；我晓得这一种不安忧念是不中用的；在众人之中要被人家大家更晓得一点的这一种欲望已经在我的心里消失了；关于大约是已经永久地全被消毁了的，我的真实的著作和证明我的无辜的证物作品之类的运命，在我的心里只留存着一种极深的漠不相关之感而已，此外是什么也没有了。让他们来侦察我的行动，让他们去为这些沉思的记录之故而劳心，让他们来将这些记录原稿擒抢了去，让他们去压迫销毁，伪造涂改，总之今后是无论什么对我都是一样的。我不想把它们来藏匿，我也不想把它们来公表。假如它们在我的生前被人家夺去了的话，那我的已经把它们写下来了的这乐趣人家总不能来夺去的，关于它们的内容的记忆总也是夺不去的，那些孤独的沉思默想总

也是夺我不去的，这原稿本就是这些沉思默想所结的果实，而这些沉思的根本源泉却是永也不会消灭的，除非要和我的灵魂一道消灭才可以。若是，当我的第一次的祸难临头的时候，我并不向我的运命施行反抗，早就采取了我今日所取的手段而安处入如今日那么的境遇里的话，那他们众人的全部的努力，他们的全部的可怕的阴谋诡计，将成了对我一点儿也不生效力的东西；那么他们即使用了他们的全部的计划也不能够搅扰我的平安的，正如今后不管他们有千千万万的成功也不能够再来搅乱我的和平一样。让他们去满心的欢喜来享乐我的不名誉吧，他们可再也不能够来阻挠我的享乐，我自己的无辜洁白了，不怕他们是大众全部的，他们可也不能够再来阻挠我得在和平里以终尽我的天年了。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六日

第 二 漫 步

这样的，已经定下了想把在一个人所能遇到的最奇特的境遇里的，我的灵魂的平素状态叙述出来的计划之后，我觉得要实行此计划除了将我的孤独的漫步和在这中间的沉思默想忠实地记录下来之外，再要简单确实的方法，另外是没有的了。在这样的时候里，我的头脑完全是无拘无碍，让我的思想观念一点儿也没阻挠、一点儿也没有困难地在顺着它们的径路走去的。一天之内只有这几个孤独和默想的钟头，完全是恢复我自己，隶属我自己的时间，没有丝毫外界的牵引，没有半点任何的阻障，只有在这里，我可以实实在在地说，

我才是造物所造的自然的我。

不久之后我马上就感到这计划的实行实在已经是稽延得太久了。我的想象力，已不如从前的富有生气，当想到了使它活跃的对象的时候，也不如从前一样的能燃烧兴奋了。我在冥思默想的幻梦里沉醉的事情，也已经比从前减少得多；在现在的想象力所产生的东西里，只是回想的一方面的来得多，创造的一方面的来得少。微温的疲劳，弱尽了我的全部的能力。生命的精神也在我的身内渐渐地在消失，我的灵魂要想从它的狭隘的樊围里跳跃出来除非要苦斗一番才行，并且，对于觉得我正有权利所应得的那一种状态的希望之情也已经完全没有，总之现在的我的存在，除了在过去的回忆里活着以外，是什么也没有的了。像这样的，所以，为想在我的衰徂之前来把我自己静观一下的原因，至少也就非回溯到几年以前的时候去不可。就是应该回溯到正当我失去了在这世上的一切希望，而在这地上是已经不能够再寻出可以养我的心灵的食料，渐渐地我在自家练习惯来把它自己的本质来作它的养料，而试在我的己身之内寻出它的全部食物来的那时候去才行。

这个方法，我虽则是寻见得太迟了一点，但却已变得这样的丰硕，致使它马上就足够补偿我的一切而有余。没入在自己一己之内的这一种习惯终于使我忘失了感情，甚至使我对于过去的灾苦患难的记忆都一并失掉。像这样的我以自身的经验终学知了些下述的事情，就是真真的幸福之源是在我们自身之内的，对于一个知道如何地愿望幸福的人，则旁人即使想使他不幸也是办不到的。四五年来我竟不断地尝到了

这些内心的喜悦，这些只有可爱的柔雅的灵魂在默想里所能得到的内心的喜悦。像这样的我在独步之中时时得到的这些欢愉，这些狂喜，实在可说是我的迫害者们所赐予我的悦乐；假使是没有他们的话，那大约我是决不能得到也决不能晓得这些怀在我己身之内的宝藏的。处身在这样大量的富裕的境里，如何能记下一个忠实的记录来呢？在试回想起这许多甘美的沉思梦想之时，我却不能够把它们来写出而又重新没入到这些沉思梦想中去了。这原系是对于过去的回忆所驯致的一种状态，而也系一个人若完全把感觉这一件事情停止则马上将不能了解的一种状态。

这一个结果是在我当决定了想写我的《忏悔录》续篇的计划之后而在试行许多次的漫步的中间实际感到的，尤其是在一次我底下正要说及的漫步之中，在这一次的漫步里一件万想不到的事变出来了。终于将我的思想的线路打了一个断，在相当的时间之内却给与了我的思想以一个另外的方向。

在一千七百七十六年十月二十四日礼拜四的午后，吃过了中饭，我沿了大街走到了须曼物爱儿街(Rue du Ohemin Vert）上，从这里又走上了美尼儿蒙旦(M'enilmontant)的高冈；更从那里经过了许多通过葡萄园及草地等的小道，我一直顺着了在微笑似的风景而到了夏隆内（Charonne），这微笑似的风景系界在两村之间而在作它们的襟带的；然后我又择取了另外的一条道路，打算绕一个圈再回到那些原来的草地上去。我满怀着大凡风景住处所常给予我的快乐与兴趣在这些草场之上徘徊游乐，有时候且还要停下来将草中间的植物来辨认研究它们一番。这中间我却认出了两种在巴黎

附近是很少看见，而在这地方一带却是很多的植物来。一种是属于菊类的辟克利斯·歇爱拉可候特斯（picris hieracoides），一种是属于伞形科的蓖泊留刘姆·法儿喀丢姆（bupleurum falcatum)。这一个发见使我快乐高兴了好久，而落后终于又寻出了一种更奇异的，尤其是在高地上所少有的植物，那就是开拉斯丢姆·亚夸的寇姆（cerastium aqua ticum)。这一株植物虽则经过了在这同一天之内所飞临到我身上来的奇祸，但后来我却又在一本当时在我口袋里的书中寻了出来，收入在我的植物的标本册子之中。

详详细细地观察了一番其他的许多我看见还在开花的植物之后，这些植物的形态与类别原是我所熟悉的东西，可是对我也还是很有趣味的，是以详细地观察了一番这许多植物之后，最后，我就渐渐的中止了这些琐碎的观察，想把我自身没入到一样的有趣但是更觉得动人的，由那风景全部所给与我的印象中去。在数日之前，葡萄的收割也已经完了了；从城里来的漫步者们也都已经回去了家里，到冬天的劳作期为止田野里的农夫也没有在那里工作的了。一乡的原野，虽仍还是绿色缤纷同在那里作微笑一样，可是有几部分却也已经凋落了树叶，而并且几几乎连人影都一个也没有，无论哪里都在呈示出景象的寂寥与严冬的逼近。从这一乡的野景而生的印象，是一种悲哀与甘美混合在一处的东西，实在和我的年纪我的命运太相像了，不得不使我把它来应用到我自己的身世上去。我看到了自己的已在凋落期中的洁白无辜坎坷不幸的一生；灵魂里虽还是充满着泼刺的情感，精神上虽还有些鲜花装载在那里，可是忧患频来，悲怀难遣，我的一生也

已经是干枯到行将萎谢的地步了。影单形只，为众所弃，我已经感到了令人起栗的初冰的寒冷。我的日就衰落的想象，也已经不能再从心所欲地来创制些人物以慰我的孤苦了。一声长叹，我只自己对自己说："我在这地上究竟是做了些什么？"我是为生之故而被创造出来的，可是生也还没有生着，而已在渐渐地死下去了。归根结蒂这也不是我的罪愆，因世人之不许，我虽则终于做不出良好的工作出来，然而对于创制我的造物之主，我至少也可以带回下列诸贡品去奉献给他，就是一心的善良而被阻抑尽的意志，一腔健全而终被弄得不曾有结果的情感，与夫对于众人的轻侮蔑视有以挨忍过去的一种忍耐的坚心。回想到此我真不觉涕泗之潸然；重行反省，我又把自少年期以后的灵魂的经历回顾了一场，想起了壮年当日，我的不得不与人类社会相隔绝的种种，和在这垂老的暮年，也还不得不长期韬晦以终我的余日。我满怀了快乐回省起了我心里的一切的情衷，回省起了非常柔美但又非常盲目的心的一切的牵爱，回省起了数年之间曾作过我的精神的养料的，与其说是悲哀毋宁说是慰抚的种种观念与思潮，并且我还打算能够感着和我将自己沉酣在它们中间的时候一样地满心快乐而充分十足把它们一切都回想出来来供我的叙述。我的这天午后是在这些和平的默想里过去的，而我也正抱了我对这一天所感到的满足在回去的途中，忽而，在我的沉思的正中心里，竟被下面就将记叙的这件事变推挤了出来。

当六点钟的光景，我正从美尼儿蒙旦，差不多正对着了伽蓝·贾儿弟尼爱（Galant Jardinier）在走下来的中间，

忽而有几个走在我前面的行人突然间避开了路，我看见了一只丹麦大犬在一辆马车的前头用了全部速力在向着了我飞奔前来，当它看见我时它已经没有制止自己的速力或转向道旁去的余裕了。我想这时我的可以避免被冲倒在地上的唯一方法只有用力纵身向上的试一大跳了，因为跳起之后我在空中的时候那只大犬就可以在我的底下经过的。这一个在危急之前的最后的想头，来得比电光还要迅速，我也竟没有以理性来判断或把它来实行的时间，事变就起来了。直到重省人事回复了意识的一瞬间为止，我对于这一次的打击，骤然的颠仆，和其后接续起来的种种事情，简直一点儿也不曾感到点什么。

我回复意识的时候，差不多已经是晚上了。醒了转来感到我自己正躺在三四个青年的手里；这几个人就把过去的事情告诉了我一个详细。那只丹麦狗因自己不能制住它的突进之势所以就冲上了我的两脚，以它的身体和速力的冲击我就头翻朝下被冲倒在地上了。载着我的全身之重的上腭，打上了非常不平的石砌地道，而且因为这路是下山之路，而我的头比我的脚还要跌倒在底下的原因，所以倾仆的势头来得格外的大。那只狗所属的马车就紧跟在它的后面的，若不是那御车的马夫在这一瞬间立刻将马制住的话，那这马车可真已经从我的身上辗过去了。

这是我从几个救我起来而当我回复意识的时候还扶抱我在手里的人的口里听来的一切。我在那一瞬间里感觉到的自己的状态，实在是太奇妙不过了，就想在底下把它来叙述一下。

夜已经深了。我辨认出了一弯天，几颗星，和一点儿绿

色的草来。这最初的感觉却是愉快的一瞬间。我在由它们这几件物事而来的感觉之外便什么也没有感到。我在那一瞬间之内又得着了重生的生命了，并且我觉得似乎以我的渺小的生存把我所辨认出来的对象全部都充塞满了的样子。完全置身在这目前的一刻之中，我无论什么的记忆都没有了；关于我的自我个性我也没有了明晰的观念，在我自己的身上究竟出了怎么样的事变我也一点儿想头都想不出来；我不晓得我自己究竟是谁，也不晓得我究竟在什么地方，灾难，恐怖，不安等感我也没有感觉到一些些儿。我看见了自己的血在流仿佛是同看见了一条小河在流一样，连这些血是似乎该属于我的那一种观念都一点儿也不曾发生。我只在我的全身之内感到了一种销魂的狂喜，每想到此，我觉得我在我所知道的一切快乐的活动之内是没有什么可以拿来与这一种销魂的狂喜来相比拟的。

他们问我是住在什么地方的；对此问语我简直不能够回答。我问他们我是在什么地方；他们说是在奥都波儿纳(Haute-Borne)的高崖之上；这仿佛等于他们对我说我是在亚脱拉山上(on Mount Atlas)一样。我不得不继续问他们我是在哪一乡哪一镇哪一区的地方；可是这还不足以使我清醒而想起我自己来；为记起我的住所和名氏之故我还不得不再经过一歇从那里走起直走到大道上为止的全段路程的时间。真亲切地陪我走了一歇的一位我所不识的先生，听到了我的住在这样远处的住址之后，就忠告我，劝我还是在汤泊儿(Temple)叫一乘马车坐了回家去的好。虽则我口里接连着在吐出一口一口的血来，然而走路却已经很轻松地可以

走了，我并不感到痛楚与创伤。但是身上起了一阵冰冷的颤栗，致使我的松动的牙齿很不舒服地尽在轧轹鸣击。走到了汤泊儿的时候，我想我的走路是并没有什么不便的，与其坐在马车里头而将身体去冒受足以致死的寒冷的话，倒还不如继续着步行回去的好些。于是乎我竟毫无不便，避去了来往的混杂和车马，同在完全健康时候一样地择取了去路，安然走尽了界在汤泊儿与泊拉屈利爱儿街（Rue platriere)之间的五六里地的路程。我到了家了。开了装置在街门上的锁，我就在黑暗之中走上了楼梯，终于除了我的倾跌和其后继起的事情等之外，另外也并不发生什么别的事变而竟安然地到了家中，关于这倾跌和其后继起的事情之类我就是在那时候也还不曾感到点什么。

我的女人于见我之后放出来的许多叫唤才使我觉到我的受伤比我之所想的伤势还要来得重大。这一晚上我既不晓得也不感到我的不幸事变就一夜过去了。是到了第二天的早晨我才晓得这事情，感到这伤势的。我的上嘴唇的内部直裂到鼻孔为止破裂开了；外部因为有皮肤较好地保护在那里之故，所以嘴唇还没有全部分裂开来；上腭有四个牙齿曲向到里面去了，面上包在上腭外面的皮肤全部却肿得非常、伤得很重。右手拇指打得粉碎肿得很大，左手拇指割裂伤得很深，右臂压破，左膝也肿得很高，而且因受了很重很痛的创伤之故完全伸屈都不能够了。可是，虽受了这样的灾难打击，但一处也没有折损的地方，就是牙齿也没有打落一个；在像这样的倾跌之中而能得到这么的结果，实在可说是一宗同奇迹似的幸运。

这是很忠实的我的这次遭遇奇祸的记事。不多几天，这故事就改头换面的传遍了巴黎了，内容的改窜改到了这一个地步，甚至于连这故事的本来面目都一点儿也再不能够辨认出来。本来对于这事实的变形捏造我也是应该预先估量到的；但是附加上去的奇突的事情来得这么的多，暧昧的说话与附随着的仿佛是不敢全部吐露的隐语来得实在太多了；终至于人家对我谈到这事情的时候也带着了一种含着微笑的慎重的神气。这一切的不可思议的秘密倒弄得我不安起来了。黑暗的秘密之类本来就是我所深恶痛恨的东西；因为这些黑暗的秘密自然要引起我的恐怖来的缘故，这一种恐怖就令我有了世人在这许多年中尽将秘密黑暗包围在我的周围的经验也是不能够轻减几分的。在这一个时期里的一切奇怪不可思议的事情之中我只教将其中的事件报告一件出来，就尽够用以推测其他的种种了。

我和他向来是没有关系的某氏，为寻问我这一次的事情，竟差了他的秘书来到了我的地方，并且还恳切地说出了他的愿为我而效力，他的这些自愿效劳的好意在当时的状态之下对于我的恢复慰藉，我实在觉得并不是十分有用的。他的秘书殷殷恳笃，硬的要我接受这某氏的好意，并且甚至于说到了我若不信任他那我可以直接写信去问某氏的极端的话。他的这种非常恳切之情和与此附结在一块的确信的态度使我想到了这事情的底下大约一定伏着有些秘密在那里，但这秘密究竟系伏在何处我却终于捉摸不出来。要使我发生恐怖惊疑是并不必要怎么样的大动干戈的，尤其是当我的不幸事变之后，身上正因此而在发热，头脑是正在兴奋混乱中的

这个时候。我就把己身没入了千千万万的不安与伤痛的推测之中，于是在我周围所起的一切动静事件都成了促我说出许多解释来的原因，这些解释言语简直是为热病所催昏了的人所说出来的梦话，并不是一个头脑冷静对什么都不感到兴趣的人的谈吐。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起来之后，我的心境的平静就完全被搅乱了。好几年来某夫人就已经在寻着我了，我真不能猜出她的究竟是为了什么。许许多多的琐碎的赠品，常常来谒的屡次的访问，也没有理由也并不快乐的这些赠品与访问，在这里面想必有一个秘密的目的在那里，但她却并不对我说出这目的究竟是在何处。她说起了她为献给女皇之故想写的一本小说。我说出了我对于女流作家的意见。她又告诉我说这一个计划，是以回复她的运命为目的的，对此她实在是在需要保护；对于这点我就没有回答她一句什么话。随后她又说，因为她不能得到接近女皇的机会，所以她已经决定把她的书去发表给大众了。她并没有来向我请教什么，当然我也没有给她以忠告的理由，并且正因如此，即使我自荐地忠告了她，她也一定是不会听我的。她说她在出版之前想将原稿来给我看一下，我请她不要做这种事情，后来她就也没有拿来。

当我正在恢复期间的有一天晴朗的日里，我接到了她的这一本完全印刷好、并且也装订好的书。在这书的序文上一看，我看见了那些实在是粗野过度的对我的称赞，这些赞辞真真是非常笨拙地故意骄矜地表现在那里，致使我吃了一惊之外还感到了不快。使人容易感到的卑野的谄谀决不会和仁

爱的厚谊联在一道的；在这一点上我的心是决不至于再被欺骗的了。

数日之后，这一位某夫人和她的女儿一道来看我了。她告诉我她的那本书因为有了一段惹人注意的解释在那里之故正在引起大家的注目；我当时只飞快地把那本书读了一下所以并没有注意到这一段的解释。等某夫人走后，我就把它来重读了一遍；细细参究了一回它的辞句里的幽意；我觉得她的屡次的访问，她的谄谀，她的序文里的卑野过实的颂赞的动机都被我寻出了。我断定这一切的一切，另外是没有什么理由的，不过是想向世间的人表示出这解释是我做的，结果，关于这小说的出版的事情之类万一社会上对于作者若有非难的时候，那这责任也就可以推诿在我的身上。

我没有方法来破坏这种由她所造成的风说和由这风说而生的印象；我的所能做到的全部不过是想以后不再给这风说以有力的支持，不再让这某夫人和她的女儿继续那些虚饰的用以夸示于人的频繁来访而已。为此之故，我写给那母亲的短简是像下面那么的一条：

“卢骚，对于无论哪一位著作家的来访都是不接待的，谨谢谢某夫人的好意，并请她以后再不要赐以赐谒的光荣。”

她的对我的一封复信在形式上虽然是很郑重的，但是里面的辞意却和无论何人在这样的同一状态之下写给我的书简是一样的东西。总算是我野蛮之至，这么的竟把一柄短剑刺入了她的多感的柔心里去了，而由她信中的语气看来，则对我是抱有那样挚热那样诚实的感情的她，对于这一次的绝交，似乎是非要经过一番同死也似的苦闷才能忍受得下去。

在这一个世界上，对于各种事情的直截坦白公明正大原是与可怕的犯罪行为毫无出入的样子；而我也因为不能合污同流地同世人一样的装作虚伪假义之故，所以虽则并不犯有什么罪恶，但在我的同时代者的眼里却终是一个凶险狠毒的恶人。

我已经出外去走了多次了，并且还常走到铁由璃 (Tuileries)去散步，当我看到了许多遇见我的人的惊异的脸色之时，我就晓得另外总还有些我所不晓得的关于我的消息流布在那里。后来我却终于听到了，知道一般的人在说的风说，是说我已经为倾跌之故而死去了；这一个风说并且还传布得这样的快这样的坚确，到了我听到之后的半个多月宫廷里还在当作一件实际的事情而在谈论。据有一个人费了心写给我的信之所说，则亚未吟的报知 (the Courier of Avignon)新闻报在这一个好机会里竟想率先的报道出那些凌辱与侮蔑来，这些凌辱与侮蔑原是预备于我的死后为纪念我之用取一个送葬哀辞的形式来发表的。

与这一个消息附带着的还有一件事情，更是奇怪了，这事情我不过是偶然知道的，所以它的详细的一切终于不能够晓得。这就是同时有人在开始预约集款，说是打算来印行我的大约是在我的屋里将被找出来的未刊行的稿子之类的。从这事情一看我才悟到了他们总已经有一大部分假作的稿子收集在那里，专预备于我的死后来发表说是我做的；因为实际上假如从我这里找出了真真的原稿来，果真去忠实地替我付印的这一件事情，只有失掉了理性的疯人才肯干的愚事，对于这一件事情的必没有人会干，我的十五年来的经验却是确

确实实地在作保证。

周到深沉地一件一件的做下来的这些注意，另外还有许多同这些一样地令人惊异的事情并合到了一气，把我的自己以为是衰竭了的想象力可也惊醒转来了；并且这些一步也不肯放松只在我的周围再三增加上去的黑暗的谣诼，重新把它们当然要在我的心里唤起的恐怖全部催唤了起来。我为想把这些事情完全予以种种的解释，与想将他们故意弄得使我不解的秘密分析看取之故，简直是弄得我自己到了精疲力尽的地步。这种种猜不透的哑谜的唯一不变的结论，就只有一个，就是使我更确实信服了从前我所下的全部结论的这一件事情。就是我知道了我自身的运命与我的名誉永远地经现代一代的人的全场一致把它们决定了，在我的一方面是无论如何的挣扎也不能够逃避掉这些的了，因为要想把一件文件记录不经过这一个时代的全部只在想把它抹杀来的人的手而传到后代去的这一件事情，在我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这一次我可更不对了，这许多意外的事情堆积到了一起，我的最惨酷的敌人又全部兴聚成了一道，总之，执政当局的诸人，左右舆论的诸人，从公服务的诸人，特从对我怀有私仇密怨的最厉害的人中间选出的享有信用的诸人，全部聚集了拢来，合作组成了这一个对我的共同计划，说起来大约总只可以说是由于运命的了；这一个全体大合作的共同一致实在是太异乎寻常了，无论如何总不能说它是出于偶然的。

只教单有一个人能够不参加在这大阴谋里，只教单有一件事情能够是与此相反，只教单有一宗不意的事变能给予这

计划以一个阻障，那就仅够只以破坏这企图而有余的。但是全部的意志，全部的宿命，运命，全部的运行都只巩固了这人群的工作；几几乎是空前绝后的伟业的这一个可惊异的大合同简直要使我确信它的大成功是写在上帝的永远的决议文上的。不管是过去的或是现在的许许多多的特殊观察的结果，只使我确实信定了这样的一个意见，就是今后我对于这上述的工作无论如何只能当它作一件天的秘密来看，而不是人的理性所能了解的，对于这同一的工作，我到现在为止还不是这样的看法，还只在当它作人群的恶意的果实来看的哩。

这一个观念，对我却完全不是一个惨酷的割心的观念，反而倒是安慰我，镇抚我，助我把希望割断使我安心乐命的东西。我可并不同圣奥格斯丁（St. Augustine）一样，他是只教是上帝的意志的话，那就是被罚到地狱里去也是安心的。我的安心乐命却是从一条老实说虽然不免有点利害打算，但可是纯洁的源泉里流出的，照我的意见说来，则我这安心乐命倒要比他的更应是为我所崇拜的完全的“存在”所喜悦的东西。

上帝是公正的，我的应当受苦是他的意志，而他也晓得我是洁白无辜的。我的信念的动机就在这里；我的心我的理性在叫喊着说，这信念是决不会欺骗我的。让群众和运命尽他们的力量去摆布吧；让我们不放怨声地去学习受苦吧；一切的一切到头来终于要回复到秩序上去的，或迟或早我的序次总归是会轮到的。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

第 三 漫 步

“我在常是不断地学着的中间一年年的老了。”

所龙（Solon）到了他的老年时代这一句诗是常在反复讽诵的。在有一种意义上我在我的晚年也可以把这一句话来说着；可是二十年来的经验使我得到的这一个知识，实在是一个极其悲惨的知识；在这一点倒反还是无知不识的更可欣羡。当然，艰难不幸原是一位伟大的老师，可是这一位老师的功课的教授之资实在取得很贵，每使一个人从这些功课里得来的益处不能和牺牲的代价相抵偿。并且还有，在由这样迟迟的功课而来的益处全部得到之前，一个人可以把它们拿来使用的适当时机却早已就过去了。青年时代是学求智慧的时代；老年时代是实地行使智慧的时代。经验是常在予我们以教训的，这事情我也承认；但是除非当一个人在未来的前面，还有相当的时间的时候，那经验在这一段时间里当然是有用的，否则经验又哪能够给一个人以益处呢？

到了一个人不得不死的时候，这时候难道还是一个人的去学在过去应当如何生的时候么？

啊啊！这样迟迟其来而又这样惨痛地在我的运命，在它的结果就是我的运命的他人情绪之上得来的这知识，到头来对我终究有点什么益处呢？我之所以了解认识他们得越清者，正因为他们所摆布陷害我的悲惨的感情感到得越切的缘故；这一个认识，虽在暴露者他们所设的一切的陷阱，但终不能使我避去了这些陷阱的危害。使我在这许多年数之内封

围在他们的全部阴谋策略之中而决不发生一点疑念，使我在这许多年数之内成了我的许多友人们的牺牲和玩具的这一种愚极但也很安适的确信，我为什么就不永久地保持着它而沉酣在这确信里的呢？我实际上是他们的玩物和牺牲，这是实实在在的事情；但我当时却相信他们是在爱我，我的心曾在他们对我所引起的友谊里欢欣跳跃过，而对他们亦曾施引以同样的深情。这些甘美的幻象现在是被破坏了。在使我感到我的不幸之中，时间和理性所显示给我的那伤心的事实，令我看透了这实在是无可奈何没有办法的事情，除了安心绝望之外我是什么出路也没有的了。像这样的所以到我这一个年纪为止的这些个年岁的经验全部，对于在这样状态中的我，是现在也没有一点用处，将来也没有一点儿益处的。

我们当一生下来就踏进入竞争之场，直到死的时候方才走出。到了我们的一生将终的末日，再学知了我们如何能够较善地立身处世，那更还有什么用处呢？到了这时候，除了我们将如何地脱出此生之外，另外是没有什么可以思考的。对于一个老年人，若他还有什么事情可做的话，那他的研究就只是关于死的学习；可是正是这一着却是在我那样的年纪的一般人所不做的事情；人每会思虑到另外的种种事情而总不肯想及到这一着的高头去。全体的老人总比小孩子们还更固执着生，而去这世的时候，总比青年还更带着难堪的神气，这是因为，他们的辛勤工作的全部都系是为了此生之物，到了九九归源他们就看到他们的辛苦终归乌有了。他们的一切的营求，他们的一切的财产，他们的由苦战恶斗而得来的一切的果实，当他们去世的时候他们是要抛弃的。他们

在生存中的时候从不曾梦想到过获得些临死时可以带去的东西。

我的说出这些是在正是应当说的时候全部说过的；纵使我不曾更好好地知道了如何才能从我的思考里得着益处，但这却并不是因为我不能及时反省，与不能十分把这些思考反省融化之故。从儿时的幼年，就被卷入在人世的旋涡之中，我老早就从实际经验上晓得了我并不是为生活在这世上而被创造出来的，我老早就晓得了我的心之所欲的那一种境遇状态是得不到的。所以把我觉得终于是寻不到的幸福停止不再向人世中去追求之后，我的热烈的想象力就超越过了生命的空间，宛如从一块和我完全不相识的土地而来似地，勉强飞渡到了一处我能将自己安定下来的平静的地方去求安息。

为从孩提时期起的教育所熏陶，又为我的充盈着悲惨和不幸的长续的一生所强化的这感情，终使我变成了无论何时比无论何人更热心更注意地只在努力解剖分析我己身的性质和运命的一种习惯。我及身曾见到过许多比我更饱学的从事于哲学的人，可是他们的哲学，简洁地说起来，与他们却是风马牛不相关的。只在打算比他人更博学一点，他们的研究宇宙的存在配列，正同为纯粹的好奇心所动，譬如当他们看到了些奇异的机械之后而去研究这机械是一个样子。他们的所以要去研究人性者为的是可以去贤明地说出其所以然，并不是为了想知道他们自己；他们是为了想教别人而在努力的，并不是为了想从内部的启发他们自己。他们中间的一大部分除去只在想写着一册书而外是什么也不顾到的，只教这一册书著出来能够受欢迎，那其他便什么问题也没有了。当

他们自己的书著成了出版之后，那除了去运动他人将这书来引用赞许，与被攻击的时候为这书作一番辩护之外，这书的内容是和他们却全无关系的。此外，则只教不被人家非难，那他们是自己也不想从这书里取些对自身的特别的用处，甚至于内容所说的为真为伪都一概不问的。至于我自己哩，那当我想学得些东西的时候，却只是为了想知道知道我侬自己并不是为想去炫学教人；我是常是抱有这一种信念的，就是去教他人之先，总要先为自己己身十分知道明白了才好说话；在我的平生与众人相处之间试做过的种种研究之中的任何一种研究，我想即使我处在一个无人的孤岛之上，即使我处到了一个不得不禁锢在那里孤独地送我的残生的孤岛之上，那我也一定同样地做了无疑。我们之所做大半是系于我们之所信的：而在一切凡不系属于自然的第一要求的事情之中则我们的意见便是我们行为的规定。依照了这一个主义，这原系常是我的主义，依照了这一个主义，我为了处理我自己的平生事业之故，曾常常也很久地为探求了解人生的真目的而努过力，但是其后不久我就感到了这一个的目的探求是不必要的，因此对于我自己的不善处于斯世的才能缺乏也就被慰抚了下去不再有所悲恨了。

生落在遵守着风纪和信仰的一家旧家的家庭，其后又在富有智慧和宗教心的一位牧师之家柔和地被抚育而成人的我，从小时很早就接受了许多主义，箴言——旁人或者要说是偏见——之类的东西，这些主义与箴言从没有过完完全全地离我而去的一回事情。当我还是孩童的时候，被弃而成了孤独，为爱抚所沉醉，为虚荣所诱惑，为希望所欺倒，为必

要所逼迫，我成了罗马加特力克教的教徒，可是我却常是一个基督教的信者；不久之后，为习惯所克服，我的衷心就很纯真地归依了我那新的宗教。伐兰夫人(Madame de Warens)的教道和榜样使我巩固了这归依爱着的心。我的如花的青年时代在那里过去的乡村田野的寂寞，我满心倾倒日夜耽读的许多好书的研钻，更在她之旁坚固助长了我的自然的天性与挚热的感情而使我变成了一个几乎像飞奴龙(Fenelon)那么的宗教笃信家。在隐僻之处的沉思默想，自然的研究，宇宙的考察等事，终于驱使得一个孤独者不断地趋向着万物的创造之主，怀抱着一腔愉乐的不安而去探求他所见到的一切的终局与所感到的一切的原因。当我的运命把我抛入了这浊世的洪流的时候，我在这世上竟不曾找到过一件可以娱我心意到一时半刻的东西。我对甘美的闲居时代的悼惜回思处处追随了我，在我的周围所及的一切事物之上都投上了无趣与可憎的外观，就是可以使我幸福与光荣的事情，我也觉得毫无意义而要讨起嫌来。对于我的不安定的欲望自己也没有明确的把握，我的希望减小了，我的所得几乎没有了，而我就是在成功幸运的一刹那间也还觉得是这样，即使把我得到了我以为是所寻求的一切的时候，可是在那里要想寻到我自己不晓得该怎么才能分辨出它的对象来的那个我的心愿的幸福，终也还是不可能的。像这样的就是当弄得我完全与世绝缘的那些大难不幸还未来临之先，一切已经合聚了起来把我的对这世间的种种牵系柔情剥夺了去了。浮沈在贫穷与幸运，贤明与错乱之间，满具着习惯上的恶德而并没有一点恶的倾向存在我的心头，生活在偶然乱杂之中而没有些由我的

理性所规定的主义，并且，并不是蔑视义务而忘掉了义务，不过常常实际上并没有了解它们，我就达到了四十岁的这一个年纪。

从我的青年时代起，我就将这一个四十岁的时期决定作我的为立身而努力的一个期限，而决定为我的各种企图的达成期限的；我是曾经十分坚决地决定着的，想达到了这一个年龄之后，不管它我所处在的是任何地位境遇，总不再去奋斗前进，但只日度一日地终老我的余生，不再去为将来而操心费虑了。这期限到来了，我毫无疑难地就实行了这个计划。并且这时候虽则我的幸运似乎还在示我以尚能前进而得一更确实的地位的机兆，但我却非但略无遗恨，反而真正满心愉悦地弃绝了这一个机会。我从这些全部的诱惑，全部的空虚的希望里解脱了出来，而将我己身完全地付予了无为无虑，付予了灵魂的安息，这无为无虑的灵魂的安息原常是我的最强有力的趣味与最根本的愿望。我弃去了世界和一切世上的繁华。我弃绝了一切华美的服饰与衣装；不再带剑，不再要表，不再用白的袜儿，金的织物，和冠冕之属；一具素朴的鬘和一袭好的粗呢的衣裳也不用了；并且比这些一切更有甚者，就是从我的心里把给与这些我所弃绝的一切以价值的贪欲想念也连根的除去了。我当时所有的那个本来就怎么都不适合于我的位置也抛弃了。于是我就开始着来抄写几文钱一页的乐谱以谋生，对于这一个职业，我却常是有着绝对的趣味的。

我的改革不仅仅止乎在外表的事物之上。我感觉到了这一个改革本身就必然的在要求另一个当然是更为痛苦但却是

更为必要的改革在我的心意之中。并且，已经决下了心来，为想一劳永逸使这事情不至于做第二次之故，我就将我的心的内部付了一次严厉无比的检验试探，这严重的试验是往后终我之生可以规定我的心的行程，可以使它变成当我临终之日希望它应当是怎样的那一种状态的。

在我心内起来的一次大大的革命，显示到我的眼前来的一个另外的精神世界；并不曾预先见到我自己的将如何变作它们的牺牲而已经开始感到无聊不通的那些他人的无意识的判断；文学上的虚荣本来就只须一触着这气息便要使我嫌恶的东西，在这种文学上的虚荣之外的一种另外的善的只在增长起来的要求；比我前半生已经较好地经过了的那条路还更要确实稳固，最后可以使我的余生遵从着它而过去的一条大道的渴望；一切的一切都在督促我实行了这个我已经老早就感到必要的大计划，就是对我自己己身的这次大大的检阅。当时我就把这计划实行了，而我为完满地实行这计划之故凡在我的能力以内的一切却是一着也不曾放松过。

我的完全把世界弃绝了的日期实在是从这一个时期起的，而这一个强烈的孤独的况味，自从那时候起从还没有离开过我。我所计划的那工作若不在绝对的隐遁之中是不能实行的；它所必要的是长时间的和平的默想，这一着却是在世间社会的喧扰之中所办不到的事情。因此在一个时期里我不得不依着另外的一种生活方法而生活下去，这生活方法我觉得实在是快乐得非常，所以从那时候起除非是被强力所阻止或不得已而暂时中断之外，我马上就一心的重来经营开始，在可能的范围之内一刻也不迟延地钣容易地将我限住在这生

活之中；故而最后当大家迫害着我使我不得不孤独过活的时候，我倒反而觉得在这想使我受苦的放逐之中，他们却为我造成了我自己所想不着得不到的幸福。

我以对于这事情的重要和我所感到的要求两者都相称的一种热心而专心致志地没入在我所企图的那一种工作之中。当时，和我在一道者，系与古代的哲学家等完全不相像的一群现代的哲学家。他们不但没有解答了我所怀疑的疑问与解决了我所不能决的诸问题，并且连我所急宜知道而自以为很有把握的诸点都被他们弄得荧惑不定了。因为他们都是无神论的热心宣传者与很专制的独断论者的一群，凡是对于任何的一点有人敢和他们所想的设或不同者，他们却是决不能抑压愤怒而肯大量相容的。我却老因为不喜争论的缘故，总只很软弱地辩护防御了我自己，又老因为才能的不足不能坚强地支持着我之所信。可是对于他们的那一种那么狂暴的教理我却从来也没有赞同采用过。而对于这些本来是别有他们自家的用意的偏激的人们的反抗，也就是招致他们对我的敌恨心的大原因的一个。

他们并不曾说服了我，可是他们却使我感到了不安。他们的议论摇动了我，但决不曾使我信服。我从没有找到过一个好好的答辩，可是我却觉得一定是有一个的。我对我自己并不感到是我有谬误，不过是软弱一点罢了，而我的心却比我的理性更满足地答覆了他们。

我终于这样的想：我将永远地被这些最有名的雄辩家的诡辩所嘲弄了么？对于这些人所宣传的意见，他们在那样热心地想使他人信服的意见，我却还没有十分地知道，简直不

知道这些意见是不是他们自己的，与为他们自己的。笼罩在他们的教义之上的那些热情，想使人信服这个或那个的他们的那一种关心，简直使人不能够晓得他们自己所信的究竟是什么。对于一党的首领人物们我们究竟能不能够在他们的身上找出真正的信条来的？他们的哲学是为他人的哲学；而我呢却是必须有一个为我自己的哲学的必要。是以且让我去用了全力，当时候还来得及的中间，为在我自己的晚年能得一个确立的行动方针之故去努力寻找吧。现在我是正在我的成熟期的顶点，我是正在我的理解力的全盛的时期；已经也就快临近到衰落的时期去了；我若再待之稍久的话，那以我的迟慢的考虑，恐将不能运用我的力量的全部；我的种种智能恐将已经失去它们的活力了；我的今天所能最善地做到的，将来怕将不能和现在那么完好地做到了；我且来把捉住这一个最好的时机吧，这是我的外部的物质的改革之期，让它也变作了我的智力的精神的改革之期吧。让我且用了诚意一劳永逸地把我的意见我的主义确定下来吧；且让我在我的晚年成一个当熟虑之后正不得不如此的人吧。

这一个计划我徐徐地屡次三番尝试着地把它实现出来了，但系用了我的可能的全部的努力和全部的注意。我确切地感觉到了我的晚年的安心立命和我的运命的全部都是系属于此一举的。最初我陷入了那样的一个混乱，困难，反对，迂曲，黑暗的迷途之中，大约总有二十次的光景几至于想把一切都抛弃了，我已经打算将那些无益的研钻抛弃，在熟虑之中，去遵行着平常的谨慎的规则做人，而对于费了那么些的困难想阐发出来的主义之类不再去从事追求了；可是这个

平常的谨慎对我是那样的无缘，我觉得自家是那样的不能和它适合，想把它拿来作我的向导恰正如既没有舵又没有南针而入大海的怒涛之中，去试寻一座并不能指示给我以湾岸的不可接的灯塔是一个样儿。

我顽强地固执了下去。在我一生之中总算是第一次我奋发起了勇气。对于从那时候起开始包围在我周围的那可怕的运命之所以有能力支持过去者都是这勇气之所赐，虽则在我心中关于它的疑念本来也就一点儿都没有的。经过了一番大约是人类所曾做过的中间的最热烈最真率的研求之后，我才决定了终我之生将牢把着那些对我本来是必要而不可缺的感情意向，并且即使我的行为的结果终是不好的话，那我却确实地知道我这错误并不能算作是我的罪恶；因为我对于罪恶是尽我所有的力量在竭力防止的。我当然也自己知道，这是的确的，就是少年时代的那些偏见和我心里的种种私密的愿望曾使水平的秤衡倾向了最能安慰我的一边。要想禁止一个人对于他自己那样热心地追求的事情不生信仰之心本来是不容易办到的。并且，对于他生的判断或者是嘉纳或者是否拒的利害关系是对于大部分的人各依了他们的希望和恐怖而确定他们的信念的这事情又有谁能够稍怀疑虑呢？这一切或许也会迷乱我的判断，这事情我是承认的；可是无论如何却总改不了我的真的信念；因为在一切事情之上我只在怕我或欺骗了我自己。假如一切都系包含在这生的种种习惯里的话，那至少当我还来得及的中间，免得完全被他人所欺骗，在我能力所及的范围之内为选取对自己最善的部分之故而学知这种种习惯，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在我那时候的

心的状态之中，对世界所最觉得怕惧者，却是为了这世上的利禄享受之故而把我的灵魂的永久运命去付之孤注一掷的这件事情，这世上的利禄之类，由我看来，原是从来也没有过多大的价值的。

我须自白，我承认对恼乱我的一切疑难常不曾给与以称心的解答，而这些疑难也就是我们的那些哲学家们每以此而来搅扰我的耳鼓的东西。但是，已经决定了最后须在人智所不能捉握的事物上来求解决，而在各方面又逢着了不可入的神秘和不可解的反对，我对每个问题就直接采取了由我看来似乎是最可靠的直觉情意，对于我所不能解的异论也并不曾有过迟疑停顿，这些异论可也是有和它们一样地有力的反对论在相反的方面存在在那里的。在这些事物上的独断的论调不过是适合于诈欺师的论调而已；但是对于一个人的自己必须有一个为自己的情意，而对于它的选取又必须尽用着个人所有的成熟的判断力来行使这几点，却是最紧要也没有的事情。若说此外我们再至陷入谬误的时候，那因为这并不是我们的罪，我们的因此而受苦难却是不公平的。这就是在我的心之所安的根底里的不可动摇的原则。

我的艰勤辛苦的研钻的结果实际上就是我在萨伏亚未喀(Savoyard Vicar，见卢骚所著的教育小说《爱弥儿》中）的信仰告白里所发表的东西，这一部著作在现代虽则是理不该地受了侮辱的亵渎，但将来若健全的理性和真的信仰能在人类中再生的话，那总有一天是要在人类中唤起革命来的无疑。

自从那时候起，恬静地信赖着在长时间的默考运想之后

所采获的根本大义，我就由此而定下了一个对我的行为与信仰的永久的准则，不再为那些我所不能解决的反对论，或我所不能预见而时时更新地显现到我的心里来的反对论等恼乱我的心身了。它们有时候也曾使我感到过不安，可是它们却从没有使我感到过动摇。我曾屡次的对我自己说过，这些实在都不过是形而上学的冗论与玄虚，比到那些由我的理性所采取，被我的心意所确定，在我的情感的缄默之中受到我内心赞可的封印的根本原理，则它们是一点儿也不足重轻的东西。在这些决非人之悟性所能企及的事物之中，仅仅的一个我所不能解答的反对议论，哪里就能够马上把这样确实坚固的教理全部都推翻呢？这确实坚固的教理系于那么细心的思考和注意之后那样完全地被连系结成的，它对于我的理性，我的心意，我的全存在又是那么适合，而且还是被我觉得是我所独有他人所无的内心的赞可所坚实化了的；这确实坚固的教理又哪会被全部推翻呢？不会的，空虚的议论决不会将存在在我的不朽的灵魂与这现世的组织之间的谐调，和在那里支配着的物理的秩序破坏的；在与这物理的秩序相对的精神秩序之中，我寻出了为支持我生命的不幸之故所必需的那些支柱，说起这精神的秩序的方式，原系是由我的研究的结果得来的。处在除此而外的无论哪一个方式之内，则我将毫无根据地活着毫无希望地死去了；我将变成一个在生物之中最可怜的动物了。不管那些运命与迫害我的世人们的如何，且让我固守着只此便足使我幸福的唯一方式吧。

这个熟虑和从此而得的这个结论，看起来真是老天爷的意旨，真是为使我对付在前面候着我的运命，与使我处入到

对此也能挨忍过去的境地里去的老天爷的意旨。假使，老是没有一个避难之所使我得从毫无宽恕的迫害者们的手里避掉，他们在这世上所加于我的污辱没有伸雪的一天，我所应得的正义终于没有得到的希望，我就不得不眼看着自己的委身于一个比任何人在这世上所受过的还更惨酷的运命的话，那陷入于正在等候着我的可怕的苦恼之中，处身在我晚年不得不在那里过去的这说了也人家不会相信的境遇之内，我可不知道已经变成了怎么的一种样子了，就是今后也不知将变得怎么样哩。在另一方面，我因为自己的洁白故而平心静气地，曾只在梦想着世人对我的尊敬和亲爱的；可是当我的大公而易信人的诚心正在披肝沥胆向朋友弟兄们倾注的中间，谁知有许多阴谋者们已默默地用了在地狱底里炼成的网子将我围捆起来了。在不幸之中为人最所意想不到的不幸，对于一个自尊心很重的人的最可怕的打击，无缘无故也不知是何人的作弄忽然向污泥里的横被拖入，一个污辱的深渊里的陷落，上面只有邪恶的对象罗列着的黑暗的包围，被这种种所惊骇而压倒，当我初次受打击的时候我简直是茫然不知所措了；假如我不是事前曾保存着些倒了之后也能支持我起来的力量在那里的话，那我从那个被这些意想不到的不幸所投入的绝望的渊里怕是再也不能够恢复转来的了。

直到了多年的苦恼烦闷之后，最后终于回复了我的精神，而在开始恢复我自己的时候，我才知道了我所用以抵抗不幸的力量的价值。关于一切概须由我判别的事情都已经下了决断，把我的主义箴言拿来和我所处的境遇地位一一比，我看出了我的对于一般人的无聊的批判与这一个短短的生涯里

的许多细事等太看得不相称的重大了；这人生原不过是一种艰难受苦的状态——假使是理数所前定的这些艰难的结果定然会出现，和因此之故，这些艰难来得愈大愈强愈复杂的时候，倒对于如何忍受它们的学知反愈为有益的话，那当然这些艰难的为如何如何的一种等事情是毫没有关系的。无论如何深刻的苦痛，对于一个能在这些苦痛之内看出伟大的必然的报偿来的人是会失去它们的效力的；而对于这一个报偿的确信，却是我从以前的默想里得来的重大的效果。

我觉得在各方面都受着攻击，于无数的凌辱与无限制的轻侮之中，实际上的确是时时有不安与疑惑的时间来摇动我的希望搅乱我的安静的。那些我所不能解答的有力的反对论等，于是就更强而有力地显现到我的心上来了，正当我于已经不能担负运命的重压，势将陷入于绝望之际，这些反对论的出现，却正是来完成我的没落的新力；常常还有那些我所能造成的新的议论会回复到了我的心里，来帮助那些已在苦我的反对论的势头。在心的苦闷已将把我窒死的时候，我曾经叹着说，啊啊！假使在此可怕的运命之中，我在我的理性所给与我的慰藉之内只寻出了妄想；假使像这样的理性破坏了它自己的工作，反背了它所给与我的一切希望和信赖的支持的话，那么更有谁还能救我出绝望的深渊里来呢？在这世上除我之外对什么人也不能给与以慰藉的幻影还能支持点什么呢？现在的这完全的一代，他们在支持我疗养我的情感之中是只能看出错误和偏见来的，他们在和我相反对的方式之中，倒反能够看出真理和实证来；他们并且还不能相信我之取此是出于我的诚意的；而我自身的全心全意地拳拳于此也

曾遇着了许多不能抑制的困难，这些困难系我所不能解决而又不能使我不固持着这所信的。难道在人类之中，只有我是智慧明白的么？只教它们能合我的胃口，就可以相信一切事情是如此的了么？在由他人看来并不确实的外见之上；而在我自己哩，若我的心意不支持我的理性之时也觉得是虚幻的外见之上，我究竟是能够予以开明的信仰的么？并不同他们一般的见识而打发他们开去，只在我自己的幻想之下而成为他们的狡计的牺牲者，并不采取他们的主义而用了和他们同样的武器来对抗那些迫害者们的我，究竟是胜一筹的事情么？我自信我是聪明的，而实际只是一个空虚的谬误的玩弄物，牺牲者与殉难者而已。

当疑惑与不安袭来的瞬间，我曾经有几多次地预备将己身完全委付给了绝望的深渊！假若是在这一个状态之内我曾经连续经过去一个足月的话，那我的生命我的自身就早已完结了。可是这些危机，其后虽则也常是袭来，但它们的期间却总是很短的；到了现在，虽则我还没有完全从这些危机里解放得了，可是它们已经来得次数非常之少时间非常之速，没有能力再来搅乱我的和平了。它们现在正如一根羽毛的倾落入江而不能改换这江水的流程一样，不过是些决不能再来搅乱我灵魂的小小烦恼而已。我觉得对于从前我已经决定过的诸点，再来加以二次的断定，是对于我自身的一种新的光明的希望，是比在当我苦心研究之时所得者更为完善的判断，与对真理的更挚烈的热情；因为这些见地各异的诸事件之中没有一件是能适合于我自身的，所以无论以如何坚实的理性，我也决不能弃去了当我在壮年时代所采用的那些主义情

意，而来适从这些在驱除绝望之时只能增加我的惨苦的种种意见。说到当我壮年时代所采用的那些主义，却正在我的精神全部圆熟之期，是加以最审慎的反省之后，而当我一生之中除了追求认识真理之外，更没有一个再较为有力的兴味在支配着的沉静期间所得的。到了我的心是为苦痛所绞榨，我的灵魂是为无聊所累疲，我的想象力昏乱到了不可思议，我的头脑是被包围在我周围的许多可怕的秘密所扰乱的现在；到了我的全部能力都为老年与烦闷之故变得十分衰弱而失去了它们的力量的现在，我岂能甘愿地把我所保有的各种资源尽行舍去？我又哪能够为使我自己陷入于不应当受的不幸之故而去信赖我的日就衰落的理性，而对于能将我所不该受的不幸施以报偿的完全的有力的理性反置之不信呢？不然的；我现在比当时将这些大问题下决断的时候并不见变得更为贤明，更为深刻，更有了较确实的信念；我在当时，对于目下在烦扰着我的这些纷争并不是不曾晓得；这些纷争并不曾阻挠住我，假使另外更有我在当时所不曾觉察的新的纷争出现的话，那这些不过是琐碎的形而上学的诡辩，这种诡辩是不能与永久的真理来对立的，是不能够摇动着这个古往今来为所有的圣贤们所承认，为无论哪一个民族所共仰，以不可磨灭的文字刻印在世人心上的永久的真理的。我在把这些事情沉思默虑的中间，晓得人之悟性各方面都为感觉所局限，是不能把这些事情的全部都包括在内的；所以我只固守着在我的能力所及的范围以内，而不去涉及到超出这范围以外的事情。这一个选择是合乎理性的；我在从前就遵守着它了，而我的内心和理智也在承认我如此地固守着它。当这许多有力的

动机在使我不得不固守着它的今日，我又凭什么要来弃绝它呢？跟从着它过去我有什么危险呢？弃绝了它我又有什么利益呢？我难道该采用着我的这些迫害者们的主义，而又学取他们的气风道德的么？这气风道德实在只是些无根无果，只由他们在他们的书里卖弄夸耀，或在些舞台的动作上用以欺眩众人的东西，在这里头是毫无一点物事足以洞入内心深入理性的。或者难道我该学取另外的那种阴秘残酷的气风道德的么？这就是凡系他们的徒党所采用的一种内部的主义的意思，对此则其它的一种只能充作装饰外部的面具而已，这个阴秘内部的气风道德只有他们当行为动作的时候在遵行着，也即是他们对我的时候曾经那么巧妙地运用过的东西。这一种气风道德完全是不适用于防御而带有攻击性的物事，除了用以侵略之外，是什么地方也不能用的。对于处在这一个由他们所迫入的境遇地位里的我，这又有点什么用处呢？在穷愁痛苦之中所借以支持住我者只有我自身的洁白无辜的一念；假若我自己竟把这唯一的有力的资源来剥夺而代入以一种邪恶的话，那我正不知将陷入于何等更甚的不幸哩？在加害于他人的技术一方面我难道能胜得过他们的么？即使我在这作恶的一方面成了功，那我所能给与他们的一种不幸究竟是什么东西，难道这就能够安慰着我解放我了么？我怕将因此而失去我的自尊之心，此外怕是一无所得的哩！

是像这样的，我自思自考，终得将我的主义保住而不致被那些诡辩的议论，不可解的反对论，及许多在我的了解力以外，或者简直也可以说是在人的心意所能了解以外的种种纷争所动摇。我的心意立脚在我所能给与的最坚实的地盘之

上，在我自己的良心的保护之下习惯稳处得那么之安，终至于或新或旧的奇说异论无论哪一种也不能来使它动摇，就是片时一刻，我的安心静息也不会再被搅乱弄翻了。陷入了精神的倦怠与忧郁之内，我简直把我的信念与格言所由来的那些推理论断都忘掉了；但是从它们那里得来的结论，为我的良心和理性所赞许的这些结论，是永也不会忘记的，我是嗣后一直保守着在这里。让世上的全部哲学家都来说出对此反对的议论来吧；他们怕将空费掉些他们的时间与劳力而已；终我的余年，在无论哪一点上，我将固守着当我在最适当的位置里而决定的这正当选择的一边。

在这样的安排里静闲息着，我却喜竟得着了对我的境遇上是必要的希望和慰安。这样完全无缺，这样永久不变，而在它的本身又是这样可伤的这一个孤独，现代一代全部的人的那些过敏的活动的敌意，与这一代的人向我不断地在罗织的种种侮辱与欺凌，这一切的一切，要说它们简直一点也不会把我赶入到绝望的深渊里去却是不可能的；有时候简直希望也被摇动，而使人意气沮丧的疑惑也会袭上身来，因这些的时常来复，每致恼乱我的精神而将无边的忧患充填入我的精神的全部。是在这样的时候，我的心意就不能再行活动，为使我自身再得着安心起见，我就得想起从前的种种决断；为取得这些决断而生的忧虑，注意，和心意的率真等于是得再回到我的记忆中来，而我的信念又得因以复活。我对于一切新的观念的拒绝，如同拒绝邪恶的误谬一样，因为这些是只有一个假的外观，除了扰乱我的静息以外是一点儿也不中用的。

像这样地，在我从前所有的很狭的知识范围里固守着了，我简直像所龙一样的一天一天学着而老下去的这点愉快都无从得到，并且我还更不得不对于今后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十分知道的东西的一种学得欲加以谨戒而使我得脱离那个危险的自负之心。但是即使在有用的知识方面我很少有希望着新的获得，可是在对于我的境遇状态是必要的道德方面，却是有许多重要的获得物在那里的；是在这一方面我将有充分的时间去获得着些东西来丰富与装饰我的灵魂，只有这一种获得是灵魂能够和它本身一道地永久保持过去的。当冲犯着灵魂而使灵魂盲目的这肉体终焉的时候，看到了真理的最后暴露，灵魂才会看出我们的那些假圣贤们所那么在虚夸着的一切知识的空虚，到此灵魂才会悼伤在这一生中为获得这些知识之故而费去的时间的无益。可是忍耐，柔和，安分知命，廉洁，和不偏的公正等，是我们怀在我们本身上的美德，是可以不断地用以丰富我们自己，就是死的来临也可以不怕致使我们失去价值的美德。我的晚年的余日将对于这一个唯一而又有用的研究来作一个圣神的奉祀。假若我自己已身得渐渐地进步而学得着脱离此生时，虽不会较好，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但比较我初得此生时更为有德的话，那我的快乐幸福就最大也没有的了。

（第三漫步完）

（原载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一九三一年一月至四月，六至八月《现代学生》第一卷第三至第六期，第八至第十期，据《达夫全集》第七卷《断残集》）

两位日本作家的感想

出 家 与 自 杀

细田源吉

今年的五月中旬，宫岛资夫君① 出家了。在新闻纸上见到了这消息的一部的时候，觉得他终究是走到了不得不到的地方了。

在这数年间，与宫岛君细谈的机会也不曾有过，但对于他的似乎在细读佛经这一件事情，却曾抱有着若干的兴味。从我这里把《大藏经》拿去的这一回事，总大约是四年以前的事情了吧？

《送夫君去到佛门》，这是宫岛君的夫人丽子在《妇人公论》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依这一篇文章看来，则宫岛君的出家，似乎是他的多年的宿愿。出家后他送给夫人的信的一节里，有“我想更奋发勇气，早一日透过那放身舍命，大死一番的境地”之语。并且对他儿女的信中，更有“我的此次的事情，决不是只为了无聊的厌世悲观的结果。只因为想实行决定人生的一件大事的多年宿愿之故，所以奋发志气而到了此

① 宫岛是日本初期的社会主义小说家，仿佛是由劳动界出身的，著有小说多种。 ——译者注

地”等语写在那里。

由洛西嵯峨①送给家庭的信里，似乎是充满着“若能几回的透过大死一番的大难关而大悟彻底则幸甚，为此之故，虽有无论怎样的苦行，亦有所不辞”等文字在那里。这一篇足以传达他的出家前后的消息的夫人的手记，是近来使我想到种种事情上去的文件之一。但是对于宫岛君的出家的具体理由，却仍旧是捉摸不到。

宫岛君的怀疑心，本来就是如同两面锋利的宝剑那么的锋锐的。和他在接近的中间，我有许多次因为他的辛辣的批判的难堪，曾有过想远离开他的想头。而他自己，也仿佛是到了一个除非是把自己杀了就另无出路的一个境地。可是在他的身上，更还有那一种对友人炽烈的情谊，使人对于和他的亲近决不至于发生后悔的那一种厚谊在那儿。

在夫人的手记之中，有：“他是在他的幼时，就曾从他的母亲处，被注入了许多的佛教思想的。一见仿佛是粗野的样子，但却是纤细的神经的保有者，是很强硬的样子却又来得非常之气弱胆小，喜欢孤独而又很怕孤独。富于矛盾，非常复杂的，就是他的性格”等语写在那里。

宫岛君虽多年在辛酸之中，而也还是有同拳头似的强固的自我之人。这拳头似的自我终于到了不得不到的地方去的，就是今日的宫岛君。

安那其主义者的他的前半生，与成了佛徒的他的后半生——而且更是，更是。……

---

② 是日本京都西部，大丛林很多之区。 ——译者注

同拳头一样的他的自我，当透过了他的所谓心身脱落，脱落心身，丧命失身的难境之后，究竟将对我们说些什么？现在的我们却只见到了他的在深雾之中而去的一个背影，只在目送他去。而我的足迹，却一步也不想向他的那一个方向而前进。

* * *

今年的同一月里，生田春月君在濑户内海里投身死了。宫岛君与生田君是好友，思想的系统也是一样的。宫岛君的出家对生田君究竟给与了些什么，我们一点儿也不知道。但是像生田君那么使人感到自己的水死水葬的爽快的人怕也是很少的了。

在石川三四郎氏的个人杂志《地那密克》(*Dynamic*)①——上，载有生田君生前的一首诗：

九十九与一
对九十九之一，
一切就悬在这一之上，
我们的努力，
我们的苦斗，
一切万事之失望，
这在已经是觉悟之前的今日，
既晓得是世上原一切皆空也，
但还要奋发，
还要恶战，

① 《动力》。 ——译者注

这才是人生的大愚的，
极顶的可尊的地方。
人生的事业的成果，
不过是偶然，
偶尔的一中，
悟到了这般，
就连这一点也不算什么。
啊啊，对九十九之一呀。
……

仿佛是见到了清澄的生田君的本来的投影的样子，生田君因为想永远把这对九十九之一连系过去而选择了死，在生田君的情形之下，这对九十九之一却是死。

但是——？

在我辈的情形之下，这对九十九之一却是无论如何总须坚持到底的生。从生田君所见到的“不过是偶然”，悟到的“偶尔的一中”之中，我们却非要来看出必然，判别过程不行。

自己短评

叶山嘉树

我在今年所感到的事情，就是连在无产阶级的文学里头，也不曾将无产劳动者与农民的苦痛懊恼说出的这一件事情。

即使是“未来是我们的”，但现在总还在非常的苦恼之中。不把这苦恼如实地来描写，那如何地我们的未来，会带

起“不管它怎样，总会得到”的必然来呢？

只硬好汉似地写小说的人，大约结果只落得同今东光氏一样地去做和尚罢了。

但是但是，光在说说不平之话也是不行的。

我们应当将呈现到我们心中来的由阶级的压迫而起的种种感情，就是极微细之点也不放松一着，牢牢地把持着了，各将它们的本来面目调查清楚，放藏入底下的抽斗中去才行。然后当创作的时候，就有把这些综合起来，捉住弄清它们的来源根底的必要。

同志爱！阶级的咒诅！

从这些分派出来的数不尽的感情。

这些感情究竟是不是太少，或者是感度太钝，或者是绝望，自己向自己一忖度时是马上就可以晓得的事情。

感度太钝或者是绝望的干杯等辈，断不能映出“物事的姿形来”的。

有的还有光说几句开口白的人，这事情简单地说起来，就系没有自信。肚里没有练足，则每易流于人云亦云地学他人的口吻的。这事情却非要警戒不可。

在开会的时候，以妙语与诡辩或语气来封他人的辩论，也是应该谨慎的一件事情。

有的人是以个人主义为心而加上一层阶级的皮，就拿出来出风头的。像这样的东西，只教把皮剥掉中间就露出个人主义来了。本来皮这一件东西在长久的时间里是一定会剥了的。

对从事于阶级运动的人，最须警戒者，是那些具有嘴上

虽在说最有阶级意义的话，而实际的手，却在破坏团体的这种性格的人。

像具有这种性格的人，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东西。他们对他们自己却是最宽大也没有的，而对于同志则简直比检察官还要峻严。我觉得在我们同志之间所必要者，是与此正相反的处心积虑。

还有一种在无论何时在自己的阶级内总要制造出个把敌人来才肯甘休的人，这一种人简单地说起来，总每是老只在阻挠阶级运动的人。

我老在反省着自己，问我自己“你究竟是不是这一种人！”我之所以要反省者，就在希望着我自己的不要变得如此。

细田源吉，叶山嘉树，都是日本无产阶级作家中的中坚分子。叶山氏的小说译成中文者已经不少，想读者总已见到过的，不必由我再来多说。上面的两篇感想，系登载在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号的《文艺战线》志上的。读后觉得很有意思，所以就译了出来寄给《新学生》的编者以塞责。因为近来伤风咳嗽，创作实在有点做不出来，还须请编者和读者两方原谅我才好。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达夫附记

（原载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新学生》月刊创刊号）

《徒然草》选译

兼好法师

序　段

信无聊的自然，弄笔砚以终永日，将印上心来的无聊琐事，浑浑沌沌，写将下来，希奇古怪，倒着实也有点儿疯狂的别趣。

第一段

却说，人生斯世，谁也免不了有万千的愿望。天皇位居至尊，实在是诚惶诚恐，高不敢攀。皇族的枝枝叶叶，决非人间的凡种，其尊其贵，也是当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摄政关白①的行状，更可不必提起；就是寻常的朝贵，凡由天子敕赐随身护卫之臣的，都是尊严无比之属；他们的子子孙孙，即使沦落，也总带有些娇羞的风趣，别著幽闲。自此以下，若随他风云的身分，逢时得令之辈，则虽装得满面骄矜，自鸣得意，由旁边的冷眼看来，可真一无足取了。

像做僧侣的法师那么不为人所欣羡的人，世上原也很

① 朝廷重镇，以现代官制来翻译，应是执掌全权的内阁；辅成王的周公，挟天子的曹操，庶几可以当得。——译者注

少。清少纳言[1]所说的"被人家视同木屑"之话，真是一点儿也不错。假令声势喧赫，即使做了有官有位的红僧，也不见得怎么样的了不得；正如增贺[2]圣僧之所言，徒囿役于世上的名闻，得毋背于佛爷的御教！不过一心专念，修道弃世之人，倒也颇有为我们所欣羡的地方。

容貌丰采的超群，原是凡人都在愿望的盛事。发言有致，而趣味津津，话不多谈，而使人相对不厌，岂非很好。至若外貌堂堂，而语言乏味，终于被人看出下劣的本性，那又是痛心的恨事了。

人品容貌原是天生成的，可是人的心，却为什么不可以贤之更贤，精益求精地改移呢？本来是容貌根性都好的人，若没有了才学，交错入人品不高，容颜卑恶的群中，并且还更比他们不上而被压倒的时候，这才真是意外的丑事。

真正的可贵可慕之事，是有用的实学，文字的制作，和歌的赋咏，音乐弦管的才能，故实礼义的精通与夫朝廷典礼的谙熟，要使都足为人家的模范，才有意思。手笔佳灵而流利，歌声嘹亮而中拍，逢人劝酒，谦让有加，一若非辞不可的苦事，但结果倒也能倾吞下三杯两盏的男子，才是真真的好汉。

第三段

凡百事情样样堪能，而独不解好色的男子，实在是太孤

① 《枕草纸》的作家，清原元辅之女，仕一条天皇皇后定子，与日本有数之女诗人紫式部齐名。——译者注

② 参议橘恒平之子，系大和多武峰的高僧。——译者注

冷的人，大约同一只玉杯的无底，是一样的风情。要每被晨霜朝露所淋露，彷徨漂泊无定所，心怀着父母的训诫，社会的讥讪，时时刻刻方寸不安，并且还要常常也成独宿的孤眠，而不能安睡终宵者，才觉得其味无穷。可是，也不要一味的惑于女色，由女人看来觉得也不是轻易可以到手的男子，那才是更妙更佳的神技。

第五段

并非是为了身逢不幸，沉入忧思，即便毫无远虑地落发而为僧，但将禅门常闭，使人不知主人的在否，别无期待，只一个人朝朝暮暮在那里过活下去，就此行径，岂不甚美。善哉显基中纳言①之言，他似乎这么的说过："要并无罪名，而在极边的徙流之所，看天而玩月。"这话实在说得不错。

第六段

无论己身高贵的人，更况且并不足道的常人，总还是没有儿子的好。前中书王②九条的太政大臣③花园的左大臣④都愿意没有子孙。《大镜》的作者，也借世继翁所谈的故事，

① 即权中纳言源显基，为大纳言后贤之次子，仕后一条天皇，皇崩后，在大原出家为僧。——译者注

② 即兼明亲王，醍醐天皇的皇子，善诗文，仕至中务卿，故曰中书。——译者注

③ 即藤原伊通，仕二条天皇，有二子，俱早殁。——译者注

④ 即源有仁，辅仁亲王之子，历仕鸟羽、崇德、近卫的三朝，保延二年进位左大臣。——译者注

评染殿的大臣说："子孙总是没有的好，后代的不振，实在是一件坏事。"圣德太子①于生前筑生圹的时候，据说也曾这样的说过："这儿把我切了，那儿把我开断了，我原不想有子孙的。"

第七段

爱宕山野的朝露，鸟部山麓的青烟，若永无消失的时候，为人在世，也像这样的长活下去，那人生的风趣，还有什么？正唯其人世之无常，才感得到人生的有味。

统观生物，只有人最长命。蜉蝣不知朝暮，夏蝉不识春秋。胸怀旷达，悠悠而但过一年，也已经是无上的妙境了。贪多无厌，虽过千年，也不过像是一宵的短梦。在这一个住不到头的世界，徒赢得了衰迟的丑相，终于有何益处？寿命长了，耻辱也多。最多是活上了将近四十而死，那便是顶漂亮的处置。

过了这一个年纪，就再也没有自惭形秽之心，只想在人前露面，直到夕阳的晚境，还爱子孙，预测着儿孙的腾达飞黄，徒生贪图苟活的心思，凡百的情趣，一概不知，老年丑态，就将毕露了。

第八段

人世上惑人之事，无如色欲，人心真是愚妄的东西。香

① 用明天皇的长子，入承推古天皇，为皇太子，日本佛教的兴隆，实圣德太子一人之功。——译者注

料的熏添，本属假暂，明知衣上的浓香，为时不久，但对于难耐的芳馨，也必势难自禁，少不得鹿冲心头。久米仙人①见了水边洗物的女人白腿，便失神通，实在是为了手足皮肤的纯美，肥白光鲜，不同凡艳，他的从空下坠，也是应该。

《徒然草》，为日本兼好法师的随笔集；法师生长于建武中兴的时代（当十四世纪中叶，我国元顺帝时，）实为吉野朝一大学者，兼通神儒佛道，而行文又能将汉文和语融冶一炉。思想脱胎老庄，但文体则与清少纳言之《枕草纸》为近似。《徒然草》在日本，为古文学中最普遍传诵之书，比之四子书在中国，有过之无不及。日本古代文学，除《源氏物语》外，当以随笔日记为正宗，而《徒然草》则又随笔集中之铮铮者，凡日本人之稍受教育的人，总没有一个不读，也没有一个不爱它的。我在日本受中等教育的时候，亦曾以此书为教科书，当时志高气傲，以为它只拾中土思想家之糟粕，立意命题，并无创见。近来马齿加长，偶一翻阅，觉得它的文调的谐和有致，还是余事，思路的清明，见地的周到，也真不愧为一部足以代表东方固有思想的哲学书。久欲把它翻译出来，以自消磨空闲岁月，无如懒惰性成，译不到一个钟头，就想搁笔。而原文文调的铿锵，实在也是使我望而却步的一大原因。现在先将头上的几段，勉强译作时文，深望海内外的同好者，有以教我。

---

① 元亨释书十八：久米仙人，和州上郡人。入深山，学仙法，食松叶，服薜荔。一旦腾空，飞过故里，会妇人以足踏浣衣，其胫甚白，忽生染心，即时坠落。——译者注

《徒然草》的注释书，在日本同《源氏物语》的注释本一样，真是汗牛充栋，不知有几百几千；大致以《文段抄》为最简明。这几段译文所根据的原书，也就是这个本子。

在中日外交纷挐的今日，将这种不符合实用的闲书翻译出来，或者要受许多爱国者的指摘。但一则足以示日本古代文化如何的曾受过我国文化的影响，再则也可以晓得日本人中原也有不少是酷爱和平，不喜侵略，如我国的一般只知读书乐业的平民，则此举也不能全说为无益。假使世界太平，生活安定，而我个人的身体康健的话，我倒很想在这一二年中，静心译出几部日本中古以后的日记随笔集来，以飨读者，这或者比空言亲善，滥说文化沟通等外交辞令，总要比较得实在一点。

一九三六年一月十日译后记

（原载一九三六年二月一日《宇宙风》半月刊第十期）

中国的出海新路

修拉·堪曼

当美国大使詹森对记者们谈到他自新都重庆直驰至缅甸仰光的经验，谓系在那条新辟的滇缅路上经过的第一人时，他曾唤起了世界对这一条新路建筑工程的注意。这一条可以由仰光用载重汽车将必要的军器运至万山重叠的重庆去的新路，有二千一百哩的长度，系在一年之内，完全由原始的人工与简单的造路工具所造成的。

在几个月之前，我也曾由此路从中国而到了缅甸；这一条新路的大部分，却是曾经由马各保罗行走过的旧日的欧亚孔道，所谓外使来朝的入贡之路。那时候，这条新路还在建筑中；所以，从云南到腊（纳）戍，我虽则没有经过全程的路线，但我却有了一个难得的机会，竟看到了那些工人在作工的情形。

当一九二七年最后一批共产军离开那里而转赴西北之后，那条连上缅甸新路的重庆公路，就通车了。在一九三八年正月，我们沿此路从重庆经贵阳而去昆明时，载重汽车简直因山中的冰雪而不能通过，并且已经有好几辆车曾经出了乱子。四百年前所造的那条架在贵州盘江上的铁索老桥，正在换建钢骨的新桥，所以，公共汽车、运货汽车到了桥下，

货物坐客都要下车，苦力来搬行李货物，坐客则不得不步行而过此桥。这老桥的铁索，在二月里——正当我们经过那里之后的一礼拜中，——终因一位公共汽车司机的不肯卸落货物而折断了，致两个月中间，当现在的这条新桥未完成前，从云南到东北各省的直接唯一交通，就不得不靠航空的飞机。

在去年冬天，我曾坐了公共汽车，在这滇缅新路的初段里——就是昆明与大理南面的下关之间——来往过好几次。这一段路，是在两年之前造好的，从前自昆明至下关，雇驮马而行，要十三天可到的路程，因公共汽车的开行而缩短到了三天可达。但现在则有几段的路基，都已为要通过载重军用车之故而改筑加强，许多木头桥梁也都已改筑成了钢骨水泥的大桥了。

在中国南部的公路维持护养上，最成问题的，是当夏初雨季的几个月中，路面变成泥浆，山洪冲断桥梁路基。所以从下关以下的各段新路，不得不用这样的技术去造，要使雨过后马上能干，而大水时也不至轻易被冲而致破坏。

成千成万的工人，男的、女的、小孩子们，或是一家，或是一族，把一块一块的大石在搬聚拢来，在路旁叠成了石子的长城，重一点的大石，是用旧式的牛车搬运了来的。每一段的石子长城上，都写上了搬运者的家族的姓氏，有些是出自百家姓里的，有些也是部落的族名。第二步的事情，是把这些石子敲碎来的工作了，这些大抵是老爹爹们或从山区来的生大脚风病的残疾者们在那里干。大一点的石块，平铺上了地面，石子和石子的隙处，再填上以细石末屑；用粗重的碾石机碾平之后，面上再铺以细石，再碾平后，路就成

了。但因系汽车来往的频繁，工人们不得不时时辍工，让汽车过去，又加以汽车一过，石头末屑不得不都被车轮压坏带走，工人又不得不重新做过。所以，工人们对司机者及坐汽车者们，当然是不会有好感的。

有许多工人，是从离开公路线有好几天路程之外的乡村里来的，所以从来也没有看见过汽车，他们在起初，对汽车是有些恐惧的观念，但是习熟了却又变成了钝感，等汽车喇叭叫到了他们身边，还不肯让路。司机先生们，致有时不得不愤极欲狂，因为在中国，汽车撞死了人，司机者是常常要被罚的缘故。有一次，在傍晚之前，我们的公共汽车，就撞倒了一个人，原因是在他的看了我们车子的头灯的闪光而忘记了躲开，群众们聚集了拢来，对司机者大发了一场怒，幸喜那一个人并没有伤，仅仅是被骇僵了的，总算是和平无事的过去了。

在那一条简陋初筑、尚未完成的公路上行车，实在颠跳得很厉害。去年冬天，当我们在那里旅行的时候，每有到了晚上，或终不能达目的地之虞。有一次，自下关至昆明，我们换坐了三次公共汽车，走了四天半才兹走到。

坐在后面二等车里的满挤的旅客，与行李等被闭锁在一道，外面的景物，一点儿也看不见，总没有一个不被弄得头昏脑胀，要晕要吐的。转的弯实在太多，山坡也实在太陡。他们曾说有一位神经纤弱的女传教师从昆明到下关，一路上差不多是绝叫地惊怖着不曾稍停一忽儿。有一次，我们的汽车的司机，当下一条很难行的山岭之前，在山顶上的一家烟馆里，不得不吸几口鸦片，以镇定他的神经。山上的路，只

有仅仅能容来往两车那么的宽，在山坡上遇到对面来的车相交的时候，真是危险万分，不过两车相交时，大抵总是里面的一乘车停着不开，先让外面的一乘过去。

从大理站的下关起，新路一直到永昌（保山）为止，大体是遵由那条古代的欧亚交通的入贡路线的。从永昌起，到滇缅边境的滚弄站，就可以接上腊戍。从腊戍到曼德勒，有火车十小时可达，同时也有公路。本来，英国就打算将此铁路延长，接至扬子江两岸，以完成印度和扬子江流域的连系的。在英国大卫少校的领导下，也曾试过几次路线测量的远征，但是这计划终没有实现。而两月以前，这新路完成之后，中国和缅甸的通商要道，就只是由石子铺成的这一条窄路了，从昆明经过下关，永昌，腾越，而直达伊洛瓦底河上的八莫。（八莫就是诸葛公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之八莫。）

去年四月，在大理住了一星期，看了西藏的物产展览之后，我曾一个人，沿了这一条入贡的古道，到过缅甸。这贡道的名称，系过去缅甸年年须由此路而去北京入贡的原因而得来。在下关出发之前，曾有人告诉我说，我若能稍稍等一二天的话，或者有一辆公共汽车开到永昌去，只教有一天，就可以到了。但当时公共汽车还没有正式开行，所以也有人说这是不可靠的，于是我就雇了一只驮马，搬载我的床具、米、杂品以及两只装书籍原稿和衣服的箱子，——这是我在中国住了三年而离开时所有的一切——而出发了。走了八天，到了永昌，但一打听，则公共汽车终于没有开来。我也在想，照我经过的那段正在建筑中的公路情形看来，不晓得要更有几个礼拜才得通车哩。很长的有几段路，正还是动了

初步的工，而一堆一堆的大石堆，却有很多还横亘在路上。

从下关到腊戍的一段路，都待从新做起，山路要开，低洼的地方要搬用石子和土去填。这一段路，与从昆明到下关的一段不同，路面要填得平平，而弯处要使宽而易走。在下关有一位中国的技师曾告诉我说："我们在造这公路的中间，还须顾虑到将来沿此线而造铁路的计划呢！"

下关以西的初段路的建筑，实在是最费周折的一段。离城一哩的低地里，就是一排很坚硬的岩石小山岭，路是不得不从这中间去开辟出来的。山岭的两旁，各有炮台，数千年来，就是保护这低洼富饶的大理府谷的天然要隘。为筑路之故，这山岭的一大部分，不得不用火药来轰炸。筑路工人，尤其是那些部落里的族人等，喜欢听爆炸的声音，与夫看随后就飞起的尘灰与大石的狂涛，总老不管当局者的警告，爱立得很近很近；而点火药的孩子们呢，又是没有经验的居多；所以，结果，在这一段路工程里，牺牲者比较得多。而只有在这一段那么的地方，我偶然见到了近代的机械（当然，在造桥的地方，机器一定还要多些，但我却不曾见到），那就是在岩石中打洞装炸药的穿孔机。除此以外，则一切用具，差不多完全是二千年以来所习用的旧式的工具。

云南龙主席曾对英国方面有过这样的约定，就是假如在滇缅交界的地方，缅甸境若要筑路的话，他愿意供给人工的劳动者。这一条路的筑路工人，除了技师和测量队员——大部分是云南大学的毕业生，——以外，都是沿路附近的居民自愿的征工，不给工薪的。有几处居民稀少的地方，不得不远征到离路线有好几日路程的村落里去的时候，当然老百姓

们也不见得喜欢；但因为是在两国交战的非常时期，这也非得强制执行不可。

除了像永昌、龙陵的几处，是路线上的主要县市，人口比较繁密之外，新路全线两旁的地方，居民是很稀少的。在偶尔逢着的几个小村，以及可以投宿驻马的数处旅舍小集之间，我们每有行走几哩路而不见人烟的时候，这中间尽是密密的松林和石南树的丛莽，间或有个把老妪，在道旁卖茶，但数目也并不很多。有些小市镇的居民，对这公路的开通，当然是很欢迎，因为他们将来在商业上，是很便利而更有希望了，可是对于离路线稍远的乡村里的老百姓们呢，倒也不见得怎样喜欢这公路，因为他们是要被征去服役的缘故。照理讲来，对公路最应该反对的，当是赶驮马的那些回教徒了；但是征之过去，在二三年内，省内的公路虽则开得很多，可是对他们的生计，却仍旧是毫无影响，驮马所走的路，是旧日的行旅的路，有时候也和新路相交，有时候也并行在一道或至一哩之长。当两路并行之际，于三四十匹载重驮马的行列之旁，汽车飞驰而过的时候，行列中的或骡或马，自然不得不因惊惶而或有跳上山坡，或有摇落所负货物的举动。有一次我在八莫的附近，就遭际过这样的经验，所以，赶驮马的主人们和汽车的司机们之间，感情当然是不会融洽的。

当我在旅行的时候，沿路老有成群结队的工人们遇到。坐公共汽车去下关的那一日，后来沿了路跟了驮马上永昌去的那几日中，都遇到了许多从山区的他们部落下来的大队人伕，他们都背负着米包或床具之类，有的也系用扁担挑着

的。他们的中间，也有些女人，行路的时候，虽在一道，但做工和开夜的时候，却分开在两处；他们和她们的宿舍，有时老隔着一条溪而相对。路旁的工人临时宿舍，所用的材料也有种种；不过大抵总是以茅草或稻草盖成的为最多，离开昆明有一天路程的地方，我们看见有些穴居的洞舍，开在道旁的坚实的黄泥壁里，和河南、陕西的穴居情形，差仿不多，到了南部近热带的地方，则有许多村落里，房屋是用芦席盖的了；大约是比较得凉爽一点，可是容易着火，我们在道旁曾经看见有好几处黑黑的烧痕。

在去永昌的途中，我曾进这样的草舍参观过，草舍中的唯一器具，是几张离地有一二尺高的竹床，竹床上铺的是很厚的草席。间或有一二张一样高的木头凳子，摆在床的左右。烧饭，是在草舍中间，地板下挖一个洞以代灶的，所以烧饭时炊烟满屋，烟的出路，大抵是从门里走的。到了午后，他们散工之后，我去参观他们的几间大一点的宿舍，往往见到他们或躺在竹床上息着，或在补他们的布衣服，同时也在和同伴们谈天笑乐，也有的在铺他们的地板。在路上工作的时候，他们大半是很轻松快活，时常地和他们的同伴开玩笑的。当工头来的时候，却又不同了。有一天，我在路上转弯处，看见有一群男人在向一个带着奇形高冠的女子头上倒沙泥，这女子也笑着在向男人们抛掷泥沙。可是当他们中间的一个人，看见有一个怪样短装的外国人来了，他们就停止了这玩意儿，排列了起来，大笑着来看我了。

当我在那一路上旅行的时候，路是已经筑好了，只有在澜沧江及萨伦河上的许多桥梁，还没有完工。我们所通过的

桥，还是些旧式的铁索桥，在永昌，听见那些瑞典的传教师们说，萨伦河上的新桥，也已经架好，可是几礼拜之后，在八莫，又听说桥脚的一面坍了，技师们正在另一地方打桩造一所新的桥。

可是，现在，几个月之后，这路是完全造好，已经开始行车了。这远处在内地的新云南，因此路的一通，与近代文化有了接触的机会，将起一个大大的变化，是毫无疑问的。

（原载一九三九年四月三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温斯敦·邱吉尔

——一位苦干实行的人物

恩斯脱·詹姆斯

在今日的英国，若要想把国家领导到最后胜利的路上去，除了由枢密顾问官（温斯敦·斯宾塞）邱吉尔来任首相以外，其他实在也没有一个比他更为适当的人物。年青的时候，他是一个勇敢的骑兵队里的军官：三十岁到四十岁的中间，他曾做过陆军部长、航空部长、海军部长、军需部长；而到了六十四岁，正当英国在从事于这一次有史以来最大的战争中间，他，邱吉尔先生，却做了大英帝国的首相。当二十几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邱吉尔先生是那时候的英国首相劳合·乔其氏的一个大大帮手。在这第二次世界大战里，他自然又是义不容辞，要为联军方面的胜利，尽他应尽的义务。

此次战争初起之日，他的重回海军部长的要职，原是因为他的高尚的人格和他的对海军事务熟悉的缘故，同时也可以说是英国全国的人心，对他抱有绝大信仰之所致。第二次欧战，终于爆发了，英国人才相信邱吉尔果然有先见之明。因为，希特勒和纳粹党徒在德国夺取政权的时候，当初在英国政治家中，邱吉尔是最早就觉得这是一宗危险事情的人。英国并且也并没有忘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一九一四

年，使英国海军得在不声不响的当儿，很快的就负起适应战时动作的步骤，这完全是邱吉尔一人日夜匪懈所作功劳。

邱吉尔先生，实在是一位难得的人物，……劳合·乔其也是——他的才智，是最善于应变的，有些地方，邱吉尔和劳合·乔其的性格却完全的不同；他具有一种英国北方人的热情，讲实际，没有那一种光彩夺目的雄辩口才，他有的是那种高尚、伟大的人格，不过两个人有一点相同之处，就是他们都不让旁人，或者习俗，或爱护他们的人对他们的敬意，来妨碍他们的工作。虽则声望很大，但是他并没有那种沽名钓誉的行为；邱吉尔真是一位苦干实行的人物。他的声名，是只会在国家民族危急存亡之秋，日高一日的。他在目下的英国，是一位最强而有力的人物；他的智慧、勇敢，和明晰的头脑，便是他最伟大的特点。

邱吉尔的父亲是英国人，母亲是美国人，他在血统里，就摄取了这两种族，也就是新大陆和旧英国的优秀的特点。虽则生在贵族之家，但他却是一个彻底的民主主义者，是马尔鲍禄第七代公爵的孙子，可是他从小就显示了激烈的前进性格，在频繁的政治斗争中锻炼的结果，他变成了保守党的劲敌。

邱吉尔在军队里所过的一段生活，对他后来的影响，可真不少。他在他著的《我的少年生活》那部书里，曾说起过他于看到那些比他年长许多的大人物触犯错误时的未甘缄默，而我们对于他的以一青年军事记者的冷静头脑，所下的那些大胆透辟的批评，实在也不能不加以佩服。他在拚命地想充实他的经验，有时候虽则也不免有些过火的地方，但是他的

大胆敢为，却正和他祖先，那一位军事天才第一代马尔鲍禄公很像很像。

邱吉尔所进的学校，是伦敦的赫罗贵族学校，和散特哈斯脱军官学校。关于他的学校生活，他曾经这样的发过牢骚："回顾这一段学校生活，不但是在我一生中最不适意的时期，并且也是最为无益，最不快活的时期。"当他的学生时代，除了剑术一门，曾得到公立学校的选手资格以外，此外并无一点杰出的成绩。据他自己说，他在学校里是这样的一个蠢材。譬如其他的同学，已经进步到学拉丁文、希腊文及另外的各种高等学科的时候，他还只会学习英文。但是他可真学得了一手好英文，他的崇高壮丽的英文，使他变成了现代的一位最有力量的作家。假使邱吉尔先生不做政治家的话，那当作一个史学家或传记作家他也可以获得全世界的称誉，因为他的作品，是置之于现代所有各最好的著作中，也毫无愧色的。他最初的两部关于军事的著作，正是当时这类作品中的经典，而他最近的作品，那部《马尔鲍禄公传记》……。

一九四一年五月节译恩斯脱·詹姆斯原文。译文未译完。

（原载一九四一年五月十四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马尔泰岛

李良·克来格

早晨——一片青玉色的海，天上没有微云，阳光照得通明。一只定期航海的船，慢慢地，谨慎地，进一步退一步在从各种海船的中间，驶进马尔泰的大海港去，四面八方，尽是从海面直立的花岗岩的巨石，炮台点缀在它们的中间。有天然的炮垒，有人工的炮垒，它们屹立在那里，正像是从海面上涌出来的大块磐石，花岗石的危岩和海面成一直角，壁立着又像似房屋的围墙。在这岛的另有些部分，凡是石灰岩形成的地方，岩壁为海浪所冲击，便成功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山洞与岩穴，自然造成了很多的船只停泊处，——但是这些好地方，却是从海港之外，丝毫也看不出来的。

常被比作雄狮之卧坐，有直扑非洲之势的直布罗陀，实际上，比到这一座金汤永固的岛城，在庄严险峻的外观上，还差得许多。

在这里，目之所接，上下左右，尽是些炮台。新的，旧的，已经废弃的，正在加紧活跃的，英人所筑的，法人所筑的，总之，尽是些数不清的炮台。

在有史以前，当非洲和欧洲还连接着，而地中海还没有的时候，马尔泰也许是一条连山的高峰，为河马之群所出没

的地方，峰上也许有同山羊似的象群，与绝大的海鼠在游行。从已经变了化石的这些兽类的遗骨，与海港的高深度来看，这一个假定，当然是可以成立的。

但是不问马尔泰的究竟是否曾为连山的高峰，而大自然对于它的形成，确觉得有些得天独厚之处。

一座炮垒的岛屿，四面环绕着透明的海水，水里面竞游着无数的鱼群，——这确是一个绝好的开端。

然后，大自然更在此山的高处，赋与了一大块同海绵似的珊瑚质的地方。下面又有一层蓝青色的粘土，——是海水所渗不透的。雨水落在珊瑚质的土上，渗沥下去，到了粘土层而积住。最后，这些雨水就变成了无数的清泉，终年不断，涌出地上，更被汇聚成众多的水道，就成了农民们所最宝贵的灌溉的命脉。此外——为完成她这一创造工作之故，更给与这海岛以一种适于健康的气候，以及宜于种植的腴土，致使每年有三次两次的农作物好种，而果实、蔬菜、花卉等又最容易在这里发荣而滋长。

假使在春夏的时候，你去游历马尔泰岛的话，那你在空气里，就可以闻到紫罗兰的香气。蓝色的白头翁花与毛茛花，开遍在路的边沿。马尔泰特有的石楠灌木，到处都是。以绝大的人工筑起了花坛，被那些清泉所灌溉，绯红的罂粟花枝尽在青绿的农作物中间摇摆着演作波纹。在花园里呢，著花的灌木与一年生草各排列着大胆的阵形；而从大树的枝头哩，则紫藤的长蔓，又垂垂悬挂到要触地的样子。这不是像一座真正的乐园了么？但是，可不，——也大大地不然！同伊甸的乐园一样，马尔泰岛上，也有它的蛇类（有两大种类，但

并非毒蛇），蜥蜴、刺猬与鼬鼠可说是岛上的特产——但是它们却不会去诱惑一个马尔泰的夏娃——两百种不同的候鸟，使果树园的管理人忙得不可开交，因为开花容易，结果自然也不烦难。马尔泰的无花果、桃子、杏子、橘子与葡萄是世无其匹，而忙蜂从这些花中采酿的蜂蜜，也是天下无双的。除了群鸟向果树的袭击以外，马尔泰人还须要防护着赤道上的花信狂风。这狂风的暴力，可以使船舶与种植物同受摧残。远在十六世纪的时候，有一次暴风将六百个居民葬送到了海里。现在，可有一条完善的防波堤在保护船只了。

从停泊在海港中的船上，像上面所说的那些极度丰腴的景状，是一点儿也看不出的。在四面周围，眼睛所接触到的，只是些坚固的岩石，除非要伸长脖子，远远还望得到首府伐来搭的轮廓，刻划在天空。即使你对那些意大利的高城——市镇与乡村——是看惯了的人，对于这一座高踞在花岗岩顶上的城镇，可也不得不起望洋兴叹的心思，因为从表面看来，明明是无法可以攀援上去的。可是，码头一过，你瞧，这不是一架升降机么！升降机上升了，四面包围住你的，尽是些坚固的岩石。上升，上升，在阴沉沉的半黑暗之中再上升。时间一分一分过去。终于升降机停了，旅客们步行出来，便到了上层罢拉加的走廊地带；围着这走廊的，是美丽的石柱与靠胸的栏杆。这里俯视下去的高度，可以使你头晕，但是远眺开去的景色，又可以使你惊奇。下面哩，是两个海港，前面哩，是闪耀着的地中海的微波。

马尔泰的历史，可以远溯到纪元前十六世纪，当腓尼基人在这岛上定住的时候。因为地处在地中海的中心，它一向

是战略上所必争之地，一朝一朝的文化创造者无不视之为禁脔，咸欲得之而甘心，所以希腊兴起之后，就从腓尼基人手里争夺了过来，其后便辗转循环，从希腊人的手里到了加他基人，罗马人，戈斯人，媲惭丁人，慕尔人，诺尔曼人与亚拉贡人的手里。到了纪元后的十六世纪，它就变作了那有名的圣约翰武士团的堡垒。然后，在一七九八年，又为拿破仑所征服。他虽只仅仅占据了这岛六天日子，但当他离开该岛之日，却尽携去了那些由他的兵士向宝库和教堂中所虏掠得来的珍奇遗品与珠宝之类。二年之后，法国为英国所屈服，其后有一时候马尔泰成了独立的自治领，也变作英国地中海舰队的大本营。到了现在，马尔泰可完全是英国的了。在伐来搭的皇宫广场上，刻着既深且大的一些拉丁文字，是在表示马尔泰对英国的忠诚的："给与伟大而常胜的英国，这些岛屿，是由马尔泰人的爱以及欧洲的公意而给与的。"在公共汽车与揭示牌上，都揭着："马尔泰是英国的。英国万岁！"等标语。因为在不同的时代，被这许多民族所占领过的结果，所以伐来搭的建筑式样，是很醒目而互不相同的。那里有许多很精致的旅店，两个瑰丽的教堂，（但多么残酷啊，它们现在可都被兽机炸毁了！）一间很合适的歌剧戏院，在数英里之外，则更有那座旧日的首府城堡，叫作"雪塔·物基阿"。处处都富有奇趣，处处都值得一看，尤其是那座圣约翰的伽蓝寺院。这座寺院的外面虽则是很朴素而不觉得有什么特异，但是外来的旅人，没有一个不会被内部的富丽装饰所惊倒的。有色大理石，精工镶嵌品，以及无数的无价名画，触目皆是；在这一切珍奇之上，更镇座着那一座世

界有名的银制的神坛。这教堂虽曾被拿破仑的士兵所劫掠，也惨无人道地被摧毁了一部分，但纪念那四百个耶路撒冷圣约翰宗教团有名的武士团员的墓门巨石，却依然地无恙。这地层实在是一个巨大的墓穴。

在市府的中间只有一条宽广的大路，是一条阶段很多的街，也没有平坦的马路，也没有石砌的铺道，只是一级一级的阶段而已！阶段的两侧，鳞比着屋宇，其余可多是曲巷斜街，有点儿像意国的拿波里了。岛上有的是公园，都是设计得很好，管理得很好，花木种植得很好的；也有一个跑马场，现在可暂时权代作了一大蔬菜的种植处。坐在一驾马尔泰特有的马车里，跑到伐来搭郊外的“弗洛灵那”去看许多花园和圣安敦尼奥的种橙橘的场圃，真是一个有趣味的好历程。一到了乡村，路就尽在绿色的稻田里转来转去，石墙的外廓，会使人想起英国的乡村，而在远处哩，又是水道的桥梁，描画出一个图画似的背景。那种小小的马尔泰特有的马车，是一种英国旧时的邮车和四轮马车之间的车子。被一只强壮的驴子拖着，四面是开敞的，头上有一个白色的车盖，车上可以坐四个人。前面高高的箱座上坐着驾车的御者。若遇必要，他会以柔软的，慰抚的语气，促那小小的驴子往前赶路。

在那些精致的旅店之中，喀斯蒂尔旅店却特别占有那地方的荣誉，因为这里曾经是耶路撒冷圣约翰宗教团武士们及该团大团长多年的住所。这一个有名的宗教团体，于十一世纪在巴列斯坦成立以后，一直继续维持到了十八世纪。该团的团员，大抵是欧洲各信旧教的贵族中的出身，当英国占有

马尔泰的时候，这团体还是由二十四名家出身的团员们所组成的呢！这宗教团体的目的，是在保护与照顾那些参拜圣墓的耶教信徒巡礼者，他们于参加入该团为团员而起誓的时候，还加有保持着高洁、清贫、与服从等戒律的誓言，该团的标帜，是一件黑的袍服及一顶僧帽，与戴在左胸的一个八角形的十字徽章，就是那有名的马尔泰十字章。在十二世纪中形成军队化了以后，他们对于几次三番的攻击——大抵是回教徒的攻击——都保全了他们的权利。在数世纪之间，他们在爱格儿，在罗慈群岛，在脱里波利，都曾和土耳其人交过锋，可是他们都不曾得到胜利。为了他们所有的财富与威权（这当然是和他们的誓约相背的）之故，他们大为欧西的各君主们所嫉视，而在一五三八年，亨利八世且还没收了他们在英国的财产。他们的在马尔泰定住，是与马丁·路德的提倡宗教改革是同一时期的，可最后他们终于把全部力量集中到了马尔泰，于是便成了举世闻名的马尔泰武士团。而也是在这里，于一五六五年，他们曾经抵御了历史上最有名的一次大包围。这次的敌国也是土耳其，不过这孤岛上的堡垒，却比爱格儿、罗慈群岛、脱里波利全都难攻，最后终于因西西利的援军开到被解了围，敌人伤亡无虑有两万五千人之多。

凡是到过马尔泰的人，总不会不到圣保罗教堂下面的岩洞去一游的，因为保罗使徒在这岛上屯留的三个月中间，所住的就是这一个岩洞。

在这东地中海的区域里，历史与神话是携着手在并行的。圣保罗与优力栖斯简直突然都变成是有血有肉的人。在

人生努力的一点上是天下无匹的圣保罗，从克里特岛出发之后，就由披枷锁的一囚徒而突变成了一员斗士。地中海的狂风巨浪使那一只脆弱的小舟全作了苍天庇佑下的可怜虫，历时有两星期之久。在小舟上的人全部，除了圣保罗以外，都相信他们是已经没有命了，可是马尔泰终于在望了，而那只小舟也便被风浪卷进了现在是被叫作圣保罗湾的海港里。在这湾的进口处有一个叫作赛儿蒙的小岛，这一位使徒的巨像，直到现在，还雄立在这一个岛上。

至于马尔泰人呢，他们却是一个可爱而优秀的民族，身体结实，不高不矮，皮色比大部意大利人还要白，有着一双黑色的瞳神和一种高雅的丰彩。他们似乎和西西里人不同，完全没有沾染到黑色人种的混血。他们都是克勤克俭，性情幽默，印象极佳的人。他们对他们的家畜特别喜欢夸耀，这些家畜也像他们自己一样，是很结实的，又强壮又美丽。

岛上通用的通货是英币，六分之一的人是说英国话的。法庭上用的是英语，而大部分的教科书也是用英语写成的。而同时在他们自己之间，则无论高下，说的都是腓尼基系的马尔泰语，这和意大利语又完全不同。对于教育的提倡，真也可说是无微不至了，有小学、中学、日校、夜校，并且还有一所大学，学费都是极低极低的。

马尔泰的花边织物，是不待赘说地世界著名的，可是对于作药品用时是很名贵的鸦片，却产自马尔泰岛，以及对这药品的制作保藏，又是很费苦心的两事，可不大有人知道了。

当一只定期航行的大轮船慢慢从那大海港驶出来的时

候，夜阴也渐渐地笼罩下来了。海水已不是深蓝，而带着夕阳残照的余辉。它们变成暗黑，给人以沉静与苍凉的感觉，从岛上投下来的许多长影，会交错在波头。轮船的行驶一经加速，当引擎发出振声的时候，一切就会变得模糊。不久之间，这岛就只会剩一个岛屿本身的轮廓，以及一种强而有力的巨大印象在你的脑里，这就是马尔泰岛的全貌。

译者附注：此稿同时在《华侨周报》十期发表。

（原载一九四一年六月四日至六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浙）新登字第4号

责任编辑：郁　飞
封面设计：梁　珊

郁达夫全集（第十卷）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体育场路169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数17.625　插页5　字数379000　印数0001—2000
1992年12月第1版　　1992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39-0472-9/I·441　定　价：12.20 元